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六七・經部・四書類

四書考異七十二卷〔清〕翟灏撰……………一

四書典故辨正二十卷附錄一卷〔清〕周柄中撰……………四〇三

四書典故辨正續五卷〔清〕周柄中撰……………六〇一

2677/07

序

前載稱漢儒各習其師所傳音讀既殊字形亦異余嘗習聞其說而疑之三傳之有異同在漢以前齊楚之語不相合也元成以上祇易詩書三經而已光武中興十四博士已立學士各依其師說當不宜別有異同至熹平中蔡邕堂谿典等既已刊定六經刻石太學門外後儒晚學咸來取正是西漢時容有異同迄於桓靈不當復有鉅錙也然許慎生於其時說文所引與今所傳迥異即其所引石經亦且兩岐其說不可解者一也洪氏隸釋所載諸碑皆後漢時人他經不復具論姑舉論語數條鄉黨恂恂劉脩碑作遜遜祝睦碑又以為遼遼有

四書考異

序

一

恥且格費氏碑以為且裕鑽之彌堅嚴發碑以為鑄堅洵而不淄費鳳碑以為泥而不滓此等異字若在石經未立以前不知其何人傳授若在石經既立之後則後儒晚學仍未取正不可解者又其一也然猶曰漢去今遠浴及六朝范蔚宗魏收姚思廉之徒皆生經學大明之日同文同軌較若黑白間引論語孟子往往與何晏集解趙岐章句之書不合或者行文取巧不必拘定原文然亦何苦必求異於前人而故驚俗眼不可解者又其一也吾友翟晴江氏窮經矻矻九變復貫以四書為童而誦習之書窮巷掘門之士不知此外更有何事刺取一聖三賢之錯見於他書者數千百條為四書考異

而欲以余為警眾之丁寧狗路之木鐸過而請序余以為此非晴江氏之創例也我

皇上重刊經史

命詞苑諸臣條其別見者作為考異附於諸卷之後嘉惠承學之士厚矣所以震聳而驚瞶者至矣固陵毛奇齡撰仲氏易以異文標於每卦之後義興任啓運與脩三禮取淮南等書之異於月令者附見本文之下開晴江氏之先者大有人也近奉

諭旨改糜角解為糜角理解精確萬世遵循晴江氏應運而興於經苑中旁見側出推波助瀾自隋王劭唐陸德明而外未見有其匹矣余老嫗頹廢貧筭儉腹無以

四書考異

序

二

益吾晴江也姑以注疏古本較今坊塾板行之本略一引伸可乎論語自何晏而後晉人解經往往與晏異趨衛瓘讀必有忠信如某者句而以焉字屬下句如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之例子所不者樂肇以不為否屈孔安國以齋必有明衣屬上為一章以席不正不坐屬下鄉人飲酒為一章愚謂齋為子之所慎應以齋必變食二句合上為一章食體而餽至末為一章中庸素隱子朱子據漢志改素為索左史倚相能讀八索九邱徐邈以八索為八素素與索字相近其來已久也孟子有攸不為臣古本為作唯北人為唯為一音而義各別即子朱子亦以不為臣解之其誤不知始自何人也萬章曰

一鄉皆稱原人焉趙岐章句云萬子萬章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則章明係子字之訛注疏為頒行之書世所傳家塾之本又皆家弦戶誦錯出不齊如此二三千年来載籍夢如而欲其無少牴牾此必不能之事晴江氏此書之作其得已哉大學古本子朱子據二程夫子之說重分章句兼補其闕明儒羅汝芳歸有光及本朝李文貞公皆不從其言其是非非一二言可了暇日與晴江氏劇辨之乾隆三十有四年六月三日秦亭老民杭世駿

四書考異

序

三

四書考異篇目

上編 總考三十六篇

大學原始

大學原本

諸家改定大學

偽石經大學

中庸原始

中庸科段

諸家改中庸

表章學庸

論語原始

魯論語

齊論語

古論語

論語各本

舊稱論語為傳

尊立論語

論語篇章

論語逸文

孟子原始

四書考異

目錄

孟子外書

尊立孟子

孟子篇章

孟子逸文

孟子別本

孟子始末

合四書

四書次第

四書名義

四書字數

諸家演綴論孟

歷代石經

古注朱註略說

前人考異本

學庸通說

論語通說

孟子通說

授讀事略

下編 條考三十六篇

大學

中庸



論語學而	論語為政
論語八佾	論語里仁
論語公冶長	論語雍也
論語述而	論語泰伯
論語子罕	論語鄉黨
論語先進	論語顏淵
論語子路	論語憲問
論語衛靈公	論語季氏
論語陽貨	論語微子
論語子張	論語堯曰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梁惠王下
四書考異	目錄
孟子公孫丑上	孟子公孫丑下
孟子滕文公上	孟子滕文公下
孟子離婁上	孟子離婁下
孟子萬章上	孟子萬章下
孟子告子上	孟子告子下
孟子盡心上	孟子盡心下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一 仁和翟

大學原始

孔穎達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此于別錄屬通論

程子經說曰大學孔氏之遺書

呂大臨禮記解曰禮記所載皆孔子門人所傳授書

朱子文集癸未垂拱奏劄曰所謂大學之道雖古之大

聖人生而知之未有不學乎此者堯舜相授所謂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者此也自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

至于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于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

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推明之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一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漢儒輯錄前記固非一家之言獨

大學中庸為孔氏之正傳然初非專為禮作也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曰問檀弓學記表記大學中庸何

以謂之禮書對曰諸篇蓋自漢興搜求于殘編斷簡之

中初莫詳其作者姓名因記錄以成編爾

劉宗周大學古記曰大學為訓學校之經義故禮家收

之

王栢書疑曰堯典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

出于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

許謙讀四書叢說曰明明德親民止至善及下逆順兩

言八條目共四十三字是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其餘皆

孔子發明之言觀三在字及古之二字可見

按大學久亡作者姓名程子定為孔氏遺書言孔氏不必定屬孔子自作如六經皆經孔子贊刪修定以授弟子則皆孔氏遺書也此最確當不易之正論呂氏以下俱可互相發明

朱子章句序曰此篇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

又或問曰問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旨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他無左驗且意其或出于古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于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二

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

十一經問對曰門人所述以其稱曾子曰知之如論語首篇有曾子曰先儒乃以為曾子門人所記

道林子大學義曰此書言簡意悉非聖人莫能為然乃有曾子曰三字系之慎獨之後豈夫子平日特著此書開發學者其門人謹而傳之其後乃相謂曾子此言最有補于慎獨之旨遂取而附之此歟或曾子述傳之門人而門人附之亦未可知也

盧孝孫大學通義曰人所不知之地即十目十手之地曾子所以戰戰兢兢直至啓手足而已者此也孔門相

傳之心法在乎此大學之書所以作也

黎立武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良曾子固嘗稱良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厥旨甚深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

李裝太史文集曰子思遭樂朔之難作中庸事具孔叢子明矣曾子著大學初謂朱說有本然觀與林擇之書云大學正經辭約而理備云云亦以意言爾傳中引曾子曰知曾氏門人成之也則晦翁亦未有所本矣

陸深傳疑錄曰朱晦菴大學章句說經是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是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夫不得其言徒記其意遂乃支分節解微恐于理有礙誠如晦菴所云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三

則曾子有此門人不應無聞也畢竟大學中庸却有原書不若程子只說孔氏之遺書恰好

陳耀文經典稽疑曰大學或問云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于曾氏門人之手無疑夫無所師受無他左驗而據其相似者輒謂某之所作所謂自信之篤而能自得師者歟曾子立事本孝等十篇曾子問一篇大小戴記即明載之矣大學果出曾子也何為不言耶

樊良樞四書辨證曰朱子遠稱大學為曾子書似與程子之說不合觀誠意章別引曾子之言決非曾子之書可知也

馮祀章稽古篇曰禮記中孔曾問答居多然顯屬孔子
惟八篇顯屬曾子者惟曾子問一篇而已其他皆雜出
孔子及門弟子名並無專屬從來大學在戴記中未嘗
言誰氏作不知朱子何以確指為曾子此必別有所受
而言之當俟再考

朱彝尊經義考曰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今見于大戴
記者十篇篇篇必冠以曾子二字其餘雖無聞使其存
亦必冠以曾子如大戴所記矣大學不題作者姓氏或
云七十子之徒共撰所聞或云是子思作至朱子于百
世之後毅然論定為曾子之書且析為經傳當日復齋
陸氏東澗湯氏咸謂朱子中庸大學其傳不遠而朱德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四

莊亦不信朱子章句于是董文清而後改本紛綸出矣
按以大學為曾氏書實首創自朱子其端緒則由柳
柳州之說論語也誠意章有曾子曰字知是曾子門
人所成而樊氏即以此三字疑之夫易繫辭皆孔
子書其中時復有子曰字即禮記哀公問仲尼燕居
等篇亦每於同一孔子言處更起子曰盧氏言孔門
相傳心法在乎慎獨大學之書所以作也然則十日
數語固曾子一生省身之要守約之方於是鄭重而
丁寧之門人之記及乎此遂為更端特提以明其授
受之領要歟惟漢儒明題中庸為子思作而大學不
言朱子于千餘年後伸其獨見詞氣間持之過確轉

以來後學之紛紛評議也

鄭曉古言曰魏正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刻之
于石而大學中庸傳焉松表引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
于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
之中庸以緯之

鄒德海大學宗釋曰大學旨趣實與中庸無二孔伋經
緯之言信不虛也

許士昌樛齋漫錄曰大學決是子思所作不然誠意傳
中不合有曾子曰三字

大學古記曰漢儒賈逵云子思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
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今紬釋三書中庸原是大學注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五

疏似出一人之手而篇中又有曾子曰一條意其遺言
多本曾子而曾子復得仲尼所親授故程子謂孔子遺
書而朱子謂傳為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有以也曾門
高弟非子思而何中庸一書多仲尼之言而子思述之
則大學一書多孔曾之言而子思述之又何疑焉

葛寅亮四書湖南講曰大學與中庸皆出禮記大學不
著姓氏據漢志謂戴記為孔氏祖孫家語則亦明指子
思矣

李日華大學遵古編序曰周彥雲遵古本石經著大學
義以篇末咏淇澳詩知文武心法乃在武公因定為子
思居衛之作

毛奇齡大學證文曰姚氏立方云舊稱大學子思所作惟朱子確信為曾子故大全於孟獻子節引盧孝孫獻子嘗師子思為證以示師不引弟言則斷非子思所作可驗夫子思作大學微盧言吾亦以為未必然但舍子思而取曾子則又不可解耳

按子思之說由明嘉靖間豐氏偽造石經而起賈逵無是語也劉氏古記因以文飾之推合程朱在造賈逵語者其初意未必不爾總之憑臆為說可以屬會子即可以屬子思斷以無徵不信之例則均難為定論矣大全纂自永樂年間時猶未有稱大學為子思書者所引盧氏之言並不以示辨證而盧氏云獻子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六

嘗師子思則大謬之言也孟獻子于魯襄公十九年卒時孔子且猶未生安得以子思而反為孟獻子師盧氏誤合孟子問友章孟獻子魯穆公兩事為一大全不審去取而姚氏立方且據為左驗陳陳相因非亦貽惑來學之一端乎旁論及此并附正之

楊簡慈湖家記曰大學之書盛行于今未聞有指其疵者然似是而非也似深而淺也似精而粗也知此非聖人之言故篇端無子曰二字

陳道永學錄曰論語二十篇于易詩書禮樂三致意焉而絕不及大學小戴置其篇于深衣投壺之後垂二十餘年莫有以為聖經者自宋仁宗御書賜一及第而後

宋之儒者從風而靡程子曰為孔氏遺書朱子又強以為聖經尊之論語之上即其篇中兩引夫子之言則自於止聽訟二節以外皆非夫子之言可知一引曾子之言則自十目一節以外皆非曾子之言可知此如禮運郊特性然偶及二名不必其人也

按右二說頗涉誣經理宜遐棄然楊為象山四大弟子之一陳亦為菽山高弟其書流播既久不為指摘恐初學者或驟見而惑焉故雖知其失言猶附于此餘篇間亦倣是

東陽樓上層校字

四書考異 總考一 大學原始 七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大學原本

禮記大學篇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一

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會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

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緝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吾聽訟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二

畏民志此謂知本

按此謂知本下接所謂修身自所謂修身以下文次悉與章句本同惟齊家章辟字作譬治國章帥字作率平天下章矩字作拒他字作它

禮記正義大學之道至近道矣疏曰此經大學之道在於明明德親民止於至善積德而行則近於道也古之欲明明德至先致其知疏曰前章言大學之道在明德親民止善覆說止善之事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致知在格物至天下平疏曰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於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自天子至此謂知之至也疏曰誠意正心齊

家治國細別雖異其大略皆是修身也既以身為本若能自知其身是知本也是知之至極也 所謂誠其意至必慎其獨也疏曰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此一節明誠意之本先須慎獨也 曾子曰至必誠其意疏曰此經明君子修身外人所視不可不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至不能忘也疏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引詩言學問自新顏色威儀之事以證誠意之道也 詩云於戲至沒世不能忘也疏曰此一經亦廣明誠意之事 康誥曰至皆自明也疏曰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己之德 湯之盤銘至無所不用其極疏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盤銘謂精誠其意修德無已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三

也康誥之意自念其德為新民也詩之意其所施教令惟能念德而自新也 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疏曰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 子曰聽訟至大畏民志疏曰此亦廣明誠意之事言惟自誠己意亦服民使誠意也 此謂知本疏曰此從上所謂誠其意至此章大畏民志以上皆是誠意之事意為行身之本能自知其身是知其本 所謂修身至在正其心疏曰此覆明前經正心修身之事 所謂齊其家至不可以齊其家疏曰此經重明前經齊家修身之事 所謂治國至此謂治國在齊其家疏曰此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 所謂平天下至絜矩之道也疏曰自此以下

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修身修身之事由近至遠自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又次明用善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悉舉今各隨文解之 所惡於上至此之謂絜矩之道疏曰上經云君子有絜矩之道其絜矩之義未明此經申說 詩云樂只君子至此之謂民之父母疏曰此文申明絜矩之道 詩云節彼南山至天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四

下修矣疏曰上經說恕已待民此經明須戒慎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仁親以為寶疏曰此一經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 秦誓曰至驕泰以失之疏曰此明君臣進賢黜惡之事 生財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疏曰此一經明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 孟獻子曰至必自小人矣疏曰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 彼為善之至末疏曰前經明遠財重義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經明為君治國棄遠小人亦是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大學證文曰鄭注孔疏不分章節但以大學之道起至止於信為一截子曰聽訟起至末為一截此亦不得已而為著注之地蓋分注非分節也與兩截分章不同 按此自是一篇書鄭注依文解之或數句一注或一句一注無分章亦無分節孔疏分作兩截而於上截

所謂誠其意者云自此以下至此謂知本廣明誠意之事於下截此謂知本云從上所謂誠其意至此皆是誠意之事兩截仍是通說是其中分以作兩截誠不得已為署注之地未嘗有一毫分章分節之意見矣然諦繹疏文覺其中自有暗分章節之處但其意不盡與朱子同耳學者墨守章句束正義高閣不觀不知者謂一經十傳皆本孔氏之遺其知者謂此書章節之分自朱子初格為之均未為得也孔疏暗分六大經首一經為四科段誠意一經九科段平天下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五

為第四章治國為第五章平天下為第六章蓋亦本自孔疏惟以詩云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截出為第末章出自葛氏杜撰

黎立武大學本旨自序曰大學一書學者皆以先儒更定錯簡為據本旨之述則依本文次序講尋厥旨將以備考訂也

按黎氏字以常淳祐四年進士說者謂章句既行能復取大學原本而尊信之者惟姚江王文成一一人不知先有黎氏

羅洪先等王文成年譜曰正德十三年七月刻古本大學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

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本簡易明白其書止為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物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為主而為格物致知之功故不必增一敬字以良知指示至善之本體故不必假以見聞至是錄刻書成

為之釋而引以敘薛侃傳習錄曰蔡希濶問文公大學新本先格物而後誠意工夫似與首章次第相合若如先生從舊本之說即誠意反在格致之前於此尚未釋然先生曰大學工夫只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箇誠意誠意底工夫只是格物致知若以誠意為主去用格物致知工夫即工夫始有下落即為善去惡無非是誠意底事如新本先去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六

窮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蕩蕩都無著落處須用添箇敬字方纔牽扯得向身心上來然終是沒根源若須用添箇敬字緣何孔門倒將一箇緊要底字落了直待千餘年後要人來補出正謂以誠意為主即不須添敬字所以提出箇誠意來說正是學問底大頭腦處於此不察真所謂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大抵中庸工夫只是誠身誠身之極即是至誠大學工夫只是誠意誠意之極便是至善工夫總是一般今說這裏補箇敬字那裏補箇誠字未免畫蛇添足

王文成全書答羅整菴書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為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

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
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
其有所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某則謂其本無脫悞悉
從其舊而已矣失在於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
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貴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
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
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
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
讀其文辭既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
何所按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
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綴之重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七

於背朱無乃輕於叛孔已乎

鄭曉今言曰今人專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
恐不可直以宋儒改本為是而以漢儒舊本為非此須
虛心靜思得之

李光地榕村語錄曰王姚江謂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
至便是至善中庸只是誠身誠身之至便是至誠雖會
思復生必有契合惜其他言說未能盡發此旨

大學古記曰大學自是一篇文字其分經分傳始於宋
儒且特表章之以配四書嘉惠後學其功良偉而後之
人猶以不視古全經為恨至朱子補格致之傳理本經
旨事同射覆不善讀者又以為支離而王文成之古本

出矣自誠意下合贖彼數節至此謂知本通為一章云
釋誠意而格致在其中故王氏古本序首言大學之要
誠意而已矣

沈曙大學古本說義曰大學雜戴記中至有宋諸儒始
表而出之是書初行其中文義未甚明晰遂以誠章一
傳裂而為五復增補致知之傳更之而辭既亂補之而
旨愈離自是為宋儒之大學非復孔氏之大學矣賴陽
明先生奮臂大呼天下始翕然知有古本大學嗚呼吾
輩讀古人書安能如矮人觀場人嘻亦嘻人笑亦笑哉
今古本具在試一展卷把玩則文意如是段落如是儘
好讀儘可思也

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八

毛先舒聖學真語曰余讀大學古文而知元無闕文無
衍文亦未嘗顛倒錯亂三代上入文章或顯或隱或錯
綜或整次不拘一方所以為妙格致意在誠意章中所
謂隱也誠意自應置在明德新民止至善諸說後與正
心脩身一申說去乃先說誠意而中間將明德新民止
至善諸旨隨意縱筆錯落而言之然後乃及正心脩身
此所謂錯綜敘法也所謂脩身以後至末則整次敘法
也此等文章先秦西京固多有之至韓愈猶存遺法政
不必如後儒操觚勻齊方板耳奈何輒為易置而增刪
之遂使古人失其本來也哉

吳肅公大學述曰自朱子章句行而鄭注孔疏並廢戴

記中遂削原文所幸存者舊十三經鄭注耳號稱古本棄置弗道偶或信從不以爲好異輒以爲反古功令繩之裁且及身于是大學永爲朱子之書而孔門之大學菝矣

經義考曰朱子分大學經傳出自獨見自章句盛行而永樂中纂修禮記大全并中庸大學文刪去之于是誦習章句者不復知有戴記之舊陽明王氏不過取鄭注孔義本而旁釋之近見無錫張夏輯洛閩淵源錄於陽明傳謂其敘古本大學則倒置經文反以是爲陽明罪果足以服天下後世之心乎

按朱子之訂大學初不強世之皆遵己而廢古也其四書考異

總考二 大學原本 九

削戴記原文乃明臣胡廣等之孟浪而注疏本仍自列十三經中未嘗禁學者之參考諸君亦何必曉曉焉但此等事必有朱子之志則可無朱子之志則妄後人因是藉手幾於人自爲說家自爲書且有僞托石本欲以欺罔一世代朱子章句通行試士者末流之弊乃以動始謀之物議矣

金華宋宏釗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改定大學

程子遺書曰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有失次者已正之矣

黃震日抄曰程氏謂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者然其詮次與禮記原書不同明道以康誥曰以後釋明字新字止字者聯於首章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語之下然後及古之欲明明德一章又然後以所謂誠其意以後節節釋之伊川欲移古之欲明明德一章於前然後及康誥曰一章晦菴先生表章四書以大學爲稱首所爲章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一

句又與程氏不同

朱子大學或問曰問一章而下以至三章之半鄭本元在沒世不忘之下而程子乃以次于此謂知之至也之文聽訟一章鄭本元在止於信之後正心脩身之前程子進而實之經文之下此謂知之至也之上此謂知本其一爲聽訟之結矣其一則鄭本元在經文之後此謂知之至也之前而程子以爲衍文此謂知之至也鄭本元隨此謂知本繫于經文之後而下屬誠意之前程子既去其上句之複而附此句于聽訟知本之章以屬明德之上是必有說矣子獨何據以知其不盡然而有所取舍于其間耶曰此無以他求爲也考之經文則知其

不然矣又問平天下章之文程子亦多所更定而子獨以舊文為正何也曰此傳所言好惡義利兩端而已但以欲致其詳故所言已足而復更端以廣其意是以二義相循間見層出有似于易置而錯陳耳必欲二說中判以類相從自始至終畫為兩節則其界辨雖若有餘而意味或反不足此不可不察也

又文集書大學後曰右大學一篇今見于戴氏禮書而簡編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某不自揆竊因其說復定此本傳之一章二章三章並從程本而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四章五章並今定六章從程本七章以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二

第錄如上

大學證文曰周氏九經考異謂伊川定本即今經一章傳十章次序是也夫二程本並在二程全書周氏既云見之乃云今所定本本于伊川則似未嘗見全書者豈其所見之全書偶遺伊川抑亦過信朱子今因程子所定之言而故為之衛其說歟

柴紹炳文鈔曰宋代儒者多以己意刪訂經文二程子改大學朱子作孝經刊誤將舊文併省分屬經傳而刪其句字夫仲尼不敢改魯史而程朱改大學孝經此等事姑聽先儒自為之勿可效也

榕村語錄曰大學一書二程朱子皆有改訂若見之果

確一子定論便足千古何明道訂之伊川訂之朱子又訂之耶

二程全書錄明道先生定本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

康誥曰至止於信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未之

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至

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至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云瞻

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

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末

又伊川先生定本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 子曰聽訟

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康誥曰至止於信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 所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三

謂脩身至辟則為天下僂矣 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

不忘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至驕泰以失之 詩云

殷之未喪師至亦悖而出 生財有大道至末

按伊川本前半詳述朱子或問瞻彼淇澳一段或問

中未及初疑其從鄭注原本無所更定今觀全書所

載乃移真于平天下章辟則為天下僂矣之後平天

下章或問約略言之據朱子答文亦似就本章以好

惡義利類列為兩節而無他文移入者及讀文集見

有三章增詩云瞻彼淇澳以下語然後知伊川門人

所錄未可以有或問可驗而度閣也本內有小註五

條如親民當作新之類各見條考

衛湜禮記集說引藍田呂氏曰自康誥曰惟命不予常至驕泰以失之宜在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一章後

四書辨疑曰平天下章傳文義有三節首論絜矩正己之道次論得國失國之由次論理財本末後人失傳以致前後文理皆有隔礙今試改正其文上下通讀是否可見所謂平天下至失衆則失國 康誥曰至驕泰以失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 生財有大道至末

按宋藝文志有呂大臨大學一卷不標註解義說等目疑亦因其師說別為參定其節次之書也今其本不傳惟于集說中見右一條所云平天下二章後蓋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四

指失衆則失國句下舊本此處分段所以云然既移康誥一段于前則亦悖而出直接生財有大道矣辨疑之說正與相符二家俱因伊川子本小變者耳辨疑乃元時舊刻不著撰人或者謂元集賢大學士中書右丞陳文靖公天祥所撰

黃氏曰抄曰大學自二程先生更定至晦翁先生章句益精矣獨所謂傳之四章自聽訟吾猶人之下釋本末云下有闕文傳之五章釋致知云上有闕文是于工夫次第大備之間猶有文字闕失之憾也辛酉歲見董丞相槐行實載此章謂經本無闕文特錯簡之釐正未盡者爾首章三綱領下即繼以欲明明德以下條目此經

也自知止而后有定至則近道矣接此謂知本又自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接此謂知之至也正釋致知格物不待別補

景星學庸集說啓蒙曰靜安慮得四字即可以見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處謂非致知工夫不可本末終始四字即可以見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處謂非格物工夫不可不待補而義已足此說得之矩堂董氏宋史王栢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節于聽訟之上

王逢梧溪集曰車玉峰先生若水字清臣所著有重證大學章句王魯齋為沿革論以實之曰得車君書言致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五

知格物傳未嘗亡也自知止而后有定以下合聽訟一章儼然為格物一傳使朱子聞之當莞爾一笑云方孝孺遜志齋集曰致知格物傳之闕朱子雖嘗補之而讀者猶以不見古人全書為憾董文清公槐葉丞相夢鼎王文憲公栢皆謂傳未嘗闕特編簡錯亂而考定者失其序遂歸經文知止以下至則近道矣以上四十二字于子曰聽訟吾猶人也之右為傳第四章以釋致知格物由是大學復為全書車先生清臣嘗為書以辨其說之可信太史金華宋公欲取朱子之意補第四章句以授學者而未果浦陽鄭君濟仲辨受學太史公預聞其說而雅善篆書某因請以更定次序書之將刻以

示後世蓋聖賢之經傳非一家之書則其說亦非一人之所能盡世之嘒嘒然黨所聞而不顧理之是非者皆非朱子之意也舊說以聽訟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堯舜之知而不徧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

王禕叢錄曰格物致知之傳未嘗亡也今即其書求之有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謂知本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十七言者足為格物致知一傳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六

蓋錯簡在他所則為羨文而取以為傳則極其精切朱子勇于補而不知移易何耶且三綱領八條目之外安有所謂本末乃別為之傳耶董丞相槐及玉峰車氏西礪葉氏魯齋王氏皆著論以辨其非朱子復生將必以其言為然也

徐師曾禮記纂註曰董氏欲移知止以下二條置子曰聽訟之上以為傳之四章至蔡氏清考定傳文云所謂致知在格物者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尤為近理朱子復生未必不改而從之

王整震澤稿曰或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訟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即釋格致之意似亦可通蓋知物之本末始終而造能得之地是格物之義也而尤以知本為貴與程子之意亦不相妨

都穆聽雨紀談曰車清臣著大學沿革論其見與董氏合王魯齋是之謂洞照千古之錯簡本朝大儒如宋學士方正學所見亦同語雖異于朱子而不乖于道固朱子所取矣

大學證文曰王氏魯齋改本與相傳董氏葉氏車氏說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七

同而王氏本獨著蔡氏虛齋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刪此謂知本四字其後吳江徐師曾作禮記集註并收其文入禮記中哉山劉氏又復依其說作大學孝義一卷此皆從朱子改本而僅去其補傳以自為說者

按自矩堂董氏創此一說元明諸儒從風者甚眾蓋如朱子定本謂經有亡闕待補不若準此說之允愜人意也王魯齋以聽訟章此謂知本四字為衍王子充增所謂致知在格物者八字蔡虛齋移物有本末節于知止節上皆因其說而小變之者毛氏云增刪字俱始虛齋非

吳澄文正公集答田君澤問曰大學一書明道伊川二

先生皆有更定傳文次第然皆不如朱子之當經文二百餘字謹嚴簡古真聖筆也與傳之文體全然不同今乃所破經之第二節第三節以補致知格物之傳豈不識經傳文體之不同乎而此兩節欲強解作致知格物之義亦且不通徒見有一物字有一知字而欲以爲致知格物之傳無乃不識文義之甚乎明德傳引用三三字新民傳引用三新字文法整齊嚴密不可增添今于新民傳增加聽訟一節聽訟固可爲新民之事然指一事而言耳與上三節文體頗不類細玩味自當見之平天下章程子固嘗更定其傳文矣而朱子獨以舊文爲正今詳觀異卿所更定又不如程子之明且易朱子不以程子所更定者爲然愚豈敢以異卿之所更定者爲然乎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八

按異卿王姓崇仁人其論說亦因于董矩堂而更于新民平天下二章有所更易

楊守陳大學私抄自序略曰蒙取所疑經傳易而置之各錄章句于其下而章句有與今易置之文義不合者亦僭用己說以蒙謂別之而其所以易置之故則詳具于各章之末淨抄成帙閱之篋中何喬新椒邱文集曰楊文懿公守陳校定羣經謂大學本末一章乃治國平天下之傳超然獨見先儒論議未嘗及是也

按楊氏鄞縣人當明景泰時所抄大學未經見何氏爲撰墓志著其一端然此一端乃襲自大程夫子程敏政大學重定本自跋曰朱子既沒矩堂董氏槐始謂格致傳未亡乃雜于經中未及正耳玉峰車氏若水慈溪黃氏震魯齋王氏栢山陰景氏星崇仁王氏異卿及國朝浦江鄭氏濂天台方氏希古皆有論說大同小異而于第十章亦有從程子所訂而少變之者走嘗欲合諸家著爲定本而未能也暇日默記衆說參互考之手自錄出如右

按此似兼採藍田呂氏矩堂董氏等說合爲一編然其本亦未見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九

劉績大學集注自序曰據舊本取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一百二十五字次聽訟章後取此謂知本至必誠其意一百二十八字又次其後改知本二字爲物格然後此爲完書

按此雖就注疏原本移易實惟以瞻彼淇澳二節補格致傳於章句本爲不同耳

崔銑大學全文通釋自述曰淇澳烈文格物之序也仁敬孝慈信物之目也康誥諸文徵諸古以列其次也新民而明明德之體全矣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章之前格物致知之義煥然矣
高拱問辨錄載大學舊本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 此

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至此謂知本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至末與崔銑本正同

高攀龍大學知本大義曰愚讀崔後渠先生集有曰大學當挈古本引淇澳以下置之誠意之前格物致知之義明矣乃沛然如江湖之決不覺手舞足蹈而不能已也吾何以決之決之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語也此二語者以為不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亦屬無謂以為果釋格致則自天子以下兩條似未明備固知旁引曲暢有如淇澳諸條所云也此諸條也以為不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十

釋知本則不宜結以知本以為果釋知本則不宜附于他章固知其前後起結必隨于此謂知至之後也 大學古記自序略曰高氏古本實本後渠崔氏中元高氏所定謂大學不分經傳只是六段文字挈淇澳以下置知至之後文理煥然通前為一段即以釋格致之義而誠意以下自分五段可謂獨窺要領後之人宜無所置喙矣顧愚猶有見焉大學雖一篇文字而自始至終命意之法有綱領有支節不可得而混也其立言之法或簡嚴或曲暢不可得而混也首言三綱次言知此次言知所先後次言所先次言所後一開一闔文理完整更無欠剩至脩身一條明解物有本末之義其為更端

而釋格致也何疑自脩身以上其辭簡以嚴自脩身以下其辭曲以暢又有經傳之體焉大學只是六篇既河割而為六則斷不可割首段之一以為二以釐正八目八目只是一事既可分誠意以下逐段詳明則斷不可不分脩身為本以下為格致之傳必分脩身以下為格致傳者心齋王氏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愚嘗竊取其意者也

大學證文曰高景逸講學東林即以古本大學授人後見崔後渠更有改本而高氏信之遂重闢其說于書院以為準則然人不知有崔氏本第稱曰高氏改本今其文列高忠憲集卷首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十一

按此視注疏原本惟移詩云瞻彼淇澳至此謂知本二百九十九字于所謂誠其意上景逸之前中元高氏先已宗之人不惟不知後渠亦不知有中元也念臺取其本參分段落雖于文無所別而說又不同 經義考曰陸深校定大學經傳一卷林希元更正大學經傳定本一卷李材大學考次一卷俱未見 按林氏參訂諸儒所定大學格致之說附以意見曰更正定本陸元輔嘗略言之陸氏李氏未詳據其書目似亦以校次經傳文前後為事類錄以待知者 大學證文曰季彭山本曾有大學改本未刻張宮諭陽和講學龍山出其書以示學者因刻之行世僅次文六

葉無義疏不分章節刪故治國在齊其家七字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 所謂脩身至所以使衆也 一家仁至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至此之謂絜矩之道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亦悖而出 是故君子有大道至非其財者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 康誥曰惟命至不善則失之矣 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 楚書曰至仁親以爲寶 康誥曰如保赤子至而后嫁者也 詩云桃之夭天至而后民法之也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則失國 秦誓曰至災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三

必逮夫身 詩云樂只君子至辟則爲天下僂矣 孟獻子曰至末

按季氏名本嘉靖初人此本定而未刻同時卽有僞石經本出自甬東豐坊之家僞本亦以諸引詩書等文類敘在後似卽取季氏本爲藍本

顧憲成涇臯藏稿重定大學序曰大學格物一義幾成訟府何也始于傳之不明也于是人人各就其見窺之此以此之說爲格物彼以彼之說爲格物而大學之格物轉就湮晦不可得而尋矣予竊懼焉因取戴記以下諸本暨董蔡諸家之說互相參較沉潛反覆細釋異同如是者久之乃知格物之傳昭然具在或習焉不察或

語焉不詳或擇焉不精則雖謂之亡也亦宜竊不自揆僭加詮次私以講于同志而今而後庶幾大學獲爲全書而紛紛之議可以息矣

按顧氏重定大學一卷著于萬歷戊子越四年壬辰又著大學通考一卷其自序曰大學有戴本有石經本有二程本有朱子本近世陽明王氏獨推戴本而南海曙臺唐氏又斷以石經本爲定至于董蔡諸氏亦各有論著莫能齊也雖然以求是也非以求勝也其同也非以爲狗也其異也非以爲競也君子于是焉虛心平氣要其至當而已予故備錄之俾覽者得詳焉兩序俱見文稿其重定本之詮次稿中蔑云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三

劉宗周大學古文參疑自序略曰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于大學也積衆疑而參之快手疾書得正文一通不敢輒爲之解聽其自解自明以存古文萬一經義考曰劉氏參疑亦誤信僞石經大學爲真其次序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二節爲第一章經也以物有本末一節詩云緝蠻一節知止而后一節詩云邦畿一節子曰聽訟一節自天子二節此謂知本一節爲第二章釋格物致知也以所謂誠其意四節爲第三章釋誠意也以所謂脩身三節爲第四章釋脩身之先義也以所謂齊其家三節爲第五章釋齊家之先義也以所謂治國三節故治國五節爲第六章釋治國之先

義也以所謂平天下三節秦誓曰四節詩云節彼一節是故君子先慎四節詩云殷之未喪一節楚書曰一節是故言悖一節舅犯曰一節康誥曰惟命一節生財有大道五節為第七章釋平天下之先義也以是故君子有大道一節堯舜帥天下一節康誥曰克明德四節湯之盤銘四節詩云穆穆三節為第八章釋明明德於天下以暢全經之旨也詳其始末又與諸家不同

按劉氏古記謂高氏挈洪漢以下置知至之後為獨窺領要惟以經傳界限未明略為參訂既參訂後宜奉之為信本矣乃參疑之作復與古記說絕不同何耶時以大學書為聚訟之府至于人有二本可見流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古 弊之日滋日甚矣

四書湖南講曰大學有鄭康成本賈遠本俱不分經傳程朱始分首章為經各章為傳考鄭本與今本除相同外內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首章末未之有也之後文理極為相屬似不宜更又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於信又接以子曰聽訟至知本俱在君子必誠其意後誠意章既結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已是收煞不應後面尚有許多議論且其意義不類必有錯簡程朱提出實為有見但三綱八目原為一事既釋目而又釋綱且綱與目並釋不但重復亦似失體考賈遠本康誥克明德至沒世不忘也列

在全書之末蓋此皆是廣引詩書作證以紬繹全書餘意如中庸衣錦尚絅等詩一例深覺有味而且有賈本為據易置非出杜撰其他處次第與今本多錯雜又覺文理難順似仍當以鄭本為主而移所錯詩書一段參賈本而置之篇末序次庶為得當其分章則首章自宜提起作主即稱為經文亦宜格致既含在首章應以誠意章緊接其誠正脩齊治等章各有所謂引首明是分之為傳引詩書當總為一章作結大學全書方稱完善茲湖南講以課士故不敢易置別有大學詁乃予所私撰則以古本相參

大學詁以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為第首章所謂誠其意者至必誠其意為第二章所謂脩身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為第三章所謂齊其家至不可以齊其家為第四章所謂治國至在齊其家為第五章所謂平天下至以義為利也為第六章詩云瞻彼淇澳至沒世不忘也接康誥曰至止於信再接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為第末章

大學證文曰錢唐葛屺瞻本雖自稱古本而又分章節且以故君子必誠其意後所引詩書俱列在卷末謂之末章此從古本偽古本朱氏本而雜組以成文者故于引古本曰康成本引偽古本曰賈遠本 按此視注疏原本亦惟移淇澳至知本一段而位置

與崔氏高氏本異

經義考曰郁文初大學郁溪記一卷以大學之道一節古之欲明明德一節物格而后知至一節為經一章其釋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仍朱子本刪去釋本末傳而以物有本末一節次以知止而后有定一節又次以子曰聽訟一節又次以此謂知本二句為釋格物致知傳自誠意以後悉仍朱子本

按如竹垞所云郁本與董蔡諸氏本了無異也但其自天子二節移置何處未著明文以愚揣之宜又次於聽訟節後此謂知本二句之前共為格致傳文而

竹垞氏偶脫略之耳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二二

熊本撰胡東樵行狀曰大學自朱子作章句後諸儒各有訂定大抵皆以補傳為疑先生以經文此謂知本二句當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譌格物致知與止至善一滾釋在邦畿章內元無闕文無待于補其餘則朱子所定確不可易

按東樵名渭字拙明德清人著有大學翼真

杭世駿撰張清恪公傳曰公晚年詳訂大學依伊川改本移生財有大道五節於亦倬而出之下依古本復邦畿三節於聽訟之前照朱子序文改正右經一章大註博綜諸說考證精詳

按公名伯行字孝先別號敬菴儀封人其大學因訂

在晚年未及成書卒

張履祥備忘錄曰平天下傳若移生財有大道至以義為利也一百七十六字於康誥曰惟命不于常之上而以驕泰以失之終焉條理既明三言得失更自截然按張字考夫號楊園桐鄉人所移生財五節文與敬菴正同而敬菴更有復古三節之說楊園無之則又其意見之異以上三家僅就集註本少為參訂不若明季之橫議遙起蓋自國初來移易經文弊習漸以息矣

湯溪徐偉校字

四書考異

總考三

諸家改定大學

二七

四書考異上

總考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偽石經大學

大學之道至在止於至善 古之欲明明德至致知在格物 物有本末至則近道矣 詩云緝蠻黃鳥至不如鳥乎 知止而后有定至慮而后能得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自天子至未之有也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物格而后知至至天下平 所謂誠其意至必誠其意所謂脩身至食而不知其味 增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 此謂脩身至慈

四書考異 總考四 偽石經大學 一

者所以使衆也 一家仁至一人定國 康誥曰如保赤子至而后嫁者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至此之謂民之父母 秦誓曰至菑必逮夫身 詩云節彼南山至為天下僂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至財聚則民散 詩云殷之未喪師至則失國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 惟善以為寶 是故言悖而出者至則失之矣 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仁者以財發身至非其財者也 生財有大道至則財恒足矣 孟獻子曰至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至驕泰以失之 堯舜帥天下以仁至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康誥曰克明德至無所

不用其極 詩云穆穆文王至止於信 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

吳應賓大學釋論曰石經大學非真石經也彼謂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按魏文帝始以黃初紀年在明帝則為太和為青龍為景初在齊王芳則為正始為嘉平在高貴鄉公則為正元為甘露在元帝則為景元為咸熙而禪於晉未嘗有政和之年號翟元立言魏者偽也魏無政和而言政和亡是子虛之謂也

楊時喬大學古今四體文曰唐氏請頒行石經疏引賈

四書考異 總考四 偽石經大學 二

遠孔伋窮居於宋懼聖道之不明乃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數語歷代史傳未見採錄即在他書所載有之亦傳聞偶譌之言未可信

錢一本大學論曰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著質疑一卷考辨至為精核其為偽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囑強不服真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陳龍正學言詳記曰大學自程朱一更再更迄無確論石經大學出自豐坊云得之某處明是坊偽作而鄭端簡極重其書流傳漸久恐後世不察第見其段落分明血脉融貫果以為孔曾真本肇自天開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真者也古經自有脈絡錯綜者遇不可解無寧闕

疑程朱明更之近於大臣擅易位之權而坊暗更之殆祖春申文信之故智行之著述之間其罪大矣

毛先舒匡林曰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之者管登之著其八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者所習朱某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刻大學三書以駁其偽周從龍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注疏古本以王文成之論為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經為妄且謂其四大拙以攻管說第石經本食而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謂舊元有之為唐明皇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意章有曾子曰則從賈逵定以為子思書豐道生并有石經中庸從龍

四書考異 總考四 偽石經大學 三

又盡宗其本且自謂幸得聞之若寐之醒蓋未免自矛盾焉豐道生初名坊字存禮嘗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為狂生者也
陸元輔菊隱紀聞曰石經大學子貢詩傳等書皆豐坊偽撰而當時名公多為所惑如鄭端簡以石經大學次第亦自可玩味郭青螺李本寧刻子貢詩傳於楚而序之是也當豐氏石經既出管志道為作章句測義略義錢一本曹循儒俱有刊本皆為坊所惑也
經義考曰石經大學止可欺無目之人端文顧公乃亦收之入大學通考中鄒氏德溥大學宗釋劉氏宗周大學參疑皆誤信石經為真吁可怪也

大學證文曰大學石經今世所行本係唐開成間所鑄石與鄭注禮記原文並無異同至明嘉靖間忽有魏正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功坊家其時海鹽鄭端簡公曉從同邑許黃門仁卿宅得其書極為表章且筆之古言以溯所由來曰魏正始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魏正始原有五經書石之事第是時無衛覬名覬者衛瓘之父據瓘傳覬死時鍾會纔五歲斷不能同時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誦周禮禮記則禮記之行亦斷不俟會之書始其言之紕漏不辨自明萬歷甲申南戶曹唐氏伯元得其書於安吉

四書考異 總考四 偽石經大學 四

鄒氏遠疏請頒布學宮會其疏以別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詞則有云石經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達之父徽與其師杜子春俱受業劉歆達官中秘著禮記傳義詁論難百餘萬言為學者所宗於時友人鄭眾亦有解而馬融推達獨精故達解獨行於世眾解不行考漢書賈逵傳達徧受春秋尚書毛詩周禮兼有訓解獨不受禮記且當時有兩賈逵一在熹平間受諸經者一在正始與虞松等同校石經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有馬融相推之事此真噫語也揣偽撰者之意似不憚乎程朱之所為而思奪其說乃故托為古文以勝之使後之好事者可以去彼

而從此然亦愚矣

又曰豐氏所傳初屬抄本五葉皆楷字既而忽有篆隸之刻流傳人間考正始石經與熹平石經並列洛陽西魏遷兩碑共五十二石於鄴而半沒於水暨周復徙洛陽隋文徙長安所遺之石零落殆盡唐經籍志稱王世充得隋書八千餘卷浮河覆舟其書盡亡而諸石經所搨墨本亦蕩無復存則不特正始之石已無可考即其石所搨墨本亦並無一有夫豐氏初不知正始石刻有古文篆隸三體而先為楷書以嘗其事及既知三體而不曉碑石之已亡與碑石所搨之並無一有而公然為篆隸之跡以流布於世是欲履古鼎而不知有模而思

四書考異

總考四

偽石經大學

五

以之欺三家之子必不得也且正始石經其本雖絕然其文一準乎舊則明明可稽當其豎碑於漢碑之西但云碑字不同正始古體與蔡邕八分有異未聞其文有各見者即後此唐開成重置石經易以楷字字雖異而其文亦同後碑不殊則前碑不得殊也且未有諸經所傳合千萬言並無異同而專專於大學有獨異者第其書初行竟名石經本其後稍有識者名豐氏本明江西楊氏時喬刻大學古今四體文能言其謬而其文不馴崇正之末宜與蔣明府星煒竟以虞氏改經議出題試士將遷其罪於虞松而予郡宋徵士呈作故本大學居疑則直目之為劉歆改本似全不知有近人之假之者

誠恐首從未決以偽作真則過此以往未必無起而反其議者因為列其文而實指之如此

按此本之偽不待多詰試問魏之原刻得於何地見之必蒙然張口快墨不能對矣唐伯元遠以疏請頒行其人之荒陋寡識即是可斷涇陽戢山諸公非無學者乃亦從而和之豈果不嫌乎宋儒之所更而故欲縱此以亂其說耶夫自宋儒之一更再更效尤者紛紛蠡起既令大學一編體無完膚且復延禍他經凡值己所未通輒以錯簡咎之分裂倒置隨意更張其為害典籍已大矣然在觀者猶能明知其僭妄

四書考異

總考四

偽石經大學

六

蘭谿唐德廣校字

也更自有暗易之技儻令大售將世之造為無稽託諸古先以眩惑人心者又何所底止乎真偽之辨宜更嚴於是非故此亦改經之屬也而不可不獨論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中庸原始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中庸者孔子之孫子思伋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此于別錄屬通論

賈同山東野錄曰今禮記中庸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其言道則孔子而下未有似之者也

宋史道學傳張載曰中庸出於聖門無可疑者

程伊川經說曰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心法成于子思傳于孟子又曰中庸之書決是傳聖人之學不雜子思恐傳授漸失故著此一卷書

四書考異

總考五

中庸原始

一

陳襄禮記講義曰中庸者治性之書也自孔子歿性命之書無傳雖其說間見于六經然辭約義微學者難曉故子思述其學以傳孟子而其間多引孔子之言則是書祖述聖人理性之學最為詳備

呂大臨中庸解曰此書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述所授之言以著于篇

羅仲素語錄曰既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分明是有一本書相傳到子思却云述所授之言著于篇

楊時中庸義自序曰孔子歿羣弟子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各以其所聞授弟子獨曾子之後子思孟子之傳得其宗子思之學中庸是也孟子之書其源蓋出於此則

道學之傳有是書而已世儒之尊孟子而于中庸之書未能盡心者則其源流可知矣

朱子文集曰子思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既而懼其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于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覆作為此書

又或問曰某嘗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說著為此書

胡炳文四書通曰第二章與第三十章獨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以下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于子思中庸之論本于仲尼

四書考異

總考五

中庸原始

二

陳懿典中庸發覆編序曰中庸性命之書而古者乃置諸禮經豈以武周祭葬郊禘為禮之大者故以入其中乎論語終篇云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禮之三千三百無非性命也不可認禮為性命外之物也則謂中庸為性命之言可也謂為禮經亦可也

聖學真語曰中庸當是夫子自撰之書子思為綜次而引信之耳其中即有所作大抵亦是傳述夫子旨義而要之夫子語為多不必標子曰者才屬夫子也大凡古人書多有元是一人言中間更起曰處禮記尤多如哀

公問仲尼燕居是也即中庸哀公問政及其成功一也後亦更起子曰後世文章家如太史公東坡猶存此法

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疑夫子言性天道而筆之于傳者殆十翼與此書也

按中庸之書非聖人不能造端發凡子思及侍孔子日淺且年方幼深粹之旨又有非他人所能口耳遞授者大抵聖人在日原有聞道弟子若顏曾之徒略為撰述子思學既成得其傳本慮其言簡義奧非中人所可共語而上達者復難其人也乃以他所親聞及遞聞之師友者參諸己意廣為推證斷章撮指更相反覆務欲明所難明使天下後世學者咸得知聖人微妙極至之境以綜為此書觀篇中所述論語文言繫辭大戴記曾子等文多不更標曰字而其辭或

四書考異

總考五

中庸原始

三

參差不齊證諸孔叢公儀篇子思對魯穆公語正是相應子思之曾復綜次固粗堪為左驗也右諸條俱確當之論程張二子言尤簡至

孔叢子居衛篇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于秦費效堯舜之言爾殊不知也子思答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彼答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以似之也樂朔不悅而

退曰孺子辱我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日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于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又公儀篇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或有聞之于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呂祖謙麗澤論說曰未冠既非著書之時而中庸之書亦不有四十九篇也此蓋戰國流傳之妄

史記孔子世家曰及字子思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

四書考異

總考五

中庸原始

四

蘇轍古史孔子傳曰子思年六十二作中庸十一經問對曰周威烈王十七年魯穆公顯立始尊事子思用泄柳申詳為臣子思于是年作中庸

按史記云六十二乃統述一生之年非指作中庸年也作中庸上別加子思二字義例甚明蘇氏省其文有似鑿實言之者矣何氏與三山陳氏均謂書作魯穆元年臨川詹氏更以史記牽合云周威烈王十七年子思困于宋作中庸考孔子于周敬王四十一年卒下逮威烈十七年相距七十年矣伯魚先孔子卒四年子思即方生而孤至是乃七十五歲與六十二之說仍不能合而魯穆公之立則又後此二年且既

爲穆公尊事明此時子思在魯又何以云困于宋參
推其歲歲已差池綜核其迹迹復相阻斯不然矣孔
叢所識呂氏糾之未爲苛然與其附會文致憑臆飾
言無寧過信孔叢爲愈

李文公集復性書曰子思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
篇以傳孟軻軻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
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而已于是此道缺廢十
晁說之中庸傳曰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
大戴之取夏小正曾子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簡編不
倫文字混淆回錯借哉漢藝文志禮家有中庸說二篇
今莫知其爲何書也

四書考異

總考五

中庸原始

五

鄭樵六經奧論曰中庸四十七篇所傳者子思一篇孟
子七篇中庸之說皆散見其中疑先儒抄其師說以成
篇如樂記然

葉適習學記言曰今中庸一篇而志稱四十九篇豈昔
所謂篇者特章次之比非今梓書也司馬遷稱孫子十
三篇而班固乃言八十二篇猶此

按隋志言劉向得樂記二十三篇今惟一篇呂氏春
秋十二紀凡六十一篇今總爲月令一篇漢志載傳
氏說老子有三十七篇今惟分上下二篇皆可證中
庸四十九篇之說李晁鄭氏俱云四十七篇或其所
見孔叢舊本有作七者今不審知

羅璧識餘曰梁沈約謂漢初典章簡略諸儒摭拾遺簡
與禮事相關者編次篇帙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
思子

詹道傳四書纂箋曰晁氏讀書志載子思子一卷如孟
軻問牧民之道見于此書所謂四十九篇豈非混子思
子與中庸爲一書歟

吳文正公集曾子音釋序云漢志有子思子二十三篇
今書無傳焉史記孔子世家謂子思作中庸中庸果在
二十三篇內乎

按漢志子思二十三篇隋志唐志俱子思子七卷晁
氏志祇一卷四庫書目無之子思子之亡佚蓋以漸
矣由斯上推漢志錄秦滅書後所云二十三篇恐已
非其完數求其完數或卽孔叢所稱四十九乎中庸
于漢時爲二篇此二篇應居子思子各篇之首故初
號四十九篇之書統曰中庸如騶衍書亦四十九篇
史但云作主運屈原有九辨九歌卜居漁父等篇史
但云作離騷皆因首篇以統號其全書者也中庸外
子思子篇名之可考於今者有表記坊記緇衣三篇
同存小戴記中應氏鋪禮記纂義謂表記隱而顯卽
中庸所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是也不矜而莊不厲
而威不言而信卽所云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中
庸以是終篇表記以是爲始觀此則中庸表記雖已

四書考異

總考五

中庸原始

六

分篇而脈絡猶是貫注可深信其為一手所作以此證孔叢四十九篇文較前葉氏說更覺近真

蘇軾中庸論曰中庸者孔氏之遺書而不完者也

四書辨疑曰此書與大學本初皆各為一經歷戰國之亂經秦火之厄雖能僅存世無知者漢儒採集附于禮記中列為二篇與諸篇相混無別非二程先生不可得如今日矣大迹既已如此則其章句中傳寫之差必不能無不知者當置而勿解

朱子文集答陳安卿曰中庸或問說稱仲尼一則乃以近年有疑中庸非子思之作者故及之耳

歐陽文忠公集進士策問曰禮樂之書散亡而雜出于四書考異 中庸原始 總考五 七

諸儒之說獨中庸出于子思子思聖人之後也所傳宜得其真而其說有異乎聖人何也論語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蓋孔子自年十五而學學十五年而後有立其道又須十年而一進孔子之聖必學而後至久而後成而中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誠學而知之也若孔子可謂學而知之者孔子必須學則中庸所謂自誠而明不待學而知者誰可以當之耶堯用四凶其初非不思蓋思之不能無失耳故曰惟帝其難之舜之于事必問于人而擇故曰舜好問禹于事有所不決人告之言則拜而從之故曰禹拜昌言湯之有過知而必改故

曰改過不悛孔子亦嘗有過故曰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堯舜禹湯孔子皆古聖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猶有不及則中庸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誰可以當之歟此五君子者不足當之則自有天地以來無其人矣豈所謂虛言高論而無益者歟夫孔子必學而後至堯之思慮或失舜禹必資乎人湯孔不能無過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誠明不可及則怠人而中止無用之言也故予疑其傳之謬也吾子以為何如

沈作喆寓簡曰中庸子思之言猶可疑也夫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和可也發而中節謂之中可也和順積中

四書考異 中庸原始 總考五 八

何喜怒哀樂之有有感而應焉無過不及也則謂之中而已矣而何以易之

陳善捫蠹新語曰予舊為中庸說謂中庸者吾儒證道之書也然至今疑自春秋修其祖廟以下一段恐只是漢儒雜記或因上文論武周達孝遂附于此當時雖為之解然非誠說也又云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之掌乎此尤不可曉論語問禘章孔子以當時之禘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示門人曰其甚易如此耳今中庸云云無乃非其義乎仲尼燕居篇又曰其如指其掌而已乎予以知此二者皆漢儒誤讀論語之文因而立說非孔子意也中庸本四十九篇今一篇

外

獨存然以此觀之恐亦非全書

按歐陽氏疑中庸所傳有異乎論語之旨不知論語乃聖人垂教之言時時以之策勵學者三千之徒莫不共聞故不得不降己言之中庸乃傳道之言非可語則不語雖高明如子貢初時尚不得聞子思懼其失傳勉為推揚垂之曠世而世儒猶莫之知必待千餘年後得聞道大儒方能重闢其義終以其微妙而難知也故朱子配合四書必以此書次論孟後不令學者獵等及之東坡作中庸論亦如歐陽之意云其務為不可知之文庶幾乎後世之以我為深知之也夫以己之未知而遂疑聖言之虛高無益不進而求

四書考異

總考五

中庸原始

九

其知二子實已自怠棄矣猶得以怠人中止為他人慮哉此二子之所以終未聞道也沈氏執一端偏見遽疑書之未真徒形其孟浪而已陳氏說尤膚淺示掌之文孟子已屢用之猶運掌猶反手皆即此語謂漢儒誤讀論語孟子先誤讀論語乎

東陽韋鉉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中庸科段

禮記正義中庸篇分三十三截天命之謂性至萬物育焉 仲尼曰至道其不行矣夫 子曰舜其大知至以為舜乎 子曰人皆曰予知至期月守也 子曰回之為仁也至中庸不可能也 子路問強至至死不變強哉矯 子曰素隱行怪至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至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至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為德至如此夫 子曰舜其大孝至必受命 子曰無憂者至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至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示諸掌乎 哀公問政至成功一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至則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至所以懷諸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至則不窮 在下位至不誠乎身矣 誠者天之道也至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至雖柔必強 自誠明至明則誠矣 惟天下至誠至與天地參矣 其次致曲至能化 至誠之道至如神 誠者自成至久也 今夫天至純亦不已 大哉聖人至不凝焉 故君子尊德性至崇禮 是故居上至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至作禮樂焉 子曰吾說夏禮至有譽於天下者也 仲尼祖述至不大聲以色 子曰聲色至末

顧起元中庸外傳曰鄭注分為三十三節中有不宜截而截者見有子曰字即截之古人之質樸如此

按後漢書橋元傳元七世祖仁從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此禮記各篇原有分章之可證者嗣後諸儒多由私意參易或互為之辨難故杜佑通典言禮經章句名數尤繁孔穎達作禮正義則云皇氏章句詳正今據為本所據之章或謂即中庸三十三截之類朱子書專以章句為名殆以所分之有異前儒自標一家之特鑒耶然即孔疏細釋知其所截科段但猶大學篇中分位注之例未嘗有意於分章也如射似君子疏云此一節覆明行道在身之事至父母

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二

其順別疏云此一經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好學近知疏云此一節覆明上文至凡為天下國家別疏云此論九經之目次也據疏語則父母順及九經之目皆宜獨為一截而本仍聯在上文又好學近知疏云此以下夫子更為哀公廣說脩身治天下之道又明脩身在於至誠若能立誠所以贊天地動鬼神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意似以下文凡未隔子曰處皆為夫子對哀公語宜統一截而本仍分作十餘截仲尼祖述至不大聲以色疏中隨文解之暗具十餘科段而其文反統為一截橋仁等所定禮記章次今不可知據孔叢稱中庸為四十九篇班

志所錄乃惟二篇孔疏之三十三截而不相合則其事出偶然而不必拘之為定則明矣乃孔氏分三十三截朱子亦分三十三章數之不殊屬無心之巧合耶抑當朱子時有泥此三十三數為一成不變者耶右截為孔氏署疏所分鄭氏則數句一注通篇凡容注一百二十八處顧氏誤孔為鄭又言其見子曰即截之實未盡然惟篇末聲色之於以化民數句別為一截似其不審義理因有子曰截之

朱子文集書中庸後曰右中庸一篇三十三章其首章子思推本先聖所傳之意以立言蓋一篇之體要而其下十章則引先聖之所嘗言者以明之也至十二章又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三 子思之言而其下八章復以先聖之言明之也二十一章至於卒章則又皆子思之言反覆推說互相發明以盡所傳之意者也某嘗伏讀其書而妄以己意分其章句如此

饒魯雙峯講義曰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君子之道費而隱以下八章是一節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末章是一節

集說啓蒙曰此書五大節首章總說二章至十一章說中庸十二章至二十章說費隱大小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說天道人道卒又總說

讀四書叢說曰中庸一書分四大節前三大節皆以孔子結之第一大節自性命之原言之次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其後則曰吾弗能之吾弗爲也是以孔子折衷之也第二大節言費隱之大小歷敘大舜文武周公而次以孔子論政是又以孔子繼羣聖後也第三大節言誠反覆於天道人道而以孔子繼王天下三重之後則是損益百王得時措之宜垂萬世之法非孔子不可也後兩章至聖至誠分言小德大德亦就第三十章而言其極耳論語堯曰章歷敘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孟子每敘古之聖人必以孔子終之與子思之意一也

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四

李光地中庸章段分爲十段論曰中庸一書之旨括於首章以後申說其義而已兩引中庸之云見作書名篇之指道之不行至問強申天命之性也素隱至鬼神申率性之道也舜文武周公申脩道之教也問政章乃夫子告君之言傳心之典曾子子思孟子轉相付授蓋中庸之書所緣以作者故以繼舜文武周公之後而爲一書之樞要達德者天命之性也達道者率性之道也九經者脩道之教也誠明者中之德也唯天下至誠至純亦不已言誠之極至申致中也大哉聖人至有譽天下言明之極至申致和也仲尼以下又總以夫子建中和之極而由明以歸于誠小德明也和也大德誠也中也

至聖申前聖人也至誠申前至誠也首章之旨至此盡矣卒自下學立心推而極于上達之至蓋與首章相發而以一誠盡中庸之道也

又榕村語錄曰問中庸章段素隱何故截屬下段曰此以下承達德而言達道也費隱章正破素隱言他隱不是隱是費而隱隱是帶說故下文只是說費而且云察察則不隱矣遠人章是破行怪子臣弟友何怪之有故曰庸德庸言庸則不怪矣半途而廢是爲外物所撓所以不能素位而行君子無入不得所以弗能已也以下乃君子之道只在卑邇所謂依乎中庸也由妻子而兄弟而父母卽推而至鬼神之微其道總貫爲一條而以

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五

誠字結之
按自饒氏以下俱就朱子所分章以申說其大段落者李氏以素隱章截連費隱以下五章爲一段與朱子意有異而章仍從朱子也其與朱子分章異者今更列於左方

程伊川中庸解分三十七節天命之謂性三句爲第一節道也者至慎其獨也爲第二節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爲第三節仲尼曰章爲第四節子曰中庸其至章爲第五節子曰道之不行至不行矣夫爲第六節子曰舜其大知章爲第七節子曰人皆曰子知至弗失之矣爲第八節子曰天下國家章爲第九節子路問強章爲第

十節子曰素隱行怪章為十一節君子之道章為十二節子曰道不遠人章為十三節君子素其位至其順矣乎為十四節子曰鬼神之為德章為十五節子曰舜其大孝章為十六節子曰無憂者至示諸掌乎為十七節哀公問政至不可以不知天為十八節天下之達道至治天下國家矣為十九節凡為天下國家至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為二十節凡事豫則立至則不窮為二十一節在下位至不誠乎身矣為二十二節誠者天之道至雖柔必強為二十三節自誠明章為二十四節唯天下至誠章為二十五節其次致曲章為二十六節至誠之道章為二十七節誠者自成章為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六

二十八節故至誠無息至至道不凝焉為二十九節故君子尊德性至崇禮為三十節是故居上至其此之謂與為三十一節子曰愚而好至寡過矣乎為三十二節上焉者至譽於天下者也為三十三節仲尼祖述章為三十四節唯天下至聖章為三十五節唯天下至誠章為三十六節詩曰衣錦章為三十七節

晁氏中庸傳分八十二節天命之謂性 節 率性之謂道 節 脩道之謂教 節 道也者至非道也 節 是故君子至不聞 節 莫見至獨也 節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節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節 中也者至達道也 節 致中和至育焉 節 仲尼曰至忌憚也 節 子曰中庸至久矣 節 子曰道之

不行至不行矣夫 節 子曰舜至舜乎 節 子曰人皆曰至期月守也 節 子曰回至弗失之矣 節 子曰天下至不能也 節 子曰路至強哉矯 節 子曰素隱至費而隱 節 夫婦至不能焉 節 天地之大至破焉 節 詩云鶩飛至天地 節 子曰道不遠人至施於人 節 君子至施之未能也 節 庸德至慥慥爾 節 君子素至自得焉 節 在上位至微幸 節 子曰射至自卑 節 詩曰妻子至順矣乎 節 子曰鬼神至如此夫 節 子曰舜至其壽 節 故天至覆之 節 詩曰嘉樂至必受命 節 子曰無憂至述之 節 武王至保之 節 武王末至一也 節 子曰武王至孝之至也 節 郊社至掌乎 節 哀公至禮所生也 節 在下位至治矣 節 故君子至知天

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七

節 天下之達至一也 節 或生至一也 節 或安至一也 節 子曰好學至國家矣 節 凡為至懷諸侯也 節 凡為至不窮 節 在下位至身矣 節 誠者至人之道也 節 誠者不勉至聖人也 節 誠之者至必強 節 自誠明至誠矣 節 唯天下至參矣 節 其次至能化 節 至誠至如神 節 誠者自成至道也 節 誠者物之至為貴 節 誠者非自至宜也 節 故至誠至生物不測 節 天地之道博也至不已 節 大哉至疑焉 節 故君子至崇禮 節 是故居上至謂與 節 子曰愚至身者也 節 非天子至禮樂焉 節 子曰吾說至寡過矣乎 節 上焉者至弗從 節 故君子之道至天下者也 節 仲尼至大也 節 唯天下至聖至配天 節 唯天下至誠至化

育節夫焉有至孰能知之節詩曰衣錦至日亡節君子之道至入德矣節詩云潛至於志節君子之所至屋漏節故君子不動至有爭節是故君子不賞至刑之節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節詩云予懷至末也節詩曰德輿至至矣節

黎立武中庸分章分爲十五章自首至萬物育焉第一章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爲第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至察乎天地爲第三章子曰道不遠人至胡不慥慥爾爲第四章君子素其位至反求諸其身爲第五章君子之道至其順矣乎爲第六章子曰鬼神之爲德至其如示諸掌乎爲第七章哀公問政至不誠乎身矣爲第八章

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八

章誠者天之道也至誠則明矣爲第九章唯天下至誠至至誠如神爲第十章誠者自成也至純亦不已爲第十一章大哉聖人之道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爲第十二章仲尼祖述堯舜至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爲第十三章唯天下至聖至其孰能知之爲第十四章詩曰衣錦尚絅至末爲第十五章

章論治國家之道在人以行其教也二十章說哀公問政在人又當知天二十一章說遠道五達德三以脩身二十二章言天下國家有九經以治國平天下二十三章說事豫則立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明知至之事第五節二十四章以下總六章論誠明則聖人與天爲一也二十四章言誠則明明則誠二十五章言至誠能盡性致曲能有誠二十六章言至誠可以前知二十七章言誠自成道自道故至誠無息二十八章言天地之道爲物不貳生物不測二十九章言大哉聖人之道苟不至德至道不凝三十章言愚而無德賤而無位不敢作禮樂宜從於今及王天下有三重焉第六節三十一

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九

一章以下總三章論孔子之德與天地爲一也三十一章言仲尼之道同乎堯舜文武天時水土三十二章說至聖爲小德川流三十三章說至誠爲大德教化第七節三十四章申言首章之旨程子所謂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也

四書湖南講以首章爲一段君子中庸章至素隱章爲一段費隱章至行遠章爲一段鬼神章至問政章爲一段誠明章至無息章爲一段仲尼章至經綸章爲一段末章爲一段其無憂達孝兩章合之爲一

中庸外傳曰許孟中先生中庸述依禮記古本分爲八章每章自爲首尾

四書辨疑曰道其不行矣夫經文惟此一句中間又無所言之事似難獨為一章正與大學此謂知之至也相似必有闕文不可強說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此兩句本是上章結語摘屬此章中庸章數差互者甚多他日必有能辨之者

按程子晁氏惟分節而不分章蓋此書之顯截題章肇始自朱子也程子分哀公問政一章為六內惟凡事豫則立及在下位兩節在可分不可分間餘俱精當不易朱子不從非以過信家語故耶晁氏隨文判節義旨本無大殊惟以費而隱句綴素隱章尾為近世學者所駭不知此乃讀費為拂如舊解道拂逆則

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十

隱而不仕故得以聯屬上文也黎氏合并各章亦有見解其以誠者天之道至誠則明矣合為一章尤足以輔程子之意吳氏自首章至十九章與朱子同以下多異其分哀公問一章為四以王天下節聯愚賤章蓋參用程子說葛氏如前饒氏景氏許氏就朱子分章申說其異者惟合無憂遠孝二章為一耳辨疑謂朱子本有差互雖未別為更定而其意已顯蓋亦欲從程子合王天下節于上而所云道其不行章則與顧氏外傳說同管氏志道訂釋以此合人莫不飲食二句為一章又啓發自辨疑者也

漢書藝文志中庸說二篇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

篇亦非禮本經蓋此之流

王禛叢錄曰中庸古有二篇見漢藝文志而在禮記中者一篇而已朱子為章句因其一篇者分為三十三章而古所謂二篇者後世不可見矣今宜因朱子所定以第一章至第二十章為上篇以第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為下篇上篇以中庸為綱領其下諸章推言知仁勇皆以明中庸之義也下篇以誠明為綱領其下諸章詳言天道人道皆以著誠明之道也如是則既不失古今之體又不悖朱子之旨魯齋王氏蓋主此說云

按魯齋書詳見下篇魯齋於經文有移易而子充不言意祇欲分篇為上下而已所見較長

四書考異

總考六

中庸科段

十一

武義何元啓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改中庸

宋史王栢傳栢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

王栢訂古中庸二卷自跋曰中庸文勢時有斷續語脈時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問也一日偶見西漢藝文志有曰中庸說二篇顏師古注曰今禮記有中庸一篇而不言其亡一也惕然有感然後知班固時尙見其初為二也合而亂之其出於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書未嘗自名其篇目凡題辭皆後人之所分

四書考異

總考二

諸家改中庸

一

識徒見兩篇之辭義不同遂從而參互錯綜成就其總題而已天賦為命人受為性所賦所受本此實理故中庸二字為道之目未可為綱誠明二字可以為綱不可為目僕不揆狂僭為之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但見其綱領純而辨也如此之精條目疏而理也如此之瑩首尾相涵可謂縝密氣脈流通可謂融暢雖各題一性字而其義不同一原其性之所自來一原其性之所實有雖各題一教字而其旨亦異一以行為主故曰脩道一以知為主故曰明誠始於天者終於天始於誠者終於誠分限嚴而不雜塗轍一而不差子思子亦可以無遺憾於千古之上矣或曰自漢晉以來諸儒

未嘗疑也至於朱子章分句析研幾極深而無間言也

子何為者而勇於妄論乎曰非敢妄也有所證也此書惟哀公問政章交構為最深加以王肅質實然獨掇此章克塞乎家語之中此先儒之所以不疑也幸有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十有四字鄭氏所謂誤重在此者此感人之根乎其論舊章之痕跡尙未磨也其往參之位置尙未掩也使後世可以指瑕索癥正其苟合者殆天意也又以班固中庸說二篇五字不列於諸子之上而晦昧於古禮經之末竊意子朱子未必見也或見而未必注思也不然以朱子之精明剛決辭而闕之久矣奚俟於今日哉

四書考異

總考七

諸家改中庸

二

鄭瑗井觀瑣言曰王魯齋只憑漢藝文志中庸說二篇一辭欲析中庸為二篇曰中庸誠明各十一章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魯齋最不信家語謂朱子不當據家語以正中庸似矣班氏漢志獨可據以正中庸乎況其所謂二篇者本指其義疏非指其正文也

按訂本未見據跋文云小戴氏合而亂之遂從而參互錯綜僕為隱索取而析之以類相從追還舊觀鄭氏亦云移易其文使各以類相從可知其文有遷改非徒析為二篇已也王氏於學庸論語俱嘗有易次經文之本史稱其獨見有之謂之卓識未敢附和

楊文懿公集中庸私抄序曰古書皆刻於竹簡而編之

編斷則簡錯在當時蓋已有然矣況乎秦人焚禁之餘漢儒掇拾傳寫之後豈復有完正如古者哉大學中庸二篇皆雜之戴記之中至宋程子始表章之以大學簡編雜亂而為之更定中庸則仍舊編無所更也朱子繼之乃重定大學之簡而分為經傳十一章中庸亦仍其舊而分為三十三章各為章句或問並傳於世然愚以為大學之錯簡未盡正而中庸之簡亦多錯大學之章可分而中庸難以章分也戴記四十篇錯簡者過半矣大學言三綱八目既整且明故其章可分而錯簡易見中庸之言若散而無統亂而無倫故雖有錯簡而卒未見朱子章句亦不疑其簡之錯而惟病其言之散且亂

四書考異 總考七 諸家改中庸 三

也故為說以連貫之自第六章至十一章則連之以知仁勇自十二章至二十章則連之以費隱自二十一章至三十二章則連之以天道人道然亦牽強後儒或疑或信辨說紛起而世滋惑卒莫能定於一焉愚乃姑置章句獨取經文復誦深味繼日以夜久而若有所悟始信其言之所以散而亂者但由簡之錯耳既移正其簡又欲更定其章則文義皆已連屬更無少斷有難以章分者且姑已之而又復誦深味則前疑盡釋但見文辭精詳而不紊義理奧博而無窮信非子思不能作已

按楊氏本亦未見不詳更易之次其所藉為口實而致於踐僭蓋因大學之改竄紛紛習以為故常耳

管志道中庸訂釋二卷自序略曰世儒類知大學之簡多錯中庸無錯則愚尚有疑焉幼讀朱子章句即疑哀公問政章禮所生也之下有在下位三句而遺全文據朱子述鄭氏之解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夫何以辨下文之非錯簡而此處之非闕文也又考家語子曰三近之上有偽撰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三語則又疑章句中豈無誤混孔氏祖孫言語而強為分章之處嘗先訂此章其他章句亦有分其合而合其分者藏篋數年不敢出邇得南大司馬孫文融書促予作中庸輯略乃取十二年前草本參互考訂以修飾其文云

經義考曰管氏分中庸為三十五章以人莫不飲食也

四書考異 總考七 諸家改中庸 四

一節合子曰道其不行矣夫為一章析子曰無憂者一節為一章自武王纘大王王季至孝之至也為一章以郊社之禮節自為一章自哀公問政至禮所生也接在下位一節然後接以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節為一章自天下之達道五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為一章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至道前定則不窮為一章自誠者天之道也至誠則明矣為一章自唯天下至誠至唯天下至誠為能化為一章自誠者自成也至無為而成為一章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至純亦不已為一章自子曰愚而好自用至亦不敢作禮樂焉為一章自子曰吾說夏禮至蚤有譽於天下者也為一章自

惟天下至誠至末爲一章謂通篇未有徑以詩云作章首者故訂之云

按此所改易惟以下位節移屬於上餘僅分章不同耳所分章乃兼取程子黎氏之本當與前篇程子以下各條類覽

陳懿典序周從龍中庸發覆編曰茲篇訂定如武周達孝繼述二條次於作述之下續緒之上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一條次於在下位一條之下天道人道之上雖其中與傳注不同者什九而要之皆以中庸解中庸讀者又何駭焉

匡林曰豐道生併有石經中庸民鮮能久矣句後便接四書考異 總考七 五

道其不行矣夫爲一章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後鬼神爲德章在達孝章後周從龍盡宗其本

按豐氏所改周氏悉宗之陳序所云達孝脩身兩條又周氏所自改竄

金華方元鵬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表章學庸

宋史邢昺傳景德四年自陳給假入辭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昺視壁間禮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義上嘉納之

王應麟玉海曰天聖五年四月賜進士王堯臣等聞喜宴于瓊林苑人賜御書中庸篇各一軸初上欲賜中庸先命上中庸錄本既上乃令宰臣張知白進讀至修身治人之道必使反覆陳之上傾聽終篇始罷是歲進士三百七十七人景祐元年四月賜新第張唐卿中庸慶曆二年四月又賜楊實皇祐元年四月賜馮京五年四月賜鄭獬嘉祐二年四月賜章衡四年四月賜劉輝

四書考異 總考八 表章學庸 一

又天聖八年四月賜進士王拱辰等宴于瓊林苑道中使賜大學篇各一軸自後新登第者必賜中庸大學篇或儒行篇以爲常寶元元年四月賜新第人御詩及大學慶歷六年四月賜買黼等大學嘉祐六年四月賜王俊民等大學

宋史高閔傳紹興元年以上舍選賜進士時將賜新進士儒行中庸篇閱奏儒行詞說不醇請止賜中庸庶幾學者得知望學淵源而不惑于他說從之 曾宏甫石刻鋪敘高宗親御翰墨作小楷書諸經又節

書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送成均鐫石

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新第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

中庸篇廷試賜御書自此始十年五月御書中庸賜秦

檜二十一年五月賜新進士趙達等大學乾道三年九

月詔擇禮記諸篇最要切者如王制學記中庸大學之

類先次進講先是中書舍人梁克家言禮記出于漢儒

非全經也欲如元祐范祖禹所請從之淳熙四年二月

幸太學講中庸九經紹熙五年侍講朱熹講大學閏月

朔講至盤銘日新又進講義冊上欣然曰要處只在求

放心淳祐元年親御奎章以禮記大學分賜輔臣

朱子文集與魏元履書曰某六月登對初讀第一奏論

四書考異 總考入 表章學庸 二

致知格物之道天顏溫粹酬酢如響

邵經邦宏簡錄林光朝傳駕幸國子監命光朝講中庸

稱善而賜金紫

宋史度宗紀咸淳三年正月戊申帝詣太學禮部尙書

陳宗禮國子祭酒陳宜中進讀中庸已酉執經官宗禮

講經官宜中各進一秩宜中賜紫章服

陳櫟禮記集義曰大學中庸固自程子朱子而後拔之

于四十九篇之中尊之四庫數籤之上然宋仁宗天聖

五年丁卯王堯臣之及第也賜以中庸篇寶元元年戊

寅呂溱之及第也賜以大學篇于戴記中表章此二篇

以風勵儒臣豈非已開四書之端乎

按人臣有善應歸其君賢者立業亦乘乎運庸學二

書之為程朱表章學者莫不耳然之矣而天水諸帝

重道右文既拔二書于全記之中親洒宸翰廣行頒

賜尋復講讀經筵勒石太學則二書之味晦戴記中

者固已達于霄之氣矣程朱生逢其會大發蘊奧配

為四書仍得寧宗理宗詔立學官俾學者得盡尊信

于此而謂其功之獨出一二臣下詎公論乎程朱在

天之靈應亦謝不敢也愚故先列諸條以申程朱歸

善之義

漢書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

隋書經籍志有宋戴顓中庸傳二卷梁武帝中庸講疏

四書考異 總考入 表章學庸 三

一卷私記制旨中庸義五卷

玉海曰梁大同十年張綰朱异賀琛共述制旨禮記中

庸義

傳疑錄曰中庸雜出戴記至二程始尊信而表章之今

獨行與六經並然戴顓嘗注中庸梁武帝亦為中庸講

疏已知重中庸矣非但始于宋也

經義考曰司馬氏光大學廣義一卷取大學于戴記中

講說而專行之實自此始

按中庸自西漢已有專行之本不但始于六朝然其

書今皆不傳大學惟宋仁宗書賜新及第者始行抽

出而溫公之作廣義適當其時蓋亦承君意以闡聖

道也迨元祐時范祖禹以審擇禮記爲請乾道之初復以梁克家言詔擇禮記最要切者乃先以中庸大學等篇進講至是而二書之隆然別出上有明詔天下士孰敢不翕然哉程子經說正出自元祐之間朱子章句正著于乾道以後與溫公作廣義于仁宗朝同一事理

宋史道學傳明道中程顥及弟頤受業周氏乃大擴其所聞表章大學中庸二篇與語孟並行

朱子語錄曰中庸前輩諸公註得多了不比大學都未有人說

陳櫟四書發明曰二程夫子出而絕學復傳于是始拔

四書考異 總考八 表章學庸 四

大學于戴記之中而尊信之又整頓其錯亂之簡而發揮之但未有成書耳

真德秀文集大學衍義序曰此書所陳實百聖傳心之要典而非孔氏之私言也三代而下此學失傳其書雖存概以傳記目之而已求治者既莫之或考言治者亦不以望其君獨唐韓愈李翱嘗舉其說見于原道復性之篇而立朝議論曾弗之及蓋自秦漢以後尊信此書者惟愈及翱而亦未知其爲聖學之淵源治道之根柢也況其他乎近世大儒朱熹嘗爲章句或問以析其義寧皇之初入侍講帷又嘗以此書進講願治之君儻取其書玩而繹之則凡帝王爲治之序爲學之本洞然于

胸次矣

朱子序石氏中庸集解曰子思作爲是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雖或傳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爲之論說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以言之則亦異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後其學布于天下然明道不及爲書今世所傳陳忠肅公之所序者乃藍田呂氏所著之別本也伊川雖嘗自言中庸今已成書然亦不傳於學者或以問于和靖尹公則曰先生自

四書考異 總考八 表章學庸 五

意不滿而火之矣二夫子于此既皆無書故今所傳特出于門人所記行于世者惟呂氏游氏楊氏侯氏爲有成書若橫渠張先生若謝氏尹氏則亦或記其語之及此者耳又皆別自爲編或頗雜他說蓋學者欲觀其聚而不可得固不能有以考其異而會其同也某之友會稽新昌石君啓乃始集而次之合爲一書以便觀覽名曰中庸集解而屬某序之

章潢圖書編曰學庸二書漢孝宣立小戴禮而二書已並立于學宮至宋二程氏又表章之淳熙中朱熹集註論孟取大學中庸爲之章句或問通稱四書寧宗嘉定四年國子司業劉燾奏刻朱子四書于太學四書之傳

大行于世今惟章句列于學宮

按朱子以前溫公以後于大學篇有專義者宋史載惟呂大臨大學一卷喻樛大學解一卷張九成大學說一卷其雜見他目錄者有蘇氏總龜蕭氏欲仁廖氏剛譚氏惟寅何氏備數家而其書多佚不傳中庸說者多家醇雜互見其能以精粹顯者略具朱子所作石氏集解序中矣朱子之為章句實就石氏書而刪其繁亂者也

吳澂三禮敘錄曰大學中庸程子朱子既表章之以與論語孟子並而為四書固不容復廁之禮篇

按今坊刻禮記往往除此二篇其端似開自此說然

四書考異 總考八 六

吳氏更定篇次各以類從又以投壺奔喪歸諸儀禮與今獨除二篇者實殊

大學說文曰舊有以春秋諸經為大經孟子論語大學中庸孝經為小經者則大中論語孟子在漢唐早已單行不始宋儒作四書也宋仁宗天聖八年曾以大學賜新第王拱辰等惟爾時已有專本故可取為賜耳又曰西漢時有以大中二書并論語孟子稱小經者析二書于記為之單行因別有大學中庸之目歷漢晉隋唐以及于宋未有異也

按西河屢言大中二書舊與論孟孝經同為小經諸傳記絕無可考且無稱二書曰大中者惟唐選舉志

詳分大經中經小經之說時論語孝經附中經而孟子未立大學中庸則猶統載記中北宋始以論孟孝經為三小經仍未及乎學庸西河既憶大經中經為大學中庸又以宋制小經為漢唐以來所共行是悞中又悞至舉天聖事為時有專本之證觀玉海原文似亦未確西河博學強識世人所共見書斷無不見特其性喜立異恃己又過高謂世間三家村弟子不妨一手掩其目也嗚呼亦何可盡掩也哉

東陽湯慶祖校字

四書考異 總考八 七

四書考異上

總考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原始

劉向別錄曰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者也

班固白虎通五經篇曰聖人道德已備弟子所以復記論語何見夫子遭時變異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問于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

隋書經籍志曰孔子既敘六經講于洙泗之上門徒三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原始

一

千達者七十其與夫子應答及私相講肄言合于道或書之於紳或事之無厭仲尼既沒遂輯而共論之

皇侃論語義疏序曰魯哀公十六年哲人其萎門人痛微言長絕景行莫替于是僉陳往訓各記舊聞撰為此書成而實錄上以尊仰聖師下則垂軌萬代此書之出

明不專一人

程子遺書伊川曰論語是聖門高弟所撰觀其立言直是見得聖人處又曰論語為書傳道立言深得聖人之學者矣如鄉黨形容聖人不知者豈能及是

朱子語錄曰論語多門弟子所集故其言語時有長長短短不類處

黃庭堅山谷集曰論語一書孔子之門人親受聖言雖經秦事編簡斷缺然而文章條理可疑者少由漢以來師承不絕比諸傳記最有依據

魏了翁鶴山集曰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

十一經問對曰弟子以平日所記輯而錄之如今人之語錄

郝敬論語詳解曰柳宗元謂是書成去夫子時已遠然亦是七十子存日記錄後人修輯中間觀面開示諸子處天機壘壘千古如生決非後人所能模擬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原始

二

按諸家原述撰輯俱但云弟子門人不為鑿指誰某言中理準討論者宜奉為指歸也漢志以弟子門人別為兩輩義疏謂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尤的

王充論衡正說篇曰說論者皆知說文解語而已不知論語本幾何篇但周以八寸為尺不知論語所以獨一尺之意夫論語者弟子共紀孔子之言行勅己之時甚多數十百篇以八寸為尺紀之約者懷持之便也以其遺非經傳文紀識恐忘故但以八寸不二尺四寸也

賈公彥儀禮聘禮疏引鄭康成論語序曰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一尺二寸書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按原書度數雖無關要義而聖人崇謙至意亦學者所宜知也漢杜周傳三尺法注謂以三尺竹簡書法律也三尺是舉其成數實則二尺四寸故鹽鐵論稱二尺四寸之律曹褒新禮亦寫以二尺四寸蓋凡大經大典古皆用此尺寸之簡以昭鄭重鄭氏云孝經謙半論語又謙半本諸孝經緯援神契今緯書不傳孝經春秋兩疏中可考驗也王氏云論語本數十百篇殊覺駭聽然溯未輯論時言之亦未可謂其夸誕王此言當時必更有本今不可稽

劉勰文心雕龍曰昔仲尼微言門人追記故仰其經目稱為論語蓋羣論立名始於茲矣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源始 三

論語義疏曰此一書或是弟子之言或是時俗之語雖非悉孔子語而當時皆被孔子印可也必被印可乃得預錄

朱子文集答韓无咎曰論語之書亦是七十子之門人纂錄成書今未有以為非孔子自作而棄不讀者此語錄不可廢之驗

經義考曰撰論語者意專主尊其師故于弟子之過俱書之以明師之善誘幸我之短喪冉有之聚斂季路之鼓瑟樊遲之學稼學圃孔子以為野為小人皆紀于策若後人為之曲為同學者狗沒而不書矣 按義疏經義考俱見得門弟子撰輯心事一出於至

慎至公斯可謂善說經者

李善昭明文選劉子駿移曹顏遠詩兩注引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

鄭樵通志藝文略有論語撰人名一卷

陸德明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曰論語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

傅休奕傅子曰昔仲尼既歿仲弓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鄒之君子孟子與擬其體著孟子

陸九淵象山語錄曰鄭康成王肅謂論語為子游子夏所編亦有可考者如學而篇子曰次章便載有若一章又子曰而下載曾子一章皆不名而以子稱之蓋子夏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源始 四

輩平昔所尊者此二人耳

按通志所錄撰人名恐即源本崇爵識今其書不傳莫可詳矣鄭氏謂子游子夏等撰定似亦本子夏六

十四人之說聖門文學之選游夏特稱夫子修春秋惟以示游夏子游子夏之預撰論語微識言宜亦謂

然陸象山以尊有子為據孟子言欲尊事有子者子張與游夏同也論語第十九篇附記羣賢之言子張

子夏子游為多而張居篇首曾子雖稱子却居三子後又似門人之各尊其本師者且子張書紳明見語

中則游夏外應更數子張為記錄人矣先儒皆不言子張而言仲弓不知又何別本總之撰人有名肇端

自識較緯更不經未可援為案據

柳宗元柳州文集論語辨曰諸儒皆以論語孔子弟子所記不然也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且死而是書記其將死之言則去孔子之時甚遠而當時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孔子弟子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曾子弟子樂正子春子思之徒也故是書之記諸弟子必以字而曾子不然蓋其弟子之號師云爾而有子亦稱子者孔子之沒諸弟子嘗以其似孔子而師之後乃叱避而退則固嘗有師之號矣

程子經說曰論語曾子有子弟子撰所以知者惟二子不名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原始

五

朱子或問曰柳氏之論曾子者得之而有子叱避之說則史氏之鄙陋無稽而柳氏惑焉以孟子考之當時既以曾子不可而寢其議曷嘗有子據孔子之位而有其號哉故程子特因柳氏之言斷而裁之以為論語之書成于有子曾子之門人

又文集程允夫曰四科乃述論語者記孔氏門人之盛如此或言論語之書出于曾子有子之門人然則二子不在品題之列者豈非門人尊師之意歟

傅子雲編錄象山語曰夫子平生所言豈止如論語所載特當時弟子所載止此耳今觀有子曾子獨稱子或多是有若曾子門人然吾讀論語至夫子曾子之言便

無疑至有子之言便不喜

葉氏愛日齋叢鈔曰鶴山魏氏記常熟縣學有曰柳宗元謂論語惟曾子有子不字遂謂是書出于曾有二門蓋以字輕而子重也及考諸孔門之訓則字為至貴蓋字與子皆得兼稱如門人之于孔子進而稱子不敢氏退而稱仲尼不言子其次或既子且字如閔子騫等不一二人若淵弓至游夏字而不得子也有子曾子子而不得字也就二者而論則字為尊蓋子雖有師道之稱然繫于氏者不過男子之美稱耳故孝經字仲尼而子曾子禮運字仲尼而名言偃至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子思字其祖孟子字其師之祖相傳至今人之字仲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原始

六

尼者無敢以為疑也

洪邁容齋三筆曰論語所記孔子與人語及門弟子問答皆斥其名未有稱字者雖顏冉高弟亦曰曰雍至閔子獨云子騫終此書無名者昔賢謂論語出于有子曾子之門人子意亦出于閔氏觀其所言閔子侍側之辭與冉有子路子貢不同則可見矣

王應麟困學紀聞載胡氏寅曰檀弓曾子門人其文與中府之文有似論語子思檀弓皆纂論語之人也

按柳氏以曾子之死疑當時弟子無復存者實千古卓論程朱陸洪諸儒皆由柳氏發凡然必鑿指成書之人終恐無徵不信魏氏以稱子稱字屑較論徒

覺詞費論語第六篇云冉子請粟第十三篇云冉子退朝即侍側章冉有子貢唐石經亦書作冉子適衛章冉有僕義疏與論衡風俗通皆作冉子但以稱子為斷則此書又有出于冉氏門人者矣愚謂皆不必也祇言門人便是

胡寅論語詳解曰自吾道一貫以下十章疑皆曾子門人所記又公冶長篇疑多子貢之徒所記先進篇記閔子言行者四其一直稱閔子疑閔氏門人所記憲問篇疑原憲所記

程子遺書劉元承編伊川語曰顏子後惟曾子善形容聖人氣象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原始 七

朱公拔問學拾遺載伯淳先生語曰母意母必母固母我乃曾子所記也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證曰一貫篇曾子門人所記故稱子出

十一經問對曰子貢方人公冶長一篇多類人物故疑其門人所記然門人不當稱子貢恐是子貢所記而門人得之鄉黨一篇記者恐非一手顏淵篇顏淵仲弓問仁是同時問故皆有不敏之對司馬牛問仁與問君子恐又是一門人記之觀其序牛之兩問及憂無兄弟之章意必子貢門人記錄意問篇觀首云憲問恥若憲門人則必不稱憲矣故胡氏以為原憲所自記第十六篇

稱孔子曰者十節不稱子而稱孔子非弟子門人記錄之體故洪氏以此篇為齊論第十八篇多記隱逸之事恐是記者類聚成篇

趙順孫四書纂疏曰憲問之為自記不比他篇無左驗首章曰憲問恥不書姓而直書名其自記之驗一也他章夫子稱弟子則名之曾子有子冉子門人之所記則以子稱非其師者皆稱字如原思為之宰亦稱字而此獨稱名其為自記之驗二也下章問克伐怨欲不別起端而聯書之其自記之驗三也

馮椅論語解曰子張篇始子張子夏而終子貢三子之言為多疑其門人所輯而曾子稱子則成于曾子門人者也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原始 八

王若虛論語辨惑曰胡氏徒見憲問首章如原憲自稱者遂謂一篇悉憲所記此臆度之說豈可必哉又疑里仁篇吾道一貫至欲訥于言十章皆出曾子門人公冶長篇多出子貢之徒益無所據刪之可也

按右更析指某篇某章屬某門人記錄愈覺支離難信王氏之論元陳文靖公天祥以為極當

王肅家語後序曰家語與孝經論語並時弟子取其正實而切事者別出為論語其餘則都集錄名之曰孔子家語

劉知幾史通疑古篇曰孔門之著錄也論語專述言辭

家語兼陳事業而自古學徒相授惟稱論語而已斯古人輕事重言之明效也

按漢志錄孔子家語二十七卷師古曰非今所有家語今家語蓋王肅偽造也就肅之說家語是論語所餘則兩語不應重襲而當時不先有論語名今如子謂子賤子使漆彫開仕子張問高宗子路問管仲子路慍見葉公問政齊人歸女樂魯廢焚等事皆已在論語而家語仍由別籍攬之至弟子解敘曾點風浴竟忘其所以直標出論語名則于後序言顯不自應又烏足據之原論語耶劉氏徒見今家語遽云古人輕事重言亦甚害理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原始

九

歐陽文忠公集三年無改問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又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言乎哉

慈湖家記曰孔子嘗曰心之精神是謂聖乃孔子所以告子思此可謂聖人至言而論語不載首篇乃多載有子之言有子乃曾子所不可者則記論語者固不足以知聖人之至言也

又曰論語乃有子之徒所記篇首記有子之言不止於一二章有子尚為曾子所不可而況其徒乎其所記亦難盡信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此記者之辭耳孔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而記者冠文於首見識不逮有子矣

所幸聖言本無瑕故記者雖差亦可默會

按右三說俱謬心之精神是謂聖語見尚書大傳未知果出孔子否楊氏學特奉此為宗旨其所以漸流偏僻也歟弟子章與四教章之行有先後則皇氏義疏早有成說剖明歐陽氏說蓋有感于時弊之不可因循而不自覺其立言之大失

浦江戴龍田校字

四書考異

總考九

論語原始

十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魯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魯二十篇傳十九篇魯夏侯說二十一一篇魯安昌侯說二十一一篇魯王駿說二十一篇

按傳十九篇師古注曰解釋論語意者此即後儒所云傳注之傳邢氏謂張禹以上說論語者皆不著篇簡以為傳注豈未聞此十九篇及夏侯氏之二十一篇歟但古人釋經與傳說俱各篇兩行故經二十篇而傳說之篇或十九或二十一此則與張禹以下諸儒不同者也

四書考異

總考十

魯論語

一

又曰漢興有齊魯之說傳魯論語者常山都尉龔奮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魯扶卿前將軍蕭望之安昌侯張禹皆名家張氏最後而行于世

何晏集解敘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元成等傳之

按班書張禹傳云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章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事庸生採獲所安王陽庸生依藝文志乃俱傳齊論者禹既兼採齊魯則所云先事王陽若謂王之所傳乃屬魯論故先與扶卿等並列為五家也五家果皆魯論又何以

言有篇第之異列傳文似有小誤右二條述傳魯論語人皆不及王陽當為正

皇氏義疏曰孔子沒後而弟子共論而記之初為魯人所學故謂魯論也

邢氏疏曰以其口相傳授故經焚書而獨存漢興傳者則有三家魯論語者魯人所傳

按論語初但一本魯而已矣無所比別亦不必先有魯名齊論之行始何時不若古論之有成說所謂漢與而論有別傳情當然也然則經焚書而口授獨存者惟魯論齊不與焉

歐陽修崇文總目曰魯人傳之謂之魯論齊人傳之謂

四書考異

總考十

魯論語

二

之齊論出於孔壁則曰古論是三家者篇第先後皆所不同考今行之次即所謂魯論者也

十一經問對曰今之論語二十篇者魯論也古文論語出于漢景帝世如齊論魯論恐是漢興之初齊魯諸生多孔子弟子門人已先得于傳授者在文帝朝論語置為博士矣

容齋五筆曰諸儒訓釋六經多曰傳曰解曰箋曰章句又或曰故曰微曰通論語之學但曰魯論齊論張侯論後來皆不然也

經典釋文曰鄭康成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鄭本或無此注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

傳不習乎魯讀傳為專可使治其賦也魯讀賦為傳崔子弑齊君魯讀崔為高吾未嘗無誨焉魯讀誨為悔五十以學易魯讀易為亦正唯弟子魯讀正為誠君子坦蕩蕩魯讀蕩為湯冕衣裳者魯讀冕為純下如授魯讀下為趨雖疏食菜羹瓜祭魯讀瓜為必鄉人儺魯讀儺為獻君賜生魯讀生為牲車中不內顧魯讀車中內顧仍舊貫魯讀仍為仁詠而歸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片言可以折獄者魯讀折為制好行小慧魯讀慧為惠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魯讀躁為傲歸孔子豚鄭本作饋魯讀為歸古之矜也廉魯讀廉為貶天何言哉魯讀天為夫惡果敢而窒者魯讀窒為室已而已而今之從政四書考異 總考十 魯論語 三

者殆而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按鄭所校凡五十事今依釋文鈔列祇得二十四事其使治賦又為梁武帝續校則二十三事耳蓋時行鄭氏本或無此注故陸氏但傳其所有不更追其所無也內兩歸字自何氏集解已還魯之舊好行小惠義疏本中仍之文選注太平御覽皆嘗引用疏食菜羹必祭朱子從焉餘若躁讀為傲與荀子勸學篇述文相符儺讀為獻則鄭氏又嘗取之說禮郊特性朱子或問曰問今之論語其魯論與曰以何晏所敘篇數考之則信為魯論矣但據釋文則其文字亦或有不

同者如以必為瓜之類豈何氏亦若鄭注就魯論篇章而又雜以齊古之文與然唐書藝文志已不載齊古篇目陸氏蓋于諸家說中得之耳

又文集陳安卿問鄉黨瓜祭陸氏謂魯論瓜作必而季氏一篇又是齊論則今此書非漢時魯論之篇乃後世相傳集三論皆有混其間否曰何晏序云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注然今不可得而分矣舊亦嘗病其如此矣

張文獻螺江日記續編曰古齊二論不行單行魯論故今何晏集解與朱子集註總稱魯論或乃以孔子魯人故以魯稱至有稱孟子為鄒孟者則孝經何以不稱魯

四書考異 總考十 魯論語 四

經繫辭何以不稱魯繫亦弗思甚矣

按陸氏歐陽氏皆言今行論語即魯論語乃第據篇數言耳若其文則張侯先以齊魯合參鄭氏更以齊古校易豈可復指為魯人所傳之原本乎唐張籍祭韓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宋史哲宗紀云元豐八年十二月開經筵講魯論暨宋人向子惡著魯論集議張演著魯論明微是皆以齊古亡而世所有論語特此二十篇單行夫子魯人不嫌以魯論通號之耳魯人一層情亦宜有不必斷斷辨駁慈湖家記曰今世所行論語乃魯論非孔壁中古文古文論語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則今

魯論之不能無差明矣

按今論語會合三本歷經先儒參考從其至善詎得以與古異為差楊氏此言聽者當知其所蔽

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陸德明謂必祭字出魯論則何氏集解正魯論非齊論也何親較魯論纂集眾說並無必字而陸氏唐人忽作是說豈非大謬南史顧憲之終制引魯論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者本貴誠敬豈求備物彼所引魯論亦不是必字

按陸氏纂釋文時雖已不見齊古之書而鄭學猶盛行人間所錄魯讀二十餘事悉本鄭氏並非係風捕景之譚南史引菜羹瓜祭但稱孔子未題魯論毛氏

四書考異

總考十

魯論語

五

強援為證改其原文西河集中若此類不勝舉

東陽葉蒸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齊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齊論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齊說二十九篇傳齊論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貢禹尚書令五鹿充宗膠東庸生惟王陽名家

邢氏論語疏曰王卿天漢元年由濟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王吉字子陽琅瑯虞臯人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于人

按漢志不載王卿集解不稱宋貢五鹿互有詳略以皆未名家也七略曰論語家近有琅瑯王卿不審名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一

齊論語

一

蓋卿非王氏名

集解序曰齊論有問王知道多于魯論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亦頗多于魯論

皇氏義疏曰猶是弟子所記而為齊人所學故謂齊論也既傳之異代又經昏亂遂長有二篇其二十篇雖與魯篇大體不殊而篇中細章文句多于魯論也

邢氏疏曰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問王知道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

漢書如淳注曰問王知道皆篇名也

毛奇齡四書廣言曰齊論語有問王知道一篇合二十二篇似亦并子張一篇在內但問王知道四字相聯不

合必問王一篇知道一篇其通云一篇者誤也

按自漢至今未有言問王知道爲一篇者毛氏故作此自難自解之辭不識何意

隋書經籍志曰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煩惑除去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是後諸儒多爲之注齊論遂亡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齊論問王知道兩篇詳其名當是內聖之道外王之業未必非夫子之最致意者不知何說而張禹獨遺之禹身不知王鳳之邪正其不知此固宜然勢位足以軒輊一世使斯文遂喪惜哉

馬端臨文獻通考曰古論章句與魯不異惟分堯曰子四書考異

總考十一

齊論

二

張問以下別爲一篇則問王知道亦孔壁中所無度必後儒依倣而作非聖經之本真此所以不傳非禹所能刪也

按晁氏獨謂此二篇爲內聖之道外王之業似非通論而以前儒授受數百年本張氏遺擅廢之他儒隨絕不復道致無一字傳聞及今不誠可惜兼可恠乎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周旋齊師之門甚久乃忽忍爲此舉凌師蔑聖之罪何可曲爲諱哉

王應麟漢志考證曰問王疑問玉也篆文相似

經義考曰問王知道說者謂是內聖外王之業此傳會也論語二十篇皆就首章字義名篇非有包括全篇之

義今逸論語見于說文初學記文選注太平御覽等書其詮玉之屬特詳竊疑齊論所逸二篇其一乃問玉非問王也考之篆法三畫正均者爲王中畫近上者爲王初無大異因譌玉爲王耳王伯厚亦云問王疑卽問玉宜其然乎

按王玉字譌理似有之然說文初學記等所引逸論語文俱未足深信且朱氏旣云篇名非包括全篇之義又何容問玉一篇獨詳詮玉之屬今家語有問玉篇亦未嘗有如說文等之所引存備一說未可泥也

洪興祖論語說曰季氏篇或以爲齊論胡泳論語衍說曰洪氏疑此篇爲齊論以其皆稱孔子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一

齊論

三

且篇內十四章皆條列而詳備與上下諸篇不同然亦無他左驗也

論語集註考證曰齊論章句頗多于魯論季氏篇首章句語甚多後章亦然故疑其文從齊論

四書辨疑曰洪氏率爾一言略無憑據註文遽信從之假如復有或人之說指子罕篇爲齊論鄉黨篇爲古論或更顛倒篇次陞其後者于前降其前者于後亦當從之耶何晏集解敘次三論本末甚詳齊論之異于魯論者問王知道兩篇而已餘者二十篇則皆同季氏一篇豈容齊獨有之哉果如洪氏之說則魯論當是十九篇也自古以來未嘗聞有如此之說鄭元合併之後亦未

嘗再有更政不知或人何從得此洪氏乃指或人為據正為道聽而途說也

馮椅論語解曰子張問仁於孔子諸弟子無稱問於孔子者抑齊論與

陳梓四書質疑曰凡子曰是魯論加孔字是齊論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是孔子退有後言雖是大義所激不得不說終非聖人之事君而齊人傳聞而記載之豈聖心所欲哉夫子若見齊論必刪此語

按洪氏特因孔子之稱意為斷別馮氏陳氏遂相承汎濫沿及他篇統觀此一經凡對時君及執政大夫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一 齊論語 四

例多加用孔字雖于隣國大夫如葉公陳司敗蘧伯玉猶然說者謂稱族所以示謹也至于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則于陪臣有然或謂孔子孺悲欲見孔子接輿歌而過孔子沮溺耦耕孔子過之則于常人亦然孔子於鄉黨孔子曰才難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則泛錄言行有然例若不可泥矣猶或曰陽貨孺悲接輿沮溺皆外之也十亂三仁重之也鄉黨特書之也乃門弟子之周旋問答如南容問羿羿禹稷及三復白圭而以兄子妻之俱于子上書孔南雖貴族既同在弟子之列又何必獨優別之乎即專以子張論堯口篇記其從政之問亦云問孔子若此之類例無

可通欲斷問仁章為齊論則問政章亦齊論矣斷子張二章為齊論則南容二章亦齊論矣齊論之雜出各篇者何若是紛紛耶漢書謂論語一書其初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沒後相與輯而論纂成之記者既非一手其間體例自有不能盡混參差之處不得因之為口實也辨疑譏之良未為過

袁枚小倉山房集曰夫子于令尹子文陳文子皆不許以仁何至管仲而曰如其仁如其仁管仲果仁矣天下有仁人而器小不儉且不知禮者乎前後不合不知何故曰論語有齊論魯論之分齊人最尊管仲所謂子誠齊人知管仲晏子而已以管仲為仁者齊之弟子記之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一 齊論語 五

也其上章云齊桓公正而不譎下章云陳成子弑簡公非齊論而何魯人素薄管仲所謂五尺之童羞稱五霸以管仲為無一可者魯之弟子記之也其上章云哀公問社下章云子語魯大師樂非魯論而何

按此論實得經間較洪氏等之沾沾一字見識超矣但憲問篇亦非齊獨有之張侯鄭氏以齊校魯時不問有採齊數章事袁君我老友記之俟他日共析

浦江朱興修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古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古二十一篇出孔壁中兩子張孔安國尚書序曰魯共王于孔子舊宅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悉以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定其可知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

孔穎達尚書正義曰安國言悉以書還孔氏則上傳論語孝經等皆還之故云悉也科斗書者蒼頡本體周所用之形多頭巖尾細似水蟲之科斗經秦不用故人無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二

古論語

能知識

論衡佚文篇曰恭王闔壁中弦歌之聲懼復封塗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古經論語

又正說篇曰武帝發取孔壁古文得二十一篇共齊魯

河間九篇本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

常博士稱書難曉後更隸寫傳誦

申鑒時事篇曰仲尼作經本一而已古今文不同而皆

自謂真本經仲尼邈而靡質將使誰折之者

論語詳解曰古論語與古尚書同出古尚書多贗而論

語先有齊魯可據故得免魚目之憂

按諸說中惟論衡云昭帝女事別無考證

孔叢子獨治篇曰陳餘謂子魚曰秦將滅先王之籍而子書籍之主其危矣乎子魚曰顧有可懼者必或求天下之書焚之書不出則有禍吾將先藏之以待其求求至無患矣

家語後序曰夫子八世孫騰字子襄畏秦法峻急乃壁

藏其家語孝經尚書論語于夫子之舊宅堂壁中

今文尚書序曰秦焚書有孔子九世孫孔惠與濟南伏

生各藏其本于家秦楚之亂伏生遂失所藏

顏師古漢書注曰家語云孔騰藏尚書論語于壁而漢

紀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未知孰是

司馬溫公集古文孝經指解序曰先儒皆以為孔氏避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二

古論語

秦禁而藏書臣竊疑其不然何則秦世科斗之書廢絕

已久又始皇三十四年始下焚書之令距漢興纔七年

耳孔氏子孫豈容悉無知者必待恭王然後乃出蓋始

藏之時去聖未遠其書最真與夫他國之人轉相傳授

歷世疎遠者誠不侔矣

按藏書人不惟兩說不同孔鮒孔騰外又云孔惠史

記世家子襄子名忠而惠不著或惠為忠弟也子襄

已當漢孝惠朝為博士惠更後一世其長也約秦已

亡矣何必有藏書事竊疑諸說俱傳之不真惟司馬

氏言為合情理

集解敘曰古文論語亦無問王知道二篇分堯曰下章

子張問以爲一篇有兩子張都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論同

義疏敘曰古論二十一一篇篇次以鄉黨爲第二篇雍也爲第三篇內創錯不可具說

桓譚新論曰古論文異者四百餘字

隋書經籍志曰古論語與古文尙書並出章句煩省與魯論不異唯分子張爲二篇

義疏曰古論分堯曰後子張問於孔子曰如何斯可以從政矣又別題爲一篇故有兩子張篇一是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爲一篇又一是一是子張問孔子如何斯可從政爲一篇也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二 古論語 三

漢書如淳注曰古論語分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爲篇名曰從政

論語集註考證曰子張問於孔子古論語分此下自爲篇題曰子張問

按古論篇次不與齊魯論同義疏敘有實據其文之異卽新論所計已甚多隋志謂與魯不異豈信說乎漢志及釋文但言兩子張義疏詳析之至六十餘言簡與繁各適其當若隋志云分子張爲二不云何子

張如淳改其篇名謂之從政金仁山子篇名下贅一問字均未免疎失毛西河更爲說曰未有一章可爲一篇者是必別有子張一篇未必是從政章也尤覺

泯棼罔信

集解敘曰古論惟博士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爲之訓說

家語後序曰魯恭王壞夫子宅得壁中書以歸夫子十二世孫子國子國乃考論古今文字撰衆師之義爲古文論語訓二十一一篇尙書傳五十八卷其後孝成帝詔

劉向校定衆書都記錄名古文尙書論語別錄子國孫衍爲博士上書辨之略曰古文尙書論語世人莫有能

言者臣祖安國爲之今文讀而訓傳其義旣畢會值巫蠱事起遂各廢不行于時然其典雅正實與世所傳者

不同日而語也光祿大夫向以爲其時所未施行之故四書考異 總考十二 古論語 四

尙書則不記于別錄論語則不使名家也臣竊惜之臣愚以爲宜皆記錄別見奏上天子許之未卽論定而遇

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隋書經籍志曰齊論之亡古論先無師說又曰梁有古文論語十卷鄭元注古論義注譜一卷徐氏撰皆亡

譚貞默四書見聖編曰何晏稱古論惟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今集解中仍多孔注則知所以言不傳者

無全佚也四書賸言曰當時安昌侯張禹能通古齊魯三家論語

以授成帝則在西漢末猶未亡至晉何晏爲魯論集解

然後齊古二論漸不可考耳

按漢書中藝文一志卽劉向父子七略本也尙書錄古文經四十六卷而無孔氏之傳論語十二家序稱齊論王陽名家魯論龔夏侯扶蕭張皆名家而亦不及孔氏此孔衍所云尙書不記別錄論語不使名家之實驗也書旣不得名家遂不立官師講授是之謂無師說卽是之謂不傳若其家藏訓本見在爲何氏首采詎得云亡佚耶張侯時孔訓未行故史但言其本受魯論兼講齊說謂之三家並通亦復舛談晉書衛恆傳曰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以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世秘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于邯鄲淳恆祖敬侯寫四書考異 總考十二 古論語 五

淳尙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

魏書江式傳曰亡新居攝使大司空甄豐校文字之部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

張懷瓘十體書斷曰古文者黃帝史蒼頡所造也秦用小篆古文絕矣漢文帝時伏勝獻古文尙書又有魏文侯樂人竇公獻古文樂書及武帝時魯恭王得孝經論語尙書等經宣帝時河內女子又得古文二篇晉咸寧五年汲郡人得冊書十餘萬言或寫春秋經傳易經論語夏書周書瑣語梁邱藏穆天子傳及魏史于是古文

備矣甄豐刪定舊文制爲六書一曰古文卽此也宋祁景文筆記曰唐明皇始以隸楷易古文今儒者不識古文自唐開元始

陸游老學菴筆記曰所謂隸古定者隸爲隸書古爲科斗書前一簡作科斗後一簡作隸書釋之也

按右詳古文源委俱可備參考者書序記孔壁所出尙書論語孝經而已劉歆讓博士移更有逸禮漢藝文志作禮記其春秋左氏古文別出北平侯張蒼之家非孔壁書而晉魏二史皆言魯恭所得兼有春秋亦考經者一疑義也書釋文釋序所云傳別具二說一說謂是春秋又汲郡所得古文首言春秋經傳斯四書考異 總考十二 古論語 六

或爲二史所由惑歟

說文解字自序曰其稱論語孝經皆古文也

漢志考證曰春秋正義引哀公問主於宰我云古論語以爲社主釋文云不知命無以爲君子魯論無此章今從古說文引狐貉之厚紕衣長色字如也文質份份不使勝食旣朝服衽紳芻善射小人窮斯濫矣諷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友誦佞以杖荷蓀有何災而過孔氏之門

彘湯舟跋予之足皆古文

論語釋文曰愚古文臣字今本作臣

按唐后妃傳暨郭氏佩觸宣和書譜俱言天后出新意造十餘字臣易爲愚一也今據陸氏于貞觀時撰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各本

論衡正說篇曰武帝得古文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或文讀或是或誤

周應賓九經考異曰河間論語漢藝文志所不載今不可曉意必河間獻王所得而王充曾見之者也今說文所引有逸論語或者其遺文乎

按此不惟漢志不載諸儒皆絕口不言據云古文二十一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當時齊論已多於四書考異 總考十三 論語各本 十

古二篇魯論則有少無多是則河間論語當有七篇也然今不可考矣

漢書藝文志論語十二家有燕傳說三卷

按漢時通謂論語為傳燕傳猶言燕論語故劉氏錄論語類也說猶齊論之有齊說魯論之有夏侯等說也此燕傳疑即王氏所云河間論語河間雖故趙地而偏近于燕或河間獻王得自燕境因一稱燕傳歟河間七篇而此傳說三卷不同者猶齊論二十二篇齊說則二十九篇劉歆時燕傳已亡所存惟其義說故三與七數有異歟是誓亡佚既久世漸不知其目是一是二孰能明教之者

集解敘曰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

漢書張禹傳曰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元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採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寔廢

經典釋文曰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

隋書經籍志曰張氏晚講齊說後遂合而考之刪其繁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為定周氏包氏為之章句馬融又為之訓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三 論語各本 二

臯氏疏曰禹於二論之中擇善者抄集別為一論也

邢氏疏曰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而已雖說有異同皆不著篇簡以為傳注自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家

陳士元論語類考曰禹主魯二十篇除齊二篇稱張侯論今所傳論語是已

按今以二十篇為定無問王知道二篇實肇始于張侯而謂今本即張侯論則非也張侯但兼講齊未嘗及古三論之合蓋又鄭氏所參

集解敘曰漢末大司農鄭元就魯論篇章考齊古以為注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說

皇疏曰鄭康成考校齊魯二論亦注于張論也

邢疏曰就魯論篇章者謂二十篇也蓋張禹擇齊魯之善而為論鄭元考齊古之長而為注

經典釋文曰鄭以齊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

隋書經籍志曰鄭以張侯論參校為注魏吏部尚書何晏又為集解是後諸儒多為之訓梁陳之時惟鄭氏何晏立於國學而鄭氏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氏盛於人間

漢志考證曰林艾軒謂康成溺於章句其竄定論語未必審也許氏說文有所謂逸論語是康成之說未行而論語散逸已有不傳者

四書考異 總考一三 論語各本 三
論孟集註考證曰魯論齊論至張禹始合至鄭康成則以魯論考之齊論古論由是三論始合為今定本

按鄭氏以齊古正魯凡五十事釋文中錄存其半皆云魯讀為某今從古而未有從齊一事蓋齊論可從者已經張侯採定鄭氏惟參考古論之用力多耳此五十事既與張侯不同張侯論之非今論也明矣而鄭氏本仍未得謂即今本請更觀下

晉書鄭冲傳曰冲與何晏孫邕曹羲荀顛共集論語諸家訓注之善者記其姓名因從其義義有不安輒改易之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于今傳焉

經典釋文曰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融鄭元陳羣

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己意為集解盛行於世今據為本

經義考曰鄭氏注與今文不同者衆星共之共作拱先

生饌饌作餽云食餘曰餽舉直錯諸枉錯作措云投也

下同子張問十世可知也無也字必也射乎必也句截

哀公問社社作主云主田主無適也無莫也適作敵莫

音慕云無所食慕也吾黨之小子句截則吾必在汶上

矣無則吾二字子之燕居燕作宴子疾病無病字冕衣

裝者冕作弁異乎三子者之撰作僕讀曰詮詮之言善

也詠而歸作饋云饋酒食也子之迂也迂作于往也直

躬作弓云直人名弓子貢方人方作謫某何為是栖栖

四書考異 總考一三 論語各本 四
者與無為字在陳絕糧作糧音長下糧也而謀動干戈

於邦內作封內歸孔子豚歸作饋惡微以為直者微作

繳齊人歸女樂歸亦作饋朱張作侏張陟畱反厲己讀

為賴云恃賴也

按右皆見陸氏釋文釋文以何晏集解為本而鄭本

與之異者如許又羣經音辨載鄭讀鞠躬為鞠窮裨

謚為卑謚公羊傳疏謂鄭讀友便辟為便譬左傳疏

謂鄭讀東周為成周釋文中猶未收錄故曰鄭本仍

未得謂即今本也然就釋文所主何本考之其文之

不同於今猶復紛紛如無友不如己者無作毋如琢

如磨磨作靡患不知人也無人字孝乎惟孝乎作于

奚其爲爲政下有也字以雍徹徹作撤縲紲之中縲
作繼子使漆雕開雕作彫吾與女女作爾三人行必
有我師三上有我字有作得君取於吳取作娶君子
人也無人字予有亂臣十人無臣字衣做繼袍做作
弊後階趨下無進字朝服而立於阼下無階字加朝
服拖紳拖作拖居不容容作容季康子問弟子無季
字可謂大臣與臣作思亦各言其志也無也字草上
之風上作尙無所措手足措作錯襍負其子襍作縲
無欲速無作毋飯疏食沒齒疏作蔬子言衛靈公言
作曰某何爲是栖栖無爲是二字虎兕出於柙柙作
匣後世必爲子孫憂無後世二字莞爾而笑莞作覓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三

五

穿窬之盜窬作踰是魯孔某之徒與無是魯二字某
作子不施其親施作弛其不可者拒之拒作距出納
之吝納作內子曰不知命子上有孔字又公冶篇巧
言章上無子曰字鄉黨篇時哉無重文由是觀之雖
何氏本亦未得云卽今本也近刊論語注疏名依何
氏凡此異文俱經竄改惟分章不同十餘處略存其
舊蓋自集註本盛行人間俗儒徂於習見冒昧雌黃
學者毋遂謂集解集註經文無小異也

王溥五代會要曰後唐長興三年中書門下奏依石經
文字刻九經印板勅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
本句度抄寫子細看讀然後顧名匠人各部隨快刻印

板廣頒天下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
得更使雜本交錯

玉海曰端拱元年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五經正義詔
國子監鑄板行之三年三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
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十
月命悉摹板頒行

郡齋讀書志曰議者謂太和石本寫授非精而世以長
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
然有舛誤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判定難以
獨改由此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

四書考異

總考一三

六

拱始全刊注疏二本俱但有論語庸學其孟子又始
刊自祥符七年長興板本今不可見據云抄自石經
石經則可見者也釋文本所異於今石經惟仍漆彫
開我三人行朝服拖紳居不容四科而石經別自有
異今處蓋唐太和七年刊石立學去貞觀癸卯陸氏
作釋文時已百九十年矣其間雜本交錯學者無所
折衷故經文復多變易太和至長興又距百年獨得
句度抄寫無煩參考則自石經刊而雜本息也石經
異今處論語中凡二十餘條在長興本或如其所異
端拱本當不然何也長興依石而端拱重定正義必
又讎校於各舊本矣然則今之所異於石經乃爲端

拱時改正而端拱一正之後經文遂自此大定也朱子集註遵其本朝所頒行本惟以王室南遷經皆重刻其間不能無一二字傳度之異要其異焉者寡矣總之雕板行而諸經之本歸於大同其源則由太和之立石經集註出而四書之本稱為大定其基則肇端拱之刊正義論語如是大學中庸亦如是孟子雖無石經而板本成於宋初其因承當亦類是

集註曰劉聘君見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

集註考證曰舊來經書無印本大學博士兼立諸家之本學者所在傳寫自五代唐明宗長興以來國子監始

有板本然與開元本已微有不同開元本明皇所定有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三 論語各本 七

司所寫已與古本不同自來民間寫本猶有存者故劉

忠定尚得見他論

錢會讀書敏求記曰予得高麗鈔本何晏集解文與中

華本時或小異如與朋友交言而不信乎不可得而聞

也已矣俱當從之為是此誓乃遼海道蕭公應宮監軍

朝鮮時所得予以重價購得于公之仍孫筆畫奇古如

六朝初唐人隸書碑版居然遼海舊鈔末題二行云堦

浦道道祐居士重新命工鐫梓正平甲辰五月誌未知

正平是朝鮮何時年號俟續考之

按宋初慮雜本交錯已收民間寫本不用而劉公猶

讀他論朱子且據以正五十字誤即海外別本朱子

亦嘗於孟子註中採取蓋可備參訂士君子雖細不捐也日本國皇侃義疏文亦多異詳見後篇

岳珂九經沿革例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

本為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略之患蓋京師胄監經史多

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紹

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平承監本又相遠

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嘉定時朝廷命胄監刊

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柯山毛居正取六經三傳諸本

參以子史字書研究異同毫釐必較儒官稱嘆莫有異

辭刊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給有司

而誤字未嘗改者什二三其時以後無復以為意矣今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三 論語各本 八

世所傳本互有得失前輩謂與國于氏及建余氏本為

最善逮詳考之亦此善於彼耳皆不足以言善也

按岳氏所舉有二十三本俱統九經言論語庸學備

有孟子則蜀注疏與元祐後刊各本有之度朱子所

從當屬紹興初監本何也岳氏云九經悉以見行監

本為宗李氏朝野雜記云監本書籍者紹興年所刊

也宋自紹興紀年其後為隆興為乾道為淳熙皆未

有重刊經籍事朱子當淳熙朝著集註章句時舉世

所宗行紹興本耳岳氏言其本不無譌謬脫略之患

而朱子得無患者蓋又旁取及各本參較也註中引

他論外復有釋文本石經本福州國初寫本於孟子

更及外國本略可見矣或問今坊刻四書必題監本其卽緣起於紹興監本耶曰非也紹興本論語自論語孟子自孟子大學中庸則猶雜戴記中冑監內並未合刊之四書且三經依舊爲本而大學經傳乃屬朱子更定安得題之曰監本耶理宗詔以朱子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其時方可加監本之題而朱子未以四書總號其書理宗立學之詔亦不謂之四書仍未應題監本四書也元時始有四書稱而前明本朝國子監刊刻諸經皆合朱子章句集註爲四書是則明稱監本當但從明今稱監本當但從今如岳氏所云見行監本爲宗焉耳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三

論語各本

九

蘭谿章開基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舊稱論語爲傳

漢書魯恭王餘傳曰王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於其壁中得古文經傳

論衡正說篇曰漢武帝發取孔壁古文至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尙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初孔子孫安國以教魯人扶卿官至荊州刺史始曰論語尙書正義曰序言書及傳論語孝經正謂論語孝經爲傳也漢武帝謂東方朔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漢東平王劉雲與太師策書云傳曰陳力就列不能

四書考異

總考十四

舊稱論語爲傳

一

者止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爲傳也以論語孝經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

按論語名見禮坊記及今家語弟子解今家語不可信坊記可信也蓋自孔氏門人相論纂畢隨題之爲論語矣漢文帝朝則已置論語博士王充云孔安國以授扶卿始曰論語非也論語孝經等博士當時亦稱傳記博士其所以謂傳邢氏論語疏與書正義說同陸氏尙書釋文別具有二說一云傳謂春秋也一云謂周易十翼均於各載籍略無印證不足爲典據

也兩漢來稱論語為傳者甚多今略薈粹於左以見孔邢二氏說之必無以易自唐以下不盡繁徵

漢書揚雄傳贊曰傳莫大於論語

後漢書光武十王傳曰沛獻王輔善說孝經論語傳

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

樂必壞李將軍傳贊引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

正雖令不從滑稽傳引傳曰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

將死其言也善

漢書宣帝紀引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平帝紀

引傳曰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元帝紀引傳曰百姓

有過在予一人劉歆傳引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

四書考異 總考十四 舊稱論語為傳 二

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鼂錯傳引傳曰往

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宣元六王傳引傳曰父為子隱

直在其中矣又韋元成傳曰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

祭傳喜傳曰傳不云乎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外

戚傳曰傳不云乎日約失之者鮮

又貢禹傳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師古

注謂即論語小人懷土

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顛而不扶危而不持則將焉用

彼相矣鄧皇后紀引傳曰非其時不食又曰傳不云乎

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

又黃瓊傳李固遺瓊書引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唐

章懷太子注謂即論語無可無不可

袁宏後漢紀和帝永元十年詔引傳曰克己復禮天下

歸仁又桓帝紀論引傳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天下有

道庶人不讖

京房易傳引傳曰德不孤必有鄰

揚雄法言孝至篇曰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

班昭東征賦曰小人性之懷土兮自書傳而有焉

論衡率性篇引傳曰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

蔡邕陳太邱碑引傳曰郁郁乎文哉

三國吳志步騭傳引傳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

乎

四書考異 總考十四 舊稱論語為傳 三

晉書禮志引傳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食貨志引

傳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刑法志引傳曰齊之以禮有

恥且格王道傳引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

樂樂必崩

杜預左傳桓公十一年注引傳曰武王有亂臣十八

劉逵三都賦注亦引傳有亂臣十人

唐書魏徵疏引傳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自古皆

有死民無信不立杜祐疏引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以來之劉禹錫疏引傳曰祭神如神在

舊唐書王志愔應正論引傳曰寬則得衆又李晟傳曰

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

韓文公愈文集禘祫議引傳曰祭如在送孟東野序引傳曰天將以夫子為木鐸燕喜亭記引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李文公翱文集答梁載言書引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道四焉又引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與陸修習引傳曰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去佛齋文引傳曰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

文苑英華李華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陸龜蒙送人還太白山序引傳曰仁者壽

按漢以來引述論語文不獨傳之別稱而已間有稱經者前書于定國傳引經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若

四書考異 總考十四 舊稱論語為傳 四

尚書則當作在予一人是蓋以論語為經也有稱記者後書趙咨傳引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禮記檀弓篇雖同此意迥殊此文是以論語為記也有稱論語說者前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此實正文非齊魯諸師所說而加用說字似當時以記錄志行文稱說也或單稱語後書邳彤傳引語曰一言可以興邦橋元傳引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崔駰傳引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桓寬鹽鐵論引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王肅家語序引語曰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高誘呂覽注引語曰君子不重則不威三國志邴原傳注引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

其死凌統傳注引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皆是也或單稱論如魯論齊論古論他論又漢書張禹傳曰欲為論念張文史游急就章曰宦學諷誦孝經論淮南鴻烈解曰書論所以紀綱道德王通中說曰論失于齊魯隸釋衡方碑曰仲尼既歿諸子綴論所云論均謂論語而趙岐孟子章句凡稱及論語如論之一簣論四百八十六章論曰詩三百論曰眾好之必察焉論曰悻悻然小人哉論曰不有博奕者乎悉祇云論也再考論語所記不盡孔子之言有動容有弟子言有古聖賢事而引述之者每概題孔子曰字如漢章帝正經義詔引孔子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

四書考異 總考十四 舊稱論語為傳 五

思仁在其中矣司馬遷宋世家贊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田叔傳贊曰孔子稱居是國必聞其政劉向說苑引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孔子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新序引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班固藝文志引孔子曰所重民食自虎通引孔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應劭風俗通引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又曰孔子稱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王充論衡引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孔子曰紂之不善不若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鄭康成曲禮注引孔子曰當暑袵絺綌必表而出之玉藻注引孔

子曰素衣麤裘孔子曰緇衣羔裘孔子曰黃衣狐裘何休公羊傳注引孔子曰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蔡邕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下逮魏晉更不勝舉斯皆顯然易辨之文何致混誤繁多乃爾或者謂論語之書當時似亦別稱孔子如孟子書之稱孟子者然據尸子廣澤篇云墨子貴兼孔子貴公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子貴虛料子貴別嘗以孔子雜諸子中論衡率性篇言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中最卓者也此雖陽尊孔子而時之等孔子於諸子亦已露言下矣或者之言容不虛妄

四書考異

總考十四

舊論語為傳

六

金華姜志望校字

Table with multiple empty columns, likely a placeholder for text or a grid.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五

仁和翟灝請江學

尊立論語

玉海曰漢孝文帝置論語博士

唐書薛放傳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漢時論語首列於學官

浦起龍史通通釋曰藝文志論語云漢興有齊魯之學是則漢初師承講授固在壞宅發壁之前矣即以史記世家驗之所採略具而傳首伯夷篇亦屢述之可見其不絕於時也唐薛放云漢時論語首立學官更當有據也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尊立論語

一

按後漢將作大匠翟酺言孝文始置一經博士王伯厚考諸漢史文帝時申公韓嬰皆以詩為博士五經之列學官者惟詩而已趙岐孟子題辭云孝文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朱子謂此事在漢書無可考玉海所云蓋惟本自趙氏然趙氏不妄言也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曰孝文時尙書初出屋壁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立於學官為置博士時所稱傳即論語孟子類也則雖未明言論語孟子而已甚足與趙語相發漢書昭帝紀始元五年詔曰朕初通保傳傳孝經論語尙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常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

學高第各一人

又平帝紀曰元始五年徵天下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一封轅傳遺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按漢元朔時限以四科察士一曰學通行修經中博士此以經學舉士之始而總謂之經其兼論語與否尙未審知始元元始二事俱有論語明文則前此亦或兼之可推

漢書夏侯勝傳曰勝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尙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又張禹傳曰甘露中詔太子太傅蕭望之問禹論語大義望之善焉奏其經學精習有師法試為博士初元中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尊立論語

二

博士鄭寬中薦言禹善論語詔令授太子論語成帝即位禹為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為論語章句獻之

後漢書包咸傳曰咸少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永平五年遷大

鴻臚經傳有疑帝輒遣小黃門就舍即問咸子福拜郎中亦以論語入授和帝

文獻通考曰漢章帝元和二年春帝幸闕里大會孔氏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語

按後世經筵講讀之制實自張包等事發端而儼然設筵開講惟章帝命講論語先焉

集解序疏曰張禹以論授成帝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

句列於學官

按西漢惟古論未立故孔安國不得名家齊論有王吉名家魯論龔韋扶夏侯蕭張皆名家則二論時並

列學可知惟張禹以齊論之善採合於魯除其多出二篇齊論乃漸以廢魯論則變稱張侯論而學官中僅此一論矣邗氏此疏蓋獨就張侯論言之非謂論至後漢始得列於學也班志但以名家人見經之立與不立而世率以闕略疑之非是

北史儒林傳序曰漢世鄭元並為衆經注解元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河北諸學徒莫不通講論語孝經

後漢書徐防傳疏請博士及甲乙試策宜從其家章句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尊立論語

三

開五十難以試之五經各取上第六人論語不宜射策雖所失或久差可矯革詔書下公卿皆從防言

劉珍等東觀漢紀防上疏曰試論語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

按防意以論語為人人通講章句詳正不若諸經之各從其家故請勿射策而仍令通度則試諸經者皆

常於論語倍文諷義為第蓋已如唐制之必兼通矣晉書禮志曰魏齊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講論語通使太

子釋奠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元帝太興二年皇太子講論語通太子並親釋奠

又荀崧傳曰元帝時簡省博士置周易王氏尙書鄭氏

古文尙書孔氏毛詩鄭氏周官禮記鄭氏春秋左傳杜氏服氏論語孝經鄭氏博士各一人崧上疏言博士舊置十九人今諸經合止九人九人以外猶宜增四議者多請從崧奏

按後漢百官志太常博士凡十四人易四施孟梁邱京氏尙書三歐陽大小夏侯詩三齊魯韓禮二大小戴春秋二嚴顏論語孝經未及據通典載漢小郡都尉博士督郵板狀曰通易尙書詩禮春秋孝經論語兼綜載籍窮微闢奧都尉博士猶講授論語太常博士詎轉不講授歟此正可與徐防事互為發明蓋其時諸經皆兼論語故不復設專官耳晉置九人雖較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尊立論語 四

漢簡省而論語博士乃與孝經專設又經術中一令典也舊十四人而荀云十九人者朱浮傳請廣選博士疏有伏聞詔書更試五人語與之脗合

宋書百官志曰國子助教十人周易尙書毛詩禮記周官儀禮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各為一經論語孝經為一經合十經助教分掌

按前荀崧傳以經數計之當有博士十人而云止九人蓋亦合論語孝經為一然合置一官未嘗合稱一經也唐韋處厚撥易詩書春秋禮孝經論語粹要題之曰六經法言經共七而云六乃取意於宋書魏書高閭傳曰高祖曰論語稱冉子退朝孔子問曰何

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是政何者是事問對曰臣聞政者上之所施行合於法度經國治民之屬皆謂之政臣下奉教承旨作而行之謂之事高祖曰若君命為政子夏為莒父宰問政此應奉命而已何得稱政尙書游明根曰子夏宰民故得稱政帝善之

北史沈重傳曰授重露門博士於露門館為皇太子講論語 隋書經籍志曰梁陳時以鄭元何晏論語立國學而鄭甚微周齊鄭學獨立至隋何鄭並行鄭學盛於人間唐書百官志曰五經博士各二人掌以其經之學教國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尊立論語 五

子周易尙書毛詩左氏春秋禮記為五經論語孝經爾雅不立學官附中經而已 又歸崇敬傳曰請以禮記左氏春秋為大經周官儀禮毛詩為中經尙書周易為小經各置博士一員公羊穀梁春秋共準一中經通置博士一員博士兼通孝經論語依章疏講解考試法於所習經問大義二十而得十八論語孝經十得八為通

又選舉志曰易尙書公羊傳穀梁傳俱各為小經凡通二經者大經小經各一若中經二通三經者大經中經小經各一通五經者大經皆通餘經各一孝經論語皆兼通之凡治孝經論語共限一歲小經各一歲半中經

各二歲大經各三歲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子出身凡宏文崇文生試經史策外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爲第

按大中小經但以文之多寡通之遲速爲別非謂諸經之有優絀也元郝經撰郝陽賈侯碑云侯晚年惟讀語孟曰是聖賢傳心要典而世謂之小經吾欲使與六經並大可乎以宋初嘗以論孟孝經爲三小經也嗚呼是知尊經而不知經之未嘗不尊矣

杜佑通典載趙匡舉選條例曰諸色身名都不涉學簡試之時其事苟且與不試同請皆令習孝經論語其孝經口問五道論語口問十道須答問精熟知其義理並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六

須通八

唐書儒學傳曰貞觀初帝問孔穎達孔子稱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奏對稱旨除國子司業開元時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褚无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曰朕知之矣乃選郝常亨郭謙光潘元祚等爲太子諸王侍讀

李繁鄴侯家傳曰德宗曰朕幼好論語覺其篇名淺近注釋有疎卽爲卿製一殿名曰講論殿殿成與卿日夕討論共注成之

宋史李至傳曰淳化五年至上言五經書疏已板行惟二傳三禮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未備望令重加雘校

以備刊刻從之

按玉海謂端拱三年命邢昺等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十月命悉摹印頒行與史言不符考宋太宗改元端拱僅三年其明年又改淳化王氏云端拱有三年四年便誤今因祇取宋史

又選舉志曰凡進士學究初各試帖論語十條神宗罷帖經墨義各占治詩書易周禮禮記一經兼以論語孟子試義者須通經有文采乃爲中格

又高閎傳曰閎爲國子司業奏取士宜先經術條具其法以六經語孟義爲第一場詩賦次之子史論又次之時務策又次之太學課試及郡國科舉盡以此爲法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七

金史選舉志曰大定二十九年有司言律科止知讀律不知教化之源必使通治論語孟子以涵養器度遂令自舉後復於論語孟子內試小義一道

玉海曰祥符八年三月癸卯崇文檢討馮元講論語首篇賜緋乾興元年十一月辛巳仁宗初御崇政殿西閣命侍講孫奭馮元講論語侍讀李維晏與馮焉十二月甲辰崇政殿西廡召元奭講論語上親書唐賢詩分賜天聖元年九月戊寅召輔臣觀馮元講論語賜御飛白書二年八月己卯幸國子監命直講馬龜符說論語一篇慶歷七年三月己亥邈英閣講論語序至安昌侯張禹帝曰師臣不忠讀書何爲皇祐元年四月戊子講直哉

史魚帝曰遠伯玉不若史魚之直癸巳講季氏篇帝曰所先莫如信復問改火又問子夏子張所言交道孰勝英宗嘉祐八年十二月己巳始御選英講論語治平元年四月甲申御選英呂公著因講論語進戒元豐八年十二月乙亥哲宗初御選英閣講論語賜宴資善堂賚銀幣自後講讀官以雙日赴資善堂講讀元祐二年九月十五終篇賜宴東宮建炎二年三月甲午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孝悌為仁之本紹興七年閏十月十二日說書尹焞入見講衛靈公末章稱旨遂結筆札解論語以進八年四月上之賜緋魚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八

開經筵先講論語讀祖宗寶訓論語記孔子之言行寶訓述祖宗之聖謀誠為從學之要

蘇軾東坡居士詩集曰選英講論語終篇賜執政講讀

史官燕於東宮又遣中使就賜御書詩各一首臣軾得

紫薇花絕句翌日各以表謝復進詩一篇

程大昌演繁露曰紹興癸亥王著奏其父在建炎元年

為講官講孝弟為仁之本合上意退批午來講義即令

進入故事次日方進今此即日促進非常儀也

宋鑑曰端平元年太常少卿兼侍講徐僑奏論語一書

先聖格言乞以魯經為名升為早講從之

按論語自漢初興即有齊魯之學文帝以來下以列

學設科上以講陳御座歷經各代崇奉不絕是以海內之士莫不自髦亂至於白首敦心諷翫文辭無敢竄越義理日以摩瑩蓋雖四書未合早已如日月之麗天江河之行地於羣經中尤為人人所循習矣漢至今部類所居往往就意各出而其歸諸經者悉同今亦備採之附於左方

論語為六藝九種經典九部之一漢書藝文志曰劉歆有六藝略今序六藝為九種凡易十三家書九家詩六家禮十三家樂六家春秋二十二家論語十二家孝經十一家小學十家 阮孝緒七錄序曰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今改經典故序經典錄為內篇第一易部五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九

十九卷尚書部一百九十卷詩部三百九十八卷禮部一千五百七十卷樂部二十五卷春秋部一千一百五十三卷論語部四百一十六卷孝經部一千七百一十卷小學部三百一十三卷

論語為經錄十二類十一類十類之一舊唐書經籍志

甲部為經其類十二一日易二日書三日詩四日禮五

日樂六日春秋七日孝經八日論語九日圖緯十日經

解十一日訓詁十二日小學 新唐書藝文志除訓詁

為十一類 宋史藝文志又除圖緯為十類

論語為五經之一後漢書靈帝紀熹平四年詔諸儒正

五經文字刻石蔡邕傳注引雒陽記所列為尚書周易

公羊傳論語禮記 又光武十王傳沛獻王輔好經書
善說京氏易孝經論語傳作五經通論

按張參開元五經文字名題五經而兼及論語

論孟俱五經之一楊士奇文淵閣書目曰廬陵李恕五
經笏注六卷五經者易詩書論孟

論語為六經之一唐書韋處厚傳處厚以帝冲怠不學
合易書詩春秋禮孝經論語綴其粹要題為六經法言
二十篇上之

論語為七經之一後漢書張純傳純案七經識明堂圖
議明堂制度注曰七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及論語也
孔穎達春秋正義曰傳咸作七經詩王羲之寫今所存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尊立論語 十
者孝經論語毛詩周易周官左傳六經耳 陳騏宋中

興書目曰劉敞著七經小傳雜釋詩書春秋周禮儀禮
禮記論語七經 玉海曰劉焯七經中義其七經視小

傳有易無儀禮
論語為九經之一王應麟小學紺珠曰九經易詩書周
禮儀禮禮記春秋孝經論語見經典釋文序錄唐谷那

律稱九經庫九經之名始見韋表微著九經師授譜後
唐校九經鑄本於國子監 司馬溫公起請科場劄子

曰以臣所見莫若依先朝成法立易詩書周禮儀禮禮
記春秋孝經論語為九經

按紺珠據陸氏釋文序錄載列九經之目今檢陸氏

序云撰集次第周易為首次古文尚書次毛詩次三
禮次春秋三傳次孝經次論語次老子次莊子次爾
雅論語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春秋傳則分列為三
是其所撰集經子共十四種初未嘗表九經之稱也
王氏或見自他書記憶偶誤

論孟俱九經之一玉海曰唐分禮記等為大經中經小
經所謂九經也國朝方以三傳合一又舍儀禮而以易
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為六經又以孟子升經并論語孝
經為三小經所謂九經也 張萱萬歷重編內閣書目

曰九經要義魏了翁撰今內閣存儀禮七冊禮記三冊
周易二冊尚書一冊春秋二冊論語二冊孟子二冊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尊立論語 十
四書俱九經之一九經考異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
經而名之也

論語與孝經共為十經之一見宋書百官志

四書俱十一經之一文淵閣書目曰何異孫十一經問
對蓋為小學而設所謂十一經者書詩春秋儀禮周禮
禮記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不及於易者非小學所
及也

論孟俱十三經之一趙希弁讀書附志曰周易毛詩尚
書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氏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孟
子孝經爾雅以上蜀石室十三經 顧起元客座贅語

曰今十三經注疏國子監刊本乃易詩書禮記周禮儀

禮記論語孝經大學中庸孟子不及於易者非小學所

禮左氏春秋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孟子爾雅也

論語稱魯經見宋鑑 吳師道禮部集曰王魯齋謂聖

人言行萬世大經曰語日子顧不得與帝王之書並理

宗時講官徐僑嘗請錫名魯經有詔奉行時議遷之止

焉於是為魯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 經義

考論語類有明董氏品魯經

論語學庸俱稱孔經四書見聖編以論語中庸大學為

孔經謂中庸大學皆子思所作也

按譚氏又以孟子七篇為孟經

四書亦稱四經黃虞稷千頃堂書目有張楷四經稷

所謂四經即四書

四書考異

總考十五

尊立論語

主

按羣弟子纂輯聖言體聖人不敢制作至意故但以

八寸策書之題曰論語其實則萬世大經也漢人漫

謂之傳循名昧實蓋由於初出屋壁之一時尋著部

錄則已羣知其與五典並曰語曰經於聖言略無加

損尊之者不在魯經孔經之標榜也老氏誓自關尹

喜後皆稱曰道德經墨者苦獲鄧陵之屬謂墨子為

墨經而釋氏於凡所言說無不自僭為經彼雖竊經

之名其得與孔門之論語同年語耶

東陽包德潛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六

仁和翟頊晴江學

論語篇章

漢書張禹傳曰禹為成帝師以上好論語為論語章句

獻之 後漢書儒林傳曰包咸入授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

皇氏義疏曰章句者注解因為分斷之名也苞周二入

注張侯魯論而為之分斷章句也

邢氏疏曰論語為此書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之小目

論語行說曰大抵記聖人之言者多以其類而卷表之

分特以竹簡之編既盡而止其篇目則聊舉其首二三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一

字以為之別耳

十一經問對曰經書篇名只就起頭摘兩字名之亦無

大義理又曰論語分為二十篇出於漢儒繆誤

王若虛著述辨惑曰詩書以序冠篇蓋一篇總是一意

論孟一章是一意不相附屬故記者但取其中三兩字

為名如學而為政梁惠王公孫丑之類非作者意也

按分篇不獨齊魯論有之孔壁所出亦分為二十一

矣何氏謂其出于漢儒遠云繆誤非也隨摘兩字題

篇古人皆然詩經可例見唐德宗嘗語李泌云覺論

語篇名淺近亦過求也分章乃漢儒張包周等所為

趙岐孟子篇敘曰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

事無所法也

學而第一經典釋文曰凡十六章 朱子集註同 論

語稽求篇曰君子不重十一字自為一章主忠信三句

自為一章此本子罕篇文而復簡于此者今既註重出

乃不註諸此而反註之子罕篇以致威重忠信上下相

承處齟齬不接 四書辨疑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九字蓋別為一章首闕言者主名

按注疏本無凡幾章之題釋文主何注為本所題當

即據集解點計之也此篇古今本章數無異毛氏等

說備參而已下各倣此

為政第二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同 朱子文集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二

范伯崇問視其所以章似述上文省其私說私所安也

是否答曰論語每稱子曰即自為一段不必專以上下

文求之 韓愈李翱論語筆解曰君子不器與下文子

貢問君子是一段義

八節第三漢石經曰凡廿六章廿即二十并字 釋文

二十六章同 集註亦同 太平御覽述論語以人而

不仁連奚取於三家之堂 輔廣論語答問曰禘自既

灌集註引謝氏說蓋併後章通釋以見此二章或夫子

一時之言 四書辨疑曰始於禘自既灌終於指其掌

上下一意如線本是一章不可分之為二也

按漢石經所計章數題於各篇之末其文存者惟此

與陽貨二篇

里仁第四釋文曰凡二十六章 集註同 張栻論語

解君子去仁二句別起君子無終食之間又別起 辨

疑曰南軒說君子去仁本分與前段意不復關蓋見兩

段經文難為一意然無顯斷猶與上連作一章予謂君

子以下二十七字當自為一章 朱子文集答陳明仲

書曰不遠遊與三年無改各是一章文義自不相蒙或

欲牽合強為一說非聖人本意也

公冶長第五釋文曰凡二十九章 集註曰凡二十七

章 宋刻九經本題此篇二十九章檢篇中惟子謂南

容別起為章餘皆與今本無別實二十八章 集解本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三

子謂南容以下亦別為一章 朱子文集都昌縣學諸

生問曰或謂子貢因孔子許子賤以君子遂有賜也何

如之問而孔子以器許之是未許其為君子也答曰二

說初不相妨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朱子云此君子是

大槩說恐子賤未能強似子貢按此二章書不必牽連

如子行三軍則誰與是子路欲自質其學問不必牽連

夫子獨許顏淵來也 論語詳解曰子曰始吾於人也

子曰二字疑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也

按於予改是之語據大戴禮乃為宰我問五帝德發

與晝寢事本無相關陸氏題此篇為二十九章當別

此為一章共南容一章較今本乃多二也

雍也第六義疏曰古論語以雍也為第三篇 釋文曰凡三十章 集註曰凡二十八章 四書纂疏曰雍也凡二十九章胡氏謂二十八章舊以首句自為一章今以二章合之而仍其元數失於改也又案下子華使於齊原思為之宰亦合為一章今考之雖皆聖人用財之事然恐記者以類相從未必一時之言也前篇此類頗多不為一章篇首二章雖相承亦與賜也何如相似若析為二章不害其為相通也如此則當為凡三十章 集解本南軒本仲弓問子桑伯子皆別起 集解本原思為之宰以下別起 朱子文集趙恭甫問原思為之宰疑亦以類相從而別為一章未詳曰此類亦多分得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四

不同如仲弓子桑顏淵子路不曾分子賤子貢回也再求却分了蓋一時失於點對然非大義所繫不能易也 要之不若皆析為二乃佳

按子桑原思舊自各分為二故陸氏題三十章集註初題二十九章趙氏舉正為二十八章據此則今行集註亦與朱子原本有微異處

述而第七釋文曰舊三十九章今三十八章 集註曰凡三十七章 十一經問對曰不憤不啓上有子曰字當是衍文以意推之宜合束脩為一章 集解本子於是日哭二句別為一章 釋文曰子於是口以下舊別為章今宜合前章 南軒本子路曰子行三軍以下別

起 朱子文集趙恭甫問惟我與爾之與訓同誰與吾不與之與訓許故竊以為恐難合作一章若子路自謂行三軍則舍我誰同覺得氣象太粗暴分作兩章而不害其相蒙則字義既明而氣象亦不覺至如此也答曰分章已見前說但與字恐難作兩般說子路問得粗暴是其氣象如此雖作兩章粗暴亦只在也 白堯湛淵靜語曰五十以學易至皆雅言也恐只當作一章分兩節蓋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子所雅言為一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為一節 孟子疏曰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注疏考證曰此引好古敏求以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五

解私淑艾義而連及子不語章於文無涉想當時誤以兩章為一章耳 論語答問曰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此只是一章不應重出子曰字疑其為衍文也 釋文曰亡而為有以舊為別章今宜與前章合 湛淵靜語曰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耳

按舊多二章應屬子於是日及子曰善人以下別分為章不分於子曰善人分於亡而為有蓋陸氏所見舊本之謬因其謬而孟浪合之乃致宋儒疑上子曰字為衍也陸氏云宜合者兩條總題但減其一又陸

氏之失於點對

泰伯第八釋文曰凡二十一章 集註同 集註吳氏曰君子篤於親以下當自為一章乃曾子之言也愚按此一節與上文不相蒙而與首篇慎終追遠之意相類吳說近是 語類曰張子謂先篤於親不遺故舊此其大者既端則恭慎勇直不至難用力此說固好但不若吳氏分作兩邊說為是 熊朋來五經說曰張子通解為一章者以六句皆以則為轉語上四則字其弊下二則字其效也弊亦效之不善者也然析而觀之前四句反說後二句正說各為一類故吳氏疑屬兩章 論語稽求篇曰憲問篇不在其位不謀其政與曾子語本是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六

一章其泰伯篇有不在其位二句此複簡也乃注重出者不注泰伯篇而反注之曾子曰之上以致曾子引經不解何義 南軒本三分天下有其二別起 集註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別以孔子日起之而自為一章 集註考證曰朱子舊以述武王之言而及此但以周為言故統為一章而或問遂收胡氏之說後以事勢言之遂以此段為專言文王

按集註重出五章俱準前除後不在其位章如毛氏所說於理却長三分天下以下宜從朱子晚年定論別起一章為是

子罕第九釋文曰凡三十一章皇三十章 集註曰凡

三十章 集解本牢曰子云以下別為一章疏曰此章

論孔子多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 吳棫論語續解曰弟子記夫子此言之時子牢因言昔之所聞有如此者其意相近故併記之 集解本唐棣之華連上文未可與權為一章解曰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常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之有言權可知惟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程子遺書曰論語中言唐棣之華者因權而言逸詩也 陸象山語錄曰可與適道云云是說階級不同夫子因舉詩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七

中室是遠而之語以掃上面階級蓋雖有階級未有遠而不可進者也 朱子語類曰漢儒有反經之說只緣將下文備其反而誤作一章解故其說相承曼衍且看集義中諸儒之說莫不連下文獨是范純夫不如此說蘇氏亦不如此說自以唐棣之華為下截

按皇本三十章朱子合牢曰一章分唐棣一章故仍三十章釋文云三十一未知其所以異豈陸氏已欲別分唐棣章乎

鄉黨第十義疏曰古論語以鄉黨為第二篇 釋文曰凡一章 邢疏曰此篇雖一章其間事義亦以類相從今各依文解之為二十二節首至與與如也為一節君

召使擯入公門執圭同集註所分為三節君子不以紺
 緇飾至有明衣布為一節齊必變食至必齊如也為一
 節席不正不坐至斯出矣為一節鄉人讎二句問人二
 句康子四句廡焚四句各為一節君賜食至先飯為一
 節疾至拖紳為一節君命召二句入大廟二句朋友死
 三句朋友之饋三句寢不尸二句各為一節子見齊衰
 至風烈必變為一節升車至不親指為一節色斯舉矣
 二句為一節曰山梁至末為一節此蓋因自皇氏義疏
 義疏惟色斯至末不分其餘皆同 集註分十七節論
 語答問曰入大廟全章見八佾故集註不以入分節之
 數 呂大臨論語解曰自孔子於鄉黨至閭閻如也言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八

孔子言語之變自君在至愉愉如也言孔子容貌之變
 自君子不以紺緇飾至有明衣布言孔子衣服之變自
 齊必變食至席不正不坐言孔子飲食居處之變自鄉
 人飲酒至不親指言孔子事上接下處事應物之變
 論語集說分十八節必有明衣布以上五節與疏本同
 鄉人飲酒以下九節與集註本同中間以齊必變食食
 不厭精祭於公食不語起為四節 論語詳解分十四
 章其獨別者二章一以齊必變食至斯出矣為章一以
 升車合上而以車中至末為章

按此本一章背先儒各以意為科段入大廟每事問
 亦夫子敬君之禮類列章中似未可單為截去見齊

衰者一段複文較多不註重出此何獨然
 先進第十一釋文曰凡二十三章 集註曰凡二十五
 章 集解本德行以下別為一章疏曰此章鄭氏以合
 前章皇氏別為一章 尤侗良齋雜說曰陳善辨論語
 章次德行一節當時孔門有此四科之目故弟子記之
 而即接以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孝哉閔子騫二章以
 證顏閔之為德行并以例其餘也後人見無子曰遂連
 上文從我陳蔡為一章陳蔡從者豈止十人患難之時
 何必分列四科乎以例推之如柴也愚章亦當時有此
 品題而即接以回也其庶乎賜不受命為一章若以無
 子曰為疑將連上文非吾徒也可乎 南軒本顏淵死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九

子哭之慟連上天喪予為一段 論語辨惑曰子路之
 為人門人知之熟矣鼓瑟一事雖夫子所不取亦未為
 大過也而遽不敬焉何好惡之輕乎蓋其所以不敬者
 不獨在此也當是兩章 集解本子曰回也其庶乎二
 節連上為章 釋文曰子曰回也云云或別為章今所
 不用 集解本子曰論篤是與節連上為章疏曰此亦
 善人之道也故同為一章當是異時之語故別言子曰
 也論篤是與者謂論篤是善人歟

按集註別分回也論篤為章故較舊章多二然所合
 去德行一章不以乘除豈釋文所據本先已從鄭不
 從皇歟

顏淵第十二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同 釋文曰
子路無宿諾或分此為別章 林之奇講義曰子路一
聞見與之言遂有驕恣之心方且無宿夜然諾不待明
日必條而行之孔子見其如此故復以聽訟猶人抑之
蓋三段只是一段與乘桴浮海衣敝緼袍章同例 四
書辨疑曰無宿諾與前片言折獄無相干涉彼時元分
二章邪昂輩合之為一也 林少穎更連下文聽訟吾猶
人也通為一章其說益牽強不通
子路第十三釋文曰凡三十章 集註同 論語集說
曰不恆其德已下諸家連上章合為一今從東溪劉氏
分為二章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十

按此經中凡先列數語後用子曰字者多聖人敘述
諸經時言不占而已贊易言也才難其然敘書言也
未思何遠刪詩言也祭如不祭定禮言也連類並觀
劉氏之分此一章誠非無見

憲問第十四釋文曰凡四十四章 集註曰凡四十七
章 集解本克伐怨欲兩節連上恥也為一章 又曾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連上不謀其政為一章 稽求
篇曰夫子既言位分之嚴故曾子引夫子贊易之辭以
為證此與牢日子云吾不試故藝正同 韓李華解曰
子貢方人吾謂義連上文云夫子自道我無能者此是
比方君子之言也惟子貢明之故門人記子貢方人四

字下文曰賢乎哉善子貢能知我比方人耳復云不服
者終自晦也 集解本子曰作者七人矣連上其次辟
言為一章 筆解曰包氏以上文連此七人失其旨吾
謂別段非上避世事也下文子曰別起義端避世本無
為作者本有為顯非一義 論語辨惑曰作者七人雖
不見主名其文勢似與上文為一章子曰字疑衍

按集註所多三章係克伐一章曾子一章作者一章
衛靈公第十五釋文曰凡四十九章 集註曰凡四十
一章 集解本義疏本俱以明日遂行至窮斯濫矣別
為一章 辨疑曰衛靈問陳一節孔子在衛子路慍見
一節孔子在陳兩節非一時甚明第二與第三章果在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十一

何時無文可考今乃通指為一時之言未敢信也蓋史
記世家窮斯濫下載有多學一章所以生學者之疑
論語辨惑曰記者以斯民也云云屬聖人無毀譽之下
義甚幽顯疑是兩章而脫其子曰字 釋文曰鄭本有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在知及章後
按此篇雖有後儒刪併之章不應舊多至此以趙岐
言四百八十六章統全經計之釋文九字當是三字
之誤史記孔子世家問陳絕糧二事相距甚遠在陳
已下理宜別為一章而集解本以明日遂行句分割
屬下愈令義不可解後竟通為一章由集解之界辨
未清啓之耳

季氏第十六釋文曰凡十四章 集註同 論語答問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及祿之去公室二章想只是一時之言分章者以前章通論天下之勢後章專論魯事故于其中加孔子曰三字而析之為二章爾 集說合見善如不及齊景公有馬千駟二章為一其說詳見條考 古史柳下惠傳亦合二章為一陽貨第十七漢石經曰凡廿六章 釋文曰凡二十四章 集註曰凡二十六章 集解本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連上為章 論語答問曰此必一時之言但錄之者以其兩意故著二子曰字以分其章 集註曰或曰此與上章當合為一子曰二字蓋衍文耳 集解本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三

子謂伯魚曰已下連上為章 論語詳解曰言詩雖相通而教子與教門人定非一時宜別為一章 韓李筆解解禮云禮云節曰此連上文訓伯魚之辭也 筆解又合內在鄉原二章為一 唐石經無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一章

按集註所題章數與漢相合何氏誤併上知伯魚兩章故云二十四章

微子第十八釋文曰凡十四章 集註曰凡十一章 太平御覽逸民部以子路曰不仕無義節連下逸民章合引為一 姚旅露書曰周公謂魯公節舉先世用人忠厚之意正以見八士節多才散逸不能法祖用賢故

耳二節當是一章

按古人難析章句往往以有言者主名為斷此篇如孔子曰殷有三仁子路曰不仕無義子曰不降其志各有曰字義端舊本多于集註三章或誤于此三處別分章耶觀太平御覽所引可以反隅

子張第十九釋文曰凡二十五章 集註同 義疏曰此篇凡二十四章大分為五段第五子貢語自有五章其叔孫武叔二章連絡不別提頭蓋合為一章

堯曰第二十釋文曰凡三章 集註同 義疏曰堯曰一章中凡有五重自篇首至永終為第一舜亦以命禹為第二曰予小子至朕躬為第三周有大賚至一人為第四謹權量至章末為第五 南軒本曰予小子履別起謹權量又別起 朱子與張敬夫書曰謹權量以下皆武王事當自周有大賚以下至公則說為一章 釋文曰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魯論無此章

按古論語分此一篇為二則堯曰凡一章子張凡二章魯論無不知命章則堯曰凡二章

義疏曰侃昔受師業自學而至堯曰凡二十篇首末相次無別科而以學而最先者言降聖人以下皆須學成也先學後乃可為政化民故以為政次學而政之所裁裁於斯濫故以八佾次為政季氏之惡由於不近仁避惡從善宜居仁里故以里仁次八佾公冶雖在縲絏而

爲聖師證明若不近仁則曲直難辨故公冶次里仁雖無橫罪亦是不遇之流故雍也次公冶非惟二賢不遇而聖亦失常故以述而次雍也泰伯賢人尙能讓國以證孔子大聖豈以批糠累真故以泰伯次述而外遠富貴既爲批糠還反凝寂所以希言故以子罕次泰伯既朝廷感希還應於鄉黨故以鄉黨次子罕教鄉黨則進受業者宜有先後故以先進次鄉黨進業之冠莫過顏淵故顏淵次先進武劣於文故子路次顏淵淵路既允文允武則學優者宜仕故以憲問次子路憲既問仕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既明君惡復據臣凶故以季氏次衛靈公時凶亂非惟國臣陪臣之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一四

語皆與聖言相發

可視揖讓如堯故堯曰最後次子張也

按皇氏以二十篇篇目次第聯貫牽強之弊已若叢生郝氏詳解更欲以其四百八十餘章一一貫之如解學而首章云學是一書之綱次章云夫子言學無所指此附以有子言仁明學莫大于爲仁仁莫切于孝弟三章云上以不好犯上作亂謂爲仁見不仁所

關係大此以巧言令色爲鮮仁見仁之所存主深四章云此因前章巧令類記曾子忠信爲近仁學習之本也此等議論僅足供童蒙巧搭制義之用未必有當於孔氏門人之意況至五章六章仍自不能傳會而以後更多無聊其又何樂爲此秀水陳懿典著論語貫義更專以聯貫篇章爲書自序言孔穎達論語正義各篇首皆論次第之意卽斯言已形闕陋所貫殆可想而知也門弟子集記聖人之言隨得隨論其間以類相從固亦時有必謂其枝枝相續葉葉相生前有帽頭後有結尾則孟浪甚矣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十五

篇貽予用好

按世俗分此經前十篇曰上論後十篇曰下論制義目錄每以大書而雜說中未聞一及或曰此但以簡帙稍多一編不能容中分裝之村師坊賈遂沿以成習未嘗有所見也然論語二十篇中分之每必十篇宜矣孟子七篇或三或四分可不拘執也乃世必以其三篇爲上四篇爲下儻有稱離婁篇爲上孟者雖童子必竊笑之何耶詳玩二經其間誠似有可分之

因論語前十篇文尤質實後十篇稍有意於句法章法與禮記檀弓等篇往往相類又鄉黨篇附記聖人動容似已終前九篇語為一書山梁節發脫獨甚理亦因居筵尾致然孟子前三篇多對時君及與時人辨論文尤長展後四篇自撰法度之言或與門弟子相疑難其文詳簡相參簡者較多又前三篇先有好辨一章為總後四篇更以堯舜章總之此豈村師坊賈所無心偶合者耶孫宣公為孟子音義二卷以難婁上分寘於上卷末其時無如今見可知宋高宗石經論語各篇俱首尾行次接續惟鄉黨篇畢虛其尾不書而以先進篇別為一碑似有分別上下之意則四書考異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六 論語篇章

浦江干 增校字

此見當起自南宋矣或謂朱子已嘗有上論下論上孟下孟之稱遍閱全書失留心今未及復檢羅氏說本穿鑿無取而其別為二分實與時見同也愚乃因其端以遂言焉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逸文

經典釋文衛靈公篇知及之章後鄭本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集解無此章按漢儒言齊論語有問王知道二篇又河間多七篇今均無一語可考朱氏經義考逸經卷旁搜說文初學記等書得六七條細核之皆不能無傳憶之譌此鄭氏本所多一章確有徵據而朱氏獨未收及因冠篇首表之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七 論語逸文

肆也句

按碑本此句上下俱有闕文未能詳論說文解字引逸論語曰玉粲之璫兮其璫猛也顧野王玉篇璫字下亦引此為逸論語說文解字又引逸論語曰如玉之瑩文選神女賦李善注亦引此為逸論語

徐堅初學記述逸論語曰玉如瑩也

徐鍇說文繫傳曰逸論語謂今論語中辭古者口授有遺漏之句漢興購得有此言謂之逸論語

按玉如瑩也當即如玉之瑩變文據法言吾子篇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之瑩爰變丹青則此語顯出自

揚雄矣雄著法言本欲以象論語許氏因誤傳其文
顧李徐氏乃相承誤也玉粲二句更與二十篇文不
類恐亦出艱深文陋之手繁傳說僅想當然耳
初學記引逸論語曰璠璣魯之寶玉也孔子曰美哉璠
璣遠而望之煥若也近而視之瑟若也一則理勝一則
孚勝

按此三十六字全見說文璠字下注並未云逸論語
也初學記或因說文从玉部中有引逸論語者二條
此又值孔子語遂并誤憶之歟左傳定公五年季平
子卒陽虎將以璠璣斂仲梁懷弗與呂氏春秋申其
事云孔子徑庭歷級而上日以寶玉收斂譬之猶暴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七論語逸文

二

骸中原也說文所述似共彼為一段話

又引逸論語曰玉十謂之區治玉謂之琢又謂之雕太
平御覽亦引此為逸論語

又引逸論語曰璠玉色鮮白也瑩玉色也瑛玉光也瓊
赤玉也璵璠瑜美玉也璠三采玉也玲瑯瑣璠玉聲
也璠玉佩也璠充耳也璠玉飾以水藻也太平御覽亦
引又虞世南北堂書抄引璠三采玉也一句祝穆事文
類聚引璠玉色鮮白也以下五句皆云逸論語

按上條乃爾雅釋器文下條仍說文玉部各字注也
此等句法顯非論語所應有偶乘一誤遂公然全假
欺世欺不以其方矣經義考援此數條謂其辭于詮

玉之屬特詳遂以齊論問王為問玉篇為而此類則
皆問玉之文何自受人罔而復為助其罔也
儀禮士相見禮凡燕見于君必辨君之南面注曰此謂
特見圖事疏引論語鄉黨云孔子與君圖事于庭圖事
于堂

按此實指為鄉黨篇今篇中無若可斷為逸而愚謂
其非正文也禮前文庶人見君節疏引論語趨進翼
如也云彼謂孔子圖事于堂圖訖降堂至君前橫過
向門特加敬肅與庶人同也由是釋之似此圖事二
句為鄭康成趨進句下注文賈氏以鄭證鄭趨文便
略去注字耳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七論語逸文

三

禮記王制正義引論語曰大夫退死葬以士禮致仕以
大夫禮葬

按衛氏禮記集說載孔疏作論語注曰為是今集解
中未見此數語或亦為鄭氏逸注

又明堂位正義曰案論語千乘之賦居地方三百一十
六里有畸

按此但據論語千乘之文而自演其說或改案論語
作論語曰遂若下文之亦出論語耳

孟子章指引論語力行近仁

按此中庸文音義暨困學紀聞嘗正其誤
孟子疏曰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

按卽孟子本經文作疏者誤爲論語詳具條考

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
館死於我乎殯

桓寬鹽鐵論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以德齊之以禮

按二條所有美文或疑今本之逸今考上條別見禮
檀弓篇下條則誤合兩段辭爲一

應劭風俗通義祀典卷引論語淫祀無福
按曲禮下篇曰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

福與論語非其鬼而祭之意相類應書神怪卷載第
五倫之言曰爲政當信經義經言淫祀無福非其鬼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七 論語逸文 四

而祭之諂也聯爲一辭應或因其辭之先入遂不復
經意審別以致有此誤耶

又正失卷引論語古皆沒
按焦竑筆乘舉此爲語之逸其實卽顏淵篇自古皆

有死句史記引孔子曰殷路車爲善說文引論語曰
孩予之足俱與經文絕不同蓋古人引經自有如此

引法可以類參
三國志吳步騭傳曰論語言學不求祿心無苟得

按傳文云論語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曰君子成
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顧豫章有之矣望之儼然卽之

也溫聽其言也厲諸葛使君體之矣恭而安威而不

猛步丞相履之矣學不求祿心無苟得嚴衛尉張奮

威蹈之矣通觀之知亦以此爲論語文也然準以古
人引經之例謂其鑿枯學也祿在其中及見得思義

二語也可
羅泌路史國名記求之四夷而從鳳嬉何陋之有注引

逸論語曰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按此乃論語緯摘衰聖之文宋均注曰鳳遇亂則潛

居九夷羅莘以緯當逸經謬
開元五經文字曰棧莫干反見論語楮音酉見論語

按二十篇中未嘗見棧楮二字惟晝寢章注朽餒也
字書餒與棧同改火章注冬取柞楮之火張氏當據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七 論語逸文 五

注文言之
說文繫傳儼字下引論語儼若思狗字下引論語仲尼

之畜狗尙字下引論語其言尙尙然如不出諸其口也
按前條禮記曲禮文後二條皆檀弓文

昭明文選魏都賦非言厚行注引論語曰君子薄於言
而厚於行

按似君子訥於言而敏於行之記憶說
又任昉求立太宰碑表注引論語曰爲王先用填黃泉

爲王作尊以御螻蟻
按戰國策安陵君謂楚王曰大王萬歲千秋後願得

以身試黃泉尊螻蟻選注先引其語繼引延叔堅戰

國策論語云云蓋叔堅為延篤字篤作戰國策論而此為其論中語耳世或兼指為逸論語直是可笑太平御覽嘗引論語子曰沐令人愛尹一沐令人白頭等文考之乃詛論衡為論語同可笑也右自說文以下已俱非真逸經特以前人有其說而世惑之不得不一一舉其所以致誤以為之剖析若此類之顯然訛謬雖他藉猶或有之學者當自能辨別今不瑣陳永康樓式禮校字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七

六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原始

趙岐孟子章句題辭曰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孟子之書則而象之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之學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昌黎文集送王秀才序曰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又各以所能授弟子原遠而未益分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八

一

又原道篇曰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

施德操孟子發題曰堯舜之道自孔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得其傳然後孔子之道益尊而曾子子思之道益著

楊時餘杭語錄曰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其為所傳也歟

四書纂疏曰謂中庸深處多見于孟子者如道性善原于天命之謂性也所謂存心收放心乃致中也充類仁義之心乃致和也至於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

也一章其義悉本中庸尤足以見淵源所自

六經與論曰中庸之書雖出自子思其實孔氏之遺書也七篇之書雖作于孟子其實傳于子思合二書而考之其言同其旨同而其間不能無毫釐之別此可以見聖賢傳道之淺深也

按溯孟子大原右諸家為得其真故自其言之發迄于今莫敢異之

史記列傳曰孟軻所如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章句題辭曰此書孟子之所作也孟子遭蒼姬之訖錄進不得佐與唐虞雍熙之治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八 孟子原始

二

沒世而無聞焉于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秦滅經術孟子徒黨盡矣書號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

風俗通義窮通卷曰孟子去齊之魯城倉沮之又絕糧

于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為

聖王不作諸侯恣行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

下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

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

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吾為

此懼閑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熄邪說以承

三聖者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梁惠王復聘請之以

為上卿

按漢人追原孟子書者有此三家皆謂孟子自作而其徒與之趙氏首揭之曰此書孟子所作也又曰自撰法度之言可謂更著明矣董叔重問朱子乃云史記謂孟子之書孟子自作趙岐謂其徒所記不知何據而云漢書河間王傳稱孟子為獻王所得似亦遭秦播棄至漢孝武世始復出者然孝文已立孟子博士而韓氏詩外傳董氏繁露俱多引孟子語則趙氏所云書號諸子得不泯絕定亦不虛應氏獨舉好辨章文以為中外篇之都序與論衡對作篇二語適符此必有所師受至謂作書之後方應梁聘則凡見梁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八 孟子原始

三

王問對諸章皆為成書後所續加耶即開卷論之似已難通其說

賈同山東野錄曰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也

朱子語錄曰孟子疑自著書故首尾文字一體無些子

瑕疵不是自下手安得如此好若是門弟子集則其人

亦甚高不可謂軻死不傳

又文集吳伯豐問孟子集解序說引史記列傳以為孟

子之書孟子自作韓子曰軻之書非自著先生謂二說

不同史記近是而滕文公首章道性善處註則曰門人

不能盡記其詞又于第卅章決汝漢處註曰記者之誤

不知如何答曰前說是後兩處失之熟讀七篇觀其筆

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所就也論語便是記錄綴緝所為非一筆文字矣

又董叔重問曰孟子之書趙岐謂其徒所記今觀七篇文字筆勢如此決是一手所成非魯論比也然其間有如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亦恐是其徒所記孟子必會略加刪定也此非甚緊切以朋友間或有疑此者嘗以此答之恐未是也曰或恐是如此

十一經問對曰孟子是軻自作之書其作書在梁惠王死後不但惠王死後敢在梁襄死後故稱惠稱襄

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引王文憲曰孟子與齊宣問答首章開闔變化精神超越而元氣不動非門人所能傳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八 孟子原始

四

此是傳不得處

郝敬孟子說解曰論語章法簡短故是後人記錄孟子文章長展非他手可代正是孟子手筆蘇明允謂孟子之文不為巉刻嶄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朱元晦謂七篇筆勢如鎔鑄非綴緝可就斯為知言

方履中古今釋疑曰諸侯之謚安知非後人所加子輿氏自作書馬遷即云然固不始于臺卿韓愈林慎思何從而識其為萬章公孫丑所記耶

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七篇為孟子自作止韓昌黎故亂其說莫妙于朱子曰觀七篇筆勢知非綴緝可就余亦有一證論語成于門人之手故記聖人容貌甚

悉七篇成於己手故但記言語或出處耳

又曰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為門人所敘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

按右皆定此經為孟子自作惟董叔重問朱子有或其徒所記而孟子刪定之說閻氏有門人敘定追加諸侯之謚之說為小不同

昌黎文集答張籍書曰軻之書非自著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

姚信士緯曰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敘辭而已

林慎思續孟子曰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軻意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八 孟子原始

五

程伊川入關語錄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害雖孔孟之門亦有是患又楊遵道錄伊川語曰或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不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兩字

郡齋讀書志述晁說之曰此書韓愈以為弟子所會集今考其書則知愈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所見諸侯不應皆前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軻始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後人追為之明矣故予以愈言為然

林之奇孟子講義曰七篇之書趙臺卿謂孟子當蒼姬

之訖錄不得佐與唐虞雍熙之治恥沒世而無聞是故退而垂憲言以貽後人而為此書其說不然夫既與門人答問而言之矣又恥沒世無聞退而編次其言以傳後世此蓋漢魏以降文人之通習孔孟之志必不若是之狹也

唐仲友孟子論曰趙岐謂大賢擬聖作書則象論語取其意旨合同者類而列之此未為知孟子者孟軻之書非軻自著退之此說較諸趙岐則象之言見識殊矣

按右皆謂此經非孟子自作其間晁氏說似尤確鑿薛氏讀書錄承之以斷其書之必成于後來弟子而

史氏三遷志謂孟子卒在周赧王二十六年時所見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八 孟子原始 六

諸君已盡先卒因各稱謚歷詳諸侯之卒俱在赧王二十年前若然則晁氏說非矣然三遷志僅本自孟氏譜而譜非傳自古先凡所載錄往往與傳記不能檢對故世人未肯深信欲持此以攻晁氏反不若門人敘定追加諸侯謚之說為足破之

孟子講義曰論語孟子皆聖賢既沒之後門弟子所錄不惟門弟子所錄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論語稱有子曰曾子曰皆門人所錄也以至冉子閔子皆稱子以是知其門人皆有所紀錄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錄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所錄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書則門

人之手不可必也

周廣業孟子四考曰此書敘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公孫丑萬章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于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門人與為之何也七篇中無斥諸子名者而樂正子則公孫丑治生不害皆稱為子即孟子亦然與滕更呼名之例不同首篇以孟子始以樂正子終皆其可驗之迹林之奇謂有萬子曰者當為萬章門人所錄則同事編集正未可知也

按林氏援論語曾子有子例見舊本狂狷章有稱萬章者謂此書又有萬章門人記錄而周氏更推及於樂正子門人夫因曾子有子遂疑論語為曾有門人所記愚尙未敢深信况更援其例於孟子書乎昌黎云萬章之徒相與記孟子言後儒猶或議之况更及萬子樂正子之門人乎孟子弟子不特萬章樂正暨公都屋廬稱子徐子高子陳子並以子稱之矣即凡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八 孟子原始 七

泛見七篇人如晏子儲子景子時子公行子慎子均未必以子為尊尙匡章則以其字稱章子莊暴則於君前稱莊子下至異端者流如告子楊子墨子許子夷子猶得曰不斥其名而子之乎趙氏章句於樂正子下明注之云子通稱蓋戰國風習與春秋時已不



同凡稱人不論何等輒云某子觀國策等書可明
郡齋讀書志曰馮休觀孟子之書疑軻沒後門人妄有
附益

姚福青溪暇筆曰溫公平生不喜孟子以為偽書出于
東漢因作疑孟論

按孟子之言或太峻故馮休疑其書有附益而其所以
太峻當如程子所云得其言不得其心者耳遽謂
門人為妄此馮休之失言溫公生平甚尊信孟子偶
見王安石借孟子自護以逞其欲為因嘗撮舉數章
為疑孟論若偽書之訾並不見于宋人記載姚福誣
之乃福之謬後第三十五篇別有詳論

四書考異

總考十八

孟子原始

八

金華阮彬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外書

風俗通義窮通卷曰孟子序詩書仲尼之意作書中外
十一篇

章句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又為外書四篇性善辯文
說孝經為正其文不能洪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
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

疏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尚以故非之漢中劉歆九
種孟子有十一卷時合此四篇

困學紀聞曰漢七略所錄若齊論之問王知道孟子之

四書考異

總考十九

孟子外書

一

外書四篇今皆無傳

孫奕履齋示兒編曰昔嘗聞前輩有云親見館閣中有
孟子外書四篇曰性善辯曰文說曰孝經曰為政則時
人以性善辨文為一句說孝經為正為一句甚乖旨趣
古文辨辨正政通用

劉昌詩蘆浦筆記曰孟子題辭又有外書四篇予鄉新
喻謝氏多藏古書有性善辨一帙則知與文說孝經為
正是謂四篇

孟子四考曰新喻謝氏同時如學齋佔畢困學紀聞俱
云四篇今已失傳則其一篇亦未必然也

錢會讀書敏求記曰孫氏云宋時館閣中尚有外書四



篇今觀音義後附篇敘曰此趙氏述孟子所以相次敘之意則知外書乃後儒撰集雖亡來已久不存可也

按趙氏不為外書章句嗣後傳孟子者悉以章句為本外書遂以廢閣致亡南宋去趙氏時千有餘歲不應館閣中能完然如故也孫氏僅得耳聞當日在館

閣諸公未有以目擊詳言之者道聽塗說必不足為案據新喻謝氏所藏一帙劉氏似及見之雖一人私

言未必竟無所因矣隋書經籍志錄有梁棊母遂孟子注九卷他家注俱七卷獨棊母氏多出二卷其時

併引孟子者若梁武帝蕭子良蕭綺姚思廉諸人都無可探其本據豈所謂外書四篇在梁時嘗購得其

四書考異 總考十九 孟子外書 二

二至宋乃僅存劉氏所見之一篇耶但棊母氏書李善注文選猶引用之似流行于唐世而其有無外書

唐人絕無片言論及則又難以質言且外書之篇目自宜以性善為一辯文為一說孝經為一劉氏以所

見之性善辨遂以辨字上屬而謂文說一篇孝經一篇據論衡則但云性善之篇不綴辨字疑新喻謝氏

所藏性善辨又屬後人依放而作非外書本真也孫氏遠譏讀辨文為句者甚乖旨趣更以為正字改

政則均屬耳學之失

九經考異曰性善之篇王充曾引言之而荀卿性惡篇多舉孟子語意皆外篇書也惜今不復見耳

論衡本性篇曰孟子作性善之篇以為人性皆善及其不善物亂之也謂人生於天地皆稟善性長大與物交接放縱悖亂不善日以生矣

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人之學學者其性善也又引孟子曰今人之不善將皆喪失其性故也

董仲舒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曰性有善端動之愛父母善於禽獸則謂之善此孟子之言

許慎淮南鴻烈解假真訓注引孟子曰性無不善而情欲害之

按外書文今略見者僅右數條而已論衡出有篇目最可信荀董許三家所引皆論性善而告子篇中無

四書考異 總考十九 孟子外書 三

之似亦可不疑楊氏注荀子上一條云言人之有學適所以成其天性之善非矯也與告子所論是也仍

以屬于內書然孟子與告子論性處未嘗兼論及學楊氏率意而云未當為定說矣下一條視論衡引文

雖詳略不齊而意畫一益足為上條證明董引十七字內書惟孩提之童二語略似而義旨顯是各成古

人併經縱或不拘成文不至如是越異也許引文尤與論衡意屬一似為同章中反覆申論之辭

郡齋讀書志曰荀子載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弟子問之曰我先攻其邪心揚子載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

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今書皆無之則知其散軼

也多矣岐謂秦焚書得不泯絕亦非也或曰豈見于外書耶若爾則岐又不當謂其不能洪深也

吳萊淵穎集孟子弟子列傳序曰孟子外書四篇今猶略見說苑所謂人知糞其田而不知糞其心者疑卽性善辨中語

顧炎武日知錄曰史記法言鹽鐵論等所引孟子今孟子書皆無其文豈俱所謂外篇者邪

按孟子語往往有見他籍而檢諸七篇未見說者動以外書疑之不止右三家也然不能定其果出何篇卽難必其果屬外書而其間且有僞述舛訛並不爲孟子語者則惡可概指爲外書耶今別以逸文類聚

四書考異 總考十九 孟子外書 四

詳在後篇

熙時子注孟子外書四篇馬廷鸞序曰坊間有四家孟子注曰揚子雲也韓文公也李習之也熙時子也中興志以爲依托信也然三家者依托而熙時子非依托也乃熙時子依托三家也熙時子者誰相傳卽公非先生劉貢父也貢父因李泰伯不喜孟子爲此以示之也孟子外書四篇趙臺卿不取也故不顯於世賴四家注附刊於後而熙時子且注之是以傳也則熙時子之功不淺也四家注依托不足傳而孟子之外書四篇不可不傳也遂序以存之也又胡震亨跋曰吾友叔祥客濟南得孟子外書四篇見寄惜第四篇爲正殘闕不全按劉

昌詩筆記云新喻謝氏藏有性善辨一帙蓋卽是書自宋以來流傳絕少雖斷珪殘璧尤當寶貴之

孟子四考曰今孟子外書真贋誠不可知宋氏經義考削而不錄是也

丁杰孟子外書疏證曰此書雜採他書引孟子文兼及其不云孟子者綴輯敷衍往往氣不貫穿人名事蹟謬繆甚多後人徵引或由傳聞失實豈有身接其人目擊其事與其徒著書而記錄不真者乎姚叔祥好造僞書此爲叔祥僞造無疑錢遵王云宋時館閣有此書而崇文總目無文卽中興藝文志亦不言附刊四注孟子後馬氏序不敢爲信惟蘆浦筆記確有謝氏藏本一說是

四書考異 總考十九 孟子外書 五

又姚氏所據以作僞者也劉貢父博洽不讓其兄此注地學茫然其亦僞托可知
按此書之僞敗迹顯然約略舉之其驗有八內書七篇每篇俱五千餘字篇內多長展之章開闔變化不可端倪今此四篇每不及千字章之略長展者惟襲韓詩外傳淳于髡一條餘悉勉強支綴淹淹無生氣則其根體迥別不但不能宏深而已僞迹之可驗一也孟子頗薄齊桓管仲此以至德稱之孟子再斥陳仲此以千古高士誅之樂正子偶從子教孟子深責此謂徐辟因依蘇秦而贈之以言則均于孟子意旨背戾僞迹之可驗二也趙氏但不爲外書章句非不

見外書也趙云孟子師子思此謂學於子上孟子嘗
 自言之趙注徐辟不云何國人此謂辟之祖自南州
 遷於邲邲今五世矣若古外書有如是文則趙氏何
 不節取偽迹之可驗三也書雖有內外之別所記言
 事不應重出也今因綴索隱及鮑照頌序文而與舜
 生諸馮章犯重因襲韓詩外傳文而與先名實章犯
 重貪攜拾而不暇勿顧偽迹之可驗四也周禮注引
 孟子諸侯有王顏氏家訓引孟子圖影失形藝文類
 聚引孟子滕文公卒皆顯係疎外考工記注引七十
 而助祇一字偶異坊記注引舜年五十二語即萬章
 篇文小變意林錄敬老慈幼三語即梁惠篇文稍節
 四書考異 總考十九 孟子外書 六

而此悉冒昧編列偽迹之可驗五也列女傳所載三
 遷出妻等事本不謂孟子言蓋其事祇應他人記載
 孟子著書立教必無自述之理今亦雜湊篇中且仍
 彼書文稱母曰孟母曰其母穆戾殊甚矣偽迹之可
 驗六也因充虞敦匠事泛濫及諸弟子杜撰其名曰
 季孫郊公都或又稱公孫丑曰丑子並注云丑字子
 景以子為氏亦曰景丑于他籍悉無可徵特有意眩
 亂以欺不學之人宋以前無此習偽迹之可驗七也
 荀況為孟仲子再傳門人後孟子約五六十年齊襄
 王時自趙至齊與孟子不相值後自齊適楚為卿此
 乃云孫卿子自楚至齊見孟子字子石之公孫龍孔

子弟子孟子不及見之其持堅白異同公孫龍字曰
 子乘乃平原君門客不及見孟子此乃云孟子以卯
 有毛問子石田嬰于齊潘王三年封薛嬰卒交代立
 是為孟嘗君其立當在孟子卒後樂閑于燕惠王元
 年始用燕乃周赧王四十四年也時孟子卒已久此
 謂孟子論孟嘗君燕使樂閑迎孟子時代事蹟盡難
 檢點偽迹之可驗八也其偽既有此八驗其作偽人
 甚晚近不當劉貢父注復有三證趙氏章指有云計
 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選注引上一句誤
 題孟子曰字邵武士人作疏刪去章指此遂不知其
 下句而漫易其文則此書必出邵武士人後矣荀子
 四書考異 總考十九 孟子外書 七

稱孟子三見齊王不言事集註取以註格君心之非
 句此遂以尙書格其非心連屬之則此書必出朱子
 後矣鹽鐵論引孔子曰吾於河廣知德之至也明李
 詡誤以孔字為孟類舉為孟子逸文而此遂摺入篇
 中則此書更出李詡後矣然則此書究孰所偽哉吾
 友歸安丁小山杰斷之為姚叔祥當未誣在姚名士
 辨說者謂今存後梁春秋於陵子等書並叔祥所偽
 此書既出自叔祥家誠不嫌於堅斷也今休寧吳君
 騫偶刊問世丁君為之疏證屬草稿未定承借觀乃
 為引伸共說陳右八驗三證以副還其書

漢書藝文志兵書類陰陽十六家有孟子一篇

程大中四書逸箋曰孟子一篇漢志列陰陽家是七篇及古本十一篇外又有此書

按孟子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善為陣善為戰大罪也軍旅之事必孟子所絕口不談而漢志乃有孟子兵書當是偶同氏族非我子居子矣然據北堂書抄引逸孟子戰者危事也則似在唐初猶有此書而相傳以為七篇之逸或者六國末兵家者流托為此篇以嫁名于孟子因孟子有天時地利一章即附會其善于陰陽未可定也趙氏不尚外書或此即四篇中之一趙故斷為後人依託而毅然刪之又未可定也日知錄曰詩正義引趙岐云孟仲子學于孟子者也譜

四書考異

總考十九 孟子外書

八

曰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子共事子思後學于孟軻著書論詩則孟子之外又有孟仲子之書

按今孟氏譜謂孟仲子名畢乃孟子之子受業于公孫丑與詩譜大殊未審其又何本仲書不載於漢藝文志蓋亡佚久矣

東陽何濟川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尊立孟子

孟子章句題辭曰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迄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以明事謂之博文王應麟五經通義說曰歟哉漢之尊經乎儒五十三家莫非賢傳也而孟子首置博士九流百八十九家莫非諸子也而通義得述孟子斯文之統紀以一多士之趨向以純非徒綴訓故誦佔畢而已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 尊立孟子

一

之傳而孟子亦以傳稱如論衡對作篇曰楊墨不亂傳義則孟子之傳不造漢書劉向傳引傳曰聖人不出其間必有名世者後漢書梁冀傳引傳曰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越絕書敘外傳記引傳曰孔子去魯燔俎無肉風俗通義十反卷引傳曰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說文解字引傳曰簞食壺漿詩邶風正義引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中論天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又法象篇曰傳稱大人正己而物自正皆可為證故趙氏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博士統言之曰傳記博士漢書景帝十三王傳曰河間獻王所得先秦舊書周官

尙書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

按此與文帝時立博士之說似不脛合然孟子書之見重漢初觀此益明

韓昌黎集讀荀子篇曰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楊時龜山文集答陳瑩中書曰揚雄之論孟子也知言之要知德之奧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又曰諸子者以其異於孔子也孟子異乎不異雄之言以孟子不異孔子則其尊孟也至矣

按雄言實似知孟子者而觀雄所行正苟知之不允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專立孟子 二

蹈之所以不能與昌黎公同年語爾

宋書禮志曰晉咸康三年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上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孟軻皇皇誨誘無倦是以仁義之聲於今猶存禮讓之風千載未泯陛下以聖明臨朝實宜留心經籍開明學義使誦諷之音盈於京室味道之賢典謨是咏豈不盛哉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尙莊老莫肯用心儒訓

按漢立傳記博士尋因董仲舒專崇六藝之言罷之司馬遷以孟子荀卿同傳並取騶衍淳于髡墨翟等雜焉劉歆作七略遂以上紹聖緒之籍漫列于諸子部中嗣是以來世漸無知尊者東觀漢紀言章帝賜

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不惟並賜且舉次孟子於淮南下論衡對作篇云上自孔墨之黨下至荀孟之徒後漢書郭太傳論云林宗恂恂善導雖墨孟之徒不能絕也昭明文選序云老莊之作管孟之流不以能文爲本曰荀孟曰墨孟曰管孟俱不自覺其言之不倫矣乃當江左之朝猶有袁馮二氏能以孔孟並舉疏請留心闡明非嗃嗃然朝陽之鳳鳴乎生徒果用心焉則孟子之升經立學在其會矣惜乎世受莊老之惑又遲其事於數百年後也

唐書選舉志曰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專立孟子 三

按楊綰請依古察孝廉而罷進士明經疏中附有此請朝議謂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失其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所試孝廉義用何經史不復詳未審當時從綰請否寶應爲肅宗復稱年號未一月子代宗嗣明年七月代宗始改元廣德所云寶應二年蓋卽廣德元年

薛瑄讀書錄曰孟子七篇乃洙泗之正傳經千餘年世儒例以子書目之而無知之者獨唐之韓子謂孟子醇乎醇者也又曰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又曰求觀聖人之道必自孟子始又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是則千載之間知孟子者韓子一人而已

按代宗初有楊綰之請而韓公即誕生於代宗之世道之將興豈不有運會乎維時柳宗元得與韓公遊其報袁君陳書有云先讀六經次論語孟子書皆經言蓋猶粗聞韓公緒論

薛岡天爵堂筆餘曰孟子與荀揚同列漢以來皆然請廢莊老之書以孟子為主自唐皮日休始

文獻通考曰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為學科不報

皮日休文藪請孟子為學科書曰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之不一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又率於子者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

四

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粲若經傳天惜其道不燼於秦自漢氏得之當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賸賸於前其書沒沒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奧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此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外其次有熟莊周列子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雖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

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伏請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同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既遂之如儒道不可聖化無補則可刑於言者

按陸德明撰集經典釋文五典孝經論語爾雅外溢及老莊而獨不及孟子趙匡上舉選條例以通道德經元經孟子荀子呂氏春秋管子墨子韓非子者同為茂才舉唐時之不尊孟子若尤甚矣故自昌黎公外求有卓識士不得不以皮氏推焉

玉海曰國朝以孟子升經并論語孝經為三小經

又曰祥符七年正月國子監上新印孟子及音義賜輔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

五

臣各一部

宋史神宗紀曰元豐六年冬十月封孟軻為鄒國公七年五月以孟軻配食文宣王

按王安石作王深甫墓誌曰以孟子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乎黃庭堅孟子斷篇曰由孔子以來求其是非趨舍與孔子合者惟孟子一人

孟子聖人也是當時不僅以孟子配食聖人且以聖人稱孟子矣而程子則曰孟子未敢道他是聖人而

已學到至處張子則曰孟子於聖人猶是羸者

又選舉志曰神宗用王安石議罷詩賦帖經墨義士各專治易詩書周禮禮記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

經義次論語孟子義次論次策

程伊川文集論禮部看詳狀曰禮部看詳博士十人六人分講六經四人分講論語孟子難以施行禮部之意却是不知太學有四堂自來分講諸經四處各講論語孟子也

按孟子升經之事當在宋初故有自來四堂各講論孟之說史志未詳探此以備其制

玉海曰元祐四年以司馬康言詔進講孟子講官為節解十四卷范祖禹講今樂猶古樂及公劉太王章

宋史司馬康傳曰邇英進講康言孟子于書最醇正陳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帝曰方讀其書尋詔講筵官節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 孟子 木
解以進

按康為溫公子溫公作疑孟論而其子建為此言姚福稱其父子至親不為苟同非至論也溫公疑其所

疑正信其所信觀所庭訓如此可以知溫公矣

晁迥客語曰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能因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為二絕句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

宮槐臥素屏特勅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強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勝

三軍賀凱旋
郡齋讀書志曰宣和中席且知成都云偽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乃刊石實於成都

陳談東宮備覽曰宣和元年皇太子奏昨奉旨令侍讀耿南仲講孟子今已講畢望續降旨令耿南仲講詩從之

宋史胡舜陟傳曰向者晁說之乞皇太子講孝經讀論語問曰讀爾雅而廢孟子夫孔子之後深知聖人之道

者孟子而已願詔東宮遵舊制先讀論語次讀孟子

玉海曰建炎二年九月己亥上謂宰相近將孟子論治道處手寫入於絹屏又曰語孟誦習之熟真有可喜癸卯內出親書坐右素屏旅葵一篇大有大畜二卦與孟子之言七凡十扇遣中使宣示宰執

又曰紹興八年五月命說書尹焞解孟子八月命侍講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 孟子 七
吳表臣講孟子十六年三月辛卯終篇翌日賜講官鞍馬象笏金硯水瓶筆墨等物越三日賜御筵於城隍司

紹熙五年八月詔續潛邸所講孟子嘉泰元年十一月講徹

揚子扈言曰宋高宗問尹焞曰紂亦君也孟子何以謂之一夫焞對曰此非孟子所言武王誓師之辭也獨夫

紂洪惟作威高宗又問曰君視臣如草芥臣便視君如寇讎乎焞對曰此亦非孟子之言誓曰撫我則后虐我

則讎高宗大喜

讀書錄曰宋之大儒有德業開望重於一時者猶擠孟子於法言之後尚何望於他人耶惟河南程夫子倡明

絕學始表章其書發揮其旨而一時及門之士遂相與翕然服膺其說天下始曉然知其為洙泗正傳而不敢妄議至朱子又取程子及羣賢之說會萃折衷以釋其意與論語大學中庸列為四書由是洙泗之正傳益以明備千古入道之門造道之圃無越於此矣

書錄解題目尊孟辨七篇建安余允文隱之撰以司馬溫公有疑孟及李觀泰伯常語鄭厚叔友折衷皆有非孟之言故辨之為五卷後二卷則王充論衡刺孟及東坡論說中與孟子異者亦辨焉

文獻通考曰前史藝文志俱以孟子入儒家類直齋陳氏書錄解題始以語孟同入經類其說曰自韓文公稱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八

孔子傳之孟軻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二書常相表裏故合為一類今從之按部錄轉移若為細故而自七略置孟子于子部東漢訖五季九百年間孟子書竟闕昧于老莊荀管之列又惡可云細耶陳氏既有成說而宋藝文志猶以編入儒家此馬端臨之見高于脫脫歐陽元一等也宋濂集吳淵穎碑曰先生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爽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乃刪去諸子益以高第弟子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

明史禮志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帝曰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配享如故

按太祖本紀洪武七年二月修曲阜孔子廟設孔顏孟三氏學又十八年十月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加詢訪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此皆明祖尊信孟子特典世徒以初年罷享一節議之猶見日之蝕而未仰其更矣

金華王焯校字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尊孟

九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篇章

後漢書趙岐傳曰岐著孟子章句傳於時又儒林傳曰程曾字秀升著書百餘篇又作孟子章句

高誘呂氏春秋序曰誘正孟子章句

章句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今為章句章別其指分為上下凡十四卷

崇文總目曰陸善經以軻書初為七篇因刪去趙岐章指與其注之繁重者復為七篇

胡元瑞經籍會通曰漢藝文志作孟子十一篇蓋七字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篇章

悞分為十一兩字也

按賈同賈荀篇云孟子十四篇乃析七篇上下言之漢志作十一篇乃合外書言之悞分七字說非

題辭曰孟子七篇二百六十一章

疏曰云二百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之也據趙

氏分章則梁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

有三章滕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有一章

萬章篇凡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

八十有四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

陳士元孟子雜記曰今七篇實二百六十章

李昉等太平廣記神部引纂異記張生詣舜廟事曰孟

子著書七千二百章

按趙氏云二百六十一章疏分計只二百六十章音

義則二百五十七章集註則二百五十八章陳氏云

實二百六十章者據疏所分計漫總之耳太平廣記

加多如許頗駭井魚聽聞愚謂其無足駭也乃字之

傳寫誤脫也千當篇字二百下當有六十兩字

梁惠王章句孫奭音義曰上凡七章下凡十六章疏

與集註皆同願安承教章疏曰此段宜與前段合為

一章趙氏別分之輔廣答問曰既著箇梁惠王曰字

則已是分為兩章然其實只是一時說話張栻孟子

說滕文公問三章通連為一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篇章

公孫丑章句音義曰上凡九章下凡十四章疏與集

註皆同

按宋高宗石經孟子每章首俱別起一行惟孟子致

為臣句直接必為之辭之下似通為一章今據諸古

本此篇章句之數未有異同宋石經或屬偶然

滕文公章句音義曰上凡五章下凡十章疏與集註

皆同四書辨疑曰使畢戰以下當自為一章正為首

無滕文公三字以故併而為一若以兩次與兩段之事

證之三字乃脫漏無疑

離婁章句音義曰上凡二十八章下凡三十二章疏

同集註曰離婁下凡三十三章饒雙峯講義曰樂

正子兩章只一件事是兩次說所以分作兩章 陳禹
謨譚經苑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此章重出與論
語重出而逸其半不同論語所重者只是一意此却是
無上事而直出二句 孟子集註考證說禹惡旨酒章
曰通上章言舜因歷舉三王周公通下章言孔子而又
自言私淑皆似一時之言與末卷末章意同 四書湖
南講連四章文爲一 辨疑曰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二
句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字 王栢孟子通旨曰妄
謂因儲子有瞶夫子之語遂發瞶良人一段言求富貴
利達者則作僞以欺人君子言行如一何必竊觀之恐
正是一章章首無孟子曰字非闕文也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篇章 三

按題辭疏離婁篇凡六十一章卷中乃云上下共六
十章一人之言自相違伐今考下卷卷首總述趙氏
章指云第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已頑教而不改乃
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中脫人有不爲
一章至其本章疏文有云此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
不爲非義義乃可由此十七字明即章指之辭而總
述缺之非以初之題章偶誤吝於追改遂於此硬缺
其一以強合三十二數耶然則疏本離婁下卷實有
三十三章與集註本正同也章句及音義題少一章
當即王氏所謂儲子齊人兩章在舊本原合爲一耳
萬章章句音義曰上凡九章下凡七章 疏曰此篇凡

十八章上卷有九章其餘九章趙氏分爲下卷 集註
與疏同 張南軒本成邱蒙曰舜之不臣堯以下別起
爲段

按下卷音義題少二章或當時合問友問交際爲一
不託諸侯不見諸侯爲一未可知也上卷使舜完廩
至奚僞焉雖與上同論舜事而義已各出頗宜分章
趙氏既以合之則問友諸章似亦不嫌於合

告子章句音義曰上凡二十章下凡十六章 疏與集
註皆同

盡心章句音義曰上凡四十七章下凡三十七章 疏
曰此篇凡八十四章上卷有四十五章其餘三十九章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篇章 四

趙氏分爲下卷 集註曰上凡四十六章下凡三十八
章 又曰莫非命也與上章蓋一時之言 孟子自范
章疏曰趙氏云此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
人處利下章言與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
舒然觀下文宜合此章又王子宮室章疏曰此宜與上
章合而爲一不當分而爲二也 宋高宗石經本分此
爲二 辨疑曰其進銳者其退速七字與上文意不相
類當自爲一章首闕孟子曰三字 蘇濂石渠意見補
缺曰狂狷是一章鄉原又是一章因是錯亂脫悞混作
一章所以不通暢也

按疏與音義上下互差一章考上卷卷首疏述趙氏

章指曰一章言盡心竭性二章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其間脫莫非命也章又曰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其間脫無為其所不為章上卷實四十七章疏脫其二顯可觀也下卷述章指曰十七章言孔子周流不遇則去十八章言君子固窮窮不變道乃析去魯尼陳一章為二又曰三十八章言聖人不出名世承間仲尼終於獲麟孟子終於無有乎爾遂接之曰凡此三十九章合前四十五章是盡心篇有八十四章也所列明只三十八章而遠云凡此三十九章疏之疎謬至於如此其所析出一章要亦因上卷脫悞強欲以之益數不足為案據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篇章

五

矣蓋下卷仍當以三十七章為定集註與音義又上下互差一章上卷所少乃以孟子曰王子宮室以下六十九字與上合為一章下卷所多仍依舊疏以孟子曰君子之厄以下十八字別析為章也王子上自有孟子曰字起端義雖相承而以願安承教從子教來等章例之何必獨合此章至以孟子曰為美文然於經猶未大害也孔子章硬析為二本疏家一時遷就私智朱子偶為所欺仍覺上截三十三字視萬章篇無別意義遂以重出註之論語以門弟子各記所聞故宜有重出章孟子自著書安得亦有重出趙氏注萬章下之首章曰孟子反覆嗟伯夷伊尹柳下惠

之德以為足配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入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間意者也三子足配聖人且數四語意矧于所願學時中之聖獨不致其反覆乎夷惠事覆陳於公孫上卷伊尹事覆陳萬章上卷孔子之事乃覆陳於此卷其陳夷惠及合陳四聖俱重加孟子曰以實斷語則此君子之厄陳蔡二句例宜別有孟子曰字何得因之施技析為兩章致令後賢之疑其重出耶疏之害經此其甚焉者矣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篇章

六

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為世子始有從善之思奉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性情故次以告子論性情也性情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字有三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寡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越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篇章

七

按漢人說尙書二十九篇法斗七宿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王仲任嘗詰之也曰夫經之有篇也猶有章句有章句也猶有文字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謂篇有所法是謂章句復有所法也趙氏果復于章句文字求其所法誠不免王氏之譏笑已右敘原在章句卷末自作疏者分裂其文入疏中而零亂不全今依毛展影宋蜀大字本章句錄

湯溪錢宸照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逸文

荀子大略篇曰孟子三見宣王不言專門人曰曷為三遇齊王而不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

按史記載淳于髡見梁惠王云王再見之終無言也客以問髡髡曰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頗與此事相類而淳于髡不能攻邪心言故程子特信為孟子事集註引之錄于格非章下大賢所折衷可定為七篇之逸矣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二 孟子逸文

一

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于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怠若伊尹于太甲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夫道二常謂之經變謂之權能懷其常道而挾其變權乃得為賢夫衛女行中考慮中聖權如之何

按伊尹三語雖見盡心篇而彼是專論伊尹此是論衛女而舉伊尹旁證此非重出彼亦無遺文也朱氏經義考述此為孟子遺句除去伊尹三語又誤無衛女之志則怠怠字為纂似覺難安今謹照原本錄欲謂其七篇所遺當為別一段全遺文

漢書伍被傳引孟子曰紂貴為天子死曾不如匹夫是

紂先自絕久矣非死之日天去之也

按史淮南王傳伍被引文云紂先自絕于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下去之苟悅漢紀亦作自絕于天下

劉向說苑建本篇引孟子曰人皆知以食愈饑莫知以學愈愚故善材之幼者必勤于學問以修其性

又引孟子曰人知糞其田莫知糞其心糞田不過利苗得粟糞心易行而得其所欲何謂糞心博學多聞何謂易行一性止淫也

按李氏戒菴漫筆史氏三遷志馬氏釋史述此八句云俱孟子之逸王氏玉海吳氏孟子弟子傳序焦氏筆乘只述前二句經義考述至得其所欲未知孰是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逸文 二

據太平御覽直題孟子似不由于說苑而亦屬八句又吳氏欲斷此為外書性善文則自一性向上宜俱孟子言矣上條玉海等亦只述二句今觀其與下條

語勢相類或者同屬性善文因并其言材性句錄之法言修身篇引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之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

按漢儒之尊信孟子者莫如雄其所引定無所譌故晁氏讀書志特舉此以證孟子之多有散軼

風俗通義正失卷序引孟軻云堯舜不勝其美桀紂不勝其惡又卷中述劉向論孝文帝復證以此兩言作堯舜不勝其善

按劉知幾史通疑古篇惑經篇皆引堯舜二語題曰孟子承自風俗通也自卷首至此數條理得詞順似可信為七篇外之逸文以下則不能盡信

韓詩外傳第六卷曰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待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

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者匏巴鼓瑟而淵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君人者乎孟子曰夫雷電之起也破竹析木震驚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徧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夫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逸文 三

聲無細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夫子苟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污世夫堯冬至必彫吾其時矣

按此即告子下名實章答難一書中不應兩出而又錯迕其辭孟子以仁義導齊王與當時游說士絕異必不自言說公之君淳于髡方以公儀子思居魯而魯削為諷必不更移其事于孟子此蓋由他人傳載而不得其本真非孟子十一篇內文也外傳又嘗載

孟母裂織買豚教孟子及孟子欲去妻二事皆非孟子書所應有雜說中凡于孟子偶涉必概指為孟子逸文泥矣烏程董斯張作吹影集舍其中淳于髡語

摘出吞舟之魚四句夫莪冬至必彫二句經義考又
摘出雷電之起也七句析稱孟子遺句三條沈易滋
後來之惑今全著其本文俾學者流覽而自辨焉上
又第四卷引孟子其于心爲不若雞犬哉不知類之甚
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

按實放心而不求下學問之道無他上其文之所以
衍出顯是牽合別章

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

按實穀不可勝食下斧斤以時上蓋亦牽合下樹桑
衣帛耳程泰之謂鹽鐵論借語爲證每不盡循其故
不可便執爲據而疑今孟子之殘闕所見良是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選文

四

又執務章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之思
耳又引孟子曰吾于河廣知德之至也

按上條似卽曹交章之約文下條據今本鹽鐵論暨

王逸楚辭章句孟作孔字史繩祖學齋佔畢亦言鹽

鐵論引孔子而戒菴漫筆日知錄俱以孟子舉之豈

其所見本偶有不同字耶

鄭康成周禮大行人注引孟子曰諸侯有王

按此乃春秋莊公二十三年傳曹劌諫觀社語大行

人諸侯之王事注引作孟子後小行人凡諸侯入王

注引司農云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讀

此則知大行人是偶誤無疑

又禮記坊記注引孟子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按似卽萬章首章告子小弁章兩結語之變文

何休公羊傳成公十八年注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里

伯七里子男五里疏曰孟子文司馬法亦云也又定公

十二年疏曰孟子與司馬法云天子園方百里公侯十

里是十取一之文也

按當獨出司馬法耳志錄司馬法六百五十五篇今

存僅五篇故亦無從驗矣賈氏周禮疏引白虎通天

子園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云

與孟子不同者白虎通細別言之也所謂不同以孟

子但有七十四之文無次國小國之別非謂孟子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一

孟子選文

五

云十里七里五里爲不同也公羊疏出賈疏後其斷

此爲孟子文或者緣賈氏稱及孟子遂誤憶之

袁宏後漢紀孝靈帝紀楊賜諫造三苑書曰六國之際

取獸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爲梁惠王極陳其事

按傷槐者死晏子春秋所載齊景公事而取獸有罪

亦非爲梁惠王言也蓋同是趨筆牽誤

高誘呂氏春秋孟春紀注許慎淮南子覽冥訓注俱引

孟子曰王者師臣

按陳氏孟子雜記云二注所引文同或自有據今考

說苑載郭隗言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

友也後漢陳元上疏變其文作師臣者帝賓臣者王

而孟子言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意亦相類故許慎高誘遂相承撮略混之為一說耳

宋書臨川王義慶傳錄鮑照河清頌序引孟子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

蕭綺拾遺記錄引孟子云千年一聖謂之連步

文選李陵答蘇武書注引孟子曰千年一聖五百年一賢賢聖未出其中有命世者

按聖人在位賢士百里而有一則猶無有也王道衰微賢士千里而有一則猶比肩也此鬻子文也萬世

之後而遇一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此莊子文也百世有聖人猶隨踵千里有賢者是比肩此申

四書考異

總考十一 孟子逸文

六

子文也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聖若隨踵而至此戰國策齊王謂淳于髡文也千載一聖猶旦暮也五百年一賢猶比肩也此顏氏家訓引古人文也孟子中則未有語意近此者鮑氏蓋以莊子為孟蕭氏以申子為孟李氏乃以家訓文牽連各世之語其誤引同其所誤引各不同也

顏之推家訓書證篇曰孟子曰鬻影失形當為光景之景晉葛洪字苑景始加三世輒改孟從葛甚為失矣

按此當因風俗通致誤也正失卷引孟子堯舜二語其下接云傳言失旨圖景失形眾口鑠金積毀銷骨久矣其患之也顏氏以傳言失旨五語通上為一科

遂兼認此為孟子語爾書證篇又述風俗通所記高漸離郭秃二事乃顏氏熟習風俗通之驗

梁書處士傳序引孟子曰今人之于爵祿得之若其生失之若其死

按告子魚熊章云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此恐取其語

惡臆裁斷致差失其意旨然不能遽定說更見下條梁釋僧祐宏明集載武帝勅答臣下神滅論曰孟軻有云人之所知不如人之所不知信哉

又文宣王子良與中丞孔稚圭釋惑書曰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智之過生平禍患所遵正當仁義為本

四書考異

總考二二 孟子逸文

七

按右二條僅為釋氏傳錄梁武勅答論頗淪入虛無不當是孟子語他籍中復未值其底裏愚嘗因蔡母遽注孟子多於他家二卷而疑孟子外書梁時有購得其偽本者以此及梁書一條覘之殆不虛所度孔穎達詩幽風七月正義曰孟子稱冬至之後女子相從夜績

按公羊傳宣公初稅畝注云五穀畢入民皆居宅里正趨緝績婦女相從績至夜中故女功一月得四十五日作漢書食貨志亦具有此文並不謂孟子言也

公羊疏云此是何氏時王之制如其說孟子自不應稱及或者謂孟子是孟堅謬

公羊傳僖公二十八年疏曰孟子言大夫者天子命之輔助其政諸侯不得專殺大夫也

按此或以舊注爲經或作疏者自舉孟子申說前人亦指爲孟子之逸就文勢知其不然

司馬貞史記索隱殷紀九主之事引劉向云有寄君人困於下主驕於上離析可待故孟軻謂之寄君也

按管子八觀篇君國而不務耕芸寄生之君也又治國篇令不必行禁不必止命之曰寄生之君孟子則惟諸侯失國而託於諸侯注謂其爲寄公既非正文所言而文義亦別不可以當九主中之寄君孟子者管子之傳誤也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二 孟子逸文

八

又六國表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按路史夏后紀禹生熒道之石鄉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注亦引孟子云禹生石紐蓋相承索隱之文據後漢書逸民傳戴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章懷注引帝王世紀曰夏禹生於石紐長於西羌西夷之人也帝王紀正皇甫謐所撰但有西夷文而並未舉孟子在孟子則但云文生岐周西夷人也而並未言禹小司馬氏恐便因有同文混誤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孟子曰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之情也

按此離婁下篇公行子章趙氏章指文也自作疏者

以章指割棄而世遂鮮見故史鶚董斯張馬驢諸君皆視之爲逸文

後漢書朱祐景丹等傳論光武存矯枉之志注引孟子曰矯枉者過其正又王充王符仲長統傳論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注引孟子曰矯枉過直又張皓王龔傳贊二子過正注引孟子曰矯枉過正又黨錮傳敘矯枉故直必過注曰正枉必過其直見孟子

按矯枉過直語出越絕書孟子惟陳代章注云人當以直矯枉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右四注俱憶爲孟子正文而復乖其意後漢書則未引此爲孟子也經義考逸經卷舉黨錮傳注文直云見後漢書又舉王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二 孟子逸文

九

充等傳論注文云見仲長統昌言毛氏四書賸言亦然昌言三篇雖簡著於仲傳其理亂篇但云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並非引孟子章懷所引復不注於昌言文而注於總論下毛朱二公何適同此誤耶究其所以蓋由明陳士元雜記先有是誤陳彭年等廣韻公字下注曰孟子稱公都子有學業又邱字下注曰孟子齊有曼邱不擇

按元和姓纂云尸子齊有曼邱氏此孟子豈尸子譌耶然公都子於孟子外未必別見而七篇無稱其學業文儼果梁陳間有偽外書則此亦當是蓋廣韻注多仍自隋長孫訥言切韻箋注也

又圭字下注曰孟子六十四黍為一圭十圭為一合

按此孟子乃孟康誤也玉篇引孟康曰六十四黍為

圭可為其誤之確證經典釋文舉老子注解人有孟

子注二卷自記云或云孟康可覘其誤之恆情

昭明文選王仲宣誄注引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

按公孫丑上篇與人為善章趙氏章指曰言大聖之

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眾者無

廢功也今注疏本無蓋亦被作疏者割棄而毛辰校

叢書堂錄本尚有之

又江淹別賦曹植送應氏詩謝靈運登臨海嶠詩三注

皆引孟子曰太山之高參天入雲

四書考異 總考三二 孟子逸文 十

按孟子言太山者三此當為其注文今檢趙注及章

指俱未見惟論衡說日篇有此二語而其轉誤無因

注孟子者趙氏外舊尚有劉熙棊母遠陸善經三家

行世此或出在三家注中未可知

又景福殿賦注引劉熙孟子注曰獻猶軒軒在物上之

稱也酒德頌注引劉熙孟子注曰槽者齊俗之名如酒

槽也

按七篇中槽字未見獻惟稱孟獻子見之而無訓軒

之理劉氏所注孟子隋書經籍志載僅七卷是亦未

有外書此等語不知注於何文之下豈劉氏注七卷

正文有與趙本不同者歟抑或誤以劉氏釋名為孟

子注歟郭有道碑李善又引劉熙孟子注隱度也括

猶量也隱括二字見於趙氏篇敘音義末亦附釋篇

敘三字劉氏宜并為之注

虞世南北堂書抄述逸孟子云戰者危事也

按似漢藝文志兵書類所云陰陽家之孟子未必是

鄒孟子詳見前篇

歐陽詢藝文類聚雪部述孟子曰滕文公卒葬有日矣

天大雨雪甚至牛目羣臣請弛期太子不許惠公諫曰昔

王季葬渦山之尾樂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

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為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亦宜

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為日此

四書考異 總考三二 孟子逸文 十一

文王之義也太子曰善

按戰國魏策呂覽開春論俱詳記此事卒者魏惠王

非滕文公其太子即襄王惠公惠施也於孟子略無

相涉不知歐陽氏何因致誤太平御覽天部禮儀部

兩承之悉題曰孟子今所有熙時子注偽外書更易

太子曰善為孟子曰禮也尤可嗤

初學記引孟子曰兼金好金也說文繫傳引孟子曰關

小關也

按此俱見趙氏注觀句法知其不當為正文而唐人

猶每蹈此弊如文選七命注引孟子離婁古之明目

者也能視百里之外見秋毫之末又琴賦注引孟子

離婁黃帝時人黃帝亡其元珠使離婁索之閱者自知今不繁列

趙蕤長短經是非篇引孟子曰天道因則大化則細因也者因人之情也

按管子云變化則爲生爲生則細矣故道貴因趙氏襲其義變其文托名孟子未當遽信

孟子好辨章疏曰注云禹稷胼胝周公仰思仲尼皇皇者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仲尼皇皇是也

按凡疏單稱經者例屬本經此更與周公仰思之文並舉似禹稷手足胼胝六字出於孟子而今本無之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二 孟子逸文

三

乃其逸也然孟子疏疎繆特多如惡醉強酒下引論語惡濕居下爲比以本經之文誤爲他經則此以他經之文誤爲本經亦或有之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桀紂逆天暴萬物故天棄之民去之湯武順天理萬物故天欲之民歸之紂昏昏以亡武王諤諤以昌

按武王諤諤而昌紂嚙嚙而亡是孔子語載說苑正諫篇其上依採芻說辭若自妨亦恐難深覈

又述孟子曰軻少貧從母在墓間識葬埋事又徙在市則軻知市井之利又徙在習學所遂盡識禮儀

按卽列女傳載三遷事也此等辭孟子書不應自述

前既有辨言矣

姚寬西溪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子云盡信書不如無爲書書安可無也學者慎所取而已不知慎所取則不如勿學而已矣

按宋史藝文志王雱有孟子註十四卷今佚不傳古本之引或曾見是書中然所引當只二句較今本少一則字多一爲字爲小異也戒菴漫筆通舉之云下數語今本絕無豈在十四卷之逸乎依約立說不能委決是非大氏難足爲據

陳師道文集取守論引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爲節文以爲儀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二 孟子逸文

三

按今本惟離婁篇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於此略似而義旨大殊后山去朱子不遠所得見文當不復數句遺脫恐但是疎於彙括致越其規

陳士元孟子雜記述說苑曰或問爲學之道孟子曰靜然後虛使良心不汨於欲領然後會使良知不誘於物則道之章微析妙罕不解矣此學之道也

又述備苑瓊珠孟子曰江海異於行潦者深廣也太山別於邱陵者高大也若深不異於行潦則孺子涉其淵若高不出於邱陵則跛羊步其顛

按上條不見說苑其言論頗有似於宋儒下條所云備苑瓊珠不知何時書跛羊語則本於史記李斯大

抵皆未可信也姑列俟更考

趙宦光說文長箋引孟子虎豹出於也

按說文柙古文作也顯屬論語竄一字稱孟子謬

馬駟釋史述文選注引孟子曰有人道我善者是吾賊也道我惡者是吾師也

按李氏引此文在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注中題云荀

子未嘗云孟子也荀子修身篇曰非我而當者吾師

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文雖與選

注頗異而大意實同釋史又述選注孟子雖往來屯

難不見任用終亦為周威王師考選惟揚雄解嘲云

孟軻雖連蹇猶為萬乘師李但引趙氏滕文公尊敬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三 孟子選文 古

孟子若弟子之問師為證並無言周威王處呂覽不

苟論有甯越學十五歲周威公師之之說其威公乃

西周桓公之子亦未嘗云威王也馬氏承五臣本劉

良注不知其大誤也上條則承誤自三遷志

浦江戴殿謙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別本

戴叔倫意林序曰梁穎川庾仲容略孟荀諸書要會為子書抄三十卷扶風馬總元會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

容齋隨筆曰唐代未知尊孟故馬總意林亦列其書而有差不同者

李詡戒菴漫筆曰古本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政殺人

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

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敬老慈幼推心於民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三 孟子別本

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

子。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

管晏饑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枉

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子產

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時

修橋梁。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白

羽白性輕白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

也此載扶風馬元會意林中凡二十六條不甚異于今

本者不錄今錄六條如右惟白羽等句迥然不同

按馬氏增損梁庾氏書錄為意林旨惟取意所協不

盡拘拘成文也李氏所舉孟子六條文雖不同實猶

未足深駭虐政至保妻子明以兩章文拈合為一在
 已乘輿二條兼章句錄白羽條則全屬章句文伊尹
 條僅一字異惟雖有智慧一條稍不可解考馬氏原
 本若久塗炭則易政下尙有如渴不擇飲也句而李
 氏失之有此一句可知其衍出文屬馬氏所意括矣
 其篇末更一條云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
 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亦與今孟子迥別此正可互
 相參以見馬氏之間用已意攙括也李氏不一檢察
 盡視為孟子原文何怪有迥然之駭耶朱氏經義考
 承李氏攙撮所殊編作孟子遺句尤足貽惑大凡孟
 子一書自趙氏章句行已成定本縱或授受之殊傳
 四書考異 總考三三 孟子別本 二

寫之變不過字句間小有之寧至唐世而大段迥別
 猶若此哉意林中惟一芥類可信為據本異而論衡
 亦云不取一芥於人其他異文多可與漢唐人徵引
 印證如無以保妻子作不足以保妻子與說苑符未
 聞變於夷作不聞用夷變夏與牟子符安居而天下
 熄熄字作息與鹽鐵論符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
 之以手援上各有則字孳孳為善者孳孳作孜孜皆
 與後漢書注符決之東方則東流決之西方則西流
 各無方字流字與世說注符此天爵也此人爵也各
 無此字與魏書符終亦必亡而已矣無必而已至字
 掘井九仞軻字作仞皆與文選注符蓋其攷據所自

固與時本有殊而並未敢以虛誕竄入也洪氏謂其
 差有不同當即指謂此等焉耳
 西溪叢語曰孟子言餽之也孫奭曰本亦作餽此別本
 孟子也古之經書皆有別本其用字多異同
 按孫氏音義所著各本異同字於物丁本作勿歡樂
 本亦作勸樂易耨字亦作蓐沛然字亦作霈超北本
 或作趨邪侈丁本作移罔民丁作司民賄賄字亦作
 謂曰否本亦作不沮君本亦作阻尼之丁本作屈輔
 相丁作輔押磁基本或作茲不惴丁本作遺氣之帥
 本或作師願藏本或作臧氓或作萌或作毗內交本
 亦作納擴而充字亦作曠遺佚或作迭或作失阨窮
 四書考異 總考三三 孟子別本 三

本亦作厄裸程本亦作程止之或作正之隘或作阨
 或作阨寡助之至本或作主沈同本或作沉齊宿字
 亦作齋悻悻字或作悻悻眩又作眠眈于茅本或作
 苗眈眈丁作眈眈捆屨張本作捆放勸曰曰或作日
 倍莖丁從竹下徙蚋或作蠅或作菓範我或作范
 氏救民字或作抹闢孔字或作瞰李或作莢或作殍
 頻顧本亦作嘖兵甲本或作鉀以濯丁本作淪橫民
 或作總民始條理本亦作治條理迭為本或作佚簿
 正本多作薄搏而丁本作搏者秦本亦作嗜蹴爾本
 或作雖不辯丁本作變匹雛丁本作疋惡乎執本亦
 無乎字達財一本作才厄於本或作厄度也字或作

慶節之本亦作帖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陸
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附見他又下者又失
人而恥上有由字仰而思作印思所標正文亦間有
異於今如昆夷作混餼糧作糗齊疏作齋疆曾子作
強蚘作蝻蠶作翻鴉作賊狼作很放勳作勛秦穆作
繆辨禮義作辯智之於賢作知魏魏然作魏魏之類
之所主為本者趙氏章句也今章句如此天之所
與我夫子之設科及一鄉皆稱原人上之萬子皆與
集註顯殊而有事之當為有焉孟季子之當為季子
吾黨之當為五黨亦猶於注文可測檢及舊注本則
其顯異文尚不勝計大者如裏糧作裏囊宿晝出晝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三 孟子別本 四

皆作晝而後衣作然後不為臣作惟臣萬章篇泰誓
亦作大誓平公王公下皆無之字事君者下有皆字
可以無饑作足以無飢愛其親也也作者不仁章公
孫丑下有問字有性焉焉作也細者如由古樂作猶
亶父作甫柳作桴一毫作豪校數歲作技不均作鈞
什伯作百猶惡醉猶不得亟皆作由道在爾作邇求
諸難作之不能奪作弗隕厥問作頌而凡饑皆作飢
疆皆作強潔皆作絮孫氏悉未舉及此類之變又由
孫氏後別本錯入故耶

集註曰外國本仁也者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
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未詳其然

否也

四書纂箋曰外國本舊傳高麗有寫本如此禮記祭義
云仁者仁此者也禮者履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信者
信此者也以此文證之外國本或是

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曰歐陽公日本刀歌徐福行時
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諸國舉世無人
識古文湯東澗跋云日本僧苾芻書朱文公言聞外國書
逸篇皆全其釋孟子盡心一條亦託外國本以備考今
北峯之子行果為子言苾芻來中國見六經之本不同既
歸模其國中本遣高第僧護行以送吳越故舊中流失
舟苾芻以喪其弟子悞謂此書不當入中國以致於此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三 孟子別本 五

胡應麟甲乙剡言曰劉元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籍多
中國無有者且刻本精良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為
書却之

按詹氏云此為高麗寫本語類中嘗自言聞於尤延
之蓋朱子未親見其書也錢會又謂高麗有論語集
解寫本而孟子則至今無更見者日本國多存逸書
歐陽公已言之今日本孟子考文與七經考文合刊
其所取校訂者有方古博士家寫古本高麗日本同
在海中尤氏豈誤憶之耶然考文於諸經頗詳獨孟
子之異古本者僅十四條且皆一字之微一字必校
著如集註所云二十字反忽略之乎則日本國之古

本孟子亦未有此二十字也遐邇莫訪當姑闕疑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曰孟子節文二卷洪武時翰林學
士劉三吾上言孟子一書中間辭氣抑揚太過請節去
八十五條課試不以命題科舉不以取士其餘存者頒
之學官上可其奏命曰節文

周賓所識小編曰洪武二十七年劉三吾等奉上徵天
下耆儒同校孟子中間語太峻者八十五條除之其餘
一百七十餘條頒之中外俾皆誦讀向有板在南雍今
殘缺矣

戒菴漫筆曰國初嘗刪國人寇讎反覆易位等章其本
至今猶在南禮部堂櫃中然卒寢前旨以全書行世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三

孟子列本

六

按宋初先有馮休刪孟何涉刪孟今何書不可知馮
書則但著說十七篇以明其意而未有實刪之本

東陽徐潛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始末

史記列傳曰孟軻騁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
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
爲迂遠而濶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
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
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
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趙氏章句曰孟子仕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四

孟子始末

一

仁義爲首篇

風俗通義曰孟軻受業於子思嘗仕於齊位至卿後不
能用乃去齊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沮之又絕
糧於鄒薛困殆甚退與萬章之徒作書中外十一篇梁
惠王復聘請之爲上卿

劉向列女傳母儀篇曰孟子道既通值梁招賢乃至梁
既而去梁適齊齊王以爲上卿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
而歎孟母見而問之對曰軻聞之君子稱身就位不爲
苟得而受賞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
朱子序說曰案史記梁惠王之三十五年乙酉孟子始
至梁其後二十三年當齊潛王之十年丁未齊伐燕而

孟子在齊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
襄王齊湣王獨孟子以伐燕為宣王時事與史記荀子
等書皆不合而通鑑以伐燕之歲為宣王十九年則是
孟子先游梁而後至齊見宣王矣然考異亦無他據又
未知孰是也

張頴修孟母墓記曰墓旁石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
年生時周定王二十七年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
卒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慎觀王二年去魏適
齊赧王元年去齊在齊凡六年自齊葬魯乃此六年間
事皇極經世又謂孟子於顯王四十三年為齊卿四十
四年去齊其生總不屬孔子卒後三十五年矣孟子曰

四書考異

總考三四 孟子始末

二

由孔子至今百有餘歲蓋自孔子卒至孟子遊梁時百
四十餘年而孟子已老則孟子之生去聖未百年也
季本孟子事蹟圖譜曰通鑑以孟子自魏適齊當在襄
王初年恐與齊宣王即位之年不相直故據杜預引汲
冢書魏國紀年謂其稱惠成王即惠王又據世本惠王
生襄王無史記所云哀王者而以汲冢書所稱今王為
即襄王蓋據史記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而
明其先至魏後至齊也故朱子綱目因之書孟軻至魏
於惠王三十五年招賢之日書去魏適齊於魏惠王後
十六年襄王初立齊宣王十四年之時書去齊於宣王
十九年齊人取燕之下則孟子居魏者閱十八年居齊

者六年今孟子書所記魏事甚少齊事甚多豈宜在魏
日如此之深而在齊日如此淺耶或增或損或合或離
本無定據聊以遷就伐燕之歲而已夫汲冢書以梁惠
王三十六年改元為惠成王古無改元之事安知惠成
王非即襄王之別稱耶世本之說亦何足據而必以為
無哀王耶伐燕之事史記載於湣王十年其悞必矣但
齊宣王之世上損十年本出臆見呂氏大事記於宣王
初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亦益以湣王十年通為二十
九年庶幾近之

又曰大事記載孟子自齊之宋自宋適滕勸滕文公修
井田法書於致為臣於齊而歸之後而於宋剔成及魯

四書考異

總考三四 孟子始末

三

平公之事皆略不書乃獨於適滕言之且孟子當王偃
時又適宋已甚老矣豈復能為滕經理而久居其國耶
呂氏以戰國策宋偃稱王時載滅滕伐薛之事而信其
然不知薛先為齊所并封田嬰見於史記滕後亦為齊
所滅見於杜氏世族譜及陸氏纂例皆非偃事也呂氏
亦未及詳考焉

日知錄曰古書紀年篇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從一年
始至十六年而稱惠成王乃周慎觀王之二年也其明
年為魏襄王之元年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
又二年為赧王元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
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事皆合然則孟子在二國皆不

久書中齊事特多又嘗爲卿於齊當有四五年若適梁乃惠王之末而襄王立即行故梁事不多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者悞以惠王之後元年爲襄王元年故也史記魏世家襄王五年子秦河西之地七年魏盡入上都於秦今按孟子書惠王自言西喪地於秦七百里乃知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卽惠王之後五年後七年也以孟子證之而自明者也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按大事紀周赧王元年孟軻致爲臣而歸通鑑綱目亦因之余云孟子去齊明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若果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孟子方欲言其多豈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四 孟子始末 四

肯少言之也然則不獨不在赧王時亦不在觀慎王時當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未滿八百歲以前耳孟子於顯王三十三年乙酉至梁明年丙戌惠卒襄立而卽去梁是爲齊宣王之八年孟子游齊當卽丙戌起何則由大梁至臨淄千有餘里故曰千里而見王若由鄒以往僅得半耳既仕齊中間遭三年之喪歸鄒葬畢復仕齊終不合而去須在此十二年內

按孟子當生於周安王中年早年抱道自尙不見諸侯逮顯王三十三年始應聘至梁時孟子年約五十五故惠王稱之曰叟後二年惠王薨襄王立遂去此孟子先遊梁而在梁不甚久也赧王元年齊宣王伐燕

取之燕人畔孟子致爲臣而歸在齊之日較梁爲久追擬其至齊時當如張氏云慎觀王二年耳自顯王三十六七年至慎觀之初此十餘年內須爲適宋適滕之日去齊後則惟一適於魯滕之滅在慎觀三年蓋去齊時已無滕國而魯平公恰立於去齊之歲也時孟子已年七十餘所如不過委命於天浩然返鄒法仲尼著書垂教不復出矣如此論孟子生平則於七篇事理無不協蓋梁事當依史記齊事當依通鑑而汲冢紀年等可不必擾之爲煩

章句題辭曰孟子鄒人名軻字則未聞也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爲魯并或曰孟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四 孟子始末 五

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王肅聖證論曰學者不知孟軻字按子思書及孔叢子有孟子居卽是軻也軻少居坎軻故名軻字子居孟子雜記曰漢書藝文志注孟子字子車孔叢聖證論等書一作子輿一作子與一作子居而楊倞荀子注又作子輿蓋車居音同輿與輿字訛也正韻平聲軻邱何切注云車軻也故孟子名軻字子車廣韻去聲軻口介切注云孟子居貧軻軻故名而張鎰等著孟子音義軻音闕如也或云羣書多稱子車當讀平聲爲是史記三遷志曰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及

魏人作徐幹中論序曰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卑記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居者出於孔叢及王肅所著聖證論其或稱子與者出於晉傅元所著傅子孔叢書雖漢隋唐志不載而劉孝標李善之注已引用之世代去傅元已遠又為魯人所著見出似真

按今本孔叢稱孟子車注云一作子居王氏困學紀聞疑子車子居子與皆傳會而王肅少居坎河之說尤甚穿鑿中論序所云當以為實錄已孟氏譜謂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仇氏一云李氏孟子於周定王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四 孟子始末 六

二十七年四月初二日生報王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卒壽八十四娶田氏生一子即孟仲子雖其家世相傳如此而古籍無徵生卒之年且與壽數齟齬蓋如所言則當壽百五十四也代既久遠流傳不能無訛宜姑置之勿論矣

章句題辭曰孟子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

孔叢子雜訓篇曰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甚崇退子上問焉子思曰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

朱子文集董銖問孟子集註序說云史記言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註云趙氏及孔叢子皆言孟子親受業於子思銖謂趙岐所注必有所考孔叢子恐是偽書似不必引如何曰孔叢子雖是偽書然與趙岐亦未知其孰先後也姑存亦無害

輔廣孟子答問曰子思之門人無有顯名於世而孟子真得子思之傳則疑親受業於子思者為是

孟子說解曰史稱孟子受業於子思之門人而不言門人姓名王劭解史記以人字為衍趙岐等遂謂親受業於子思非也孟子言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子未得為孔子徒私淑諸人又言魯穆公之時子思為臣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四 孟子始末 七

今按伯魚先孔子卒則子思猶乃親事夫子後此百餘年安得尚在夫子卒於魯哀公十六年又十一年哀公卒悼公立三十七年元公立二十一年穆公乃立上距夫子卒時七十七年矣子思為穆公臣時計其年已老而孟子譜謂孟子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則是魯文公之六年也上距穆公元年凡百二十一年去子思時遠矣故謂親受業者誤

王復禮四書補註曰史記孔子世家子思年六十二據春秋傳孔子卒周敬王四十一年而伯魚先卒三年向使子思生於伯魚卒年其卒亦止當在威烈王四五年間乃說者謂孟子實生於烈王四年則其距子思之卒

己五十年之遠

四書廣言曰梁惠卽位之年距魯穆卽位止三十零年
卽梁惠卒年距魯穆卒亦不過四十零年然而孟子已
老本文有王曰叟是也則受業子思或非可盡非者歟
按謂孟子親受業者趙岐孔叢外更有風俗通漢藝
文志二書而其事却難信王氏本世家謂子思年六
十二玩世家此文似屬下困於宋非謂其壽終於此
若壽終於此則不及爲魯穆公臣矣毛氏云梁惠之
卒距魯穆卒年不過四十零考子思臣魯在穆公初
年孟子至梁則在惠王末年相距者實七十餘年故
一欲破之一欲護之而均覺未能不若郝氏說解之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四 孟子始末

八

辨爲得其當也。再按孔子出處大略有二戴記史
記世家等書可窺見孟子闕有間矣讀其書不知其
人可乎七篇之中惟初見梁惠王及齊伐燕二事有
年可稽餘僅由是類推而伐燕之年史與孟子不合
溫公朱子蘇氏呂氏紛紛調停先梁先齊且無定論
其他抑何暇計耶虞世南北堂書抄嘗引孟軻傳曰
軻字子輿勤學不息師事孔子遂成天下名儒史記
傳中無此文則唐以前已有爲孟子別傳者今不可
見矣元吳氏萊本史記刪去荀卿鄒衍以下諸子爲
孟子列傳吳氏迂又撰孟子年譜二書今亦不傳明
史氏鶻撰有孟子年表而多取氏譜之說於七篇文

不無所違嗣是季氏本有孟子事蹟圖譜譚氏貞默

有孟子編年閻氏若璩有孟子生卒年月考三書皆
主孟子本經爲說季氏謂孟子隱居於鄒四十餘年
始至齊見宣王不久卽去至宋由宋至薛由薛至魏
踰年惠王卒襄王嗣去而歸鄒滕文公聘行井田在
其國者十餘年復至齊宣王以爲卿伐燕後二年去
齊至魯不過復至宋而孟子甚老矣譚氏謂孟子鄒
人鄒乃魯之下邑實魯人也年四十見齊宣王後之
梁之宋之薛復至於齊爲客卿去齊見鄒穆公又見
滕文公而歸於魯閻氏謂孟子鄒國人晚始遊梁繼
事齊久之歸鄒又如宋以樂正子至魯以滕文公至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四 孟子始末 九

東陽趙樹奎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合四書

朱子文集答曹元可曰聖賢之書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說又大學或問曰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不會極乎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此四書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五

合四書

一

王夔七經中義曰程子見大學中庸非聖賢不能作而俱隱禮記中始取以配論語孟子而為四書

葉適水心集同安縣學朱先生祠堂記曰司馬遷採論語發明孟子不言利為世家傳孔安國解古文論語揚雄數稱顏淵篤好孟軻小戴集記大學中庸鄭元併注之孟子有趙岐論語又有何晏韓愈李翱文人也愈本曾參翔尊子思矣二千年間萌蘖泛濫若存若亡而大義之難明如此則其博探詳考知本統所由而後能標顏曾孟子為之傳揭大學中庸為之教語學者必曰不如是不足達孔子之道也然後次第不差而道德幾盡信矣非程張暨朱呂數君子之力歟

王禕文忠公集四子論曰四子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也論語先漢時已行諸儒多為之注大學中庸二篇在小戴記中注之者鄭元也孟子初列於諸子及趙岐注之後遂顯矣近世大儒河南程子實始尊信大學中庸而表章之論語孟子亦各有論說而未有專書也至新安朱子始合四書謂之四子論語孟子則為之註大學中庸則為之章句或問自朱子之說行而舊說盡廢於是四子者與六經皆並行而教學之序莫先焉矣周焱四書衍義序曰伊洛諸儒有功於六經不細而言論孟者或不及於庸學言庸學者或不及於論孟未有知四書之為全書者惟朱夫子沉涵義理之精微研覃性命之蘊奧為四書所謂集大成者也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五

合四書

二

按唐人嘗總稱四庫書為四書陸龜蒙詩嘗聞四書目經史子集焉是也又李肇國史補言天寶中以四子列於學官所謂四子乃老文莊列四道家書玉海經解類載開元詳定傳注四書所謂四書乃孝經尚書古文孔鄭氏注及子夏易傳王弼老子注四種皆非今之四書今四書惟朱子始配合之前朱子而於學庸語孟各有專義行世者僅無垢張氏一家文獻通考錄張氏中庸說六卷大學說二卷論語解二十卷孟子解十四卷宋藝文志統謂之四書解朱子以張氏所著說解陽儒陰釋嘗為雜學辨以正之蓋其

書未醇矣然於四書之合實惟造端不可竟沒也
宋史選舉志乾道時朱熹嘗欲罷詩賦而分經史子時
務之年其私議以易詩書爲一科三禮爲一科春秋及
三傳爲一科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中庸孟子
義一道議雖未上而天下誦之

按朱子集註成於淳熙五年章句成淳熙十六年而
乾道時先有諸經皆兼學庸語孟之議是議之建其
卽朱子作集註章句之權輿夫

宋史朱子傳曰所著有大學中庸章句或問論語孟子
集註既沒朝廷以其大學語孟中庸訓說立於學官
又李道傳傳曰嘉定初道傳言今學禁雖除而未嘗明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合四書

三

示天下以除之之意願陛下明詔取朱熹論語孟子集
註中庸大學或問四書頒之大學

又劉焯傳曰焯遷國子司業言於丞相史彌遠請以朱
熹所著論語中庸大學孟子之說以備勸講正君定國
慰天下學士大夫之心又請取熹四書集註刊行之

按李劉兩傳中俱見四書二字之目又傳論言劉焯
表章朱熹四書衛道之功莫大焉在朱子語錄則云
大學中庸語孟四書道理粲然人只是不去看若理
會得此四書何書不可讀何理不可究何事不可處
也合右列各曹元可書大學或問二條觀之四書二
字屢經朱子自道之矣然熟玩之則俱該舉之辭實

未嘗標題簡端以爲章句集註都目也宋理宗詔立

朱子書於學官帝紀本傳俱分析言之曰大學論孟
中庸元定科舉條制亦曰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
問出題用朱氏章句集註其時儻有四書定號史氏
何不憚辭費若此乎宋藝文志錄諸經義其以四書
稱者僅沈貴瑤四書要義張九成四書解陳應隆四
書輯語三家連附類末而總題下復自注云沈貴瑤
以下不著錄是其所本宋代舊錄概未有以四書目
其書者惟脫脫等採於時人口傳有之愈可證朱子
無自標四書事也元代學者凡所自著學庸論孟義
多以四書總題始并宋儒之書追加其目相沿成習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合四書

四

以迄今茲轉覺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兩目
之繁重而生疎矣

張存紳雅俗稽言曰朱子合大學中庸於論語孟子原
謂之四子自成祖命諸儒纂四書大全始有四書之名
按此又矯枉過直之言元代人著四書義說今有存
原刊本者實已標四書爲目李師聖云元太祖嘗語
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曾讀四書否姚樞語其子曰吾
敬信四書如神明皆爲元有四書之名之證

毛奇齡中庸說曰當時輯經者曾抽大學中庸二篇并
論語孟子合稱小經而有宋因之遂改名四書然無有
統作四書傳者惟朱氏撰大中二傳名章句又作論語

孟子二傳別名集註原分兩書自元仁宗朝創八比法用朱氏章句集註取士於是合為一書

按如毛氏說則朱子前早有四書之稱矣考宋初所謂三小經論孟與孝經也何嘗有以大學中庸抽并名為四書事耶其言章句集註之合由元創八比法取士時始似為得之

萬歷重編內閣書目曰宋理宗朝錢時注解論語學庸附以孝經為四書

元史李好文傳曰好文言欲求二帝三王之道必由孔氏其書則孝經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乃摘其要義為書十一卷

內書考異 總考三五 合四書 五

匡林曰孝經篇章甚少義理甚大而夫子亦行在孝經應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並重使人人皆童子習之併以試士則庶幾經學大備矣

吳澄孝經敘錄曰夫子遺言惟大學論語中庸孟子所述醇而不雜此外傳記諸書所載真偽混淆殆難盡信孝經亦其一也

學政全書曰乾隆元年命都御史李徽請將孝經訂入四子書中王大臣議覆四子之書乃朱子所訂宋理宗頒行學宮至元明以及我朝遵行已久孝經如何可與並列況朱子為孝經刊誤疑其非盡聖人之言說得多不親切吳澄亦曰觀朱子所論雖今文亦不無可疑

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朱子意也張恆曰朱子識見高明孝經之出於漢初者尙且致疑則其出於隋世者何足深辨刊誤一書姑據溫公所注之本非以古文優於今文也朱子於小學書所纂孝經之文其擇之也精矣曷嘗盡疑孝經之非哉此張恆跋吳澄之言也蓋惟朱子考據精詳諸儒亦疑信參半特以名為孝經稱述孝道殊於治道有補此制科取士首試四書文三篇而第二場首題用孝經論一篇與性理參錯互出蓋以尊崇聖經總期發明經義文與論何擇焉李徽欲請訂入四書將使天下後世謂四書訂於朱子五書訂於李徽乎其不自量也奉

內書考異 總考三五 合四書 六

殊批道所奏是

謹按錢時李好文諸人皆有以孝經訂入四書之意未體察朱子之所以置之也李徽據其緒餘公然上請誠見其不知量恭讀議覆之辭則凡妄逞隅見立異以務名者可以知所警矣

蘭谿徐璽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四書次第

朱子大學或問曰問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中庸何也曰是書垂教之大典通為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問非一人記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初學日用所不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後論孟蓋以其難易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為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聖門傳授極至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問者故程子之教未逮及之豈不又以為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

又中庸或問曰讀書之序須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道中庸半截都了

又語錄曰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又文集答郭希呂曰看大學首尾貫通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

又答王晉輔曰取凡聖賢之言若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廣則自將無慕於外

又書臨漳所刊四子後曰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故今刻古四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入道之漸也因并竊記於此

按朱子四書之次原以論孟繼大學而實中庸於末或問與文集語錄皆明言之臨漳本中庸處孟子前有乖於朱子本旨朱子復書後以正之今以語學子乃有訝之為新聞者諄諄之誨何竟聽藐藐歟

朱子答楊子直曰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六

四書次第

二

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顛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是孔子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某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為大學歷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祟意欲擯斥孟子耳

按朱子章句集註原為兩書而讀之次第又當統合為一楊子直似謂統合兩書則集註不應實章句後故朱子答之如此今即大學太薄裝不成冊數語知朱子論為學次第固以中庸處論孟後而當時裝冊却仍與大學相連別集有答向伯元書云今納四書五冊仰塵燕几儻非學庸連裝為一則論孟二書必

不能共為三冊矣今之裝四書者皆為五冊其分合亦猶因朱子舊夫

宋史理宗紀寶慶三年正月詔曰朕觀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補治道朕勵志講學緬懷典刑可特贈太師追封信國公又淳祐元年正月詔曰朱熹精思明辨表裏混融使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之書本末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於世其令學官列諸從祀

元史選舉志曰皇慶二年詔定條制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用朱氏章句集註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二問大學論語孟子

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註復以己意結之

按二史所云是當崇尚此書之始頒布詔旨俱體朱

子本意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相先後也道學傳稱程正叔之學亦云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為標指程子之教未

及中庸史言蓋即取大學或問中意

陳亮龍川集楊氏中庸解序曰不由大學論語及孟子中庸以達春秋之用宜於易無用心之地也

真西山集送周天驥序曰書不可以泛讀先大學次論語

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程端禮讀書分年日程曰自八歲入學讀小學書畢次讀大學經傳正文次讀論語正文次讀孟子正文次讀

中庸正文自十五志學之年依朱子法讀四書註讀大學章句或問畢次讀論語集註次讀孟子集註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陳櫟隨錄曰四書亦當讀之有次序文公定法先大學次論語孟末及中庸今皆當按此用功精熟以看四書揭後斯撰吳澄神道碑曰十歲得朱子大學等書讀之恍然知為學之要日誦大學二十過如是者三年次第讀論語孟子中庸專勤亦如之

按自朱子定此次第龍川以下隨已從之元人之讀四書悉謹依無紊不知何時而此次不傳著也明薛瑄讀書錄云五經之後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王文祿明世

學山云大學之道問學之宏規論語之言踐履之實理孟子七篇擴充之全功中庸一書感化之大義其

時猶先及論語後及中庸

經義考曰元趙氏惠四書箋義纂要十二卷崑山徐氏傳是樓有雕本其書雖遵朱子論說而以大學為先次

以論語又次孟子又次中庸

按趙氏書以此相次正是遵依朱子今人狃於成見乃反以為異焉通志堂經解中所刊四書辨疑亦以

中庸處論孟後二書蓋得存原式於百一者

陳士元論語類考曰明設科舉士初試七藝論語居先支允堅時事漫記曰洪武甲子科始定場屋制所出四

書題論語二道中庸一道而無孟子

廖道南殿閣詞林記曰正統元年會試出大學論語中庸題而不及孟子十年會試出中庸大學孟子而不及論語成化元年鄉試出論語二道孟子一道而不及大學中庸其後定大學中庸內量出一道論語孟子各出一道遂為例

按元經問經疑詔舉經目曰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其時設問出題當遵此次為先後矣今鄉會試題不如其次亦不如監本次而以庸繼論以孟繼庸據廖氏記當更定自明成化後也朱子之次以學者難易緩急為先後監本之次以章句集註類比為先後試題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六

四書次第

五

之次則以大學雖述自曾子而冠以孔子之經與論語皆孔子書子思孔子孫孟子子思門人蓋又以聖賢道系為先後意指各成並行不相悖也

禮記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

朱子文集答宋深之曰大學當在中庸之前某向在浙東刻本見為一編

經義考曰司馬光等中庸大學解義以下諸家皆以中庸先大學不系小戴之舊蓋科舉之學未盛故典型尙存也自考試程式一定於皇慶再定於延祐於是經問經疑冠大學於論語孟子之前以中庸居末科目日重知有朱子而不復還小戴記之次矣

按諸家既以中庸先大學而省而稱之更或謂之庸學熊慶育有庸學緒言曾貫有庸學標注饒魯有庸學十一圖皇慶以後考試程式既定尙有黃氏潤玉著庸學通旨二卷

程伊川遺書曰學者先須讀論孟窮論孟自有個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

陳櫟論語訓蒙口義曰讀四書之序固以大學為先然綱三目八布在十有一章初學未有許大心胸包羅貫穿也論語或一二句三數句為一章照應猶易啓發個蒙宜莫先焉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六

四書次第

六

學論語者必自孟子始
方孝孺學辨曰先之大學以正其本次之孟軻之書以振其氣則之論語以觀其中約之中庸以達其原然後六經有所措矣

按數說與朱子不同不可遽論是非姑並存焉

東陽李宗靖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四書名義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司馬光大學廣義曰離經斷句解疑釋結此學之小者也正心修身齊家治國以至盛德著明於天下此學之大者也故曰大學

朱子經筵講義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古之為教者有小子之學有大人之學小子之學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詩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大人之學窮理修身齊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七

四書名義

一

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也此篇所記皆大人之學故以大學名之

四書通曰朱子以為因小學之成功著大學之明法小學大學乃以年之大小言

問辨錄曰晦翁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然則所謂大學者是天子之成均也成均何可以名書且是成均之訓規也又何以為孔氏之書則知其非然也又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方十五時學業安能遽成乃由鄉升之司徒又由司徒升之學乎且學通上下安得以人之長幼分為大小比年入學以至七年小成九年大成蓋以次而進豈謂孰為小學孰為大學

乎王浚川云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歷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大學即詩書禮樂修齊治平之道蓋德行道藝之純者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至十五其學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年之大小岐而二之非古人之義矣茲言良是

榕村語錄曰大學者大人之學或以問朱子朱子曰成人之學也今人多講得如孟子所謂養其大者為大人之大人非也其實大學者太學也今人於周官小司馬小司寇等皆知讀小為少却不知大司馬大司寇等亦當讀大為太也如大宰之為太宰小宰之為少宰其顯然者則大學之為太學小學之為小學明矣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七

四書名義

二

禮記正義引鄭目錄曰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

郭忠恕中庸說曰極天下之至正謂之中通天下之至變謂之庸

程子遺書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朱子語類曰問中庸二字舊依程子不偏不易之語今說得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似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說中乃是精密切至之語而以平常說庸恰似不相粘著曰此其所以粘著蓋緣處得極精極密只是如此平常若有些子咤異便不是極精極密便不

是中庸凡事無不相反以相成又曰中庸只是一事就那頭看是中就這頭看是庸譬如山與嶺只是一物方看山時卽是謂之山行著嶺路則謂之嶺非二物也中庸只是一箇道理以其不偏倚故謂之中以其不差異故謂之庸未有中而不庸者亦未有庸而不中者惟中故平常堯舜禹都是當其時合如此做所謂中也中卽平常也不如此便非中便不是平常以至湯武之事亦然又如當盛夏極暑時須用冷水就涼處衣葛揮扇此便是中便是平常當隆冬盛寒時須用飲湯就密室重裘擁火此便是中便是平常若極暑時重裘擁火盛寒時衣葛揮扇便是差異便是失其中矣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七

三

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理有自然之則非過非不及聖人所以名之曰中理無所變更歷萬世如一日聖人所以名之曰庸易言太極書言皇極中之謂也易言貞者事之餘又言常久而不已庸之謂也倪思中庸集義曰堯舜授受皆曰允執其中而未有言庸者孔子始以中對庸言之其在易之文言曰龍德而中正者也繼之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然猶分言之也至論語始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于是中之與庸始合爲一子思之名中庸蓋本諸孔子也四書湖南講曰庸訓用又訓常絕無訓平者庸卽中節之和惟爲天下之達道故是常常用之耳中庸之理極

卑邇又極高遠極高遠又極卑邇圓通不可執泥若單說平常則落邊見劉熙釋名曰論語紀孔子與諸弟子所語之言也論倫也有倫理也

周禮大司徒疏引說文曰直言曰論答難曰語論語義疏序曰名書之法必據體以立稱此書之體適會多途夫子平生應機立教事無常準義旣不定一方名故難求諸類因題論語兩字以爲此書之名也但先儒後學解釋不同凡通此論字大判有三一捨字制音呼之爲倫一捨音依字而號曰論一云倫論二稱義無異也第一捨字從音爲倫說者乃衆的可見者不出四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七

四

家一云倫者次也言此書專義相生首末相次也二云倫者理也言此書之中蘊含萬理也三云倫者綸也言此書經綸今古也四云倫者輪也言此書義旨周備圓轉無窮如車之輪也第二捨音依字爲論者言此書出自門徒必先詳論人人僉允然後乃記記必已論故曰論也第三云倫論無異者蓋是楚夏音殊南北語異耳南人呼倫事爲論事北土呼論事爲倫事義趣猶一也三途之說皆有道理但南北語異師說不取今亦捨之而從音依字二途并錄以會成一義何者今字作論者明此書之出不專一人妙通深遠非論不暢而音作倫者明此書義含萬理經綸今古自首至末環轉不窮依

字則證事立文取音則據理為義義文兩立理事雙該
圓通之教如或應示也語者論難答述之謂也毛詩傳
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鄭注周禮曰發端曰言答述曰
語今此書既是論難答述之事宜以語為其名故名為
論語也然此語是孔子在時所說而論是孔子歿後方
論論在語後應曰語論而今乃云論語者其義有二一
則恐後有穿鑿之嫌故以語在下急標論在上示非率
爾故也二則欲見此語非徒然之說皆先論已以備有
圓周之理理在於事先故以論居語先也

陳祥道論語全解曰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
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勿
論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七 四書名義 五

議蓋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
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無問問無應不
發一言下與萬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
則孔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
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

十一經問對曰論語者孔門師弟子討論文藝之言語
也有弟子記夫子之言者有夫子答弟子問者有弟子
自相答問者又有時人相言者有臣對君問者有師弟
子對大夫之問者皆所以討論文義故謂之論語
論語詳解曰此二十篇之文以人宜稱孔子以所言宜
稱道德而稱論語者為其不離言語云耳夫以聖人之

言純粹以精不離言語而況於百家之書如所謂道德
南華清淨圓覺之類皆自僭稱為經名實相遠夸誕無
稽聖人所以貴默識而憂子貢之徒之多言也
孟子題辭曰孟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此書孟子之所
作也故謂之孟子

法言君子篇曰或曰子小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
者以其異乎孔子者也孟子異乎不異

孟子疏曰凡書傳直言子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
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
宜以其氏冠子使後人知之非獨有孔子又有孟子稱
為子焉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七 四書名義 六

十一經問對曰論語是諸弟子記諸善言而成編集故
曰論語而不號孔子孟子是孟軻所自作之書如荀子
揚子故謂之孟子

東陽王喬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四書字數

大學章句曰經一章凡二百五字傳十章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張文瀛大學偶言曰大學僅一千七百五十一字而其雜引詩書及古今人語二十七處凡三百八十五字

中庸外傳曰中庸計三千五百五十四字

按今本實三千五百六十七字宋刻本末章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少一之字

漢石經論語總題曰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口字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九

四書字數

一

王應麟小學紺珠引鄭耕老勸學篇曰論語一萬二千七百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周密浩然齋視聽鈔曰論語共一萬七千七百五字

宇文虛中題時習齋詩曰魯論二萬三千字

金石文字記曰唐開成刊立石經論語一萬六千五百九字

石刻鋪敘曰蜀石經論語三冊序三百七十二字正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

按論語字數言人人殊即謂其各依所師授亦未應懸絕如斯若鄭氏宇文氏所稱必字畫傳寫有譌也

今據集註本分篇計之學而篇四百九十三字為政

篇五百七十九字八佾篇六百八十九字里仁篇五百一

百一字公冶長篇八百六十九字雍也篇八百一十

六字述而篇八百七十三字泰伯篇六百一十四字

子罕篇八百六十六字鄉黨篇六百四十二字先進篇一

千五十三字顏淵篇九百九十二字子路篇一千三

十五字憲問篇一千三百四十字衛靈公篇九百五

字季氏篇八百六十三字陽貨篇一千一十九字微

子篇六百一十八字子張篇八百四十二字堯曰篇

三百六十九字通二十篇共凡一萬五千九百一十

八字與石刻鋪敘所計蜀石經正經之數略同序及

所題學而第一為政第二等文不預數內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四書字數

二

論語義疏本共多出一百九十三字除少字三十五計

實多一百五十八字

孟子題辭曰孟子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

六百八十五字

孟子疏曰云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

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

五千一百二十字滕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

婁篇凡四千二百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

字告子篇凡五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

五十九字總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所

以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

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

郡齋讀書志曰蜀本石經惟孟子不題經注字數

陳士元孟子雜記曰趙氏謂孟子二百六十一章今實

二百六十章趙氏謂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今計字

數梁惠王篇上下共五千三百六十九公孫丑篇上下

共五千一百四十四滕文公篇上下共五千零四十五

離婁篇上下共四千七百八十九萬章篇上下共五千

一百二十五告子篇上下共五千二百五十五盡心篇

上下共四千六百八十三統之實有三萬五千四百一

十字較趙說多七百二十五字詳考趙注孟子文與今

本不差趙蓋誤算也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八

四書字數

三

按宋鄭耕老識孟子字數與趙氏同疏更篇分以詳

核之若其數為得實然即疏所分布總積其相差已

至六百疏敘盡心下篇章數明只三十八章而云凡

此三十九章蓋作疏者之不顧檢點積習成常其每

篇所分布字數類亦隨意漫綴不足為考驗也陳氏

就時本計之實較趙氏自題多七百二十五字今一

一案覆則梁惠王篇上下數正相符而公孫丑篇今

少三字滕文公篇多一字離婁篇少四十字萬章篇

多四字告子篇少二字盡心篇多九字就中惟離婁

篇參差為甚而此上篇實凡二千三百九十四字下

篇實凡二千三百五十五字合之未嘗為四千七百

八十九也若正此一誤則通七篇較今本僅多九字

耳大概古書流傳往往患其脫佚不應孟子字轉多

於古趙氏夾柱中勤苦三載字數之末亦不應布算

有差後之浮出當由五季以上未尊立孟子學者各

習其師雜本交錯致然宋初升經則嗣後之更浮出

者寡矣疏所據為宋時本強欲以合趙氏元數事勢

固所不能乃不明白申說而為之依約遷就率意武

斷何怪其敗闕之顯露耶

金華徐謙校字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八

四書字數

四

四書考異上

總考二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諸家演綬論孟

通志藝文略續語類有梁武帝孔子正言二十卷王勃次論語十卷

按唐志列正言於經解部列次論語於論語部似正言但解說論語次論語乃輯他文續之如宋薛氏葉氏等所爲也今佚不傳不可詳考

薛據孔子集語自序略曰子曰欲無言又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然則當時一話一言之記載尙左尙右之彷彿轉相授受奚止百家漢承嫂秦之後逮景武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九

一

之世其去孔子未遠也去曾子子思孟子更未遠也董仲舒對策獨推明孔氏令學者知所統一時有韓嬰者與董生齊名著詩內外傳數萬言多引孔子言行以爲之證仲舒所引悉與論語合嬰所載頗與荀子同又有曾子大戴禮孔叢子所取可謂備而傳之矣及讀左氏公羊穀梁荀卿列禦寇劉向等書其所記者益衆惑滋甚焉設以爲孔子後諸弟子追思料簡止以學而下二十篇爲確耶則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當時蓋擇之精矣豈傳僞者哉遂取諸書所載哀而聚之日累月積浸成篇帙而見於曾子大戴記孔叢家語四全書與夫載於左氏莊周列禦寇荀卿者皆不與而錯

見於漢儒諸書者錄之詮次爲二十篇題曰集語

按薛字叔容永嘉人仕浙東提舉司景定初進書於朝朝臣徐經孫劉克莊等狀乞收藏秘書省中稱其有益學者今檢其書引說苑者十居四五餘惟國語史記韓詩外傳尙書大傳數種爲多又雜取讖緯如河渚五老子路戰鯁魚孔母感黑帝等怪謬事蓋猶語未詳而擇未精矣先是慈溪楊簡採經傳諸子中孔子語分別篇第加以注釋題曰孔子大訓凡六卷續溪胡仔亦採經傳家語文分年系之題曰孔子編年凡五卷皆類薛氏此編而規所題目乃自纂輯爲一家書未嘗有竊附論語意也今不槩列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九

二

經義考曰宋葉氏由庚論語纂遺戴氏良齊論語外書皆佚明鍾氏韶論語逸編三十一卷存

按鍾韶海鹽人其書以孔子暨顏曾思閔以下三十人人爲一卷孔子居全書三之一餘或十數條或僅一條爲卷如引孟孫氏孟子事各祇一條而所謂孟孫氏卽孟子也分卷既甚草率採擇尤未精詳

潘士達論語外篇自序略曰論語而外稱聖人之言而得其真者子思孟子耳檀弓荀卿自附孔子之徒所記語多不純荒唐如莊夸炫如左其誣聖者固多間有一二事非聖人不能爲一二語非聖人不能言者卽以補論語之遺可也予取豫章李氏所輯論語外篇與諸所

載孔子之言求其理之正言之無疵者做論語二十篇
遺意自論學以迄聖績各條其類刊布學官蓋有論語
在則諸書不能混有聖人之言在則諸家之言亦不能
混也

按潘字去聞安吉州人萬歷壬辰進士其書二十篇
論學第一為政第二示訓第三人倫第四明經第五
儒行第六出處第七諫諍第八冠婚第九喪祭第十
禮樂第十一論仁第十二治化第十三刑罰第十四
綜古第十五程人第十六衡事第十七博物第十八
雜論第十九聖績第二十採擇詮次視前二家為有
倫理其所因豫章李氏未詳何人書亦未見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九 諸家演經論孟 三

曹庭棟逸語例說曰孔子之言見於論語及周易禮記
春秋三傳孝經孟子已皆尊之為經頒諸學校天下萬
世共觀矣他如周秦兩漢以訖晉宋齊梁其間諸子百
家之書尚多記述第傳聞異辭純駁互見固不可概信
為真亦豈得盡疑為偽是在後之學者為之審擇而已
庭棟學識荒陋敢云聞道特慮羣書沿襲疑信相參用
是殫心潛體削誣正誤以傳其信夫去聖已遙微言莫
質亦信夫理有可信而已若及門諸弟子之言問亦附
入合而輯之次為二十篇大抵專于記言略于記事故
凡敘述繁冗無關誦法者摘錄訓辭約文見義其例皆
竊取論語而其文則為諸經之所逸因名曰逸語至於

篇以類分自修己及乎治人與夫所以為窮理格物之
助者悉具其梗槩使讀者循節求之諸經而外更觀聖
人垂訓之詳於學術人心不無小裨也夫

按曹所輯書概以隋唐為限每章之末各註書名復
宗論語集註之意訓詁義理先儒語錄有可參證者
并引據焉每二篇合為一卷凡十卷

宋濂婺郡先賢傳曰王栢以論語屬辭聯事集為魯經
章句而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已整比成卷質之葉氏
由庚由庚日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為不可第
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
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九 諸家演經論孟 四

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
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
不猛恭而安類為夫子出處若入門先見孔子德容之
盛未為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
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
歷敘道統同一意恐不但思古傷今已也今欲尊四書
為魯經惟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為經門人所
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為傳則庶幾爾栢深服其言
按王氏魯經章句世無見者當因葉氏言遂撤其業
原未有成書矣所云第一一篇首條子溫而厲云云即
其書梗概之可見者蓋亦前儒改定大學流風與上

諸家之纂輯雜書者別

崇文總目曰續孟子二卷唐咸通中林慎思所撰慎思以孟子七篇非自著書而弟子共記其言不能盡軀意因傳其說演而續之

按法言中說斤斤規倣聖人謹毛失貌說者多非議之然二書猶自為撰述未嘗假托於聖人也林氏公然代孟立言庸詎足典訓乎宋元劉希仁吳鑑明蒲道源諸人各為序贊以相昭表惟以其人之大節可稱因其行以重其言非謂其書之果堪續孟也慎思字虔中福州長樂人官至水部郎中乾符中黃巢犯長安罵賊而死所續孟子凡十四篇一曰梁大夫二

四書考異

總考二十九

諸家演續論孟

五

曰梁襄王三曰樂正子四曰公都子五曰高子六曰公孫丑七曰屋廬子八曰咸邱蒙九曰齊宣王十日萬章十一曰宋臣十二曰莊暴十三曰彭更十四曰陳臻所謂一篇實則僅一章耳

浦江傅龍光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歷代石經

後漢書蔡邕傳曰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光祿大夫楊賜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張馴韓說太史令單鳳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丹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則焉碑始立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楊龍驤雜陽記曰太學堂前石經四部本碑凡四十六枚西行尚書周易公羊傳十六碑存十二碑毀南行禮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十一

記十五碑悉崩壞東行論語三碑二碑存禮記碑上有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名

隋書經籍志曰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舊唐書經籍志曰今字石經論語二卷蔡邕書

張舜民畫境錄曰嘉祐末得石經二段於洛陽城乃蔡

邕隸書論語

邵博聞見錄曰維陽張氏發地得石十數漢蔡邕書尚書禮記論語論語多可辨每語必別出至數十語則曰凡章若干

西溪叢語曰漢魏石經湮沒殆盡往年維陽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取之凡得尚書論語儀禮合數十

段又有公羊傳一段尚書論語之文今多不同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

廣川書跋曰石經論語今廢不存或自河南御史臺發地得之蓋論語第一篇并第四篇為一碑亡其半矣其可識者字二百七十又自第十八篇至第二十篇為一碑破缺殘餘得五之一其存字為三百五十七以今文論語按之其異者若抑與之與為意與之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作未見好仁惡不仁朝聞道夕死可矣作可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無乎字惡居下流無流字年四十而見惡焉無而字鳳兮鳳兮下作何得之衰也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二

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今本皆異執輿者為誰作執車者為誰子是魯孔某與曰是然後曰是知津矣比今本多二字輻而不輟作輻不輟夫子憮然作子憮然植其杖作置其斯而已矣作其斯以乎子游作子游而在蕭牆之內作而在於蕭牆之內凡碑所存按其異者已十五之一矣使鴻都舊書盡存則其異可知也夫以邕之所定雖未盡善然漢儒學專其按定眾家得正譌誤多矣此猶是千歲舊書比今兵火之餘師學已久廢其庸得論當耶

黃伯思東觀餘論曰漢石經與今文不同者殊多如論語意與之與孝于惟孝夕死可也曰是是知津矣輻不

輟子路以告子憮然置其杖而耘其斯以乎管諸宮墻買諸賈之哉之類又論語每篇各計其章數其最後云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十字又記諸家異同之語若曰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氏於今論語無蓋氏毛氏書此石本在雒宮前御史臺中年久摧散雒人好事者時時得之若騏驥一毛虬龍片甲今張燾龍圖家有十版最多張氏婿家有五六版王晉玉家有小塊雒中所有者止此子皆得其拓本論語末題云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詔上臣下皆缺當是著書者姓名或云此即蔡邕書姓名既亡無以辨之獨刻者陳興姓名甚完洪适隸釋載石經論語殘碑文曰鮮矣不好犯上而好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三

佗下缺 本本立字 一 道生孝 下缺 曰道千乘之國敬事下缺 使民以時 子曰弟子 下缺 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 下缺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 下缺 與意 板本 與子輟 板本 曰夫子 字 五 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 下缺 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 字 五 禮節之亦不 有可 行 下缺 焉可謂好學已矣 板本 作也 已 而無諂 下缺 告諸注而知來 下缺 人之不 下缺 章 已 上 學而篇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 下缺 乎 板本 學世 下 孫問孝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 字 一 何 下缺 曰生 下 缺 葬之以禮祭 下缺 以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 下 缺 勞有 下缺 孝 下缺 庾哉人馬 板本 有 子曰温故

而知下缺子下缺器子贖問下缺乎異端斯害也已

子曰下缺子曰何為則民服孔子對曰下缺之下

子曰下缺子曰書云孝于作乎惟孝友于兄下缺也周因於殷

禮所損益可知下缺○已上為政篇曰人而不仁如禮

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一字與下缺與對曰不敵子

曰下缺五山不如林放字九也射下缺曰起予者字有商

也始可下缺子曰下缺段禮吾下缺也知其說字三

下也其字一示諸斯乎下缺如神在下缺於二代郁郁

乎下缺大廟下缺子知禮下缺禮下缺也下缺以柏周

人以粟日使民下缺往下缺門國作邦君為兩君之好

有反字一管氏下缺知禮下缺吾未嘗不得見也沒者

四書考異 總考三一 歷代石經 四

無道也久下缺觀之哉凡廿六章

字二出曰下缺人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字有子曰

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下缺顛沛必於是子下缺未

見好仁者字有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下缺過也

各於其黨字二斯知仁矣子曰朝聞道夕死可也木

作矣子懷荆小人懷惠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子

曰能從禮下缺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

子之道忠恕而已下缺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下缺○已上里仁篇有三平之

愛於下缺一父母字有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

矣哉下缺君子亦字有有惡乎子曰有惡稱人

之惡者惡居下流字有而訕上者惡下缺之則不孫遠

之則怨子曰平世而字有見惡焉其終也已凡廿

六章已上陽貨篇枉道而事人何字缺一去父母之國本

邦作字缺一景公持孔子曰若季氏下缺子曰鳳兮鳳兮

何而而字無德之喪也無也注字二可諫也無也來者

猶可追也下缺執車作與者為誰子無本字路曰

為孔公曰是魯孔公與曰是日二字是却津矣下缺

若從避作辟世之士我獲有而字不駟子路本有

以告夫子下字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下缺敵不分孰

為夫子置作植本其杖而耘作芸子路拱而字一止子路

宿殺雞下缺禮作義如之何其廢之也無本欲絮其身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五

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其義下缺志辱身矣言中倫

行中慮其斯外乎而本已矣謂虞仲夷佚作逸隱居下缺

少字一陽擊磬裂入于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

其親下缺○已上微子篇交於子張字一曰子夏一

字何對曰子夏曰可者字四者距下缺子夏曰雖

字五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下缺其事君子學下缺子

夏曰小人之過下缺曰下缺子夏曰大德字五出入可

也子於下缺六字游子下缺君子之道焉可字二有

字有卒者其唯聖人下缺仕而下缺曾子曰吾聞諸子

夫字有入未有自致也者本也必也親喪乎字一

子曰下缺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贖日紂之一

字善字缺一是其下板本作之 贊曰仲尼為學子贊曰文武之道未墜板本於地在人賢者志板本其下告子贊缺一贊曰辟諸板本宮廟板本賜之缺一牆二窺見室家之好夫下尼不可毀字人之賢者分陵也二踰也仲尼日月也下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下不蔽蔭在帝心朕躬有爾毋板本以萬方萬方有一罪本在朕躬下歸心焉所重民食喪一寬則得衆敏則有功一則說下不驕威而不猛子何謂惠而不費子曰一民之下尊其瞻視儼三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下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一字○賈諸賈之哉包周四蓋肆乎其肆也一字○周下曰言一而在於蕭牆之內盍毛包周無於下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孫表工陳與刻 右論語石經殘碑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四篇後四篇之文也每篇必計其章終篇又總其字又載盍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以今所行板本校之亦不至甚異其文有增損者其字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若置其杖買之哉者水經云光和六年立石於太學其上悉刻蔡邕名魏正始中又刻古篆隸三字石經蓋諸儒受詔在熹平而碑成則光和年也隋志有一字石經七種三字石經三種其論云漢鑄七經皆蔡邕書又云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六

魏立一字石經其說自相矛盾新舊唐志有今字石經七種而注論語云蔡邕作又有三字石經古篆兩種蓋唐史以隸為今字也觀遺經字畫之妙非蔡中郎輩不能為以黃初後來碑刻比之相去不啻霄壤豈魏人筆力可到當以水經為據三體者乃魏人所刻儒林傳云為古文篆隸三體者非也 金石文字記曰漢熹平四年石經予兩見此本一於鄒平張氏一於京師孫氏論語為政篇七十餘字堯曰篇三十餘字以視洪氏隸釋所存不過什之一而已 按一字石經者別乎三字言之也三字備古文篆隸三體一字惟隸而已世存一字遺文列有堂裕典馬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七 日碑等姓名此論語又避漢高邦字之諱其為漢刻無疑范史儒林傳誤以三體書法屬之熹平隋志言魏正始立石又誤三為一字後之談石經者往往因承其謬洪适及趙明誠金石錄辨之審矣雜陽記云論語三碑二碑毀據此則彼時所存已惟一碑而宋時發地所得乃有其二二碑所載前後僅止八篇餘十二篇度亦非一碑所能容雜陽記原云二碑二碑毀劉貢父謂若是則皆毀矣近葦浦杭氏作諸史然疑乃參上文四十六枚總數定為三碑別考楊銜之記又云四十八枚二碑二字既謬安知四十六之六字不亦傳寫謬耶今更實數上當從楊氏為四十八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七

下當云論語三碑存二碑毀蓋其初立五碑而時之所存者三至宋又失其一於事理始為允協也董氏言前一碑可識者二百七十字洪氏載有四百六十六後一碑可識者三百五十七字洪氏載有五百十一董氏所見或非其初拓者乎迨婁機著漢隸字源則云存一百四十三字與顧氏見二本相類蓋又漸久而漸就摩蝕矣洪嘗以所得遺字翻勒會稽蓬萊閣中吾邱衍謂其破缺磨滅不異真古碑惜今亦亡

鄭道元水經注曰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魏書江式傳曰魏陳留邯鄲淳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閑理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八 碑之西其文蔚炳三體

按隋志所錄三字石經尚書春秋而已集古錄記其遺字八百二十有九乃惟左氏傳文於論語諸經未詳及也據晉衛恆傳云漢得尚書春秋孝經論語於孔子宅秘藏希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則古文之遺經凡有四魏建三體其古文既特摹漢所藏論語孝經不應故除去之其石以北齊時遷鄴半沒於水隋復載入長安遺營造司用為柱礎至唐初收萃無幾志蓋據當時收萃所存故只及二經耳 晉書裴頡傳曰頡轉國子祭酒奏修國學刻石寫經

西溪叢語曰晉石經隸書至東魏孝靜遷於鄴世所傳一字石經即晉隸書今漢碑不存晉魏石經亦謬謂之蔡邕字矣

按此刻不詳何經未應泛列考中以姚氏叢語之說有與論語所遺九百餘字相關并及焉 舊唐書鄭覃傳曰覃奏經籍謬誤博士相沿難為改正請名宿儒與學校正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太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

王溥唐會要曰太和七年二月勅唐元度覆定石經字體十二月勅於國子監講論堂兩廊創立石九經并孝經論語爾雅共一百五十九卷開成二年十月告成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九 趙岫石墨鐫華日今西安府學石經乃唐文宗時所勒舊在務本坊韓建築新城棄之於野朱梁時劉鄩遷故唐尚書省之西隅宋元祐中汲郡呂公始遷今學嘉靖乙卯地震例損府學生員王堯惠等按舊文集其闕字別刻小字立於碑旁以便摹補唐書謂文宗朝石經違棄師法不足觀然其用筆雖出衆人不離歐虞褚薛法要非今人所及惟王堯惠等補字大為紕繆 朱楓雍州金石記曰唐國子學石經論語七石凡一萬六千五百九十字今猶在西安府儒學 金石文字記曰唐開成石經禮記中庸待其人而後行而誤然君子之所不可及者脫之字大學人之其所親

愛而辟焉五辟字皆誤作譬若有一个臣个誤介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中府可一言而盡也一作壹大學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帥字皆作率論語賜也爾愛其羊爾誤女不知其仁仁誤人子使漆雕開仕雕誤彫再斯可矣斯誤思三人行三上多我字必有我師焉有誤得再有子貢侃侃如也有誤子告夫三子三上多一二字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脫之字無求生以害仁仁誤人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脫之字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諸誤謂何德之衰衰下多也字其與今文不同而兩通者女得人焉爾乎爾作耳人潔己以進潔作絮其先脫而後添注者陽貨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凡經中虎字皆缺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歷代石經

筆作虎避太祖諱也淵字皆缺筆作滄避高祖諱也世字皆缺筆作世泄作洩棄作弃葉作葉民字皆缺筆作巨氓作毗緝作緝避太宗諱也豫字缺筆作豫避代宗諱也适字缺筆作适避德宗諱也誦字缺筆作誦避順宗諱也純字缺筆作和避憲宗諱也恒字缺筆作恒避穆宗諱也諶字缺筆作誼避敬宗諱也

按唐石經與今文異者尙不止顧氏所舉若大學之辟焉作譬論語之漆雕作彫我三人行必得我師何德之衰也諸條古本所傳多如是不得謂之誤也先脫後添者亦不止巧言一章如未若貧而樂樂下添注道字于有亂十人亂下添注臣字若匹夫匹婦之

為諒若上添注豈字更有以原文磨去改者如女愛其羊不知其人女與人俱經磨改又龍龜蛟龍蛟改作蛟衫絲綌衫改作衫居不客客改作客原文磨去不盡隱然可辨所改筆迹迥不逮前或者即明王堯惠等所為乎漢熹平時所刻禮記久悉崩壞庸學二篇之存有石經莫或先於此刻論語居百五十九卷之十近復有孟子石經與此百五十九卷並擄行世乃 國初人賈三復所續刊

趙抃成都記曰偽蜀孟昶有國其相毋昭裔刻孝經論語爾雅周易尚書周禮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於石其書丹則張德劍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也石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

石刻鋪敘曰益郡石經肇蜀廣政之初七年甲辰孝經論語爾雅先成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傳則皇祐元年迄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添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凡十二卷

郡齋讀書志曰禮記二十卷偽蜀張紹文書經文不缺唐諱當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論語十卷偽蜀張德劍書缺唐諱立不在孟知祥未叛之前其文脫兩字誤一字又述而第七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三人行必有

我師焉上又有我字衛靈公第十五敬其事而後其食作後食其祿與李鶚本不同者此也孟子十四卷皇朝席且宜和中知成都刊石云僞蜀時刻六經而獨無孟子經爲未備夫經大成於孔氏豈有闕耶其論既繆又多誤字如以頻頗爲類不可勝計

讀書附志曰論語經注并序三萬五千三百六十八字孟子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王海曰僞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本琢石於成都學宮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於石

晁公武考異序曰論語文不同者八科孟子二十七科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三

傳注不同尤多不勝計述其文理雖石經多誤然如舉

一隅而示之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

楊慎丹鉛總錄曰蜀刻九經最爲精確朱子論語註引石經者謂此也

曹學佺名勝志曰諸刻今皆不存惟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

按席且字晉仲宋史有傳曾氏作席實誤宋以孟子升經而蜀刻未有孟子且言經爲未備至正至當何所繆哉晁氏守景迂之學以孟子爲疑率爾議之非篤論也朱子集註惟訓三喚處引石經若宋高宗石經喚自如字楊氏謂所引爲蜀刻是已但朱子時已

有其本朝天子所寫石經而不標明蜀刻何耶孟子有石經實肇自此刻諸經傳注亦惟此刻備具此後於唐刻而今雖零落塌本不易見惜哉

王海曰至和元年八月命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繼書國子監石經以上所寫石經論語求刊石國子監帝欲旌勸宗室特從其請二年九月工畢上之賜銀幣

又曰至和二年三月國子監王洙言國子監刊立石經至今一十五年止孝經刊畢尙書論語見書鑄未就乞促近限畢工餘經權罷從之

宋史宗室傳曰克繼善楷書尤工篆隸仁宗令臨蔡邕古文法寫論語詩書復詔與朝士分隸石經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三

周密癸辛雜志曰羅壽可游汴梁見太學九經石板堆積如山一行篆字一行真字

李師聖修復汴梁石經記曰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殘缺漫剝蓋不啻十之五六今參政公也先帖木兒慨然以完復爲己任不數月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迫有司請爲後圖

經義考曰宋太學石經在開封陳永之猶及見之惜未有好事者摹搨今則沉於黃河淤泥之下矣

按王海謂石經七十五卷楊南仲書周易十詩二十書十三春秋十二禮記二十皆具真篆二體而論語

不與其中蓋孝經論語先刊成於至和二年其五經
 為嘉祐續刊宋史長編言嘉祐六年以篆國子監石
 經成賜草澤章友直銀絹猶覺寮雜抄又言本朝石
 經胡恢所書當時書者要不盡出一手楊南仲章友
 直胡恢皆書五經人也若論語則惟克繼所書其本
 臨摹蔡邕似止隸字不與兼具真篆二體者同故說
 者別出於七十五卷外耳元時修復石本明言舊有
 六經論語孝經與克繼求請書石王洙乞促工限之
 言無抵牾也元欲增置孟子事雖未就議亦可傳
 羣書會元載江網曰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
 皆畢因刊石於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歷代石經

百

李心傳繫年錄曰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蟠老
 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五月蟠
 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書詩春秋左氏傳論語孟子
 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
 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
 從之

石刻鋪敘曰高宗卽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
 御翰墨作小楷為易詩書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
 庸大學諸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洵篤勤矣
 文徵明甫田集跋小字石經曰右石經殘本百葉無書
 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年帝宣示御

書孝經繼書易書詩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樂記
 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孝宗建閣奉安名
 曰光堯石經之閣卽此是也蓋思陵平時極留意字學
 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
 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構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此所有惟
 易春秋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

郎瑛七修類稿曰宋高宗石經嘗以頒賜諸州縣庠朱
 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卽此是也元初西僧楊璉
 真伽造塔於行宮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時杭州路官申
 屠致遠力爭止之後更學為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
 改為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石經亦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 歷代石經

圭

昇致焉歲久零落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
 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為不全之器矣近於
 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

經義考曰明於杭州府儒學築廊先師廟儀門外貯宋
 高宗御書石經崇禎甲申後廊圯乃嵌壁中左壁易二
 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
 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八十七碑

按高宗所書禮記五篇皆以賜新進士初無勒石太
 學事也紹興五年賜汪應辰等御書中庸八年賜王
 佐等儒行二十一年賜趙達等大學二十七年賜王
 十朋等學記三十年賜梁克家等經解玉海俱詳識

之淳熙時趙蟠老請行搜訪以補禮經之闕正以分賜在外官府已無舊本故也石刻鋪敘謂五篇亦先送成均刊石未是今所存中庸文自必自邇至末論語文自學而篇首至顏淵篇君子不憂又自衛靈公篇言不忠信至陽貨篇迷其邦又自子張篇可者與之至堯曰篇末孟子文自梁惠上篇不可以敵強至下篇則何為不行又自齊宣王問曰湯放桀至公孫上篇管仲晏子之功又自今此下民至滕文下篇湯使人問又自萬章上篇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至告子上篇指不若人則知惡又自下篇下而去之賢者固如是乎至盡心上篇是求有益於得又自桃應問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歷代石經

六

曰至下篇是為馮婦也內凡敬多作欽讓多作遜殷多作商匡多作正恆多作常徵多作證樹多作植亦或闕筆為敬讓殷斥恆微皆以避諱故也論語諸章俱通長寫孟子每章首俱別提行

蘭谿方耀曾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古注朱註略說

朱子文集答呂伯恭書曰近看中庸古注極有好處如說篇首一句便以五行五常言之後來雜佛老而言者豈能如是之懇實耶因此方知擺落傳注須是兩程先生方始開得這口若後學未到此地位便承虛接響容易呵叱恐屬僭越氣象不好不可不以戒耳

欽定禮記義疏曰小戴之中庸大學也自朱子章句出而陳澧集說四十九篇中遂祇列其目而不載其文夫漢人長於數其學得聖人之博宋儒遂於理其學得聖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古注朱註略說

一

人之精二者得兼乃見聖人之全經自宋儒之說盛行遂皮注疏於高閣君子未嘗不深惜之考朱子章句去小戴刪定之年千有餘歲矣中間異學爭鳴羣言淆亂藉使莫為之前字櫛句梳以餉遺乎將來俾學士羣相考信烏知其不為齊論之無傳與冬官之莫購也然則二書之得表章於朱子者注疏羽翼之功又安可沒也哉

謹按明臣鄭曉曰洪武開科詔五經皆主古注疏而易兼程朱書兼蔡詩兼朱春秋左公穀兼程胡張禮記兼陳乃後盡棄注疏不知始何時或曰始於頌五經大全時以為諸家說優者已采入故耳然古注疏

終不可廢也曉雖就五經言之推以言四書其事理應亦爾爾近之俗學每未嘗有窮經講道之心徒以覬慕祿利借四書朱註為捷徑終身或不知注疏為何物方且陽鳴其所守之專詆譏讀注疏者之雜及即朱註難之於精義仍毫無得也洋洋

聖言伏讀之可以蹶然興矣

習學記言曰何晏論語集解序論簡而文古數百年講論之大義賴以得存經晏說者皆異於諸家蓋後世精理之學以晏及王弼為祖始破經生專門之陋

姚勉雪坡集曰六經之傳行於世者獨孔安國書傳出於西漢然書傳或疑偽託論語集解中所引孔氏訓則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古注朱註略說

二

解經首功矣

郡齋讀書志曰古今論語之注多矣何晏集七家復采古論語訓為集解行於世皇侃又引衛瓘膠播樂肇郭象蔡謨袁宏江惇蔡系李充孫綽周懷范甯王珉凡十三家之說成義疏世謂引事雖時詭異而援證精博為後學所宗邢昺論語正義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刊定以成書也

按何晏以前先有太史叔明論語集解十卷見於七錄其後又有孫綽江熙論語集解各十卷見於隋志今皆不傳皇氏義疏引十三家說本江氏所集而別採更三十餘家也南史稱侃所撰疏見重於時學者

傳焉經典釋文敘傳述論語人惟云皇侃義疏行於世朱子集註不惟無一說見收即問考訂異同及石經福本他論於皇氏曾無及焉蓋自宋淳化初命邢昺等重定論語諸疏邢疏頒行皇疏遂以廢閣建炎播遷典籍散軼竟至於通儒不得寓目曠更綿載幾疑其絕於世矣今乾隆三十七年

天子詔徵遺書海內外欣躍訪購有自日本國得侃疏本上獻者六百餘年淪失古書重得為下士所見誠厚幸哉經文中助辭每有溢出字體如悅智導汝齋遜等頗從晚近侃時去漢既遠唐石經未立滑維之文久乏正定或其本原有然乎抑自流落海邦數經傳寫或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古注朱註略說

三

有所訛濫竄衍未可定也疏文引事如公冶長解鳥語之屬間涉前異所引十三家皆東晉人其時崇尚清言或未免於陳細趣而乖大道而其博極羣言薈粹周備足以增發新義祛釋隱惑者正復夥夥邢疏以外宜兼取以資會通者也

陸象山語錄曰古注惟趙岐解孟子文義多略十一經問對曰六經論語孟子前後凡經幾手訓解宋諸儒不過就眾說以求一是之歸如說易便罵王弼講周禮便責鄭元賈公彥解尚書便駁孔安國傷乎已甚畢竟漢儒亦有多少好處趙岐在夾柱中三年注一部孟子也合量他勤苦

郡齋讀書記曰孫奭撰孟子正義以趙注爲本其不同者時兼取陸善經

朱子語類曰今孟子疏乃邵武士人假作蔡季通識其人其書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纏趙岐之說爾

經義考曰趙氏多引舊事所引書今有失傳使正義出於宣公必能元元本本即不然亦當云未詳乃不曰據史記之文而言之則曰此蓋史傳之文未免疎矣朱子謂是邵武士人作誠有可疑不若音義之真也

義門讀書記曰今本趙注非全文偽疏每章之首總舉大意其語多協韻者皆割趙注爲之毛斧季從真定梁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古注朱註略說

四

氏借得宋槧本影抄者具在安得好古之士重刊以復趙注之舊也

張文獻螺江日記續編曰孟子疏於趙注原文任意刪割往往有有疏而無注者夫疏者疏此注也如注之文段竟可不錄作疏何爲蓋諸經之注因疏而彰而孟子注反因疏而亡矣

孟子四考曰疏首稱崇文總目豈以大中祥符間人而引及歐陽修等所輯之書此其僞有顯然者

按今新安朱文游出所藏趙氏舊注二本示同里戴震一爲虞山毛氏校一爲何仲子校二本各有闕略戴復以章邱李氏藏毛斧季影抄北宋本互訂合成

完書闕里孔繼涵於乾隆癸巳重校付梓趙氏章指原列在各章注後今疏總述於各卷首而文不全復於各章起處稍摘數句皆不題還趙氏何氏所云割注爲疏者此也疏每於章末舉文如莊暴章天時地利人和雪宮章文王不敢盤於遊畋之類凡三十餘處實皆章指文而無標識讀者莫知所從來張氏所云有疏無注者此也章指之刪據崇文總目爲唐陸善經始而疏云今存趙陸二家仍據趙氏爲本則陸氏雖有此本宜不從之即兼從亦當自成體例何乃漫無照顧隨意附贅令閱者茫然莫解耶盡心篤恥之於人章疏舉隅朋不及黃帝數語自表白云凡於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古注朱註略說

五

趙注有所要者雖文段不錄然於事未嘗敢棄之不明蓋其鹵莽滅裂之弊難以自蓋業將終而忽有覺悟矣序文亦即取音義序竄補充之其他疎陋尙種種何氏品其人爲兔園塾師之下者不爲屈抑

高愈朱子年譜曰四十八歲論孟集註或問成六十歲始序大學中庸章句二書著已久然時加改正至是以愜於心乃序之六十一歲知漳州刻四書於郡七十一歲卒卒後三十二年詔以學庸章句語孟集註列學宮玉海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甲子文公序大學章句三月戊申序中庸章句二書各有或問

又曰朱文公初輯二程之說及范張二呂謝游楊侯尹

九家為論語孟子要義尋改精義最後名曰集義三十
四卷又本注疏參釋文會諸老先生之說間附所聞於
師友得於心思者為詳說名曰訓蒙口義既而約其精
粹乃為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為或問

劉燭雲莊集曰今集註之書家傳人誦若集義詳說則
有問其名而弗思者矣

朱子文集答潘端叔曰今年諸書都修得一過大學所
改尤多比舊已極詳密但未知將來看得又何如耳義
理無窮精神有限又不知當年聖賢如何說得如此穩
當精密無些子滲漏也

又答應仁仲曰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
四書考異 古注朱註略說 六

大學近方稍似無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幾涉紙
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縱使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
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
嘗不撫卷慨然也

續集答黃直卿曰大學向所寫者自謂已是定本近因
與諸人講論覺得絮矩一章尚有未細密處文字元來
直是難看彼才得一說終身不移者若非上智卽是下
愚也

又答蔡季通曰中庸所改皆是切要處前日却慢看了
所以切已功夫多不得力甚恨其覺之晚也大學亦儘
有整頓處亂道誤人可懼可懼

別集與向伯元曰昨承喻及嘗見大學鄙說近有脩定
本張君抄得幸試取觀有以見教千萬幸甚

文集答詹帥書曰向蒙下喻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
不足薦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教故卽寫呈然亦自
知其間必有乖謬以失聖賢本指誤學者眼目處故嘗
布懇乞勿示人區區之意不但為一時謙退之美而已
不謂誠意不積不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
之惘然繼以驚懼向若預知道人鈔錄之意已出於此
則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

又與詹帥書曰諸生分校文字互有疎密親為看過其
間又有合修改處但論語所改已多不知尚可修否恐
四書考異 古注朱註略說 七

不免重刊卽不若依舊本作夾註於體尤宜然此亦且
是今日所見以為粗免疎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
改易若隨時修板印板有不勝其修者且亦無時而已
則是此書之行爲學者之利殊少而爲害多使某介然
常有不滿之意

又答程正思曰論語舊嘗纂定諸說近細考之所當改
易者什過五六知近讀此書有緒甚欲相與商訂耳又
曰論語三篇說甚子細所訂集註中數字甚善如三事
之爲三者當卽改易也

又答胡季隨曰某於大學論孟中庸一生用力粗有成
說然自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誤謬不住脩削

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略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

語錄曰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水意

黃勉齋語錄曰先生於大學修改無虛日誠意一章未終前三日所更定

晏淵孟子註曰淳熙四年文公注孟子成其子產聽鄭國之政謂成周改歲首而不改月則晚年之確論也嘗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古注朱註略說 八

欲更註而其書已行於世

魏鶴山集序略曰王師北伐之歲輔漢卿以語孟集註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謹拜而受之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已十易其二三趙忠定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

陳普石堂講義曰文公四書大意精義發明抉剔似無餘蘊今細詳之則其引而不發留待後人者尚多

程鉅夫雪樓集曰四書至朱子註釋精矣然朱子修改易簧未已天假之年則今本猶未為定本也勉齋之說

有朱子所未發者雙峰之說又有勉齋所未及者亦可見義理之無窮矣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

不詭異則可謂善學者

按集註初為人告而刊朱子未自愜意今世之所誦習不諗全從輔氏所出晚授本否據晏氏所稱改歲不改月今本仍如初註詹氏稱朱子晚著楚辭辨證云論語不令晝夜音捨者非今本仍是音捨文集

歐陽希遜問比字音義朱子云改之未盡今日昏甚此等處恐不暇料理矣則朱子意欲更定而以年壽之迫限未及者固猶有之章句雖稱愜意而易簧前三日尚改誠意一章天或吝此三日此一章便終不愜意矣朱子惓惓於此故常不自滿假痛言纔得一說終身不移之非於大學中庸二序皆曰俟後君子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一 古注朱註略說 九

而理求至是雖師服如二程夫子心或不安亦不為之曲狗蘇子瞻晁景迂張無垢等家意趣已殊其有當於聖賢之言未嘗不取近世溝猶習生輒以後儒訓說有與朱子異同突發瞋目而詬詈之不轉戾於朱子虛公闢論之至意乎

武義王照校字

見義理之無窮矣能於朱子之說有所發明不阿隨又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前人考異本

經典釋文序曰夫書音之作作者多矣前儒撰著誠無閒然但降聖已還不免偏尚質文詳略互有不同漢魏迄今遺文可見或專出己意或祖述舊音各師成心製作如面加以楚夏聲異南北語殊是非信其所聞輕重因其所習後學鑽仰罕聞指要予因假景救其不逮研精六籍采摭九流搜訪異同校之蒼雅輒撰集五典孝經論語及老莊爾雅等音合為三十卷號曰經典釋文古今並錄括其樞要經注畢詳辭義兼辨用貽後嗣令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二 前人考異本

奉以周旋不致墜失與我同志亦無隱焉

郡齋讀書志曰陸德明經典釋文頗載古文及諸家異同德明蓋博極羣書者也

孟子音義序曰孟子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音者有張鎰丁公著今詳二家撰錄俱未精當張則徒分章句漏略居多丁則稍識指歸謬時有若非刊正詎可通行謹與諸臣推究本文參考舊注采諸儒之善削異說之煩證以字書質諸經訓集成音義二卷

按二書雖為音設而凡文句小異時復兼及禮記庸學二篇論語二十篇各臚具釋文中孟子為釋文所未備孫氏因輯音義以補其闕自漢迄唐所有諸家

異本每歎無從窺見幸於二書得梗概焉

玉海曰蜀石經與後唐板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武

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石經考異亦刻

於石張奭又校注文同異為石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按晁氏云論語不同八科孟子二十七科今得聞者

惟三人行舉一隅故事後食及頻顛四科見讀書志

三嗅一科見集註蟻龜一科見六書統不弛其親一

科見集註考證餘皆未聞

宋中興藝文志曰吳棫撰論語續解又考他書之文之

說異於論語者為考異

朱子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百世可知之指至近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二

前人考異本

二

世吳才老始得其說吳有續解考異二書而考異中此章之說為尤精詳願試一觀或有取焉大抵此書中其他好處亦多不可以其後世而忽之也

按宋史志續解考異及說例共十二卷朱子謂其好處甚多陳氏振孫謂其援引百家諸史傳出入詳洽

徐氏藏嘗刊其書越州以行今惜亡佚

論語考異一卷孟子考異一卷俱託名王應麟

按二書曾於浙省採集遺書局一見皆寫本名曰考

異實多詮證故實似於困學紀問撮鈔非專書也

經義考曰陳櫟有四書考異十卷未見又安熙有四書

精要考異佚

陳櫟定宇文集與汪古逸書曰今春領台翰當緘去四書考異一小快惜所刊不免有誤字不便台覽想能以意會之不審合尊意否耳

按定宇集行狀年譜俱未表及此著惟與汪書中一自言之當時已有刊本或故家猶得弄藏故朱氏亦不云佚安得同志者勤搜而遠惠乎

吳文正公集曰金谿余國輔輯經傳考異以予之亦嘗用力於斯也俾予序其首予少時讀經書疑其有誤字錯簡處必博考詳訂而是正之有先生長者見而叱責予鞠躬謝曰古書自秦火之餘炎漢之初率是口授五代以前率是筆錄口授者寧無語音之訛筆錄者寧無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二 前人考異本

三

字畫之舛語訛字舛爲經之害大矣不訂正而循習其訛舛強解鑿說不幾於侮聖言與予之訂正也豈得已而不已者哉况一一皆有案據曰某本作某字或先儒曾有議論曰某字當作某字未嘗敢自用已意點竄也先生長者不領予說予亦不能從其言而遂止然於此每兢兢謹審而不敢苟國輔老成之儒顧亦同予少時之癖而所去取不悉與同何當聚談細細商略以歸於至當之一

按以序文揆之則吳余二家均嘗有考異之作統稱經傳似其云傳者指謂論孟也今亦不知存佚

九經考異自序曰九經者合四書五經而名之也夫經

湮于秦復出于漢其間簡編之剝缺語音之齟齬固已家異而人不同矣况夫古文變而爲篆篆變而爲隸隸變而爲今文其爲魯魚亥豕之誤夫豈少哉頃予取許叔重說文時披覽之見其所引論語詩書多與今文不合遂取石經殘碑及十三經注疏摘其同異者纂而次之已又旁採史記漢書及唐宋諸儒論撰凡有關經文者悉彙焉意欲備一家之言而未竟也晚乃得應城陳君五經異文讀之則知昔人於此固已先得我心之同已陳君最稱博洽無書不搜然其所遺尙十有三二而陳之所有余或未之悉也乃知討古之難有如漁獵竭澤以漁而魚終不可盡焚林以獵而禽終不可盡也况陳君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二 前人考異本

四

所輯止於五經而四書不備猶爲缺典予遂竟成其書以示後學庶使廣見博聞無專門之陋焉

按周氏書共十二卷陳氏仁錫著四書備考取其考四書者實諸卷首寥寥十餘葉耳疎繆者十居二三如云伊川改定大學卽今經一章傳十章之次序不惟不見二程全書并章句未細檢也中庸素其位云古本素作係承正韻誤壹戎衣云左傳引書作殪戎殷忘却康誥義者宜也云董仲舒作義者我也繁露別出己意文與中庸無涉必有妖孽云鄭本作妖孽鄭注無文論語三月不知肉味云一本三月作音史記述文有音字程子因疑三月爲音所誤分非實有

他本作音也亂臣十人云一本亂作札先儒謂札乃古文治字因疑此當作札亦未實有是本而札不單从系也託六尺之孤云說文託作佻求善賈而沽云說文沽作乃皆以玉篇譌為說文不學禮云白虎通學作為以成其事云白虎通成作致上非白虎通乃風俗通下檢白虎通自是成字多見其不知量云孔安國注多作祇疏以服虔左傳本證多祇字通孔氏無此語且此章集解未嘗用孔注也孟子侯我后云書侯作倭後作后今孟子尚書文正同他如廣韻彼作倭說文助作勑詩箋脅作胎各有本書可檢而轉引陳士元韻註又承韻註誤以載作緯莘作侏為見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二 前人考異本 五

說文又徒以說文字體之別泛濫充數如屢之作婁泄之作瘞屑之作屑皞之作皞於論孟皆無專涉殺率作匿濫及正韻係累作纍則但云古宋元人從事此役者既四五家今皆佚不得見得見僅此一家而其書如是會萃發揮不能不更俟於後人也

七經孟子考文四十卷日本國西條掌書記山井鼎輯享保十五年庚戌東都講官物觀補遺

按其書就易詩書禮記春秋左傳孝經論語七經配以孟子以中華頌注疏為本旁取彼國舊藏寫印諸本較其異同詳略補其闕蝕每條各具四目曰經曰注曰釋文曰疏所較本有稱宋板者有稱古本者有

稱足利本者凡例云宋板乃足利學藏宋頌正義古本乃由方古博士家所傳寫本足利本乃本學印行活字板也三本外又有稱一本者凡例云論語藏有寫本二通其一與皇侃義疏同為古本其一有一二不同者名以一本所題享保十五年是彼國年號物觀補遺所主注疏考係崇正時本則以所題庚戌年計之為 本朝康熙九年也山井鼎不詳何時人察其書似與物觀去不甚遠或當明之中葉耳愚於乾隆辛巳從葦浦杭先生向小粉場汪氏借閱此書知彼國尚有皇侃義疏語於杭杭初不深信反覆諦觀乃相與東望太息遂巡十年眾友互相傳說武林汪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二 前人考異本 六

君鵬航海至日本國竟購得以歸上遺書局長塘鮑君廷博槩其副於知不足齋叢書中以初撫一本見饒不啻獲珍珠船也隨以與考文所云古本文校什八相合耳而補遺之不合較多彼國藏義疏原云有二本且皆未刊刻汪君所購將其後刻之校定本歟其孟子考五詳於第二十三篇

浦江黃律元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學府通說

程子遺書伊川子語曰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

朱子壬午應詔封事曰格物致知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孔子集厥大成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承議郎程頤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一

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頤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論也

又語類口可將大學用數月工夫看去此書前後相因互相發明讀之可見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惟此書首尾俱備易以推尋也

鄒浩中庸解義曰聖人之道備在六經千門萬戶何從而入大略在中庸一篇其要在謹獨而已

劉子翬屏山集聖傳論曰子思之學見於中庸一篇發明後進其心甚切彰微析妙惟恐人不解了學者不能聞一而知舉隅而反泥於言語之中則學幾於暗矣張子理窟曰某觀中庸義二十年每觀每有義已長得

一格六經循環年欲一觀

王啓大學稽古衍義曰夫子為教博文約禮之外性道罕言論語一書不出學問思辨之間當時曾子傳其學專用心於內其作大學則曰格物致知猶吾夫子也曾子傳之子思其作中庸則曰擇善思誠猶吾曾子也子思傳之孟子其作七篇則曰知言明善猶吾子思也孫之宏序葉氏習學記言曰漢唐諸儒推宗孟軻謂其能嗣孔子至本朝濂洛驟興始稱子思得之曾子孟軻本之子思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二

楊龜山荊州語錄曰曾子在孔門當時以為魯魯者學道宜尤難於他人然子思之中庸聖學所賴以傳者也考其淵源乃自曾子則傳孔子之道者曾子而已矣豈非魯得之乎

黃潤玉經書補註曰大學一書六經之名例也中庸一書六經之淵源也

黎立武中庸指歸曰經之作至中庸止矣故中庸者羣經之總會樞要也

趙秉文澁水文集曰黎先生作中庸指歸釋所以名中之義曰乾九二人道之始也故稱龍德中正中之體也坤六五心君之極也故稱黃中通理中之位也帝降衷民受中萬化所由出也作大學發微曰大學曾子之書一書之功在於止善止善之說蓋取諸良曾子固嘗稱

艮象曰君子思不出其位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易冒天下之道而中庸大學實出於易

宋史何基傳曰基謂以洪範參之大學中庸有不約而符者

呂祖謙雜說曰為學當自四事起飲食衣服居處言語此最是為學切要處中庸大學只是此道

王禕文忠公集曰治易必自中庸始治書必自大學始易以明陰陽之變推性命之原然必本之於太極太極

即誠也而中庸首言性命終言天道人道必推極於至誠故曰治易必始於中庸也書以紀政事之實載國家

天下之故然必先之以德峻德一德三德是也而大學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學庸通說 三

自修身以至治國平天下亦本原於明德故曰治書必始於大學也

龜山京師語錄曰或問中庸只論誠而論語曾不一及誠何也曰論語之教人凡言恭敬忠信所以求仁而進

德之事莫非誠也論語示人以其入之之方中庸言其至也蓋中庸子思傳道之書不正言其至則道不明孔子所罕言孟子嘗言之亦猶是矣

馮從吾四書疑思錄曰論語論工夫不論本體論見在不論源頭中庸則合併言之

居業錄曰中庸孟子多開示道理本原使人知所信向大學論語就教人直截做工夫聖人教人手段與賢人

不同聖人德盛人肯信向就教他做工夫自能下學上達到本原上上下下俱了子思孟子先將義理大原與效驗都開吐破腸說了方能使人踴躍去做但中庸工夫又更細密切實

四書質疑曰中庸文體與論語大不似整齊之中馳騁游泳具有行文之樂與孟子筆法相近蓋時然而已

演繁露曰孟子七篇子思中庸之於論語實注疏也而未嘗合為一書於是引出己名以名其著列莊亢倉之

於五千言亦猶是也葉子奇草木子曰大學乃設教之書朱子則憂百家之亂治中庸乃傳道之書朱子獨憂二氏之亂真深玩序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學庸通說 四 文可見

朱子集答潘叔度曰默誦中庸一卷於寐覺之時此亦甚善然與其必誦一過不若虛心玩理之從容有味也

又語錄曰韓退之原道篇中舉大學古之欲明明德後却不說致知在格物一句蘇子由古史論舉中庸不獲

乎上後却不說不明乎善不誠乎身二句這兩箇好做對看得這樣底都是箇無頭學問

李榕村集曰韓子引大學斷自誠意先儒或譏之殊不知大學以誠意正心為治家國天下之本而其知此者

謂之知本謂之知之至佛氏不知此者也故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此於立言之指固然而又深得古文之

意韓子所謂善讀大學者也

朱子經筵講義曰大學經文自則近道矣以上為前章

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為後章

大學或問曰問傳者釋本末而不論夫終始者何也曰

此章之下有闕文焉安知其非本有而并失之耶

金履祥大學指義曰事有終始無傳然不過說知止為

始而知止之義與致知相通無傳亦可但格物致知為

大學始事而傳文脫逸故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格物

之義至程子始明其義散見於語錄朱子輯十七條於

或問撮其要者以補傳文其文雖非禮記之文其意則

是聖賢之意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學庸通說

五

四書補注曰朱子補大學明言取程子之意而程子改

本無其文及作大學序則又云竊附己意補其闕略則

又非程子之意矣

李光地大學古本私記序曰朱子所補致知格物一傳

耳然而誠意致知正心誠意其闕自若也其誠意傳文

釋體迥然與前後諸章別來學之疑有由然已

按二程並未有補傳之意朱子零取其語十有七條

連綴為一即單辭驗之亦或與程子不符故後儒嘗

多疑之然此非朱子創格也曾思取夫子意以為學

庸其例似已如此

陸象山語錄曰所謂誠其意者一段是總脩身齊家治

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

林希元四書存疑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是曾

子平日之言不為誠意而設

楊慎升菴外集曰春秋惡絕秦楚而大學引秦誓楚書

孟子羞稱五伯而引晏子之言述百里奚之功此皆聖

賢憎而知其善也

許謙讀四書叢說曰平天下章分為四大節自章首至

夫衆則失國為一節自先慎乎德至不善則失之為一

節自楚書至驕泰以失之為一節自生財有大道至篇

終為一節

史繩祖學齋佔畢纂曰子思於大學末章乃合仁義而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學庸通說

六

言之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又明義利之辨

曰為國者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孟子學於子思故

於七篇首特提仁義實繼大學此章之旨

按此時未有子思經緯等說而史氏言之如此則宋

人亦嘗有疑大學為子思作者矣

傳習錄曰子思括大學一篇之意為中庸首章

張洪中庸講義曰其書始言一理者天命之性也中散

為萬物者率性之道也未復合為一理者脩道之教也

榕村語錄曰中庸二字程子只就道理上說倘該補出

箇頭來性便是道理的頭書云降衷于下民衷即中也

若有恆性恆即庸也

中庸或問曰問此稱仲尼孫可以字其祖乎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諡則子孫之於祖考亦名之而已矣周人死則諡而諱其名然未有諱其字者故儀禮饋食之祝辭曰適爾皇祖伯某父乃直以字面命之孔子爵不應諡而子孫又不得稱其名若曰孔子則外之之辭曰夫子則當時衆人相呼之通號也不曰仲尼而何以哉姚舜牧四書疑問曰自仲尼曰至唯聖者能之雜引夫子之言皆斷章取義打成一片

按篇中大概如是不僅所云數章

程子遺書曰孔子曰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中庸便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蓋有人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學庸通說 七

疑孔子之語中庸又直指郊社之義以發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又掠下教人

饒雙峰講義曰哀公章自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恐只是子思之言子思當來只為學者說所以說居下位起若孔子告哀公則未必說居下位及取友等事如脩身事親知人知天之說却是孔子告哀公之言

榕村語錄曰子思當日似因哀公一章乃作一部中庸故此前半即是前半部中庸後半即是後半部中庸孔穎達周易正義引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崩樂壞道

孤無主故設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共三百三千即周公所制周官儀禮

困學紀聞曰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鄭氏注曰大經指六藝而言春秋也大本孝經也此泥於緯書志在春秋行在孝經之言其說疏矣

四書賸言曰古中庸無分章其見於義疏者則概以子曰為限如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則合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子曰吾說夏禮則合王天下有三重焉類

中庸外傳曰中庸不似大學多錯簡致諸儒補訂紛紛然亦有一二可疑者如道其不行矣夫接上文則子曰字行不接上文則此語上下應有關文哀公問政蒲盧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學庸通說 九

二字為蟲為葦兩俱牽合若非方言定為訛字在下位數句的係重出好學近知上加子曰字明是更端家語無博學之以下章句謂為子思所補而許孟中直謂此章止首數言是夫子告君之語其下皆子思所論或更有他據矣總之書經三寫為馬成馬如素隱字畢竟有訛而康成乃以素為儲君子所以貴闕疑也

李觀盱江集禮論曰今之禮記其創意命篇有不為威儀制度者中庸緇衣儒行大學是也及其成書總而謂之禮記是其本傳之者亦知禮矣

郝敬小山草曰世收禮記中庸大學二篇補湊為四書二篇在禮為根蒂禮失此二篇則成枯槁二篇離禮則

墮空虛

漢志考證曰中庸白虎通謂之禮中庸記

宋景文筆記曰曾子年七十文學始就乃能著書孔子

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洽也

按顏之推勉學篇曾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故宋氏

承為此說考曾子少孔子四十六歲則當二十七歲

而孔子卒矣豈得聞一貫時學業正未就耶且曾子

嘗云年三十四十而無藝則無藝矣五十而不聞則

不聞矣七十就學之人顧為是言耶

經義考曰香溪范氏云漢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

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為何等語意其亡於魏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三 學庸通說 九

晉問也范氏於朱子未成大學章句前故為是言迨章

句行而十篇外又增出大學一篇人不敢復致疑矣

禮記集說曰紹興間進士夏休撰破禮記二十卷斷章

析句妄加譏詆中庸大學猶且不免其不知量甚矣

東陽趙廣榮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通說

漢書匡衡疏曰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

孟子題辭曰論語者五經之館轄六藝之喉衿

唐書薛放傳帝曰吾聞學者白首不能通一經安得其

要乎對曰論語六經之菁華也孝經人倫之大本也

通典趙匡舉選條例曰論語詮百行學者所宜先習

顏氏家訓勉學篇曰荒亂以來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

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

養馬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十一

楊泉物理論曰論語聖人之至論王者之大化鄉黨篇

則有朝廷之儀聘享之禮堯曰篇則有禪代之事

程子遺書伊川子曰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度量

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又曰看書各有門庭詩易春

秋不可逐句看尚書論語可以逐句看

朱子文集答趙佐卿曰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辭平易而

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又答呂子約曰論孟是直

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

鑿壞了處

司馬溫公集乞資蔭人試經義劄子曰孝經論語其文

雖不多而立身治國之道盡在其中

晁以道講義曰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為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

黃山谷集曰觀義理者必於其會論語者義理之會也學者之於孔氏有如問仁有如問孝問政問君子者多矣所問非更端而所對每不一蓋聖人之教入善盡其材視其學術之弊性習之偏息黥補劑之功深矣

薛季宣論語直解序曰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疑難問答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元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

鄒浩論語解義曰六經之言雖皆出聖人而非純乎聖人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二

人之言也純乎聖人之言意其為論語乎達其所謂五十學易可無大過之類則易之道得矣達其所謂詩可以興觀羣怨之類則詩之道得矣以至書也春秋也禮樂也苟悟其一言未有不冰解凍釋以詣於道者

真德秀西山文集曰學者所習莫先於論語而讀論語者莫先於知仁先儒有是言矣然嘗思之仁者夫子所罕言當時門人弟子有問仁者有問為仁者有問人之仁者大約纔十餘章而夫子所自言者亦復無幾學者獨於是焉求之可乎曰不然夫子之所罕言仁之體而已至若求仁之方為仁之要則舉凡二十篇中莫非是也姑以首章言其論學也若無與乎仁然時習之說以

熟乎仁而說也朋來之樂以輔乎仁而樂也至於不知不愠則庶幾安乎仁矣其他所論有即身而言者有即事而言者即身而言仁之成乎身者也即事而言仁之達乎事者也不特見於言者為然凡聖人之動容周旋皆仁之符也仕止久速皆仁之則也學者而有志於仁舍是將奚先哉

程子遺書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實事

居業錄曰論語一書堯舜氣象孟子七篇三代氣象王令孟子講義序曰昔孔子沒羣弟子各取所聞集於書今論語是也幸而聖人嘗言之幸而弟子能存之今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三

其書財此耳不幸言之不及言及再不存者固多矣有如仁有如性命皆一時罕問問而習不及之皆孔子所不對也故語以為子罕言然則論語之載亦略矣

陸象山語錄曰觀春秋易詩書必經聖人手則知編論語者亦有小病

史通惑經篇曰孔宣父大聖之德弟子鑽仰不及請益無倦然或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何則視仲由之不悅則矢天厭以自明答言偃之弦歌則稱戲言以釋難斯則聖人設教其理含宏豈與夫庸儒末學文過飾非使夫問者緘辭杜口懷疑其展若斯而已哉

論語辨惑曰解論語者有三過焉過於深也過於高也過於厚也聖人之言亦人情而已是以明白而易知中庸而可久學者求之太過則其論雖美而要為失實夫子言性與天道子貢自謂其不得聞而宋儒皆以為實聞之問死問鬼神夫子不以告子路宋儒皆以為實告之終篇堯舜禹湯之事寥寥殘缺不當強解而或謂聖學所傳所以著二十篇之大旨若是之類皆過於深者也聖人雖無名利之心然嘗就名利以誘人使之由人欲以識天理故雖中下人皆可企而及如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此正就名而使之求實也而謝顯道曰是猶有求名之意非聖人之至論子張學于祿夫子為言

四書考異

總考手四

論語通說

四

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人固有晚而改節者然概觀之可以見其終身矣而蘇東坡皆疑其有為而言子貢問當時從政者夫子比之斗筭而不數蓋師弟間商評真語何害於德而張九成極論以為自稱之辭至於杖叩原壤呼之為賊其鄙棄無復可疑而范純夫猶有因材施教誨之語若是之類皆過於厚也知此三者而聖人之實著矣

孟子

劉因集義精要曰世人往往以語孟為學問之始而不知語孟聖賢之成終者所謂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

四書考異

總考手四

論語通說

五

約也聖賢以是為終學者以是為始未詳聖賢之詳遽說聖賢之約不亦背馳乎
羅大經鶴林玉露曰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蓋以論語為兒童之書也趙晉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論語蓋亦如少陵之說也普言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固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按以論語為兒童蒙第一書匪第近世然也觀漢明德馬后以論語教授小王唐褚无量因皇太子及四

王未就學書論語五通獻帝及各史所載馬嚴范升
 鍾會劉楨謝莊王綯蕭統陸雲公馬樞等幼慧事可
 見當時乃便謂童蒙之書無關碩學故隋智積以之
 課子而曰願其無才能趙則平以之專業而世人相
 以相誦杜詩小兒學問止論語劉克莊詩鄰壁喧歎
 誦學而率易之言豈會一思其書之為用何如哉
 論語辨惑曰論語本無篇名今之篇名亦不成義理如
 學而述而子罕之類是何等語且章自為指不相附屬
 豈可以兩字冠之此蓋後儒以簡冊繁多欲記習之便
 因其科節以為號前輩已辨之矣
 歐陽修傳易圖序曰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六
 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
 一事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
 子曰以起之
 論語詳解日記論語者但稱子曰不稱孔子何也聖人
 萬代瞻仰人所共知如世惟一天不必更言何天民惟
 一王不必更言何王
 顧璘息園稿曰孔孟所引詩書多斷章取義不拘拘於
 章句蓋義理乃其精微文辭特其糟粕耳
 王十朋梅溪文集曰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
 學為首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
 之言曰學而時習之

疑思錄曰學而時習之孔子不曾說出所學何事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是其解也
 義疏曰或問前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後云子以四教
 文行忠信是學文或先或後何也答曰論語之體悉是
 應機適會教體多方隨須而與不可一例責也
 張子正蒙曰信近於義恭近於禮因不失親三者知和
 而能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凡論
 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倣此
 程榮三柳軒雜識曰周平圃謂論語凡稱或者其言皆
 無可取故略其姓名如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或問
 禘之說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或曰管仲儉乎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七
 真西山文集曰東谷鄭公論語意原以其己意而逆聖
 人之志蓋多得之於八佾篇謂其傷權臣之僭竊痛名
 分之紊亂大旨與春秋相表裏
 吳仲迂語類次曰玉藻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少儀
 士依於德游於藝此類或古有是語或放論語言之
 閻若璩四書釋地曰顏淵季路侍季路長顏淵二十一
 歲先顏淵者尚德也冉有季路見於孔子冉有少季路
 二十歲先冉有者重首事也只此敘法已具袞鉞云
 朱子語錄曰鄉黨篇皆以有事時觀聖人燕居申申天
 天是以無事觀聖人又曰子溫而厲一章是就大體上
 看聖人鄉黨是逐事上說

游柱畏齋經學曰孔子所謂異於人者無他古禮有是而子獨能行之耳如於是日哭則不歌食於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皆記禮者之常事非聖人創爲之也

蘇轍古史孔子傳曰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衛父子爭國冉有子貢以夷齊事質之知孔子不予輒也子路問治衛所先孔子答以正名而子路不達自注曰前此三年季康子嗣立而名冉求矣後此五年冉有爲魯帥師敗齊於清今冉有在衛豈自魯來見孔子歟哀公七年子貢在魯爲季氏說吳太宰嚭豈今歲自衛反魯歟子路與冉有同爲季氏家臣既而仕衛孔氏以死豈與孔子皆歸魯復自魯仕衛歟傳記脫略無所考證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八

熊朋來天慵集曰聘禮篇末執圭如重沃門鞠躬私覲愉如等語未知鄉黨用聘禮語抑聘禮用鄉黨語大抵禮經多出於七十子之徒所傳朱子鄉黨集註引晁氏曰定公九年孔子仕魯至十三年適齊其間無朝聘事疑使擯執圭兩條孔子但言其禮如此又引蘇氏曰孔子遺書雜記曲禮非必孔子之事見古有儀禮之書聖門因記其語耳

饒魯石洞紀問曰史記定公十四年孔子因齊饋女樂而去魯適衛無十三年適齊事不知晁氏何據而云數節必夫子朝見擯聘時弟子隨從見而記之

按禮記乃漢初諸儒雜收於遺編斷簡中其篇大抵

多出孔子門人之手鄉黨所記與曲禮玉藻同處最多其次檀弓其次郊特牲凡此當卽夫子身行之事門人錄之爲禮者在記中或明稱孔子可據也儀禮似孔子前先有成書鄉黨篇使擯以下三節與聘禮同者五科而皆在篇末記中或其記乃錄自孔氏耳晁氏考其時無朝聘事以爲原屬通禮夫子但舉論之其說不爲無見下節君子不以紺緌飾范氏亦曰言君子則不獨孔子蓋此篇之屬通禮者多矣

陸九淵與胡季隨書曰論語所載顏淵喟然之嘆當在問仁之前爲邦之間當在問仁之後請事斯語之時論語辨惑曰子路子貢以名忽爲仁管仲爲非仁孔子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九

獨明管仲之事而不論名忽則名忽之爲仁可知矣其言匹夫匹婦之諒此自別指無名而徒死者意不在名忽也名忽豈自經溝瀆之類哉

正蒙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之討陳恆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隣有弑逆諸侯得不請命而討

周必大平園文集曰論語記夫子善言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總而述之之時於稱謂尤有法凡門人問答率稱子若對諸國君臣則姓以別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冉有之言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絕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

論語詳解曰季氏一篇所記多等級名法故稱孔子以正之篇首季氏伐國繼以天子諸侯禮樂征伐得失大數言三言九皆名法之類

吳棫績解曰凡語中所載如邦君之妻類者不知何謂或古有之或夫子嘗言之不可考也

按集解孔氏謂當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蓋亦屬古通禮而子舉論之也

集註考證曰公山以費畔季氏佛屏以中牟畔趙氏皆家臣畔大夫也而名孔子蓋當時大夫畔諸侯而陪臣以張公室為名此亦一名義也故欲往以明其可耳

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曰史記禮書言仲尼沒後受業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十

之徒沉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用是考之師孽以下八人蓋魯樂師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者也

論語詳解曰魯以文獻取重於天下後世者惟其有周公孔子也而周公所以開國傳家者即孔子所以垂天下後世者也故論語錄周公之語柳下惠乃魯國先賢

夫子亦嘗舉以教門人此如周公謂魯公之類

柳宗元論語辨曰堯曰一章是乃孔子常常諷道之辭云爾此聖人之大志無容問對於其間弟子或知之或疑之而不能明相與傳之故於其書也卒篇之首嚴而立之

朱子語類曰林恭甫問論語記門人問答之辭而堯曰

一篇乃記堯舜湯武許多事何也曰不消恁地理會文字嘗問此篇是夫子誦述前聖之言弟子類記於此先儒亦只是如此說然道理緊要却不在這裏

按右說似以文辭是經之膚淺可不屑屑推求而集中答楊元龜云文字音韻雖淺事然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許多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意亦甚害事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然則朱子之姑置此等特以一人年力不暇兼理而先聚精會神於所緊要也經云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朱子既於大處盡力所遺細小後學者猶不能當不賢之任乎愚事是編蓋竊發憤於是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十一

四書通曰始之以人不知而不愠終之以不患人之不知此學而一篇終始也始之以不亦君子乎終之以無以為君子也始則結之以患不知人終則結之以無以知人此論語一書終始也門人記之豈無意乎

洪氏論語說曰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邦彛疏曰論語以口相授故經焚書而獨存

集註曰此書後十篇多闕誤

經典釋文曰論語是門徒所記故次孝經藝文志及七錄以論語在孝經前今不同此次

文心雕龍曰自論語已前經無論字

義疏序曰論語之書包於五代自堯至周凡一百四十人而孔子弟子有二十七人見於論語

困學紀聞曰中說詩失於齊魯當從龔本論失於齊魯謂論語也

又曰坊記引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論語成於夫子之門人則記所謂子云者非夫子之言也

胡宏皇王大紀曰史遷載孔子言行不得其真者尤多晁補之雜駁新序曰司馬遷作堯舜三代本紀孔子世家所引尚書論語事頗變其文字訓詁遷欲成一家言

追琢傳記之辭可也而變尚書論語文字不可也

金履祥通鑑前編曰按史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而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圭

後夫子有天未喪斯文匡人如子何之言所以解弟子之懼也孔子於宋遭伐木而去弟子曰可以速矣而後

夫子有天生德於子桓魋如子何之說有子曾子之門人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而事首尾或有不具夫不

載弟子懼事則夫子之言似露不載弟子可速說則夫子之言似夸朱子每惜不見古文家語蓋為此類也

日知錄曰孟子書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載於論語者八學不厭而教不倦里仁為美君薨聽于冢宰大

哉堯之為君小子鳴鼓而攻之吾黨之小子狂簡鄉原德之賊也惡似而非者又多大同小異然則夫子之言

其不傳於後者多矣故曰仲尼沒而微言絕

漢志考證曰石經論語載盡毛包周有無不同之說其

文有增損者其字有假借及用古者有字異而訓不遠

若置其杖賈之哉者後漢傳有遵五進四之文祝睦碑

鄉黨遂遂劉修碑鄉黨遂遂如也古今人表卑湛尾生

高尾生畝厥黨童子祝佗革子成弗勝字皆不同

邵氏聞見錄曰張籍祭韓退之詩魯論未訖注手跡今

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宰子晝寢

以晝作晝字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

浴作沿字至為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

書錄解題曰呂文靖夷簡試卷真本藏太史氏其所習

曰春秋何論大義何論者當是何晏論語也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圭

按梁陳問鄭何論語並立時或有鄭論何論之別唐

後鄭學不傳獨立何氏安得稱何論歟陸游老學菴

筆記曰國初韻略載進士所習有何論施肩吾及第

勅亦列其所習何論一首何論蓋如三傑佐漢孰優

四科取士何先之類陳氏未考于此致所言謬

螺江日記續編曰大學之目視手指中庸之俟命微幸

並論語之處約處樂喻義喻利等往往多出韻語又微

子篇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為夫子植其杖而芸芸字

與勤分字叶而上是記言下是記事亦連合成韻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論衡問孔篇以仲尼大聖其

語言應接有絕出常情者當時門弟子不能極問故設

疑發難以待後人之答藉在孔門固好學之一事第詞問傷直旨或過求此充罪也劉子元輩不能詳察遽從而效之以譏詆聖人是猶李斯之學荀況矣

按充雖巧為之說而其譏詆聖人之意篇中已往往呈露問孔之後繼以刺孟明以夫子之聖當時已莫不瞻仰萌蘖心存未敢遽加刺字於孟子乃遂無所忌憚嗣後馮休等之刪孟疑孟詆孟及夏休之破禮記罪魁禍首不皆充當之耶文選廣絕交論注引張升反論語今不知反論語為何等書據其名目恐亦如劉子元輩所為蚍蜉撼樹已可笑更施其技於建木鄧林直是咄咄怪事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四 論語通說 十四

書錄解題曰唐志有論語緯十卷七錄無之太平御覽有論語摘輔象撰考識者意其是也少室山房筆叢曰世率以識緯並論二書雖相表裏而實不同緯之名所以配經識之依附經者但論語有識八卷餘不概見蓋託古聖賢以神其書與緯體制迥別而其說尤誕妄

浦江戴殿恆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通說

家語後序曰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弟子終而大義乖六國之世儒道分散遊說之士各以巧意而為枝葉惟孟軻孫卿守其所習

趙氏題辭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於孟子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我子不過哉旨義合同若此者衆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孟子通說 一

於中庸軻性伋者也勤其道而章於七篇

孫氏音義序曰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援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磨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

劉子聲聖傳論曰孟學孔於百年之後超然領會獨發奧蘊傳一心之妙用發陳編之光燦神而明之使吾教益尊不膠於言語畦逕之末真聖門之輔佐諸子之英雄也使登乎孔堂其蘊藉和粹誠若劣於諸子然其見處超詣直自不羣姑舍是之言非夸大也亦胸中自負不碌碌耳

程子遺書曰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而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可與語道矣

又曰孔子之時諸侯雖強大然皆周所封建也周之典禮雖廢壞然未泯絕也故齊晉之霸非挾尊王之義則不能自立至孟子時則異矣天下之大國七非周所命者四先王之政絕而澤竭矣夫王者天下之義主也民以爲王則謂之天王天子民不以爲王則獨夫而已矣二周之君雖無大惡見絕於天下然獨夫也故孟子勉齊梁以王與孔子之所以告諸侯者不同君子之救世時行而已矣

四書考異

總考三五

孟子通說

二

按吹劍錄載李泰伯說云孔子教人尊王孟子教人爲王孔子作春秋於吳楚越君但稱曰子未嘗王之孟子於齊梁之王則儼然稱之見此時孟子不知有周王矣其言之蔽當以程子此條祛之

張子正蒙曰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東坡文集孟子論曰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寬而不可犯至密而不可察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世或未之見也

按世謂東坡亦非議孟子觀此文則坡實知孟子者

蘇轍孟子解曰孟子之說皆貫通乎子思不動心與浩然之氣誠之異名也誠之爲言心之所謂誠然也心之所謂誠然則其行之也安是故心不動而其氣浩然無屈於天下此子思孟子所以爲師弟也子思舉其端而言之故曰誠孟子從其終而言之故謂之浩然之氣樂城集上兩制諸公書曰昔觀百家之書從橫顛倒可喜可愕無所不讀泛然無所適從蓋晚而讀孟子而後遍觀乎百家而不亂也

鄉浩孟子解義序曰孔子之後紹其傳者孟子一人而已與太和爲一而充塞于兩間上足以配道下足以配

四書考異

總考三五

孟子通說

三

義其所養之氣有如此者由父子之仁而極于天道由可欲之善而極于神其所造之妙有如此者於詩則以意逆於書則取二三策其通經有如此者敷陳於齊宣梁惠之間訓告於萬章樂克之徒曲而中多而類其出言有如此者見與不見皆不以人枉己受與不受皆不以利廢義其制行有如此者以其所養之氣發其所造之妙無施而不可則其通經也出言也制行也皆餘事焉耳

宋史列傳陳淵曰孟子七篇專發明性善

孟子發題曰孟子有大功四道性善一也明浩然之氣二也闢楊墨三也黜五霸而尊三王四也是四者發孔

子之所未談述六經之所不載

陳亮經書發題曰善觀孟子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龜山餘杭語錄曰孟子教人存心養性收其放心至論仁義禮智則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為之端論邪說之害則曰生於其心害於其政論事君則欲格君心之非正君而國定千變萬化只說從心上來人能正心則事無足為矣

論語全解曰論語後孟子尤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許行楊墨之言行於天下孟子思欲拒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答問不直則道不見故其言為尤詳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孟子通說

四

雖然聖賢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時焉而已矣

捫蝨新語曰孟子之書要自難讀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雖然孟子豈無操持者哉此固孟子開卷第一義也孟子之書類多如此學者遂立說以非孟子所謂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者耶

譚貞默孟子編年曰或謂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卷便見梁惠王蓋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非在齊梁問語也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不委質而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國言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四十不動心之後也曰迺

斯可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見也不見在隱居求志之目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如是則見不見乃並行不悖

何垣西疇常言曰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曰孔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溥如溟滄泰華無所不容孟子思濟生民故行峻言厲如拯溺救焚不暇退遜聖賢分量固殊而所遭時勢又異自不得而強同也

呂東萊雜說曰人言孟子師道嚴孟子却是寬孟子問答有比為管晏者陋如彭更者孟子必為委曲說數百言却是寬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孟子通說

五

孟子說解曰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薛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為小交夫之悻怒故去齊三宿廉不苟取而不為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夷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圍囿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樂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閒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謫不遇於魯而未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不與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嫌疑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願學之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為盜柳下惠為不恭以仲尼為不為己甚其所向慕可知

而世儒猶謂其鋒銳太露何歎

王若虛孟子辨惑曰孟子書隨機立教不主故常凡引
人於善地而已故雖委巷野人之所傳苟可駕說以明
道皆所不擇蓋急於救世而然

北史郭祚等傳論曰昔人稱孟軻為勇於文

朱子語類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於成誦反覆玩味
於燕閒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千百
言反覆辨論若不可涯岸然其條理疎通語意明潔深
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不可涯岸者
將可得於指掌間矣又曰讀孟子非惟看他義理熟讀
之便曉作文之法首尾照應血脈貫通語意反覆明白

四書考異

總考三五 孟子通說

六

峻潔無一字間人若能如此作文便是第一等文章

少室山房筆叢曰夏商之前經即史也尙書春秋是已
周秦之際子即集也孟軻荀況是已

胡應麟談藪曰中庸孟氏子也而其理經故涉而經也

南華沖虛經也而其理子故降而子也

司馬溫公集曰荀子好禮楊子好易孟子好詩書

邵子皇極經世曰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

但人見之者鮮矣

唐仲友孟子論曰孟子願學孔子乃在於聖之時八卦
始乾而終艮乾之進退存乎艮之行止動靜時之謂也
浩然之氣是乃乾坤之專直翕闢其學蓋深得於易擬

議以成其變化者也

按孟子性善之說仕止久速之語皆本於易性善見
易之體仕止久速見易之用

玉海曰孟子羽翼孔道七篇垂訓法嚴義精知性知天
易之奧也以意逆志詩之綱也言稱堯舜書之要也井
田爵祿之制可以知禮王霸義利之辨可以知春秋儒
者稱之曰通五經若孟氏斯謂之通矣

孔叢子雜訓篇曰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
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耳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
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無樂為善此為不利大
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

四書考異

總考三五 孟子通說

七

為利之大者也

司馬光資治通鑑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惟仁者為
知仁義之為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對梁惠王直以
仁義而不及利者所與言之人異故也

朱子語類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義是如何不可泥著
一字如孟子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
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處須是各隨其本文意旨便各
不相礙

程伊川入關語錄曰傳錄言語得其言未得其心必有
害如孟子言伯夷柳下惠皆古聖人也不言清和便以
夷惠為聖人豈不有害又如孟子言放勳曰只當言堯

曰傳者乘放勳為堯號乃稱放勳又齊王欲發弟子以萬鍾此事欲國人矜式孟子何不可處但時子以利誘孟子故曰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就萬是為欲富乎若觀其文只似孟子不肯為國人矜式豈不有害費哀梁谿漫志曰孟子之平陸與其大夫反覆再四至言之齊王處然後盡出其姓名首尾相避森然簡嚴此文章之法也

按閻若璩說魯平公章曰平公之肯就見孟子實以樂正子言而樂正子之言直逮事不諧方露於口文法正與平陸章類別有伏案於前而後照應之者若許行章孟子將責陳相之倍師因先伏陳良之徒陳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八

相一句於未見許行前他書中得此法者蓋少

朱子集讀余隱之尊孟解曰沈同之問以私而不及公問燕而不及齊惟以私問燕故燕之可伐孟子所宜知也惟不以公問齊故齊之不可伐燕孟子所不宜對也按此一說最精最透語類云何以異是下合更有言者或朱子早年之說而此當為定論

孟子生卒年月考曰朱子謂孟子所以去齊其事雖不可考意王驩為齊王幸臣嘗欲託孟子以取重而王使驩為介以往弔滕又過公行子家皆未嘗與之言即從之來者亦正言以折焉則所以絕之者深矣疑驩以是積憾而去之余謂是固然矣然繫致為臣章於燕畔王

慙之後蓋君臣之隙既開有不可以復合者矣故孟子決然請去集註云王庶幾改之改必指一事今不可考竊謂改即前章過則改之之改恐指燕人事豈必別有一事郝仲輿亦曰孟子去齊在宣王伐燕後湣王之禍實兆於此湣王死而齊遂不振孟子之見幾早矣哉古史五帝紀論曰孟子曰堯將舉舜妻以二女瞽瞍不順不告而娶既而猶欲殺舜而分其室孟子蓋失之矣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瞽亦允若則舜之為庶人既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矣父子相賊姦之大者也豈有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又曰舜禹之攝格于祖考郊祀天地朝見諸侯巡守方岳行天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九

子之禮矣及其終而又辟之何哉使舜禹辟之天下歸之而其子不順將從天下而廢其子歟將奉其子而違天下歟此事之至逆由辟致之也至益不度天命受位於禹辟之而天下不從然後不敢為匹夫猶且恥之而謂益為之哉

龜山語錄曰據書所載但云象傲而已觀萬章言傲何足以盡之哉其言殺舜之時堯已妻之二女又使其子九男百官事於畎畝之中象必不敢但萬章所問其大意不在此故孟子當時亦不服辨

路史夏紀論曰益暨禹同事唐虞而同有功于治水佐帝之日不為淺矣功施于人不為不久矣且啓之德固

無以尚于益而謂天下不歸益而歸啓其然乎六經之存聖人不以纖芥疑後世也堯受終舜受命一于文祖一于神宗而禹無是舉也堯曰汝陟帝舜曰汝陟后而禹無是語也子車避啓之言殆爲辨士設歟

按上列王氏若虛之言可破諸惑

葉夢得過庭錄曰伯夷叔齊同隱首陽而孟子不言叔齊者制行立教以示天下爲之始者伯夷也叔齊則從之而已孟子論教之所始故獨舉伯夷孔子論行之所異故兼舉叔齊也

困學紀聞曰孟子學伊尹者也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亦是聖之任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孟子通說

十

按論語惟子夏一言伊尹夫子絕未稱之蓋伊尹之事但可伊尹爲之後人不得學也

四書纂箋曰朱子語錄言兒寬引金聲玉振是時未有孟子之書必古曲中有此語按漢武帝元鼎五年得寶鼎上問封禪儀寬論及此孟子書出於文帝時而董仲舒亦嘗辨孟子性善之說况兒寬又在後耶

禮記講義曰孟子述周爵祿之制謂其詳不可得聞則王制周官所載其不同者亦是各舉其略不必切切然求合也

柯一騰容齋隨錄曰萬章問交際盡心論追蠡兩章朱子皆謂其文義不曉而盡心下篇尤多有可疑流杵二

女果註均援借別文訓釋憎多口憎當爲增智之於賢者者當爲否聖人之於天道人當衍字孔子不得中道孔子下當脫曰字仁也者人也下據他本尙有二十字註更一一疑論至夫子之設科子舊爲子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章舊爲子註則不復置疑直爲更改孔子去魯章直云重出他篇中未嘗如是累見疊出蓋書當策尾訛脫較多情勢所固然也

困學紀聞曰論語終於堯曰篇孟子終於堯舜湯文孔子而荀子亦終於堯問篇其意一也

劉攽兩漢刊誤曰後書趙岐傳岐著要子章句傳於時要當作孟古書無要子而岐所作孟子章句傳至今本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孟子通說

十一

傳何反不記耶

玉海曰漢以孟子明事則有博文之名嘗卽詩禮訓注考之小弁述親親之言王制述貢助徹之法爵德齒釋於太宰經界釋於小司徒圭田市廛關幾釋於載師廛人司關助有公田國中什一及函矢之說又詳列於考工記珠貫絲組上下洽通蓋傳得其宗無越鄒孟求觀聖道必自茲始

四書纂箋曰孟子援書凡二十九援詩凡三十五

日知錄曰九經論語皆以漢石經爲據故字體未變孟子字多近今如知多作智說多作悅女多作汝辟多作避弟多作悌彊多作強之類蓋變於魏晉以下之傳錄

也

孟子四考曰孟子門人呂覽注有匡章淮南子注有陳仲子史記索隱有公明高廣韻有離婁皆誤甚

平園文集曰陸嘉材平生篤志孟子著翼孟音解九十一條擇春秋左傳莊列楚辭西漢書說文之存古文者

深思互考遂成此書如以折枝為磬折腰肢讀樂酒若樂山樂水角招為韶眸子為牟殺三苗本作箴二女果

本作嫫之類皆繁若白黑

筆乘曰陳仁子曰漢初不知尊孟子遷也以孟荀同傳

已為不倫更以騶子淳于髡等雜之何卑孟耶按史法

有牽連得書者有借容形主者太史公嘆孟子所如不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孟子通說

三

合而騶子淳于髡之流焚焚焉尊禮於世正以見砥礪

輕售而璞玉不剖汗血空良而駑馬競逐其寄慨深矣

仁子反見為卑孟是不知文章之賓主故也

邵氏聞見錄曰後漢王充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刪孟

郡齋讀書志曰刪孟二卷馮休撰前乎休而非孟者苟

卿刺孟者王充後乎休而疑孟者溫公與孟辨者蘇東

坡然不若休之詳也

黃氏日抄曰孟子卓然有功萬世而世猶或譏之夫李

泰伯以富國彊兵為學其譏孟子宜也如司馬公大儒

亦譏之豈非以孟子說誘時君變化百出溫公守樸意

見所不合歟吁此可與權之難也

唐仲友孟子論曰王安石尊孟子以配孔子而以財利變舊章如人尊其祖父之象貌而叛其訓者司馬光惡安石可也而作疑孟此如見子孫尊其祖先而其術不善併與祖先而疑之是齊楚得失之論也

司馬光與王介甫書曰介甫特好孟子與老子之言今

得君得位而行其道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

孟子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為民父母使民盼

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惡

在其為民父母也今介甫為政首建制置條例司大講

財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輸法於江淮欲盡奪商賈之

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錢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五

孟子通說

三

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豈孟子之志乎

按宋初人未知尊孟溫公作資治通鑑首著孟子對

梁王仁義黜儀行妾婦等言其文集上兩宮疏則引

孟子責善賊恩之言而云望無忘孟子之誠論責降

劉述等劄子則云孟子言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此古今之通義人臣之大節也功名論云齊王欲中

國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

矜式齊王非不知孟子之賢不能行其道而徒尊之

是以孟子以為不義而不留也與范景仁書云治心

以中此舜禹所以相戒也治氣以和此孟子所以養

浩然者也又中和論以孟子養氣一章逐句疏解而

云孟子養德以氣言之蓋能謹守中和之志不以喜
怒哀樂亂其氣則志平氣順德日進矣其他隨引孟
子文處不勝枚舉然則溫公之尊信孟子亦云至矣
而顧有疑孟十一篇之作致後世議者謂公不喜孟
子愚每求其故不可得逮觀右一書恍然悟矣蓋當
時王安石以一家私學蓋掩先儒陽借進孟子名以
陰濟其變亂成法之志所行事既大戾乎孟子而時
猶假孟子以拒諍飾非溫公特深患之故偶因其所
頻假數節著說辨之蓋實以折安石之喙而非與孟
子敵也蘇子瞻李泰伯晁以道與溫公俱先後同時
所有議孟之言當亦因是故耳

四書考異 總考三五 孟子通說 西

葉紹翁四朝聞錄曰祖無擇取序李泰伯之文陳次翁
爲撰墓志初未嘗及不讀孟子之說吁江集中有常語
非孟子而其文意淺陋且非序者所載疑傳會不讀孟
子之說者爲之勦入非泰伯之文明甚
升菴外集曰小說家載李泰伯不喜孟子事非也泰伯
未嘗不喜孟也何以知之曰考其集知之內始論引仁
政必自經界始明堂制引明堂王者之堂刑禁論引瞽
叟殺人舜竊負而逃富國策引楊氏爲我墨氏兼愛潛
書引萬取千焉千取百焉廣潛書引男女居室人之大
倫省欲論引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本仁論引以至仁
伐不仁迺平集序以子思孟軻並稱送嚴介序稱章子

得罪於父而孟子禮貌之常語引孟子儉於百里之制
又詳說之古詩示兒云退當事奇偉風駕追雄軻由是
言之泰伯蓋深於孟子者也

按泰伯哀老婦詩云仁政先四者著在孟軻書又上
孫寺丞書云觀年二十三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羣
聖人之言纂文章以康國濟民爲懷以孔孟並稱爲
聖人最見其服膺孟子處升菴泛舉多條而獨遺此
何耶其不知經正庶民興語所出羅氏鶴林玉露亦
載之然欲非其書而其書未一寓目將何所指駁以
爲非乎卽斯以談斯言誠未實矣

四書考異 總考三五 孟子通說 圭

周密浩然齋視聽鈔曰晁說之以道亦著說非孟子建
炎中宰相進擬除官高宗以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
乃敢非之勒令致仕
孫穀祥野老紀聞曰晁以道自云受學於司馬公因作
詆孟一書江南僧宗杲云晁公可謂不善學柳下惠矣

金華鄭重校字

四書考異上

總考三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授讀事略

漢書宣帝紀霍光奏議稱孝武皇帝曾孫今年十八師受詩論語孝經

又疏廣傳廣為太子太傅兄子受為少傅在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

又蕭望之傳望之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後為太子太傅以論語禮服授皇太子

後漢書皇后紀明德馬后常教授諸小王論語經書

後漢紀孝和帝紀鄧后通論語志在經書不問家事

後漢紀孝和帝紀鄧后通論語志在經書不問家事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六

授讀事略

一

母非之曰女人書足注數通一孝經而已今不務女工

長大寧舉博士耶宗族因皆號曰諸生

後漢書馬嚴傳嚴子續七歲能通論語又范升傳九歲

通論語孝經又周燮傳十歲就學能通詩論

按詩論當謂詩與論語也晉書文明王皇后傳亦云

年八歲誦詩論

又荀淑傳荀爽幼而好學年十二能通春秋論語杜喬

見而稱之曰可為人師

東觀漢紀章帝賜黃香淮南孟子各一通

三國魏志鍾會傳四歲受孝經七歲誦論語

又注引邴原別傳原家貧早孤隣舍有書塾過其旁而

泣師問而哀之曰童子有志我相教不求費也於是遂就書塾一歲之間誦孝經論語

張隱文士傳劉楨年八九歲能誦論語詩警悟辯捷所問應聲而答

顏氏家訓勉學篇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謐二十

始授孝經論語皆終成大儒

劉義慶世說新語桓公初報破殷荊州會講論語至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處桓意色甚惡

宋書王景文傳景文名與明帝諱同按帝名彧子年七歲

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

哉詢即答曰草翁風必偃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六

授讀事略

二

又謝莊傳莊年七歲能屬文通論語

梁書昭明太子傳三歲受孝經論語五歲遍讀五經

南史伏挺傳七歲通孝經論語天監中除中書參軍事

宅在潮溝於宅講論語聽者傾朝

又吳苞傳與劉瓛俱於褚彥同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

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聽苞也

又儒林傳吳興太史叔明通孝經論語禮記每講說聽

者常五百餘人

又陸雲公傳五歲誦論語毛詩馬樞傳六歲誦孝經論

語老子

北史儒林傳徐遵明見鄭元論語序云誓以八寸策誤

作八十宗因曲爲之說

又李奇注孝經論語頗傳於世爲縉紳所稱游雅與論
典詰不合因以爲嫌尋更惡之乃取奇注論語孝經燒
於庭內奇曰公貴人不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愈怒
因告京師後生不聽傳授

又孝行傳王頰年二十尙不知書爲其兄所責怒於是
感激始讀孝經論語

隋書蔡王智積傳有五男止教讀論語孝經而已亦不
令交通賓客或問其故曰恐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唐書選舉志開元七年注老子道德經成詔天下貢舉
人減尙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六

授讀事略

三

又三宗諸子傳章懷太子賢甫數歲讀書一覽輒不忘
至論語賢賢易色一再誦之帝問故對曰性實愛此帝
語李世勣稱其夙敏

舊唐書蘇世長傳年十餘歲上書言事帝以其年小召
問讀何書對曰讀孝經論語帝問孝經論語何所言對

曰孝經云爲國者不敢侮於鰥寡論語云爲政以德帝
善其對

翼孟音解序唐彭城劉軻慕孟子而命名著翼孟三卷
白樂天紀其事頗以不朽

張唐英外史構杙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
教他讀論語孝經免他學沈謝嘲風弄月汚人行止

宋史趙普傳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爲相太祖嘗勸以讀
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啓篋取書讀之竟日
及次日臨政取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
十篇也

按宋鑑載趙普事不同曰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
讀只論語太宗以此問普普略不隱對曰臣所知誠
不出此昔以其半部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部
輔陛下致太平羅氏鶴林玉露記此同於宋鑑

又李沆傳沆爲相常讀論語或問之曰沆爲宰相如論
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尙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
誦之可也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六

授讀事略

四

鄭景望蒙齋筆談韓魏公自言自少至老終始所踐歷
惟一部論語未嘗須臾敢離晚鎮北門韓縝爲都轉運
使造其臥內几案間不見他物惟一唾壺及論語耳

宋史張載傳少喜談兵范仲淹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
可樂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載讀其書猶以爲未足又

明諸釋老有年究極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朱子語錄老蘇只取論語孟子韓子與諸聖人之書安
坐而讀者七八年後來做出許多文字便如此好

沈括夢溪筆談王聖美初未知名謁一達官值方與客
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曰嘗
讀孟子否對曰生平愛之但都不曉其義問不曉何義

日從頭一語孟子見梁惠王已不曉達官深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既云孟子不見諸侯因何見梁惠王其人愕然無對

按明譚氏貞默說此義最善見上篇

王明清揮塵錄漢州張成應制初出蜀過夔州郡守知其名士也一見過之厚因問曰四科優劣之差見於何書張無以對守曰載孟子注中因開示之且曰不可不牢攏之也張道中著論成篇至都閣試文論六題以此為首張更不注思而就主文錢穆父覽而異之為過閣第一咸即魏公浚之翁也

浩然齋視聽鈔李泰伯著論非孟子後舉茂才論題出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六 五

經正則庶民與不知出處曰吾於書無所不讀此必孟子中語也擲筆而出

按曾慥序李泰伯詩曰嘗試六題已通其五惟四科優劣之差不能拂袖出葉紹翁考泰伯於慶歷癸巳茂材科報罷蓋與張成同試而是科閣下六題其第一四為經正則庶民與初無四科優劣一題此是曾慥傳誤而泰伯亦無不讀孟子事

程子外書拾遺范淳夫之女讀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語人曰孟子不識心心豈有出入先生聞之曰此女雖不識孟子却能識心

朱子語錄昔陳烈先生苦無記性一日讀孟子學問之

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忽悟曰我心不曾收得如何記得書遂閉門靜坐不讀書百餘日以收放心却去讀書遂一覽無遺

祁寬記尹和靖語曰郭忠孝每見伊川問論語伊川皆不答一日伊川語之曰子從事於此多少時所問皆大且須切問而近思

謝良佐上蔡語錄朱震來謁請教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震念日刻如此何由盡其講說已而舉子見齊衰者及師冕見二章言聖人之道無微顯無內外由應唯進退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蘇長公集司馬溫公行狀神宗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六 六

之常摘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神宗識其意待之愈厚

陳淵默堂集龜山嘗以孟子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令羅仲素思索仲素疏其義呈龜山曰飲食有正味飢渴害之則不得正味而甘之猶學者必有正道不悅於小道而適正焉則堯舜人皆可為矣何不及之有哉龜山云此說甚善但更於心害上一著猛省留意則可以入道矣仲素一生服膺此語

宋史李侗傳羅從彥授以中庸語孟之說嘗令侗於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於天

下之理曲折萬變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

焦欽筆乘李彥平日宣和庚子某入辟雍同舍趙孝孫仲修伊川先生高弟趙顏子之子也辛丑春同試南宮仲修中選而某被黜仲修勉之曰公姑歸讀書可也某意不憚趙曰公頗讀論語否即應之曰三尺之童皆讀此何必某仲修笑曰公既知讀此且道學而時習之以何者為學某茫然不知所對仲修徐曰所謂學者非記問誦說之謂非絺章繪句之謂所以學聖人也既欲學聖人自無作輟出入起居之時學也飲食游觀之時學也疾病死生之時亦學也人須是識得造次必於是顛

四書考異

總考三六

七

沛必於是立則見其參於前在輿則見其倚於衡方可
以學聖人某聞其言頓若有悟請益曰為學之道敬聞
命矣敢問事業何如仲修曰事業正是為學中來只如
作一郡行得論語中三句便用之不盡所云敬事而信
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也彥平佩服其言每日吾生
平操心行已立朝事君皆趙君之言有以發之

宋史張釋傳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
元嘅然若有得未及仕卒

陳鶴者舊續聞曾文清幾每日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
何喬遠聞書福清林子充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奇解
論語多引之

宋史程瑀傳嘗為論語說至弋不射宿言孔子不欲陰
中人至周公謂魯公則曰可為流涕洪興祖序述其意
秦檜以為譏已遂與祖魏安行錢版京西漕司亦奪安
行官毀其板

又洪興祖傳少讀禮至中庸頓悟性命之理續文日進
嚴松編象山語錄曰先生言年十二歲時復齋因看論
語命某近前問云看有子一章如何某云此有子之言
非夫子之言先兄云孔門除却曾子便到有子未可輕
議更思之如何某曰夫子之言簡易有子之言支離
詹阜民編象山語錄曰某嘗問先生之學亦有所受乎
曰因讀孟子而自得之

四書考異

總考三六

八

宋史呂祖謙傳少福急一日誦孔子言躬自厚而薄責
於人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

又陳亮傳郡守周葵與論難奇之曰他日國士也因授
以中庸大學日讀此可精性命之說遂受而盡心焉
因學紀聞劉盛不好讀書惟讀孝經論語日誦此能行
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

俞成元螢雪叢說曰陳季陸常推賈挺才非惟筆力過
人又且講授不雷同如說孟子引得杜詩為證極是明
白云文王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正是丈人屋上烏人
好鳥亦好桀有臺池而民欲與之偕亡正是君看牆頭
桃樹花盡是行人眼中血

真西山集袁變行狀公嘗讀論語至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慨然曰士之知所輕重當如是矣終身辭受進退惟義所在金石不渝

宋史王柏傳少慕諸葛亮為人自號長嘯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暢然嘆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朱氏門人游

又盧稹傳稹酷嗜周易孟子

金史移刺履傳章宗為金源郡王喜讀春秋左氏傳聞履博洽名質所疑履曰左氏多權詐駁而未純尚書孟子皆聖賢純全之道願留意焉王嘉納之

元史廉希憲傳希憲篤好經史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六 後學事略 九

懷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分對世祖嘉之曰廉孟子

又楊桓傳幼讀論語至宰予晝寢章慨然有立志由是終身非疾病未嘗偃臥

又楊恭懿傳書無不讀後得朱子集註四書嘆曰人倫日用之常天道性命之妙皆萃此書矣

耶律有尚國學事迹姚樞語其子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能明此書雖他書不治可也

千頃堂書目許魯齋有大學詩解一卷每大學一義輒賦七言絕句解之

黃潛文集許白雲先生墓誌甫能言母夫人授以論語

孝經入耳輒不忘

明史錢唐傳帝覽孟子至草芥寇讎語謂非臣子所宜言議罷其配享諫者以大不敬論唐抗疏入諫曰臣為孟軻死死有餘榮時廷臣無不為唐危帝鑑其誠懇不之罪孟子配享亦旋復然卒命儒臣修孟子節文云

唐樞國琛集無錫張飛卿最愛孟子養氣章及復為子姓誦之

筆乘宏甫為南北部郎日聚友講學或謂之曰吾輩讀書義理豈有不明而事講乎宏甫曰君輩豈不讀書但苦未識字須一講耳或怪問其故曰論語大學豈非君所嘗讀耶然論語開卷便是一學字大學開卷即是大

四書考異 總考三十六 後學事略 十

學二字此三字吾敢道諸君未識得何也此事須有證驗始可知識論語中學字便悅樂不慍識大學二字便定靜安慮今都未能如何自負識得此字耶其人默然不能對

浦江倪兆熊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大學

大學之道。陸德明禮記釋文曰大舊音泰劉音直帶反。杜佑通典禮第十三卷引大學篇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八句自注云大學爲上庠大讀爲泰。阮峻禮記滌除云學記云大學之法大學之禮大學之教並指學宮言之此大字宜從舊音。

按七錄有劉昌宗禮記音五卷所云劉氏蓋昌宗也韻書十四泰大字徒蓋切與直帶音同三十八箇大字唐佐切與馱音同未嘗有音直駕切者道字上去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一

二讀凡訓理訓路上聲訓言訓由訓治去聲此道謂當然之理宜作上聲今俗讀大爲直駕讀道去聲雷同附和莫有覺其非者四書內若此之類不勝枚舉卽如下文善字毛晃謂善惡之善上聲彼善而善之去聲又如靜字宋以前韻書並祇疾郢一切黃公紹韻會始重收敬部蓋辨其正音也今讀在止於至善定而后能靜亦多以善與靜爲去聲者此皆方俗差失非有關於音讀異同乃方開卷之首已一言而再誤可嗚孰甚附舉之統例其餘

在親民。程叔子改定大學本曰親當作新。王應麟困學紀聞曰大學之親民當爲新金滕之新迎當爲親

皆傳寫之誤。衛湜禮記集說晉川倪氏曰伊川讀親

爲新以下文作新民爲證然先儒皆不敢改也蓋於民言親自有義親近也愛也書曰民可近親近之義也孟子曰親親而仁民親愛之義也聖人爲民父母視民如子推愛子之心以愛民不止近之而已中庸曰子庶民此篇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又曰此之謂民之父母皆親民之義又錢塘吳氏曰親民者德明而民親也孟子對滕文公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先言人倫明於上言小民親於下而後告以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由孟子之言觀之則親與新之意可見矣孟子所謂人倫卽下文君仁臣敬子孝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二

父慈交信者是也大學以明明德言孟子以明人倫言至於論民之親初無異辭又何疑焉。徐愛陽明傳習錄曰作新民之新是爲自新之民與在新民之新不同作字却與新字相對然非新字義下面于新字皆無發明如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父母之類皆是親字意親民猶孟子親親仁民之謂親之卽仁之也百姓不親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所以親之也堯典克明俊德便是明明德以親九族至平章協和便是親民便是明明德於天下親民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崔銑士翼曰古人字簡通用親新其互行與今必曰親非新也孟子謂於民

仁之而弗親何為混其施也

按舜典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敷敷五教在寬五教之設所以親民乃有虞氏創立大學之始規也合孟子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言之此親字實似不必更改但所謂親者蓋令民自相親非君上親愛之亦非民之親近君上也孟子云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云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此言親民之事亦極之於平天下孟子所言謂即以釋此經可矣孔氏舊疏訓親為親愛於民倪氏王氏遂俱引孟子親親而仁民為證親與仁自有差等何怪崔氏之即以其矛盾耶吳氏別引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三

學記之言謂近者悅服遠者懷之是所謂小民親於下者親字亦復看錯

知止而后有定節。張參開元五經文字序例曰經典音字多有假借謂若借后為後大為太之類 物觀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后作後下皆同 曲禮儼若思正義引大學定而後能靜三句后皆作後 司馬光溫公文集答韓秉國書引全節文五后字皆作後 物有本末。唐石經禮記本字作本下皆做此 五經文字曰說文本從木一在其下今經典相承隸省作本 按本土刀切說文進趣也從大十大十者兼十人也 雖筆畫小變于音義則大殊今之不從乃由宋嘉定

時柯山毛居正雋較改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孟子人有恒言疏引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必先修其身 司馬溫公集論治身治國所先疏引大學曰欲明明德於天下必先正其心 呂祖謙易說引大學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齊其家

按引經之例宜有省不宜有增孟子疏少三者字省文也治齊修上各多必字司馬氏呂氏引之亦各多必字豈所據本有別歟朱子謂此書傳文多與孟子合者故知其成於曾子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四

觀此與所厚者薄等語則于經文已然

先脩其身。禮記正義本脩字作修下皆同 李仲文字鑑曰脩長也修飾也經典以脩短之脩為修飾字誤 按今四書凡修字俱從月作脩或古原通借或後世傳寫訛未可定而其字義各殊非僅變體者比故偶因其初見識之

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述古之欲明明德以下八句悉與大學同至先正其心下云欲正其心者無為不善而怨人疑其間有脫誤 先致其知。釋文曰知如字徐音智下致知同 致知在格物。鄭康成注曰此致或為至

物格而后知至節。李翱文集復性書引大學曰致知在格物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昭明文選江淹雜體詩李善注引國治而天下平亦略去后字

壹是。山井鼎七經考文曰古本壹作一

克明德。尙書古文作克明惠。吳棫書稗傳考異曰

大傳康誥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俊德今無俊字

陳棧四書發明曰康誥曰克明德慎罰此只取上三字乃引經活法顧諟天之明命亦去先王二字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尙書古文甲字作命命字作

命。釋文曰顧本又作顧同。鄭注曰諟或爲題。孔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王

穎達尙書正義曰諟與是古今之字異故變文爲是也

帝典曰克明俊德。虞書堯典篇克明俊德古文俊作

峻。釋文曰峻徐音俊又私俊反。荀子正論篇引書

克明明德注以多方罔不明德慎罰證之非。史記五

帝紀能明馴德徐廣注曰馴古訓字。漢書平當傳堯

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堯之爲教

先親後疎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俱同大學峻字

湯之盤銘曰。李昉等太平御覽器物部引禮記盤字

作樂

苟日新。歐陽詢藝文類聚引禮記曰湯之盤銘德曰

新又日新。陸贄奏議集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宋史田錫傳錫上御屏風序引湯之盤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詩曰。禮記正義本宋刻九經本皆作詩云。高拱問辨錄亦作云

其命維新。正義本唐石經本皆作惟新。王應麟詩

考引禮記其命惟新。真德秀四書集編趙順孫四書

纂疏胡炳文四書通諸舊本惟皆從心

按容齋三筆曰六經用字有不同者維唯惟一也而

在詩爲維在易爲唯在書禮爲惟此字詩本作維大

學引之乃作惟字今本與中庸維天之命皆依詩从

糸者誤周應賓考異云此惟字詩作維可見明季所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六

刻大學尙未誤矣

邦畿千里惟民所止。釋文曰畿音祈又作幾音同

伏勝尙書大傳引作邦圻千里。徐彥公羊傳疏桓公

九年亦引詩作邦圻。商頌惟字作維。唐石經禮記

誤此惟字爲維

緝蠻黃鳥。釋文曰緝音緝一音亡巾反。小雅作緝

蠻。唐石經緝作緝。字鑑曰增韻于緝字下云本作

緝誤作緝又五經文字云昏本从民先朝避諱改作昏

案昏从氏省者會意从民者諧聲也說文昏字从氏省

於下注云一曰民聲則昏乃或作之字昭然可見

爲人臣止於敬。七經考文曰古本爲人臣下爲人父

下共有者字 唐章懷太子後漢書張衡傳注引禮記曰為人臣止於恭

瞻彼淇澳菉竹猗猗。釋文曰澳本亦作奧於六反本又作隩一音烏報反 詩衛風澳作奧菉作綠 韓詩

竹作薄 許慎說文解字引詩菉竹猗猗與大學同有斐君子。釋文曰斐芳尾反一音匪 衛風斐作匪

音義曰本又作斐韓詩作邶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舊文磋為瑳磨為摩釋文曰瑳

七何反摩本亦作磨 劉向說苑建本篇引詩作瑳瑟兮僖兮。朱子語類曰某看經子所載僖字或從小

或從才不同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七

赫兮喧兮。釋文曰喧本亦作喧 衛風赫兮喧兮韓詩作赫兮宣兮 說文解字作赫兮喧兮 毛晃增

修禮部韻略作赫兮烜兮 郝敬讀書通曰喧亦作誼後漢書酷吏論威譽誼赫易林坤之巽赫誼君子

終不可誼兮。釋文曰誼詩作諛或作喧如切如磋者至民之不能忘也。孔穎達正義曰記者

引爾雅而釋之 爾雅釋訓篇曰如切如磋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瑟兮僖兮恂慄也赫兮烜兮威儀也有

斐君子終不可諛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少五者字異烜諛二字音義曰琢本或作琢非也僖本或作

捫同下板反郭音簡恂音荀郭音峻謝私尹反烜吁遠

反今並作喧字音同 文選廣絕交論注引禮記如切如瑳道學也如琢如磨自修也亦無者字瑳依舊文為瑳 四書辨疑曰經文當作如切如琢者道學也如磋

如磨者自修也瑳琢二字傳寫之差也如磨者自修也鄭注曰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正義曰

恂慄也。鄭注曰恂字或作峻讀如嚴峻之峻正義曰以經之恂字他本或作峻字故讀云云 釋文曰恂依

注音峻思俊反一音思旬反 朱子語類曰某始言此只是恂恂如也之恂及讀莊子見所謂木處則惴惴恂

懼然後知鄭氏之音為當民之不能忘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也字於戲。釋文曰戲好胡反徐范音義 周頌作於乎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八 小人樂其樂。釋文曰樂並音岳又音洛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舊文為吾聽訟猶人

也又無為母釋文曰吾聽訟猶人也論語作聽訟吾猶人也母訟之母音無 漢書賈誼策引此二句無為母

按此與中庸篇中庸其至二語皆于論語有別而此且無別本兩讀不知何時竟訛論語文為大學也大

戴禮禮三本篇史記酷吏傳序潛夫論愛日篇德化篇鹽鐵論大論晉書刑法志魏書任城王傳皆引孔

子聽訟吾猶人也之文彼所引自俱論語即賈誼策中所引但一母字同此而上句一同論語顏師古亦

定屬論語孔子之言是也

此謂知本。程叔子改定本曰四字衍。饒魯雙峰講義曰知字彷彿與物字相類本字從木亦是格字偏傍知本是物格二字之誤

此謂知之至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也作矣母自欺也。毛居正六經正誤曰母作母誤

按曲禮母不敬音義曰母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無音非也觀此則知舊本禮記多借母字為母故毛氏正之如此

此之謂自謙。鄭注曰謙讀為慊慊之言厭也正義曰以經義之理言作謙退之字既無謙退事故讀為慊慊則不滿之貌故又讀為厭厭安靜也心雖好惡而口不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九

言自然安靜也。丁度等集韻忝部謙字下云苦簞切安靜也引禮記此之謂自謙為證。朱子大學或問曰謙之為字有作慊者。胡銓禮記傳曰自謙者自敬也誠生乎謙敬易一謙而四益蓋謙者敬之大也讀謙如字。倪思大學辨曰不謙之人以虛為實務矜夸以欺人不惟欺人又以自欺謙則有其實而若虛者也又人道惡盈而好謙此好惡之正也人能知謙之好惡則公矣亦讀謙如字

按鄭氏云慊之言厭是訓其義非又讀其音也厭謂厭足與朱子訓足正同徐爰作禮記音錯會鄭意乃以謙讀若厭而云苦簞反正義復以厭訓安靜牽強

支離愈說而經理愈晦無怪後人之束注疏高閣也見君子而后厭然。鄭注曰厭讀為厭。釋文曰厭烏斬反徐爰又烏簞反。陸佃禮記解曰厭讀如字厭著未嘗厭也。方慤解義曰厭然者有厭故從新之意果厭故從新則善矣而小人惟見君子而后厭然非其誠心也亦讀厭如字。俞琰書齋夜話曰厭字當作入聲於葉反藏伏也是乃與注意合荀子所謂厭然一涉亦作入聲

如見其肺肝然。七經考文曰古本無其字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大戴禮文王官人篇曰誠在於中此見於外又曰五氣誠於中發形於外民情不可隱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十

也。顏之推家訓名實篇宓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按大學云此謂者四唯唯仁人三句見于論語他如一言僨事二句孔穎達正義云古有此語記者引之國不以利為利二句盧孝孫通義云蓋古語引之以證獻子言也俱不能究所自出但望經說之此條未有說者而其文却猶可考官人篇係文王之言逸周書亦錄之顏氏稱宓子賤語韓非以屬孔子大學所引應不越二之中矣

富潤屋德潤身。釋常談引曾子曰德潤于身富潤于屋。文選顏延年曲水詩注富潤屋上題曾子曰字身有所忿懣。鄭注曰懣或作憤或作寔。釋文曰懣

勅值反范音稚徐丁四反又音勸 詹道傳四書集箋
曰廣韻玉篇憶並陟利反 程子全書曰身當作心
張九成大學說曰心之正體無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也
其所以為之者皆血氣也此所以言身有而不言心也
讀身如字 集說四明李元白曰始焉心足以制其身
今也身反以戕其心故經不曰心有所忿懣而特挈其
身以言之 郝經陵川集正心四箴引引傳曰心有所
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忿懣則
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前後易置
有所好樂。釋文曰樂徐音五孝反一音岳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豐坊石經本此上有顏淵問仁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士

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二十二
字 周從龍遵古編曰舊原有此二十二字後為唐明
皇削去 毛奇齡大學證文曰初見豐氏刻本顏淵問
仁二十二字下仍有此謂修身八字後見九經考異與
四體大學二書俱無此八字近姚安陶珽重輯說郭錄
竟以此本刻之卷首曰石經古本又增此八字
所謂齊其家。程叔子改正本曰其字衍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釋文曰辟音譬下同謂譬喻
也 七經考文曰古本辟作譬宋板同下倣此 唐石
經五辟字皆書作譬 程叔子改正本亦皆作譬 鄭
注曰譬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反以喻己則身修

與否自可知也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曰昨夕因看
大學舊說見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處依古注讀作譬
字恐于下文意思不屬此只合讀作僻字蓋言常人于
其好惡之私常有所偏而失其正故無以察乎好惡之
公而施于家者又溺于情愛之間亦所以多失其道理
而不能整齊也如此讀之文理極順又與上章文勢正
相似且此篇惟有此五辟字卒章有辟則為天下僂辟
字亦讀僻足以相明 又語錄曰古注辟音似窒礙不
通教情非美事如何譬得故今只作僻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士

焉延平周氏曰能近取辟可謂仁之方也已果能近
之其身所親愛者以辟於人之所親愛云云則其所
行者莫非公恕之道石林葉氏曰所藏乎身不恕未
有能喻之人者也故齊家在於用恕又廬陵胡氏范
陽張氏別訓辟為省察而亦讀以譬音朱子以前未
嘗有讀僻者故陸氏釋文所載祇一音而已
故好而知其惡二句。曲禮上篇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 張華博物志載曾子曰好我者知我美矣惡我
者知我惡矣
按曾子二語頗似此好而知其惡之上文且可證此
書之果出自曾子也然今博物志說者謂非張茂先

原書或有意依倣爲之未可據矣

其家不可教。朱子文集李敬子問此可字竊疑當爲能字曰彼之不可教即我之不能教也可與能彼此之詞也若作家不能教則不詞矣

如保赤子。尙書如作若古文若采堊學 後漢書楊賜疏曰非所謂若保赤子之義注引譬作如保赤子

按楊疏本與書文無異注反據禮異文仍不云禮而云書古注中每或如此與其率意無寧略之

一人貪戾。鄭注曰戾或作吝 釋文曰一言儻事。舊文儻爲責鄭注曰責或爲犇

賁音奮本又作儻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三

堯舜帥天下以仁二句。正義本唐石經本集說本二

程改正本兩帥字俱作率 毛詩總序疏周禮師氏疏

孝經聖治章疏太平御覽仁德部引文亦俱作率 淮南子繆稱訓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

無諸己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 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緇衣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

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宋刻本脫此八字 呂祖謙東萊博議述大學后字作後

故治國在齊其家。考文補遺曰古本國下有者字 季本改定大學本無此七字

桃之夭夭。說文解字引詩作媯媯又作枻枻 長孫

訥言隋韻箋注唐元度九經字樣俱引詩桃之枻枻 其葉蓁蓁。唐石經葉字作菜 通典引詩其葉漙漙

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考文補遺曰古本父上有人字 此謂治國。七經考文曰古本國上有其字

上老老而民與孝二句。大戴禮主言篇孔子語曾子曰上敬老則下益孝上順齒則下益悌

而民不倍。鄭注曰倍或作倍 按坊記祿利先死者後生者則民不倍又般人弔于

擴周人弔于家示民不倍也投壺篇毋備立毋踰言 均作備字大學與坊記投壺同屬禮記之一篇似亦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七

作備爲正

有絮矩之道也。舊文矩爲拒釋文曰拒音矩本又作矩 鄭注曰矩或爲巨釋文曰巨音拒本亦作拒 唐

臧懷恪碑郭敬之家廟碑絮矩俱作潔矩 五經文字 絮音結 章句絮胡結反 或問曰何以言絮之爲度

也曰此莊子所謂絮之百圍之木賈子所謂度長絮大 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而強訓以絮殊無意謂先友

太史范公乃獨推此而言之而後其理可得而通也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

按胡氏四書通云絮字舊皆讀作挈字此言非也舊 但訓之爲挈讀則如潔

所惡於上四句。祭統曰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

樂只君子。吳玉搢別雅曰衡方碑樂旨君子蓋用詩南山有臺之文而以只為旨或假借同音之字或當時傳文有如此者非盡傳寫之誤也

按左傳襄公十一年魏絳引詩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樂旨君子福祿攸同皆作旨字二十四年子產引樂旨君子邦家之基亦然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釋文曰節徐音截一音如字毛詩音義曰巖本或作巖 賈昌朝羣經音辨曰巖巖高也詩維石巖巖今從山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五
儀監于殷峻命不易。大雅儀作宜監作鑿峻作駿音義曰易毛以豉反鄭音亦 漢書翼奉傳引詩監字與大學同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七經考文曰古本德上有其字有德此有人三句。舊唐書陸贄傳引記有德必有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此俱作必又引記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上下易寘民諱作人

亦悖而出。陸贄傳又引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惟命不于常三句。書古文作惟命亞考憲 戰國策須賈引書惟字作維 左傳成公十六年范文子引書正義曰言善則得之惡則失之

按王氏漢志考云左氏引惟命不于常注云康誥今康誥無此語顯在康誥筮尾何王氏檢之不得楚書曰節。國語趙簡子問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左史倚相 劉向新序秦欲伐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名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

按鄭注楚書楚昭王時書也善人謂觀射父昭奚恤也不專主國語說左氏傳嘗兩引鄭書此楚書似亦鄭書之類

勇犯曰。讀書通曰史記晉世家咎犯晉文公舅大學勇犯曰。讀書通曰史記晉世家咎犯晉文公舅大學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末
作舅犯荀子臣道篇晉之咎犯淮南人間訓城濮之戰咎犯之謀韓非子外儲說晉文公反國至河令蘧豆席

蓐棄之咎犯聞之而哭並與舅同又通作曰三國志劉表傳注引司馬彪戰略曰曰犯之謀也

亡人無以為寶二句。檀弓舅犯曰喪人無寶仁親以為寶 晉語舅犯曰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舊文他為它釋文曰个古賀反一讀作介音界它音他正義曰兮是語辭古文尚書為猗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个作介宋板同 唐石經禮記个作介 尚書如有一介臣斷斷

猗無他伎音義曰介又作个伎亦作技他亦作它正義

曰一介謂一心耿介斷斷然守善猗然專一無他技藝
禮記大學引此作斷斷兮猗是兮之類詩云河水清且
漣猗是也 書古文彙斷猗如大式介臣詔詔倚亡它
技 說文解字引周書詔詔猗 後漢書酷吏傳注引
尙書如有一介臣 公羊傳文公十二年述秦繆公言
曰惟一介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何
休注云一介猶一槩

其如有容焉。尙書無焉字古文容作宐
人之彥聖。鄭注曰彥或爲盤

不啻若自其口出二句。尙書若作如寔作是古文能
作耐 禮記正義本寔作實下做此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七

按正義惟崇正時本爲然此本多有舛誤未足據
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二句。尙書無能字又尙亦作亦
職古文保作采哉作才 書正義曰我國家得安保我
後子孫非直子孫安其下衆人皆庶幾亦有益哉孫
字絕句 蔡清四書蒙引曰以能保我子孫爲句黎民
帶下讀大抵春秋之君多知有子孫不知有黎民穆公
猶知有黎民者故云黎民尙亦有利哉然語自輕於子
孫也
媚疾以惡之。尙書媚作冒古文作媚惡古文作亞
而違之俾不通。釋文曰俾本又作卑 尙書通作達
古文俾作界

遊諸四夷。釋文曰遊北孟反又通靜反靜音爭鬪之
爭皇云遊猶屏也 六經正誤曰靜字本去聲今音爭
鬪之爭是平聲要當作通耕反 朱子或問曰遊之爲
屏何也曰漢石刻辭有引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爲
遵以屏爲遊可證其通用也

按王制篇屏之四方唯其所之又云王三日不舉屏
之遠方可證遊屏二字之通

命也。鄭注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 程子外書曰命
當作息字之誤也 陸佃解曰命讀如字孟子曰莫非
命也不能舉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不能退不
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 姚舜牧疑問曰命作慢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八

字無謂愚謂君相造命賢不能舉舉不能先是一聽于
命了故下箇命字

按國君造命不可委命左傳文也唐李泌申論之曰
命者已然之言主相不當言命言命則不復賞善罰
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數紂曰謂己有天
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最可明此命字之義姚氏意
似亦本此但說未究暢

苗必逮夫身。五經文字曰苗本側其反經典或借爲
災 釋文曰逮音代一音大計反

必忠信以得之二句。國語周太子晉曰其失之也必
有愾淫之心問之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問之又晉

范文子曰以德勝者猶懼失之況驕泰乎

按此上有是故二字引端當是舉古成語

生財有大道。管子君臣上篇曰生財有常法

而下不好義者也。七經考文曰古本而下有其字

未有好義。考文補遺曰古本好上有上字

孟獻子曰。通典食貨第四卷引孟子曰畜馬乘不察

於雞豚

按杜氏引此下別引孟子文承以又曰二字是直以

孟獻子為孟子非傳寫之脫漏字

畜馬乘。後漢書馮衍傳伐冰之家不利雞豚之息注

引禮記曰畜馬千乘不察於雞豚 荀子大略篇有國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尤

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楊倞注引禮曰畜

馬乘者不察於雞豚 韓嬰詩外傳第四卷駟馬之家

不時雞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

通貨財 左傳文公二年正義引大學曰食祿之家不

與民爭利

按史記言公儀休為魯相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

利受大者不得取小義與此段同故左傳正義致稱

引誤讀者不必便因之疑今大學文有遺逸

與其有聚斂之臣。皇侃論語義疏引禮有作畜 詩

桑柔箋引作斂聚疑誤

寧有盜臣。唐書食貨志引記曰寧畜盜臣

此謂國不以利為利。考文補遺曰古本不下有可字

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章句曰此句上下疑有

闕文誤字 黃震曰抄曰彼指用小人者言之善之謂

利為有益善其說而行之也文意似自全 程叔子改

定大學曰一本作彼為不善之小人使之為國家 四

書辨疑曰善字乃利字之誤也解者不可以彼為善之

四字為句自彼至家十一字通為一句改善為利字讀

之語意自圓 湛若水講錄曰彼為善之陸宣公嘗引

此段無此四字想是衍文 蘇祐道旃璣言曰大學傳

彼為善之小人讀之使為國家句予少時授讀句讀也

近取兒童所讀會講觀之則彼為善之讀小人之使為

四書考異

條考一

大學

手

國家句蓋以善無小人故改之如此不知彼以為善實

則未嘗善也

金華申臺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中庸

天命之謂性。盧辨注大戴禮本命篇引作孔子語。率性之謂道。北齊書段榮傳論引此文冠語曰字似誤。憶為論語。

脩道之謂教。李文公集復性書引作循道之謂教。姚旅露書曰教應作敬下文曰戒懼曰慎獨皆言敬也。第二十一章自明誠謂之教亦應作敬其次致曲非敬而何蓋宋人諱敬改文傳行既久漸忘其本楊太史四書眼謂大學中庸首尾皆重一敬字得其旨矣。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一

按書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即天命為性也若有恆性即率性為道也克綏厥猷惟后即脩道為教也千古言性惟成湯權輿而孔氏系出自湯聖門家學淵源莫此為要子思子恐其漸久而晦故特于一書之首切指以正其名後之言性者一準斯傳而不性其所性則自不患于穆戾矣。

戒慎乎其所不睹。宋白等文苑英華歐陽詹暗室箴引先言不睹作不見。金樓子戒子篇述戒慎乎其所不覩至慎其獨也五句為子夏言。莫見乎隱二句。禮記釋文曰見賢遍反一音如字。大戴禮曾子制言篇注引文兩乎字俱作於。

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苑敬慎篇引中庸慎上有能字。

按此與大學文皆有故字引端禮器篇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是以君子慎其獨也亦用是以字引端似古先有其言記禮家各述之也文子精誠篇云聖人不慙于影君子慎其獨文子及與周平王問答或者為斯言所自出歟。

喜怒哀樂之未發。孟子離婁下篇疏引無之字。宋史道學傳李侗舉此語亦無之字。陳師道后山集理究篇楊時龜山集答學者書引文皆無之字。

天下之大本也。唐石經本字作本後倣此。六經正誤曰本作本誤本音治。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二

按本字誤已著前篇茲以還正誤原次復出。小人之中庸也。釋文曰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伊川入關語錄曰小人更有甚中庸脫一反字。朱子中庸或問曰疑王肅所傳之本為得其正而未必肅之所增程子從之亦不為無所據而臆決也。倪思中庸集義曰此無反字正義謂小人亦自以為中庸得之矣王肅添反字非也。謝良佐上蔡語錄亦云小人自以為中庸。王肯堂鬱輪岡筆塵曰自上不妨曰小人反中庸下自不妨曰小人之中庸若小一向反中庸而更無中庸者則小人更無可化為君子之理而中庸有不偏之處矣。

中庸其至矣乎章。釋文曰一本作中庸之為德其至矣乎。四書纂疏曰論語有之為德也四字不必言能而能在其中此章無四字則有能知與不能知能行與不能行故下句有能字論語是夫子本文此章是子思

繫括

道之不行也節。陸賈新語慎微篇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司馬光與王介甫書引孔子曰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智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王安石集書李文公集後蘇軾集中庸論皆引記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四書辨疑曰明字本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三

當在前今反在後行字本當在後今反在前乃後人傳寫之誤也行明二字當相易讀之

不肖者不及也。昭明文選答客難注引無也字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顧起元中庸外傳曰接上文則

子曰字衍不接上文則此語上下應有闕文

舜其大知也與。隋書牛宏傳知字作智無也與二字

隱惡而揚善。祝穆事文類聚別集述中庸君子隱惡

而揚善

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釋文曰阱本或作穽同

則拳拳服膺。釋文曰拳音權又起阮反徐光權反

文選張衡思元賦劉琨勸進表二注俱引禮記服膺拳

拳 困學紀聞曰徐彥伯樞機論中庸鑿其心左階銘其背中庸鑿心未詳所出但有服膺之語闕若璩補訂曰鑿心即服膺彥伯澀體猶芻狗為弄犬竹馬為條驂非中庸本有異文也

按彥伯之論專訓慎言中庸鑿其心與金人之銘白圭之復並舉意所指似是庸言之謹有餘不敢盡二語鑿心文特設辭然耳王氏云未詳所出見其心之虛閻氏遂以服膺實之直未閱唐書傳中全文矣而弗失之矣。後漢書明帝紀張衡傳二注俱引作而不息。文選文賦注引禮記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不失之矣又答客難及辨命論二注俱作而不失之矣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四

韓愈昌黎文集顏子不貳過論引文弗亦作不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桓寬鹽鐵論繇役章引

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

強哉矯。荀子臣道篇矯然剛折楊倞注引禮記曰和

而不流強哉矯

不變塞焉。鄭康成注曰塞或作色

素隱行怪。鄭注曰素讀為攻城攻其所係之僚僚猶

鄉也。顧野王玉篇僚字下引孔子曰僚隱行怪。漢

書藝文志引孔子曰素隱行怪顏師古注曰素隱求索

隱暗之事。三國志方技傳亦作索隱。朱子或問曰

素隱之說呂氏從鄭注以素為僚固有未安舊說有謂

無德而隱為素隱者于義略通又以遯世不見知之語反之亦似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有若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仙家引此而以素為索顏氏又釋之以為求索隱暗則二字之義既明而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 中庸集義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為常而不知變通者也注謂素為係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為證謂素為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蹟索隱易以為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吾弗為之矣。漢書藝文志弗作不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五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釋文曰遯本又作遁 五經文字曰遯遁二同經典通用之 易文言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无悶猶言不悔不見是猶言不見知 費而隱。釋文曰費本又作拂同扶弗反徐音弗 鄭注曰費猶俯也道不費則仕正義曰言君子遭值亂世道德違費則隱而不仕若道之不費則當仕也皆讀費為拂 羣經音辨載費字四切于扶弗切下引禮君子之道費而隱 章句費符未切 四書通曰費字有三切兵媚切邑名符味切姓也芳味切說文散財用也章句以為用之廣當從芳味切今以為符味恐誤勉齋黃氏范陽張氏皆以為費當讀作費用之費是也

五字外為五字為道不遯
人五切作五字

按如鄭孔二氏說則三字當并上君子之道作一句讀賈氏音辨連七字引文非偶然也自朱子改訓費為廣舊義遂漸少知者故費字共有四切胡氏只言三而獨遺其扶弗一切

人猶有所憾。釋文曰憾本又作感

鷲飛戾天。釋文曰鷲字又作鷲戾力計呂結二切

按左傳昭公十五年以鼓子戴鞅歸釋文曰戴本作鷲漢書五行志泰山山桑谷有戴自焚其巢梅福傳

戴鷲遭害則仁鳥會逝鷲並作戴

人之為道而遠人。張九成中庸說讀人之為道而遠

為一句人不可以為道為一句 朱子或問述楊氏說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六

曰以人為道則於道二而遠于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亦於遠字絕句 伐柯伐柯。越語先民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八句。張氏中庸說曰子事父臣事君弟事兄朋友先施之皆曰求者蓋所以致其察也察子之事父吾未能安敢責父之愛子乎以事父為句絕 朱子文集雜學辨曰此四句當為八句子臣弟友四字是句絕處以求為察亦非文義 又答徐彥章論經說曰所求乎子句以事父未能也句主意立文皆與大學絜矩一節相似人多誤讀今詳來說似亦可疑 韓詩外傳四卷有君不能事有臣欲其忠有父不

能事有子欲其孝有兄不能敬有弟欲其從令言能知
于人而不能自知也 家語三怨篇孔子曰君子有三
怨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怨也有親不能孝有
子而求其報非怨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怨
也即影襲外傳文 大戴禮曾子立孝篇為人子而不
能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能畜其子者為人弟而不
能承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順其弟者為人臣而不
能事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按以韓詩外傳證之此自當以子臣弟友絕句張氏
專泥大戴禮文致所讀誤

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易文言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七

按此章所引夫子之言一見論語一見大戴禮一見
文言而其辭俱參錯不齊後文如此類甚多疑子思
之為是書一如朱子補格致傳法朱子取程子意而
其言非程子本言其意亦非程子一段意也子思嘗
對魯穆公曰臣書所記臣祖之言雖非正其辭然猶
不失其意由中庸觀之斯言誠不虛矣

言願行行願言。釋文曰行皆下孟反或一讀皆如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洪武正韻曰中庸僚其位而行注
僚皆讀曰素今本作素

按由正韻說不獨素位字異下素富貴等素字古皆
作僚矣然檢鄭氏原注則云素皆讀為僚洪武時偶

有別本顛倒相屬致貽斯誤七經考文嘗表明之曰
僚皆讀為素宋板古本俱作素讀皆為僚輯韻者不
事廣閱未足以為案驗

則無怨上不怨天。釋文曰怨於願反又於元反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徵幸。大戴禮曾子
本孝篇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徵
幸 王充論衡幸偶篇引孔子曰君子處易以俟命小
人行險以徵幸 文選陳情表庶劉儁倖注引禮記小
人行險以徵倖云儁與徵同 五經文字曰徵古弔反
又古堯反要也經典及釋文皆別作徵倖字从彳與字
書不同俗作儁者訛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八

按徵字平去二聲義訓各別平聲者求也要也此言
徵幸及左傳徵福于太公是也又抄也論語惡徵以
為知是也去聲者邊塞也循也史記南至犍犍為徵
漢書徵循京師是也說文玉篇隋韻俱如是訓羣經
音辨徵邀也引行險徵幸為證邀即要求之義徵字
上聲玉篇云徵行隋韻云徵抄與惡徵之徵義可通
唐以來并徵幸字亦別作徵郭氏佩觿乃專以徵訓
邊徵而譏徵幸為順非集韻增韻俱因緣其說讀徵
平聲訓之曰徵幸覲非望也舊本中庸章句多有被
改文者故禮記義疏云徵朱本作徵然今本章句多
復正而正義釋文諸本自屬徵字

辟如行遠必自邇二句。唐石經本衛湜集說本兩辟字皆作譬。宋高宗石經上句今闕下句辟作譬。書大甲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蔡沉集傳引中庸二語辟亦皆作譬。釋文曰卑音婢又如字。如鼓瑟琴。七經考文曰古本作琴瑟按詩原文似非和樂且耽。小雅耽作湛。韓詩外傳八卷耽字與中庸同。樂爾斐幣。釋文曰幣音奴本又作孛同。孟子梁惠王章句書甘誓正義引詩俱作孛。文選孔文舉論盛孝章書注引亦作孛。鬼神之爲德。太平御覽述文德下有也字。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九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釋文曰齊本亦作齋。謝應芳辨惑編引文人作民齊作齋。矧可射思。章句曰射詩作教。禮記集說河東侯氏曰射讀作石字。按後文在此無射射詩作教緇衣篇引服之無射射詩作教此射字今本毛詩抑篇與中庸正同未嘗作教朱子之意或因侯氏等誤作他音爰據詩大例以矯正其讀耶。夫微之顯節。蘇長公文集擬進士御試策引禮曰微之顯誠不可揜也如此。宗廟饗之。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此饗字作享下章宗

廟饗之儀禮部述亦作享。故裁者培之。鄭注曰裁讀如文王初載之載又曰裁或爲茲。七經考文曰古本注茲作滋宋板足利本同。按大雅文王初載毛氏傳訓載爲識鄭箋云文王生適有所識釋文不著音蓋如字讀若再耳此注同出自鄭何乃云裁讀如之裁殖義本甚顯白更何庸綴此一讀轉令學者生迷耶鄭氏意似備兩義未必謂讀如載者卽裁殖之裁也。嘉樂君子憲憲令德。釋文曰嘉戶稼反皇氏音加憲音顯一音如字。大雅嘉作假憲作顯毛萇傳曰假嘉也釋文曰假音假正義曰經之所云皆是嘉美也因訓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十

假爲嘉。禮記正義曰此大雅嘉樂之篇詩本文憲憲爲顯顯與此不同者齊魯詩與毛詩不同故也。左傳文公三年公賦嘉樂又襄公二十六年晉侯賦嘉樂。楊簡慈湖家記曰假者嘉音之訛。章句曰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按左傳兩賦嘉樂均與此合或齊魯詩文然矣正義直云嘉樂之篇其下詳憲憲不同之故而不更說嘉字豈當時毛詩別本又有作嘉者歟孟子引不愆不忘舊本趙氏章句亦稱嘉樂之篇今已被竄爲假而音義中存了公著案猶可驗。保佑命之。大雅佑作右。

其惟文王乎。唐石經宋石經惟皆作唯。正義本集說本亦作唯。七經考文曰其唯文王乎古本無其字以王季為父二句。周禮師氏疏引中庸無憂者其惟文王乎父作之子述之略此二句。家語致思篇孔子曰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任為母以太姒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顛閔天為臣其本善矣。

按善矣下云武王伐無道刑有罪一動而天下正其事成矣周公載已行化而天下順之其誠至矣與此下文亦略相當家語文自說苑君道篇摺拾者而說苑又影襲中庸

壹戎衣。鄭注曰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七

衣壹戎服者壹用兵伐殷也。釋文曰依注衣作殷於中反尚書依字讀謂一著戎衣而天下定。書武成一戎衣。又康誥殪戎殷。太平御覽儀禮部述中庸作一戎衣。司馬光中庸廣義曰壹戎衣者蓋言武王取天下之易耳豈得以孟津還師為嫌改易舊文以衣為殷乎。楊慎丹鉛錄曰壹即殪衣即殷也杜子美社稷一戎衣詩人趁韻之語不足據也。

按今文尚書無武成篇鄭氏未見古文尚書故泥康誥文改中庸不僅以還師孟津為嫌也

武王未受命。六經正誤曰未作未誤

追王太王王季。大傳篇曰武王追王大王王季

說苑文王篇云武王追王之喪

歷文王昌。史記周紀曰文王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漢書平當傳曰周文武追王太王王季。正義曰大傳云武王追王此云周公追王不同者武王既伐紂追王布告天下周公追而改葬故不同也。游酢中庸解曰武王為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而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仍稱其祖為太王王季然則周公追王太王王季者乃文王之德武王之志也故曰成文武之德不言文王者武王既追王矣武王追王而不及太王王季以其未受命而序有未暇也禮記大傳載牧野之奠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亦據武成之書以明追王之意出于武王也世之說者以中庸無追王文王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七

之文遂以為文王自追王豈未嘗考泰誓武成之書乎父為大夫子為士八句。班固白虎通爵篇引禮中庸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子為大夫父為士祭以大夫葬以士也下四語前後相易。喪服篇曰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期之喪達乎大夫。白虎通喪服篇引禮中庸曰替之喪達乎諸侯

善繼人之志。漢書翟方進傳王莽誥曰予聞孝子善繼人之志。說文解字昭

所以序昭穆也。釋文曰穆又作繆同

作佶解曰廟佶穆也 李涪刊誤曰晉武帝以其父名昭改爲韶音歷代已遠豈宜爲晉氏之諱而行于我唐哉今請復爲昭穆 朱子或問曰世讀昭爲韶先儒以爲晉避諱而改之然禮書亦有作佶字者則假借而通用耳 郭忠恕佩觿辨證曰按魯語云明者爲昭其次爲穆則字不作佶而音非韶也審矣蓋晉避文帝諱改音韶義或然也昭穆見禮經者非一設漢世字作佶而爲韶音則鄭康成必釋之曰字當作佶或云假借昭字惟說文所載異于經未可從也

旅酬下爲上。禮記正義曰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爲上讀爲如字 毛奇齡中庸說曰所謂下爲上者祭以神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三

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亦讀爲如字

所以逮賤也。舊文逮爲逌釋文曰逌本又作逮同

按爾雅釋言曰逌逌也漢石經公羊碑祖之所逌聞

隸釋曰逌板本作逮劉寬碑未逌誅紂州輔碑逌事

和煮逌並作逌

踐其位。鄭注曰踐或爲績

事死如事生。祭義曰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

孝之至也。公羊傳桓公八年注文王事死如事生孝

子之至也

郊社之禮節。仲尼燕居篇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

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

也鄉射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

乎 陳善捫蝨新語曰論語問禘章孔子以當時之禘

有不如禮不欲斥言之因以掌示門人曰某甚易如此

耳中庸亦云云無乃非其義乎 金履祥論語集註考

證曰章句謂此與論語大同小異特記者有詳略然中

庸是泛說論語是答或人之問亦恐各是一出

所以祀乎其先也。七經考文曰古本先下有祖字

其如示諸掌乎。鄭注曰示讀如寘諸河于之寘寘置

也 宋書周朗傳上書曰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古

按詩示我周行鄭箋亦云示當作寘正義云示寘聲相近故誤爲示也

哀公問政章。家語曰哀公問政于孔子孔子對曰文

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者猶蒲盧也待化

而成故爲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道以仁仁者人也

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教尊賢之等禮

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

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

可以不知天下之達道有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

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

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其成功一也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重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重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奈何孔子曰齋潔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利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敬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上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日省月考歲廩稱事所以來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疾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獲于上有道不信于友不獲于上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去

矣信于友有道不順于親不信于友矣順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于善不誠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夫誠弗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定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章句曰孔子家語載此尤詳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或子思所補也歟 呂祖謙東萊文集與朱元晦書曰哀公問政以下六章雖載在家語皆若同時之言然安知非子思裁取之以備中庸之義乎 朱子文集答張敬夫書曰所引家語只是證明中庸章句要見自哀公問政至擇善而固執處只是一時語耳於義理指歸初無所害似不必如此力加排斥也此章既不以家語為證其章句之分當復如何為定耶家語固有駁雜處其間豈無一言之得耶

按孔子家語非今所有家語其書久亡漢藝文志注辨之審矣今家語者魏王肅欲証其師鄭康成而無以駕說因雜取二戴記孟荀左國史記說苑荀及晏子列子韓非子呂覽新序韓詩外傳賈誼新書等割裂竄改織成而以己所駁鄭諸說混入之今猶可一一檢對以發其覆哀公問政一章前半全割中庸後半全割祭義踪跡尤甚顯然朱子何輕信為古書據之以證明中庸耶觀答張敬夫一書知當時敬夫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去

固嘗病之而東萊又舉六章為諷六章者子程子所分定也朱子雖未億家語之全偽而已言其有駁雜之繁于中庸大抵為肅所演飾其他篇如此類頗多固執之者也下尙有公日子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二語以後便接祭義子曰立愛自親始云云今不贅錄錄他書之可備訂者

布在方策。釋文本策字作筴。文選刻漏銘注引禮記作方冊。程大昌演繁露曰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冊通版為方連簡為冊近者太學課試嘗出文武之政在方冊賦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七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為謀。沈括夢溪筆談諱作地道敏藝

在下位不獲乎上二句。鄭注曰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禮記集說晏氏曰諸儒皆以此為脫誤非也禮記他篇有脫誤中庸無脫誤矣大抵君子先能脩身事親則雖處下位而仰可以獲乎上俯可以治乎民所以繼此而言君子不可不脩身不事親也。游氏解曰在上欲得乎民在下欲獲乎上皆以脩身為本

按此文脫誤近是而義猶自可通朱子取鄭說而仍其本文最可為註書法元景氏星將二語除去之便失聖人念史闕文厚意

史記索隱天下通論五字當此語出子思子今見禮記中庸

天下之達道五以下數節。漢書公孫宏上書曰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此三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揚雄法言孝至篇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何孟春訂註家語本行之者一也。下有一者誠也四字

按顏師古注漢書曰自好問近乎知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愚謂當云自天下通道五下及其知之一也。陸佃埤雅曰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末

之及其成功一也。或勉強而行之。王通文中子王道篇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章句曰家語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云云故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所刪家語繁文有不盡者今當為衍文也。景星學庸集說啟蒙曰一說子曰非衍文謂上兩節子思之言此又引孔子之言以足其意

按公孫宏傳此間有故曰二字子或為故字譌好學近乎知。說苑建本篇引中庸好問近乎智。漢書公孫宏傳亦作好問。後漢書馮衍傳注禮記曰好

問近於智又黨錮杜密傳注禮記曰好問近乎智

力行近乎仁。釋文曰行皇如字徐下孟反 孟子章

指引論語曰力行近仁孫奭音義曰論語無此語此是

禮記中庸篇趙氏以為論語文之誤也

子庶民也。釋文曰子如字徐將吏反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托名子貢詩傳述此節九語

惟親親字別作親親

按古文尙書親字俱加宀作親依說文則親與親別

同其好惡。釋文曰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並如字

所以勸親親也。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曰上親字宜

衍以有勸字故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光

既稟稱事。鄭注曰既讀為餼 陸佃禮記解曰既如

字說文曰小食也 戴景魏中庸要義亦讀既如字

釋文曰稟彼錦反一本又力錦反 唐石經本正義本

集說本稟俱作廩 洪武正韻引作稱士疑誤

則不跲。釋文曰跲其劫反皇氏音給 五經文字曰

佻其劫反禮作跲

不勉而中。釋文曰中丁仲反又如字下中道同 朱

子集答徐彥章曰不勉而中之中以未發言恐未安此

中字却是發而無過不及之中讀中如字

從容中道。尙書洪範正義曰人主先自立其大中乃

以大中教民也中庸所謂從容中道此也讀中如字

慎思之。劉宰漫塘集羅季能字序引文慎諱作謹

按慎為宋孝宗諱朱子學庸章句如先謹乎德承上

不可不謹而言自謹獨而精之皆避慎字為謹而經

文中未嘗改此是說經正例劉氏但引文與說經有

差故并避

有弗學段。徐幹中論治學篇引孔子曰弗學何以行

弗思何以得 四書通曰有弗學學之之字當絕句

問之弗知。司馬溫公集乞經筵訪問上殿劄子引中

庸曰有弗問問之弗得弗措也

自誠明謂之性。韓文公集顏子不貳過論引中庸曰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三

思而從容中道聖人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聯合上下兩文為一

唯天下至誠。東坡集溫公神道碑引文至上有之字

能盡其性六句。漢書匡衡傳疏曰能盡其性然後能

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

誠則形六句。荀子不苟篇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神

則能化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

按苟卿此篇之語多與中庸合者如云君子順命以

慎其獨又云誠信如神又云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

之則可謂慤士矣卿嘗受業于子弓子夏之門或亦

曾窺見此書

國家將興。周禮大卜疏引中庸國家將興亡 史記
楚元王世家贊國之將興必有禎祥

必有妖孽。釋文曰說文作襍巛云衣服歌謠草木之
怪謂之襍禽獸蟲蝗之怪謂之巛

按說文字別體甚多而禮記釋文獨于此鑿指言之
似許氏曾解及中庸而異其文者彼本傳脫與否不
可究決舊釋既然今且不棄

見乎著龜。釋文曰一本乎作於 周禮疏引作於
故時措之宜也。禮記集說新定顧氏曰誠不可以斯
須廢是以宜於時措故時措之絕句宜也又自是一句
久則徵。鄭注曰徵或作徹 唐石經作徵六經正誤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三
曰徵作徵誤 姚鉉唐文粹復性書引中庸曰誠無息
不息則久久則悠遠

博厚所以載物也二句。周禮師氏疏引無兩也字
可一言而盡也。唐石經宋刻九經一俱作壹 七經
考文曰古本一作壹

其爲物不貳。釋文曰貳本亦作儻
斯昭昭之多。釋文曰昭本亦作炤同

按後文亦孔之昭毛詩原作炤字又荀子炤炤乎其
用知之明也漢譙敏碑盛德炤明皆以炤爲昭

載華嶽而不重。釋文曰華戶化戶瓜二反本亦作山
嶽 說文華榮也戶瓜切華山字从山胡化切

振河海而不洩。舊文洩字爲泄見釋文 歐陽詢藝
文類聚述禮記洩字爲泄 顧炎武金石文字記曰唐
石經泄作洩爲避太宗諱

按此洩字及論語縶綬之綬舊俱从世自唐人避諱
改字至今未復

一卷石之多。釋文曰卷李軌音權又羌權反范宣羌
阮反 七經考文曰卷古本作拳

按卷與拳通前拳拳服膺亦備權與羌權起阮三音
集韻謂范宣讀卷石爲苦遠切苦遠與起阮羌阮同
今夫水一勺之多少也。徐鍇說文繫傳勺字下引禮曰今
夫水一勺之多少也又其祛妄篇引禮曰今夫海一勺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三
水之多 顧充字義總略曰勺音杓今讀一勺之多爲
酌音非

龍鼉蛟龍。舊文蛟爲蛟釋文曰鼉徒河反一音直丹
反蛟音交本又作蛟 唐石經蛟字磨改爲蛟 宋石
經宋刻九經皆爲蛟 學記正義引中庸篇云及其不
測蛟龍生焉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鄙俗訛謬鼉鼉從
龜如此之類不可不治

詩云。唐石經正義本集說本皆作詩曰
維天之命。唐石經宋石經維字皆作惟 王氏詩考
引禮記惟天之命以與詩維字別也

於穆不已。毛詩譜曰子思論詩於穆不已孟仲子曰

於穆不似正義曰傳雖引仲子之言而文無不似之義
蓋取其所說而不從其讀 劉魏文心雕龍練字篇曰
子思弟子於穆不祀者音訛之異也

按正義云傳引孟仲言者篇中別引孟仲子曰大哉
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為毛氏傳所引文也云
取其說而不從其讀者當時孟仲子本已字作似而
說云無極極仍已字之義是其所讀似者特傳文之
偶訛故不從也雕龍又作祀字應屬近本刊誤玉海
引雕龍仍作於穆不似可以取正

峻極于天。詩大雅駿極于天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正義通論引禮說有正經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三

三百動儀三千 禮器篇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
一也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謂公西赤曰禮儀
三百可勉能也威儀三千則難也 又本命篇曰禮經
三百威儀三千幾其文之變也 後漢書陳寵傳曰臣
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注引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
千 南史徐勉上五禮表曰雖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經文三百威儀三千其大歸有五 漢書藝文志晉書
刑律志並云禮經三百

待其人而後行。唐石經宋石經而並作然 集說本
亦作然 呂大臨解曲禮篇引此方慤解仲尼燕居篇
引此並作然 太平御覽道德類述亦作然

按集說引延平楊氏高要譚氏晏氏等說俱有故曰
待其人然後行之文似其所據正經俱是然字
苟不至德。宋刻正義曰俗本不作非非也今本正義
殘闕惟存非也二字

至道不凝焉。釋文曰凝本又作疑
按此節有故曰字引端正義謂古先有其文今引證
之合上二節紬繹恐即易繫辭所云苟非其人道不
虛行文之參差所謂述其意耳
居上不驕。釋文曰驕本亦作喬 易文言子曰居上
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三

足以生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家語弟子行篇作其
言足以治其默足以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釋文曰哲徐爰本作知音智
漢書司馬遷傳贊引大雅能保其身
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正義曰俗本反下有行字
大戴禮哀公問五義篇孔子對哀公曰生乎今之世志
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
荀子哀公篇同

如此者。正義曰俗本無如此者三字非也
車同軌書同文。文選曲水詩序晉紀總論奏彈曹景
宗三注引文俱書句在前車句在後 管子君臣上篇

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此至正也 揚雄太元經文車同軌測曰同一倫也

雖有其位飾。穀梁傳哀公十四年楊士勛疏引中庸有其德無其位不得制作有其位無其德不得制作晉書禮志引記曰苟無其位不可以作禮樂

有宋存焉。四書辨疑曰語云宋不足徵也此亦孔子之言却是宋守殷禮未嘗闕失不可謂不足徵矣此當取論語為正中庸文有傳寫之差難謂兩經俱是也

四書釋地又續曰向謂聖人之言述于賢人口中少有改易便不如聖人之確如論語祀宋並不足徵中庸易其文曰有宋存焉是子思改論語而失其意者後憶孔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董

子世家末言子思嘗困于宋作中庸不覺豁然悟曰中庸既作于宋易其文殆為宋諱乎禮居其邑不非其大夫况宋實為其宗國則書中辭自宜遜且爾時祀既亡而宋獨存易之亦與事實合也

王天下。釋文曰王于況反又如字 雖善無徵無徵不信。鄭注曰徵或為證下徵諸庶民注亦曰徵或為證

考諸三王而不謬。舊文謬為繆釋文曰繆音謬 唐石經宋石經皆為繆 正義本纂疏本集編本纂箋本皆為繆 宋史程正叔傳引亦為繆 李氏刊誤曰近者凡書繆字悉从言遂使紕繆廢而不用

按今本兩文並行猶間有作繆者

質諸鬼神而無疑。韓文公集與馮宿論文書引文無作不又以百世以俟句置此句上

是故君子動。七經考文曰古本無是字 遠之則有望二句。釋文曰遠如字又于萬反近如字又附近之近

在彼無惡在此無射。釋文射音亦 章句音如 周頌射作敬 後漢書曹大家女誡引詩在此無惡在彼無射

仲尼祖述堯舜。魏書張白澤表作祖襲堯舜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唐石經宋石經辟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董

俱作譬下做此 鄭注曰轉或作燕 毛詩周頌譜曰天子之德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正義曰中庸說孔子亦云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明聖人之道同也皆作燾 徐堅初學記述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按藝文類聚亦以大哉聖人數語綴屬譬如天地之上其下接述唯天下至聖則著又曰二字別起此無又曰疑其所見本異

為能聰明睿知。舊文睿字為叡見釋文 唐石經宋石經俱為叡 藝文類聚作叡智

施及蠻貊。舊文貊為貉釋文曰貉本又作貊。別雅曰說文有貉無貊貉北方豸種莫白切即今蠻貊貊字別有貊字乃今狐貉之貉經典相承皆以蠻貉之貉為狐貉別製貊為蠻貉棄貊字不用正字通力辨說文為誤但據魯論蠻貊不作蠻貉至孟子大貉小貉則以為訛借非通論也

按貊非後人所制特義殊耳詩貊其德音毛傳靜也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舊文為經論釋文曰論本又作綸。鄭注曰大經指六藝而言

按易屯卦君子以經綸舊文亦為經論鄭氏注謂論撰書詩禮樂施政事此論字鄭即比照易文讀作論

四書考異 中庸 條考二 毛

撰之論故以大經為六藝也

肫肫其仁。鄭注曰肫讀如誨爾肫肫之肫或作純純衣錦尚綢。釋文曰綢本又作頰詩作裝同口迴反徐口定反一音口頰反。衛風鄭風並作衣錦裝衣正義曰玉藻禪為衲衲與裝音義同。玉藻篇注引詩衣錦衲衣。伏勝尚書大傳引詩衣錦尚綢注曰頰讀為綢或為絺。劉向列女傳母儀篇引詩衣錦綢衣。說文解字引詩衣錦絺衣。太平御覽布帛部述中庸文作衣錦裝衣。羅願爾雅翼曰說文云絺泉屬引詩衣錦絺衣或作頰又作苧音與頰畝之頰同又云裝絺也引詩衣錦裝衣示反古亦作頰而字書苧或作苧然則絺

頰苧裝頰苧一物也。正義曰詩本文衣錦裝衣此云尚綢斷截詩文也。王逢四書通義曰詩凡兩見而此不同或是逸詩

惡其文之著也。詩衛風鄭風正義引中庸文俱作為其文之太著

闕然而日章。釋文曰闕於感反又如字。羣經音辨闕於咸切引禮闕然而日章為證如字讀闕平聲。中論考偽篇引文章字作彰

可與入德矣。正義本與作以疑誤

亦孔之昭。釋文曰昭本又作炤之名反又章遙反小雅昭作炤音灼

四書考異 中庸 條考二 美

無惡於志。六經正誤曰志作志誤志本作志从之从心心之所之謂之志今省作志非從士也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唐石經宋石經宋刻九經俱無之字。陸九淵象山文集贈陳晉卿序引此無之字

中論考偽篇引無所字又下句其唯唯字作惟尚不愧于屋漏。釋文曰愧本又作媿同

奏假無言。釋文曰奏如字詩作醜音子公反。商頌假假無言音義曰醜子東反總也假毛古雅反大也鄭音格。左傳昭公二十年引詩醜醜無言。五經文字

曰假工下反又音格經典多作假。佩觿曰假簡雅翻不真也假加額翻至也世有以來假之假為假手其順

非有如此者

不怒而民威於鈇鉞。釋文曰鈇方于反又音斧。素

書注其上。不賞句引作孔子語。

不顯惟德。周頌惟字作維。通雅曰不有攀悲切通

為丕書曰丕顯丕承詩曰不顯不承此最可驗者

詩云予懷明德。正義本宋九經本俱作詩曰

德輸如毛。釋文曰輸音酉一音由

上天之載。鄭注曰載讀曰裁謂生物也正義曰詩文

以載為事此讀曰裁者言其生物故讀載為裁也。禮

記集說新定邵氏曰載字音訓不同以愚觀之俱所未

安載猶地載神氣之載言上天所載之道也。文選甘

四書考異 條考二 中庸 无

泉賦上天之粹李善注曰毛詩上天之載粹與載同

唐孔宣公碑粹無聲臭粹字本甘泉賦

東陽韋昌崇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學而

不亦說乎。皇侃論語義疏本說字作悅

按古喜說論說同字漢後增从心字別之悅初見廣

韻徐鉉新修字義云經典只作說然毛詩說懌女美

陸氏釋云又作悅爾雅釋詁悅樂也悅服也皆書作

悅而孟子但用悅字則二字通寫已久說之見二十

篇者如公冶長篇子說雍也篇非不說子之道子路

不說子罕篇能無說乎子路篇近者說陽貨篇子路

不說堯曰篇公則說皇本俱作悅惟先進無所不說

四書考異 條考三 論語學而 一

子路易事而難說仍如監本

有朋自遠方來。陸德明論語釋文曰有或作友非

白虎通辟雍篇引論語曰朋友自遠方來。王若虛誤

謬雜辨曰論語稱有朋自遠方來而後周蕭大圖云有

朋自遠揚推古今豈成語哉然歐公集古錄載後漢一

碑已有此語則其繆久矣

其為人也孝弟。論語釋文曰弟本或作悌下同。義

疏本作悌。毛詩大雅思齊正義孝經事君章疏俱引

論語云孝悌而犯上者鮮矣。邱光庭兼明書亦作悌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說苑建本篇引此為孔子語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後漢書延篤傳北史孝行

傳序隋書孝義傳序俱引文弟字作悌 孝經序疏暨北史引文與字作歟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其仁之本與無為字 陳賜樂書曰孔子以孝悌為仁之本誤有子為孔子 王恕石渠意見曰為仁之仁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為人也孝弟而言孝弟乃是為人之本 捫齋新語曰古人多假借用字論語中如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又曰觀過斯知仁矣又曰井有仁焉竊謂此仁字皆當作人 管子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 鮮矣仁。義疏本作鮮矣有仁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曰巧言令色難于仁矣

吾曰三省吾身。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朱子語四書考異 條考三 論語學而 二

錄曰三字平去二聲雖有自然使然之別然自然者不可去聲而使然者亦可平聲故三仕三已與三黜無以異而三仕已無音三省三思與三嗅三復皆使然而集註于省嗅皆闕凡此之類二音皆通 陳禹謨譚經苑曰下雖三事只是忠信傳者傳此習者習此耳三當定讀去聲 荀子勸學篇君子日參省乎己楊倞注曰參三也 劉知幾史通序傳篇引論語曰吾每自省吾身按大戴立事篇記曾子之言曰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及其身亦可謂守業矣似即三省言而當時記者之詳略殊也參觀之則一當以去聲為正 為人謀而不忠乎。釋文曰為子偽反又如字

與朋友交而不信乎。義疏本交下有言字 錢會讀書敏求記曰高麗集解本作言而不信乎 傳不習乎。釋文曰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道千乘之國。漢石經論語殘碑乘字作乘 釋文曰道本或作導 義疏本作導 敬事而信。宋高宗石經敬作欽 楊時經筵講義曰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為先

按宋石經凡敬字悉有變易如為政篇不敬何以別乎使民敬忠以勸八佾篇為禮不敬里仁篇又敬不違公冶篇其事上也敬久而敬之雍也篇居敬而行簡泰伯篇孟敬子皆易作欽而自先進篇不敬子路

四書考異 條考三 論語學而 三

以下則闕筆為敬此皆以避廟諱故也宋史太祖紀言翼祖名敬翼祖乃太祖之祖 出則弟。釋文曰弟本亦作悌 義疏本作悌 司馬光答孔文仲書王然勸學文引文俱作悌 汎愛眾。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正義引文汎字作汎 韓昌黎集讀墨子篇孔子泛愛親仁汎字作汎 行有餘力。釋文曰行下孟反 集註如字讀 則以學文。荀悅漢紀孝元帝論引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有可字 雖曰未學。毛詩思齊正義曰論語子夏說人有四行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以人有四行括上文

按箋疏中此類時有如曲禮正義引論語云子路曾
哲冉有公西華侍于孔子孔子問四人各言其志子
路率爾先對亦以問四人各言其志括兩節文撮經
大意非緣據本別也後不泛採聊借一端發凡
無友不如己者。舊文無爲母釋文曰母音無本亦作
無。宋刻九經本爲母。毛奇齡論語稽求篇曰主忠
信三句本子罕篇文複簡在此
按子罕篇母友之母猶依舊文
子禽問於子貢。漢石經凡子貢皆作子贛。釋文曰
貢本亦作贛音同。左氏哀公十五年傳禮記樂記祭
義子貢字俱作贛。五經文字曰貢貢獻贛賜也經典
四書考異 條考三 論語學而 四
亦通用之
夫子至於是邦也。史記弟子傳孔子適是國必問其
政。又田叔傳贊孔子稱曰居是國必問其政
抑與之與。洪适隸釋載漢石經作意予之與。張舜
民畫墁錄董道廣川書跋黃伯思東觀餘論皆云漢石
經作意與之與
按徐氏說文繫傳曰見之于外曰意意猶抑也舍其
言欲出而抑之也大戴禮武王問黃帝顛頊之道存
乎意亦忽不可得歟意音如抑二字古蓋通用
夫子溫良恭儉讓。宋高宗石經讓諱作遜。程氏演
繁露引文亦諱作遜

按八佾篇揖讓而升里仁篇能以禮讓爲國宋石經
讓皆作遜先進篇其言不讓讓字但闕末筆
夫子之求之也。七經考文曰足利本作夫子之求也
異乎人之求之與。史記弟子傳與作也。義疏本作
人之求之與也。七經考文曰一本作求之也與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大戴禮會子本孝篇孝子父死
三年不敢改父之道。葉適習學記言曰此當以三年
無改爲句終三年之間而不改其在喪之意則於事父
之道可謂之孝
按歐陽永叔疑此語失夫子本旨設問曰衰麻之服
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
四書考異 條考三 論語學而 五
若世其世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
家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何概
云三年無改耶如葉水心就以無改爲句絕則永叔
可無疑于經矣
有所不行。白堯湛困靜語曰此章當以有所不行合
上作一節知和而和以下作一節
知和而和三句。公羊傳宣公九年何休注引此三句
作孔子語。漢石經亦不行也無可字
信近於義。釋文曰近音附近之近下同又皆如字
按近遠字指其定體俱上聲近之遠之俱去聲語中
若能近取譬固而近於費如字讀其謹切上聲也此

與斯近信矣近之則不孫音附近之近去聲也今俗說定體之近亦作去聲以致兩義無別

言可復也。周密齊東野語曰復有三字音房六切者復歸之復也論語言可復也克己復禮是也扶富切者又之義也論語復夢見周公則不復也是也芳六切者與覆字音同反復之復也易乾象贊反復道也釋文云本亦作覆是也今或讀言可復為芳六切非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說苑修文篇引此二句為孔子語 禮記表記子曰恭近禮

因不失其親。說文繫傳通論引禮曰姻不失其親亦可宗也。義疏本作亦可宗敬也所載孔氏注亦有

四書考異

條考三

論語學而

六

敬字

君子食無求飽。儀禮公食大夫禮賈公彥疏引論語學者食不求飽

可謂好學也已。漢石經作好學已矣 義疏本也已下有矣字 韓愈李翱論語筆解本已作矣

子貢曰。義疏本作子貢問曰 貧而無諂二句。史記弟子傳貧句處後富句處前

未若貧而樂。集解孔氏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自能切磋琢磨又曰往告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

磨似其所據古論樂下有道字 義疏本有道字 史記弟子傳作不如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昭明文選幽

憤詩樂道閑居注引論語貧而樂道 唐石經貧而樂下旁增道字 禮記坊記子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按毛氏四書賸言謂後漢書東平王論亦作貧而樂道今檢後漢書未有道字數本皆然毛氏所據或別一舊本未經見未敢附和

子貢曰詩云。七經考文曰古本云作曰

按考文據義疏本為古本今所見義疏什八九相合間有一二不合如此詩云類者皆標考文原目備參物氏補遺所稱古本不合較多例亦準此

如琢如磨。舊文磨為摩釋文曰磨一本作磨告諸往而知來者。義疏本來者下有也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三

論語學而

七

不患人之不己知。中論考偽篇引文知下有者字

患不知人也。舊無人字釋文曰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己不知人也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 義疏本作不患人之不己知也患己不知人也

東陽包芹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為政

而衆星共之。論語釋文曰共求用反鄭本作拱俱勇反。孟子盡心篇注呂氏春秋有始覽注俱引論語衆星拱之。文選曲水詩序運命論二注俱引作拱。太平御覽天部治道部俱述作拱。

曰思無邪。太平御覽述文無曰字。李光地榕村語錄曰依朱子說則當以無字與毋通。

道之以政章。皇氏義疏本兩道字作導。史記漢書酷吏傳序後漢書杜林傳俱引全文兩道字作導。漢

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為政

一

書刑法志引孔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前後易置道亦作導。

漢書董仲舒對賢良策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引導之以政王符潛夫論德化篇梁書徐勉修五禮表引導之以德道俱作導。穀梁傳莊公八年疏曰明王導之以

德齊之以禮。北史黎景熙傳導之以禮齊之以刑。禮記緇衣篇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

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家語刑政篇孔子謂仲弓曰太上以德教民而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

導民而以刑禁之。孔叢子刑論孔子答仲弓曰古之為教有禮然後有刑今無禮以教則民無恥而正之以

刑故民苟免又答衛將軍文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

民免而無恥。昌黎集請置鄉校牒引文民上有則字有恥且格。漢祝睦碑有恥且恪洪适隸釋曰此與魯

論不同始亦借用顧藹吉隸辨曰祝睦後碑引論語鄉黨遼遼朝廷便便亦與今文不同恐是傳授之異非借

恪為格也。費鳳碑有恥且恪隸辨曰爾雅格至也玉篇格亦訓至格與恪古蓋通用。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漢石經于作乎。論衡實知篇引作乎。義疏本于作於。白虎通辟雍篇引作於。

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太平御覽學部俱引作於。字義四書考異。條考四。論語為政。二。

總略曰吾十有五有當音又。按此經自引詩書文外例用於字今此獨變體為于疑屬乎字傳寫誤漢石經論衡作乎而朱註亦云志

乎此可思也。三十而立。漢石經三十兩字并書作卅。唐石經并

書作卅。按卅卅卅字皆載說文漢石經八佾陽貨篇末各題

凡廿六章年四十見惡作年卅考工記輪人疏曰故書十與上二合為卅字則二十三十四十字一字為

兩讀因而有之可知其由來久也唐睿宗先天二年詔凡制勅表狀書奏箋牒年月等數作二十三十四

十字見舊唐書紀蓋前此并合為廿卅卅雖施經典有然故凡制勅表狀亦隨之通行至此始詔正之六十而耳順。韓李論語筆解曰耳當作爾猶云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順天也

七十而從心所欲。義疏曰從放也雖復放縱心意而不踰越于法度也讀從為縱 柳宗元柳州文集與楊誨之疏解車義書曰孔子七十而縱心彼其縱之也度不踰矩而後縱之王臨川集進戒疏曰孔子聖人之盛尚自以為七十而後敢縱心所欲也俱用此而改從為縱 東觀餘論論張旭書曰昔之聖人縱心而不踰矩亦改從為縱 蘇轍古史孔子傳述文作縱心 樓鑰

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為政 三

攻媿集引作縱心 王若虛誤釋雜辨引亦作縱心 按列子黃帝篇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其從字讀作去聲以縱心為聖境之神妙僅一見于斯說六朝人喜談莊列皇氏染焉故值經文略似而遂欲推以致之然聖人雖不思勉而中道仍終身無少縱時也釋文從字無釋蓋以縱之一讀不可為訓而姑置之唐宋人乃猶紛紛若此此集註所以特正其音而曰從如字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禮記禮運正義孔子答孟武伯無違之言云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誤以懿子為武伯以無違為所問之言 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注

惟南說林則謂之從者字義
於注引論語曰父母唯其
畏之是也子意此於今
解其意則當為淮南則
豈謂論者亦謂孔子之
者者其為能者不取何以
對乎

引論語樊遲問孝子曰無違誤孟懿子為樊遲 論衡問孔篇述此無作母下做此 我對曰無違。漢石經此無作母上無違殘闕 祭之以禮。論衡問孔篇述全章文獨無此一句 禮記禮運正義亦無此句 孟子公孫丑葬魯章章指引 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孟武伯問孝。藝文類聚述論語曰子游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皆能有養。四書辨疑曰舊說犬守禦馬代勞皆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于人上自謂能養養字本讀為去聲此養字當改為上聲 金履祥集註考證 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為政 四

曰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作一句讀 禮記內則父母所不敬何以別乎。漢石經無乎字 禮記內則父母所愛亦愛之父母所敬亦敬之至于犬馬盡然而況于人乎 又坊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 按舊解具犬馬養人人養犬馬二說朱子特取其後一說殆以內則文可參合故耶然內則主父母所愛敬之人言于此未盡允且犬馬但有可愛無可敬云亦敬之語復未純也同屬禮記與其參內則似不若參坊記坊記惟變犬馬為小人餘悉合此章義而無駁辭荀子云乳彘觸虎乳狗不遠遊雖獸畜知愛護其所生也東晉補亡詩云養隆敬薄惟禽之似為人

子者母但似禽鳥知反哺已也皆與坊記言一以貫之卽甚不敬之罪此義已深足警醒更何必躁言醜語比人父母于犬馬耶

有酒食先生饌。釋文曰饌鄭作餽音俊。四書辨疑曰酒食之食舊讀與飲之食之之食同音爲蝕

按服勞奉養弟子于先生有然呂氏春秋尊師篇曰視與馬慎駕馭適衣服務輕煥臨飲食必蠲絜善調和務甘肥此所以尊師是也若人子之事親當更有進此者矣經義如此明先生字似可無訓

曾是以爲孝乎。孫奕履齋示兒編曰曾字除姓改會孫外今皆讀層然經史並無音故會是以爲孝會謂泰

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爲政

五

山爾何曾比子等皆當音增。四書纂箋曰曾音層

按陸氏原有音增文釋在此章集註獨於孟子曾比予於是音增而論語不備宋季人多漫讀層音層氏遂因時讀贅之於集註夫會如字者乃也其變音讀層者經也經是以爲孝恐於文義不順

吾與回言終日。論語集註考證曰張師會校張達善點本謂吾與回言終日自集註取李氏之說始讀爲句絕前此儒先亦以吾與回言爲句。李文公集答王載言書引子曰吾與回言不連及下文

回也不愚。義疏本不愚下又有也字

視其所以三句。大戴禮文王官人篇考其所爲觀其

所由察其所安。北周書蘇綽奏疏曰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薛季宣尙書古文訓曰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度哉

人焉度哉人焉度哉。漢石經複句度下無哉字。漢書杜欽傳晉書阮种傳引全章文俱略去複句

先行其言。唐文粹陳黯詰鳳篇引語曰君子先言而後從之。夢溪筆談曰論語先行當爲句其言自當後也。郝敬論語詳解曰先行斷句謂不言而行也其言謂凡言而後謂行之後

君子周而不比。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此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無音古註集註皆爲偏黨之義義之與比

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爲政

六

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孟子願比死者且比化者其義與音又俱備無可疑者若御者且羞與射者比集註亦爲偏黨之義音必二反不知比字爲偏黨義者皆當作必二反如何答曰更俟契勘

按今集註已音此爲必二反考纂箋諸本未有纂疏載輔氏曰此處偶失音當增入明此音亦後儒所增學而不思則罔二句。釋文曰罔本又作罔殆依義當作怠。集解何晏曰徒使精神疲殆作怠義解

斯害也已。義疏本已下有矣字。晉書索統傳攻乎異端戒在害已

不知爲不知。義疏本作不知之爲不知。韓詩外傳

說此語者為君子知之則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

史記考異

三卷孔子曰由志之君子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之要也為子路初改服入見時語 荀子子道篇與韓詩外傳文同惟四為字皆作曰 皇疏但詳此一句知之為知之句無所明後子路篇疏引文曰由誨汝知之乎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亦只三句疑當時本有如此者

是知也。釋文曰知如字又音智
子張學干祿。史記弟子傳作問干祿 四書通曰本文無問字意編次者因夫子教子張之失故先之以此五字以見夫子為子張干祿發

何為則民服。七經考文曰古本服下有也字

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為政 七

舉直錯諸枉四句。釋文曰錯鄭本作措 漢費鳳碑舉直措枉作措 後漢書梁鴻傳注論語曰舉直措諸枉則人服舉枉措諸直則人不服詩閔予小子正義論語云舉直指諸枉文選關中詩注論語曰舉直措諸枉俱作措 北史何妥傳引孔子曰舉直錯枉則人服舉枉錯直則人不服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季康子問政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枉者直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哀公問何為則民服孔子答之今以為答季康子蓋撮略論語文而失事實 王若虛史記辨惑曰論語所云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乃答樊遲問知之言耳然則史遷之所引既誤而司馬氏辨之

者亦非也

按淮南說山訓有舉枉與直如何不得舉直與枉勿與遂往四語亦云孔子對季氏辭而文子符言篇又以此四語屬老子百家中影襲論語輾轉而大失真者頗多今不盡列論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文選沈約安陸昭王碑文注引論語季康子問使民以敬如之何 四書釋地三續曰韓文考異知其為賢以否下云以與通用余因悟論語敬忠以勸蓋康子欲使民敬使民忠與使民勸于為善也宜補註曰以與也

臨之以莊則敬。義疏本作臨民之以莊則民敬七經

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為政 九

考文曰上一民字恐誤
按上一民字謂之不誤亦得但有此民字則之字為衍

舉善而教不能則勸。義疏本勸上有民字 應劭風俗通義過譽卷歐陽欽曰舉善以教則不能者勸 三國志徐逸傳曰舉善而教仲尼所美

按據歐陽欽徐逸所傳則漢魏人多以教字絕句 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舊文乎為于釋文曰于如字一本作孝乎 漢石經乎為于 集解包咸曰孝乎唯孝美大孝之辭以唯孝為句絕 義疏本乎亦為于疏曰于於也惟孝謂惟令盡于孝也此語與尚書微異

而義可一也 程伊川經說曰書云孝乎者書之言孝則曰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朱子集註因之 尚書君陳篇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白虎通五經篇引孔子曰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曰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也 晉書夏侯湛傳昆弟誥曰古人有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潘岳閑居賦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亦拙者之為政也 陶潛孝傳引孔子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 聖賢像贊張齊賢會子贊曰孝乎惟孝會子稱焉 初學記太平御覽俱述論語孝乎惟孝 論語詳解曰書云句孝乎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為政 九

也一本無一為字 大車無輓二句。新序節士篇引孔子曰大輿無輓小輿無軌車並作輿 五經文字曰說文軌字論語及釋文相承隸省作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釋文曰可知也一本作可知乎鄭本作可知 殷因於夏禮所損益。漢石經損字作損 宋高宗石經殷字避宣祖諱作商下倣此 羅泌路史發揮引子曰商因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商禮所損益可知也亦以避廟諱改殷為商 按後篇殷禮吾能言之殷人以柏宋石經殷皆作商四書考異 條考四 論語為政 一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八佾

是可忍也。太平御覽居處部引無也字 韓詩外傳十卷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按皇氏侃謂此不標季氏而以八佾命篇者深責其惡故書其事也夫篇名非出自聖人何嘗有寓褒貶意惟第十六篇篇首又值季氏字此因更以下二字命篇耳其不於後避前而前若豫為地蓋以論纂成後一時標識而然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佾

一

三家者以雍徹。舊文徹為撤五經文字曰撤去也見論語論語釋文曰撤本或作徹 詩雍字作維 漢書韋元成傳引詩有來雍雍 禮記仲尼燕居篇客出以雍徹以振羽周禮樂師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云徹者歌雍又小師徹歌注云徹而歌雍荀子正論篇代舉而食雍而徹乎馬融長笛賦食舉雍徹俱與今論語文同天子穆穆。皇氏義疏本穆穆下有矣字 喪與其易也寧戚。後漢書趙咨傳引記云云 魏書禮志引論語喪與其易寧戚無也字 南史顧憲之傳喪易寧感感字从心 禮記檀弓篇子路曰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

高誘說此章此章皆與此章同也此章之為章明也

餘也 俞琰書齋夜話曰易字疑是具字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具具與易蓋相似也

不如諸夏之亡也。論衡問孔篇作不若諸夏之亡公羊傳襄公七年注毛詩若之華正義劉達三都賦注韓昌黎集原道篇引文俱無也字昌黎題為經

按漢人稱語為經者惟于定國傳一見唐則昌黎此文而已于傳所引文與商書小異大同猶似未的蓋論語雖久竝五典稱經其獨標經目自昌黎始之矣季氏旅於泰山。洪武正韻曰旅祀山川名經典通作旅傳為誤耳 郎瑛七修類稿曰祭名之旅從示旅酬之旅從方今坊刻論語皆作旅於泰山蓋因增韻中誤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佾

二

起遂傳寫為一 按廣韻旅字下云論語只作旅是旅屬論語本文非緣增韻誤也或謂說苑泰山不享季氏之旅旅猶為旅檢今本說苑未見此文 女弗能救與。義疏本作汝不 太平御覽述作汝不 按為政篇誨女知之乎公冶長篇女器也女與同也 雍也篇今女晝女為君子儒女得人焉述而篇女奚不曰先進篇以女為死衛靈公篇女以子為多學陽貨篇女聞六言六蔽女為周南召南於女安乎女安則為之凡女字義疏本俱作汝 嗚呼。釋文曰本或作烏乎

會謂泰山。韓李筆解曰：謂當作爲。路史無懷氏論引作會是泰山。

君子無所爭節。釋文曰：爭絕句，鄭讀以必也。絕句，揖讓而升，下絕句，鄭注詩賓之初筵，引此則云：下而飲，飲於鴆，反又如字。詩箋引論語曰：下而飲，其爭也。君子正義曰：此謂飲射爵時，揖讓而升，下意取而飲，與爭故引彼文不盡耳。禮記射義與論語文無異，音義亦曰：揖讓而升，下絕句而飲一句。四書通義曰：孔邢注疏以下爲句，朱子以升爲句，總之以揖讓二字貫下。按釋注疏文似以揖讓爲句而升句，下句而飲句，下字之上，論文法應更有而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份

三

美目盼兮。舊文盼字爲盼，釋文曰：盼普莧反，又匹簡反。詩衛風作盼。史記弟子傳亦作盼。說文解字引詩美目盼兮，與今論語同。字鑑曰：美目盼兮，俗作盼，非盼，胡計切，恨視也。素以爲絢兮。集解馬融曰：巧笑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其下一句逸也。說文引此句不云逸詩。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刪一句者，素以爲絢兮是也。朱子或問曰：碩人之詩四章，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而見刪。史繩祖學齋佔畢曰：詩經秦火之餘，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魯論而增入耳。繪事後素。釋文曰：繪本又作績同。五經文字曰：繪

公外反春秋傳注引詩以爲繪，升字績戶內反，本音匿。論語及釋文績事字與繪並音會。周禮考工記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引論語績事後素。文選夏侯常侍誄注：唐崔鑿北嶽廟碑引文俱作績。

起予者商也。漢石經無者字。史記弟子傳孔子曰：商始可與言詩已矣。韓詩外傳三卷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夏禮吾能言之章。史記世家無文，獻不足故也一句。謂子序書傳時語。禮記禮運篇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王楙野客叢書曰：據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王楙野客叢書曰：據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份

四

禮運之杞之宋之文，知論語夏禮吾能言，殷禮吾能言，蓋當于言字上點句之字，各連下爲句。或問禘之說章。史記封禪書述文曰：或問禘之說，孔子曰：不知知禘之說，其於天下也視其掌。史記辨惑曰：此孔子自指其掌而言耳。封禪書引之，直云其於治天下視其掌不已疎乎。別雅曰：崔鑿北嶽廟碑如抵諸掌，似用論語指其掌文，若用抵掌而談之意，于文意不順，蓋是以抵爲指也。吾不與祭。舊唐書馬周傳引文與字作預。董仲舒春秋繁露祭義篇引孔子曰：吾不與祭，祭神如神在。捫蝨新語論語中有因古語而爲說者，如祭如在二句。

正是古語其子曰云云乃孔子因之有感發為是說也
寧媚於寵。玉篇與字下引論語曰寧媚於與

無所禱也。釋文曰禱丁老反一音都報反

周監於二代。史記世家無於字 漢書儒林傳代作

世 隸釋載漢華山碑監作鑿

郁郁乎文哉。說文繫傳鬱字下云論語郁郁乎文哉

本作此鬱假借郁字惑者川流有文章之意宋王或字

景文又假借或字皆非本文要須作鬱爾又彭字下引

論語鬱鬱乎文哉

子入大廟。漢石經大字作太 注疏本亦作太

按今注疏本非復依何氏集解之舊故其文與集註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倫

五

本無小異數大字增筆作太考諸釋文俱有音泰之

釋則當時之集解自為大字

射不主皮。儀禮鄉射禮篇禮射不主皮上有禮字疏

曰禮射謂以禮樂射大射賓射燕射是也 詹道傳四

書纂箋曰古射有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庶人于冬

田獵分禽用之又有貫革者懸甲鎧而射習軍容也于

軍旅用之于此章不同蓋一是禮射一是武射

為力不同科。集解馬氏曰為力力役之事有上中下

三科焉讀為如字與上射不主皮判別為兩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集註考證曰餼猶今言生料

也本作氣俗加食

爾愛其羊。唐石經爾作汝 義疏本作汝 漢書律

歷志注引作汝 又張禹傳曰孔子稱賜愛其羊

君使臣以禮。儀禮士相見禮與君言言使臣注曰使

臣之禮也疏曰此是論語孔子對定公之文

按此但合其義而文則殊疏欠明晰

哀而不傷。毛詩關雎箋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為衷衷

謂中心恕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正義曰以后妃之

求賢女直思念之耳無哀傷事在其間也故云哀蓋字

之誤蓋者疑辭鄭注論語仍不以衷為義其荅劉琰云

論語注人間行久義或宜然故不復定以遺後說是鄭

以為疑故兩解之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倫

六

哀公問社於宰我。釋文曰社如字鄭本作主云主田

主謂社也 邢疏曰張包周本以為哀公問主於宰我

先儒或以為宗廟主者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春秋

程子遺書伊川曰社字本是主字文誤也 春秋經文

公二年作傳公主杜注曰主者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正

義曰論語哀公問主於宰我宰我對云云先儒舊解或

有以為宗廟主者故杜依用之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

社主古論不行於世且社主周禮謂之田主無單稱主

者以張包周等並為廟主故杜所依用劉炫就以規杜

過未為得也 公羊傳文公二年練主用栗何注曰夏

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徐疏曰鄭氏論語注謂

社主正以古文論語哀公問社於宰我故也今文論語無社字是以何氏以為廟主耳

按集解孔氏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蓋即以樹木為社主而社為國社也孔所注者古文論語故公羊疏獨謂古論為社而當時齊魯二論似亦未與古異惟周禮大司徒有樹之田主各以其野所宜木文鄭據論語注之曰所宜木謂若松柏栗社與田主嫌未脗合鄭乃更參改此社字為主而何氏杜氏遂因其改文轉說以為宗廟主釋文但言鄭本作主不言其因某讀又述鄭以濟古讀正魯論凡五十事而問主一事不預數中則此字為鄭氏初改甚彰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倫

七

明也然以為田主已與下使民戰栗語抵牾以為宗廟主違距若尤遠矣劉氏就規杜過良非無因惜其所規之辭今不可詳也唐孔氏援張包周為解張包周書久亡孔氏何由而見蓋特借以抗劉循尊本注之例云爾邢氏承其說為此經疏恐未可以深信夏后氏以松三句。白虎通社稷篇引尚書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 北史劉芳傳亦引尚書逸篇大社惟松 淮南子齊俗訓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許慎五經異義曰凡虞主用桑練主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

按禮郊特性唯為社事疏引大社唯松五句稱尚書無逸篇無字當為衍文

使民戰栗。義疏本栗下有也字
管仲之器小哉。新序雜事篇引孔子曰小哉管仲之器 淮南子繆稱訓說苑君道等篇管仲俱作筦仲焉得儉。義疏本儉下有乎字 韓非子外儲說管仲父庭有陳鼎家有三歸孔子曰良大夫也其侈逼上然則管仲知禮乎。義疏本然則上有曰字 太平御覽述論語曰或謂管氏知禮乎

邦君為兩君之好。漢石經邦作國 釋文曰為于偽反又如字 隸釋曰漢人作文不避國諱威宗諱志順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倫

八

帝諱保石經皆臨文不易樊毅碑命守斯邦劉熊碑來臻我邦之類未嘗為高帝諱也此邦君為兩君之好與何必去父母之邦皆書邦作國疑漢儒所傳如此非獨遠避此諱也

按洪氏之說未必然高帝為漢創業之君百世不祧非他帝既祧不諱可比石經奉詔書刊樹諸鴻都門前又非樊毅劉熊等私碑可比馬班二史及漢雜傳義多獨遠避邦字即所引述論語文如夫子至於是邦善人為邦百年一言而喪邦雖蠻貊之邦懷其實而迷其邦邦君之妻邦人稱之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在邦必聞在邦必達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

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邦有道貧且賤焉邦無道富且貴焉邦有道穀邦無道穀凡此多改邦為國字是考前後篇一一採著粗可證明他或未見左驗使

得石經全存其悉避可知也
孰不知禮。義疏本禮下有也字 禮記雜記孔子曰管仲旅樹而反坫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 論衡感類篇管仲為反坫有三歸孔子譏之以為不賢

按禮記韓非子論衡所識譏管之語均與論語不同子語魯大師樂曰。注疏本大字作太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語作謂

樂其可知也。義疏本也下有已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條 九

翁如也五句。史記世家曰始作翁如縱之純如皦如釋如也以成略三也字

從之。釋文曰從何讀為縱 史記作縱 後漢書班固典引篇注引論語從作縱 四書湖南講曰從讀如

字是接連著始作不間歇也
以成。義疏本成下有矣字

按孔子世家有與齊太師言樂一事索隱注曰論語子語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也是殆肆未卒篇遂率爾議之歟與齊太師言樂子年三十五為齊高昭子家臣即論語聞韶忘味時語魯太師樂乃子自衛反魯正樂後事本書甚分明也

君子之至於斯也。義疏本也作者何患於喪乎。劉敞七經小傳曰喪讀如問喪之喪失位為喪是時仲尼去大夫故云喪也

天下之無道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也字
子謂韶。禮記樂記注引孔子曰韶盡美矣漢書董仲舒策亦引孔子曰韶盡美矣又孔子曰武盡美矣文選典引注引孔子曰韶盡美矣晉紀總論注引論語孔子曰武盡美矣均以曰當謂字

按諸均于義無乖惟後漢班固傳注引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既云曰又云謂便乖經義

為禮不敬臨喪不哀。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集註考證曰朱子謂如此等語皆急讀去王文憲曰此即反語讀點之凡例

四書考異 條考五 論語八條 十

金華葉紀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里仁

里仁爲美。北史韓麒麟傳子顯忠上書曰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宏三遷之制

擇不處仁。張衡思元賦匪仁里其焉宅今文選注引

論語里仁爲美宅不處仁焉得知。後漢書張衡傳注

亦引論語宅不處仁。劉璠梁典署宅歸仁里亦用宅

字。葉夢得論語釋言曰以擇爲宅則里猶宅也蓋古

文云然今以宅爲擇而謂里爲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

晏從之當以古文爲正

四書考異

條考六

論語里仁

一

焉得知。皇氏義疏本知字作智下知者同。說苑貴

德篇引文作智。太平御覽述作智

按公冶長篇何如其知邦有道則知雍也篇樊遲問

知知者樂水子罕篇知者不惑顏淵篇問知見夫子

而問知憲問篇臧武仲之知知者不惑衛靈公篇知

者不失人知及之陽貨篇可謂知乎唯上知好知不

好學惡微以爲知子張篇一言以爲知爲不知義疏

本知俱作智

不可以長處樂。七經考文曰古本樂下有也字

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禮記表記子曰仁者安仁知者

利仁畏罪者強仁。大戴禮會子立事篇曰仁者樂道

智者利道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義疏本宋石經本宋刻九經

本惟字俱作唯。蔡節論語集說亦作唯。禮記緇衣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其惡有方

按楚語沈諸梁曰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彼乃謂人

好之惡之語相類意大相別

無惡也。漢石經無也字惡字作惡。論語釋文曰惡

如字又烏路反。蘇轍論語拾遺曰能好能惡猶有惡

也無所不愛則無所惡矣故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惡

讀烏路反。朱子答張敬夫曰此章惡字只是入聲

是人之所欲也。後漢書李通傳論晉書夏侯湛傳俱

四書考異

條考六

論語里仁

二

引富與貴是人之所欲無也字。又晉皇甫謐王沈二

傳俱云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欲。劉義慶世說

新語桓公講論語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亦無也字。後

漢書陳蕃傳注文選鮑照擬古詩注引是人之所欲皆

無也字。牟子理惑論文選幽通賦注引全節文欲惡

下各無也字。張弧素履子暨初學記太平御覽述是

人之所欲又述是人之所惡亦各無也字

按此也字唐以前人引述悉略去未必不謀盡同也

恐是當時傳本有如此

不以其道得之。陳書始興王叔陵傳論曰孔子稱富

與貴是人之所欲非其道得之不處也。朱子集程允

高誘注曰此章有度其則言得之不以道也

夫言此當以不以其道為一句得之為一句先生批曰如此說則其字無下落恐不成文理書齋夜話曰此究當就不以其道點句若就得之點則富貴固有以其道得之亦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貧賤則安有以其道而得之者哉王若虛論語辨惑曰貧與賤下當云以其道得之不字非衍即誤也若夷齊求仁雖至餓死而不辭非以其道得貧賤而不去乎夫生而富貴不必言不處生而貧賤亦安得去此所云者蓋儻來而可以避就者耳故有以道不以道之辨焉

不處也。論衡問孔篇刺孟篇皆引作不居也 後漢書陳蕃傳讓封侯疏曰竊慕君子不以其道得之不居也 四書考異 條考六 論語里仁 三

也 鹽鐵論褒賢章君子不以道得之不居也 不去也。集註考證曰王文憲與下去仁並作上聲然白去去聲去之上聲已違之去聲驅而去之上聲

按穀梁傳僖二十三年注引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中無無終食間句此撮略經文致失條理者不可以異同論

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漢石經未見好仁惡不仁者好仁下無者字

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三國志顧雍傳注曰惡不仁者其為仁也 集註考證曰此矣字不是句絕是引下文之辭故朱子作者字說

文苑英華卷四百九十四

有能一日用其力節。義疏本仁下有者字不足者下有也字 文苑英華盧照鄰乞藥直書引仲尼曰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者乎

蓋有之矣。義疏本矣作乎 人之過也。義疏本人作民

觀過斯知仁矣。後漢書吳祐傳曰掾以親故受污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人矣仁作人 陸采冶城客論曰斯知仁矣仁是人字與宰我問井有仁焉之仁皆以字音致誤 禮記表記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 夕死可矣。漢石經矣作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白虎通諫諍篇君之於臣無適無莫義之與比 後漢書文苑傳劉梁辨和同論曰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 四書考異 條考六 論語里仁 四

無適也無莫也。釋文曰適鄭本作敵莫鄭音慕義之與比。義疏本比下有也字 集註考證曰比當作毗志反如周而不比與射者比皆毗志反比死者比化者皆必二反朱子嘗因學者之問欲改未及

小人懷土。丹鉛錄曰賈禹乞骸骨元帝詔答之引傳曰亡懷土所稱傳者即論語小人懷土之文易小人二字作亡蓋嫌于以小人稱其臣也

君子懷刑。漢石經刑字作刑 張有復古編曰刑从刀开聲到也刑从刀非法也今經史皆通用刑

刀开聲到也刑从刀非法也今經史皆通用刑

按說文刑罰辜也國之刑罰也从井刀以刀守井割其情也論衡四諱篇亦云刑之字井與刀也字義與刑有別經典相承借用學齋佔畢謂懷刑乃懷思典刑而則倣之字形既失畸論遂緣之起矣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後漢書劉般傳賈逵上書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又列女傳曹世叔妻上疏曰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於從政乎何有晉書劉寔崇讓論引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則不難也患所以立。王符潛夫論貴忠篇引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己不立

不患莫己知。義疏本知下有也字

四書考異

條考六

論語里仁

五

參乎。釋文曰參所金反又七南反 九經字樣曰說文參音森隸省作參與參字不同參音參從立今經典相承通作參 增修禮部韻略曰曾參字子與蓋取參乘之義音當讀參

按孝經參不敏音義本作參字所林切合唐氏字樣說會子名應字作參音讀森乃說文參下但云商星也不及會子名而森下云讀若曾參之參則會子實名參矣大戴禮衛將軍篇會參之行也又以參作參漢唐扶頌家有參齋陳君閣道碑行同參齋皆然參可讀參參不可讀森也毛氏據參音謂會子之所以字與取此其說尚不為穿鑿陸氏兩釋之蓋當時已

不能辨定其一矣徐官印史謂會子名當讀如參前倚衡之參故字子與參前包氏訓參然在目前釋文惟所金一音至朱子始改讀七南參前倚衡復屬兩段義何可以證其當字子與謬悠之言更不足取吾道一以貫之。義疏本貫之下有哉字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風俗通義過舉卷引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 金樓子立言篇亦以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為孔子語

見賢思齊焉章。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見賢上有君子二字 七經考文曰古本不賢下有者字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義疏本敬下有而字 禮記坊

四書考異

條考六

論語里仁

六

記子云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不遠遊。義疏本不上有子字

遊必有方。禮記曲禮為人子者所遊必有常 又玉

藻親老出不易方

子曰三年無改章。釋文曰此章與學而篇同當是重出學而是孔注今此是鄭注本或二處皆有集解或有無者 七經考文補遺曰可謂孝矣古本矣作也

按陸氏謂集解一用孔注一用鄭注解說不同不為重出也集解巧言章亦一用包注一用王注而巧言章兩無小異直謂重出可矣此逸其半又與禮坊記所引論語者合似不妨兩說而兩存之

不可不知也。文選閒居賦注引文無也字

古者言之不出。義疏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按包氏注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據其文或舊本經

原有妄字未可知若上一之字則斷知其流傳訛衍

恥躬之不逮也。釋文曰逮音代又大計反

以約失之者鮮矣。漢書外戚傳傳不云乎曰約失之

者鮮無矣字 後漢書王暢傳曰約失之鮮矣注曰論

語孔子之辭也無者字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史記萬石君傳贊仲尼有

言云云徐廣注曰訥字多作訥音同耳古字假借 玉

篇訥字下引論語君子欲訥於言云或作訥

四書考異 條考六 論語里仁 七

事君數斯辱矣。釋文曰何云數色角反鄭世主反謂

數己之功勞也梁武帝音色具反 集解曰數為速數

之數疏曰嫌讀為上聲去聲故辨之 宋書劉延孫傳

贊引子曰事君數斯疎矣以子游為子以辱為疎

金華吳文聯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論衡問孔篇謂作曰

雖在縲紲之中。舊文紲字為繼論語釋文曰繼本今

作紲 皇氏義疏本紲作繼 宋高宗石經亦作繼

史記弟子傳作累繼之中 五經文字曰紲本文從世

緣廟諱偏旁今經典並准式例變

按史孔子世家起累繼之中自序幽于縲繼漢書司

馬遷傳作累繼縲字各殊而繼不殊蓋紲惟唐人造

用前無其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冶長 一

邦有道不廢二句。史記論衡述此文兩邦字並諱作

國 三國志鍾繇傳注李修稱鍾觀云云亦作國 太

平御覽宗親部述論語曰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

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

其兄之子妻之牽合先進篇文

子謂子賤章。史記弟子傳無若人二字 家語子路

初見篇孔子喟然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

則子賤焉取此 新序雜事篇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

無君子者斯安取斯 說苑政理篇宓子賤與孔蔑皆

仕孔子往見子賤曰自子之仕何得何亡子賤曰自吾

之仕未有所亡而所得者三孔子謂之曰君子哉若人

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也斯焉取斯

賜也何如。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作如何。史記弟

子傳作賜何人也

瑚璉也。說文解字榘字下云瑚璉也徐鉉注曰今俗

作璉非。邢氏疏曰明堂位說四代之器云夏后氏之

四璉殷之六瑚如記文則夏器名璉殷器名瑚而包咸

鄭元等說此論語賈服杜等注左傳皆云夏曰瑚殷曰

璉或別有所據或相從而誤也

按璉力展切今俗讀每若連音謬也此字惟文選景

福殿賦又宏璉以豐故注引王逸曰橫木關柱為連

璉與連古字通而其義則與瑚璉大別杜子美詩疑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冶長

二

疑瑚璉器陰陰桃李蹊竟以瑚璉讀連賢者之責子

美似難解免

禦人以口給。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口字

不知其仁焉用佞。唐石經仁字轉改作人。義疏本

仁下佞下並有也字

子使漆雕開仕。舊文雕為彫釋文曰彫本或作凋

義疏本雕作彫。唐石經宋石經皆作彫。史記弟子

傳亦作彫。漢書人表作漆雕啓。王應麟漢志考證

曰史記列傳漆彫開字子開史記避景帝諱也論語注

以開為名。曹憲廣雅注曰彫刻彫字從彡凋落凋字

從欠雕鸞雕字從佳。字鑑曰雕彫凋三字不同經典

多以鸞雕為彫琢以彫琢為凋瘁皆傳寫之譌。家語

弟子解曰漆雕開習尚書不樂仕孔子曰子之齒可以

仕矣時將過子若報其書曰吾斯之未能信孔子悅焉

按舊經漆雕與後章朽木不可雕雕俱為彫松栢後

彫之彫為凋體義自合不知何時皆傳寫差漢人避

啓用開故諸載記多以夏后啓為夏后開微子啓為

微子開此開字在舊經或亦作啓王氏因舉以為說

乘桴浮于海。義疏本于字作於。四書通本作於

文選嘯賦注引作於。說文解字光字下引孔子曰道

不行欲之九夷乘桴浮于海衍一句。玉篇引論語乘

桴于海無浮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冶長

三

其由與。義疏本由下有也字。漢書地理志顏師古

注引作其由也歟。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有也字。程

伊川經說柳宗元乘桴說舉此皆有也字

好勇過我無所取材。釋文曰一讀過字絕句材才哉

二音。集解鄭氏曰無所取材者無所取于桴材以子

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曰孔子嘆其勇曰過我無所

取哉言惟取于己古字材哉同。蘇氏論語拾遺如鄭

氏前說。程子遺書曰材與裁同集註因之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史記弟子冉求傳季康子問孔

子曰冉求仁乎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

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又

仲由傳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不知其仁 史記辨惑曰問者孟武伯而遷以為季康子孔子所答非惟與論語不同而二傳亦自相乖戾荒疏甚矣

可使治其賦也。釋文曰賦梁武帝云魯論作傳可使與賓客言也。文選薦禰衡表注引無也字

同也聞一以知十。釋文曰聞如字本或作問字非吾與女弗如也。舊文女為爾釋文曰爾本或作女音汝 三國志夏侯淵傳曰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作爾字 集解包咸曰吾與汝俱不如 論衡問孔篇述文吾與汝俱不如也 後漢書橋元傳仲尼稱不如顏

淵注引論語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按世說注引鄭元別傳馬季長謂盧子幹曰吾與汝皆不如也唐書孝友傳任處權見在希古曰孔子稱顏回之賢以為弗如皆依包氏解用今集註以與訓許惟義疏中秦道賓曾為是說

宰予晝寢。釋文曰予羊汝反或音餘 論衡問孔篇述作宰我 韓李筆解曰晝當為晝字之誤也舊文作晝字 李匡義資暇錄曰寢梁武帝讀為寢室之寢晝作胡卦反且云當為晝字言其繪晝寢室故夫子嘆之云云然亦曲為穿鑿也今人罕知其由但以爲韓文公愈所訓解 齊東野語曰嘗見侯白所注論語謂晝當

作晝字侯白隋人按如諸說作晝其音義當與後篇今女晝之晝同寢乃如漢書兵寢刑措之寢謂休息也宰我晝限其功以冀休息故夫子責之似較繪晝寢室之說稍愈朽木不可雕也。義疏本宋刻本唐石經宋石經雕皆作彫 論衡問孔篇亦作彫 漢書董仲舒策引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 詩大雅棫樸正義引論語朽木不可彫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治長 四 按爾雅釋宮朽鏹謂之朽說文朽所以塗也皆从木作朽左傳汚人以時填宮室音義曰汚本又作汚蓋朽其正體汚則通借而汚為續作字也玉篇作朽特字體小變宋石經作不可朽乃涉筆訛

於予與何誅。論衡問孔篇與亦作予子曰。論語辨惑曰此一章而再稱子曰胡氏疑其衍文予謂以語法觀之其為衍文無疑

始吾於人也四句。李觀軒江集官人策引孔子曰昔吾于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察其言而觀其行

於予與改是。論衡與作予 大戴禮五帝德篇孔子

曰吾欲以顏色取人於滅明邪改之吾欲以言語取人於予邪改之

根也慾。釋文曰慾音欲或羊住反 困學紀聞曰後

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潔無申棠之欲以根為棠

吾亦欲無加諸人。考文補遺曰古本人下有也字

夫子之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義疏本聞也下

有已矣二字 史記孔子世家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

可得聞也已 漢書陸宏夏侯勝等傳贊子贛曰夫子

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有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

矣 又外戚傳注師古引論語亦作不可得而聞也已

矣 顏師古匡謬正俗引文亦作已矣 讀書敏求記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治長

六

曰高麗有何晏集解鈔本此與漢書傳贊適合蓋子貢

寓嗟歎於不可得聞中故以已矣傳言外微旨二字似

不可脫 繆誤雜辨曰論語文甚明而唐太宗旌賞孫

伏伽詔曰朕惟寡德不能性與天道長孫無忌對太宗

之間曰陛下性與天道非臣愚所及令狐德棻周書贊

曰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何其繆耶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未之作

之未一本無之字

按未之二字倒屬則當通八字為一句

是以謂之文也。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也字

其行己也恭。文選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

高誘注曰伏在秋下贊
為孔子四子產有君子
之遺四焉云云

子曰君子其行己也恭

久而敬之。義疏本作久而人敬之七經考文曰足利

本同有人字案義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人交易絕而

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當有人字

山節藻稅。釋文曰稅本又作椹 事文類聚述論語

稅字作棗 左傳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作虛器不

知也杜預注曰謂居蔡山節藻稅也 禮記雜記孔子

曰管仲山節而藻稅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又禮器管

仲山節藻稅君子以為濫矣並以此為管仲事

按玉篇椹與稅同棗雖與稅音有別而爾雅注疏並

訓為梁上短柱蓋亦可通用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治長

七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太平御覽品藻門述作三任

為令尹 莊子田子方篇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

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子之用心獨奈何

呂氏恃君覽孫叔敖三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

憂高誘注曰論語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

按史記循吏傳亦取莊周呂不韋說以其事屬孫叔

敖考叔敖之為令尹在楚莊王十六年後七年莊王

即卒叔敖死莊王前安得有三仕三已事楚關且云

昔關子文三舍令尹語著于春秋外傳關且與孔子

同時與子文同國同氏其語寧不較莊呂為可信

何如。義疏本如下有也字

未知焉得仁。釋文曰知如字鄭音智下同 漢書人表引此語師古注曰言智者雖能利物猶不及仁者所濟遠也引此者蓋班氏自述所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皆依于孔子也 論衡問孔篇說此章曰智與仁不相干也有不智之性何妨為仁之行五常之道不相須而成人有信者未必智智者未必仁仁者未必禮禮者未必義子文智蔽于子玉其仁何毀亦讀知為智 中論智行篇或曰仲尼言未知焉得仁乃高仁耶對曰仲尼此亦有所激然非專小智之謂也亦讀知為智 義疏載李充曰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以敗國不可為智也陳文子所之無可驟稱其亂不如甯子之能愚遠生之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治長 八

可卷亦未可為智也李讀為未智不勝孔為未知也 崔子弑齊君。釋文曰魯讀崔為高今從古弑本又作殺同 春秋襄公二十五年夏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 杜預左傳注曰襄公二十五年崔杼弑齊君是時陳文子出奔二十六年不經見至二十七年文子在齊有弭兵之說則文子自出奔復反于齊凡二年棄而違之。唐石經棄字作弃

按子路篇不可棄也陽貨篇德之棄也微子篇則不棄也唐石經皆以避其中世字變依古文作弃 違之一邦。義疏本下之字下有至字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作違之至一邦

三思而後行。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四書辨疑曰三作平聲乃是數目之定名 再斯可矣。唐石經斯作思 義疏本作再思斯可矣 邦有道則知二句。毛萇詩抑篇傳國有道則知國無道則愚正義曰此論語說甯武子文邦諱作國 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文知字作智 其知可及也。太平御覽兩述皆知作智無也字 吾黨之小子狂簡。釋文曰狂簡絕句鄭讀至小子絕句 禮記表記正義引論語子在陳稱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不連狂簡字 史記世家哀公三年孔子在陳魯召冉求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史記辨惑曰論語載孔子在陳之言初不言其為何而發也孟子亦載之云云此正一事但辭小異耳史記世家乃兩存之而各著其言之之由吾意其妄為遷就也 四書辨疑曰註文本孟子答萬章語變而用之萬章所問本無斐然成章二句孟子乃就其問以答之也萬章之問與此經文既不同孟子之答萬章者亦不可施之于此也 不知所以裁之。義疏本之下有也字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不克不忌不念舊惡蓋伯夷叔齊之行也 孰謂微生高直。鮑彪戰國策注曰尾生再見燕策蘇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治長 九

代言其名爲高蓋卽論語微生高

按莊子盜跖篇注漢書人表注俱云尾生卽微生高

微尾字以聲轉通借

或乞醴焉。釋文曰醴亦作醢 五經文字曰作醢者

俗 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或下有入字

子曰巧言令色。舊無子曰二字釋文曰一本有子曰

字恐非

足恭。釋文曰足將樹反又如字 集解孔氏曰足恭

便辟貌邢氏疏曰此讀足如字謂便習盤辟其足以爲

恭也 書罔命巧言令色便辟孔傳曰便辟足恭正義

曰前却俯仰以足爲恭也 皇氏義疏引釋協曰足恭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治長

十

者以恭足于人意而不合禮度曲媚于物也足亦讀如

字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足恭而口聖君子弗與也

按孔氏以尙書論語互相訓證大戴以足恭口聖兩

爲對偶表記又云君子不失足于人 不失色于人 不

失口于人 失足于人 足恭也 失色于人 令色也 失口

于人 巧言也 三者亦並言之 足當如字直讀無疑其

義自爲手足之足 繆氏以滿足解之 典記無可證而

語類亦曾有一說云如合當九分却要湊足十分

做之而無憾。義疏本做字作弊 白虎通綱紀篇引

論語子路云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 張橫渠

論語說曰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與賢者共做從願字

宋本風俗通德論爲做字
作弊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做之
字其誤也又矣

至做之爲句 何焯義門讀書記曰白虎通德論以共

做之爲句此張子所本也又北齊書唐邕傳顯祖嘗解

所服裘賜邕云朕意在車馬衣裘與卿共做唐馬戴邊

館逢賀秀才詩有鹿裘共做同爲客張文昌贈殷山人

詩有同袍還共做蘇軾戲周正儒墜馬詩有故人共做

亦常情句不獨張子如此讀也

按此引文不足與緇衣引君陳出入自爾師虞庶言

同相類不專見古人句讀不同也

願無伐善。袁宏後漢紀光武帝紀論曰孔子稱顏回

之仁以不伐爲先

按孔子無以不伐稱顏子文恐便因此誤憶

四書考異

條考七

論語公治長

十

朋友信之少者懷之。韓詩外傳四卷六卷皆引老者

安之少者懷之朋友信之上下易置

必有忠信如丘者焉。疏曰衛瓘讀焉於凌切爲不句

首言安不如我之好學也 朱子文集答都昌縣學諸

生曰此注疏之讀恐不成文理

不如丘之好學也。七經小傳本好學下有者字

武義 湯邦池校字
楊雲漢

四書考異下

條考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雍也

可使南面。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南面下有也字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論語釋文曰行下孟反又如字下同 說苑修文篇述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

無乃大簡乎。注疏本大字作太 說苑修文篇孔子見子桑伯子子桑伯子不衣冠而處故仲弓曰太簡

按莊子子桑戶與琴張為友又子貢以子桑事問孔子胡氏謂此伯子即戶以時論之誠是漢書人表次

四書考異

條考八

論語雍也

十

子桑于六國時不惟于論語違即莊周書亦不合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三句。皇氏義疏本問下有曰字 論衡問孔篇兩述此文一作哀公問孔子一作孰

謂好學 文選懷舊賦注引論語曰哀公問孔子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回者不幸短命死矣上有孔子

字下無好學字又楊仲武誄注引文顏回者下亦無好學二字

不幸短命死矣。說文解字秀字下云吉而免凶也胡耿切从夂从夭夭死之事故死謂之不秀 字鑑曰經

典秀作幸誤幸尼輒切 今也則亡。釋文曰本或無亡字即連下句讀 論衡

按文類聚引子問若子周忠不復當

御覽八百四十一引無以說與解更詳案字類

問孔篇實不遷怒二句于此句下

冉子為其母請粟。史記弟子傳作冉有

原思為之宰。晉語官宰食加章注引論語曰原憲為

家邑宰 集註考證曰二事前後記不同時使齊是使

齊君必夫子閒居時也為宰則夫子為魯司寇時也以

為之宰三字推之二事舊必有上文焉其文當曰子在

某子華使於齊子為魯司寇原思為之宰語意為順

子謂仲弓曰。二程全書伊川子經說曰疑多曰字

朱子語錄曰此曰字留亦何害如子謂顏淵曰吾見其

進也不成是與顏淵說況此一篇大率是論他人不必

是與仲弓說也 集註考證曰子謂仲弓句絕與第九

四書考異

條考八

論語雍也

二

篇子謂顏淵句同

按朱子答江德功曰此意甚佳但不必以仲弓為句

絕據此則江氏先有分句之說而朱子不取

山川其舍諸。釋文曰舍音捨一音赦

曰賜也達。義疏本曰上有子字下文曰求也藝上亦

有子字

如有復我者。樂史太平寰宇記引傳云若有復吾者

則吾必在汶上矣

則吾必在汶上矣。釋文曰一本無吾字鄭本無則吾

二字 史記弟子傳無則吾二字

按今家語載閔子騫為費宰問政夫子告以馭民猶

馭馬與論語此章大違學者將信家語耶信論語耶家語非復孔氏之舊此等處尤顯然

伯牛有疾。史記弟子傳作有惡疾

自牖執其手。集註考證曰牖字誤當作墉也蓋室中北墉而南牖墉牆也古人室北牆上起柱爲壁雖壁間西北角有小圓窗名扉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也亡之。漢書宣六王傳成帝詔曰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義門讀書記曰楚王嘗傳詔書引此作蔑之是亡字當讀爲無也釋文闕音亡之者言無可以致此疾之道。查暇錄曰亡讀無是正音今點書者每遇亡字必以朱發其聲不知亡與亾字各有區分。七經考文

四書考異

條考八

論語雅也

三

補遺曰古本之作也

命矣夫。史記弟子傳述文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一簞食。後漢書竇章傳注引論語顏回飯蔬食也

在陋巷。鹽鐵論地廣章引文在下有於字。陸賈新語慎微篇述文巷下有之中二字。後漢書樊英傳注論語曰顏回在陋巷之中一簞食一瓢飲亦有之中二字又上下易置。皇甫謐高士傳顏回退居陋巷曲肱而寢。歐陽文忠公集送徐無黨序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饑臥而已。嚴有翼藝苑雌黃曰和靖詩惟應數刻淒涼夢時出顏肱與未厭論語曰飯蔬食飲水曲肱

而枕之孔子自謂也至如顏子簞食瓢飲卻無曲肱之說又按南史劉遵之嘗墮車折臂周捨戲之曰雖復並坐可橫正恐陋巷無枕則此謬亦已久矣

按顏子曲肱之說蓋以此簞食瓢飲與孔子飯蔬飲

水相類誤牽爲一其誤非始周捨始皇甫謐

力不足也。後漢紀光武帝紀太子報桓榮引冉求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者

女得人焉耳乎。義疏本作汝得人焉耳乎哉所載孔

氏注亦曰焉耳乎哉皆辭也。張枳論語解呂祖謙論

語說真德秀論語集編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

諸本耳俱作爾。明初監本亦作爾。太平御覽職官

四書考異

條考八

論語雅也

四

居處二部述作爾。集註考證曰三語助辭氣似繁字

義如是爲爾其辭必有所指謂女得人焉有如是者乎

按舊經文原爲耳字玉篇引此語注于耳字之下唐

石經宋石經均書耳字後漢書章帝紀注亦引爲耳

太平御覽作爾者二而其事部仍述爲耳統是觀

之則自唐以前大率皆依舊文至五季後乃始有別

本作爾其初尙兩文並行久而習訛者多正文漸晦

故仁山金氏欲以爾爲實解而應城周氏且以耳爲

異文也今集解集註二本已俱復舊爲耳或者反以

傳訛疑之爲溯其輾轉大略如此

有澹臺滅明者。七經考文曰古本澹作僖注同

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說文解字曰於讀若偃古人名於字子游

按古人名偃字游者言子外更有鄭公子偃駟偃字子游中行偃字伯游皆見左傳注藉偃字游見國語注顏偃字子游見莊子注說文所云未定誰指然不明乎此則不知言子所以取字之義

孟之反不伐章。左傳哀公十一年齊師伐我及清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有帥左師及齊師戰于郊右師奔齊人從之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杜注曰孟之側字反 邢氏論語疏曰文不同者各據所聞而記之也

四書考異

條考八

論語雅也

五

按莊子稱孟之反為子反闕本注疏遂誤之為子反為之側之字古人字上例以子為孛則亦似可通不有祝鮀之佞。左傳漢書俱作祝佞

而有宋朝之美。朱子或問侯氏曰而字疑為不字黃氏曰鈔曰范氏說無鮀之佞而獨有朝之美協於經文晦菴以巧言令色不得分輕重而去其說且以無虐熒獨而畏高明比此句之句法然誓是一句而平下兩事兩事相比也此二句而兼下兩事兩事相反也句法似亦不類 集註考證曰而字猶與字古書兩事相兼者每以而字中方之 誰能出不由戶。義疏本戶下有者字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說文解字引論語文質份份玉篇份字下引論語文質份份彬字下又引論語文質彬彬 晉書虞溥訓諸生誥文質彬彬然後為德

人之生也直。義疏本無之字。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作人生之直所主本作人之生直 韓李筆解曰直當為惠字之誤言人稟天地大德幸而免。論衡幸偶篇引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

敬鬼神而遠之。禮記表記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近人句與上務民之義相當

四書考異

條考八

論語雅也

六

問仁曰。義疏本曰上有子字 仁者先難而後獲。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孔子語樊遲曰治身者先難後獲

按樊遲凡三問仁兩兼問知夫子答之絕不同夫子固因材施教而一人一問時或有前後之殊材未必變易之速三答均可終身由之遲尤不應見少而屢黜也大約遲之進問猶有餘辭而其辭有別夫子乃各就其問辭答之纂語者重在夫子之答略其問辭但渾括之曰問仁問知焉耳各篇中凡諸弟子同所問而夫子異答宜兼以此意隅反之 知者樂水。釋文曰樂音岳又五孝反下同 慈湖家

記曰音釋家樂水樂山竝五教反尤爲害道夫五教反者好樂切著之謂也孔子無得而形容姑託喻于山水而已聖人尙不得言豈好樂切著之可言哉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文以仁者句處此句上 韓詩外傳三卷智者何以樂水也知字作智 文選百一詩注引智者樂水過始與墅詩注引智者動俱作智字 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論語智者樂水又智者動亦俱作智 按此樂字或言不應音岳恐釋文有訛然禮記樂不可極敬業樂羣有所好樂俱一音岳則先儒自有此音訓下知者樂樂字釋文亦五孝反卻屬可疑 仁者雖告之曰。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雖作縱

四書考異

條考八

論語

七

井有仁焉。義疏本作井有仁者焉疏曰有人告仁者曰彼處有仁者墮井而仁者當自投入井救取之耶或問曰仁人救物一切無偏何不但云井中有人而必云有仁者耶答曰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其雖惻隱濟物若聞惡人墮井亦不往也 集註引劉聘君勉之曰仁當作人 張南軒本正文爲人字 按皇氏疏雖若迂僻而孔注已云有仁人墮井則古本仁下當有者字

其從之也。義疏本也作與 君子博學於文章。釋文曰一本無君子字兩得 後漢書范升傳引孔子曰博學約之弗叛矣夫 義門讀

書記曰約漢人讀曰要 予所否者。釋文曰否鄭元繆播方有反不也王弼李克備鄙反 史記世家作予所不者 論衡問孔篇作予所鄙者說云我所爲鄙陋者天厭殺我 韓李筆解曰否當爲否泰之否 邢疏引樂肇曰言我之否塞乃天命所厭棄也 張橫渠論語說與樂氏略同 天厭之。釋文曰厭於琰反又於艷反 羣經音辨厭一音於頰切塞也引論語此語爲證 七經考文曰古本厭作壓 論衡問孔篇曰有臥厭不悟者謂此爲天所厭耶案諸臥厭不悟未必皆鄙陋也讀厭爲壓 中庸之爲德也。風俗通義過魯卷孔子稱大哉中庸

四書考異

條考八

論語

八

之爲德其至矣乎 周禮師氏注引文亦無也字 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義疏本有作能衆下有者字 三國志鍾繇傳子貢問能濟民可謂仁乎 必也聖乎。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曰聖乎堯舜其猶病諸以聖乎連堯舜爲句 可謂仁之方也已。唐書張元素傳引無也字

東陽吳祖錫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述而

述而不作。墨子非儒篇儒者曰君子循而不作
竊比於我老彭。履齋示兒編曰大有卦匪其彭陸音
步郎反子夏作秀老彭當讀匪其彭之彭音秀側也欲
自比於老子之側蓋謙詞也

按大戴虞戴德篇記孔子之言曰昔商老彭及仲傀
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揚則抑抑則揚
綴以德行不任以言此最足明聖人竊比之意故朱
子云老彭見大戴禮孫氏強生異端穿鑿無俚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一

默而識之。論語釋文曰默俗作嘿 五經文字曰默
與嘿同經典通為語默字 集註曰識音志又如字
德之不脩四句。皇氏義疏脩講徒改下各有也字

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作聞義不能從

子之燕居。釋文曰燕鄭本作宴 後漢書仇覽傳注

引論語子之宴居

申申如也天天如也。漢書敘傳天天伸伸師古注曰

論語稱孔子燕居伸伸如也天天如也 張揖廣雅妖

妖申申容也

吾不復夢見周公。釋文曰本或無復字非 義疏本

公下有也字 朱子語類曰據文勢甚矣吾衰也是一

本有句讀以見其意

朱子語類

句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是一句

按劉越石重贈盧諶詩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呂
覽不苟論高注引論語吾衰久矣張子正蒙亦引語
吾衰也久矣楊龜山作資聖院記亦云甚矣夫吾衰
久矣至李絳論朋黨李善注西征賦陳襄與孫運使
書引吾不復夢見周公則皆無久矣二字久矣字連
上為句舊人讀多如是朱子以二字改屬下其讀蓋
本于致堂胡氏

志於道。魏書崔光傳引此章文志上有士字
依於仁游於藝。禮記少儀士依於德游於藝 唐石
經游字作遊 魏書高允等傳論依仁遊藝亦作遊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二

吾未嘗無悔焉。釋文曰魯讀悔為悔今從古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史記世家述此章文無不
悱不發四字 何異孫十一經問對曰此宜合上為一
章不憤上子曰字當是衍文

舉一隅。蜀石經舉一隅下有而示之三字 義疏本

有而示之三字七經考文曰足利本作示之少而字

文選西京賦注引論語曰舉一隅而示之 桓譚新論

曰孔子言舉一隅足以三隅反

則不復也。義疏本作則吾不復也 曾鞏南豐類稿

講官議曰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

以三隅反則不告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禮記檀弓記此文無子字有字。馮椅論語解曰檀弓記此蓋古禮然也是書所記禮儀多合禮經當時不行而夫子舉行之故門人以爲記耳。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義疏本是日下有也字。論衡感類篇引有也字。禮記曲禮上篇哭日不歌。又檀弓篇弔於是日不樂。論語稽求篇曰檀弓不樂樂字卽作樂之樂與歌字同不音洛。

按是日下有也字則哭字當連下讀與曲禮正合用之則行舍之則藏。釋文曰舍音赦一音捨。史記弟子傳舍字作捨。後漢書蔡邕傳用之則行聖訓也。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三

舍之則藏至順也。注曰論語孔子日用則行舍則藏。

按史文本與經合注者引經反略去兩字此等處不解前人之意或者所據他論別歟。

惟我與爾。唐石經宋石經義疏本集說本惟字皆作唯。

禮記中庸正義史記弟子傳後漢書張衡傳注文選西京賦注皆引作唯。

子行三軍則誰與。釋文曰與如字皇音餘。

按集解孔氏曰爲當唯與已俱此讀與如字也皇氏義疏曰子路意必當與已已有勇故也故問則誰與之是亦以與字解義爲俱別附許居士一說則解與爲許均未嘗讀作餘音陸氏謂皇音餘豈皇氏又有

別著異讀耶義疏久淪海國近方從市舶購到其中或有被竄亦未可知。

暴虎馮河。釋文曰馮字亦作憑。義疏本作憑。

富而可求也。史記伯夷傳引作富貴如可求。韓詩

外傳一卷說苑立節篇周禮條狼氏注後漢書蔡邕傳

注郭京周易舉正徐堅初學記引此皆無也字。文選

注引凡數處亦皆無也字。

雖執鞭之士。釋文曰鞭或作硬音吾孟反非也。鹽

鐵論貧富章引作雖執鞭之事。

吾亦爲之。釋文曰一本作吾爲之矣。

如不可求。說苑立節篇引作富而不可求。義疏本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四

求下有者字。

齊。釋文曰本或作齋同。太平御覽引作齋字。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史記世家與齊太史語

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義疏本聞韶下有樂

字。程子遺書曰聖人不凝滯于物安有韶樂雖美直

至三月不知肉味者乎三月字誤當是音字又經說曰

三月乃音字誤分爲二也。朱子或問曰問程子改三

月爲音字如何曰以史記考之則習之三月而忘肉味

也既有音字又自有三月字則非文之誤矣又語錄曰

史記三月上有學之二字三月當點句蓋是學韶樂三

月非三月之久不知肉味也。十一經問對曰史記上

有音字下有學之二字一說三月是音字此義為長學之二字可無也 史記辨惑曰司馬遷意其太久遂加學之二字經有疑義闕之可也以意增損可乎 四書辨疑曰以三月二字併一却為牽強聞韶下亦不須更有音字王溥南曰或言月為日字之誤皆可不必當姑闕之 洪因靜語曰此章諸家說不一皆不若以子在齊為一句聞韶三月為一句不知肉味為一句義自明白 張達善點本在齊句聞韶句三月一讀

按趙氏希弁讀書附志云韓公筆解以三月為音毛氏稽求篇亦云三月謂音字誤本韓退之說程子遵之今檢韓公本書未見此條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五

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釋文曰為本或為為音居危反非 說苑修文篇斯作此 文選嘯賦注引王肅曰不圖韶之至於此此齊也

按肅似讀為為為因謂為氏樂宜在陳而不圖至齊吾將問之。釋文曰一本無將字

入曰。太平御覽引論語冉有曰伯夷叔齊何人也訖子貢為冉有

曰古之賢人也。義疏本曰上有子字 文選阮籍詠懷詩注引無也字

又何怨。義疏本怨下有乎字 左傳哀公三年正義引論語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乎 文選江淹雜體詩

注引論語亦有乎字 史記伯夷傳索隱亦引有乎字飯疏食。釋文曰疏木或作蔬食如字一音嗣 義疏本作蔬 太平御覽述亦作蔬

按詩彼疏斯稗箋云疏麤也謂糲米也禮主人辭以蔬一訓菜食周禮聚斂疏材釋文但云菜也疏兼有麤菜二義故孔氏解此為菜食朱子註為麤飯意問篇飯疏食亦二義得兼其字皆可通作蔬也若鄉黨與孟子萬章所云雖蔬食菜羹蔬與菜既對舉則似難加草矣而本仍多作蔬字得非傳寫訛耶

不義而富且貴。後漢書劉般傳注引孔子曰不義而富於我如浮雲無且貴二字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六

加我數年。史記世家孔子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 風俗通義窮通卷引孔子曰假我數年乎加亦作假 集註曰元城劉忠定公自言嘗讀他論加作假蓋加假聲相近而誤讀

五十以學易。釋文曰魯讀易為亦今從古 張載注王延壽靈光殿賦引論語加我數年可以學易 集解

曰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邢疏曰加數年方至五十謂四十七時也 集註

曰劉忠定公言他論五十作卒蓋字相似誤分也按史記加正作假而無五十字蓋是時孔子年已幾七十矣

五字誤無疑也 論語集註考證曰篆文五字與卒字

其中皆有交互之形史記云我於易則彬彬矣玩其辭意則五十字當是吾字之誤 田藝蘅留青日札曰易乾鑿度云孔子占易得旅息志停讀五十究作十翼此言五十卽鑿度之五十也 孫淮海近語曰非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也大衍之數五十河圖中之所虛也惟五與十參天兩地而倚數合參與兩成五行之成十五者十其五十者五其十參伍錯綜而易之理數盡于是矣 論語稽求篇曰經明曰學易而註以贊易當之將謂贊易以前夫子必不當學易耶古以詩書禮樂春秋易爲六藝亦名六學學之者則自十五入大學始每三年通一學至三十而五學已立惟易則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七

誤也傳寫者因注云雅音正言遂誤耳 按程子經說世俗之言失正者多矣如吳楚失于輕趙魏失于重既通于衆君子正其甚者不能盡遠也說雅字尤詳明確當古經典如小雅大雅爾雅雅俱訓正史記注別訓素因素轉常則始于集註 執禮○陸深傳疑錄曰執本執字執藝古字通執禮之文無再見況子不語怪力亂神與此章互相發各是四字古稱六經謂之六藝此之雅言或是詩書禮樂蓋樂亦一藝也 按禮文王世子秋學禮執禮者詔之此執禮文之再見者也周禮大史大祭祀戒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八

見陸深謂執藝古通雖本自徐氏新修字義而古文執作執藝作執或省作執兩形頗不同

葉公問孔子。唐石經葉字變體作葉第十三篇問政直躬兩章倣此 張世南游宦紀聞今牒葉葉字皆去世而從云因唐太宗諱也世之與云形相近

女奚不曰節。史記世家孔子聞之曰由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厭誨人不倦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義疏本云爾上有也字

敏以求之者也。義疏本以上有而字 子不語怪力亂神。漢書郊祀志引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 義疏曰或通言怪力是一事亂神是一事故李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九

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各二字 句 七經小傳曰語讀如吾語女之語人有挾怪力亂

神問者皆不語之 顧況廣異記序曰欲觀天人之際變化之兆吉凶之源聖不可知神不可測其有干元氣

汨五行聖人所以示怪力亂神禮樂刑政著明大道以糾之古文示字如今文不字儒者不本其意云子不語

非觀象設教之本也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舊文三人上有我字有為得釋文曰我三人行一本無我字必得我師本或作必有

集解何晏解文三人上亦有我字 義疏本唐石經本皆作我三人行必得我師焉 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曰

蜀石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上又有我師 史記世家有作得 穀梁傳僖公二十七年范甯注曰我三人行必有我師 漢書武帝紀元朔二年詔曰三人並行厥

有我師 晉書禮志潛夫論引文與今本同 按唐石經及義疏皆與釋文正合蜀石經又有我師疑晁氏但言又有我字傳寫者譌字字為師若云我

師三人行則于文義不通 其不善者而改之。潛夫論德化篇引作其不善者我則改之 天生德於予章。史記世家孔子與弟子習禮大樹下

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速之行孔子云云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十

以我為隱乎。義疏本隱下有子字 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義疏本行上有所字 子曰善人。集註曰子曰字疑衍文 毛詩賓之初筵

正義論語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恆者斯可矣 按善人以下別為一章故加子曰字而詩正義引之

亦間以又曰二字詳見總考第十六 得見有恆者。宋高宗石經恆字避諱作常下倣此 亡而為有。釋文曰亡如字一音無 後漢紀引作無

子鈞而不綱。十一經問對問綱字不是綱字乎對曰 朱子之說正作綱字解知當來不是綱字乎

弋不射宿。太平御覽述論語上題子曰字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馮氏論語解曰桑柔詩予豈不
知而作古有此成語

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白虎通禮樂篇孔子有
言吾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也。漢書溝洫
志贊孔子曰多聞而志之知之次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疏引琳公曰此八字通爲一句
讀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詳解曰互鄉不善人之
稱如鄉原之類進退不分曰互鄉與向同

人潔己以進三句。唐石經宋石經兩潔字皆作絜
託名黃憲天祿閣外史適晉篇引文不保作焉保。後
四書考異 論語述而 十一

漢書郭太等傳注引孔子曰人潔己以進與其進不保
其往。集註曰人潔至往也十四字當在與其進也之
前唯何甚唯字上下疑又有闕文。南軒論語解曰子
謂其進之志則善與其進而志善不與其退而不善也

若於志善之時以其退而不善拒之則何甚也又反復
言之謂凡人潔己以進則與其潔耳固不可保其往也
林希元四書存疑曰依南軒說之則非錯簡

我欲仁斯仁至矣。後漢書列女傳班昭女誠曰古人
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潛夫論德化篇
亦作仁斯至矣

孔子曰知禮。義疏本曰上有對字

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史記弟子傳呂氏春秋期皆作
旗。義疏本之作也

按巫馬子名施說文云施旗貌齊樂施鄭豐施皆字
子旗古人爲字使人聞其字而知其名率多如此此
當以旗爲正期字通借

君取於吳爲同姓二句。舊文取爲娶釋文曰娶本今
作取。義疏本作娶。春秋哀公十二年夏五月孟子
卒公羊傳曰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也其稱孟子何諱
取同姓蓋吳女也疏引論語文取字作娶

子與人歌而善章。史記世家曰使人歌善則使復之
然後和之
四書考異 論語述而 十二

文莫吾猶人也。集解曰文莫猶俗言文不也義疏曰
時呼文不勝人爲文不也。論語詳解曰文字斷句
則吾未之有得。義疏本得下有也字

子曰若聖與仁。四書辨疑曰章首疑有闕文晁氏謂
當時有稱夫子聖且仁者其說良是

正唯弟子。釋文曰魯讀正爲誠今從古
子疾病。舊無病字釋文曰子疾一本云子疾病皇本
同鄭本無病字案集解於子罕篇始釋病則此有病字
非。周禮大祝疏引作孔子病

子路請禱。太平御覽引莊子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
曰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齋飲食若祭吾卜之久矣

按此條為今本莊子所無蓋卽論語事而易子路為子貢易禱為卜耳莊周所傳孔子言行已不得其真此更未知果周言否當姑置之

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周禮小宗伯禱祠于上下神示鄭康成注引譚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又大祝作六辭其六曰誄鄭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卒哀公誄之或曰誄論語所謂誄曰禱爾于

上下神祇賈疏曰生人有疾亦累列其德行而為辭故引論語文以相續 說文解字曰譚禱也論語云譚曰禱爾于上下神祇或不省作譚 集註考證曰古本論語元作譚說文所引是也其作誄者則哀死而述行以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七

謚之之辭同是力軌反而義不同必開元長與史書之誤集註偶未之考爾其稱譚曰必自有一書如大祝所掌六祝六辭之類

按說文及玉篇廣韻等書譚譚皆各為訓至毛晃增脩韻略始言譚與誄同據周禮小宗伯大祝二注不同大祝注直以論語所稱為誄是當鄭氏時已兩文並傳考證謂必開元長與時誤誣之矣

丘之禱久矣。義疏本禱下又有之字

按孔注云某禱之久矣釋文則舊本宜有下之字奢則不孫。義疏本孫作遜下同 漢書董仲舒傳後漢書馬融傳又王暢傳注說苑權謀篇顏氏家訓治家

高誘注淮南原述引引論語四其德也

篇太平御覽人事部皆引文孫字作遜

按憲問篇危行言孫幼而不孫弟衛靈公孫以出之陽貨不孫為勇近之不孫義疏本皆作遜據書五品不遜及遜志遜荒並是遜字則遜亦經典所用與其不孫也寧固。隋書煬帝紀詔曰宜尼有言與其不遜也寧儉

君子坦蕩蕩。釋文曰魯讀蕩為湯今從古子溫而厲。釋文曰一本子作子曰厲作例皇本作君子案此章說孔子德行依此文為是也 集註曰程子以此為曾子之言

四書考異

條考九

論語述而

七

按依釋文則皇侃本作君子溫而厲今所見侃義疏但與監本同文未有君字此是海國中傳寫脫漏後子張篇君子有三變章義疏曰所以前卷云君子溫而厲也可為其脫漏之確證 威而不猛恭而安。義疏本威下無而字 三國志吳步騭傳引論語恭句處威句前

浦江朱傳效弼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史記吳太伯世家贊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泰字作太。索隱引范甯曰：太者善大之稱。漢書地理志引文泰亦作太。德字作惠。民無得而稱焉。○論語釋文曰：得本亦作德。後漢書丁鴻傳論孔子曰：泰伯三以天下讓，民無德而稱焉。注引鄭氏注亦作德。又劉祐傳延篤貽祐書曰：昔太伯三讓，人無德而稱焉。風俗通義過譽卷引論語泰伯三讓，民無得而稱之焉。有之字。錢獻之論語後錄曰：易小畜尚德載虞仲翔本作尚得載周禮大卜三曰咸陟，注陟之言得讀若王德。狄人之德，史記項羽本紀吾為若德。漢書作吾為公得，是得與德古字通也。恭而無禮則勞三句。○禮記仲尼燕居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慎而無禮則憇。○文選魏都賦：誰勁捷而無憇。注引論語此文為證云：憇與憇同。

直而無禮則絞。○釋文曰：絞古卯反。馬云：刺也。又七肆反。鄭云：急也。

按兩音與馬鄭兩訓似互差。

君子篤於親節。○吳棫論語續解曰：以下乃曾子之言。

也。四書辨疑曰：兩節文勢事理皆不相類，分此自作一章實為愜當，而以為曾子之言，卻是過慮。此無言者，姓名蓋闕文耳。漢書平帝紀元始五年詔引上二句。

師古注曰：此論語載孔子之辭也。禮記少儀注：齊師正月之朝，篇注俱引下二句。題孔子曰字。周禮小司寇注引則民不偷音義曰：偷徐氏吐豆反。

按鄭康成韋宏嗣顏師古皆指實此為孔子辭。吳氏以屬曾子，出自臆斷，恐不足據。

啓予足，啓予手。○說文解字引論語曰：啓予之足。論衡四諱篇引作開予足，開予手。文選漢遊賦注引作起予足，起予手。魏書崔光傳：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

四書考異 條考十 論語泰伯 二

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兩章辭相雜為一，又以啓手句置啓足上。

按漢遊賦啟四體而深悼，本屬啓字。注引經文作起，疑誤。說文所引據序說，蓋古壁文論衡則避漢景帝諱也。

戰戰兢兢。○王氏詩考曰：左傳引詩戰戰矜矜。

按傳公二十二年，臧文仲引此。宣公十六年，羊舌職引此。均同詩文作兢兢。王氏或所見別本，今不可知。

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呂氏慎大覽引周書曰：若臨深淵，若履薄冰。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曰：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淵若履薄冰。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曰：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淵若履薄冰。大戴禮曾子疾病篇曾子曰：與小人處，如履薄冰，每履而下，幾何而不陷乎哉。

按呂覽以小旻詩為周書若誤謬甚前人指摘此等謂可據以提咸陽市金然恐未能也說苑政理篇成王問政於尹逸逸對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王曰懼哉對曰四海之內善之則畜也不善則離也若何其無懼也呂氏離俗覽別引善之則畜二語亦云周書是說苑所錄尹逸一節乃全本周書文矣漢志周書有七十一篇云是孔子所論百篇之餘今傳孔晁注本惟六十篇篇中復多脫誤當七十一篇完具時其中自有尹逸對成王語而呂氏兩引之耳

而今而後。陳龍川集與應仲實書引文今上無而字會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說苑修文篇會子有疾孟四書考異 條考十 論語泰伯 三

儀往問之會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來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至修禮以仁義則忿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尊俎列籩豆此有司之事也君子雖不能可也 宋石經作孟欽子

動容貌六句。鹽鐵論鍼石章丞相史曰聞諸鄭長孫曰君子正顏色則遠暴慢出辭氣則遠鄙倍矣

按漢藝文志道家有鄭長者一篇六國時人其書中或嘗述會子此語丞相史就彼傳引不更究語之源故云聞諸鄭耳長孫長者當有一差

會子曰以能問於不能。唐書孔穎達傳帝問孔子稱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亡實若虛何謂也以會子為孔子 又獨孤及傳上疏陳政亦引孔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 周必大二老堂雜誌曰此會子之言也唐太宗乃謂孔子所稱以問孔穎達對曰此聖人教人謙耳一時君臣之問對史氏之筆削皆不正之而直以會子為聖人何也

按舊唐書太宗問穎達但云論語穎達之對則云聖人設教欲人謙光并問辭云孔子乃新書改文之失昔者吾友。史通序傳篇引論語曰吾之先友嘗從事於斯矣

會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風俗通義過舉卷孔子稱四書考異 條考十 論語泰伯 四

可以寄百里之命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以會子為孔子 晉書閻縱傳亦引孔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臨大節而不可奪 玉篇引論語託字作侂

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古史弟子傳也作者君子人也。舊文無人字釋文曰君子也一本作君子人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四書辨疑曰註洪寬廣又言非洪不能勝重改文為洪不知何據

按此避宋太祖父宣祖諱也孟子為政不難章註及韓隱公與疾討賊事當時亦改韓名為洪詹氏纂箋嘗舉說之今二處皆變易朱子舊

說苑作勿 宋漢敬字

說苑身賢者一修可
採入

仁以為己任節。後漢書祭遵傳任重道遠死而後已
注引孔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
乎又張衡傳要既死而後已注引論語孔子曰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俱以會子為孔子 文選思元賦注引死
而後已不亦遠乎亦題子曰字 晁補之雞肋集楊景
芬墓志引任重而道遠至不亦遠乎亦題孔子曰字
人而不仁。論衡問孔篇而作之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顏氏家訓治家篇引文如作雖
使驕且吝。釋文曰吝力訛反又力慎反本亦作恡
皇氏義疏本使上有設字
其餘不足觀也已。義疏本已下有矣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 論語泰伯 五
不至於穀不易得也。釋文曰穀公豆反孔云善也易
孫音亦鄭音以豉反 集解孔氏曰言人三歲學不至
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讀穀如爾雅釋詁穀糝之穀
張南軒解曰學之久而不至於善則亦難乎其得之矣
苟知其所以用力必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從孔讀 胡
寅論語詳說曰以至為志則其義益精或聲同而字誤
也 朱子或問曰此處解不行作志稍通耳 集註攷
證曰或疑至當訓及朱子不與其說然圈外取楊氏之
說似亦不及於祿之意 義疏本不易得也下有已字
疏引孫綽曰不易得也已者學足以通業得祿雖時不
得祿不易已得也易字讀如亦

危邦不入二句。後漢書獨行傳李業嘆曰危國不入
亂國不居
邦有道貧且賤焉節。潛夫論本政篇引文兩邦字俱
作國。列女傳柳下惠妻曰君子有二恥國無道而貴
恥也國有道而賤恥也
不謀其政。義疏本政下有也字
伺而不愿。釋文曰伺音通又勅勅反玉篇音同
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白虎通聖人篇
引論語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焉無也字 漢
書王莽傳晉書劉寔傳論衡語增篇引文俱無也字
汪沆論語集註刺義曰王莽傳引孔子云云師古注曰
四書考異 條考十 論語泰伯 六
舜禹治天下委任賢臣以成其功而不身親其事也此
讀與為預與集註不同
大哉堯之為君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正義何休以為
孔子云蕩蕩乎堯之為君 陳思王集求通親親表文
選孫楚與孫皓書皇甫謐三都賦序兩注俱引無也字
唯天為大二句。韓李筆解本兩唯字皆作惟 說苑
至公篇後漢書班固傳注文選公燕詩注引皆作惟
按舊本論語例用唯字孟子用惟字此自當以唯為
正明末刻注疏上惟从心下唯从口今坊本又或上
唯从口下惟从心兩文並施誤謬尤甚
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晉書劉寔傳引文蕩蕩乎堯之

為君莫之能名 後漢紀靈帝紀宋子俊曰魯人謂仲尼蕩蕩體大民無能名

高誘注淮南子稱仲尼為大
子見用聖明作事成法出言
成章引竹有天下稱其不
欺也

煥乎共有文章。詩大雅卷阿伴奐爾游正義曰奐為文章故孔晁引孔子曰奐乎其有文章。魏書李崇請修世室明堂表曰孔子稱巍巍乎其有成功郁郁乎其有文章。漢書儒林傳敘傳論衡齊世篇陳書文學傳序唐文粹柳冕答孟判官書引文文章下俱有也字。七經考文曰一本章下有也字。後漢書馬融傳注引論語堯之為君煥乎其有文章巍巍乎其有成功上下易置。又馮衍傳注引論語惟天為大唯堯則之煥乎其有文章蕩蕩乎人無能名焉牽此語入上節。

四書考異 條考十 論語泰伯 七

按別雅云劉熊碑煥乎成功論語作煥碑用論語文而變火作水此說非也論語煥乎乃言文章彼屬成功上易煥卦正義云大德之人建功立業散難釋險故謂之煥則彼自用煥卦之煥何關於論語乎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後漢書曹節傳審忠上書述文治作理。榕村語錄曰舜有臣二句亦是夫子語如微子篇逸民節亦然記者提起作案不然此語何來如今史中論贊尙是此體

子有亂臣十人。舊文無臣字釋文曰子有亂十人本或作亂臣十人非。唐石經子有亂十人亂下後人旁增臣字。困學紀聞曰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

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劉原父謂子無臣母之理然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今本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叔孫穆子云云增有臣字又昭公二十四年襄宏引大誓亦有臣字。書泰誓有臣字古文亂字作簡。爾雅釋詁亂治也郭璞注引論語子有亂臣十人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劉廙別傳昔者周有亂臣十人有婦人焉皆有臣字。輔廣論語答問曰荀卿子曰治亂謂之亂猶治汚謂之汚也亂之訓治由來久矣。論語集說曰或云亂本作亂古治字也。羣經音辨曰孔安國訓亂曰治說文解亂亦曰治也从乙乙治之也經典大抵以亂為不理夫理亂之義善惡相反而以治訓亂可惑焉若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泰伯 八

以古文尙書考之以亂亂字別而體近豈隸古之初傳寫訛合為一字而作治亂二訓後之諸儒遂不復辨之歟。集註考證曰古文尙書德惟亂否德簡二字正與集註合亂字從爪從系從乙取以手理系而有條理也後人簡字加乙與亂相似故遂誤以亂為亂字。周密癸辛雜志曰治亂之亂從乙即段切治也治之也煩敵之敵從支音同前煩也竝見說文

按亂之訓治猶故之訓今在之訓徂允之訓佞義有反覆旁通美惡不嫌同名周公作爾雅已具此釋例不僅始荀卿子矣金氏引古文尙書為證而古文亂臣十人正作否德簡之簡字轉覺其義不可通

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溝洫 尙書大禹謨正義曰
論語美禹之功德云惡衣服菲飲食卑宮室而盡力乎
溝洫 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以惡衣服句置菲飲食
句上三乎字俱作於

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周禮考工記匠人注禹卑宮
室盡力于溝洫乎字作于音義曰卑如字劉音婢 羣
經音辨曰下之曰卑部止切劉昌宗讀 禮合文嘉曰
禹卑宮室垂意于溝洫 路史夏后紀引文依禮緯作
垂意溝洫

仁和程雲校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一

論語泰伯

上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子罕

子罕言利。史繩祖學齋佔畢日子罕言者獨利而已
當以此四字爲句作一義曰命曰仁皆平日所深與此
當別作一義與如吾與點也吾不與也等字之義 史
記辨惑曰馬遷併以此言爲與字豈傳寫之訛歟
達巷黨人曰。史記世家黨人下有童子二字

按禮會子問篇孔子曰昔吾從老聃助葬于巷黨注
謂巷黨黨名此所云達巷黨或卽一地不然既云巷
又云黨不棊詞複乎史遷謂黨人卽項橐七歲而爲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一

孔子師故意加童子二字然不本自正典不足信
執射乎吾執御矣。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作吾執射
乎吾執御

今也純。論語釋文曰純順倫反絲也鄭作側基反黑
繪也 禮記玉藻大夫純組緹鄭注曰純當爲緇古文
緇字或系旁才正義曰鄭讀純爲緇其例有異若經文
絲帛分明而色不見者以黑色解之卽讀爲緇如論語
云麻冕禮也今也純儉稱古用麻今用純則絲可知也
以色不見故讀純爲緇若色見而絲不見則不破純字
以義爲絲昏禮女次純衣注云純衣絲衣如此之類是
也 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鄭注曰純實緇字也古

緇以才爲聲疏曰緇以絲爲形才爲聲故誤爲純字但古之緇有二種其緇布之緇系旁笛後不誤故禮有緇布冠緇布衣存古字若以絲帛之緇則系旁才此字諸處不同絲理明者卽破爲色此純帛文祭統蠶事以爲純服論語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如此之類皆絲理自明故爲色解之也 儀禮士冠禮疏曰古緇紵二字並行若據布爲色者則爲緇字據帛爲色者則爲紵字但緇布之緇多在本字不誤紵帛之紵如媒氏純帛祭統純服論語今也純儉則多誤爲純 困學紀聞曰釋文以鄭爲下音今讀者乃從上音如字非也

按鄭氏論語注今已失傳三禮疏中所傳吉光片羽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二

罕得爲珍故雖辭或繁復未忍偏棄

雖違衆吾從下。後漢書陳元上疏引孔子曰純儉吾從衆至於拜下則違之

按當云拜上則違之誠如下字則與經義反矣其疏之後文有云採孔子拜下之義可見此下字必傳寫誤拜下禮詳儀禮燕覲二篇

母意母必。釋文曰意如字或於力反非 儀禮士昏禮疏引論語無必又鄉射禮疏引論語孔子云君子無必無固無我既以記者詞爲 孔子言復加君子二字略母意二字又既夕疏君子不必人意者義取孔子云無必無固之言也亦以爲孔子言其毋字三疏皆作無

說文繫傳引孔子曰毋固毋必亦謂孔子言而上下易置 朱子文集答吳晦叔曰孔子自無此四者毋卽無字古書通用耳史記孔子世家正作無字也 今本史記與論語同爲毋

文不在茲乎。穀梁傳哀公十四年疏引論語云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文王既沒其爲文之道實不在我身乎

按白虎通引孔子言文武之道未墜于地天之將喪斯文也樂亦在其中矣亦以文武之道二句與此章文雜出豈其所見他論曾有然耶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漢書儒林傳贊注引論語天上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三

有不知二字

天之未喪斯文也。王肅家語序引無也字

大宰問於子貢曰。白虎通聖人篇引論語問下無於字 列子仲尼篇商太宰見孔子曰某聖者歟孔子曰

聖則某何敢然則某博學多識者也 說苑善說篇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不足以知之太宰嚭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不知故事之夫

子其猶大山林也百姓足其材焉太宰嚭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以增大山不益其高且爲不知 皇氏義疏曰此太宰應爲吳臣魯

哀公七年公會吳于郟吳人徵百牢使子貢辭于太宰

鄒十二年公會吳師于棠臯吳子使太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將恐此時太宰嚭問子貢也

按列子太宰親問孔子不若說苑云問子貢者為與經合然其問答之辭列子又較近之韓非說林亦云子圍見孔子于商太宰朱子或問引洪氏曰宋太宰也列子稱商太宰是也而集註仍依漢孔氏云或吳或宋未可知也蓋百家似是之言均難信以為實皇氏以春秋傳證定屬吳所據者正應可採從

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引文固作故 風俗通義窮通卷引論語固天縱之莫盛於聖 論語詳解曰將音匠猶將帥也謂為羣聖之統帥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四

按集註謙若不敢知之辭似泥說苑而云郝氏解更穿鑿此將字只合訓大爾雅云將大也孔氏注云天縱大聖之德是也

大宰知我乎。義疏本我下有者字 有鄙夫問於我。義疏本問上有來字

空空如也。釋文曰空空鄭或作慳慳同音空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釋文曰出如字舊尺遂反 史記世家子曰河不出圖維不出書吾已矣夫 沈約辨

聖論亦引孔子曰河不出圖洛不出書 易坤鑿度曰

仲尼偶筮其命得旅泣曰天也命也鳳鳥不來河無圖至嗚呼天命之也嘆訖而後息志 王嘉拾遺記曰孔

子相魯之時有神鳳游集至哀公之末不復來故曰鳳鳥不至

按文選注引論語素王受命識云河授圖天下歸心似孔子時不特鳳鳥至河亦嘗出圖矣然孔子之尊隆萬古全不在斯傳會之言儘可不必

子見齊衰者。七經考文曰一本齊作齋 十一經問對曰此一章合記於鄉黨此為脫簡

冕衣裳者。釋文曰冕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冕今從古鄉黨篇亦然

雖少必作。義疏本少下有者字疏曰雖復年少見之必起 邢氏疏曰見此三種人雖少坐則必起 集註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五

日或曰少當作坐 史記世家曰見齊衰者雖童子必變 問辨錄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既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于理為得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變必以貌其義一也

按邢氏讀少為上聲嫌文未足乃以意增坐字解之

據皇本作少者而史記以童子代少字則少當去聲

無疑高氏即鄉黨篇狎變二字為證亦甚顯確

過之必趨。宋高宗石經趨字作趨 顏淵喟然歎。釋文曰喟苦位反又苦怪反

鑽之彌堅。洪适隸續曰嚴發碑鑄堅仰高與今文論

語不同

忽然在後。唐石經宋石經皆作忽焉。史記世家作

忽焉。七經考文曰古本然作焉。七修類稿曰忽然

是忽焉也。本朝頒書及史記石經皆作焉字。南軒論

語解四書集編四書纂疏論語集說四書通諸本然皆

作焉。二程全書劉絢錄伯淳先生語暢濬道錄伊川

先生語舉此段文皆作忽焉。惟陳氏本拾遺曰瞻之在

前過也。忽然在後不及也。作忽然。後漢書黃憲傳瞻

之前忽焉在後作焉。列子仲尼篇見此二語亦作忽

焉。漢李尤蘭臺集燒銘劉峻世說新語注引典略載

良語陶宏景真誥精神樞皆述文作忽焉。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六

夫子循循然。三國志步騭傳曰論語言夫子恂恂然

善誘人。孟子章句明堂章章指曰夫子恂恂然善誘

人。後漢書趙壹傳壹報皇甫規書失恂恂善誘之德

注引論語夫子恂恂然善誘人。又李膺傳荀爽貽膺書

久廢過庭不聞善誘注亦引語孔子恂恂然善誘人

景祐集韻曰恂亦音旬恂恂善誘也。

按後漢郭太傳論曰林宗恂恂善導宋禮志載晉袁

瓌疏曰孔子恂恂道化洙泗北魏書賈思伯傳曰接

誘恂恂曾無倦色悉用論語恂恂善誘文。

欲罷不能。釋文曰罷皮買反又皮巴反又音皮。晉

書夏侯湛傳昆弟誥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我用欲罷

不敢

末由也已。史記世家作蔑繇也已。

子路使門人為臣。論衡感類篇引文使作遣。

病閒曰。文選七發注引論語子疾病閒。集註考證

曰集註閒如字讀作安閒之閒。王文憲讀作去聲。

按孔氏注曰少差曰閒。皇氏義疏曰少差則病勢斷

絕有閒隙也。閒隙字本平聲說文閒專訓隙古閒切

釋文集註並云閒如字乃謂閒隙之閒非安閒之閒

也。訓安閒則非此字正聲故詩關雎傳幽閒貞專陸

氏釋曰閒音閒史記相如傳雍容閒雅韋氏注曰閒

讀曰閑餘若周禮閒民禮記閒田悉無云如字者若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七

讀去聲為古莧切則其義為代為迭為厠與此少差

義相去皆遠。

韞匱而藏諸。釋文曰匱本又作積。後漢書張衡傳

且韞積以待價。崔駰傳韞積六經兩注皆引論語韞積

而藏諸。又逸民傳注引作蘊積。文選左太冲吳都

賦顏延年直東宮詩陳孔璋答東阿王牋范蔚宗逸民

傳論四注皆引作積。太平御覽述文亦作積。

求善賈而沽諸。釋文曰賈音嫁一音古。漢石經沽

諸沽之哉沽俱作賈。羣經音辨曰沽古乎切論語沽

之哉鄭康成亦音故。玉篇曰及公平切論語求善賈

而及諸今作沽。許謙讀四書叢說曰沽去聲訓賣若

平聲則訓買于此義不相當 文選顏延年詩范蔚宗
論二注皆作求善價 後漢書注太平御覽事文類聚
亦皆作價 論語詳解曰善賈猶言良賈四書湖南講
曰賈如字讀即商賈之賈俱從釋文下音

我待賈者也。白虎通商賈篇賈字作價 後漢書張

衡傳逸民傳兩注皆作價 文選琴賦經千載以待價

注引文亦作價 太平御覽述作價

子欲居九夷。說文解字孔子曰道不行欲之九夷

羅泌國名記引逸論語子欲居九夷從鳳嬉 魏武帝

詩曰子欲適西戎 歐陽建詩曰子欲居九蠻 宋史

蘇舜欽傳孔子曰吾欲居九夷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八

按聖人旨在託意激世或遂謂將實居其人未可與
莊論也故不復遠申己意而但即東夷戲言之山海
經云海外東方有君子國其人皆衣冠帶劍好讓不
爭子乃謂東方所居能有如是之國何可概謂其陋
此亦如桴材匏瓜之答不必以化夷為夏泥言

吾自衛反魯。義疏本反下有於字

出則事公卿二句。陶潛孝傳述文以入句處出句上

逝者如斯夫。孟子章句徐子章章指述仲尼在川上

曰逝者如斯 文選郭璞遊仙司馬彪贈山濤張協雜

詩三注皆引逝者如斯不連夫字

不舍晝夜。困學紀聞曰釋文舍音捨集註亦云上聲

而楚辭辨證云洪氏引顏師古舍止息也屋舍次舍皆
此義論語不舍晝夜謂曉夕不息耳今人或音捨者非
是辨證乃朱子晚歲之書當從之 四書集箋曰楚辭
辨證文公著于慶元己未明年公易箋矣集註舍上聲
者舊音讀如赦者定說也 文選勵志詩稽淵碑文兩
注引論語舍字皆作捨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禮記坊記子云好德如好

色鄭注曰此句似未足 史記世家衛靈公與夫人同

車使孔子為次乘招招市過之孔子云云

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漢書禮樂志引文譬字作辟簣

字作匱 又王莽傳成在一匱匱亦從匱 尚書旅獒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九

篇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荀子坐宥篇孔子曰如桎而

進吾與之如邱而止吾已矣

雖覆一簣。後漢書班固傳注引文簣字作匱

子謂顏淵曰。張師會校張達善點本日子謂顏淵凡

二見前云用行舍藏乃子面命通為一句如子謂子夏

曰亦通為一句是也此非面命淵字句絕而曰字自為

一句如子謂仲弓亦句絕曰字亦自為一句是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章。疏曰此亦以痛惜顏子而發

按此與上章未有通合之本意首別無謂顏淵字邢

氏說恐由臆測然前人之同是說者多矣牟融理惑

論云顏淵有不幸短命之記苗而不秀之喻禰衡顏

子碑云亞聖德蹈高蹤秀不實振芳風李軌法言注云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文心雕龍云苗而不秀千古斯慟皆以此爲惜顏子而世說新語謂王戎之子萬子有大成之風苗而不秀梁書徐勉因子排卒爲客喻云秀而不實尼父爲之嘆息亦借顏子以言其短折之可惜自漢迄齊梁相沿如此當時必自有依據

後生可畏。義疏本畏下有也字

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新序雜事篇引作安知來者之不如今無也字 宋書索虜傳拓拔燾書引此文選魏文帝與吳質書注引此皆無也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十

四十五十而無聞焉二句。大戴禮會子立事篇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卽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法言修身篇引會子語同 義疏本也已下有矣字改之爲貴。藝文類聚述論語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釋之爲貴

說而不釋。郭璞方言注引論語曰悅而不憚

三軍可奪帥也章。後漢書橋元傳論引無兩也字

文選讓開府表注引下句亦無也字 孫武子軍爭篇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

衣敝緇袍與衣狐貉者立。舊文敝爲弊釋文曰弊本今作敝貉依字當作貉 義疏本敝作弊 說文解字

引論語衣弊緇袍 七經考文曰古本貉作貉 史記弟子傳作貉

而不恥者。事文類聚別集述無而字

不伎不求。釋文曰伎之豉反韋昭漢書音義音洎集註考證曰俗或讀伎作忌非然莊子音義亦一音忌是道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也作之

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釋文曰彫依字當作凋 五經文字曰凋傷也論語及釋文皆作彫 義疏本彫作凋 史記伯夷傳漢書傳喜傳後漢書盧植傳注高誘呂覽注潛夫論交際篇郭氏周易舉正宋史范如圭等傳論又劉珙等傳論說文繫傳字鑑藝文類聚事文類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十

聚猗覺寮雜記學齋佔畢皆引文彫字作凋 文選西征賦金谷集詩南州九井詩三注皆引作凋又句末皆無也字 七經考文曰古本後作后 莊子讓王篇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于某其幸乎乃子厄陳蔡時謂子路之言

可與共學章。韓李筆解曰學而之道豈猶不能立耶吾謂正文傳寫錯倒當云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毛詩綿篇正義引論語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說苑權謀篇牟子理惑論皆引孔子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三國志魏武帝紀注引虞溥江表傳孔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北周書宇文護傳論曰

仲尼有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 文選王元長策秀才
 文將以既道而權亦踰去可立句 唐文粹馮用之權
 論引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適道
 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與解正合 淮南子汜論訓孔
 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適道也可以適道未可以
 權也與俱作以 鹽鐵論遵道章孔子曰可與共學未
 可與權 潛夫論明忠篇孔子曰可與權
 唐棣之華。釋文曰棣大計反字林大內反 春秋繁
 露竹林第三篇引此章文唐作棠棠上有詩云二字
 文選廣絕交論注引論語棠棣之華 宋祁筆記曰詩
 有棠棣之華逸詩有唐棣之華世人多誤以棠棣為唐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三
 棣 朱子集與張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論語及詩名
 南作唐棣小雅作常棣無作棠者而小雅常字亦無唐
 音爾雅又云唐棣棣常棣棣則唐棣常棣自是兩物而
 夫子所引非小雅之常棣矣今小雅常棣之詩章句聯
 屬不應別有一章如此蓋逸詩爾論語此下別為一章
 不連上文范氏蘇氏已如此說但以爲思賢之詩則未
 必然 又語錄曰唐棣以下初不與上面說權處合緣
 漢儒合上文爲一章誤認偏其反而爲反經合道所以
 錯了 困學紀聞曰唐棣與常棣不同致堂謂偏其反
 而卽詩常棣篇孔子刪而不取恐悞
 按十一經問對問言鄉黨有闕文者何對曰上下文

意不接不可強解謂之闕文或者脫簡在他篇又無
 可考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是也何氏意蓋謂此唐
 棣章與鄉黨末色斯舉節文勢相類宜以次從而今
 脫誤在子罕末也誠如其言則色斯二句亦當爲逸
 詩矣說甚新巧附此質宏通者
 偏其反而。集註曰偏晉書作翩反亦當與翻同 論
 語或問曰偏之爲翩非獨晉書然也角弓之詩固有翩
 其反矣之句矣 徐積節孝語錄曰偏當音徧以言開
 徧而復合也
 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釋文曰未或作末者非夫何
 遠一讀以夫字屬上句 義疏本有下有哉字 文心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論語子罕 三
 雕龍風骨篇用此語有哉字
 金華嚴哲校字

文記孔子世家作恂恂
索隱云有本作恂恂
七句反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鄉黨

孔子於鄉黨。黃庭堅涪翁雜說曰孔子於鄉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恂。

恂恂如也。論語釋文曰恂相倫反又音旬。隸釋曰

劉修碑云其于鄉黨遜遜如也。祝睦碑則云鄉黨遠遠皆與論語異而二者又自不一。蓋其師說然也。

按前漢李廣傳恂恂如鄙人。史記作悛悛遠遠當又與悛悛通。

其在宗廟朝廷。釋文曰廷徒寧反又徒佞反。詩幽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一

風伐柯正義引論語其在朝廷。羅大經鶴林玉露引

論語孔子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

便便言唯謹爾。史記世家作辯辯言。潛夫論交際

篇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唯謹也。南軒

論語解本唯字作惟。繆誤雜辨曰論語稱夫子言唯

謹爾唯語辭也。史記石奮傳遂用唯謹字而後世史傳

凡言人性行謹者往往以此為成言豈非習遷之誤耶

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四句。史記世家與上大夫二

句處與下大夫二句前。後漢書袁安傳閭閻行行

漢碑唐扶頌行行閭閻。讀書通曰後漢樊準每讌會

則論難行行袁安閭閻行行得禮之容蜀志楊戲贊費

賓伯當官理任行行辨舉並與侃侃同

君召使擯。釋文曰擯本又作儻亦作賓皆同。史記

世家君召使儻。文選四子講德論注引君召二句上

題子曰二字

按說文儻或从手作擯禮記文王世子退儻于東序

陸氏釋曰儻本亦作擯

色勃如也。說文解字字字下引論語色字如也又艱

字下引論語色艱如也

按此兩文並傳或召擯過位兩科有殊或齊魯古文

三家各異

左右手。皇氏義疏本作左右其手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二

趨進翼如也。說文解字趨字下云趨進趨如也徐錯

繫傳曰今論語作翼字假借也。宋高宗石經趨字作

趨下沒階趨倣此

賓不顧矣。儀禮聘禮曰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鄭氏

注曰上賓反告賓不顧矣。又公食大夫禮曰賓出公

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亦曰擯者以賓不顧告公

公乃還也疏曰彼據聘享訖此據食禮訖事雖不同復

命卽不異。蘇軾論語解曰此篇雜記曲禮非特孔子

事也

按自此以下凡于禮經禮記文相合者今悉列之以

見蘇氏之言非妄發

立不中門二句。釋文曰闕于通反一音况通反。禮記曲禮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又玉藻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此謂聘客也。

過位。書齋夜話曰此與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擬齊升堂。七經考文曰古本齊作齋。漢書朱雲傳擬齋升堂。唐貞觀孔子廟堂碑亦作擬齋。

遲顏色怡怡如也。聘禮記下階發氣怡焉。沒階趨進。舊文無進字釋文曰沒階趨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聘記注引有進字。唐石經有進字。太平御覽居處人事二部張子正蒙引文皆有進字。朱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論語類 三

子或問曰問何以知無進字曰降而盡階則為趨而退矣不得復有進字也。論語集說曰進疑是退字。

按子華子孔子贈篇云以爵執圭子華子沒階而進再拜而言似可證此進字之非衍誤待其書為後人擬托恐即依倣論語言之。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聘記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音義曰窮劉音弓本亦作躬。曲禮凡執主器執

輕如不克。羣經音辨曰鞠躬答謹也鄭康成說禮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

上如揖下如授。釋文曰上時掌反又如字魯讀下為趨今從古。

足縮縮如有循。玉藻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享禮四句。聘記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怡怡焉。通雅曰說文愉薄也引論語私覲愉愉如也則誤以愉薄之愉作愉矣。

按舊注引儀禮發氣滿容乃漢人避惠帝諱變盈為滿也今註襲其文非所謂無喪而右袒者乎小雅視民不怵毛傳云怵愉也古字愉與媮通故說文解之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曰薄續引論語則更廣明他義非相承也。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論語類 四

鄭注引文當暑上題孔子曰三字。玉藻振絺綌不入公門。鄭注曰振讀為絺。義疏本絺作縝。七經考文曰足利本同古本作縝按字書惟音同耳未聞其通釋常談引論語曰當暑縝絺綌。

按廣韻云絺單衣或作縝同又云縝單也是絺與縝不僅音同古實通用若今本絺字說文解為元服玉篇訓緣也儀禮兄弟畢絺元鄭注云同也孟子被絺

衣趙注云畫衣也古並未有訓為單者雖自唐以來傳文已然反不若作縝較得。

必表而出之。義疏本無之字所載孔注亦無之字疏曰古人裘葛之上若在家無別加衣若出行接賓皆加

上衣當暑絺綌可單出則不可單必加上衣故云必表而出也

按依皇氏說句末應無之字且如是說之則紵亦裘服而所表猶裼衣與上下所記沈成類

緇衣羔裘三句。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褻元綃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褻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鄭氏注引孔子曰素衣麕裘孔子曰緇衣羔裘孔子曰黃衣狐裘儀禮聘禮注引論語素衣麕裘亦以麕作麕又既夕疏引鄉黨素衣麕裘亦題孔子云三字

按鄭氏引此篇文屢題孔子曰字王充顧憲之引茶四書考異條考十二論語鄉黨五

奠瓜祭李善引君召使擯狐貉之厚羅願引不得其醬陸佃引膾不厭細陳襄引不時不食祝穆引魚飯肉敗亦均以爲孔子言其說具總考十四

裘裘長。說文解字引論語曰結衣長短右袂楊桓六書統謂結爲古文裘字

短右袂。譚經菴曰一說右當作有古字通用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集解孔安國曰寢衣今之被也周禮玉府疏引鄭氏論語注曰今小臥被是也

說文解字曰被寢衣也長一身有半。經子經說曰疑此當連下文齋而言故曰必有論語稽求篇曰寢衣人所同長身而過半則子所獨也猶上文裘裘人所同

而短其右袂子所獨也故兩節連記之今註誤解寢衣反以爲前後不接乃欲移此于齊必有明衣布之下釋文曰長直亮反義門讀書記曰長李讀本音

狐貉之厚以居。說文解字引論語狐貉之厚以居繫傳曰貉音下各切而云从舟聲此古音當有異也羅願爾雅翼曰貉子曰貉形狀與貉各異貉之爲貉義取于此說文狐貉从舟而謂貉北方豸種爲蠻貉之貉此但據論語說之耳七經考文曰古本貉作貉文選辨命論注引文上題子曰二字

去喪無所不佩。禮記玉藻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釋文曰佩字或從王旁非蔡謨毛詩疑字議曰佩者四書考異條考十二論語鄉黨六

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慈湖家記曰去口舉反則失君子不忍除喪之心及有惡其喪之意就文定讀惟口據反言離喪而去猶云可也

羔裘玄冠不以弔。禮記檀弓羔裘元冠夫子不以弔正義曰此記人引論語鄉黨孔子身行之禮以譏當時之事家語子夏問篇季桓子死魯大夫朝服以弔子游問于孔子孔子曰始死則羔裘元冠者易之而已

吉月必朝服而朝。玉藻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家語子夏問篇季康子朝服以縞曾子問于孔子曰禮乎孔子曰諸侯皮弁以告朔然後服之視朝若

此者禮也

齊必有明衣布。釋文曰齊或作齋下同 南軒論語

解曰此正與必有寢衣義同必有寢衣合在此句下

七經考文曰一本布下有也字

膾不厭細。釋文曰膾又作膾 陸佃禮記解引孔子

曰膾不厭細

食饘而餽魚餒而肉敗。釋文曰饘於莢反字林央莢

反餽烏邁反一音遏字林乙例反餒本又作餒 爾雅

釋器食饘謂之餽 史記世家餒作餒 讀書通曰餒

从委與从妥互通猶餒之與餒授之與授 事文類聚

續集引魚餒而肉敗以下一段上題孔子曰三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七

臭惡不食。義疏本臭字作臭

按玉篇云臭俗臭字今惟釋藏用之

不時不食。後漢書鄧皇后紀引傳曰非其時不食

陳襄古靈集詳定禮文引孔子曰不時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爾雅翼引文上題孔子曰三字

不使勝食氣。釋文曰氣說文作既 說文解字曰既

小食也論語曰不使勝食既 集註考證曰氣當讀作

餽猶云飯料也聘禮凡餽大夫黍梁稷食氣正黍梁稷

之謂也又古氣字今作氣古氣字今作餽

惟酒無量。唐石經惟字作唯 義疏本集說本纂箋

本皆从口作唯

沽酒市脯不食。漢書食貨志引論語曰酤酒不食顏

師古注曰鄉黨所說孔子齋之時也 太平御覽資產

部述文沽亦作酤 邢氏疏曰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

者因脯并言之耳

按凡消納于腹古通以食言之如食德食言不一漢

書于定國傳食酒至數石不醉柳宗元序飲亦云吾

病痞不能食酒至是醉焉不必因脯而始得并言也

皇邢兩疏本俱以齋必變食屬此一節首故顏氏亦

說此事為孔子齋時而其說實優

不撤薑食。宋刻九經本撤作徹 讀四書叢說曰古

注齋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此說頗長古注自此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一

八

上皆作齋戒意說固未穩然此句安知不是齋一類錯

簡在此 李詒戒菴漫筆曰事文類聚蔬菜門引孔子

不撤薑食不多食而題云薑不多食連文言之謬矣

祭於公。太平御覽述作祭於君 義門讀書記曰祭

於公以下文勢若自為一節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釋文曰食音嗣又如字

魯讀瓜為必今從古 注疏本疏作蔬 義疏本疏亦

作蔬瓜作菹 邢氏疏曰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

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玉藻云惟水漿不祭又云

瓜祭上環 朱子或問曰既曰蔬食菜羹矣而又以瓜

繼之則不辭矣曰必祭則明無不祭之食也 公羊傳

襄公二十九年注引論語以瓜祭絕句。何孟春餘冬序錄謂當以瓜字絕句。論衡祭意篇孔子曰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齋如也。以此爲孔子語。南史顧憲之傳亦引孔子云雖菜羹瓜祭必齋如。

按禮雜記孔子言少施氏食我以禮吾祭作而辭曰疏食不足祭也。據此及水漿不祭瓜祭上環之文。知此之專舉三物皆屬徵實。非泛漫連綴辭也。

席不正不坐。史記世家述此句在割不正不食下。

墨子非儒篇曰孔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食。新序節士篇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說文解字同。

韓詩外傳九卷孟子曰吾姓是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朱子或問曰列女傳亦言之。蓋卽孔子意。

按上雖記飲食之節而如寢不言卽以食不語連類。並及此句。據史記墨子韓詩外傳新序說文五書俱與割不正相儷。今析兩處致此句孤出于上下文莫得其類疑錯簡也。事文類聚述上段不時不食不得其醬不食中間無割不正句。或其時流傳本尙有如是者耶。

斯出矣。七經考文曰一本斯作則。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舊無階字。釋文曰儺魯讀爲獻。今從古於阼本或作於阼階。孝傳述有階字。禮記郊特牲鄉人禡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注

曰禡或爲獻或爲儺。

再拜而送之。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而字。

拜而受之。釋文曰一本或無而之二字。

不敢嘗。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嘗下有之字。

按嘗或作嘗。今本與下正席先嘗俱兩文並行。據說文有嘗無嘗。嘗蓋續作字。當以嘗爲正。

廐焚。家語子貢問篇孔子爲大司寇國廐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爲火來者則拜之。曰是亦相弔之道也。李涪論語刊誤曰五十年來馬廐字皆書廐字。

廐字從爻。旣字從无。經史中且無此廐字。爻者戈戟之屬。馬亦武事故曰廐庫。若從无卽失武事之意。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論語集注 十

按禮雜記載廐焚事與此不同而可互備。僞家語撮兩經飾爲一辭。因此退朝文漫云國廐乃致與拜鄉人。不合彼注云拜之者爲其來弔已若國廐則人皆以國事急公來者必不僞子之鄉人卽有子之鄉人亦非專來弔子而子顧私拜其一鄉耶。

傷人乎不問馬。釋文曰傷人乎絕句一讀至不字絕句。李氏刊誤曰或有論者曰傷人乎不問馬言先問人後問馬也。夫此乃人之常情何足紀述。本以不問馬惟問人弟子慕聖人推心足以垂範且傷人乎卽是問之之辭。資暇錄曰今亦謂韓文公讀不爲否云聖人豈仁于人不仁于馬故貴人所以先問賤畜所以後問

然而乎字下豈更有助詞斯亦曲矣况又非韓公所訓按陸氏已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以不為否其來尙矣誠以不為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為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問馬又別為一讀豈不愈于陸云乎

按鹽鐵論刑德章魯廢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可知漢人亦但以不字下屬未嘗作否音

必正席先嘗之。七經考文曰一本無之字

君賜腥。釋文曰腥說文字林並作牲 五經文字曰

牲先丁反腥先定反今經典通用腥為牲字並先丁反

君賜生。釋文曰魯讀生為牲今從古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論語類篇 十一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儀禮士相見禮君賜之食則君

祭先飯 禮記玉藻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

祭先飯辨嘗羞 朱子語類曰近世有以為君祭必先

黍稷者若然則其音自不同蓋如先儒之說則飯音上

聲而為食之之義如近世之說則飯為去聲而指所食

之物二說雖若皆通細推之則恐先儒之說為長

東首。玉藻君子寢恒東首 喪大記疾病寢東首于

北牖下徹褻衣加新衣注曰或為北墉下

加朝服拖紳。舊文拖為拖釋文曰拖徒我反又勑佐

反本或作拖 說文解字引論語曰加朝服拖紳拖衣

居也泄困靜語曰許氏東漢時所見論語本如此 唐

風俗通禮記高祖祭於然復拜之乃以此為說

石經拖字作拖 增修韻略引論語亦作拖 漢書龔

勝傳東首加朝服拖紳拖與拖同

入大廟每事問。義疏曰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

是錄生平常行之事故兩出也詳見總考十六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

語曰朋友無所歸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 禮記檀

弓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方

慤解義曰此言賓客論語言朋友互相備也 家語子

夏問篇曰客至無所舍而夫子曰生於我乎館客死無

所殯夫子曰于我乎殯禮歟仁者之心歟

雖車馬非祭肉不拜。禮記玉藻正義引論語朋友之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論語類篇 十一

饋非祭肉雖車馬不拜也中六字上下易置 周禮玉

府疏但云雖車馬不拜略非祭肉三字

居不容。舊文容為客釋文曰居不容客苦百反本或

作容 唐石經依舊文為居不容

見齊衰者。義疏本見上有子字

見冕者。釋文曰冕鄭本作弁

式負版者。七經考文曰古本版作板

迅雷風烈必變。釋文曰迅音信又音峻 玉藻有疾

風迅雷甚雨則必變 後漢書楊震傳孔子迅雷風烈

必有變動 漢書天文志迅雷風祆

升車必正立執綬。徐鉉說文注引文上題禮曰

傳註車左位受於
車中內顧亦無
不字其車右位受於
於內顧自和車後
若若廣云觀後二身
可據首章之內顧矣
又案古位五通

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釋文曰魯讀車中內顧
今從古也。漢書成帝紀贊曰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
言不親指師古曰此本論語述孔子之事班氏引之以
美成帝。曲禮車中不廣欬不妄指顧不過轂解義曰
論語云云則不特不過轂不廣欬不妄指而已言之深
淺不同者彼言聖人之儀此言中人之制。太平御覽
色類述論語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色斯舉矣
按魯論內顧上無不字鄭以古論就校增之文選東
京賦注引魯論語車中不內顧特題魯目而仍有不
字題非率意歟御覽取色斯舉句而連及于此節見
解似獨別郝氏論語詳解分鄉黨章節以車中至末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論語鄉黨 圭
為一章其觸發于御覽也夫
色斯舉矣段。集註曰此必有關文。程子外書曰曰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聞之竦
然共立後乃三嗅而作文如此順恐後人編簡脫錯
談經苑引講錄曰此文前後倒置夫子見山梁雌雉時
哉時哉子路去共之雉三嗅而作故嘆曰色斯舉矣翔
而後集。論衡定賢篇曰大賢之涉世也翔而有集色
斯而舉。古史孔子弟子傳曰山梁雌雉子路拱之孔
子嘆之曰時哉時哉三嗅而作以為好關而死自取之
也而豈其時哉然子路終不悟也。義門讀書記曰色
斯二句集解中本不與下雌雉相屬朱子亦據胡氏謂

見卷已篇無待字

雉之飛也決起其止也下投無翔集之狀故雖與下通
為一節註中仍謂二句上下必有闕文其謂色舉翔集
即雉移山梁雌雉一句冠于首則辭意尤明者始于陳
定宇也
曰山梁雌雉。文選七發注引題子曰字並引鄭氏注
云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似通梁為梁
時哉時哉。舊無重文釋文曰時哉一本作時哉時哉
義疏引虞氏贊曰山梁雌雉時哉以此解上義也無
重文。後漢書班固傳注太平御覽羽族部引論語山
梁雌雉時哉皆無重文
子路共之。釋文曰共九用反又音恭本又作供。義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論語鄉黨 圭
疏本共作供。集註曰如石經爾雅則共字當為拱執
之義。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論語作子路拱之。慈
湖家記曰曲禮共給鬼神音恭方言俗語率用平聲而
論語子路共之居用反與僧釋語同則偏拘也
按呂氏春秋季秋紀云子路拚雉得而復釋之似先
秦人已解此共為拱執之義
三嗅而作。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皇氏疏曰嗅
謂鼻歛翕其氣邢氏疏亦曰三嗅其氣嗅並如字訓
五經文字曰說文嗅字經典相承作嗅論語借臭字為
之。玉篇引論語三嗅而作。韓李筆解曰嗅當為鳴
鳴之鳴雉之聲也。程子外書曰嗅字不知古作甚字

又近頃字 集註引晁氏曰石經嗅作夏謂雉鳴也劉聘君曰嗅當作臭古闕反張兩翅也見爾雅 論語集說曰嗅疑作嘆 節孝語錄書齋夜話俱曰三嗅當作三嘆 釋雅曰或云三噫之訛 司馬光類篇迮字下引論語曰三嗅而迮

按集註所云石經蜀石經也晁氏有石經考異此引其說劉氏云見爾雅者須屬文鳥曰臭是也臭古闕反从目不自與臭字形聲俱別舊本嗅或無口五經文字言之故其形得與臭相似荀卿禮論言祭祀處有三臭不食之文恐此三嗅亦謂以雉共祭特殘脫之餘難以鑿說之耳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二

論語集注

註

湯溪馮大閻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先進

後進於禮樂。集解孔安國曰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似所據古論語於字為與 邢氏疏亦述作後進與禮樂云後進與時消息 皆不及門也。皇氏義疏本門下有者字 德行。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德行上有子曰二字 論語稍求篇曰舊有子曰字故史記冉伯牛傳云孔子稱之為德行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一

按考文補遺每云古本皆以證其與皇本同也今檢皇氏本惟別分此為章子曰字未嘗有其疏則云此章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也二字之無尤確鑿物氏以彼國別藏寫本謬稱古本未可援之實史記矣孔子呼弟子皆名此書字不名亦可知非孔子語而史記固不獨于伯牛云然也弟子傳又云孔子以仲弓為有德行孔子以為子游習于文學蓋漢時人以上節連此為一辭因皆誤指為孔子語耳

言語二段。史記弟子傳政事二人列前言語二人列後索隱曰論語一日德行二日言語三日政事四日文學今此文政事在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鹽鐵論殊

本休宜元年公羊傳注
周子書以孝問解云此
論語也

路章七十子皆諸侯卿相之才政事冉有季路言語宰
我子貢亦以政事處言語上 後漢書文苑傳安得孔
仲尼為世陳四科注曰謂德行政事文學言語也以言
語處文學下 范仲淹推委臣下論孔子之辨門人標
以四科一曰德行二曰政事三曰言語四曰文學蘇轍
上范資政書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
亦各殊科劉夤論語講義序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雖
不同而同謂之才次列俱與論語不同 新序雜事篇
孔子曰言語宰我子貢以此為孔子言
子游子夏。後漢書儒林傳注引論語曰文學則子游
子夏多則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述

二

孝哉閔子騫。朱子或問曰夫子于弟子未嘗稱字或
集語者之誤 亢倉子順道篇閔子騫問孝于仲尼退
而事之于家三年人無間于父母兄弟之言
南容三復白圭。論語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邢
疏曰此即邦有道不廢云云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
載之 史記弟子傳容三復白圭之玷圭字作珪 太
平御覽珍寶部述此文題作論語雍也篇
季康子問弟子。舊無季字釋文曰康子問弟子一本
作季康子鄭本同 湛困靜語曰季康子問弟子孰謂
好學與下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問字皆當
讀斷

孔子對曰。疏曰季康子魯執政大夫故言氏稱對此
與哀公問同而答異者以哀公遷怒貳過故因答以諫
之康子無之故不云也 王栢論語通義曰前有季康
子兩問無對字則知此對字疑誤矣

今也則亡。義疏本亡下有未聞好學者五字

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義疏本椁字作柳下同

七經考文曰足利本脫以為之椁四字 論衡問孔篇

述此椁字作柳 家語注亦作柳 潛夫論浮侈篇鯉

死有棺而無柳亦作柳 史記索隱兼明書引俱作柳

才不才。史記弟子傳作材不材

鯉也死。疏曰據年則顏淵先伯魚卒而此云鯉也死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述

三

又似伯魚先死者王肅家語注云此書久遠年數錯誤
未可詳也或以為假設之辭也 禮記曲禮正義曰許
慎以為論語稱鯉也死時實未死假言死耳鄭康成以
論語云有棺無椁是實死未葬已前也故鄭駁許慎云
設言死凡人于恩猶不然況聖賢乎
按史記云顏子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二十九乃其
髮白之年非死之年其死年無所記但云蚤耳考
之則顏子之死乃在哀公十四年獲麟之後其次年
子路亦死故公羊傳連識之曰有以麟告者孔子反
袂拭面涕沾袍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
噫天祝予公羊氏去聖較近所傳述定得本真顏子

實後伯魚死二年時年當四十一而孔子言其短命者仁者宜壽雖四十亦短命耳許慎偶爾滯迷尙未回護一經駁正可不致害於經王肅偽造家語據拾史文于蚤死上妄增三十一三字知與論語低悟更自妄注謂論語錯悞後之儒者往往于家語一書不辨真偽而輕信之小司馬氏注史記遂漫引其說而邢氏復轉取之以疏此論語甚矣王肅偽家語之害于經者大也

吾不徒行。義疏本不下有可字
不可徒行也。論衡問孔篇可下有以字 義疏本不可上有吾以二字徒行下無也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四

天喪予。釋文曰喪如字舊悉浪反 漢書董仲舒傳贊引文予字作余 讀四書叢說曰顏淵死四章以次第言之當是天喪第一哭之慟第二請車第三厚葬第四蓋門人雜記夫子之言故不計前後也

從者曰。論衡問孔篇作門人曰
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論衡作吾非斯人之慟而誰爲 義疏本誰爲下又有慟字

同也視予猶父也二句。釋法雲翻譯名義引孔子云
同也處余如父余也處同如弟
季路問事鬼神。七經考文曰一本作子路

焉能事鬼。鹽鐵論論鄒章引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

高誘注淮南精神訓云
季路仕於衛若父于
子固季路死孔子曰若
由不得其死然言不得
以事神也

事鬼神

敢問死。義疏本注疏本敢上並有曰字皇氏曰曰敢問死者此又問當來之事也邢氏曰曰敢問死者子路又曰敢問人之死其事何如也 唐石經宋石經敢問上並有曰字 南軒解本有曰字 匡謬正俗引亦有曰字 七經考文曰曰敢問死古本死上有事字 閔子侍側。義疏本閔子下有篤字

子路行行如也。釋文曰行胡浪反或戶郎反 說文解字侃字下引論語子路侃侃如也 集韻述說文同按說文云侃字从心取其不舍晝夜徐氏繫傳遂就文傳會云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其不舍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五

晝夜也竊恐許氏引經終屬偶誤從而文之非許氏諍臣矣

冉有子貢。唐石經冉有作冉子

侃侃如也。說文繫傳闕字下引論語曰冉有闕闕如也並引春秋傳冉有對季孫叔孫皆和悅而諍爲證

子樂若由也。集註洪氏曰漢書引此句若由也上有曰字或曰上文樂字卽曰字之誤 義疏本若由也上有曰字 漢書敘傳幽通賦固行行其必凶顏師古注

曰論語稱閔子云云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文選幽通賦及崔子玉座右銘兩注皆引論語子路行行如也子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論語集說曰此子樂

下脫子曰二字 輔廣論語答問曰子樂不若子曰之
協于文勢也 示兒編曰子樂必當作子曰聲之誤也
始以聲相近而轉曰為悅繼又以義相近而轉悅為樂
知由也不得其死則何樂之有

按漢書無引此文處集註仍洪氏為說洪當誤憶師
古漢書注為漢書耳然皇氏義疏本自有曰字何宋
代諸儒竟無見者致煩紛紛擬議不得已取證及史
注耶此可知皇氏疏自宋南渡時已佚

魯人為長府。袁文夔扁閒評曰洪慶善解論語云長
如字今人多作上聲左氏傳長府長字無音則論語當
作如字無疑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六

按魯人改作長府因季氏惡昭公也左傳昭公二十
五年公居長府伐季氏入之孟氏叔孫氏共逐公徒
公遜于齊長府蓋魯君別館稍有畜積扞禦可備騷
警之所季氏惡公恃此伐已故于已事後率魯人卑
其閉閤俾後此之為魯君者不復有所憑恃其居心
寧可問乎閔子無諫諍之責能為婉言諷之則自與
聖人強公弱私之心深有契矣如是說經似尤覺聖
賢見義之大舍旨之深羅氏路史禪通紀會旁論及
是而語焉未詳竊申而備之

仍舊貫如之何。釋文曰魯讀仍為仁今從古 後漢
書郎顛上書引閔子騫曰仍舊貫何必改作無如之何

知覺者九十三作

三字 隋書何妥上事引孔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亦
無如之何三字又誤為孔子語

由之瑟章。義疏本作由之鼓瑟 家語辨樂解子路
鼓琴孔子聞之謂冉有曰甚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
制音也奏中聲以為節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
鄉北者殺伐之域昔舜造南風之詩其興也勃焉殷紂
好為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由也無意于先王之制而
習亡國之聲烏能保其六七尺之體哉冉有以告子路
子路懼而自悔夫子曰過而能改其進矣乎

按說苑載此事原作鼓瑟家語為琴明正德時何氏
孟春校註家語從說苑改瑟而毛氏汲古閣依北宋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七

板本仍刊作琴集註引家語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
之聲則當時朱子所見却是瑟字
未入於室也。儀禮鄉射疏孝經序疏引俱無也字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義疏本問下有曰字賢下有
乎字

師也過商也不及。禮記仲尼燕居篇子曰師爾過而
商也不及下接子貢問將何以為中似即一文互備
過猶不及。義疏本及下有也字

季氏富於周公。左傳哀公十一年季氏欲以田賦使
冉有訪于仲尼仲尼曰若不度于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

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 後漢書楊秉文傳注引文以孔子曰字冠此句上 古史弟子傳述文亦以孔子曰字冠此句上

按說文富備也一曰厚也此富祇合訓厚以與薄稅敏之薄反對季氏之用賦厚於周公典籍故云富於周公也魯自宣公稅畝而田賦倍已富厚於周公矣及此而冉有復為季氏訪問田賦即所謂為之聚斂而附益也夫子既以正告冉有仍不勸教季氏卒用田賦夫子所以欲絕之也此事又詳著于外傳魯語以證論語似最允協若依舊說則周公勲貴有之曷嘗以之致富而乃與富人相衡量哉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施 八

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釋文曰為于偽反又如字 義疏本作附益也 七經考文曰一本求下無也字益下無之字 漢書諸侯王表師古注引此文省而字上題孔子云字 鳴鼓而攻之。義疏本無而字 論衡順鼓篇引亦無而字 柴也愚章。集註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為一章 四書湖南講曰此必夫子平時零碎議論門人彙記于此故不用子曰字冠首 史記弟子傳師也僻參也魯柴也愚由也 嗙次序不同僻字作僻 義疏本僻作僻 尚書無逸

篇正義引論語由也諺以嗙作諺

按楊慎升菴外集曰論語由也諺或作嗙見文選注董斯張吹景集亦言由也諺之諺史記作嗙蓋前明所刊論語多為諺者集註考證謂凡傳稱嗙曰者皆从言古文篆字之从言者皆作口則兩文通用 回也其庶乎。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 虞翻易繫辭注引孔子曰回也其庶幾乎 屢空。說文注曰今之婁字本是屢空字屢字乃後人所加 論語詳解曰其庶乎屢空當作一句讀 按何氏空凡二解一云空匱一云虛中據說文空祇一音蓋俱宜如字讀苦紅反如孟子空乏其身小雅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施 九

行軸其空亦惟如字是也近人以空匱別讀去聲據小雅不宜空我師空訓窮音苦貢反意猶可通陸氏釋文既不用苦紅亦不用苦貢而云力從反未詳而貨殖焉。韓李筆解曰貨當為資殖當為權字之誤也子貢資于權變未受性命之理所以亞回也 億則屨中。漢書貨殖傳孔子譏子贛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意則屨中師古注曰意讀曰億 隸續錄漢陳度碑曰貨殖孔口意則屨中 李觀集陳公燮字序夫子謂賜也意則屨中本史記作意 義疏本億作億 左傳定公十五年仲尼曰賜不幸言而中是使賜多言者也

子張問善人之道。四書釋地三續曰之道二字宜衍以答不貼道字故

按善人生質雖美不由實踐則亦不能造于深奧若以答辭作如是解庶于道字貼合

不踐迹。釋文曰迹本亦作跡。三國志司馬朗傳注孫盛曰善人不踐跡。文選辨亡論注引亦作跡。說

文繫傳銜字下引論語不銜迹。論篤是與。釋文曰與音餘。疏曰謂所論說皆重厚

是善人與孔子謙不正言故云與以疑之也讀餘音七經小傳曰與讀如黨與之與

按舊謂此一篇皆記弟子之行故以此章合上子張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十

問善人爲一章而讀與字平聲解之若郝氏詳解依今本別分爲章仍欲以與爲疑辭則鑿矣

君子者乎。釋常談引論語曰君子色莊者乎。七經考文曰古本乎作與

如之何其聞斯行之。義疏本行之下有也字。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論語有也字

回何敢死。韓李筆解曰死當先字之誤也上云顏淵後下云回何敢先義自明。程子外書亦云先字之誤

可謂大臣與。舊文臣爲思釋文曰思古文臣字本今作臣。史記弟子傳子路爲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

謂大臣與。此下子曰字文選從軍詩注作孔子對曰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釋文曰左傳作子羔家語作子高禮記作子臯三字不同其實一也。史記弟子傳作使子羔爲費邱宰。論衡藝增篇子路使子羔爲邱宰孔子以爲不可。後漢書劉梁傳注引文使上有將字有民人焉有社稷焉。論衡問孔篇述此有社稷焉在有民人焉上。

會哲。黃公紹古今韻會曰哲本从白論語孟子史記却俱从日。五經文字曰哲多相承從日非

毋吾以也。釋文曰以鄭本作已。義疏本毋作無鄭剛中集擬策進士引文毋作無。蘇濂石渠意見補

缺曰以已通用已止也謂毋以我年長止而不言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十

子路率爾而對曰。義疏本率作卒所載何氏注亦作卒。古史弟子傳述無而字

按率字諸字書訓義頗多獨未有以輕遽爲訓若卒之讀倉末切者廣韻却訓急遽皇本作卒爾與孟子

梁襄王卒然義正相合今之作率似因形近致訛攝乎大國之間。漢書刑法志引文乎字作虜

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釋文曰饑鄭本作飢同義疏本作飢。晉書食貨志引此二句爲孔子語。文

選關中詩注亦引爲孔子語。可使有勇。七經考文曰一本使下有民字

求爾何如。湛困靜語曰求爾何如赤爾何如皆夫子

呼其名而問求赤之下皆當讀斷 焦竑筆乘續集曰
余童子時聞部使者臨學官諸生誦點爾何如至點字
作一讀使者動色嘉歎蓋人多忽此故耳

可使足民。義疏本民下有也字
非曰能之。七經考文曰一本曰下有敢字 考文補

遺曰古本非下有敢字
端章甫。姚旅露誓曰禮記諸侯元端以祭端古冕字

此端章甫之端未必與禮記異
按玉藻天子元端以朝日聽朔諸侯元端以祭鄭氏

俱云端當為冕字之誤蓋以服之尊卑元端卑于皮
弁諸侯皮弁聽朔不應天子轉服其卑故知其字誤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主

若天子卒食元端以居大夫士朝元端夕深衣義無
可疑遂各如字則端與冕古未嘗通也周禮司服齊
服有元端素端先鄭云衣有禱裳為端後鄭云端者
取其正也衣袂屬幅廣袤等也端本以端正為義音
亦何容通變樂記云端冕而聽古樂表記云端冕則
有敬色若云端古冕字何以言端更言冕乎姚氏偶
爾管闕造次立說不足為據

鏗爾舍瑟而作。釋文鏗苦耕反 說文解字引論語
此文曰鏗苦開切一讀若擊 玉篇搗字下曰口耕切

論語曰搗爾捨瑟而作與鏗同 類篇集韻並引論語
搗爾云或作搗 王氏漢志考證曰集韻引論語快爾

捨瑟而作 釋雅曰快與鏗轉假無因恐是誤也集韻
鏗字下今無引快爾之言王伯厚藝文志注引之必別
見一本 四書蒙引曰鏗爾帶下句讀是以手推瑟而
起其音鏗爾也

異乎三子者之撰。釋文曰撰鄭作俱讀曰詮詮之言
善也

亦各言其志也。舊無也字釋文曰亦各言其志一本
作亦各言其志也

莫春者。釋文曰莫本亦作暮 論衡明雩篇祭意篇
後漢書儀祀志注文選何敬祖答張華詩注徐堅初學
記皆引文莫字作暮 太平御覽五述文莫皆作暮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主

徐鉉新修字義曰暮謬謬本作莫日在罍中也
冠者五八人童子六七人。義疏本冠者上有得字
周禮司巫疏引論語童子六七人在冠者句上 公羊
傳桓公五年大雩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疏曰
論語云冠者五八人童子六七人乃魯人正雩故其數
少此見書于經非正雩故其數多又兼男女矣春秋說
云冠者七八人童子八九人者蓋又天子雩也

按雩雩雖因有雩壇名地而曾皙之志略無關於雩
祭自鄭康成等讀下歸字為饋附和者以為饋祭後
之雩者遂相從成此等說

浴乎沂。韓李筆解曰浴當為浴字之誤周三月夏之

正月也堅冰未解安有浴之理哉 朱子論語或問曰
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于東流水上而蔡邕引此
以為證是也韓李疑夫裸身川浴之非禮而改浴為浴
蓋不察乎此爾

按昌黎送李愿序盤之泉可濯可浴用此浴字

風乎舞雩。家語弟子解曾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
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之下 論衡明
雩篇曾皙言風乎舞雩風歌也讀風如諷 困學紀聞
曰王克云風歌也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愚謂以風
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矣還當從舊說 禮記月令正
義曰雩用歌舞故論語云舞雩詠而歸也以舞雩二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古

連下讀 鄭道元水經泗水注曰雩門南有雩壇曾點
所欲風舞處也以舞字連上讀

按仲氏惟樂志論云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
今後漢書本傳自為風字王氏云云不可具悉

詠而歸。釋文曰歸如字鄭本作饋饋酒食也據饋饋
為歸今從古 論衡作饋云饋祭也歌詠而祭也 史

記弟子傳注徐廣亦曰歸一作饋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釋文曰喟起愧反又苦性
反 史記弟子傳孔子喟爾嘆曰吾與蒧也

按說文黷字下云古人名黷字子哲彼不云曾黷又
音古咸切六書故謂黷即點似未可信然集韻二十

四鹽有黷字音之廉切注云人名魯有曾點則曾哲
名實可讀平聲矣詳審其意恐即因緣說文

夫子何陋由也。義疏本夫子作吾子七經考文曰案
義疏云曾點呼孔子為吾子也吾字不誤

曰為國以禮。義疏本曰上有子字 李觀集富國策

引孔子曰為政先禮

安見方六七十三句。薛瑄讀書錄引孔子曰安見方
六七十里五六十里非邦也者

惟赤則非邦也與。舊文非邦上有焉字釋文曰焉於
虔反本今無此字

按邢疏謂二節皆夫子自為問答而非曾哲問夫子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三

論語先進

圭

答也觀此句舊有焉字則其自為問答益明

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釋文曰宗廟會同本或作宗
廟之事如會同非諸侯而何一本作非諸侯如之何

義疏本與釋文所云別本十三字正同

夫也為之八二句。義疏本小下大下各有相字

金華朱惟吉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顏淵

顏淵問仁。孟子萬章上篇章句引論語作問為仁

克己復禮為仁。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問楚靈王事

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 家語正論解述

左傳事作尅己復禮 困學紀聞曰或謂克己復禮古

人所傳非出于仲尼故左傳云云胥臣又曰出門如賓

承事如祭仁之則也蓋左氏粗聞闕里緒言每每引用

而輒有更易 皇氏義疏本克字作尅下同

一日克己復禮。宋史趙安仁傳引仲尼曰有能一日

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一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蘇轍元豐類稿一起居制曰孔

子稱言動以禮天下歸仁焉

按後漢書郎顛薦李固云顏淵十八天下歸仁未知

其本出何書儻緣論語敷演不免于偽濫矣歲歷綿

遠篇籍放逸者多即同顏淵事新論言其不以夜浴

改容今亦不見所出凡此類當且闕疑

非禮勿視四句。禮記曲禮正義論語孔子謂顏回曰

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前後易置

王安石臨川集三聖人論述文與禮正義同

仲弓問仁。史記弟子傳仲弓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

大賓云云

出門如見大賓二句。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白季曰

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馮氏論語解

曰左傳仲尼曰古語有之克己復禮仁也蓋古有此語

惟顏子可以從事於此又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仁之

則也亦古有此語惟仲弓可以從事於此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管子小問篇引語曰非其所欲

勿施於人仁也

按上二條之為古人所傳觀此益見

仁者其言也訥。論語釋文曰訥字或作仞下同

斯謂之仁已乎。義疏本斯下有可字已下有矣字

史記弟子傳作斯可謂之仁乎 纂疏纂箋俱作矣乎

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二

為之難。公羊傳宣公八年何休注引孔子曰其為之

也難言之得無訥乎

斯謂之君子已乎。義疏本作斯可謂君子已乎 七

經考文曰足利本作斯可謂之君子已乎集註本或作

矣乎 史記弟子傳作斯可謂之君子乎

商聞之矣。文選運命論注引無矣字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論衡祿命篇辨崇篇皆引孔子

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又問孔篇說天厭之及賜不受

命亦皆引二句為孔子語惟命義篇引屬子夏 大戴

禮本命篇注引孔子曰死生有命 荀悅漢紀高后紀

扁鵲述孔子曰死生有節

此處尚未完備仲尼此句
馬牛之屬竟以為孔子語
語司馬牛長

按上云商聞之矣先儒謂問之孔子則以此為孔子語也亦宜

君子敬而無失。程子遺書或問人有以君子敬而無失與人為一句是否伊川曰不可

皆兄弟也。義疏本皆有為字 文選蘇子卿古詩

注引論語有為字無也字 鹽鐵論和親章引此節文

作皆為兄弟也下接以內省不疚二語 大戴禮會子

制言篇君子執仁立志先行後言千里之外皆為兄弟

膚受之愬。漢書五行志引文愬字作訴 後漢書儒

林傳注引論語亦作訴

可謂明也已矣。漢書五行志王尊傳晉書五行志俱

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論語類 三

引作可謂明矣 周書謚法解曰諧訴不行曰明

足食足兵。漢書藝文志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

民信之矣。義疏本民上有令字 後漢書袁安傳注

民作人 南齊書徐孝嗣傳論作民之信矣疑誤

必不得已而去。釋文曰一讀而去於斯為絕句

去兵子貢曰。義疏本無子貢二字 字義總略曰去

兵之去當讀上聲

自古皆有死。風俗通義正失卷引論語曰古皆沒

民無信不立。義疏本無作不 呂氏春秋季秋紀注

引論語云非信不立 北周書于謹傳古人云去食去

兵信不可失

棘子成曰。漢書人表作革子成 三國志蜀秦宓傳

曰君子懿文德采藻其何傷以僕之愚猶恥革子成之

誤裴松之注曰今論語作棘子成 義疏本成作城

何以文為。七經考文曰一本文為作為文

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朱子語錄或問古注只作一

句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

著落

駟不及舌。鄧析子轉辭篇曰一聲而非駟馬難追一

言而急駟馬不及 舊唐書孫伏伽傳引論語云一言

出口駟不及舌

虎豹之鞞二句。義疏本鞞字作鞞犬羊之鞞下有也

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論語類 四

字 說文解字引論語虎豹之鞞 太平御覽引此節

文上題子曰二字

按法言修身篇犁牛之鞞與元駢之鞞有以異乎小

變論語之文字亦不省邑作鞞

哀公問於有若章。說苑政理篇魯哀公問政于孔子

對曰政有使民富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

富矣公曰若是則寡人貧孔子曰詩云凱悌君子民之

父母未見其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按右與語語義相近似即一事而傳之不得其真者

年饑。釋文曰饑鄭本作飢 義疏本亦作飢

盍徹乎。考工記匠人注引作盍徹與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鹽鐵論未通章引論語不足下有乎字。魏書太宗紀神瑞二年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隋書煬帝紀詔曰宜尼又云百姓足孰與不足。舊唐書韋思謙諫太子引此節四句為孔子語。文選藉田賦注亦引為孔子語。蘇軾擬進士對御試策引二語亦屬孔子。

君孰與足。漢書谷永傳引文與作予。後漢書楊震傳引文孰作誰。

子張問崇德辨惑。釋文曰惑本亦作或。崇德也。義疏本無也字。

愛之欲其生節。義疏本欲其生欲其死既欲其生下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論語類 五

各有也字。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是惑作其惑。誠不以富。詩小雅誠作成。顧炎武九經誤字曰詩箋云不以禮為室家成事不足以得富也。宋蘇氏謂成當依論語作誠。今本詩經竟改作誠非。集解鄭氏曰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為異耳。取詩異義以非之也。疏曰此引詩斷章故不與本義同。程子遺書伊川曰二句本不在是惑也。之後乃在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文誤也。朱子語類曰伊川言後之傳者因下齊景公問政而誤耳。如舊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按蔡節集說云明其愛惡如此誠不為有益亦祇以

自取異而已。即鄭氏舊注注意而申較明暢。信如君不君四句。管子形勢篇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

按玩信如二字知景公所稱自屬成語。景公齊君也。知管仲之語而已矣。孔子對景公八字亦非無本國語。晉勃鞞曰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會先孔子述之而稱曰明訓。必周先王之典訓也。

吾得而食諸。舊文吾下有焉字。釋文曰吾焉得而食諸本亦作焉得而食諸。今本作吾得而食諸。義疏本吾下有豈字。史記世家作吾豈得而食諸。漢書武五子傳壺關三老上書曰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論語類 六

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師古注引論語文亦有豈字。太平御覽治道部作吾惡得而食諸。片言可以折獄者。釋文曰魯讀折為制。今從古。太平御覽注曰片讀為半。

按片有判音而訓半則讀如字。故陸氏釋此云片如字。鄭云半也是義為半音不為半。御覽注傳之失真。子路無宿諾。文選江淹雜詩注引文上題子曰字。居之無倦。釋文曰倦其卷反本亦作卷。唐文粹常仲孺河中府新修文宣王廟碑引語曰學之無倦行之以忠。

博學於文。釋文曰一本作君子博學於文。義疏本

有君子二字 邢疏曰或本亦有君子

按雍也篇今本有君子字而此篇無荀悅漢成帝紀

論引博學以文三句無君子應引自此

君子成人之美二句。說苑君道篇哀公曰善哉君子

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微孔子吾焉得聞斯言哉 穀

梁隱公元年傳曰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季康子問政章。禮記哀公問篇公曰敢問何謂為政

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為正則百姓從政矣

子帥以正。釋文曰帥所類反又所律反並與率同

義疏本以作而 儀禮鄉飲酒注曰己帥而正孰敢不

正疏曰此論語孔子言彼言子帥指季康子為子此言

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論語類編 七

己帥指司正為己 孝經聖治章疏引文帥字作率

按書君牙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孔子本書文告康

子也上文政者正也別見孝經緯及管子法法篇蓋

亦古之成語此篇中舉成語甚多觀周書及說苑哀

公言則知譖愬不行成人之美皆不仿自孔子

季康子忠盜章。汲冢瑣語曰魯國多盜季康子治之

獲一人焉詰之曰汝何以盜對曰子大夫為政不能不

盜何以詰吾盜

按左傳襄公二十一年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

盍詰盜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汲

冢所云似以論語及左氏傳文綜織不知襄公時季

孫乃季武子非康子也

荀子之不欲。義疏本無之字

雖賞之不竊。文選西征賦注引文竊下有也字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真德秀政經引作以就其道

韓詩外傳三卷引傳曰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欲殺之孔

子曰未可殺也夫民為不義則是上失其道陳之教

而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

子欲善而民善矣。宋文鑑范百祿與韓侍郎書引孔

子謂季康子子欲善矣民善矣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義疏本風下草下各有也

字 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云云風草下各有也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論語類編 八

說苑政理篇述此章文亦各有也字 尚書君陳篇爾

惟風下民惟草

草上之風必偃。舊文上為尚釋文曰尚本或作上

義疏本作尚 漢書董仲舒引作上

按宋書王郁子約幼讀論語至周監於二代外祖何

尚之戲之曰耶耶乎文哉約即答曰草翁風必偃亦

舊本論語上字作尚之一證

何如斯可謂之達矣。七經考文曰古本無斯字無矣

字一本矣作也

在邦必聞。史記弟子傳邦作國

夫達也者。義疏本夫達者夫聞者各無也字 史記

此無也字下夫問也者仍有也字

察言而觀色。說文繫傳管字下引論語管言而觀色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史記作在國及家必達

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史記作在國及家必聞 漢書

王莽傳贊曰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

者邪邦亦作國

樊遲從遊。釋文曰從才用反 集註無音

按微子篇子路從而後釋文從亦才用反今讀者二

處俱如字然從遊兩得從而後還宜著音

無攻人之惡。義疏本無作毋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

引作不攻人之惡

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九

樊遲問仁節。義疏本問知之知作智 大戴禮主言

篇孔子曰仁者莫大于愛人知者莫大于知賢 荀子

子道篇子貢對夫子問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

舉直錯諸枉。釋文曰錯或作措同 七經考文補遺

曰古本諸作於

鄉也。釋文曰鄉又作鄉同 義疏本鄉作鄉

按易云嚮晦書云嚮邇嚮俱臨對之義嚮用五福作

嚮望解義疏本以當嚮昔字古無是訓也此似傳寫

有差或亦如釋文作愚

富哉言乎。義疏本作富哉是言乎

選於衆舉臯陶三句。釋文曰選息戀反又息轉反遠

如字又于萬反 舊唐書王志愔著應正論引舜舉咎

繇不仁者遠為孔子語 史通疑古篇引論語文亦以

臯陶字作咎繇 左傳宣公十六年羊舌職曰吾聞之

禹稱善人不善人遠杜注云稱舉也

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義疏本作忠告而以善導

之否則止疏云否則彼不見從也 後漢書注引蔡邕

正交論曰惡則忠告善誨之否則止無自辱焉即用此

文而以不可作否

毋自辱焉。義疏本宋刻九經本集說本集編本纂疏

本纂箋本四書通本七經考文本母並作無 文選孫

子荆書注引作無 太平御覽引亦作無

四書考異

條考十四

十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詩鄭風子衿箋曰

君子之學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正義曰論語文 朱子

文集策問引以友輔仁為孔子語 方慤禮記解義亦

引以友輔仁為孔子語

蘭谿 舒士 尚 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子路

先之勞之。○論語釋文曰勞孔如字鄭力報反。朱子文集程允夫引堯曰勞之來之為證讀勞去聲。論語集註考證曰先當作去聲。

按孔氏舊解云先導之以德使民信之然後勞之則先如字今集註用蘇氏以身先說故先當去聲。

無倦。○舊文無為毋釋文曰毋本今作無。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太平御覽刑法部述論語曰子路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舉賢才。○漢書平帝紀詔引文才字作材。

子之迂也。○釋文曰迂鄭本作于云于往也。

奚其正。○史記世家作何其正也。七經考文補遺曰

古本正下有名字

名不正則言不順。○漢書薛宣傳孔子云名不正則至於刑罰不中。晉書魯勝墨辨序魏書世祖詔辭俱引

孔子曰名不正則事不成

刑罰不中。○後漢書梁統傳作刑罰不衷。北周書蘇

綽傳作賞罰不中

則民無所措手足。○舊文措字為錯釋文曰錯本又作

措。史記世家注疏本唐石經本集說本措俱為錯

漢書刑法志薛宣傳引俱為錯。七經考文本主用錯

字云古本錯作措。後漢書章帝紀詔舊唐書酷吏傳

論引文民俱作人。梁統傳引孔子曰刑罰不衷則人

無所厝手足。又張奮上疏引文措亦作厝厝下刊其

字。後漢紀齊丕對策曰刑罰不中則於名不正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二句。○史記世家作夫君子為

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君子於其言二句。○穀梁傳僖公十六年論五石六鷁

事曰君子之于物無所苟而已

請學為圃。○釋文曰圃布古反又音布。史記弟子傳

無為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曰吾不如老圃。○皇氏義疏本曰上有子字

樊須也。○七經攷文曰古本無也字

則民莫敢不用情。○文選西征賦注引文民諱作人

襁負其子。○舊文襁為纒釋文曰纒又作襁同

按說文纒梢類也襁負兒衣也纒負正當作襁史記

用字各不同弟子傳襁負其子與今本論語同作襁

字三王世家皇子或在纒縲作縲魯世家成王在強

葆之中又借作強他如漢封禪書業隆于縲縲曹全

碑百姓縲負大柴從系為縲者多

不能專對。○漢書藝文志引作顛對

亦奚以為。○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為下有哉字

雖令不從。後漢書第五倫傳引作雖令不行兄弟也。義疏本無也字

子謂衛公子荆。金文淳蛾術編曰春秋末魯亦有公子荆哀公庶子也左氏哀二十五年傳公子荆之母嬖公立為夫人而以荆為大子國人始惡之其人蓋無足取論語記孔子稱公子荆語特加衛字嫌與魯公子同故別白之耳

按語中所見人名特以國系之者公子荆與公孫朝耳春秋時公孫朝亦不僅衛有之魯有成大夫公孫朝見昭二十六年傳楚有武城尹公孫朝見哀十七年傳鄭子產有弟曰公孫朝見列子楊朱篇記語者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三

公孫朝上亦系以衛豈得云無意乎

冉有僕。義疏本冉有作冉子 風俗通義十反卷引論語曰子適衛冉子僕 論衡問孔篇述文亦作冉子僕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曰孔子謂冉子治民者先富之而後加教亦稱冉子

冉有曰既庶矣節。說苑建本篇子貢問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 文苑英華牛僧孺辨名政論子曰既庶矣繼曰富之

教之。鹽鐵論授時章引語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以德齊之以禮

期月而已可也。史記世家作朞月而已無可也二字

意林引風俗通作朞月而已五年有成

云孔子去衛時語 又儒林傳序仲尼于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矣 唐書魏知古疏曰孔子稱苟用我者朞月而已三年有成亦無可也字 公羊傳定公十四年疏引孔子曰如有用我者朞月則可三年乃有成 後漢書何敞傳引孔子曰如有用我者三年有成略期月句 義疏暨集說集編纂疏纂箋四書通諸舊本期字俱作朞 後漢書鮑昱傳注古史孔子傳亦作朞 漢書公孫宏傳周公旦治天下朞月而變三年而化

按期字雖多作朞而陸氏有期音朞之釋是舊經本為期月也朱子于中庸不能期月守陽貨篇期已久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四

矣各具音釋此獨無之中庸章句係別為一書在論語則此期字先見似其音為不可闕豈淳熙時集註初本亦如義疏等本作朞故以為不必音耶 三年有成。後漢書鮑昱傳注引作三年乃有成功 又郎顛傳注引作三年乃成功

善人為邦百年二句。史記孝文帝紀贊曰孔子言善人之治國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 漢書刑法志元康四年詔孔子曰善人為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皆諱邦為國 後漢書郎顛傳善人為國三年乃立邦亦為國注引論語可以勝殘去殺無亦字矣字 舊唐書盧懷慎傳引孔子曰為邦百年可以勝殘去殺又楊綰等

傳論曰善人為邦百年即可勝殘去殺 文選謝元暉
臥病詩注引可以勝殘去殺矣亦無亦字

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釋文曰王于況反又如字

史記孝文帝紀贊曰孔子言必世然後仁 論衡宣漢

篇引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然後仁

如正人何。七經考文曰一本入上有其字

冉子退朝。周應賓九經考異曰內府本作冉有韓氏

筆解同 集說集編纂疏三本俱作冉有

按此與適衛章竝當以作冉有為是而魏書高閭傳

高祖問論語稱冉子退朝云云何者是政何者是事

係為冉子北史載其事亦為冉子詩鄭風緇衣正義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五

禮記少儀正義文選吳質答魏太子牋注引文亦為

冉子集解釋文石經諸本均未有別作冉有者朱子

或問云論語中閔子冉子亦或稱子則因其門人所

記而失之不革也擅自有之

吾其與聞之。鹽鐵論刺議章引孔子曰雖不吾以吾

其與聞諸侯

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也字

論語辨惑曰幾近也即下文不幾乎之幾耳其幾也三

字自為一句一言得失何遽至于與喪然有近之者此

意甚明 四書辨疑曰經文兩其幾也皆三字為句舊

註文亦是作兩句說 朱子文集李守約問舊點言不

可以若是為句今以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作一句不
識別有微意否答曰如集註說恐二字亦是相應以若
是絕句恐不詞也

如知為君之難也。義疏本無之字

一言而喪邦有諸。義疏本而下有可以二字 文選

東京賦注引論語曰一言可以喪邦乎 五代史唐六

臣傳論引傳曰一言可以喪邦

子無樂乎為君二句。義疏本莫子違上更有樂字據

孔氏注所樂者惟樂其言而不見違似此句當更有樂

字 韓非子難篇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喟然嘆曰莫

樂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于前援琴撞之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六

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也

按此夫子舉晉平公成言以為定公戒也上文與邦

之言亦即大禹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二語之

變足以相明

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集解孔氏曰不善而無敢違

之則近一言而喪國邦字作國 申鑒雜事篇人之言

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于喪國焉邦亦作國 晉

書潘岳傳唯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

言而喪國者也 水經滄水注曰魯定公問一言可以

喪邦有諸孔子以為幾乎

葉公問政。釋文曰葉本今作葉 公羊傳成公十五

年注引論語問政下有于孔子三字 漢書武帝紀元朔六年詔孔子對定公以徠遠臣瓚注曰論語及韓子皆言葉公問政于孔子孔子答以悅近來遠今云定公與二書異

近者說遠者來。韓非子難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家語辨政篇略同 史記世家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邇 後漢書崔寔傳北齊書陽斐傳皆云孔子對葉公以來遠 墨子耕柱篇葉公子高問政于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無欲速。舊文無為毋釋文曰毋本今作無 七經考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七

文曰古本上作無下作毋足利本上作毋下作無 按釋文但著無欲速之無為毋見小利句不著義疏本與之互差考文所稱足利本乃于釋文為合今以辭義審之兩言一體略無輕重低昂未必字法有簡別若非皆為無則應皆作毋耳

吾黨有直躬者。釋文曰躬鄭本作弓云直人名弓 韓非子五蠹篇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于君而曲于父執而罪之 呂氏春秋仲冬紀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父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

不誅者乎荆王聞之乃不誅也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

按鄭氏以弓為名已屬偏僻而廣韻注云直又姓也楚人直弓之後尤覺新異眩人通志氏族略以吉德為氏一類未嘗收及直氏

父為子隱子為父隱。韓詩外傳八卷新序節士篇俱引孔子語以子為父隱寘父為子隱句前 義疏幾諫章引文亦以子為父隱寘前

樊遲問仁。楊龜山文集胡德輝問此章與子張問行章語意正類或說問仁乃問行爾字之誤也有諸答曰學者求仁而已行則由是而之焉之者也其語相似無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八 足疑者

居處恭三句。禮記中庸正義引論語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 太平御覽述文棄下亦無也字

宗族稱孝為鄉黨稱弟焉。釋文曰弟亦作悌同 義疏本弟作悌 韓李筆解本錄此章文字子貢問曰何如斯可以為士矣子曰宗族稱其孝為鄉黨稱其悌焉曰

敢問其次曰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為次矣解曰孝悌為百行之首無以上之者舊本子

曰行已有恥為上文簡編差失也 硜硜然小人哉。孟子悻悻然見於其面章句引論悻

漢書何足選也師古注
引論語曰鹽鐵論何
足選也論語本何足
算也

粹然小人哉為證孫氏音義曰悻字或作悻然論語音
鏗 韓李筆解曰鏗鏗勇敢貌非小人也小當為之字
古文小與之相類傳之誤也 陸忠宣集請許臺省長
官舉薦屬吏狀引論語鏗然小人也
抑亦可以為次矣。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矣
作也

何足算也。釋文曰算本或作算 漢書公孫賀傳贊
鹽鐵論大論俱作何足選也
不得中行而與之。後漢書獨行傳序引孔子曰與其
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按後漢書隨引狂者進取二句加又曰二字別之章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九

懷注曰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
也例以從我陳蔡片言折獄二章其說不為無見
必也狂狷乎。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
南人有言曰章。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
恆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歟龜著猶不能知也而況
于人乎易曰不恆其德或承之羞恆其德慎 義疏曰
明南人有兩時兩語孔子兩稱之而禮記論語亦各有
所錄也 金樓子立言篇以無恆之人不可卜筮為論
語言 支允堅異林曰巫疑是筮字古通用 七經考
文曰足利本善夫作善哉
鄉人皆好之何如。陸忠宣公集請許臺省長官舉薦

屬吏狀引此節文兩何如皆作如何
未可也。公羊傳莊公十七年注引此節文兩未可下
皆無也字

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二句。公羊傳注作不若鄉人
之善者善之鄉人之惡者惡之疏引鄭氏論語注云鄉
人之善行者善之惡行者惡之 論衡定賢篇引文如
亦作若 七經考文曰古本惡之下有也字

說之不以道不說也。禮記曲禮禮不妄說人注曰君
子說之不以其道則不說也音義曰說音悅又始悅反
注同正義引論語文不說下亦有則字 先聽齋講錄
曰君子厚重簡默苟於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十

一言者似乎深沈不可測而使人平易絕無苛求小人
喋喋然論議發非義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
苛求不已讀說始悅反

按二十篇所有說字義疏多从心作悅獨此六說字
俱同監本从言古之師傳應有讀此說為始悅反者
矣然說與事對待反覆讀始悅則甚不融洽

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義疏本無之字
切切偲偲。釋文曰偲本又作偲
兄弟怡怡。義疏本下有如也二字 文選曹植求通
親親表注引論語兄弟怡怡如也 初學記藝文類聚
太平御覽述文皆有如也二字 毛詩小雅常棣傳兄

弟熙熙然朋友切切節節然正義曰論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此熙熙當彼怡怡節節當彼偲偲也定本熙熙作怡怡節節作偲偲依論語則俗本誤 大戴禮會子立事篇兄弟嘻嘻朋友切切

善人教民七年。韓李筆解曰卽戎是諸侯朝會于王各修戎事之職也王制云五年一朝仲尼志在尊周故言五年可以卽戎事朝天子七年者字之誤歟

以不教民戰。穀梁僖公二十三年傳曰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白虎通三教篇劉總新論閱武篇引文皆無以字 後漢書傅燮傳鄭太傳隋書經籍志皆引孔子曰不教人戰是謂棄之 晉書庾袞傳引孔

四書考異 條考十五 論語子路 子曰不教而戰是謂棄之 金華章言燦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憲問

憲問恥。皇氏義疏曰問孔子進仕之道也顏淵子路學優宜仕故憲問次於子路憲既問仕因舉時不可仕之君故以衛靈公次憲問也

按侃敘篇次白云受自師業問恥之恥似說爲仕而經文仍正作恥疏亦不以仕爲義侃所宗凡十三家此或其一家之別傳故但存其說不遽易其文耶

邦有道穀邦無道穀。史記弟子傳兩邦俱作國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史記前文恥也下卽接子思曰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憲問

克伐不行焉 集註考證曰章首無起語蓋冒上憲問

字一時並記二問 三國志鍾離牧傳注原憲之問於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乎孔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

邦有道。後漢書馮衍傳注引論語曰天下有道危言

危行

危行言孫。義疏本孫字作遜 孟子弔滕章章指述

文作遜 後漢書第五倫傳郭太傳兩注引皆作遜

仁者必有勇。北史裴俠傳仁者必勇無有字 又李

苗傳論仁必有勇無者字 南史范岫傳論仁者有勇

無必字

淮南覽雲列高洪注引亦作遜

蓋據論語曰為其計也功
力不得其死論語本傳
本傳大其作微其功字衍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論語釋文曰适本又作括。史記弟子傳作南宮括。

羿善射。說文解字曰弩从弓升聲。論語曰弩善射。郭忠恕汗簡曰羿古文為殤見古尚書。

羿盪舟。邢疏曰左傳言寒泥因羿室生澆澆即羿也。

聲轉字異故彼此不同。說文解字殤字下引春秋傳。

生敖及殤敖亦即羿。困學紀聞曰說文羿嫪也引虞書若丹朱。論語羿盪舟書有罔水行舟之語則羿盪舟者恐即謂丹朱。

按漢志考證云說文引論語羿湯舟今檢說文湯下舟下俱未引經惟羿下引之自為盪字志考紀聞同。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二

為王氏書紀聞亦云盪則志考所述當是偶誤。

俱不得其死然。潛夫論五行志引南宮括言作俱不得其死也。通鑑前編曰子何子以死字句。集註考證曰俗連然字句者非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言於未死之前期辭也此述二人於既死之後斷辭也然字喚起下文便見得尚德之意。李豫亨推篷寤語亦曰此以俱不得其死為句不當如由也不得其死然例蓋由也未然而羿羿則已然也。

按集解于然字下位注王逸離騷章句引文亦以然字絕句先儒所讀未可遽訾其俗。

尚德哉若人。史記弟子傳作上德哉。古史亦作上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韓李筆解曰孔氏注此雖君子猶未能備仁當為備字之誤也君子才行或不備者有矣小人求備則未之有也。舊唐書魏徵疏引孔子曰君子或有不仁者焉未見小人而仁者。

愛之能勿勞乎章。集解孔曰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讀勞去聲釋文亦曰勞力報反。白虎通諫諍篇愛之能無勞乎忠焉能無誨乎。鹽鐵論授時章忠焉能勿誨乎愛之而勿勞乎。

為命章。左傳襄公三十一年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為于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憲問

三

使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集註考證曰左傳所記與此章相先後當以夫子言為序。

裨諶草創之。釋文曰創依說文是創夷字創制之字當作勑。漢書人表卑湛即裨諶。羣經音辨引鄭康成曰卑諶艸創之。

世叔討論之。集註考證曰古語世字與太字通用如太子亦稱世子衛太叔亦作世叔也。

或問子產章。荀子大略篇子謂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之為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為天子大夫。

按孔門所已論定之論語本荀卿似曾見之故此以

論子產管仲而并下章不可以為大夫語攔入也同篇又引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亦足相明彼哉彼哉。廣韻佩觿類篇集韻皆引論語曰子西彼哉。論語稽求篇曰卑蒼曰彼者邪也彼字省作彼字而廣韻集韻遂各收彼字在紙韻且各引論語彼哉彼哉為證于是傳會之家遂謂魯論舊本原是彼字而後小誤其偏旁者然按公羊傳陽虎謀弑季氏不得見公斂處父之甲賊而曰彼哉彼哉則彼本如字且陽虎時未有魯論此必古成語而夫子引以作答者然則何可穿鑿矣 義門讀書記曰彼讀若賁卦之賁彼義切哀也廣韻在五寘中

四書考異 條考一六 論語意問 四

人也。七經小傳曰人上當失一字彼非人而管仲乃獨謂之人乎或曰人當作仁亦非也管仲之功為仁耳仁之道非所能盡仲尼亦不輕予之荀子謂之野人亦非也義不合 奪伯氏駢邑三百。釋文曰駢薄田反又薄亭反 集註考證曰人名與地名他書俱無所見玩本文似伯氏駢為人姓名邑三百是食邑之數傳稱城小穀以封管仲未嘗有駢邑之名 陳士元論語類考曰書其邑之人名使相駢連易于稽察故謂之駢邑 荀子仲尼篇齊桓公立管仲為仲父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

按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于版籍也所書之社即駢邑也富人伯氏也距遠也駢本伯氏食邑水經巨洋水注臨朐縣故城古伯氏駢邑是也桓公書其社以增封管仲而伯氏不敢違距即所謂無怨言也楊氏注荀子謂齊之富人莫有敵者未參論語文致失其義朱子引荀言以與此為一事見極卓矣而於畫一之實未盡區詳竊因端以究竟其說 飯疏食。舊文疏為蔬釋文曰蔬本今作疏食如字又音嗣 義疏本疏為蔬 論語拾遺本為蔬 孟公綽。釋文曰綽本或作卓 隸釋曰唐扶碑朝有公卓即孟公綽也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意問 五

按左傳哀公九年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公孟綽齊臣與孟公綽別而其釋文亦云綽本又作卓 為趙魏老則優二句。後漢書韋彪傳孟公綽優於趙魏老注云論語孔子言也袁宏後漢紀連及不可為滕薛大夫 義疏本大夫下有也字 子曰若臧武仲之知。七經考文曰古本曰上無子字知作智足利本同 卞莊子。戰國策稱管莊子漢書東方朔傳稱弁嚴子曰今之成人者。集註曰復加曰字者既答而復言也 胡氏曰以下乃子路之言 四書纂疏曰觀何必然三字似以前說為疑三者又皆子路所能故胡氏疑其為

子路言 四書辨疑曰二說皆不可取此一節與上文只一段話曰字衍 義門讀書記曰按紹聞編云胡氏之說較近然有一疑子路之言如此夫子何以無言

按邢氏疏云夫子鄉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備原以此節爲夫子言文選曹植賁躬詩注引子曰見危授命亦可以爲成人矣沈約別范安成詩注引子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均不以爲子路言也經傳中同一段言別起曰字往往有之不必定謂之衍至考文謂問成人下子曰字一本無之若上節皆子路問辭此節方爲夫子所答則更于事理遷延無足備用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意同 六

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文選鸚鵡賦李注引論語久要上有君子二字又阮籍詠懷詩顏注引論語作久約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論衡知實篇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諸夫子時然後言六句。義疏本其言其笑其取下各有也字 論衡儒增篇引論語亦各有也字 又知實篇三後字皆作后 九經字樣引字統注云笑從竹從夭竹爲樂器君子樂然後笑似讀樂爲岳音 事文類聚後集引公明賈曰夫子時然後笑 素履子引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爲孔子語 其然豈其然乎。論衡儒增篇知實篇皆作豈其然乎

豈其然乎

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章。左傳襄公二十三年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爲臧紇致防而奔齊 禮記表記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吾不信也

齊桓公正而不諂。漢書鄒陽傳引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諂 風俗通義皇霸卷孔子曰齊桓正而不諂晉文譎而不正上下易置又省兩公字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章。春秋莊公九年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意同 七

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率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名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名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于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說苑善說篇子路問于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名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欲立公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桎梏而居檻車無慙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貞也知權也名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名忽者人臣之

材也不死則為三軍之廚也死則名聞天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家語致思篇與說苑略同

按說論語者云弟子初各有記孔子既卒乃輯而共論之由斯以談則凡先秦西漢載記中語勢頗似論語而文之詳略絕殊如說苑所云者未必不源于當時未論定本

曰未仁乎。四書辨疑曰曰字羨文

桓公九合諸侯。邢疏曰九合者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甯注云十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憲問

八

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禮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邱凡十一會不取北杏及陽穀為九也 集註曰九春秋傳作糾古字通用 左傳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齊師曰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此朱子所據 離騷天問篇齊桓九會諸侯朱子註亦據展喜語謂糾字之通 陸埏經世驪珠曰衣裳之會九始終確有所據正不必緣糾合宗親之說 論語稽求篇曰九是數如呂覽一匡天子九合諸侯王逸注楚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兩作對語可驗蓋九數有核實者 義門讀書記曰九合若如舊

說則其中有兵車之會三本文何以云不以兵車故朱子不從 管子小匡篇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戒篇果三匡天子而九合諸侯 晏子春秋問下篇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荀子王霸篇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 史記齊世家桓公自稱曰寡人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又何以異於此乎又蔡澤傳說應侯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葵邱之會有驕矜之色叛者九國 戰國策齊王斗曰昔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為太伯又魯連遺燕將書曰管子并三行之過據齊國之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憲問

九

政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越絕書外傳吳內傳皆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韓非子十過篇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伯長管仲佐之又姦劫篇桓公得管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外儲說桓公置管仲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故能一匡天下九合諸侯 呂氏春秋審分覽桓公令甯邀等皆任其事以受命于管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離俗覽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聽從此生矣管仲可謂能因物矣 韓詩外傳六卷桓公下布衣之士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也又八卷桓公立管仲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十卷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不以兵車者非獨管仲也 大戴禮保傅篇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再為義主 淮南子汜論訓管仲免于累繼之中立齊國之政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說苑尊賢篇桓公得管仲隰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罪朝周室稱五伯長 新序雜事篇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 風俗通義皇霸卷齊桓九合一匡率成王室 論衡書虛篇效力篇皆云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又感類篇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中論智行篇管仲使桓公有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功 百三名家集王諫議褒四子講德論齊桓有管鮑隰寧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又魏武帝短歌行齊桓之功為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按自公穀以來俱謂九為實數周秦兩漢人以九合一匡作偶語者又如此之多釋文中九字無音則凡朱子前諸儒俱如字讀未有因左傳一據遂欲改文為糾者也左傳亦嘗見九合字襄公十一年晉侯謂魏絳曰子教寡人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蓋晉悼公復有九合之事而先儒亦核實數訓之國語載晉悼謂魏絳作七合諸侯昭公元年卯午謂趙文子則曰子相晉國以為盟主再合諸侯三合大夫再三與七斷必為數則九字尤無可疑焉

不以兵車。公羊傳莊公十三年疏引論語兵車下有之力二字 世說新語注引論語不以上有一匡天下四字

霸諸侯。黃氏日抄曰註云霸與伯同愚意諸侯之長為伯指其定位而名王政不綱而諸侯之長自整齊其諸侯則伯聲轉而為霸乃有為之稱也正音為靜字轉音為動字 楊時經解孔子稱管仲曰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蘇軾史評引孔子曰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 按楊蘇二公均以九合諸侯抵霸諸侯句而蘇公引此下又接引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憲問 十一

如其仁如其仁則宋人竟讀霸為九合不僅以上文牽混然矣論衡感類篇嘗言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下引孔子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二語蘇公所云又似承于論衡

微管仲。野客叢書曰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者如宋氏詒曰謝元勳參微管取論語微管仲吾其被髮之謂前此潘安仁詩嘗曰豈敢陋微管謝元暉詩微管寄明牧後此如劉義府傳臣以頑味獨獻微管傅亮碑道亞黃中功參微管似此用微管甚多

吾其被髮左衽矣。釋文曰衽而審反一音而鳩反集解本衽字作衽 北史王紘傳引文衽作衽下無矣

字 中論智行篇引亦作祗 文選西征賦八公山詩
二注皆引作祗 司馬光通書引孔子曰微管仲吾其
被髮左袵矣如其仁如其仁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唐石經本無豈字後人旁
增 中論智行篇名忽仗節死難人臣之美義也仲尼
比為匹夫匹婦之為諒一本諒作量

而莫之知也。後漢書應劭奏議曰昔召忽親死子糾
之難而孔子曰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前漢書鼂錯傳
贊師古注引論語亦云自經於溝瀆人莫之知

按召忽之死殺身以成仁也仲雖不死而有九合一
匡之功則亦得如召忽之仁前章再言如其仁其者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憲問 五

實指之辭所指正召忽也後章但論管仲之可以無
死不復論及召忽之死應劭徐幹均以經溝瀆者為

夫子既名忽辭固哉其讀書矣

大夫僕。釋文曰僕又作僕同 五經文字曰僕西克
反今經典音撰又音遵 漢書人表作大夫選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舊文言為曰釋文曰子曰衛
靈公一本作子言鄭本同 義疏本作子曰衛靈公之

無道久也 後漢書明帝紀注引論語孔子曰衛靈公
無道 坤雅引孔子曰衛靈公之無道亦無也字

奚而不喪。釋文曰喪息浪反又如字 後漢書注引
作奚其不喪 路史夏后紀論引作何為而不喪

史記齊太公世家送段
子糾於莒洩孫解實建
四魯地句齊也案論語
語作溝瀆蓋後代分釋
而字異此小司馬亦以
此為指召忽也

仲叔圍治賓客三句。後漢書注引文三治字皆作主
鮑字作它 漢書人表仲叔作中叔

則為之也難。義疏本作則其為之難 七經考文曰
足利本作則其為之也難也 後漢書皇甫規傳論引

文則下有其字 大戴禮曾子立事篇注引論語曰其
言之不作其後為之難

陳成子弑簡公。釋文曰弑本又作殺同音試 義疏
本弑字作殺下同 春秋哀公十四年夏六月齊人弑

其君壬於舒州
孔子沐浴而朝三節。左傳陳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
某三日齋而請伐齊三公曰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憲問 五

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
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

吾以從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 論語疏曰左傳錄
此事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齋而請此云公曰告夫

三子彼云公曰毋告季孫禮齋必沐浴三子季孫為長
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文者傳是

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惟弟子知之
史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按傳云子告季孫疏引文作子告子當傳寫訛也杜
注于孔子辭下云辭不告則是公令子告甚明

告夫三子。義疏本三上有二字下告夫三子者之三

此句與前句孔子本使去聲下則此
張使字之使當如字或使使則於使
者則更反下其則今仍於使入下則
下則也

子告並同 唐石經作告夫二三子

不敢不告也二句。詩鄭風褰裳正義引無也字者字

之三子告。釋文曰之三子本或作二三子非也

不敢不告也。義疏本無也字

勿欺也而犯之。義疏本也作之 七經考文補遺曰

一本無也字

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文選嵇康幽憤詩注引作夫子

問焉略去與之坐而四字

夫子何為。論衡問孔篇為下有乎字

使乎使乎。論衡問孔篇孔子曰使乎使乎非之也說

論語者曰非之者非其代人謙也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意問 西

按既以非之者二句為說論語之辭則上非之也三

字似為其所據正文所有矣藝文類聚述論語使乎

使乎下又有為使之難不辱君命八字類聚引書大

概俱不自綴說此八字孤出亦不可詳

君子思不出其位。易象辭君子下有以字 毛詩采

菽箋思不出其位正義云引論語不云引易

按此與子罕篇牢曰節同例舊原合上不謀其政為

一章宋時本或分為二朱子註此云記者因上章之

語而類記之則章雖別而義仍承何乃有重出二字

注在上章竊疑二字是門人傳錄之行

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釋文曰行下孟反或如字

義疏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 潛夫論交際篇

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亦作之字 論語衍說曰諸

說皆以此為一事謂恥其言之過於行也于義固通但

須易而字為之字乃可 四書辨疑曰言不過行有何

可恥行取得中豈容過餘過中之行君子不為過猶不

及聖人之明論也註中本因而字故為此說本分言之

止是恥其言過其行舊說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

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恥南軒曰言過其行則為無

實之言恥言之過則其篤行可知矣二論意同必如此

說義乃可通而字蓋之字之誤 禮記雜記有其言而

無其行君子恥之又表記君子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有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意問 五

其德而無其行

君子道者三。孟子章句君子厄陳蔡章注引論語曰

君子之道三疏本改作道者

子貢方人。釋文曰鄭本作謗人 三國志胡質傳引

此節文以孔子曰三字題冠此句之上

賜也賢乎哉二句。義疏本作賜也賢乎我夫哉我則

不暇 三國志胡質傳引文我上無夫字 釋常談引

文賜下無也字

患其不能也。義疏本作患己無能也 管子小稱篇

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

微生畝謂孔子曰。漢書古今人表尾生晦師古注曰

卽微生畝也晦古畝字 鄭曉古言曰微生畝微生高一人畝名高字也

丘何爲是栖栖者與。釋文曰或作某何栖栖鄭作某何是今作某何爲是

按栖字漢人多通作棲班固答賓戲曰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後漢書蘇竟曰仲尼棲棲墨子遑遑

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義疏本曰上有對字

以德報怨。道德經恩始章大小多少報怨以德 說苑權謀篇引孔子曰聖人報怨以德 禮記表記子曰

以德報怨則寬仁之身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又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集

孫奕示兒編其北出民
馬則名馬四號注者解
論語不傷其方云其
出良馬之地故良馬同
謂之驥

四書考異 條考一六 論語意問 夫

註考證曰觀此章之答則知表記以爲夫子之言者蓋失其傳也

按論語二十篇無及老聃一事惟或人舉此語爲問而夫子深不謂然卽此可破學于老聃之浮說矣

莫我知也夫章。史記世家西符見麟曰吾道窮矣喟然嘆曰莫我知夫子貢曰何爲莫知子子曰不怨天云

云 說苑至公篇夫子道不行退修春秋精和聖制上通于天而麟至此天之知夫子也故夫子曰不怨天云

云 釋文曰怨於袁反又於願反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九經字樣曰寮字上從穴下

從火論語承隸省作寮 說文曰論語有公伯寮 又

引論語曰訴子路於季孫 史記弟子傳公伯寮索隱作寮又作遼或云卽申寮 論衡累害篇臧倉之毀公伯寮之遼以怨爲遼

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集解于惑志下容注文蓋以志字絕句 史記惑志下亦間注文下作僚也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義疏本寮下有也字疏曰景伯既告季氏有惑志又言吾若於他人有豪勢者則不能誅耳若於伯寮也吾力是能使季孫審子路之無罪而殺伯寮於市朝也顯分下四字趨向下文

道之將行也與。史記弟子傳無也與二字下同 宋書顧凱之定命論引仲尼云云亦各無也與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意問 七

賢者辟世章。義疏本辟字皆作避 後漢書逸民傳注引作賢者辟代 三國志許靖傳注文選七命注各引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宋書隱逸傳序引賢者避地其次避言字皆作避 子華子神氣篇吾聞之太上達世其次達地其次達人

子曰作者七人矣。疏引鄭康成曰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蓀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之誤也 四書辨疑曰古注本通上爲一章註文分之之意以上有子曰字也子曰當爲衍文

晨門曰。義疏本晨門上復有石門二字 周禮天官

敘官疏曰關人論語謂之晨人

按前篇子張問達章皇氏疏引沈居士曰若長沮桀

溺石門晨門有德若此以石門晨門四字為稱可為

石門有複文之一證

子擊磬於衛。隸釋贈孔宣公泰師碑荷蕢微者反差擊磬之心以磬為磬

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釋文曰荷胡我反本又作

何音同。漢書古今人表作何蕢。說文解字引論語

有荷夷而過孔氏之門。後漢書逸民傳序注引論語

者作首。七經考文曰古本蕢作蕢注同氏作子足利

本同。說文繫傳通論篇曰孔子擊石於衛擁堞子聞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意問 六

之曰有心哉擊磬乎擁堞當即荷蕢

既而曰鄙哉。史記世家述文無此五字。高士傳無

鄙哉二字

斯已而已矣。釋文曰斯已之已音紀。集解曰徒信

已而已言亦無益讀上已如紀。史記世家述作夫而

已矣。古史孔子傳作夫已而已矣

深則厲。說文解字引詩深則砾。五經文字曰厲音

厲爾雅或以為深則厲之厲

末之難矣。釋文曰難如字或乃且反。七經考文補

遺曰古本矣上有也字

子張曰書云章。禮記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

不言言乃謹有諸仲尼曰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

王世子聽於冢宰三年。家語正論解與禮記同惟謹

作雍王世子聽於冢宰作則世子委政于冢宰。尚書

大傳書曰高宗梁闇三年不言子張曰何謂也孔子曰

古者君薨世子聽于冢宰三年不敢服先王之服履先

王之位而聽焉

高宗諒陰三年不言。書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

喪其惟弗言音義曰亮本又作諒。又無逸其在高宗

即位乃或亮陰三言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孔傳曰信

默三年古文陰作叁三年作貳季。毛詩商頌譜正義

引鄭氏無逸注諒闇轉作梁闇謂之梁闇廬也。公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意問 七

羊傳文公九年注述此章文諒陰作涼闇音義曰涼音

亮又音良闇如字又音陰。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諒闇

三年注曰諒古作涼闇讀如鶉鷓之鷓。書稗傳考異

曰漢五行志作涼陰大傳作梁闇。趙宦光說文長箋

引書作涼簡又引作諒瘖

以聽於冢宰。書伊訓百官總己以聽冢宰無於字

公羊傳文公九年注述文亦無於字。白虎通爵篇兩

引文皆無以字。後漢書陳元傳引亦無以字

脩己以敬。義疏本脩字作修下皆倣此。七經考文

補遺曰古本敬下有人字

按前行人子羽脩飾之後脩文德脩廢官義疏本俱

從三作修於字體為得其正他如德之不脩脩惡辨惑仍同今作脩字形相近傳寫易差故亦不能純耳幼而不孫弟。義疏本孫字作遜弟字作悌 太平御覽述作遜悌

是為賊。義疏本賊下有也字

以杖叩其脛。釋文曰叩音口又音扣 筆解本作扣

解曰扣文之誤也當作指指其足脛使知夷踞之罪

闕黨童子將命。漢書古今人表作厥黨 義疏本將

命下有矣字 朱子或問曰家語記叔仲會少孔子五

十歲與孔琬年相比每孺子之執筆記事於夫子二人

迭侍左右所云闕黨童子豈即斯人也歟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六 論語憲問 二十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李文公集答梁載言書引傳曰

吾見其先生并行非求益者欲速成

金華夏煒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衛靈公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舊文陳為陣論語釋文曰陣本

今作陳 史記孔子世家作問兵陳 顏氏家訓書證

篇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俗本多作阜旁車按此

字常用陳鄭之陳夫行陳之義取於陳列耳此六書為

假借也蒼雅及諸字書皆無別字惟王羲之小學章獨

阜旁作車縱復俗行不宜追改論語

按陣為晉以後人所改在古經實與今同文也陸氏

釋文主其時尚之本為陣而云本今作陳則陳字已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一

漸復自唐初矣

孔子對曰。後漢書光武帝紀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

對注引論語衛靈問陳于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

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 韓李筆解本無孔子二字

按章懷除孔子對三字嫌與紀文齟齬故也如所引

則驟讀之俎豆四語若皆靈公問辭矣史記孟軻荀

卿等傳亦云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蓋云軍旅未

學雖有對辭仍未對其所問之兵陳也謂之不對何

嫌于齟齬乎

俎豆之事五句。左傳哀公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太

叔也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

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

在陳絕糧。釋文曰糧鄭本作糧音張下糧也。皇氏

義疏本糧字作糧。集解孔氏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

能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

乏食。史記世家孔子遷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聞孔

子在陳蔡之間使人聘之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

曰孔子賢者所譏刺皆中諸侯之疾今日久留陳蔡之

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其意用于楚則陳蔡用事大夫

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于野不得行絕糧

通鑑前編曰問陳事史記重出在去陳之後非也蓋明

年而衛靈公卒無自陳反衛再見靈公之事也論語去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二

衛在在陳之前蓋得其實

按史記衛靈公使孔子次乘孔子醜之去由曹適宋

宋桓魋欲殺之乃適于陳居三歲復至衛靈公仍不

用其言且問兵陳孔子又行如陳是歲夏靈公卒後

二歲孔子自陳遷蔡遷蔡三歲然後有絕糧事孔氏

注如曹如宋乃先一次去衛事在問陳前于論語不

相應朱子直云去衛適陳其說得矣然問陳絕糧二

事首尾相距五年雖即後一次去衛說之亦不應經

文連絡便云類列還宜別分爲章

君子亦有窮乎。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有字。呂氏

孝行覽孔子窮于陳蔡之間子路與子貢相與言孔子

名之入子貢曰如此者可謂窮矣以窮爲子貢言

小人窮斯濫矣。說文解字引文濫作濫。九經字樣

曰論語小人窮斯濫今經典相承作濫。史記世家此

下接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子爲多學而識之者一

章文

非也子一以貫之。陳后山集理究篇引孔子曰余非

多學而識之一以貫之也

由知德者鮮矣。考文補遺曰古本矣作乎。潛夫論

德化篇曰孔子稱知德者尠。集解王肅曰君子固窮

而子路慍見故謂之少于知德。韓李筆解曰此句是

簡編脫漏當在子路慍見下文一段爲得。論語辨惑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三

曰知德者鮮說者皆云爲慍見而發過矣中間有告子

貢多學一章則既已間斷安得通爲一時事哉蓋孔子

世家亦載此而多學語上加子貢色作四字所以生學

者之疑嗚呼解經不守其本文而信傳記不根之說亦

見其好異而喜濫矣

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春秋繁露楚莊王篇孔子曰

無爲而制者其舜乎。漢書董仲舒傳孔子曰亡爲而

治者其舜歟。晉書劉寔傳子曰無爲而化者其舜也

歟。韓昌黎文集進士策問夫子言無爲而理者其舜

也歟。隸釋孟郁修堯廟碑作無爲如治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毛詩大雅卷阿箋引共己正南

面而已音義曰其本亦作恭 增修禮部韻略引論語
共已正南面

子張問行○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因問行孔
子曰言忠信云云

按先儒疑首三章為一時之言因史世家文也若然
則據弟子傳此章亦一時言矣陳蔡之厄孔子年六
十三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時才十五歲耳先進篇
備錄從陳蔡者十人未有子張史文可盡信哉

行篤敬○唐文粹劉軻上座主書曰言忠信行必果雖
夷貊行矣 說文繫傳曰篤惟馬行頓遲詩曰篤公劉
論語曰行篤敬皆當作竺假借此篤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四

雖蠻貊之邦行矣○史記弟子傳述作雖蠻貊之國行
也 後漢書袁安傳引作雖蠻貊行焉 鹽鐵論崇禮
章引作雖蠻貊之邦不可棄也

按陸氏釋文云緇說文作貌貌必貉字誤也說文有
貉無貊故云然然此是通說非謂其偶引論語文異
立則見其參於前也○釋文曰參所金反 集解包氏

曰立則常想見參然在目前讀參如森 義疏本參下
有然字疏曰參猶森也森森然滿亘于已前也 增修
韻略森紆下參字引此語為證 韓李筆解曰參古驂

字 集註因筆解說音七南反、盧照鄰乞藥直書引
仲尼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坐則參於前在輿則倚

於衡合他篇文為一辭

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漢書律歷志引文輿作車
史記弟子傳述無也字

夫然後行○義疏本行下有也字

則可卷而懷之○唐石經之作也 後漢書周黃徐姜
申屠傳序曰孔子稱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也

文選潘岳西征賦盧湛贈劉琨詩兩注引邦無道可卷
而懷之無則字又潘岳閒居賦注引邦無道則卷而懷
之無可字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義疏本唐石經本俱無之字

後漢紀安帝紀或語郭林宗引孔子云云亦無之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五

無求生以害仁二句○唐石經害仁之仁作人 文選

曹植贈徐幹詩注引論語無求生以害人 太平御覽

仁德類述論語無求生以害人 漢書蘇武傳贊中論

天壽篇後漢書杜林傳注秦淮海集臧洪論引文皆以

殺身句處求生句前 列女傳節義篇引論語曰君子

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晉書忠義傳序古人有

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 郭象南華經注

引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

按文選注引用人字前輩校本嘗改之為仁今考唐

石經自作人則選注未嘗誤也在石經此字難言非
誤而當時勒諸太學示學者咸取則焉李善生值其

此以參涉誤連問仁章

世又安得不遵從乎此等處足見校書之難

友其士之仁者。義疏本者下有也字

顏淵問為邦。文選非有先生論注引文淵諱作回

行夏之時。後漢書輿服志引孔子曰其或繼周者行

夏之正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

乘殷之輅。釋文曰輅本亦作路。史記殷本紀贊引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索隱曰論語乘殷之輅太史公不

取成文遂作此語。後漢書輿服志五路曰所謂孔

子乘殷之路者也。宋書禮志宣尼答為邦之問則曰

行夏之時輅冕之制

人無遠慮。義疏本人下有而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已矣乎節。義疏本無乎字疏曰此語亦是重出或孔

子再時行教也

臧文仲節。文選西京賦注引國語曰臧文仲問柳下

惠之賢又報孫惠宗書注引論語與立下無也字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作躬自厚

而薄責於外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集解孔氏曰不曰如之何者

猶言不曰奈是何如之何者言禍難已成分作二句

春秋繁露執贄篇子曰人而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

末如之何也矣。陸賈新語慎微篇孔子傷無權力于

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

末如之何也已矣

好行小慧。釋文曰魯讀慧為惠今從古。義疏本慧

作惠所載鄭氏注亦作小惠。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

曲文注引論語好行小惠。太平御覽人事部引論語

好行小惠

按漢書昌邑王清狂不惠列子逢氏有子少而惠義

竝通慧又韓非說林惠子作慧子王應麟云篆文惠

與慧同然則魯古之文雖異實仍無異

君子義以為質。舊無君子二字釋文曰義以為質一

本作君子義以為質鄭本略同。孝經三才章疏引論

語義以為質無君子二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法言問神篇君子病沒世

而無名。中論考偽篇仲尼惡沒世而名不稱。史記

世家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

行矣吾何以自見于後世哉云孔子作春秋時語。薛

侃陽明傳習錄曰稱字當去聲讀亦聲聞過情君子恥

之意

君子不以言舉人。元史劉秉忠疏君子不以言廢人

不以人廢言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義疏本無之字。文

選曹植求通親親表注引無有字又班昭東征賦注引

無可以二字。蘇軾志林引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

身行之其恕矣乎以子貢之問并入孔子答辭
勿施於人。義疏本人下有也字 舊唐書王希夷傳
孔子稱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終身行之矣
吾之於人也。義疏本無也字 後漢書韋彪傳注引
論語亦無也字

如有所譽者二句。義疏本作如有可譽者 漢書藝
文志引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 又谷永傳薛宜
傳引文俱無者字矣字 三國志胡質傳孔子曰吾之
於人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必有所試 又杜夔傳注傳
元序扶風馬鈞曰雖聖人之明如有所用必有所試
斯民也節。漢書景帝紀贊引文民下無也字所下無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八

以字 後漢書韋彪傳注引文無民也二字 論衡率
性非韓二篇引文三代下皆無之字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唐石經無之字 葉夢得石林
燕語曰班孟堅引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
雖略去有馬者借人乘之之語其傳必有自矣
按二事大小精確實不相並葉氏疑有馬者七字為
衍因作是說

今亡已夫。注疏本釋文本筆解本宋石經本南軒解
本集說本纂箋本已俱作矣 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
本已作矣 義疏本作今則亡矣夫又有則字 五經
文字序作今亡矣無夫字 漢書藝文志引文已亦作

此處本應為宋本竹書
山家之

矣 蘇長公集遠景樓記引文已亦作矣
則亂大謀。七經考文曰足利本無則字
眾惡之章。潛夫論潛嘆篇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
惡之必察焉好惡字上下易置 風俗通義正失卷孔
子曰眾善焉必察之眾惡焉必察之 梁書劉孝綽傳
謝東宮啓曰先聖以眾惡之必監焉眾好之必監焉
羅隱兩同書真偽章孔子曰眾善者必察焉眾惡者必
察焉 葛洪涉史隨筆王氏論語辨惑舉此文俱以眾
好句易置眾惡句上 司馬溫公集嘉祐六年論選舉
狀熙寧二年議貢舉狀王臨川集答段縫書引文亦俱
上下易置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九

按梁書改察為監當以姚思廉避其父察私諱故也
葛洪字容甫宋時婺州人與晉葛稚川別
非道弘人。義疏本人下有也字 漢書董仲舒傳引
有也字
過而不改是謂過矣。穀梁傳公二十二年傳曰過而
不改又之是謂之過宋襄公之謂也 韓詩外傳三卷
引孔子曰過而改之是不過也
吾嘗終日不食章。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
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荀子勸學篇無孔子曰三
字餘同 孔叢子雜訓篇子思曰吾嘗深有思而莫之
得也於學則瘠焉 潛夫論讚學篇孔子曰吾嘗終日

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二章文連讀為一君子謀道不謀食。太平御覽述文食下有也字知及之仁不能守之。後漢書班固傳論作智及之而不能守之又劉梁傳引文知亦作智必失之。後漢書劉梁傳之下有也字不莊以泄之則民不敬。釋文曰泄音利又音類義疏本泄字作菀下同。漢紀孝元帝紀論引孔子曰不嚴以泄之則民不禁也

按舊注謂此章論居官臨民之法包成解上句作嚴以臨之疏述李充云仁以守位其失也寬故更泄以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十

威荀引文變下敬字為禁則尤與嚴字相應當時各家師授文每不同此或其本有如是未必為記憶謬未善也。舊鄭康成本此下有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一章見釋文

民之於仁也。太平御覽述此句無也字下文吾見蹈而死者矣無矣字

未見蹈仁而死者也。謝道蘊論語贊述文也作矣

君子貞而不諒。韓李筆解曰諒當為讓字誤承上文不讓於師言

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郡齋讀書志曰蜀石經作敬其事而後食其祿

有教無類。漢書地理志引文無字作亡

道不同不相為謀。鹽鐵論憂邊章引孔子曰不通于論者難于言治道不同者不相與謀

辭達而已矣。儀禮聘記曰辭多則史少則不達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

師冕見。漢書人表師冕顏師古注曰即師免

按表與論語正同注轉舉別文證之文又于他書無所見豈唐初論語冕字曾作免歟

子告之曰。七經考文曰古本告作謂

與師言之道與。周禮樂師注引作相師之道與

錢唐汪鵬翀校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七 論語衛靈公 十一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季氏

夫顛與。太平寰宇記引論語夫上有今字

且在邦域之中矣。論語釋文曰邦或作封 集解孔

氏曰魯七百里之封顛與在其域中似其所據古論邦

字爲封 周禮大司徒注引論語中下無矣字下句是

社稷之臣下無也字

何以伐爲。皇氏義疏本作何以爲伐也

按孔氏注何用滅之爲也伐爲字必不容倒顏淵篇

何以文爲或本亦作爲文皆大失語氣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八 論語季氏

孔子曰求。文選曹大家東征賦注引論語子謂冉有

曰周任有言

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薛宣傳引此直作孔子語

危而不持二句。後漢書安帝紀引傳曰顛而不扶危

而不持上下易置

則將焉用彼相矣。漢書王嘉傳引作安用 後漢書

陳球傳傾危不持焉用彼相邪 葛洪抱朴子良規篇

危而不持安用彼相 考文補遺曰古本矣作也

虎兇出於柙三句。舊文柙字爲匣釋文曰匣本今作

柙 義疏本虎兇出柙龜玉毀於匣中各無於字 漢書

文三王傳虎兇出於匣龜玉毀於匣中是誰之過也

三國志公孫度傳注引魏略曰龜玉毀於匣虎兇出於

匣匣字異又略去中字上下易置 文選任彥升勸

進賤注引論語亦作出於匣

固而近於費。水經沂水注引作固而便近於費者也

後世必爲子孫憂。舊無後世二字釋文曰必爲子孫

憂本或作後世必爲子孫憂 後漢書臧宮傳注引冉

有曰今夫顛與固而近季氏之邑今不取恐爲子孫之

憂無後世字

而必爲之辭。義疏本必下有更字 太平御覽述無

而字

不患寡而患不均。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八 論語季氏

貧而患不均 魏書張普惠傳亦引孔子曰不患貧而

患不均

蓋均無貧三句。漢書食貨志引文三無字俱作亡

則脩文德以來之。尙書大禹謨孔傳曰遠人不服大

布文德以來之正義曰遠人不服文德以來之論語文

也並與則脩字異 孟子章指作修文德以懷之

而謀動干戈於邦內。釋文曰鄭本作封內

吾恐季孫之憂。太平御覽述無之字

不在顛與。釋文曰或作不在於顛與

而在蕭牆之內也。隸釋載漢石經論語殘碑後記諸

家異文曰而在於蕭牆之內蓋毛包周無於 陸贄收

河中後請罷兵狀引文也作矣

按四家所傳論語均無於字世行本正依此四家也

蓋氏毛氏他籍無言之者其名及時代今莫審悉

祿之去公室章。漢書劉向傳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

大夫危亡之兆師古注引論語孔子曰祿去公室五君

矣政逮於大夫四君矣故三桓之子孫微矣 集解鄭

氏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

政逮於大夫。釋文曰逮音代一音第 文選演連珠

注引論語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

友便辟。集解馬氏曰便辟巧辟人之所忌以求容媚

讀辟為避 公羊傳定公四年注引此章文疏曰便辟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八 論語季氏 三

謂巧為譬諭今世間有一論語音辟為僻非鄭氏之意

通人所不取矣 漢書佞幸傳贊咎在親便嬖所任非

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示兒編曰前漢佞幸傳正

引此語辟字从女與孟子便嬖不足使令于前同則辟

讀為寵嬖之嬖亦通 釋文曰辟婢亦反 七經考文

曰一本辟作僻 後漢書爰延傳注引文辟作僻 太

平御覽交友部述亦作僻

按辟字馬融讀避鄭康成讀譬班固讀嬖俱不讀婢

亦反而陸氏僅著婢亦一音則其他之多或未備由

可知矣

友便佞。說文解字引論語曰友諛佞 太平御覽述

此章友便佞友善柔二句上下互易

益者三樂。四書湖南講曰樂當如字讀下皆同

樂節禮樂。漢書貢禹傳引論語曰君子樂節禮樂

樂道人之善。七經考文曰古本道作導

樂佚遊。釋文曰佚本亦作逸

侍於君子有三愆。太平御覽述作三僭

按僭當僣文訛廣韻謂僣為愆之俗

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三句。釋文曰魯讀躁為傲今

從古 荀子勸學篇曰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

而不言謂之隱不觀顏色而言謂之瞽君子不傲不隱

不瞽 鹽鐵論孝養章曰言不及而言者傲也 韓詩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八 論語季氏 四

外傳四卷未可與言而言謂之瞽可與之言而不與之

言謂之隱君子不瞽言謹慎其序

按荀卿所用論語文與魯讀同為傲字可見魯論所

傳得未經秦厄之真也鹽鐵論仍述作傲桓寬似亦

習魯論人

言及之而不言。義疏本無而字

君子有三戒。太平御覽人事部戒字作誠下皆傲此

少之時。蘇轍孟子解引作人之少也

戒之在得。釋文曰得或作德非

按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

好利本於此章今釋氏所謂戒者曰貪嗔癡曰淫盜

殺亦竊此敷衍之也蓋色由于癡極于淫關由于嘯極于殺得由于貪極于盜

侮聖人之言。漢書外戚中山衛姬傳不畏天命侮聖人言師古注曰此文引論語也俾古侮字

生而知之者四句。毛詩思齊正義引論語云天生知之者上也 述而篇知之次也集解孔氏曰如此者次

於天生知之與詩正義合 論衡實知篇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學而知之其次也 晉書石勒載記曰所謂

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 顏氏家訓勉學篇引此二語亦無兩也字

按顏氏書證篇云河北經傳悉略也字其間有不可得無者削之頗成廢缺又有俗學聞經傳中時須也

字輒以意加之每不得所益誠可笑顏既以漫削也字為非則此之削之者當其所見河北舊本如是非

顏氏之自為削矣 視思明聽思聰。尚書洪範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

曰聰 榕村語錄曰洪範以敬為主故先貌言此以思為主故先視聽

言思忠。文選應吉甫華林園集詩言思其順貌思其恭在視思明在聽思聰注引論語為證

按忠字本可叶而詩反改順疑應氏所據本有不同見善如不及章。朱子集答江德功曰此章文勢斷續

或有闕文或非一章皆不可考 論語集說以此合後

章為一其說曰見善如不及謂見善矣又若不及見之也見不善如探湯謂見不善矣猶未免於嘗試之也求

之于今則齊景公其人矣隱居以求其志志於求仁者也行義以達其道行吾得為之義以達夫當然之道於

天下後世者也求之于今則未見其人也求之于古則夷齊其人也景公知夫子之聖而不能用善晏子之言

而不能行是見善如不及也田氏不之正而倖公室之僅存嗣君不之定而幸嬖子之得立是見不善如探湯

也悠悠於善惡之間故雖擁干乘之富而無一德之稱夷齊兄弟遜立捨國而逃是隱居以求其志也扣馬而

諫恥食周粟是行義以達其道也即夫人心之安循夫天理之正雖餓死首陽而民到于今稱之即是以證

是語故曰其斯之謂與 按如蔡氏說不惟上章文勢不見斷續下章章首無

子曰字不必疑而誠不以富二句亦無煩移就可謂洞澈千古有功聖經之格論特詳識之

見不善如探湯。後漢書黨錮傳范滂曰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 大戴禮注引文亦作見

惡 文子上德篇文王見善如不及宿不善如不祥 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古史柳下惠傳論引文吾

聞句處吾見句上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八 論語季氏 五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八 論語季氏 六

史通雜說下作人無德而稱焉

齊景公有馬千駟。集註曰章首當有孔子曰字蓋闕文耳。史通雜說篇引此上加子曰字。四書湖南講曰上無子曰字分明與前合為一章。四書纂箋曰晏子春秋言齊景公好馬疑公以好馬故致多如此。按千駟猶云千乘言其為大國之君耳晏子書多假託好馬之言或轉因論語傳會。

民無德而稱焉。義疏本作民無得稱焉。論語集說本四書大全本皆德作得。文選潘岳河陽縣詩任昉求立太宰碑表李康運命論三注皆引論語死之日民無得而稱焉。葉適水心集姜公墓志亦引作無得。論語稽求篇曰此舊本原是德字並無別本作得者即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八 論語季氏 七

注疏本可考也。惟泰伯篇民無得而稱是得字程子欲加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入字于此章之首而安定胡氏又欲加入字于其斯之謂與之上遂改德為得字則何可矣。按正義曰此章貴德也齊景死而無德可稱夷齊到今稱之豈非其德之謂與王肅注此云此所謂以德為稱蓋謂即稱也斯即德也宋儒改作得字而近代刻本則仍改德字惟神氏藏宋板集註本是得字。

儀於古陽之下 宋本史通雜說下缺下有死字

民到于今稱之。文選東征賦注曰論語民到于今稱之稱或為祠又烏有先生論注引文民作人無之字其斯之謂與。集註胡氏曰程子以為第十二篇錯簡誠不以富亦祇以異當在此章之首今詳文勢似當在

此句之上愚謂此說近是

陳亢問於伯魚曰。釋文曰亢音剛又苦浪反。說文解字曰論語有陳亢

學詩乎。楊龜山集答吳仲敢書引二節文此作子未學詩乎下作子未學禮乎。孝經聖治章疏引此章文略去學詩一段。

按孝經注趨而過庭以教敬也故其疏專以學禮一事為證但既略去學詩而其後仍云聞斯二者云問一得三則于義理參錯

未也。七經考文曰古本學詩乎下未也也作之上下未也同今本

四書考異 條考一八 論語季氏 八

不學詩無以言。義疏本不上有曰字言下有也字。隋書何妥傳夫子有云不讀詩無以言不讀禮無以立不學禮。風俗通義愆禮卷引論語不為禮無以立大戴禮勸學篇孔子曰鯉君子不可以不學見人不可以不飭不飭無貌無貌不敬不敬無禮無禮不立

按夫子訓伯魚學詩之言別見後篇學禮之言別見大戴禮而其文皆不齊蓋伯魚述其略記者記其詳也周應賓考異言白虎通引此作不為禮今檢白虎通無之當只以風俗通誤憶

聞斯二者。義疏本者下有矣字。七經考文曰足利本者作矣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七經考文曰古本稱上無君字。白虎通德論嫁娶篇引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白虎通爵篇嫁娶篇兩引此文。邦人俱作國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唐石經諸作謂禮記曲禮公侯有夫人夫人自稱于天子曰老婦自稱于諸侯曰寡小君自稱于其君曰小童。義門讀書記曰雜記云計于他國之君夫人曰寡小君不祿此稱諸異邦之一證不得專據曲禮。

亦曰君夫人。義疏本人下有也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八 九

按鄭氏禮記注云自稱于諸侯謂饗來朝諸侯時也。據坊記自陽侯竊繆侯夫人而大饗廢夫人之禮矣。其禮既廢其文未盡刪於傳記當時乃有藉口以掩其私如文姜之饗齊侯者聖人因既貶諸春秋又與門弟子議及於此此論語所以有此章文而與禮記不符合歟章首當有子曰字今闕文。

金華王校字

山居易為人上年相書
中川孔子四日月遊吳
歲不我與乃後記

四書考異下 條考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陳梓四書質疑曰以孟子例之則當註欲見之見去聲六字。

歸孔子豚。論語釋文曰歸如字鄭本作饋魯讀為歸。今從古。儀禮士虞疏孟子章句俱引論語作饋。四書釋地又續曰此與歸女樂注並云歸如字一作饋按歸如字解則云入也還也杜預解歸者不反之辭此于蒸豚女樂何涉乎自當作饋孟子書正作饋孔子世家作遺魯君女樂文馬饋餉也遺餽贈也康成注以物有所饋遺是也。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所饋遺是也

孔子時其亡也。韓李筆解曰時當為待。

遇諸塗。釋文曰塗字當作途。論衡知實篇引作途。懷其寶而迷其邦。孟子疏引全章文獨此句無兩其字。韓詩外傳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

按此節自孔子曰以上或謂俱陽貨自為問答究語氣不為無見。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晉書應詹傳性相近習相遠五代史李彥珣論引語曰性相近習相遠皆無二也字。後漢書班彪上言曰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劉達三都賦注引論語性相近習相遠也皆無上也字。

子曰唯上知與下愚。皇氏義疏本集編本纂疏本唯字俱作惟。尙書多方正義論衡本性篇中論天壽篇俱引文唯字作惟知字作智。禮記中庸正義引作唯上行與下愚疑誤。朱子語類曰性習遠近與上知下愚本是一章子曰二字衍文也。

子之武城。七經考文曰古本作子游之武城。文選古詩注引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聞弦歌之聲又謝元暉臥病詩注同。藝文類聚述論語曰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舊文莞爲菟釋文曰菟本今作莞。唐貞觀孔子廟碑唳爾微笑。楊錫觀六書辨通曰集韻莞字下或作菟作唳菟爲菟陸卽莞陸也唳則專主笑矣文選注引論語莞爾而笑依說當作唳爾趙氏長箋迺以菟爾爲正。太平御覽州郡部述無爾字。

公山弗擾以費畔節。義疏本弗擾作不擾。漢書人表公山不狃師古注曰卽公山不擾也。史記世家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索隱引鄒氏云狃一作蹂。左傳定公十二年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入及公側仲尼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二人奔齊。杜氏注曰時仲尼爲司寇。

按左傳史記各與論語事不同左傳陽虎之畔在定

公八年時公山不狃雖未著畔迹而與季寤等共因陽虎則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於次年使人召孔子圖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盤踞於費季氏無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爲魯司寇建墮費策不狃將失所倚恃遂顯與叔孫輒襲魯犯公孔子親命申句須樂頎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名終亦以之應矣如此說之則左史兩家所載得以相通而於事理亦可信論語名字上原無主名舊解惟推測子路語謂是公山氏召實大誤也按子路語意當介介於季氏之平素劣跡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以從畔伐畔也上之謂往下之謂季氏所書經屢寫句內偶脫一字乃致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論語陽貨 三

與左史文若矛盾耳先儒承舊解謂此爲聖人體道之大權夫權之爲喻或輕或重審物以濟變也如論季氏之平素召不當往而不狃之罪更有重焉則不妨于應季氏此正所謂權矣若併不狃之悖亂略不審擇則枉道而已烏得謂之權乎

子路不說曰未之也已。論衡問孔篇作子路曰未如也已無不說二字。

何必公山氏之之也。七經考文曰古本無一之字。太平御覽州郡部述文無一之字。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節。義疏本用我上有復字。史記世家夫召我者豈徒哉如用我其爲東周乎。論衡

用我上下亦無有字者字 說苑至公篇孔子德積而不肆道屈而不伸喟然嘆曰而有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 春秋傳序疏曰鄭元注論語以東周為成周朱子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鄭叔友引孔子吾其為東周乎謂為當作去聲讀

按杜氏春秋序以或有黜周王魯之說引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以明其說之非則東周斷非別周鄭康成所謂成周是也詩黍離正義引鄭論語注曰敬王去王城而遷於成周自是以後謂王城為西周成周為東周故昭二十二年王子猛入於王城公羊傳曰王城者何西周也二十六年天王入於成周公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四

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孔子設此言時在敬王居成周後故云為東周乎為字實當作去聲讀如述而篇為衛君之為猶言助也夫子云豈徒哉言不徒制弗擾如有用我則將助周室申明君臣上下大義即季氏輩並正之矣集解集註皆云與周道於東方意未嘗不在此而欠昭明後此小儒乃謂子欲因魯為東周或且謂因弗擾為東周殊乖繆甚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七經考文曰古本曰上有對字 集註考證曰孔字衍疑此等處鄭氏多依齊論信則人任焉。考文曰一本焉作矣 按後篇言信則民任此言人任尚書康誥傳周禮大

司徒疏皆引信則人任焉應屬于此

佛肸名。義疏本作佛肸下做此 漢書人表蒯肸師古注曰即佛肸也 論衡問孔篇載佛肸章於公山章前 史記世家佛肸為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事在孔子過蒲適衛後

按佛肸之畔畔趙簡子也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為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為畔于范中行猶為義也且聖人神能知幾范中行滅則三分晉地之勢成三分晉地之勢成則大夫自為諸侯之禍起其為不善較佛肸孰大小哉子路見未及此但知守其常訓聖人雖有見焉却難以前知之幾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五

為門弟子語也故但以堅白恆理答之 子路曰昔者由也節。論衡子路下有不說二字 史記子路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然有是言也。論衡作子曰有是也無然字言字 史記亦無然字 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義疏本言也下復有曰字然後接不曰堅乎 磨而不磷。漢州輔碑磨而不鄰隸辨曰磨與磨鄰與磷古蓋通用詩衛風如琢如磨釋文曰磨又作磨唐風白石鄰鄰釋文曰鄰亦作磷 野客叢書曰論語磷字作去聲細字作平聲古人亦以磷作平聲而細作去聲

可通讀 傅咸論語詩磨而不磷與臣身字並叶讀磷
平聲 金史禮志宜聖廟奠帛辭磨而不磷與舜勿振
並叶讀磷去聲

渥而不緇。史記論衡緇俱作溜 筆解本作溜 新

語道基篇文選座右銘注俱引作溜 隸釋曰州輔碑

渥而不緇渥即渥字緇即緇字費鳳碑渥而不滓蓋用

渥而不緇其字有不同若非假借則是傳授異也

吾豈瓠瓜也哉節。史記吾作我 論衡不食下有也

字 太平御覽菜茹部瓠瓜下述論語吾豈瓠瓜也哉

事文類聚後集述亦作瓠瓜 集註考證曰此二句蓋

當時方言俗語夫子引之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論語 六

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義疏本由下無也字女作

汝下做此 文選辨命論注引文女作汝無也字

居。義疏本居上有日字

其蔽也蕩。荀悅前漢高后紀扁鵲引孔子曰好智不

好學其弊也蕩

可以羣。大戴禮小辨篇足以辨言注引孔子曰詩可

以言可以怨

遇之事父。太平御覽學部述作近之事父

女爲周南召南矣乎。義疏本名作邵下放此疏曰此

卽伯魚過庭孔子問學詩乎時也其語亦孔子曰不學

詩無以言也

按韓詩邵伯所拔邵字从邑列子楊朱篇稱邵公史
記白起傳稱周邵呂望邵南字必有師承

鐘鼓云乎哉。春秋繁露玉杯篇引文數字從皮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舊文窬爲踰釋文曰踰本又作

窬 五經文字曰窬弋朱反又音豆 後漢書陳忠傳

注引作穿窬之盜乎 禮記表記子曰君子不以色親

人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

鄉原。釋文曰鄉如字又許亮反 集解周氏曰所至

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爲意以待之一曰鄉向也古字同

謂原人趨嚮容媚而苟合之此所以賊德也 五經文

字序曰經典之字音非一讀若鄉原之鄉爲嚮取材之

四書考異 條考一九 論語 二

材爲哉兩音出於一家而不決其當否 義疏引張憑

曰鄉原原壤也孔子鄉人故曰鄉原也鄉如字 韓李

筆解曰孔注內荏曰內柔佞也古文原類柔而鄉爲向

後人遂誤內柔爲向原 集註曰原與愿同荀子原慤

注讀作愿是也 中論考僞篇曰鄉愿無殺人之罪而

仲尼深惡之直以原字作愿 履齋示兒編曰晦菴先

生云原與愿同非也愿慤則爲謹厚之人必不肯同流

合汚所謂鄉原實推原人之情意以求苟合於世故曰

一鄉之原人而爲德之賊也

按荀子富國篇云能齊則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

而慤君道篇云材人愿慤拘錄計數是史吏之才也

正論篇云上端誠則下愿怒愿怒則易使其文皆正
作愿朱子但云註讀或宋本與今本異耶孟子說鄉
原云一鄉皆稱原人又云居似忠信行似廉潔則原
必當讀愿此與孟子集註皆未著音宜補之

德之賊也。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也字下章德之
棄也古本亦無也字

可與事君也與哉。釋文曰本或作無哉 七經考文

曰一本無也與二字 後漢書李法傳曰鄙夫可與事

君乎哉 文選東京賦注引論語鄙夫不可以事君

鹽鐵論論誹章子疾鄙夫之不可與事君患其聽從而

無所不至也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論語陽貨 八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集解曰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

此楚俗言 潛夫論愛日篇孔子病夫未得之也患不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 蘇軾上神宗書引此章文患

得之作患不得之 沈作喆寓簡曰東坡解云患得之

當作患不得之予觀退之王承福傳云其賢於世之患

不得之而患失之以濟其生之欲者則古本必如是

四書辨疑曰當為患不得之今無不字蓋闕文也 荀

子子道篇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

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樂也家語在

厄篇與荀子略同 禮記雜記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

恥之方慤解義曰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

乎稱其位勢不足于固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
以稱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此所以為異

古之矜也廉。釋文曰魯讀廉為貶今從古

古之愚也直二句。後漢書李雲傳論注引論語古之

狂也直今之狂也詐而已矣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義疏本無此章 唐石經亦

無此章後人旁補

惡紫之奪朱也。周禮司市疏左傳哀公十七年疏漢

書杜欽傳引俱無也字 尹文子引亦無也字

惡利口之覆邦家者。義疏本者作也 尹文子大道

下篇引語曰惡紫之奪朱惡利口之覆邦家無者字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論語陽貨 九

天何言哉。釋文曰魯讀天為夫今從古

按兩天何言哉宜有別上一句似從魯論所傳為勝

百物生焉。晉書張忠傳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

焉百字作萬 太平御覽述論語萬物生焉

孺悲欲見孔子二句。釋文曰孺字亦作孺 義疏本

辭下有之字 考文補遺曰一本疾作病 儀禮士相

見禮疏孺悲欲見孔子不由介紹故孔子辭以疾

將命者出戶。文選思舊賦三國名臣序贊二注俱引

論語曰將命者出

期已久矣。釋文曰期音基一本作其 史記弟子傳

作不已久乎 世說新語引文期字作基

禮必壞。史記封禪書引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

舊穀既沒節。太平御覽路史注皆引衝波傳曰宰我謂三年之喪日月既周星辰既更衣裳既造百鳥既變萬物既易黍稷既生朽者既枯於菴可矣顏淵曰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免父母之懷子雖美辨豈能破堯舜之法改禹湯之典更聖人之道除周公之禮改三年之喪不亦難哉。

鑽燧改火。類篇曰論語鑽燧或書作燧。食夫稻三句。釋文曰食音嗣衣於既反。義疏本稻下錦下並有也字女作汝下同。世說新語規箴類郭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論語陽貨 十

林宗謂陳元方引孔子曰衣夫錦也食夫稻也於汝安乎。太平御覽布帛部述作食夫穀。

女安則為之。義疏本汝上有日字。食旨不甘三句。孝經喪親章服美不安聞樂不樂食旨不甘。

天下之通喪也。禮記三年問篇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也。史記弟子傳作通義。後漢書荀爽對策曰天下通喪可如舊禮注引禮記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按兩經所傳惟通與達一字殊注後漢書者當引語不當云記。

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漢石經無乎字為之猶賢乎已。法言寡見篇引文乎作於。

君子義以為上三句。史記弟子傳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漢書地理志引孔子曰君子有勇而亡誼則為亂小人有勇而亡誼則為盜。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漢石經作君子有惡乎子曰有。義疏本子貢下有問字。

惡稱人之惡者。管子版法解曰故君子惡稱人之惡。按管子法法篇曰政者正也戒篇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小稱篇曰身不善之患不患人莫已知皆有合于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論語陽貨 十一

論語之旨版法解又曰度恕者度之于己也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說者謂管仲書輯自戰國多益他書以成凡此之屬其皆假借自論語耶然亦有共述古言者如此條以故字引端可見。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漢石經無流字。惡果敢而窒者。釋文曰魯讀窒為室今從古。

日賜也亦有惡乎。義疏本乎作也疏曰子貢聞孔子說竟云賜亦有所憎惡惡微以下說所憎惡之事也謂此句亦子貢語。文選西征賦注引論語子貢曰賜也亦有惡乎與義疏合。

惡微以為知者二句。釋文曰微古堯反鄭作絞古卯。

反孫音遜 考文曰古本微作傲知作智孫作遜下章不遜同 中論駁辨篇引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辨絞急以為智不遜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以此為孔子語惡許以為直者。蘇東坡文集上韓太尉書孔子曰惡居下流而訕上惡許以為直誤以此連屬上文

唯女子與小人句。後漢書爰延傳引文唯字作惟養下無也字 又楊震傳注世說新語注引皆無也字

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義疏本作遠之則有怨 後漢書楊震傳疏曰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怨實為難養注引論語文孫字作遜 又爰延傳暨三國志黃初三年令魏書高允傳文選報任安書注皆引作不遜

四書考異 條考十九 論語陽貨 主

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女德無極婦怨無終注曰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

年四十而見惡焉。漢石經作平卅見惡焉卅蓋四十年字之併讀先立切而字無

金華方志衡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微子

微子去之節。史記宋世家贊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焉通此節為孔子語

鴟冠子備知篇陸佃注引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題孔子曰字 四書通曰史記周本紀宋世家所紀此事先後皆不同惟殷紀以為微子先去比干乃諫而死然後箕子伴狂為奴者近是然與夫子之言先後又不同史所書者事之實此所記者以事之難易為先後

殷有三仁焉。後漢書劉陶傳注引論語曰殷有三仁焉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以此語處前節上 梁書王亮等傳論亦曰孔子稱殷有三仁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 太平御覽人事部述論語亦以殷有三仁焉處微子三句上 韓李筆解本殷作商 張存紳雅俗稽言曰或謂仁即并有仁焉之仁當作人夫子言殷有三人如此

柳下惠為士師章。孟子疏引此章文首冠孔子云三字 戰國策燕王喜謝樂毅書曰昔者柳下惠吏于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于故國爾

三黜。論語釋文曰三息暫反又如字 新序雜事篇

昔柳下季爲理于魯三黜而不去黜字作紉下焉往不
三黜倣此 荀子成相篇展禽三黜亦作紉 文選三
國名臣序贊注引論語作三黜之

子未可以去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論語作可以去
矣 新序亦作可以去矣

何必去父母之邦。漢石經邦諱作國 風俗通義十
反卷樊紹曰柳下惠不去父母之國 集註胡氏曰此

必有孔子斷之之言而亡之矣

按風俗通別卷曰柳下惠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所亡斷之之言或此是歟

齊景公待孔子章。史記世家景公將欲以尼谿田封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 論語微子

二

孔子晏嬰進沮之異曰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
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
公曰吾老矣弗能用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齊人歸女樂章。釋文曰歸如字鄭作饋其貴反 漢

書禮樂志齊人餽魯而孔子行師古注引論語曰齊人

餽女樂 後漢書蔡邕傳齊人歸樂孔子斯征章懷注

引論語曰齊人饋女樂 文選鄒陽上書注亦引論語

齊人饋女樂 史記世家孔子行攝相事齊人聞而懼

曰孔子爲政必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并矣蓋致

地焉犁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

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

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

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爲周道游往觀終

日息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

如致膳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

不聽政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家語子路初

見篇略同 韓非子內儲說仲尼爲政于魯齊景公患

之黎且謂景公曰君何不迎之重祿高位遺哀公女樂

以驕榮其志哀公新樂之必怠于政仲尼必諫諫必輕

絕于魯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樂六遺哀公哀公樂

之果怠于政仲尼諫不聽去而之楚

按孔子爲政于魯在定公時韓非以爲哀公誤也其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 論語微子

三

云諫之不聽乃去則於聖人去父母國之道獨爲周

微當歸女樂時孔子必嘗極諫觀齊人之不敢直陳

魯庭桓子之不敢公行魯國可以意會其故論語孟

子俱不專於紀事各見一邊理無嫌也史記不兼取

韓非語便成闕失

楚狂接輿節。莊子人間世篇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

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

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

之世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

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晝地而趨以下更有

十餘語皆楚狂辭 論語集註考證曰與莊子一本又

作與同音餘 七經考文曰古本歌而過孔子下有之門二字足利本同

按高士傳楚狂姓陸名通則接與非其名乃接孔子乘輿耳後文孔子下不云下與以與已先見此也既言接與何得再言遊門莊周趙一時之筆而鄭康成遂訓後下字為下堂出門蒙未敢以為信也

何德之衰三句。漢石經作何而德之衰也往者不可諫也來者猶可追也 廣川書跋曰漢石經作何得之衰與洪氏隸釋傳文異 皇氏義疏本衰下諫下追下並有也字 唐石經何德之衰也有也字 史記世家往者不可諫今來者猶可追也 漢書龜錯傳引傳曰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 論語微子 四

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待 呂氏春秋有始覽引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今周書無 尉繚子治本篇往世不可及來世不可待求已者也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釋文曰魯讀期斯已矣今之從政者殆今從古

按魯讀期斯已矣者疑屬上篇問喪章期而已矣如陸云則魯論已嘗有錯簡矣鄭注不傳難以遽斷

趨而辟之二句。義疏本辟字作避言下有也字 長沮桀溺。漢婁壽碑榮且溺之耦耕隸辨曰此非同音而借或漢時傳論語有不同也 孔子過之。史記世家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以隱者

使子路問津焉 梁書處士傳序曰孔子稱長沮桀溺隱者也 文選逸民傳論注引文無之字

按夫子但稱丈人為隱者於沮溺未稱梁書所云蓋承史記文誤合為一水經注言方城西有黃城山是長沮桀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乃子路問津處據尸子則云楚狂接與耕于方城接與沮溺二事亦將合為一矣記載中此類頗多

夫執輿者為誰。漢石經輿作車誰下有子字 義疏本誰下有乎字 史記世家夫作彼 為孔丘。藝文類聚述文無為字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漢石經作曰是是知津矣無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 論語微子 五

曰二字 高士傳亦無下曰字 義疏本作對曰是也是魯孔丘之徒與。舊文某為子無是魯二字釋文曰孔子之徒與一本作子是本今作孔某之徒與 史記世家曰子孔某之徒與 班昭幽通賦注引論語桀溺曰孔某之徒與

滔滔者。釋文曰滔滔鄭本作悠悠 史記亦作悠悠 按史世家注引孔安國曰悠悠者周流之貌也文選晉紀總論注亦引孔氏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今集解本所用孔注已改隨正文作滔滔

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漢石經辟世之辟作避辟人句闕 義疏本兩辟字俱作避 史記無而字

也字 文選幽通賦注引上句與史記同辟字作避
又逸民傳論注引作與從避人之士
輟而不輟。漢石經作輟不輟無而字 說文解字引
論語輟而不輟 五經文字曰輟音憂見論語今經典
及釋文皆作輟 類篇未部輟字下引論語輟而不輟
木部輟字下又引論語輟而不輟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漢石經無行字無夫字
史記亦無行字 釋文曰憮音呼又音武 廣韻引論
語夫子憮然云或作憮
鳥獸不可與同羣。義疏本羣下有也字 三國志管
輅傳注引輅別傳孔子曰吾不與鳥獸同羣 託名於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 論語微子 六
陵子畏人篇仲尼亦有言羽毛弗可與同羣
按莊周山木篇孔子辭其交游去其弟子逃于大澤
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蓋因此語傳會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釋文曰徒與而誰與與並
如字又並音餘 三國志管寧傳引仲尼言誰與下有
哉字 七經考文曰一本誰與下有之字 史記世家
述此章文獨無此一句
以杖荷蓀。釋文曰荷何可反又音何蓀本又作條又
作菝 說文解字引論語以杖荷菝 玉篇引論語亦
作菝 義疏本蓀作條 經解鉤沉引包氏章句作蓀
五穀不分。釋文曰分包云如字鄭扶問反

植其杖而芸。漢石經作置其杖而耘 釋文曰植音
值又市力反芸多作耘字 文選陶淵明歸去來辭應
休璉與從弟書二注皆引論語作耘
止子路宿節。風俗通義愆禮卷長沮丈人避世之士
猶止子路爲雞黍見其子焉牽言長沮
子路曰。集註曰福州有一國初時寫本路下有反子
二字以此爲子路反而夫子言之也 四書辨疑曰古
今天下印本寫本皆未嘗見有添此二字者惟此福州
一寫本有之不宜收錄 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路下
有反子二字爲是不然子路不見隱者而回向何人述
夫子之意而言之如此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 論語微子 七
按或以子路述向何人之說謂上文見其二子焉當
在行矣之下而誤脫在前斯笨伯之談也既已有二
子遙伏于前此自可以意會古人行文之妙正在此
移易緊接只調排得一過文好却將長幼之節要義
失其根由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漢石經義作禮廢之下有
也字 義疏本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後漢書申屠蟠
傳注引作如之何其可廢也
欲潔其身。漢石經唐石經宋刻九經潔字皆作絮
後漢書齊武王傳注引孔子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謂
此是孔子言之

君子之仕也二句。文選運命論注引論語子曰君子之仕行其義也謂是孔子言之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釋文曰已音紀一音以 集解包氏曰孔子道不見用自已知之讀已如紀 義疏本不行下有也字

虞仲。金史隱逸傳序引此節文獨無虞仲二字 日

知錄曰據史記吳太伯卒弟仲雍立是為吳仲而虞仲者仲雍之曾孫吳周章弟也殷時諸侯有虞國武王時國滅而封周章之弟于其故墟乃有虞仲之名耳論語

逸民虞仲夷逸左傳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即謂仲雍為虞仲是祖孫同號且仲雍居吳不當言虞古虞吳二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 論語微子 八

字多通用竊疑二書所稱虞仲並是吳仲之誤又考吳越春秋太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則仲雍之稱吳仲固有徵矣

夷逸。集註考證曰虞仲隱逸於夷故曰虞仲夷逸連上文以四字為句 論語詳解曰權以通變故為夷逸行與夷齊侔也漢書地理志注云夷逸竄於蠻夷而遁

逃即言虞仲也

朱張。釋文曰朱鄭作侏音陟雷反 義疏載王弼論語釋疑曰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此七人而後惟評於六人獨闕朱張者明取舍與孔子合也 集註考證曰朱張恐即周章 論語詳解曰朱當作講書云講

張為幻即陽狂也曰逸民曰夷逸曰朱張三者品其目也夷齊仲惠連五者舉其人也

不辱其身。義疏本身下有者字 後漢書黃瓊傳注引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前後易置降志辱身矣。班昭幽通賦注論語謂柳下惠少連辱身也 古史伯夷傳孔子傳引文降志下皆有而字

其斯而已矣。漢石經作其斯以乎

謂虞仲夷逸。漢石經逸作佚上文夷逸闕身中清。史記世家作行中清 廢中權。釋文曰廢鄭作發訓動貌 黃山谷集伯夷叔齊廟記孔子以為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身中清廢中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 論語微子 九

權誤以此屬上段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後漢書黃瓊傳李固引傳曰不夷不惠可不可之間注引論語此文為證

按法言淵籀篇或問李仲元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不可之間也李固所引當為法言文矣然法言未應稱傳鄭氏注此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

屈故曰異於是則其義自與引文昭合 大師擊適齊章。漢書禮樂志殷紂作淫聲樂官師警抱其器而犇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注曰論語太師擊適齊云云此志所云及古今人表所敘皆謂是也

云諸侯者追繫其地非謂當時已有此國名而說論語

者乃以為魯哀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斯未允也 困
學紀聞曰漢書古今人表列太師摯以下八人於殷紂
時吳斗南云按商本紀紂世抱樂器而犇者太師疵少
師疆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太師摯八人之後蓋誤合
兩事為一

三飯繚適蔡。廣韻三字下云三飯祭之後有三飯氏
入於河。義疏本入于河入于漢入于海於並作于
播鼓武。舊文鼓為鞀見釋文 漢書古今人表亦作
鞀 義疏本鼓作鞀

按鼓鞀鞀字別義同書下管鼓鼓作鼓詩置我鞀鼓
作鞀月令命樂師修鞀鞀鼓淮南子武王有戒慎之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微子 十

鞀並作鞀據諸訓文祇是一物

入於海。漢石經入于海作于上河漢句闕 太平御
覽樂部述論語入于海

君子不施其親。舊文施為弛釋文曰弛舊音純又詩
紙反又詩豉反孔云以支反一音勑紙反落也並不及
舊音本今作施 漢石經施字與今本同 集解孔安

國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己之親程子外書正叔
曰施與也不私與其親暱也俱讀施如字 韓李筆解

曰施當為弛 朱子或問曰問施何為弛曰陸氏釋文
云爾而吳氏考開元五經文字亦作弛是唐本初未嘗
誤也然孔說已訓為易則漢本已作施而讀如衛綰傳

之施易者耳此不可曉然作弛者于義為得 又與張
敬夫論癸巳論語說曰謝氏訓施為施報之施誤矣呂
與叔讀為弛而不引釋文未必其考于此蓋偶合耳

按周禮遂人與其施舍注云施讀為弛禮記孔子問
居引詩弛此文德注弛作施施弛兩字古多通用然

坊記言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善此云不弛雖語
意各殊終嫌其文之戾也開元五經文字弛字之下
但云式爾反解也無及論語處朱子據吳氏言之或

吳氏誤憶金氏集註考證云開元本即孟蜀石經開
元與孟蜀不相接自蜀有石經以來從未有作如
是別稱者金氏殆有意為朱子護然亦何煩護耶集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微子 十一

註中但舉陸本福本為證而不更言開元五經文字
蓋朱子早檢覺之矣

則不棄也。唐石經棄字作弃 禮記檀弓正義引論
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相遺棄 漢書宣六王傳周公

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不可弃也 文苑英華李華
正交論引傳曰朋友無大故不棄

無求備於一人。漢書宣六王傳述文無作毋 尚書
成王命君陳曰無求備于一夫

仲突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中突中智
叔夜。宣和博古圖錄曰周叔液鼎銘二十三字叔液
之名不見經傳惟語記周八士則有叔夜焉豈其人歟

季騶。廣韻季字下云晉有祁邑大夫季瓜忽宋有季隨逢世本云周八士季隨季騶之後騶或作瓜

按八士周文武時人出南宮氏晉語文王之卽位也詢於八虞賈唐注云八虞卽周八士皆爲虞官逸周書和寤武寤二篇序武王將赴牧野之文一云厲翼于尹氏八士一云尹氏八士咸作有績至克殷篇則命尹逸作策告神命南宮忽振財發粟命南宮百達遷九鼎三巫明八士卽南宮氏兄弟而隨武王伐紂者也漢書人表列伯達以下八人于周初似自允當鄭康成謂成王時劉向馬融謂宣王時不知其別何依據又白虎通姓名篇云論語周有八士積于叔何

四書考異

論語微子

十一

永康 應泰華 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子張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後漢書獨行傳注引論語君子見危授命見得思義。文選殷仲文解尚書表注引論語子張問士子曰見危授命見得思義焉能爲亡。論語釋文曰亡如字。集註曰亡讀作無其不可者拒之。舊文拒爲距釋文曰距本今作拒下人將距我如之何其距人也同。漢石經爲距又可者下者距上凡闕四字今此間有五字疑漢本無其字皇氏義疏本拒皆爲距

四書考異

論語子張

一

異乎吾所聞。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聞下有也字君子尊賢而容衆二句。韓詩外傳九卷子貢謂堂衣若舉此二語

接近人謂尊賢二語深合夫子愛衆親仁之旨此必子張述平日所聞于夫子者下五句方是重申已意據蔡中郎正交論云子夏門人問交于子張而二子各有聞乎夫子則漢人已作是說矣說之不虛可卽二語爲子貢所同聞證焉

我之大賢與。七經考文補遺曰我之大賢我之不賢古本並無之字

子夏曰雖小道章。漢書藝文志引此章文題爲孔子

各本註作致唯何允中
不作成當由依今論語
改之
壁鐵論通有引語曰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精於作致之家本亦
均成

語又東平王恩傳致遠恐泥師古注亦題為孔子語

後漢書蔡邕封事曰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

遠則泥注曰論語子夏云此邕以為孔子之言當別

有所據也 隋書經籍志引雖小道三句亦題為孔子

語 高似孫子略亦引孔子曰雖小道亦有可觀 廣

韻泥字下引詩曰致遠恐泥

按邕所書石經自為子夏一人當無兩據封事以為

孔子似因班書誤憶而後人皆相承誤

是以君子不為也。考文補遺曰古本為作學 漢書

藝文志引文不作弗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三句。後漢書列女傳注引此為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子張 二

孔子語又日上有君子二字 中論治學篇引子夏曰

日習則學不忘 舊唐書張元素傳上書曰日知其所

不足月無忘其所能 太平御覽述文忘字作亡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後漢書章帝紀正經義詔引

此為孔子語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蘇文忠公集日喻引此為孔子

語 虞翻注易巽為工引子夏曰工居肆無百字

按周氏應賓云以成其事白虎通成作致檢本書惟

辟雍篇中引此今自為成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文選楊惲報孫會宗書注

引此為孔子語 七經考文曰古本必上有則字

說苑尊賢篇此字作
大德無言句同

按如考文古本作則必文也今所見皇氏義疏亦有

則字而在必字之下于義不可通考文稱古本據云

與義疏同則今義疏必屬訛倒史記孔子世家齊羣

臣對景公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

文語意頗相類疑此文亦對質言可以不讀去聲

望之儼然。釋文曰儼本或作嚴音同儼 義疏本作

儼然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章。蘇文忠公集上神宗

書引信而後勞其民二句為孔子語 楊時荊州語錄

引信而後諫二句為孔子語

則以為厲己也。釋文曰厲鄭讀為賴恃賴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子張 三

信而後諫。後漢書李雲傳論未信而諫則以為諂已

注引論語曰事君信而後諫其君未信則以為諂已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春秋繁露玉英篇作無踰

韓詩外傳二卷曰孔子遭程木子于剡之間傾蓋而語

終日有間顧子路曰東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曰由聞

之夫子士不中道相見孔子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

可也 晏子春秋晏子對孔子曰吾聞大者不踰閑小

者出入可也集註剽義曰據此則子夏之言將有所昉

按據外傳此本孔子言而子夏述之也述其言而略

其本事致覺其言之不能無弊也荀子王制篇又引

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亦與

此意同參觀之尤悉其言之本未有樊

子游日子夏之門人小子。漢石經游作序。大戴禮

衛將軍文子篇注引子張日子夏之門人洒掃應對進

退出入則可也。周禮僕隸注引論語亦無小子二字

當洒掃。釋文曰洒色買反又所綺反正作灑掃今作

掃。唐石經掃字作掃。周禮注引文亦作掃。

抑末也。釋文曰末或作未非也。

言游過矣。唐文粹李翱答王載言書引文矣作也。

孰後倦焉。論語稽求篇曰倦即古券字傳與券皆古

印契傳信之物周禮考工記輔人左不券鄭氏注謂券

即今倦字可驗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子張 四

區以別矣。牟子理惑論引文別下有之字。困學紀

聞曰胡五峯謂草木生于粟粒之萌及其長大雖凌雲

蔽日據山蟠地初具乎一粒之內而未嘗自外增之也

此用樂記區萌之區當讀如勾

焉可誣也。漢書薛宣傳君子之道焉可憯也晉灼注

曰憯音誣師古曰論語載子夏之言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漢石經卒字作卒惟字作

唯。宋石經惟作唯。七經考文曰古本卒作終惟作

唯。漢書董仲舒引論語惟亦作唯乎字作序師古注

曰論語載孔子之言。宋史黃裳傳亦引為孔子言

仕而優則學二句。玉篇引論語學句寔仕句前。朱

子文集程允夫問子夏之言似為時而發雖反覆相因

而各有所指或以為仕而有餘則又學學而有餘則當

仕如此則其序當云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今反之

則知非相因之辭也不知此說是否答曰舊亦嘗疑兩

句次序顛倒今云各有所指甚佳

然而未仁。王肅家語注曰子張不務立仁義之行故

子貢激之以為未仁也誤子游為子貢

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漢石經作吾聞諸子

人未有自致也者。後漢書荀爽對策引曾子曰人未

有自致者無也字

孟莊子之孝也。論語辨惑曰東坡謂聞孟獻子之孝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子張 五

不聞莊子也遂疑莊為獻字之誤夫聖人以為孝則固

孝矣而必欲求他證而後信不亦過乎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孝傳作其不改父之政與

父之臣

是難能也。義疏本無能字

上失其道二句。韓詩外傳三卷引傳曰魯有父子訟

者孔子曰夫民父子訟之為不義久矣是則上失其道

則哀矜而勿喜。鹽鐵論後刑章則作即。舊唐書懿

宗紀咸通十二年勅引語則亦作即。尚書大傳子曰

聽訟雖得其旨必哀矜之

按此篇所記羣賢之言類多述其師訓不特曾子之

聞諸夫子也古籍淪亡未能徧考而條著偶有見者不敢更漫置之

子貢曰紂之不善章○漢石經貢作贛下凡貢字做此不如是之甚作如是其甚 義疏本不善下有也字

論衡語增篇齊世篇皆引此章為孔子語如一作若史通疑古篇引作桀紂之惡不至是 羅泌路史發揮

引作紂之有道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章○義疏本食作蝕焉作也 文子上義篇晉書潘岳傳北史蕭大園傳

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皆作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

晉書劉頌傳古之人有言曰君子之過如日之蝕焉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子張 六

隋書魏澹傳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圓首方足孰不瞻

仰 路史黃帝紀論作如日之有食焉 太平御覽作

日月之蝕人皆見之 舊唐書元行沖著釋疑論引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為仲尼言 蘇文忠公集

再上皇帝書引全章文為孔子言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節○史記弟子傳陳子禽問子

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云云

按孝經疏云劉歆張禹之義以為仲者中也尼者和

也孔子有中和之德故諡曰仲尼又檀弓魯哀公誄

孔子注云尼父因其字以為之諡疏云尼則諡也中

和之說稍近穿鑿魯哀公事則甚信而可徵論語一

御覽一百七十四風俗通引作繁十古

書惟此以下四章稱仲尼四章連次篇末且有其死

也哀之文必俱孔子既卒後語合中庸孝經之稱謂

觀之則尼誠孔子諡矣今人藉口三經謂弟子子孫

皆可呼其師與父祖之字殆未深考

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漢石經墜作墜 白虎

通禮樂篇引此為孔子言

賢者識其大者二句○漢石經識作志 漢書劉歆傳

引亦作志 孟子尹士章章指述亦作志 野客叢書

曰識字無音今人多讀如字而蔡邕石經作志是當讀

識為志也 唐文粹杜牧注孫子序子貢曰在人賢者

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 文苑英華李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子張 七

舟獨孤常州集序在人賢者得其大者

而亦何常師之有○晉書禮志引子貢曰夫何常師之

有 文選閒居賦注引論語叔孫武叔曰吾亦何常師

之有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節○太平御覽述論語叔孫武

叔謂子貢曰仲尼豈賢于子乎對曰譬之宮牆云云

譬之宮牆○漢石經作辟諸宮牆 義疏本之作諸

四書纂箋本之亦作諸 白虎通社稷篇引論語亦作

諸 七經考文補遺曰一本牆下有也字

賜之牆也及肩○漢石經牆字作牆又牆下窺見上闕

二字今此間有三字疑漢本無也字

窺見室家之好。舊文窺為闕。釋文曰闕素規反。好如字。舊呼報反。義疏本宋石經本窺字皆為闕。古史弟子傳窺亦為闕。孔叢子論書篇闕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規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用此下文詞而窺亦為闕。藝林伐山據論語此文云古字窺作闕。

夫子之牆數仞。釋文曰仞一作刃音同刃。義疏本作夫夫子之牆。七經考文曰一本作夫夫子之牆也。數仞足利本也。字同。風俗通義曰論語夫子宮牆數仞。由是言之。宮室一也。謂此語有宮字。魏李仲璇孔子廟碑汲縣太公碑用此文仞皆作刃。不得其門而入。義疏本入下有者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子張 八

夫子之云。義疏本無之字。他人之賢者丘陵也。風俗通義山澤卷引無者字。後漢書列女傳注引作猶邱陵焉。仲尼日月也。義疏本日上有如字。後漢書孔融傳列女傳二注引皆有如字。又孔融傳注無也字。無得而踰焉。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注引文焉作也。人雖欲自絕。義疏本絕下有也字。文選運命論注引作人雖自絕也。多見其不知量也。邢氏疏曰古人多祇同左傳多見疏也。服虔本作祇見晉宋杜本皆作多。論語詳解曰易云無祇悔九家本作無多悔亦可證。

按列子仲尼篇陳大夫聘魯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某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曰吾聞顏回曰孔某能廢心而用形據此則叔孫固稱仲尼而未之敢毀矣列子書多假設之言本不當以為實就其所言論之稱聖人而以廢心用形為詞即謂之毀聖人可爾。

子為恭也。太平御覽述文子下有之字。夫子之不可及也。節。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及下無也字。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文及下升下竝無也字。鵬冠子泰錄篇注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周牌算經曰天不可階而升地不可尺寸而度。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一 論語子張 九

夫子之得邦家者。七經考文補遺曰古本無者字。道之斯行。義疏本道字作導。綏之斯來。漢書董仲舒傳引文來字作徠。永康金克承校字。

古本御覽一本作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論語堯曰

堯曰咨爾舜。尙書舜典帝曰格汝舜。潛夫論五行志堯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

天之曆數在爾躬四句。大禹謨舜命禹辭自天之歷數在汝躬至允執厥中相間四語自允執厥中至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相間八語。書古文允也麻數至女躬

又允執手巾又三乘未窮允繁究字。漢書歷律志敘

傳述文數上一字俱作歷。柳宗元集論語辨述文無

允執其中四字。王栢書疑以此節二十四字補次舜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堯曰

典舜讓於德弗嗣下。四書辨疑曰此四句皆舜以命

禹未嘗又見堯以命舜也且於大禹謨中零碎採摘湊

合在此非舜命禹之全辭也又通看一章經文自堯曰

至公則說語皆零雜而無倫序又無主名不知果誰所

言古今解者終不見有皎然明白可通之說亦不見有

公心肯言不可通解者惟東坡謂此章雜取禹謨湯誥

泰誓武成之文顛倒失次不可復考此說為近人情

按古論堯曰篇僅此一章此蓋是論語後序故專為

篇而文今不全故覺其難通解也周易序卦與詩書

之序俱列篇第數中而退居于筴尾今詩書序分

題于各篇章傳注家所移置耳周秦兩漢書籍如莊

子天下篇史記自序淮南子要略越絕書敘外傳記

潛夫論敘錄鹽鐵論大論文心雕龍序志篇皆屬斯

例若漢書之敘傳華陽國志之序志後語大序後復

有小序也論衡以對作篇為序其後更有自紀一篇

則附傳也參同契以自作啓後章為序其後更有補

塞遺脫一章則補遺也呂氏春秋以序意章為序次

列季冬紀末蓋呂以春秋名書專以紀時令故十二

紀畢隨序其意而八覽六論乃所附見者也荀子當

以非十二子篇為序今次第六乃唐楊倞作注時誤

移倞自序言其篇第頗有移易是也由是類觀則此

章暨孟子由堯舜章之為一書後序夫何疑耶子張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堯曰

問以下古原別分為篇蓋于書成後續得附編故又

居後序之後

曰予小子履。程子遺書曰曰字上少一湯字。論語

辨惑曰此章編簡絕亂有不可知者程氏云當脫一湯

字嗚呼豈特此一字而已哉。尙書古文訓曰湯名惟

見論語曰履古文履字作後篆文與湯類蓋履者湯之

誤。書湯誥正義曰鄭康成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為舜

命禹事

按大戴禮商履代典竹書稱天乙履湯名不儘見此

也此上脫去湯字鄭氏以曰字通上節讀故以用元

牡為舜命禹事詩閟宮正義論語曰皇皇后帝論語

說舜受終文祖宜總祭五帝也周語王子晉言皇天嘉禹昨以天下章昭注引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證之皆以此節為舜禹事相承于鄭氏耳

予小子履節。尚書湯誥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於上天神后請罪有夏又曰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古文敢作敢用作則朕作朕簡在作東至有罪作大皐無以作亡呂萬方作万仁 集解孔氏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邢氏疏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者以其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又與此小異唯墨子引湯誓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卷四 三

與此正同故言之 墨子兼愛下篇夫兼相愛交相利不惟禹誓為然雖湯說亦猶是也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湯兼也 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萬夫有辜在余一人韋昭注曰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 呂氏春秋季秋紀湯克夏而天大旱湯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論語稽求篇曰予小子履一段不標何書墨子兼愛篇以諸句為湯說文而孔安

國注論語直曰見墨子引湯誓辭若其爾萬方有罪四語則與國語內史過引湯誓正同是舊來湯誓原有為今文湯誓所無者此必原有師承有以誥名誓者觀國語墨子兩引湯誓而今文兩無之必有故也 朱彝尊經義考曰孔安國言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國語亦謂湯誓其為湯誓逸句無疑也梅賾不察誤入諸湯誥篇又從而修飾之過矣

按此章歷敘古帝王受命大略孔安國班固杜佑皆以此一節為湯伐桀告天之文義最當也墨子所述乃湯禱雨之辭別稱湯說並未謂之湯誓呂氏春秋亦述之為桑林禱辭孔氏云墨子引湯誓若此邢氏但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卷四 四

望注為疏不遵舉兼愛篇文以質其實墨子非僻書邢豈不得見乎亦以其為旱禱之辭不合此章義例而又名說名誓之兩不同耳墨子尚賢篇又引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謂之湯誓此辭同在今湯誥中別以誓名統觀墨子所引書篇有曰豎年曰官刑實皆今伊訓文有曰禹誓曰術令實皆今禹謨文其他錯雜不倫名目迥異者更十餘條愚疑墨者所稱詩書俱有別本私授與吾夫子所刪定不同說者不得以墨家之法責儒家之經也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白虎通三正篇引論語作皇天后帝又三年篇引論語作皇天上帝 柳宗元論語辨

一第 冊 賣多四庫全書第 0 反之句

作皇天后土

朕躬有罪四句。漢石經朕躬有罪毋以萬方萬方有

口在朕躬隸釋曰毋板本作無萬方有下闕一字板本

有二罪字 皇氏義疏本萬方有下少一罪字與漢石

經正符 宋文鑑趙普論彗星疏引尙書堯曰萬方有

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書武成大賚于四海 詩序曰

賚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雖有周親節。書泰誓中篇文古文有作大親作親仁

作忝一作忝 無逸正義引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爲湯

語 漢書元帝紀建昭五年詔曰傳不云厚百姓有過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堯曰

五

在予一人師古注曰論語載殷湯伐桀告天下之文也

亦誤爲湯 說苑君道篇引書作百姓有罪 王弼周

易觀卦注百姓有罪在於一人 墨子兼愛中篇昔者

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

既獲仁人尙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

人萬方有過維予一人 說苑貴德篇武王克殷問周

公曰將奈其士衆何周公曰使各宅其宅田其田無變

舊親惟仁是親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

天下矣韓詩外傳淮南主術訓與說苑同尙書大傳作

無故無新惟仁之親餘文亦同 按此亦傳述各不同愈見前條之當篤信尙書矣

四方之政行焉。義疏本焉作矣 漢書歷律志周衰

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

之政行矣 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注引此全節文亦

冠孔子曰字

與滅國節。說苑君道篇武丁思先王之政與滅國繼

絕世舉逸民又敬慎篇同 公羊傳宣公十七年注引

全節文上冠孔子曰 後漢書逸民傳論曰所謂舉逸

人天下之人歸心者乎兩民字俱作人 顏師古漢書

外戚侯表注引論語孔子陳帝王之法云云民亦俱作

人 文選兩都賦序求爲諸孫置守塚人表兩注俱引

論語與滅國繼絕世逸民傳論注引論語舉逸人天下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堯曰

六

之人歸心焉上俱冠子曰字

所重民食喪祭。書武成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正義曰

論語卽是此事而彼無五教錄論語者自略之耳 漢

書藝文志孔子曰所重民食師古注曰論語載孔子稱

殷湯伐桀告天辭也

按世據尙書文謂此語當以民字絕句考集解孔氏

曰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

祭所以致敬民食喪祭四字平說則在此論語還當

以重字絕句矣自謹權量以下數節漢唐人通以爲

孔子言右錄何休班固顏師古李善諸條可見 寬則得衆節。漢石經無信則民任焉五字 義疏本

亦無此五字又公則說說字作悅悅上有民字 四書
 湖南講曰此孔子平時論仁之言即所告子張者其無
 子曰如前引湯武之言亦未有湯武字也或問既是孔
 子言不明白指出何又去却恭惠二句而換以公則說
 曰看前所引書語亦多改易原不拘定字字相因也
 按四語與上文絕不蒙與前論仁章文惟公說二字
 殊慢泰以前疑子張問仁一章原在古論子張篇首
 而此為脫亂不盡之文古書簡盡則止不以章節分
 簡故雖大半脫去猶得餘其少半連絡于下章也下
 章子張問政孔子約數以示俟張請目然後詳晰言
 之與問仁章文勢畫一顯見其錄自一手又二十篇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卷曰 七

中惟此二章以子答弟子之言加用孔字蓋古分堯
 曰子張問以下別為一篇與前季氏篇為別一記者
 所錄稱孔子是其大例故知命章首舊本亦有孔字
 今以問仁章亂入陽貨之篇既嫌其體例不符而公
 山佛屏連類並載之間橫隔以此亦頗不倫論語後
 十篇多脫悞朱子嘗言之堯曰篇顛倒失次東坡又
 嘗言之民食喪祭以上已似輯自殘斷之餘以下則
 竟全脫一簡敘羣聖畢宜更有孔子論斷或弟子贊
 孔子若祖述憲章之類今亦已脫去矣恭實寬信敏
 惠之本獨舍此句未足該歷帝王為治之體要也
 子張問於孔子曰。義疏本問下有政字

轉行外傳五孔子曰不教
 或言也後今教則不教
 而錄也君子凡或則三

尊五美屏四惡。漢平都相蔣君碑遵五遊四隸釋曰
 後漢傳有遵五遊四之文此碑亦然蓋漢人傳魯論有
 如此者 四書纂箋曰韻書屏字上聲者注云蔽也去
 聲者注云除也屏四惡之屏當去聲而舊音丙可疑
 按今范氏後漢書惟祭遵傳云遵美屏惡朱子大學
 或問舉遵五遊四文則但云漢石刻辭當俟更考
 泰而不驕威而不猛。中論法象篇孔子曰君子威而
 不猛泰而不驕上下易置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周易益卦注因民所利而利之
 焉 周禮旅師疏引論語因民所利而利之亦無上之
 字 文選洞簫賦注引論語亦無上之字民諱作人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卷曰 八

擇可勞而勞之。義疏本擇下有其字
 君子正其衣冠。北魏書封軌傳君子整其衣冠尊其
 瞻視
 不教而殺謂之虐。漢書董仲舒策引文殺作誅 太
 平御覽述論語慢令致期謂之賊不教而殺謂之虐上
 下易置 荀子坐宥篇魯有父子訟者拘之三月其父
 請止孔子舍之季孫不說孔子曰慢令謹誅賊也令有
 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
 刑可即也 韓詩外傳三卷子貢謂季孫曰賜聞之託
 法而治謂之暴不戒致期謂之虐不教而誅謂之賊以
 身勝人謂之貴

猶之與人也。韓李筆解曰猶之當爲猶上
出納之客。舊文納爲內釋文曰出尺遂反又如字內
如字又音納本今作納客力刃反舊力慎反 義疏本
納爲內 唐石經納亦爲內

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舊文子曰上有孔字釋
文曰孔子曰不知命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義疏宋石
經子曰上並有孔字 漢書董仲舒策引孔子曰不知
命亡以爲君子無也字 韓李筆解本無也字 韓詩
外傳六卷後漢書馮衍傳注文選王命論注文苑英華
白居易試進士策問引文君子下並無也字

蘭谿葉望且校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二

論語卷九

九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十一經問對問此見字何音對曰當
音現下見上曰現兩相見曰見孟子受聘而至則有臣
見君之禮非兩相見也

嬰。金履祥孟子集註考證曰字當作麥北山何文定
公謂當連下文一句讀之

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論衡刺孟篇述作將何以利吾
國乎無亦字有作何 史記亦作將何以

王何必曰利二節。周禮小宰疏引文王何必曰利作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一

何必曰利王曰何以利作王則曰何以利而國危矣作
則國危矣 史記魏世家惠王言將何以利吾國孟軻
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大夫欲利
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爲人君仁義而已矣
何以利爲 司馬光資治通鑑述孟子曰君何必曰利
仁義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國云云胡三省註曰通鑑
於此段前後書王因孟子文也中間敘孟子答魏王之
言獨改王曰君不與魏之稱王也 集註考證曰若從
通鑑則孟子至梁時魏尙爲侯此章稱之爲王乃他日
論集著書之時追書之耳當從呂氏大事記爲正蓋始
各王於其國至徐州之會則王之號通於天下矣 曰

知錄曰魏世家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稱父惠王為王而孟子書其對惠王無不稱之為王者則非追尊之辭矣司馬子長知其不可通而改之曰君通鑑亦以此改作君何必曰利然孟子之書出於當時不容誤也

上下交征利。周廣業孟子四考曰趙氏注征取也子長約舉孟子文作上下爭利征爭二字為義迥別

不奪不蹙。孫爽孟子音義曰蹙一蹙切又於蹙切鹽鐵論地廣章曰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二句。鹽鐵論取下章引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義而後其君也略三字 三國志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二

陳思王植疏曰未有義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上下易置 宋書禮志載晉王導疏引此文亦略上句者也二字

王亦曰節。疏曰一說此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為是而以己言為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舊

唐書裴請傳引孟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 按通鑑述此章文於未有義而後其君下約識之云

王曰善蓋從疏中後一說

顧鴻鴈麋鹿。楊時荊州語錄述文麋作麋

雖有此不樂也。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詩云經始靈臺節。賈誼新書君道篇詩曰經始靈臺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近規之民裹糶而至弗趨而疾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謂其周曰靈囿謂其沼曰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鹿攸伏麋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

按此即潤色孟子為文賈子書中多有之後錄見其生憂民之憂舜人也西子蒙不潔諸條可互參詩辭少經之管之四字疑傳寫脫漏

王在靈囿。毛詩音義曰囿音又徐氏于目反

白鳥鶴鶴。大雅鶴作鷖 孟子音義張鎰云詩本作鷖鷖戶角切古字假借今依詩本音 說文解字引詩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三

亦作鷖鷖 賈子新書禮篇君道篇各引此詩俱作鷖鷖 何晏景福殿賦雉雉白鳥文選注曰雉與鷖同讀四書叢說曰禽名之鶴音涸在鐸韻鶴鶴之鶴音學在覺韻

按鶴疑雉之形似譌說文雉鳥之白也胡沃切於物魚躍。音義曰物丁公著本作物

按史記股本紀充勿宮室司馬相如傳充勿其中者不可勝紀勿皆與物通今通志堂所刻孟子音義云

丁本物作仍仍必誤字僭為改正

而民歡樂之。音義曰本亦作勸樂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音義曰害如字張音曷 尙

書害作曷女作汝借作皆古文皆日害也子及女皆凶
害女字與孟子同

按趙氏章句云日乙卯日也害大也湯言是日桀當
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集註不同乃別用孔氏尙
書傳及裴細史記解所引尙書大傳

填然鼓之。字鑑曰說文鐘鼓鼓字从支孟子填然鼓
之之鼓从支支音撲

不違農時六句。鹽鐵論通有章引孟子曰不違農時
穀不可勝食蠶麻以時布帛不可勝衣也斧斤以時入
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 荀子王制

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四

姓有餘食也網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
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
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按逸周書大聚解云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
以成草木之長夏三月川澤不入網罟以成魚鼈之
長且以并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則有生而不失
其宜孟荀之言並本於此

數罟不入洿池。音義曰數七欲切丁張音朔 太平
御覽水部述孟子洿字作汙

養生喪死無憾二句。歐陽文忠公集原弊論引孟子
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

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周禮遂人注曰廬孟子所云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桑下有麻字 又載師疏曰

注云廬無穀者孟子云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麻是也云
古之宅必樹者即孟子桑麻是也閭師疏亦曰庶人五
畝之宅樹以桑麻 梁書張充與王儉書有五畝之宅

樹以桑麻句 沈隱侯集究竟慈悲論引五畝之宅六
句稱孟子爲外典 路史皇覃氏論引文樹諱作蔣

樂城集河南府進士策問引文樹諱作植
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周禮載師注引孟子則五十者
可以衣帛上有則字下無矣字

七十者可以食肉矣。毛詩小雅無羊正義引孟子曰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五

七十者可以食雞豚
可以無饑矣。戴震訂舊趙注本注疏本宋刻九經本
賈三復石經本饑字俱作飢下黎民不饑做此 張枋

孟子說蔡謨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纂箋
四書通諸本俱共下饑字作飢
按字書饑在八微居依切訓穀不熟飢在六脂居夷
切訓餓也音義皆不同此文應如各舊本爲飢下齊

桓章重見此一段自屬飢字不誤
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禮記王制斑白者不提挈
方氏解義曰孟子言不負戴蓋負以背而戴以頂提挈
則一以手而已其言互相備 又祭義斑白者不以其

任行乎道路亦以頒為斑 事文類聚續集述孟子文
作斑白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八句。鹽鐵論水旱章引孟子
曰野有餓殍不知收也狗彘食人食不知檢也為民父
母民饑而死則曰非我也歲也何異乎以刃殺人則曰
非我也兵也 漢書食貨志贊曰孟子亦非狗彘食人
食而不知斂野有餓莩而不知發 管子國畜篇歲適
美則市糶無與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金十鎰
而道有餓民故人君斂之以輕散之以重 鶴林玉露
曰孟子云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檢字一本作斂蓋狗
彘食人食粒米狼戾之歲也法當斂之塗有餓莩凶歲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六

也法當發之 孟子集疏曰常平蓋古法孟子言狗彘
食人食而不知檢班氏食貨志檢作斂是也夫豐歲不
斂饑歲不發豈所謂常平乎周官司稼視年之上下出
斂法正謂此耳 陸宣公奏議云犬彘厭人之食而不
知檢 冊府元龜邦計部小序引孟子亦作犬彘
塗有餓莩而不知發。音義曰莩皮表切或作莩或作
殍皆同丁氏音莩 後漢書仲長統傳注引文莩字作
殍 四書纂箋曰廣韻四紙殍注音圮草木枯落也三
十小殍注餓死曰殍亦作莩十虞莩注音敷亦曰餓死
皆一義也 字鑑曰莩从爰漢書塗有餓莩孟子亦常
作塗有餓莩莩與莩不同莩音孚說文草也毛晃云凡

餓莩落字今从孚者蓋爰變為孚信之孚傳寫誤爾
按漢書音義莩讀藁有梅之藁顏師古謂與殍同白
居易詩俱化為餓殍則以叶入虞韻蓋殍亦有孚音
而莩字未聞其讀藁也

刺人而殺之。音義曰刺七亦切又七四切
以刃與政三節。馬總意林錄孟子孟子謂惠王曰虐
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
餓莩此謂率獸食人且人惡之況虐政乎
庖有肥肉四句。新序雜事篇庖有肥魚廐有肥馬民
有饑色 鹽鐵論園池章語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
有肥馬路有餒人 古文苑揚雄太僕箴曰孟子蓋惡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七

夫廐有肥馬而野有餓殍鮑彪注殆方九反 太平御
覽述孟子曰廐有肥馬途有餓殍是率獸而食人也略
二語 漢書王吉傳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大豬所
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太肥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
當若是乎毛奇齡曰此借孟子語疏而為言
始作俑者三句。禮記檀弓孔子謂為俑者不仁不殆
於用人乎哉 文子微明篇魯以俑人葬而孔子嘆見
其所始即知其所終 羅莘路史注引韓愈曰俑當作
踊言刑繁則踊貴踊象人足而用之
及寡人之身段。史記魏世家鄒衍淳于髡孟軻至梁
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

空虛以羞先君宗廟社稷寡人甚醜之與不遠千里辱幸至敝邑邑之廷將何以利吾國 史記辨惑曰孟子初見梁惠王王泛問利國之說他日又以挫衄於鄰國之故求所以洒其恥者分明是兩節而魏世家云云文辭繆亂矣

東敗於齊長子死焉。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爲上將軍與齊人戰敗於馬陵齊虜太子申

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商君傳魏鞅伏甲士而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徙都大梁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八

南辱於楚。集註考證曰周顯王十年楚伐魏扶白馬之口以水長垣之外十六年楚景舍取魏睢澁之間此所謂南辱於楚歟若昭陽伐魏敗魏師於襄陵取八邑則在梁惠王後十二年當顯王四十六年距孟子初見梁惠凡十四年矣

願比死者一洒之。山井鼎孟子考文曰古本一字作壹 宋刻本作壹 四書辨疑曰比當讀爲上聲比猶比方倣倣之也蓋將不顧其生願倣前之戰死者與敵決戰而雪其恥也 深耕易耨。音義曰耨奴豆切字亦作蓐音同 五經文字曰耨从木經典相承从耒久故不可改

高誘注曰春秋樂成爲引聖之而不似人君

仁者無敵。黃石公上略引古軍讖曰賢者所過其前無敵

孟子見梁襄王。讀書敏求記曰孟子見梁惠王見梁襄王並當與暴見於王他日見於王同音現宣公前一見字無音學者相承如字讀非也

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周益公文集蕭之敏墓志引孟子嗜字作者

沛然下雨。音義曰沛字亦作霈 初學記天類雨類兩述此文皆作霈字

則苗浥然興之矣二句。說苑復恩篇曰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草興起莫之能禦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九

民歸之由水之就下。音義曰由與猶同古字通用宋九經本由作如 增修韻略引孟子民之歸仁也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誤兼雜婁篇文爲一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八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齊宣王問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者未之聞也臣聞王坐堂上有牽牛過者王問之對曰將以爨鐘王曰吾不忍其斃觶而就死以羊易之是見牛未見羊此乃仁術足以王矣

按此斷章之言苟足明事而已故不與本同 無以則王乎。集註曰以已通用 四書辨疑曰以王當各從本字無以無以言也桓文之事既無以言則言

王道可乎 慈湖家記曰孟子凡與齊宣王言王皆如字耳後儒讀者多轉為去聲非也

按象文以已形相似史越世家越以服為臣漢張良傳羽翼以就皆以以為已荀子非相篇人之所以為人者何已也則又以已為以後篇木若以美然不以急乎不以泰乎皆以已通用例觀之辨疑說似難信以羊易之。杜夷幽求曰齊宣見屠宰羊哀其無罪以豕代之 太平御覽引唐書高宗狩於陸渾晚次御營望見大官烹宰供膳謂侍中許圍師曰彼羊無罪就戮今欲以死獸易之可乎圍師對曰昔宋文侯見人欲將牛羹鐘因曰吾觀此牛穀餼無罪而就死也乃不爨鐘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十

陛下取已死之鹿代欲剖之羊則堯舜之用心也

君子之於禽獸也六句。賈子新書禮篇曰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故遠庖厨仁之至也 大戴禮保傅篇曰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南齊書竟陵文宣王子良諫射雉疏引禮云聞其聲不食其肉見其生不忍其死

按大戴保傅篇即自賈子採錄而篇置不同文亦小異蕭子良引稱為禮以其已入大戴書故矣而賈氏原書何亦稱為禮也君子遠庖厨本禮玉藻文孟子述之故加有是以二字賈氏或因此一語遂并全段

皆億為禮耶

子付度之。毛詩音義曰付本又作寸同七損反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後漢書張皓王龔傳注引作而不能加於百姓者何

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節。後漢書注引孟子曰王曰不能不為二者謂何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王能乎王曰不能為長者折枝王能乎曰不能也孟子曰夫挾泰山以超北海是實不能不可彊也為長者折枝甚易而王不為非不能也

按此亦張皓王龔傳注所引與孟子本經大殊鄧暉傳注復引此節文却與本經無異一人一書各出如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十一 是可見唐時孟子本視他經為尤錯雜

挾太山以超北海。音義曰超或作趨 後漢書馮衍傳張王等傳兩注皆引文太字作泰 墨子兼愛篇挾

太山以超江河生民以來未嘗有也 為長者折枝。陸筠翼孟音解以折枝為磬折腰肢

四書辨疑曰舊說案摩手節此以枝為肢體之肢字義本是然事却迂僻不可取為長者屈折肢體止是卑幼常用易行之禮貌耳如斂手屈膝折腰之類說者宜云枝與肢通 四書質疑曰折枝或扶杖二字之訛篆文折枝與扶杖適相類

老吾老四句。後漢紀孝安帝紀陳忠疏曰孟子有言

說苑有共字元時本所有
作所為

老以及老幼以及幼天下可運於掌 晉書段灼傳引
孟子曰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以及人之幼亦無句首
老幼字 晁迥客語引孟子於老吾老上雜入中庸仁
者人也四句

天下可運於掌。意林錄孟子曰敬老愛幼推心於民
天下運掌中也下便接故推恩二句 後漢書注引孟
子天下可運諸掌何為不能加於百姓乎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四句。說苑貴德篇引孟子曰推
恩足以及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人所以大過
人者無他焉善推所有而已

以若所為三句。後漢書劉元傳注孟子對梁惠王曰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三

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本求魚也誤齊宣為梁惠
弱固不可以敵彊。宋高宗石經彊字作強

蓋亦反其本矣。石渠意見補缺曰蓋當盍字之誤
物觀孟子考文補遺曰足利本蓋作盍

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宋人讀書偶見引孟子曰無恆
產者無恆心無恆產而有恆心惟士為能
放辟邪侈。音義曰侈丁本作移

是罔民也。音義曰丁作司民
按移與司義無可解丁本有然謂必丁氏偶誤而後
篇答滕文公問辭音義亦云侈諸本作移罔或本作
司則二字誤不獨丁氏一本且不獨此篇一處矣

必使仰足以事父母。後漢紀馬融曰古之足民仰足
以養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則盍反其本矣。古今韻會曰盍或作蓋孟子則蓋反
其本矣 洪武正韻亦引孟子則蓋反其本矣 字義
總略曰盍盍二字古通用今以則蓋反其本矣妄改作
盍誤

按蓋與盍未應通用以語氣玩之上云蓋亦猶帶疑
辭此云則盍乃是決辭一層鞭進一層用字各有意
義未可輕信近代字書漫為移易

樹之以桑。宋石經樹諱作植
可以衣帛矣。荀子大略篇注引文矣作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三 孟子梁惠王上 三
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荀子注引作無失其時
按彼注引下文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與前章數口
無饑文異故以斷屬此章

蘭谿葉維熊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梁惠王下

王語暴以好樂。捫蝨新語曰樂當如悅樂之樂而世讀為禮樂之樂誤矣莊暴此章惟鼓樂讀如字其他獨樂樂與眾樂樂亦悅樂之樂也不然方言禮樂而又及田獵夫乃非類乎

王嘗語莊子以好樂。四書釋地續曰莊暴齊臣君前臣名禮也暴對孟子猶三稱名而孟子于王前不一斥其名而曰莊子此為記者之誤

由古之樂也。孟子考文曰古本由作猶 宋石經舊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一

趙注本俱作猶古之樂 四書釋地三續曰或問子解今之樂由古之樂為歡樂之樂但古之樂三字別未見曰左傳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非歟

獨樂樂與人樂樂。石渠意見曰以為上樂字當音洛似乎有理不知集註如何將下樂字音作洛 閻若璩潛邱劄記曰陳善說此樂字皆當為悅樂之樂真通人之言也郝氏孟子解亦云樂樂猶云樂其樂上樂謂好

下樂謂所樂之事也至所樂之事即下文鼓樂其一也田獵又其一也 儀禮鄉射禮請以樂樂於賓音義曰

下樂音洛又皆如字 黃石公兵略君人者作樂以宣之使不失其和有德之君以樂樂民無德之君以樂樂

身 後漢書臧宮傳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 晏子春秋雜上篇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內自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

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也說苑載晏子語同按朱子依舊注讀上樂如字儀禮兵略均堪為證左

陳氏欲讀諸樂字盡為悅樂觀晏子春秋及後漢書亦不為無因舊注所倚既屬有經傳大典其他子史中依稀之說終恐難為據

不若與人。司馬溫公集獨樂園記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如與眾樂樂俱合問答為一聞王鐘鼓之聲。宋石經宋刻本鐘字俱作鍾下做此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二

百姓聞王車馬之音前段。困學紀聞曰陳蕃諫校獵曰齊景公欲觀于海放乎琅邪晏子為陳百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此以孟子

二章為一事 吾王之好田獵。毛詩盧令正義引文無之字又以通段俱孟子謂梁惠王辭

今王鼓樂於此。後漢書馬融傳注引文王下有頗字何以能田獵也。盧令正義引無以字

今王與百姓同樂。馬融傳注引文同下有其字 文王之圖方七十里。漢書揚雄傳羽獵賦曰文王圖百里民尚以為小齊宣王圖四十里民以為大 後漢

書楊賜傳亦云昔文王之囿百里

於傳有之。毛詩靈臺正義引孟子作書傳有之。文

選羽獵賦注引無於傳二字

若是其大乎。太平御覽述作何其大也

方四十里。穀梁傳成公十八年疏孟子稱文王囿七

十里寡人三十里。後漢書楊賜傳任芝樂松等曰昔

文王之囿百里人以為小齊宣五里人以為大注曰孟

子齊宣王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人猶以為小寡人之

囿方四十里人猶以為大此云文王百里齊宣五里與

孟子不同也。後漢紀樂松曰昔齊宣王囿五十里

按疏引傳云天子之囿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樂想王下 三

十里小國二十里所云傳者未實明為何書靈臺詩

毛傳但有天子囿百里諸侯四十里二語惟周禮敘

官闢人疏引白虎通與此疏引傳文正同而今所有

白虎通亦未見公羊傳注說囿處則云公侯十里伯

七里子男五里究論之似當以十里七里五里為是

蓋準天子囿俱十分域中地之一也若大國當有囿

四十里則民不為大矣詩正義謂百里四十里是解

正禮乃偏袒毛傳之過

芻蕘者往焉二句。世說新語政事門注引全章文無

雉兔者一句。文選上林賦注引作芻蕘者往也雉兔

者往也。太平御覽苑囿門并作芻蕘雉兔者往焉

與民同之二句。後漢書楊震傳注引上民作人下民

作猶。漢三輔黃圖苑囿卷引作與民同其利也

臣始至於境二句。禮記曲禮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

俗集註引禮作入國而問禁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世說新語注引作是以

四十里為界國中。太平御覽作是以四十里為界

也。劉逵三都賦注引亦無方字

民以為大。文選注民作人

按章懷李善等改民為人皆以避唐太宗諱今本往

往于一段文中人民字雜出並見此蓋由唐以後傳

刻追復而復之有所未盡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樂想王下 四

為能以大事小。集註考證曰小事大字小春秋左

氏傳凡兩出孟子並作事而集註解事小為字者本古

語也。陳后山集擬御試武舉策仁者能以大事小樂

天者也智者能以小事大畏天者也合下節為一辭

文王事昆夷。舊文昆為混孫氏音義曰混丁音昆

宋石經為混。增修韻略引孟子文王事混夷。疏曰

詩箋云文王伐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初事之卒

不免故伐之也

故太王事獯鬻。趙勝吳越春秋古公積德行義為狄

人所慕薰鬻戎妬而伐之注曰薰鬻孟子作獯鬻史記

作薰育漢書匈奴傳作葷粥音同

寡人好勇。新序以此合後章好色為一段語有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等文詳著于後 太平御覽以寡人有疾寡人好勇為梁惠王言

王赫斯怒。毛詩音義曰斯毛如字鄭音賜盡也

以遏徂莒。大雅以按徂旅音義曰按本又作遏 孟子疏曰莒旅不同者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

以篤周祜。詩正義本篤下有于字 顧氏九經誤字曰詩以篤于周祜石經監本同今本或無于字

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說文繫傳通論篇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孟子曰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武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五 王怒不為暴退而整其旅故能安天下民也

按武王必文王訛而申言仍作武王恐難歸咎傳寫天降下民七句。泰誓降作佑惟曰其助作惟其克相

寵之作寵綏無惟我在三字天下曷敢作予曷敢古文矣佑丁民進出而進出帝惟丁帝電媛三亡大

舉亡舉予害敵大越手忠 疏曰趙注以其助上帝寵之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 困學紀聞曰趙氏不見古

文尙書故以寵之斷句 饒雙峰講義曰書言寵綏四方指君而言孟子寵之四方指天而言書之有罪無罪

指紂而言孟子有罪無罪指諸侯而言書之越厥志指已而言孟子越厥志指民而言 讀四書叢說曰集註

謂所引與今書文小異朱子隨孟子解故義亦小異蓋古者以竹簡寫書簡冊煩重非如今以紙刷印易辦古人多是以口相傳故古書所引多有不同者

一人衡行於天下。音義曰衡丁氏音橫云詳注意卽依字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太平御覽述孟子曰武王一勇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勇而安天下之民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曰齊雪宮故址在臨淄縣晏子春秋所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

按今晏子春秋無此語當因下文述晏子事遂訛孟子為晏子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六 有人不得。趙岐章句曰有人不得人有不得其志也

作一句讀 十一經問對曰有字是句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是句或曰有人當作人有 韓昌黎集送齊歸下

第序吾觀于人有不得志則非其上者衆矣讀作人有樂民之樂者節。文子精誠篇夫憂民之憂者民亦憂

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故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賈子新書禮篇夫憂民之憂

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俱以憂句處樂句前 三國志注曹罔六代論曰與人共其樂者人

必憂其憂 太平御覽人事部樂憂二門並述孟子樂人之樂人亦樂其樂憂人之憂人亦憂其憂

按民字爲唐代所諱御覽編于宋太平興國時其諱已革若此類之民字作人或由其原據經本如此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五節。晏子春秋問下篇景公出遊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遊海而南至於琅琊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遊晏子再拜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遊秋省實而助不給者謂之豫夏諺曰吾君不遊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食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之亡古者聖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下

七

王無流連之遊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公學之粟籍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民者三千鐘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賑贍然後歸也管子戒篇威公將東遊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琊司馬曰亦先王之遊也何謂也對曰先王之遊也春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夫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王有游夕之業於人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曰寶法也洪邁容齋三筆曰管晏二子之語一何相似豈非傳記所載容有相犯乎

按管晏二書俱有後人附託或反從孟子襲入之歟

上條文子之言恐亦如是

吾欲觀於轉附朝舞。疏曰據梁時顧野王釋云澠水名出南陽恐誤澠爲澠。太平寰宇記轉附在萊州掖縣左思齊都賦曰轉附朝舞循海而南也附字作附。陳公謂曰吾欲遊轉附朝舞循海而南也附字作附。陳士元孟子雜記曰朝如朝夕之朝衛有朝歌齊有朝舞皆以俗好嬉游故名其地

比於先王觀也。音義曰觀丁音貫亦如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段。左傳莊公二十一年正義引孟子諸侯朝天子曰述職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守者守也越述職句于巡狩前而述職者二句略去巡狩者二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下

八

句變文。虞世南北堂書抄引孟子朝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二句。說苑修文篇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

吾王不遊四句。文選東京賦注引晏子曰吾王不遊吾曷以休吾王不豫吾曷以助

按此與今本晏子又略不同寰宇記所引轉附朝舞循海而南亦然蓋百家之書尤多竄易

一遊一豫。左傳昭公二年季氏有嘉樹韓宣子譽之服虔注曰譽遊也宣子遊其樹下夏諺曰一遊一譽爲諸侯度

昭昭皆說。音義曰昭古縣切字亦作謂

按廣韻明與涓獨同紐音義古縣切者縣實懸之本字其加心者俗作州縣者借也朱子集註仍音古縣今或泥認州縣字讀明去聲非

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蘇軾書傳伊訓篇引孟子從流上而忘反謂之游

樂酒無厭謂之亡。翼孟音解讀樂酒若樂山樂水太平御覽述文亡作忘

按音義丁公著音兩厭字俱一兼切厭當讀平聲惟君所行也。宋石經脫行字

蓋徵招角招是也。翼孟音解以招為韶人皆謂我毀明堂。魏書賈思伯明堂議引孟子云齊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九

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

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關譏而不征林麓川澤以時入而不禁正義曰此

夏殷法周則有關門之征 孟子疏曰周禮司關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屬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春棗此而

推之則關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

耳故孟子于宣王之一時亦以此引之以救弊矣罪人不孥。漢書景帝詔述文孥作帑

老而無妻曰鰥八句。禮記王制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下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周

謂禮記解曰孟子言鰥寡獨孤為序何也常餼多寡有獨矜寡為序禮運以矜寡獨孤為序何也常餼多寡有二等故王制以重者先之禮運以輕者先之也就二等

之中則矜于寡為重獨于孤為輕蓋孟子言幼而無父則孤為重作記者言少而無父則孤為輕 尚書大傳

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幼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

此皆天下之至悲哀而無告者故聖王在上君子在位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十

必先施此使無失職 周書大聚解老弱疾病孤子寡獨惟政所先 管子輕重揆度篇匹夫為鰥匹婦為寡

老而無子者為獨死者上必葬之又輕重已篇民生而無父母謂之孤子無妻無子謂之老鰥無夫無子謂之

老寡此三人者皆就官而食 哀此鰥獨。小雅鰥作俦 宋石經孟子作勞 楚辭

章句引詩作勞 後漢書章帝詔引經曰惠此鰥獨乃積乃倉乃裹餼糧。音義本餼字作糗 大雅乃俱

作迺 毛詩音義曰餼字或作糗糧本亦作糗 集註考證曰積當作子賜反 干寶晉紀總論文選招隱詩

注俱引詩餼字作糗

按詩正文積字無音于毛傳音之曰子智反正文下當是偶傳脫也孟子音義集註亦俱不著音蓋承詩音義而未檢及于傳金氏檢傳補之甚是

思哉用光。大雅哉作輯

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糶也。宋刻本舊趙注本裹糧皆作裹囊。史記周紀公劉自漆沮渡渭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鹽鐵論取下章公劉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太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寡人好色。新序雜事篇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太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十一

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太王愛厥妃出入必與偕當是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戰國策王斗見齊宣王曰昔先君桓公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

按新序不惟合前章異云梁惠王謂孟子亦異

古公亶父。孟子考文曰古本父作甫。舊趙注本作甫

甫。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皆作甫

率西水滸。晉紀總論引詩率字作帥

聿來胥宇。新序作相宇

內無怨女二句。詩邶風雄雉正義引書傳曰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下易置

有世臣之謂也。文選別賦注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臣非但見其高大樹木也為有累世修德之臣也後二語蓋章句文

左右皆曰賢。宋史鄒浩傳引孟子左右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又左右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俱省二為一按陳古靈文集策問有云孟子戒時君以三慎用人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十三

孟子別無三慎文蓋即用此趙氏總注而略失其意左右皆曰可殺節。舊唐書崔元亮傳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遞寘于法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太平御覽刑法部述作而後賊仁者謂之賊節。詩大雅民勞正義引孟子賊仁曰賊賊義曰殘。說苑指武篇武王問周公曰諸侯攻天子勝之有道乎公曰臣聞之攻禮者為賊攻義者為殘

失其民為匹夫王攻失其民者何天子乎聞誅一夫紂矣。俞文豹吹劍錄引作獨夫

未聞弑君也。孟子考文曰足利本君上有其字。文

七本竹簡是王宮是章惟

選檄吳將校部曲注引孟子有其字

孟子見齊宣王曰。注疏本宋石經本考文本見皆作

謂。後漢書劉元傳注引此節文作謂齊宣王

為巨室。呂氏恃君覽齊宣王為太室大益百畝堂上

三百戶以齊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

按孟子巨室之言疑即觀斯而發又戰國策王斗謂

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使人

為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為能之也今王

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疑

即影脫孟子下一節言以屬王斗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戰國燕策蘇秦之在燕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七

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秦死齊宣王復用

蘇代代為齊使燕燕王問宣王何如對曰必不霸不信

其臣代欲以激燕王以厚子之也于是燕王大信子之

子之遺蘇代百金聽其所使毛鹿壽說燕王以國讓子

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三年燕國

大亂儲子謂齊宣王因而仆之破燕必矣宣王令人說

太子平太子因數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官攻子之不

克反攻太子平構難數月百姓離意齊宣王因令章子

將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燕士卒不戰城門

不閉燕王噲死齊大勝燕吳師道補註曰通鑑大事記

齊伐燕在赧王元年正宣王時事策與孟子合甚明

資治通鑑周赧王元年齊王令章子伐燕王問孟子云

云不聽已而燕人畔是歲齊宣王薨子湣王立 史記

燕世家燕國大亂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

矣王因令章子伐燕 古史孟子傳齊湣王因燕噲之

亂伐而克之諸侯謀救燕孟子勸湣王反其耄倪云云

又田敬仲世家燕世家俱言湣王伐燕自註曰史記言

孟子勸齊伐燕是不考孟子也而孟子稱齊宣王伐燕

亦失之矣 朱子或問曰問伐燕之事孟子以為宣王

史記荀子以為湣王而司馬溫公通鑑從孟子蘇氏古

史從史記荀子孰為得耶曰此無他可考問孟子必不

誤耶曰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為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七

宣王耳溫公通鑑中自移了十年據史記湣王十年伐

燕今溫公信孟子改為宣王遂硬移進前十年 又文

集答曹子野曰史記以為湣王却是考他源流來通鑑

只是憑信孟子溫公平日不喜孟子到此却又信之不

知其意如何張敬夫說通鑑有未盡處似此一節似亦

是可疑 輔廣孟子答問曰伐燕實是湣王時事恐是

後世傳寫誤以湣作宣耳 黃氏日抄曰史記齊伐燕

有二事齊宣王先嘗伐燕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

因燕喪伐之取十城是即梁惠王篇所載問答稱齊宣

王者也此一事也稱宣王者孟子作書于宣王已歿之

後故以謚稱而趙岐注亦稱齊宣王是也齊湣王後又

伐燕燕王噲以燕與子之齊伐燕下七十城是即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歟者也此又一事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止稱王者作孟子時湣王尚在未有諡之可稱趙注亦止稱王是也孟子書自公孫丑篇後凡涉齊事皆止稱王陳賈作周公未盡仁智論終章止說齊王不應亦指伐噲為齊宣王事 集註考證曰史記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乃齊宣王之七年明年魏惠王卒襄王立齊宣王十九年卒湣王立燕噲之七年乃湣王之十年表但書噲子之皆死而並不言齊伐燕齊世家亦不及伐燕事年表世家兩無明文而孟子乃為最詳其次詳見戰國策云云此溫公通鑑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五

所據以系之宣王者也但年表以齊威王立三十六年宣王立十九年湣王立四十年通鑑則下減湣王之十年上益威王之十年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之事朱文公云移此十年考異亦無他據按溫公考異于此時之年大抵以竹書為正而不盡從年表竹書魏惠王之三十六年未卒明年稱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呂文成謂竹書紀前代事雖多訛謬然其書戰國時必可信也況是魏國之史其書魏國之年必實于史記年表矣年表于魏年既誤則其于齊年安得盡無所誤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也謂為湣王者荀卿所聞也史遷又所傳聞者也安得以後世傳聞之辭而反疑孟子所見之辭乎

且溫公固疑孟子者通鑑尙取孟子為正文公尊孟子者序說及集註反取荀子史記而疑孟子為差雖曰疑以傳疑而後人將以為實且益資非孟子之據矣故伐燕之事雖微戰國策亦當一以孟子為是況又有戰國策之可據乎或曰荀卿事齊宣王三為祭酒宣王伐燕即薨荀卿為宣王諱過見湣王之不善故以伐燕歸之文公嘗謂孟子弟子為孟子諱故以湣王為宣王愚亦謂荀卿為宣王諱故以伐燕為湣王 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史記燕世家載噲初立有齊宣王復用蘇代之文是噲與宣王同時與孟子合而與六國表異通鑑從孟子不從史記是矣但繫伐燕事于宣王二十九年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六

當報王元年丁未余謂此時孟子去齊已久安得見其取之與復叛也且以宣王為卒是年于是上增威王十年下減湣王十年紛紛遷就湊合不過欲以伐燕事屬諸宣王以信孟子耳然與屈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為尤信孟子乎何則六國表燕王噲五年乙巳讓國與子之當湣王八年七年丁未噲及子之死當湣王十年後二年燕立太子平是為昭王當湣王十二年若移此五年事置于宣王十九年丁酉以前以合孟子游齊之歲月則國策載儲子謂宣王宜仆燕而儲子正為相也王令章子將五都兵伐燕而章子正與遊者也三十日而舉燕國即五旬舉之之謂五偶誤

為三也種種皆合安得起文正于九原而面告之

按孟子于去齊日追溯其始曰於崇吾得見王王亦追憶之曰得侍同朝甚喜明孟子去日之齊王即初至日之齊王也孟子曰王猶足用為善明宣王可當之潛王不能當也然則孟子在齊所事始終一宣王耳安得有潛王事入于孟子書哉先儒乃舍本經明文漫信子史即子史亦未細究而堅斷伐燕者必是潛王今考荀子惟王霸篇云齊閔南足破楚西足誅秦北足敗燕中足舉宋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注云閔潛同此外無及齊潛王處則荀但言敗燕而已並未言因何事敗之七雄時攻戰不息潛王四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七

十年中寧別無敗燕事齊策言司馬穰苴為齊閔王却燕晉便足當之矣荀卿此語殊不足印證孟子明言潛王伐燕曾獨一史記耳朱子言史記却考他源流來所謂源流者即荀子耶抑別有一書耶史遷于戰國時事大抵多源國策國策之書其言雖多掉闕縱橫之言其事則皆親見直書之事伐燕始末紀錄甚詳不若荀子之彷彿一語遷作燕世家前後悉襲其成文而惟以一宣字改潛此其故要以與己年表乖違有心遷就救護之耳溫公移下宣王十年未嘗不是遷就然有孟子書可尊信得以無譏史遷不考孟子冒昧改易直謂之譌謬可矣朱子乃專信之反

以讓溫公信孟之未是遂并疑孟子之見事不明孟氏門人之徇私曲諱大儒之言不敢妄論而蓄疑莫質後學未自安焉或人之問朱子雖荀卿彷彿一辭猶舉及之獨于國策之始末詳明者反置弗道朱子答或人竟云無他可考豈朱子以短長之書不足寓目故未之一檢耶金氏謂荀卿為宣王諱似亦未考苟書其云雖微國策一當以孟子為信況又有國策之可據實千古定論也黃氏巧為調人祇曲說得一宣字通于此兩章文轉令盡不可通何者易王初立未見設施不當云燕虐其民民避水火齊所取僅十城不當云今又倍地現有易王為君不當云謀燕衆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七

而置君捉襟而肘見納屨而踵決其黃氏之謂乎閔氏欲移燕年從齊未嘗不可而同一遷就似不必更多此舉或謂寡人勿取。資治通鑑述文勿取下有燕字五旬而舉之。戰國齊策田臣思曰子噲與子之國百姓不戴諸侯不與是天以燕賜我也王曰善起兵攻燕三十日而舉燕國吳師道註曰此齊宣王所謂五旬而舉之者大事記改三為五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史記燕世家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此語與孟子不同 戰國策亦錄此語吳註曰使無孟子之書則

人將謂此言之信乎要之聖賢決無是事也

湯一征自葛始節。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古文夷字作厃怨字作邠後字作遂來字作徠 集註考證曰孟子引多天下信之一句其餘文中多者六字異者四字民望之至民大悅七句孟子自言故集註云兩引書 初學記述此節文自葛始始作載民望之民作人 文選沈約樂遊苑詩任助勸進賤二注俱引孟子湯始征自葛

東面而征西夷怨三句。荀子王制篇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楊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九

注但引湯事為證 後漢書班固奏記古者周公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為而後已

按公羊僖公四年傳已云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蓋本詩周公東征四國是皇而以意言其歸王朝為西征也苟卿以奚為後我語牽入之且兼言南征北怨兩聖兩事遂若不可復析

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太平御覽天部述文作人望之 五經文字曰霓五結反又五兮反

歸市者不止二句。呂氏慎大覽湯立為天子夏民大悅朝不易位農不去疇商不變肆

誅其罪而弔其民三句。大戴禮主言篇孔子曰明主之

所征必道之所廢也彼廢道而不行然後誅其君致弔其民故曰明主之征也猶時雨也則民說矣

按如大戴禮及呂覽此數句恐亦非孟子自言

後我后。宋石經後字作倭

王往而征之。文選孔融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而王征之

鄒與魯闕。音義曰闕張胡弄切云闕聲從門下者下降切義與巷同此字從門與門不同丁又胡降切 宋石經孟子集疏四書纂箋皆從門作闕 別雅曰闕闕

本非一字而形聲相近字書往往譌錯不清廣韻絳部闕音同巷而注引說文闕也又引孟子鄒與魯闕易門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十

為門正韻闕字註又引揚子一闕之市易門為門令讀者莫知適從

按說文闕字下解云闕也引孟子此語為證而其音為下降切丁公著讀此亦作胡降則雖從門之字自有巷音又廣韻云凡從門者今與門戶字同則二字直可通用矣此章言鄒君臣不能愛民民亦不愛其上而賈誼新書有云鄒穆公自刻以廣民親賢以定國親民如子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以鄒子之

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于鄒者士民鄉方而道

哭抱手而憂行期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入福往

者福來與孟子言事適相反而愛出愛入亦與出爾
反爾之語相直豈穆公自奉孟子之教大自省悟力
行仁政乃得民之親愛有如是耶

效死而民弗去。四書辨疑曰民字本衍宜準下章效
死勿去為正

齊人將築薛。戰國策靖郭君將城薛齊人有以三言
諫者乃輟城高誘注曰靖郭君齊威王子

昔者大王居邠。日知錄曰唐書言邠州故作幽開元
十三年以字類幽故改為邠今惟孟子書用邠字蓋唐
以後傳錄之變也

按說文邠字下云周太王國重文作邠是邠實古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三

漢書匡衡疏太王躬仁邠國貴怨已用之師古注曰
邠即今幽州師古尙在開元前得云傳錄變乎

為可繼也。文選難蜀父老注引無也字

疆為善而已矣。舊趙注本疆字作強注文以平聲讀
昔者大王居邠後段。毛詩大雅綿篇傳古公處幽狄

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
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

所欲吾土地吾聞之君子不以其所養人而害人二三
子何患無君去之踰梁山邑乎岐山之下幽人曰仁人

之君不可失也從之如歸市 家語好生篇與毛詩傳
略同 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

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
狄人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
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

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
因杖策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于岐山之下

呂氏春秋開春論淮南子道應訓俱與莊子略同 書
大傳略說狄人將攻大王亶甫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

何欲耆老對曰欲得菽粟財貨大王曰與之每與之至
無而攻不止大王贅其耆老而問之曰狄人又何欲乎

耆老對曰欲君之土地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
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

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吾
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也遂策杖而去過梁山邑岐山

國人之束修奔走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戶
之邑 孔叢子居衛篇與書大傳略說略同 吳越春

秋大伯傳古公為狄人所慕薰育戎妬而伐之古公事
之以犬馬牛羊其伐不止事之以皮幣金玉重寶而亦

伐之不止古公問何所欲曰欲其土地古公曰君子不
以養害所養國所以亡也而為身害吾所不居也古

公乃杖策去邠踰梁山而處岐周邠人父子兄弟相帥
負老攜幼揭金甌而歸古公 說苑至仁篇太王有至

仁之恩不忍戰其百姓故事勳育戎氏以犬馬珍幣而

伐不止問其所欲者曰土地也于是屬其羣臣耆老而告之曰土地者所以養人也不以所以養而害其養也吾將去之遂居岐山之下邠人負幼扶老從之如歸父母 毛詩正義曰莊子呂氏春秋書傳略說與此傳大意皆同此言不得免焉略說云每與之不止呂氏春秋云不受異人別說故不同耳此言犬馬略說言菽粟明國中所有莫不與之故鄭于稷起及易注皆云事之以牛羊明當時亦與之 史記孟子傳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曰孟子大王去邠是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王謀攻趙與孟子異 劉子新論隨時篇昔秦攻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辱幸敝邑今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圭 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說 按桑柔詩具贅卒荒傳訓贅為屬疏曰謂繫綴而屬之故書大傳述為贅其耆老依此則屬可如字讀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宋刻九經本所下無以字 列子說符篇牛缺謂盜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 鹽鐵論刑德章聞以六畜禽獸養人未聞以所養害人者也 魯平公將出章。風俗通義窮通卷魯平公駕將見孟子嬖人臧倉謂曰何哉君所謂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

為賢乎樂正子曰克告於君君將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之所能也吾不遇於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後漢書馮衍傳注孟子曰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請曰它日君出必命有司所之今已駕矣敢請公曰吾將見孟子倉曰君何以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為賢乎禮義由賢者出孟子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見孟子曰君將來見嬖人有臧倉者沮君是以不來孟子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 劉節廣文選魯平公與齊宣王會于鳧繹山下樂正克備道孟子于平公曰孟子私淑仲尼其德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音 輔世長民其道發政施仁君何不見乎 按後漢趙壹傳注曰孟軻欲見魯平公臧倉譖之此平公欲見孟子豈孟子欲見平公章懷言繆也李師政辨惑論孟軻于魯不憾臧倉之蔽其繆益甚 曰否。音義曰否本亦作不音同 按不實否之本字舊惟方久一切凡經典不俱無音應如字讀方久耳廣韻別入十八尤甫鳩切弗也集韻又入八勿通骨切無也今普天下悉讀通骨習忘其初亦讀書者之一蔽然以萬章篇否不然之言論之似兩字在古先原具兩音此否亦作不而孫氏申其音同亦可見他處之音或自有異

謂棺柳衣衾之美也。注疏本宋石經本柳字作椁。南軒說集編集疏纂箋俱作椁。

嬖人有臧倉者沮君。音義曰沮本亦作阻各隨字讀之。邢昺爾雅疏引無者字。

止或尼之。音義曰尼女乙切丁本作屈云居字。賈

氏石經誤尼為泥。爾雅注引孟子行或尼之疏曰孟子止或尼之此云行或尼之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行止非人所能也。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非人之所能也有之字則文備蓋自南遷之後南方本傳寫差

脫耳。風俗通義引有之字。集疏本宋刻九經本能下俱有為字。事文類聚別集引有為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四 孟子梁惠王下 一

吾之不遇魯侯。論衡刺孟篇引文吾作予。後漢書

趙壹傳注引作余。風俗通義引遇下有於字。

焉能使予不遇哉。李文公集答皇甫湜書引文焉作安哉作乎。

東陽馬家駒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公孫丑上

管仲晏子之功。昭明文選阮嗣宗詠懷詩注引孟子省作管晏之功。

曾西斃然曰。音義曰斃取同。說文解字引孟子曰

曾西斃然。禮記曲禮注引曾子曰吾先子之所畏。

按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於曾子時稱曾申為曾子也。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曾子亦是曾申記述曾子

語獨多未必皆子與子矣。經典序錄云申字子西曾參之子而趙氏以西為曾子孫集註因之王伯厚謂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一

楚闔宜申公子申皆字子西則西為申之字無疑

曾西斃然不悅。音義曰斃丁音勃張音拂。

按音勃為是論語色勃如說文引之勃字為斃

曰管仲。四書辨疑曰自子誠齊人也下連此節皆孟

子言此處不當又有孟子發語之辭曰本衍字無疑

由反手也。音義曰由義當作猶古字借用耳下皆做

此。程伊川子上神宗書引文作猶。

且以文王之德。宋刻九經本無以字。

今言王若易然。孟子雜記曰或讀然屬下文。

按後文云今時則易然也知此然字必不當屬下

猶運之掌也。文選枚乘上書注引孟子曰武丁有天

此條與前條其時之內
有微其子外有膠其
子林子不知何人

下猶反掌也又鮑照升天行注引無之字

紂之去武丁。後漢書班固傳注引無之字

微仲。漢書古今人表作微中

按呂氏春秋仲冬紀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

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紂也中衍蓋即微仲禮

檀弓云微子舍其孫廩而立衍史記謂立微仲是已

膠鬲。音義曰鬲丁隔歷二音 路史夏紀論引此段

文作膠革

相與輔相之。音義曰丁本作輔押押音甲義與夾同

一民莫非其臣也。文選東都賦注後漢書班固傳注

引文民俱作人

四書考異 條考二五 孟子公孫丑上

雖有磁基不如待時。音義曰磁或作茲 漢書樊鄴

滕灌等傳贊引語曰雖有茲基不如逢時 禮記月令

正義引孟子齊人曰雖有磁錡 賈思勰齊民要術亦

作雖有磁錡說文解字曰櫛齊謂之磁錡廣雅曰磁錡

鈕也 唐書隱太子傳贊亦作磁錡 周禮雍氏注萌

之者以茲其茲其亦即磁基 意林錄孟子雖有智慧

不如乘勢雖有磁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晏饑者易為

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如渴不擇飲也

按馬氏錄孟子蓋惟智慧四語饑者二語餘三語則

以己意櫛括也戒菴漫筆舉之脫去渴不擇飲句謂

其八句悉馬所見別本孟子如此未然

惟南史謝靈運詩以磁北宮
子高詩注北宮子齊人孟子所
謂北宮也

雞鳴狗吠相聞。莊子胠篋篇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

狗之音相聞

按此必時俗語故老子亦云樂其俗安其居隣里相

望雞犬之聲相聞百家之書凡非孟子後時而其辭

有同者如挾山超海杯水車薪絕長補短過化存神

之類均當持此論觀

而達乎四境。事文類聚後集兩引而俱作以

孔子曰德之流行節。呂氏雜覽舜行德三年而三

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險矣

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郵傳命

民之悅之。文選論盛孝章書注引孟子作民悅而歸

四書考異 條考二五 孟子公孫丑上

之又馬沚督誅注作民悅之

故事半古之人。陸機豪士賦序故曰才不半古而功

已倍之蓋得之于時勢也用孟子語而以事為才

則夫子過孟責遠矣。趙彥衛雲麓漫鈔述六一先生

語云孟子勇過責育

不膚撓。舊趙注本音義本撓字从木作撓奴効切

五經文字曰枉撓之撓女絞反俗从手者撓擾之撓火

刀反 韓非子顯學篇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行曲

則達於城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

按韓非所稱漆雕之議上二語與此文同下二語與

曾子謂子襄意似其漆雕為北宮勳字歟抑子襄之

出于漆雕氏也韓言儒分為八有漆雕氏之儒漢志
儒家有漆雕子十二篇其書久亡無能案驗矣

思以一毫挫於人。宋本舊趙注本四書纂箋四書通
毫字俱作豪 文選七啓注引孟子作思拔一毫

舍豈能為必勝哉。四書辨疑曰施非助辭宜以施舍
為名舍豈能上本合有施字蓋傳寫之脫漏也

按古人二字名或稱一字如紂名受德泰誓但稱商
王受曹叔名振鐸國語但稱叔振晉文公名重耳左
傳但稱晉重魯仲孫氏名何忌春秋經定六年但稱
忌孟施舍印不脫字亦不嫌其自稱舍也

夫二子之勇。秦淮海集浩氣傳作夫二子之養勇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四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蘇濂石渠意見補缺曰守約蓋
守氣之誤觀下文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之守約
可知不然孟施舍何以既守約又守氣而又不如曾子
之守約歟

吾不備焉。音義曰丁本備作遺音揣 王若虛孟子
辨惑曰不字為衍不然則誤耳 石渠意見曰蓋吾亦
備焉之誤辨疑亦曰疑為亦字

氣之帥也。音義曰帥所類切或音率本亦作師
志豈則動氣二句。程子遺書李端伯傳師說曰豈與
一字同一動氣則動志一動志則動氣 蘇軾孟子解
述孟子曰志一則動氣氣一則動志

今夫厥者趨者。音義曰厥音厥又居衛切
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春秋繁露循天道篇引文氣下
有者也二字 後漢書劉般傳注引文無吾字 蘇長
公集韓文公廟碑引文我作吾 文選答賓戲孟軻養
浩然之氣注引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據此
似舊本有作皓然者

至大至剛。章句曰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連下
以直二字為句 程子遺書伊川曰至大至剛以直此
三者闕一不可如坤所謂直方大方即剛也又曰至大
至剛以直不言至直此是文勢若治世之音安以樂怨
以怒粗以厲皆此類 張栻孟子說亦引坤爻為證連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五

下以直句 朱子孟子或問曰問趙氏以至大至剛以
直為句而程子從之子之不從何也曰程子之前固有
以至大至剛四字為句者矣則此讀疑有所自來不獨
出于俗師也 語類曰遺書以李端伯所錄更精故冠
之篇首然端伯載明道所言以至大至剛為句以直二
字屬下句及楊遵道錄伊川之言則曰先生無此語斷
然以至大至剛以直為一句二說正相牴牾曰至大至
剛以直趙臺卿如此解直養之說伊川嫌其以一物養
一物故從趙注舊嘗用之後來反復推究却是至大至
剛作一句以直養而無害作一句者為得孟子之意蓋
聖賢立言首尾必相應如云自反而縮便見有直養意

思集義之說亦然端伯所記明道語未必不親切但恐伊川又自主張得別故有此議論今欲只從明道之說也又曰程子以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

則塞于天地之間。文選雪賦注引文于字作於。宋刻九經本于字作乎。後漢書劉般傳注引作塞乎又問下有也字。蘇轍欒城集浩然堂記引作塞乎。

按孟子自引詩書外例皆用於字此獨爲于可疑而舊趙注本亦自爲于蓋其變體久矣

無是餒也。湛因靜語曰無是當讀斷謂無是氣則道義餒後又一餒字謂無道義則氣餒。五經文字曰餒從委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餒爲飢餒字以此爲餒餉之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公孫丑上

六

餒字書無文

非義襲而取之也。四書纂箋曰按朱子格言云非義當一讀蓋非義則是襲而取之者若三字連則不成文理今按集註與此不合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章句曰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仁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讀事爲福。疏曰言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常存正心于事未然而前耳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以心字屬在上句。程子遺書呂與叔東見二先生語曰論心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

又謝顯道記語曰鳶飛魚躍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又伊川文集載周孚先問曰孟子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正心若助長便是忙也並以心屬上句。又侯世與曰明道先生與某講

孟子云二哥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心勿忘勿助長爲一句亦得。楊時南都語錄曰事說勿正則可心說勿正則不可某嘗疑勿正心似非聖賢語及見正叔

先生以必有事焉而勿正爲一句乃知正叔讀書直是不草草地。朱子偶讀漫記曰東坡手書煮猪肉法引

孟子曰心勿忘勿助長知前輩讀此皆依古注勿正爲句絕非獨程先生也作正心者其始于王氏乎然文勢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公孫丑上

七

亦或有之未可直以爲非故予于集註兩存之。陸九淵孟子說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

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孟子中有兩正字同義此與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是也勿正下有正字則辭不虧勿忘上無心字則辭不贅此但工于文者亦能知之。輔

氏答問曰勿正心謂勿以其心預期之也若大學所謂心正則心體得其正耳其語意固不同也。楊簡慈湖

遺書曰孟子勿正心謂夫人心未始不正無俟乎復正之。十一經問對曰上下必有闕文先儒點句到此亦

難定奪無非強解。四書辨疑曰勿正勿忘之間難容更有心字勿忘上只當有一亦字心字蓋亦字之誤又

此節與上段文不相接必有事焉上疑有脫簡今不可考 口知錄曰倪文節思謂當作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忘勿助長也傳寫之誤以忘字作正心二字禮祭義見間以俠賦鄭氏曰見間當為覲史記持梁刺齒肥索隱曰刺齒當為齧論語五十以學易朱子曰五十當作卒此皆古書一字誤為二字之證叠二勿忘作文法也

按趙注又云宋人云云喻人之情邀福者必有害天下人行善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祿在天求之無益舍置仁義是猶農夫不耘其苗也其邀福欲急得之者猶此揠苗人也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義欲急得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八

求其福合通段凡十見福字古文福但作畱中筆引長形便類事舊本孟子當作必有畱焉故趙氏注之如此疏先略順趙注云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行仁義也隨據今事字說云人之所行不可必待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所以云福之故未有一語明之蓋當宋之初傳本已別作疏者不及見畱字之舊經矣經文既不及見而注中累累承說仍不以其突出致疑一爲徐揣其故亦不嫌其與已說不屬少加辨通作疏之士非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乎後來諸儒惟聚訟於心字之上屬下屬而此事字之異於舊經從未有因趙注進測之者近人槩置古注

高閣抑又無怪其不知矣

宋人有閔其苗之長而揠之者。意林錄孟子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揠之使其長 論衡自然篇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者就而揠之 說文繫傳引孟子宋人患苗不長而揠之也

非徒無益二句。意林錄孟子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誠辭知其所蔽四句。鴟冠子能天篇曰誠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難淫辭者固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節遁辭者請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

聖人復起。論衡刺孟篇述文聖人上有雖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九

善爲說辭。音義曰說張音稅丁又依字

惡是何言也。葉夢得避暑錄話述文惡字作烏云烏蓋齊魯發語不然之辭

我學不倦而教不倦也。論衡知實篇引文厭字作饜倦下無也字 呂氏春秋孟夏紀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

按論語爲之不倦誨人不倦是向公西華言之此向子貢言之曰知錄謂孟子書所引孔子之言其載于論語者八學不倦而教不倦一也今據呂氏春秋則

此條實別一時語

學不厭智也四句。論衡厭作饜饜倦下各有者字
夫子既聖矣。宋刻九經本矣下有乎字 孟子考文
曰足利本有乎字

冉牛閔子顏淵。論衡知實篇引文閔子下有齋字又
具體句無則字 太平御覽述文冉下有有伯二字
曰不同道。宋本無此四字

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論衡知實篇止則止作已
則已 南豐類稿徐孺子祠堂記孟子稱孔子可以進
則進可以止則止

皆古聖人也。論衡古下有之字 程子遺書楊遵道
錄伊川語曰孟子說夷惠云皆古聖人也須錯字若以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十
為聖之清聖之和則可便以為聖人則不可看孟子意
必不以夷惠為聖人

按此云皆古聖人者伯夷與伊尹也而伊川子以為
夷惠劉絢錄伯淳先生論傳錄有害處亦云孟言伯
夷柳下惠皆古聖人可見偶然錯字雖于賢者不免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荀子王霸篇行一不義殺一無
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又儒效篇同 劉元承錄程
伊川語曰孟子言古人有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則

我亦殺一不義雖得天下不為疑亦有錯
皆不為也。三國志注引孟子曰殺一不辜而得天下
仁者不為也以荀子竄孟子 晉書刑法志王肅引孟

軻云殺一不辜而取天下者仁者不為也亦以荀竄孟
汗。朱子語錄曰汗字當屬上文讀 蘇洵嘉祐集有
三子知聖人汗論 容齋隨筆曰老蘇作一句讀故作
三子知聖人汗論謂三子之智不足以及聖人高深幽
絕之境徒得其下焉者耳此說竊謂不然夫謂夫子賢
於堯舜生民未有可謂大矣猶以為汗下何哉
以予觀於夫子節。三國志崔林傳注引文觀下無於
字 論衡知實篇亦無此於字 陳岳春秋折衷曰孟
軻謂仲尼之道高於堯舜

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唐文粹杜牧書韓吏部孔
子廟碑陰孟子曰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十

麒麟之於走獸四句。論衡講瑞篇引文麟字作麟泰
字作太 四書集編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諸本
泰俱作太 賈三復孟子石經亦作太 法言問明篇

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豈非羣人之於聖
乎又問神篇太山之與螻蟻江河之與行潦非難知也
按前篇挾太山後篇登太山本俱太字此篇不應獨

變為泰諸舊刻所傳應得其文之正
出於其類拔乎其萃。陳思王集學官頌引有若日出
乎類拔乎萃 後漢書蔡邕傳注引孟子曰若仲尼者
拔乎其萃出乎其類兩皆作乎 文選東方朔畫贊注

引孟子出於其類拔於其萃兩皆作於

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三國志崔林傳注孟軻稱幸我之辭曰以予觀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又曰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者也合二人辭為一

自西自東。韓詩外傳四卷引文又五卷兩引文俱作自東自西

是猶惡濕而居下也。離婁篇疏曰惡醉而強酒亦論語孔子謂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太平御覽述無也字

按注疏引經每或誤標其目而未有即所疏本經文誤指為他經者故今新刊注疏以此疏中論語孔子四字為衍文刪去然孟子疏之疎忽不僅此一端如魯平公章趙氏章句曰樂正子魯臣疏曰若非魯臣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主 何以言克告於君趙氏詳其意而云如於他經書則未詳又大舜有大焉章句曰孔子稱曰巍巍疏引巍

巍乎其有成功為證此俱不稽檢本經也魯欲使樂正子為政見告子下篇何云經書未詳若哉舜也巍

巍乎見滕文公上篇何必以稱堯之辭借充類觀之則此論語孔子四字似為其原文所有

迨天之未陰雨。說文解字引詩迨作隸 家語作殆 微彼桑土。韓詩作桑杜

今此下民。幽風此作女 家語作汝 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家語好生篇幽詩云云孔子

曰能治國家之如此雖欲侮之豈可得乎

般樂怠敖。音義曰敖五勞切又五到切 虞兆澹天香樓偶得曰趙氏注怠惰敖遊本義自明朱註敖音傲是以平聲之敖讀作去聲而義仍訓偷安不訓倨慢失之矣蓋敖遊敖字不當以去聲讀也

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路史黃帝論引作孔子語不可活。音義曰活如字丁依尚書音換離婁篇同尚書活作道 禮記緇衣引太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音義曰逭本又作道 集註考證曰古書皆口授故字文或不一然古人方言多以四聲通讀塵而不征法而不塵。禮記王制市塵而不稅 周禮

塵人疏曰孟子塵而不征周則塵有征此經敘塵布是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主 也云不征者非周法孟子又云法而不塵則與此經官以法為居取義同 太平御覽治道部述此五節文獨無法而不塵一句又資產部述孟子市塵而不征則天下皆悅願藏其市亦無法而不塵句

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音義曰藏或作臧音藏 周禮塵人注引文悅字作說 關譏而不征節。周禮司關注引文譏作幾旅上有行字悅作說路作塗 左傳文公十一年正義引文關下有市字之旅作行旅路作塗 通典引與周禮注同 藝文類聚何禎集引古者關譏而不閱 章句曰王制亦曰關譏而不征周禮大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司關

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王制謂文王以前也周禮有征謂周公以來

助而不稅。禮記王制古者公田藉而不稅

無夫里之布。周禮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 又閭

師凡無職者出夫布

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音義曰氓或作萌或作忙皆音

盲 周禮載師注引作皆說而願為其民矣

按一讀以天下之民皆悅斷句上士商旅農悉連下

皆悅二字句似亦可通

攻其父母。周禮司關疏引文攻上有以字

自生民以來。孟子考文曰古本自下有有字 宋刻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公孫丑上 古

本舊趙注本俱有有字

可運之掌上。太平御覽述文之下有於字

今人乍見孺子四句。意林錄孟子見孺子入井非孺

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 戒菴漫筆曰許慎說文引

孟子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也

無此心者非人也無善惡之心非人也

按右乃太平御覽所述不出說文也戒菴誤憶

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音義曰內本亦作納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抱朴子仁明篇引孟子無惻隱

之心非仁也 文選任彥升策秀才文注引孟子無惻

隱之心非仁也惻隱者仁之端

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音義曰惡丁烏故切又如字

意林錄孟子以下三非人也句首各有亦字 三國志

鍾繇傳注引先賢行狀李膺謂鍾觀曰孟子以為人無

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羞惡作好惡

無辭讓之心。宋高宗石經讓諱作遜下倣此 真德

秀集潭州示學者說作辭遜

無是非之心。禮記曲禮注引孟子人無是非之心非

人也正義兼引人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無是非之心

非人也句首各有人字 後漢書鐘皓傳孟子以為人

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亦有句首人字

而自謂不能者。後漢書鄧暉傳注引無而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公孫丑上 圭

知皆擴而充之矣。音義曰擴音郭字亦作擴音霍

集韻曰擲與擴同孟子擴而充之字或从郭

苟不充之。程子遺書伊川引作苟不能充之 真西

山集四德四端講義亦引有能字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三句。廣韻錡字下引孟子曰

矢人豈不仁於錡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錡人惟恐傷

人 四書纂疏本孟子集疏本兩惟字俱作唯

天之尊爵也二句。太平御覽述文無兩也字

由弓人而恥為弓二句。宋刻九經由作猶 太平御

覽述亦作猶 舊趙注本矢人上亦有由字 音義釋

由反手曰古字借用下文由弓人由矢人義同依此則

舊文矢人上當更有由字

仁者如射節。禮記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求正諸己已正而后發發而不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後漢書李法傳引孟子仁者上有夫字正已上無射者二字反求諸己作反諸身。蘇長公集仁說引孟子曰仁者如射發而不中反求諸身。

禹聞善言則拜。尙書皋陶謨禹拜昌言。

善與人同舍己從人。大禹謨舜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惟帝時克。尸子有虞之君使天下貢善其治天下見人有善若己之善。

按舜稱堯之辭孟子即以稱舜見堯舜之德同而舜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六

固取法于堯

伯夷非其君不事。王臨川集伯夷論引孟子曰伯夷不事不肖。

坐於塗炭。文選張協詠史詩注引孟子炭下有也字

若將浼焉。音義曰浼張莫罪切丁亡但切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集註考證曰語錄以不隱賢爲讀必以其道爲句

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音義曰佚與逸同或作迭

或作失皆音逸阨音厄本亦作厄。文選嵇康絕交書

注引孟子阨字作厄

雖袒裼裸裎於我側。音義曰程亦作程。列女傳賢

明篇柳下惠謂其妻曰油油之民將陷于害吾能以乎且彼爲彼我爲我彼雖裸裎安能汚我油油然與之處仕于下位

爾焉能浼我哉。說文解字引孟子汝安能浼我。古史柳下惠傳亦作安能

援而止之。音義曰或作正之

孟子曰伯夷隘。四書辨疑曰此孟子曰衍文。音義

曰隘或作阨或作阨並烏懈切

柳下惠不恭。風俗通義十反卷柳下惠不枉道以事

人故三黜不去孔子謂之不恭

按此豈孟子引孔子言以爲斷傳寫者譌孔爲孟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五

孟子公孫丑上

七

欺法言淵齋篇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

之不恭後漢書黃瓊傳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概稱君子未定其果誰屬也

蘭谿柳兆勳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尉繚子戰威篇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

按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卿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曾見古別典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二節。晉書段灼傳疏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圍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一

而攻之有不尅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尉繚子天官篇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孟子音義曰至或作主畔與叛同。尙書古文訓引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上下易置。魏泰東軒筆錄錄孫思恭爲神宗講孟子事亦以四語易置。今日弔。宋本作今以弔。注疏本日亦作以。

按疏曰以理推之孟子所弔問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亦何由而弔之哉愚謂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夫韓詩外傳云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誦身下志以求仕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爾

有采薪之憂。禮記曲禮下篇辭君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文選阮嗣宗奏記注引孟子作負薪之憂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儀禮鄉飲酒疏引孟子不得已而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

按漢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下稱景丑爲景子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名君名諸文頗有見于儒家大意景子似卽著書之景子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二

孟子宿于其家蓋亦以氣誼稍合往焉君臣主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皆倣此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鄭世威經書答問編曰十字舊作一句讀非也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句云爾二字讀斷云是說爾是如此還屬下

父名無諾君命名不俟駕。禮記曲禮上篇父名無諾先生名無諾。又玉藻篇父命呼唯而不諾走而不趨凡君名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儀禮疏引孟子不俟駕下有而行二字。固將朝也二句。儀禮疏也作矣王作君

宜與夫禮。音義曰與丁音餘亦如字 書齋夜話曰
宜與之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即可乎之謂
當以與字絕句不當連下文

吾何慊乎哉。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吾何慊也 集
註曰慊或作賺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
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
相同文侯嘗受經藝于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賺字
義見穀梁傳毅不升謂之賺彼注云賺不足貌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盡心下篇章指作豈有非義
爵一齒一德一。周禮大宰注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

者三曰爵也德也齒也 儀禮鄉飲酒禮注引孟子曰
天下有達尊三爵也德也齒也 李文公集答梁載言

書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
朝廷莫如爵三句。莊子天道篇朝廷尚尊鄉黨尚齒
行事尚賢

故將大有為之君。後漢書楊秉傳曰明王之世必有
不召之臣用此語而以意變文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集註考證曰韓文公引
此語作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亦以意變文

陳臻問曰章。論衡刺孟篇陳臻問曰於齊王歸兼金
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

受取前日之不受則今日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
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贄辭曰歸贄予何為
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戒歸之備
乎予何為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
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則今日之受非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今日受之
非也與論衡同

按張衡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
之亦誤蓋所不辭乃七十五非一百也

行者必以贄。文選魏都賦赭白馮賦醜曲水詩三注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四

引孟子贄字皆作贄 後漢書注引孟子子將遠行遠
行必以贄

辭曰餽贄。說文繫傳贄字下云孟子歸贄是也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風俗通義窮通卷孟子絕糧于

鄒薛困殆甚所云戒心當即絕糧時
凶年饑歲。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饑字皆作飢

幾千人矣。音義曰幾丁蟻祈二音
孟子謂蚍蜉曰。楊桓六藝統引石經孟子作靈龜

按此獨石經也晁公武作石經考異言孟子文不同
者二十七科今惟頻顛一科見讀書志餘皆不傳此

靈龜字可以備補一闕

有官守者四句。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王臨川集諫官論引孟子以言責二句處官守二句上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文選西征賦任好綽其餘裕注引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葬於魯。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却非魯地疑古為魯地猶魯邠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是已

使虞敦匠事。章句曰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為句 孟子雜記曰王栢讀敦匠事句

匠事句

按集註文似已讀敦匠事為句未必始改自王氏也然韻書敦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

中古棺七寸三句。禮記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椁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

按椁屬俱在棺內椁在棺外上下大夫俱有屬無椁士并無屬椁則雖庶人有之檀弓孔子為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禮家據此為庶人之制庶人有椁則自士以上俱得有椁可知此云棺七寸乃約上下大夫之中云椁稱之乃視庶人椁加二等亦是七

寸而云自天子達於庶人則於記難強通矣或者虞夏殷制與周不同

得之為有財。集註曰或曰為當作而 集註考證曰為當一讀謂禮制所得為也不必改作而

按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即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為猶云有其禮

且比化者。孟子雜記曰宣城張師會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云死為化也以死為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於人心獨無校乎。音義曰校音效丁音皎 廣韻校字下云胡教切出孟子蓋以校字為校

吾聞之也。宋本宋石經舊趙注本注疏本俱無也字沈同以其私問曰。音義曰沈音審或作沈誤

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戰國齊策注引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私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而擅受子噲國

史記燕世家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子之遣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

如以國讓相子之入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南而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願為臣國事

皆決于子之

有仕於此。論衡刺孟篇述文仕作士 鄭厚藝圃折

衷引亦作士 四書辨疑曰觀夫士也亦無王命亦字

文勢仕士本是一箇字此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

按禮曲禮士載言注曰士或為仕周禮載師以宅田

士田買田任近郊之民注曰士讀為仕後漢書趙壹

傳昔人或思士而無從注以思士為孟軻蓋亦以士

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不必定傳寫差

私與之吾子之祿焉。論衡無吾字祿爵作爵祿

勸齊伐燕。朱子語錄曰孟子此章誠為未盡何以異

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王方可以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七

伐之如此方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

齊王乃無一語謀于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

想必孟子亦必以伐燕為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史

記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

亦有不可曉者

接近儒俱以疑孟一事短司馬子而尊信孟子者莫

朱子若矣今觀司馬子作通鑑首錄孟子對梁惠黜

儀行諸言於伐燕一節確信孟子為宣王事寧移年

就之而不肯漫從史記朱子則云想潛王後來做得

不好門人為孟子諱故改宣王又云此章言誠未盡

想孟子亦必以伐燕為是則朱子亦曷嘗以此書為

盡無疑哉蓋孟子書為門人錄定閒有小失其本意

處信其大段之可信疑其一二節之可疑兩賢皆以

至公至平之心反覆詳察以期其垂萬世而無弊未

有一毫同門異戶之形迹也戰國策田臣思謂齊王

曰是天以燕賜我也儲子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

必矣勸伐者齊固有人乃田臣思與儲子耳若孟子

則不特不勸且嘗有語以諫之矣何以驗之驗之于

下章也惟孟子諫王而王不聽故燕人之畔王獨甚

慙於孟子僅孟子亦以伐燕為是則孟子方且有慙

於王王又何所慙哉至史記文武之言則因前篇取

之而燕民悅數語誤不必更糾於此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八

沈同問燕可伐與至何為勸之哉。論衡沈同問問作

曰彼然而伐之也無也字彼如曰孰可以伐之無彼字

兩則將應之曰各無將字何為勸之哉哉作也

陳賈曰。離婁下篇非禮之禮注陳賈娶妻而長拜之

音義曰質木亦作賈

按此一事便可見陳賈之諂鄙性成矣賈質字下俱

從貝形略相似宜致傳寫別

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孔叢子儒服篇子高任

司馬又為將于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

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

者弗如也子高曰以臣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

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之審而猶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穿何慙焉

按孔穿略後孟子所云齊與燕戰似卽燕畔時事而顧以陳賈逢君之辭爲穿自解免語孔鮒當不肯誣其祖如是也朱子謂孔叢爲東漢人托誠然

周公使管叔監殷二句。資治通鑑使管叔監商管叔以商叛也注曰古殷商通稱孟子陳賈只云監殷今作監商避廟諱也 宋石經殷作商下同

按滕文公篇殷人七十而助殷曰序萬章篇殷受夏周受殷盡心篇武王之伐殷也宋石經殷皆作商知而使之四句。潛夫論釋難篇子庚問潛夫曰周公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九

知管蔡之惡以相武庚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亦襲陳賈言古聖人也至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論衡知實篇述文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聖人使管叔監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與曰不知也

周公弟也管叔兄也。章句曰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 尚書金縢傳武王崩周公攝政其弟管叔及蔡叔霍叔乃放言於國正義曰傳既言周公攝政乃云其弟管叔蓋以管叔爲周公之弟矣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史記亦以管叔爲周公

之兄孔氏似不用孟子之說或孔云其弟承上武王崩謂武王之弟與孟子可不違也

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次管叔次周公次蔡叔帝王世紀則云次管叔次蔡叔次邲叔次霍叔次周公序次不同其周公爲管叔弟均與孟子同毛詩思齊傳大姒十子不具名正義惟以史記世紀爲證白虎通姓名篇引詩傳有十子名而以周公列管蔡前此既爲原傳所無且未有次某次某明文當未若史之可據趙氏注孟子特作曲筆矯之不以誤讀書傳及過信白虎通故耶

周公之過。論衡知實篇過下有也字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十

又從爲之辭。賈三復石經從下有而字 明初監本有而字 陸佃鶴冠子注引文有而字 得侍同朝甚喜。章句曰來就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以朝字爲句 養弟子以萬鍾。司馬溫公集功名論引作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論衡刺孟篇述此數節文略此一句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章句曰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以異哉爲句絕 四書辨疑曰舊注以季孫子叔爲兩弟子今以子

叔疑三字為一人皆無考據

有私龍斷焉。音義曰丁云龍與隆聲相近隆高也蓋古人之言耳如符須之類是也張云斷如字或讀如割斷之斷非也陸善經云龍斷謂岡壘斷而高者如陸之釋則龍音壘 楊伯喆九經補韻曰孟子有私龍斷龍音壘合於上聲二腫字下添入

按列子湯問篇說愚公移山事曰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可為陸說龍斷字之確證說文引下文直作登壘斷三家之釋要惟陸氏為長

古之為市者。宋本宋石經者俱作也 注疏本張南軒本孟子集疏本亦俱作也 文選魏都賦注引文作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七

也 楊龜山集神宗日錄辨述亦作也 必求龍斷而登之二句。說文解字買字下引孟子曰登壘斷而网市利

征商自此版丈夫始矣。說文繫傳引文作然則征商自賤丈夫始也

宿於晝。舊趙注本晝作晝注亦作晝 集註曰晝如字或曰當作晝音獲下同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聞

晝邑人王蠋賢令軍中日環晝邑三十里無入索隱曰晝胡卦反正義引劉熙曰晝音獲又括地志曰瀋邑蠋所居即春秋時棘邑因瀋水為名也 齊東野語曰高郵黃彥利謂孟子去齊宿晝讀如晝夜之晝非也火記

田單傳晝邑注云齊西南近邑音獲故孟子三宿而出時人以爲濡滯也此說甚新而有據 邢凱坦齋通編曰孟子宿晝之晝當是晝字之誤也不特史記可證後漢耿弇討張步進軍晝中遂攻臨菑亦可證 困學紀聞曰水經注瀋水出時水東去臨淄城十八里所謂瀋中也 集註考證曰語錄謂齊有晝邑又有晝邑路史云晝邑在西安城晝邑在臨淄 雅俗稽言曰史記云晝邑人王蠋說苑立節篇則以為蓋邑王歆夫齊固有蓋邑與晝邑不同今通鑑晝字司馬康音釋胡卦反華去聲亦如火注曰齊西南近邑而不復音獲何也

按晝字本具二音一在十五卦一在二十一麥劉熙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七

司馬貞各主其一而通鑑音釋乃依司馬貞也通鑑正本為晝詹道傳四書纂箋嘗舉以明孟子字之當為晝而今本或傳寫作晝瀋水之瀋廣韻亦胡卦反水經淄水注是瀋字而困學紀聞所引亦傳寫作瀋檢舊字書未嘗有瀋字也書經三寫烏焉為馬在昔已成通患孟子中豈必不容一訛集註或人說似為可從若分晝晝為二邑名而以路史為說則後漢紀敘耿弇事有明文云西安距臨淄三十里弇引營居臨淄西安間所謂臨淄西安間即晝是也蓋晝去臨淄十八里其去西安則十二里於兩邑皆相近也安得漫援為晝晝不同之據

弟子齊宿而後敢言。音義曰齊字亦作齋

按通志堂刊音義云齊亦作齋齋為近世鄙俗字疑

舊本未必作此今檢闕里孔氏刊本據定為齋

泄柳申詳二句。集註考證曰泄柳禮記雜記作世柳

世泄古語四聲之訛也魯穆公史並作穆 檀弓注曰

子張姓顓孫而子曰申詳周秦之聲二者相近

則是干澤也。風俗通義窮通卷述作干祿

三宿而後出晝。舊趙注本晝作晝下倣此 漢紀孝

文帝紀論馮唐等事曰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境 水

經溜水注俗以瀘水為宿留水孟子去齊三宿而後出

瀘故世以此而變水名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圭

予三宿而出晝。宋刻本出上有後字

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風俗通義述作王庶幾改諸

王如改之

則必反予。南豐類稿上歐蔡書孟子去齊遲遲而後

出晝其言曰王庶幾改之則必名予 蘇長公集賈誼

論孟子三宿而後出晝猶曰王其庶幾名我

倅倅然見於其面。音義曰丁云倅字當作倅形頂切

又胡耿切字或作倅倅然論語音聲

按趙注引論倅倅然小人哉為證趙或讀此倅字為

鏗音耳論語實未有倅字亦未有倅字

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論衡刺孟篇路作

塗不豫上無有字 蘇長公集賈誼論孟子去齊公孫

丑問曰夫子何為不豫誤充虞為公孫丑

彼一時。論衡此句下亦有也字 文選答客難五等

諸侯論二注俱引孟子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其閒必有名世者。漢書劉向傳贊引傳曰聖人不出

其閒必有命世者焉 三國志荀攸傳注引傳子曰孟

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與其閒必有命世者 文選西

征賦杖命世之英蘭注亦引孟子其閒必有命世者

史記集解序索隱引孟子五百年生一賢其閒必有名

世者 論衡名世者下有矣字

由周而來。論衡而作以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六 孟子公孫丑下

二四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論衡也作乎

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論衡其作而 文選陳太邱

碑注引孟子舍我而誰 蘇長公集賈誼論孟子曰方

今天下捨我其誰哉

非我志也。孟子考文本志作心

東陽 趙 瀚 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七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滕文公上

滕文公為世子。章句曰世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有考公廩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宏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按春秋傳成十六年夏四月滕文公卒滕之先君已有諡文者後嗣不應犯同信乎文非本諡而但以行文德稱也同時魯文公見于史記在系本乃云濬公

宋康王見于國策在荀子乃云獻王微弱之國垂至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滕文公上

一

于亡故臣民各懷舊德私謚不獨一滕君矣

成颺謂齊景公。孟子音義曰颺古笕切一音閑說

文解字颺字下曰齊景公之勇臣有成颺者苦閑切

廣韻曰颺人名出孟子 汗簡曰颺見古春秋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鹽鐵論執務章引顏淵

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 皮日休鹿門隱書引孟子

予何人也處舜何人也上 孔叢子居衛篇孟軻問子

思曰堯舜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也人也惡

有不至者乎

按孟子未嘗以親受師說屬諸顏淵孔叢未可信

今滕絕長補短三句。周禮醫師疏引孟子滕文公為

宋本同說醫師注孟子曰滕不詳滕康不詳余疑為魯字不仍存

世子將之楚過宋見孟子而謂之云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可以為善國乎以此為文公問辭

按墨子非命篇曰古者湯封于亳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文王封于岐周絕長繼短方地百里戰國策韓非說秦王曰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又莊辛對楚王曰今楚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絕長補短乃當時通言故諸俱言之

若藥不與眩二句。音義曰眩眩又作眠眊注文眠作真即音顛 書說命兩不字俱作弗古文不作亞眠作

阿 說文解字引周書若藥不眊眩 按不弗兩字古文通書為亞今尚書與孟子不同定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滕文公上

二

今文者各據所論測也此商書說文作周書誤

曾子曰。章句曰曾子傳孔子之言 四書辨疑曰曾

子便嘗誦之以告門人所誦者亦只是孔子之言終不

可以曾子曰為是也會子曰與孔子曰只爭一字之差

會字本是孔字蓋後人傳寫之誤 大戴禮曾子本孝

篇孝子之于親也生則有義以輔之死則哀以蒞焉祭

祀則蒞之以敬

按大戴云云則曾子固嘗誦此告門人矣下文齊疏

數語亦明出自曾子祭義樂正子春云吾聞曾子會

子問諸夫子彼原其詳此從其省孟子學由曾子遞

傳據所及聞曾字何足疑焉

齊疏之服。舊文齊爲齋音義曰齋音資。宋刻九經本爲齋。增脩韻略引文爲齋。五經文字曰齋齋綴又衣下曰齋今經文多借齋字代之。禮記檀弓穆公之母卒使人問于曾子曰如之何對曰申也聞諸申之父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集註考證曰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若疏衰則又次于此今滕定公薨文公當爲斬衰之服而云齊疏似可疑上文吾嘗聞之矣則此三句亦古語昔魯繆使人問于曾子曾子所對數語與此正同蓋古語傳誦之訛孟子引之爾實當作齊斬之服。禮記緇衣子曰上好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禮記緇衣子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南史儒林傳論引語曰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似誤憶爲論語。吾他日未嘗學問。宋本他字作佗下他求做此君子之德風也三句。注疏本張南軒本草尙之尙皆作上。漢書董仲舒傳引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也。上上之風必偃。宋史禮志胡寅疏引孟子曰上有好者如風下之從者如草。可謂曰知。集註曰疑有闕誤或曰皆謂世子之知禮也。輔氏答問曰若如或者之說則可字當作皆字。四書辨疑曰或說易可爲皆此甚有理然又改知爲平聲而贅一禮字却爲未當知只當音智世子排衆議以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滕文公上

三

遵孟子之言非智識高遠不能也。費爾于茅。音義曰張云茅或作苗誤也。有恆產者有恆心三句。宋石經五恆字皆諱作常。楊龜山集答胡德輝問述無恆產句亦諱作常。按梁惠王上篇無恆產節亦五恆字宋石經但闕筆爲恆故前未入錄。放辟邪侈。音義曰張云侈諸本作移誤也。是罔民也。音義曰張云罔或作司誤也。陽虎曰節。左傳定公九年陽虎奔齊鮑文子曰陽虎親富不親仁君焉用之。鹽鐵論地廣章引楊子曰爲仁不富爲富不仁。四書考異。條考二十七。孟子滕文公上。四。按楊子之楊當屬陽字而稱虎爲陽子恐又未然豈當時楊朱書復有此二語乎。夏后氏五十而貢四句。公羊傳注引孟子夏氏五十而貢無后字。周禮考工記注引孟子其實皆什一無也字。說文繫傳稅字下引孟子曰夏人百畝而有徹。殷人七十而助周人什一而稅。殷人七十而助。說文解字勑字下曰商人七十而勑。勑藉也。考工記匠人注引文助字作勑下助者藉也。助亦作勑。按周禮太宰友以任得民注曰友謂同井相合耦勑。作者音義曰勑音助又遂人以土宜教吐稼穡以興

勸利毗注言鄭大夫讀勸為藉杜子春讀勸為助謂起民令相佐助又里宰歲時合耦于勸注與遂人注同後鄭又云勸者里宰治處也于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是勸與助古原通為一字許氏書多用古字故與孟子異文而其實無異義

治地莫善於助二句。考工記注引文惟助字作勸餘悉同疏曰孟子本為莫不善于貢今此注有無不字者蓋轉寫脫耳 說文繫傳引孟子莫善于稅莫不善于徹連文于周人什一而稅下

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舊趙注本校字從手作校與下學校字不同 經典釋文曰校戶教反从木若从手是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原文公上 五

比校字今人多亂之 五經文字曰校音教又音效皆從木 字鑑曰校字元有二音借為比校字佩觿以此止音胡孝切誤 廖文英正字通曰明末避熹宗諱校省為技 汲古閣注疏本此校與下學校俱作技

樂歲粒米狼戾段。鹽鐵論未通章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年饑饉而必求足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此不趙孟子實用孟子文

使民盼盼然。音義曰盼說文五禮切亦四覓切丁作盼然許乙切 四書辨疑曰毛晃韻略盼與盼同訓顧視仍引孟子此語為據讀孟子者惟準此說讀盼字與盼同音義乃通順 集註考證曰盼从分依說文玉

明大典本餘本俱作注

篇則讀如脫俗誤作普覓反者非 又稱貸而益之。音義曰稱貸並如字 羣經音辨曰取于人曰貸他得切與之曰貸他代切 惡在其為民父母也。文選班叔皮王命論注引文無其字又民作人

雖周亦助也。考工記注引文助字作勸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漢書儒林傳孔臧等議曰聞三代之道鄉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說文解字庠字下亦云禮官養老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禮記王制曰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國老于右學養庶老于左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原文公上 六

庶老于虞庠 程子遺書曰孟子論三代之學其名與王制不同恐漢儒所記未必是也 禮記解義曰夏曰校不特謂之序矣殷曰警宗不特謂之學矣周曰辟廱不特謂之膠矣經言黨正屬于序子產不毀鄉校則序與校又非獨夏有之學記言國有學則學又非獨殷有之蓋合而言之則謂之庠謂之序謂之膠謂之校謂之警宗辟廱皆學也故孟子于殷又曰序於周又曰庠且言學則三代共之而明堂位則二代亦通謂之學也 史記儒林傳蔡邕獨斷述此三語皆與孟子同 其命維新。宋石經維字作惟 宋刻本舊趙注本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諸本皆作惟

使畢戰問井地。章句曰畢戰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棄典籍故井田之道不明也讀地爲田 考工記匠人注文公又問井田疏曰彼是使畢戰問今以爲文公者畢戰文公臣君統臣功亦得爲文公問也 毛詩甫田正義引孟子亦云使畢戰問井田 四書辨疑曰已下當自爲一章首無滕文公三字乃脫漏無疑 按以考工注詩疏證之漢唐舊本必作問井田趙氏乃依正文訓也詩疏又引井田不均更堪取決 井地不均。毛詩信南山正義引孟子曰經界不正井田不均 歐陽修問進士策引文亦作井田 物觀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均作鈞 宋本舊趙注本皆作鈞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滕文公上 七 是故暴君汙吏。音義曰汙烏路切又音烏 周禮小司徒注引作姦吏 無君子莫治野人二句。鹽鐵論相刺章曰非君子莫治小人非小人無以養君子 請野九一而助二句。考工記匠人注兩引孟子前惟一助字別後作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疏曰此云野九夫而稅卽彼云請野九一而助此云國中什一卽彼云國中什一使自賦 詩甫田正義禮記王制正義俱引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 按先儒引經隨意裁取雖在所記憶亦不斤斤成文此其最可見者

卿以下。周禮載師注引孟子卿上有自字 通典食貨一引孟子亦有自字 又職官十七曰孟子言古者自卿以下至于士庶皆受田五十畝以供祭祀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二節。逸周書大聚解曰以邑爲鄉以鄉爲閭合閭立教飲食相約興殯相庸禍災相恤耦耕共耘男女有婚墳墓相連民乃有親 韓詩外傳第四卷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爲井廣三百步長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八家爲鄰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五畝家爲公田十畝餘二十畝共爲廬舍各得二畝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相召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相好 漢書食貨志井方一里是爲九區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爲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爲廬舍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則救民是以和睦 王與之周禮訂義曰漢志引孟子說失其旨既言井九百畝中爲公田則百畝共爲公田不得家取十畝言八家皆私百畝則其中百畝皆屬于公何得復以二十畝爲廬舍言同養公田是八家共理公事何得家分十畝自治若家取十畝自治安得謂之同養若工畝半爲廬舍則家別二畝半亦爲私矣安得謂八家皆私百畝 按漢志不純取孟子也參之以韓詩外傳故其旨殊

出入相友二句。周禮司諫疏引孟子守望相助句處出入相友上

疾病相扶持。周禮大宰疏引孟子無持字

然後敢治私事。考工記匠人注引孟子無敢字 毛

詩甫田正義引亦無敢字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音義曰行丁公著音衡又下

孟切 漢書藝文志農家有神農十二篇六國時諸子

疾時怠于農業道耕農事託之神農 韓沈澗泉日記

曰神農許行之學他無可考呂氏春秋上農任地辨土

審時四論必其書也

按漢志所云十二篇其即許行所為神農之言歟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原文上 九

子時處士橫議七篇中所見時人類多自為一端造

著篇籍如慎子景子張儀宋徑之書亦見漢藝文志

淳于髡著書以干世主見史記列傳陳仲在荀卿所

非十二子中墨翟不棄告子之言呂覽多引自圭之

說皆其驗也孟子不辭好辨之名豈僅為楊朱墨翟

二人已耶

自楚之滕。事文類聚續集述此譌楚為宋

相履織席以為食。音義曰相從才從木者誤也張作

相 景祐集韻引孟子相履織席

陳良之徒陳相。音義曰相丁云去平並通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商子畫策篇神農之世公耕而

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 文子上義篇神農之法

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

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婦親織以為天下先 呂氏

春秋開春論淮南子齊俗訓皆與文子略同

饗殮而治。音義本集疏本殮字並从夕作殮 毛詩

疏曰說文殮从夕食言人且則食飯飯不可停故夕則

食殮

按古字書殮皆从夕其从歹者乃自毛氏增韻誤起

必織布而後衣乎。宋石經舊趙注本皆作然後

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注疏本脫其字 宋刻九

經本兩械器皆作器械音釋曰陶音搖 露書曰陶即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原文上 十

窰字猶咎繇之為臯陶今讀作濤誤 鹽鐵論水旱章

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農民不離畦畝而足乎田器陶

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

舍皆取諸其宮中。集註曰舍字或讀屬上句 張南

軒孟子說舍字屬上

有小人之事。宋石經人作民 孟子考文曰古本人

作民 四書辨疑曰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上言大

人下言小民文辭不順古注本有小人之事大人與小

人對言是其本文今本民字為誤

按辨疑所云今本蓋指宋末元初之本

是率天下而路也。音義曰丁張並云路與露同

按舊注謂導人羸困之路，丁張覺其未安而欲改字為露，疏又引一說云：率天下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細繹之似俱不若奔走道路為得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家乃路房氏注曰：路謂失其常居，堪為此路字印證。

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左傳襄公九年知武子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魯語公父文伯母曰：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訓也。勞心者治人，二句。柳宗元梓人傳曰：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于人。

治於人者，食人二句。毛詩桑柔箋：明王之法能治人。四書考異：條考二十七，孟子滕文公上，七。

者食於人不能治人者，食人正義曰：此文孟子有之。洪水橫流。文選袁宏三國名臣序贊注引孟子：洪水作鴻。呂覽開春論上古河溢，逆流名曰鴻水。

淪濟潔。音義曰：潔他合切，作濕誤也。文選海賦注兩引孟子俱作踰濟潔。五經文字曰：濕他而反，隸省作濕。兗州水名，經典相承以為燥溼之溼，別以潔為此字與字義不合。集註考證曰：濟字當作沛。

決汝漢排淮泗。集註曰：謂四水皆入于江，記者之誤也。偶讀漫記曰：此但作文取其字數，以足對偶云爾。若以水路之實論之，便有不通說者，見其不通，便欲強為之說，然亦徒為穿鑿而卒不能使之通也。李習之

文集作禹鑿九河，疏濟洛導漢，汝決淮江而入于海。

集註考證曰：當是疏九河，淪濟潔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鄭樵六經奧論曰：禹貢浴于江海，達于淮泗，是江未嘗達淮，自吳夫差掘溝以通于晉，而江始有達淮之道。孟子蓋指夫差所掘之溝以為禹故跡也。義門讀書記曰：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日，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南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于江也。

禹八年於外。史記夏本紀：禹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吳越春秋：無余外傳，禹勞身焦思，以行七年，聞樂不聽，過門不入。

三過其門而不入。尚書禹貢正義引孟子曰：禹三過門而不入其家。書齋夜話：孟子云：三過其門而不入，又云：過我門而不入我室，皆經過之過，當作平聲。

樹藝五穀。宋石經樹諱作植。使契為司徒。說文解字曰：僕堯司徒，字作僕。漢書古今人表：契字作禹。

父子有親五句。淮南子人間訓：百姓不親，五品不順，契乃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長幼之序，無朋友句。四書賡言曰：中庸五達道是兄弟，孟子是長

幼長幼以官爵僚友鄉黨序齒為言並非兄弟故禮運十義以兄弟長幼判作四義

放勳曰。音義曰曰丁音駟或作日誤 路史陶唐紀

曰拏契司徒教以人倫于日勞之徠之匡之直之輔之

翼之讀曰為日 舊趙注本日作日

勞之來之五句。王氏書疑曰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

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闕文孟子嘗舉此章又有數語

曰勞之來之云云孟子既曰命契之辭朱子集註亦曰

命契之辭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

以繫于命契五教之下則自出于堯典矣

匡之直之。宋石經匡諱作正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滕文公上

使自得之。文選文賦注引孟子使自求之 大戴禮

子張問入官篇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

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

分人以財謂之惠二句。管子戒篇臣聞之以德予人

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 莊子徐無鬼篇以德

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未聞變於夷者也。意林錄孟子用夏變夷不聞用夷

變夏 牟融理惑論 孟子譏陳相曰吾聞用夏變夷未

聞用夷變夏者也 後漢書樊英傳論孟軻有言以夏

變夷不聞變夷於夏

師死而遂倍之。音義曰丁云倍義當作借古字借用

未能或之先也。宋本能作聞

以有若似聖人二句。史記仲尼弟子傳有若狀似孔

子弟子相與共立為師師之如夫子時也他日弟子進

問有若默然無以應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

也 宋景文筆記曰此邠魯間野人語耳觀孟子書則

知始嘗謀之後弗克舉安有撤座之說乎

按有若之有似孔子據檀弓特其言耳史乃以狀說

之徒以其狀陽貨且似孔子矣子夏等寧汗下若此

乎至既師之又叱避之則直等于兒戲此真所謂野

人之語馬遷探而識之無識甚矣

彊曾子。舊趙注太音義本彊字俱作強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滕文公上

秋陽以暴之。文選安陸昭王碑暴以秋陽注引孟子

亦作暴字 五經文字曰暴捕沃反曬也暴捕報反今

經典通用之 集註考證曰暴說文从日从出从大从

米晞也然其音作蒲報反蓋古字四聲隨方言而讀或

去或入今以去聲者為暴烈入聲者為暴晞義亦相通

歸歸乎不可尙已。太平御覽述歸歸作皓皓已作也

今也南蠻缺舌之人。音義曰缺丁音決又古役切

章句引詩七月鳴賦詩本作鳴鳴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詩小雅伐木篇出自幽

谷遷于喬木

戎狄是膺三句。史記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引詩戎狄

是應荆荼是徵 集註曰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
周公言之亦斷章取意也 歐陽修詩本義曰詩所謂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者如孟子說豈僖公事耶荆楚也
僖公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僖之四年從齊桓伐楚
而齊以楚強不敢進乃遂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為
功哉六年楚伐許又從齊救許力不能勝而許降于楚
十五年楚伐徐又從齊救徐力又不能勝而楚取其婁
林之邑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惟三年徐人取舒
一見蓋舒為徐取之矣由是言之則詩之所謂皆與春
秋不合 王栢孟子通旨曰闕宮之詩蓋有錯簡孟子
時詩簡未錯而所引正是說周公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滕文公上 其

按詩序云闕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首二章上
陳姜嫄后稷太王文武之勳三章言成王封魯魯子
孫率由不愆祭則受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第四章
文也上三章未暇敘及周公所云周公之宇者非子
此章頌之而孰頌哉故自公車千乘至莫我敢承皆
周公而不屬僖公也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周公
俾之也五章六章繼周公而頌伯禽所謂淮夷來同
遂荒徐宅顯係伯禽事見諸尚書費誓者也七章八
章方頌僖公復宇如此說之則詩書春秋孟子彼此
悉無疑義而詩簡亦未嘗有錯孟子兩引此文皆確
指為周公必有自聖門授受師說不得以漢儒箋注

之訛反疑孟子
則市買不貳。容齋隨筆曰孟子市價不貳趙注云無
二價者也本文用貳字注用二字則貳與二通用 事
文類聚述孟子作市不貳價
或相倍蓰。音義曰蓰丁音師云從竹下徙又音灑山
綺切史記作倍灑

或相什伯。七經孟子考文曰古本伯作百 宋石經
舊趙注本皆作百 集韻引文亦作百

因徐辟。音義曰辟音壁又音闕離婁下篇又音雙
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墨子節用篇古者制為
節葬之法曰衣三領足以朽肉棺三寸足以朽骨掘地

之深下無其漏則止死者既葬生者毋久喪用哀 莊
子天下篇墨子生不歌死不歌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
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其生也
勸其死也薄其道大斂

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宋刻本孟子二字不重見
赤子匍匐將入井。把朴子外篇引孟子曰凡見赤子
將入井莫不趨而救之

按趙氏章句曰赤子入井雖他人亦為救之葛氏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易繫辭古之葬者厚衣之
以薪葬之中野孔氏正義曰不云上古但云古者若極

一 兼章句文引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七 孟子滕文公上 其

遠則云上古其次遠者則云古

按此云上世乃上古也故與易所言古事不同然二
事相因自有藪裡之掩遂漸成衣薪葬野之世

蠅蚋姑嘬之。舊文蚋為蠅音義曰蚋張音訥云諸本
或作蠅誤也丁云蠅字未詳所出或以蠅與蠅同謂蠅
蠅也音由又一說云蠅姑即蠅姑也 路史吳英氏論
姑字作姑

按大戴禮醯酸而蚋聚莊子贅蚋生乎腐蠅蚋皆與
此舊本文同別本蠅誤為蠅或連下姑字讀之因強
作蠅姑之訓今既黜蠅字不從單出姑字無復訓蠅
姑之理矣姑只宜為語助聲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上 七

其類有泚。考工記車人注鄭司農云庇讀如其類有
疵之疵

反藪裡而掩之。音義曰藪或作藪 路史引作累
集韻作累

夷子憮然為閒。文選東京賦注引文為閒下有也字

湯溪 馮夢賚 照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八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滕文公下

且志曰枉尺而直尋。隸釋議郎元賓碑進退不枉尺
直搏用孟子而以搏為尋 文子上義篇屈寸而申尺
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 尸子引孔子曰詘寸而信尺
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

按文子東周初人而尸佼為商鞅師殺梁傳嘗引其
言亦略前於孟子陳代所云志或者即此等書
昔齊景公田節。左傳昭公二十年齊侯田于沛招虞
人以弓不進公使執之辭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一

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見皮冠故不敢進
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趨之 家語正論
解與左傳同 集註考證曰守官即所以守道今日守
道不如守官則是道外有官而官不必道也此豈夫子
之言故此事只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志士不忘在溝壑二句。韓詩外傳二卷巫馬期謂子
路曰吾嘗聞之夫子勇士不忘喪其元志士仁人不忘
在溝壑

則枉尋直尺而利。風俗通義十反卷孟軻稱不枉尺
以直尋況於枉尋以直尺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節。文選東都賦游基發射范氏

釋文但舉類無其字有字
是此二字後人妄增入句
增和項成之說與漢書大戴
記其非引孟子明矣

施御弦不失禽鸞不能遇注引孟子曰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請復之一朝而獲十反曰良工也簡子曰吾使掌汝乘王良曰不可吾爲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焉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左傳哀公二年郵無郵御簡子注曰郵無郵王良也後文稱郵良 淮南子覽冥訓孫無政爲趙簡子御死而託精于天駟王良星是也 弼而後可。宋石經彊字作強 舊趙注本音義本宋九經本注疏本亦俱作強

吾爲之範我馳驅。音義曰範我或作范氏范氏古之善御者 後漢書班固傳范氏施御注引孟子趙簡子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二

使王良御終日不獲一禽反曰天下賤工也王良曰吾爲范氏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

按左傳范宣子曰昔句之祖在夏爲御龍氏括地圖

云夏德盛二龍降之禹使范氏御之以行經南方世

稱善御爲范氏之御由此也班賦旣云范氏引證處

當以後漢書注爲是文選注依經文範我與賦語不

相應此必刻文選者傳寫差誤

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意林錄孟子枉己者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自曲何以正人

按趙氏章句云矯枉當以直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馬氏錄蓋兼章句文

安居而天下熄。意林錄孟子熄作息 鹽鐵論褒賢章引亦作息

丈夫之冠也。集註考證曰冠恐當作娶字與下文嫁字對儀禮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若冠則賓醮而命之字父不親命也

必敬必戒無違夫子。儀禮士昏禮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 穀梁傳桓公三年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

祭門父戒之曰謹慎從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疏曰戒辭與士昏禮不同者彼是士此是諸侯之禮故異辭也 宋史嘉禮志父命女曰往之汝家以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三

順爲正無忘肅恭毋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姑之命 按士昏與穀梁各有父之戒辭士昏所載父辭尤與

孟子語意合孟子乃以屬母而父無命蓋出一時之言未可以文害辭上文冠字要亦不必以與禮異而

疑其訛也往送之門據穀梁乃是祭門母雖不出祭

門亦及門後止耳宋志文則參合三經爲一辭

居天下之廣居節。資治通鑑孟子論儀行曰是惡足

爲大丈夫哉君子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則與民由之不得志則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之謂大丈夫 朱子語類曰司馬

溫公議儀衍處說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却不

說居天下之廣居便是箇無頭學問

威武不能屈。范文正公集唐狄梁公碑文孟軻有言
威武不能挫是為大丈夫

周霄問曰。戰國魏策一作周肖

則皇皇如也。文選歸去來辭注引孟子皇皇作遑遑

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韓昌黎集復上宰相書曰古
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

諸侯耕助四句。禮祭統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齊盛

夫人蠶於北郊以共冕服鄭注曰齊或作桑 穀梁傳

桓公十四年天子親耕以共桑盛王后親桑以共祭服

按集註禮曰以下乃引祭義之文兼周禮甸師穀梁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原文下 四

傳以備其說當時孟子所引則唯祭統四語最冷

犧牲不成四句。穀梁傳成公十七年宮室不設不可

以祭衣服不修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

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 宋本桑盛不潔潔作絮

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禮曲禮無田祿者不設祭器又

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君子之難仕。音義曰難乃憚切亦如字

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天祿閣外史引孟子曰君子

豈不欲仕哉又惡不由其道

不以泰乎。論衡刺孟篇述作不亦泰乎

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論衡食下有而字 太平御

覽述文無一字

以待後之學者。論衡後下有世字

毀瓦墮墁。章句曰人但破碎瓦畫地復漫滅之以四

字為一義 音義曰墁張武安切云與漫同

按依趙訓則畫墁是畫脂餼冰費日損功之意宋張

芸叟著雜說一卷名畫墁集蓋取此

然則子非食志也。論衡無也字

湯居亳二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

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

牛羊葛伯得而食之又祀湯又問之曰無以供桑盛

湯使亳民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眾要其有酒肉桑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原文下 五

稷者遮而奪之不以養授者則殺之有一童子以黍肉

餉殺而奪焉湯乃與師伐葛天下聞之皆曰非富天下

也為疋夫疋婦報讎也 水經汜水注引孟子湯問葛

何為不祀稱無以供祠祭遺葛伯葛伯又不祀湯又問

之曰無以供犧牲湯又遣之又祀湯又問之曰無以

供桑盛湯使亳眾往為之耕 越絕書吳內傳湯敎鬼

神而天下歸之荆伯不從湯乃飾犧牛以事荆伯此似

即葛伯事

與葛為鄰。史記殷本紀注引孟子葛下有伯字

葛伯率其民。宋本注疏本纂箋本率字作帥 尚書

湯征正義引文民作人

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四書辨疑曰中原古註本要其有酒肉黍稻者肉字爲是下文童子以黍肉餉是其明證。太平御覽皇王部飲食部皆述作酒肉。古史殷紀亦作酒肉。湯征正義引文酒食上無有字奪上有劫而兩字。

殺而奪之。書仲虺之誥正義引作葛伯奪而殺之。胡宏皇王大紀曰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者奪之畏君命不敢校也有一童子校曰而不能耕吾爲汝耕又奪吾食不亦甚乎葛伯殺之。

葛伯仇餉。書古文餉字作餉孔傳曰葛伯遊行見農民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正義曰傳言似葛伯自殺。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六

己人與孟子違者湯之征葛以人之枉死而爲之報耳不爲毫人乃報之非毫人則置之故傳不辨死者何人葛人毫人義無以異非是故違孟子。

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章句曰一說載當作再字再十一者湯再出征十一國凡征二十二國也。奚爲後我。太平御覽述作奚爲我後。

後來其無罰。書太甲無其字古文來作徠無作亡。按前篇後來其蘇與初征自葛等文悉出仲虺之誥。此篇二語則別出大甲下篇集註統全節註云已見前篇似略欠分晰周應賓考異云書後作後後作后今二字書與孟子正同惟前篇後字宋高宗石經書

作倭耳不解周氏別何據云。

有攸不爲臣。舊趙注本爲作惟注曰無不惟念執臣子之節。宋刻本注疏本四書纂箋本四書通本皆作惟。王氏漢藝文志考證舉此亦作惟。

東征綏厥士女五句。書武成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元黃昭我周王天代震動用附我大邑周古文征字作延篚字作棐黃字作爰。

匪厥玄黃。音義曰丁云匪義當作篚此作匪古字借用。注疏本作篚下同似非。毛詩鹿鳴箋引書篚厥元黃正義曰鄭氏禹貢注引允征曰篚厥元黃則此所引亦爲允征文實鄭誤也鄭不見古文而引張霸偽書。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七

也。書正義云鄭氏引厥篚元黃。

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二句。說文解字引逸周書實元黃于匪又引傳篚食壺漿。太平御覽器物部述作商之君子實元黃于篚。文選安陸昭王碑文注引孟子

曰葛伯不祀湯征之其君子以元黃實于篚以迎君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小人誤武王事屬湯。

救民於水火之中。音義曰救字或作揀。

太誓曰。舊趙注本太字作大。尚書作泰誓孔傳曰大會以誓衆正義曰王肅以武王以大道誓衆肅解彼僞文故說謬耳顧氏以爲泰者大之極也猶天子諸侯之子曰太子天子之卿曰太宰此會中之至大故稱泰。

誓也 困學紀聞曰泰誓古文作大誓故孔氏注大會以誓衆晁氏曰開元間衛包定今文始作泰或以交泰爲說真燕書哉大誓與大誥同 鶴林玉露曰泰誓左傳孟子皆謂之太誓古字泰大通前輩謂伐商之謀成于太公故以名誓 章句曰太誓古尙書百二十篇之泰誓也今之泰誓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泰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泰誓也

按趙氏時惟河內女子獻偽泰誓行孔壁古文世猶未見故凡今本書中所有多云逸篇此雖明其有古文仍望而虛測之也書正義引梁王言曰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時事聖人取爲尙書今文泰誓觀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八

兵時事別錄之以爲周書亦似因偽泰誓虛測蓋壁文旣行而偽本猶多引在傳記尙書中不見遂測其錄周書耳今考周書七十一篇並未泰誓之目則取于殘殺伐用張。書作取彼凶殘我伐用張。左傳襄公三十一年正義述孟子引泰誓則取于凶殘

按書正義引馬融書序述孟子引泰誓與泰誓本文不異一字朱子註此云今書文小異豈馬氏時孟子尙與書無所異乎

孟子謂戴不勝。荀子解蔽篇唐鞅蔽於欲權而逐戴子注曰戴讀曰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見孟子卽韓非云太宰戴驩 疏曰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也

引而置之莊嶽之閒。費袞梁溪漫志曰曹參爲齊相屬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寄勿擾也獄字合從嶽音蓋獄市者卽孟子所云莊嶽之間也

段干木踰垣而避之。後漢書陳元傳論引作踰牆按趙氏仲尼不爲已甚章章指曰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史記魏世家正義干木踰牆避之皆以垣作牆泄柳閉門而不內。注疏本內字作納

是皆已甚迫。孟子雜記曰五字應爲一句言文侯繆公皆就見已甚迫切也

大夫有賜於士三句。禮玉藻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敵者不在拜於其室 全祖望經史問答曰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九

據玉藻則大夫有賜無論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乃敵體之降禮陽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尙何事職亡正以敵體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耳孟子引尙書論語及諸禮文互異者甚多此節文或亦隨筆偶遺所以有失

陽貨矚孔子之亡也。音義曰矚或作瞰下同

脅肩諂笑。音義曰脅虛業切又許及切。毛詩抑篇箋胎肩諂笑音義曰胎本又作脇趙岐注孟子云脇肩

竦體也 類篇曰詩箋胎肩諂笑沈重讀 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歛肩注引孟子脅肩所尊爲龍云歛亦脅也 太平御覽述孟子脇肩諂笑病乎夏畦 螺江

日記曰脅肩亦作翕肩揚雄解嘲翕肩蹈背是也則君子之所養。宋刻九經本無則字

然後已何如。宋本作如何

子不得已也。劉昭注續漢書引文予作乃

天下之生久矣。陳師錫五代史序引孟子曰自生民以來一治一亂

洛水警余。音義曰洛張音絳又下江切丁云案玉篇

下江切者從彖今從彖當音胡貢切說文胡工切 書

大禹謨警余作傲予古文洛作降

按說文洛大水也洛水不遵道也二義施此並通丁

氏正此字从彖今復从彖可見經文之傳錄屢變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十一

使禹治之。文選薦士表注引孟子曰舜使禹疏九河

禹掘地而注之海

驅蛇龍而放之菹。音義曰菹側魚切丁音嗟 文選

蜀都賦注引綦母遂孟子注曰澤生草言菹似綦母氏

本菹字从禾 宋本蛇龍作龍蛇 宋宣和博古圖錄

引文作驅龍蛇

邪說暴行又作。音義曰說如字張音稅

誅紂伐奄。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誅作討 章句曰

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以三年

專屬誅紂 孟子雜記曰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

君謂奄君也

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史記秦本紀作蜚廉

滅國者五十二句。逸周書世俘篇武王既克殷狩禽

虎二十有二犀十有二熊羆鼯鼯等若干遂征四方凡

愍國九十有九馘俘若干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

按愍國謂不順服國也本九十有九而滅止五十蓋

又宥其半也狩禽文但未及象而呂氏仲夏紀言象

為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樂

以嘉其德適補周書所闕武周滅國驅獸二事正經

中不得明證故邊笏之書未可以駁雜而全置也

佑啓我後人二句。君牙佑啓作啓佑無作罔古文不

異才父王暮丕承才武王熨启右戮楚人咸目正宅缺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十一

邪說暴行有作。集註曰有當作又古字通用 四書

辨疑曰上文邪說暴行又作此云有作恐皆誤又與有

前後相易讀之於文為順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二句。史記孔子世家春秋之義

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曰後世知某者以春秋

而罪某者亦以春秋 晉書荀崧傳述此略兩平字

魏書崔亮答劉景安書引仲尼云德我者亦春秋罪我

者亦春秋

諸侯放恣。後漢書中一所蟠傳注引作諸侯恣行 風

俗通義窮通卷亦作恣行

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風俗通義盈下有於字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韓昌黎集與孟尚書書引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

野有餓莩。舊趙注本莩作莩。按莩字已見梁惠王上篇而音義重釋于此例屬可疑。今觀趙注本乃知其字有不同故更釋也其所云莩又作莩當為莩又作莩之訛

此率獸而食人也。考文補遺曰古本率下有禽字人將相食。風俗通義食下有也字

開先聖之道。風俗通義作先王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史記河渠書洪作鴻。漢書溝洫志抑作壅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三
能言距楊墨者節。文苑英華皮日休題後漢書釋老志引孟子曰能以言距楊墨者遠矣

按馬端臨文獻通考曰七篇之書所以距楊墨者甚至而濶略於餘子何也蓋老莊申韓蘇張等學其與吾儒旨趣本自冰炭薰蕕遊於聖門之徒未有不知其非者固無俟於辨析也惟楊朱墨翟之言未嘗不本仁而義尚賢尊德而擇之不精語之不詳其流弊遂至於無父無君正孔子所謂似是而非明道先生所謂淫聲美色易於惑人者不容不深鋤而力辨之此論未盡然也百家之說雖皆異於孔子然猶陽為依附或假託言事以自濟其說蓋其心未嘗不知孔

子為聖人者獨墨翟妄自尊大傲與聖門各豎旗鼓肆為非儒之說抵觸聖人當世惑者遂至以孔墨並稱則墨實異端之渠魁矣楊朱之學沿自老子老子之寡欲清心尚可節取楊朱則專以放蕩禮法恣縱嗜欲為宗其言曰人生奚為哉為美厚耳為聲色耳乃復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失其至樂不能自肆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夫逸欲之途本人情所易趨如是說以惑之歸之者不如驚乎所以天下之言不歸墨則歸楊也若言似是而非則墨翟猶有尚賢貴義之說楊朱顯背名教以舜禹窮獨憂苦不若桀紂有縱欲之歡以夷齊矜其清貞而適以自誤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三
以公孫朝穆縱酒漁色無所不至為世之真人豈尚有與吾儒略似處哉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論衡刺孟篇章下有子字哉作乎。白氏六帖匡章曰作公孫丑曰。荀子不苟篇陳仲作田仲。韓非子外儲說亦作田仲。居於陵。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於陵子之灌園兮注引孟子曰客居於陵。論衡作居於於陵。蟪食實者過半矣二句。論衡過半下無矣字。荀子作扶服。文選張景陽雜詩注實字在蟪食上連上文有李為句往將下有而字。事文類聚別集述上句無實字後集述下句無將字

然後耳有聞目有見。論衡見下有也字。文選注亦有也字。太平御覽人事部述文云三日不食耳目無聞見又云三咽而後耳目有聞見果部述文亦云耳目無聞見又云匍匐往食三咽而后聞見也。

按世有於陵子書十二篇明山陰徐渭評其第十一篇云於陵子不食且三易且積雪拒門突生微烟以孟子螬李言之仲之三日不食時屬夏也安得有積雪乎陳仲在荀卿所非十二子中當時應曾著書而漢志不錄則其亡久矣徐氏所評必是贗物。

吾必以仲子爲巨孽焉。盛如梓庶齋老學叢談曰齊地有蟲類蚯蚓大者人謂之巨白善孽地以行孟子以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古

仲子爲巨孽焉即蚯蚓之大者故謂蚓而後充其操者也今訛孽字作孽見晁氏客說

雖然仲子惡能廉。事文類聚述文無雖字惡作烏

仲子所居之室。論衡作仲子之所居室。伯夷之所樹與二句。蘇轍孟子解兩樹字俱諱作種彼身織屨。文選雜詩注引孟子仲子織屨。說文繫傳荆字下引孟子曰陳仲子捆屨而食。

妻辟繡。高士傳述文辟字作孽。齊之世家也。論衡無也字。史記索隱引孟子云陳仲子齊陳氏之族兄爲卿仲子以爲不義乃適楚居於於陵。

兄戴蓋祿萬鍾。音義曰戴蓋丁張並音盍。水經注引孟子曰仲子齊國之世家兄戴祿萬鍾仲子非而不食無蓋字。路史國名記曰陳仲子兄戴盍。

按合音義路史觀之似舊人有以蓋連兄戴讀者爲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論衡不居作弗居下文以兄之室則弗居論衡作不居。

辟兄離母處於於陵。太平御覽述文辟字作避下句少一於字。

則有饋其兄生鵝者。舊文鵝字爲鷓音義曰鷓與鷓同。舊趙注本宋刻九經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本並作鷓。南軒孟子說四書集編四書纂箋賈氏石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古

經並作鷓。論衡者下有也字。已頻頤曰。音義曰頻亦作嘖頤子六切丁五歷切。集註曰頻與嘖同頤與蹙同。論衡作頻蹙。高士傳作嘖頤。文選江賦靈光殿賦弔魏武文三注並引孟子曰嘖蹙而言。太平御覽述無已字頻作嘖。郡齋

讀書志曰孟子十四卷宣和中席且刊石其中多誤字如以頻頤爲頤不可勝計。四書辨疑曰已當作己已只爭半筆之異蓋後人傳寫差耳上皆言仲子之文未嘗間斷至此不當又有己字謂稱仲子也又已頻蹙亦不成文從己字說初見所饋生鷓固已頻頤而惡之矣他日偶食其肉聞兄之言而哇之則前後意有倫次

按說文己本作己巳本作己二形大殊自定為今文而爭差只半筆矣然舊經頗有此半筆之殊故皆不事音釋今之坊刻則竟混兩為一雖己字不復虛上塾師每朱點己字以發紀音有翻怪音釋之闕略者矣觀辨疑之說乃知元時尚不如是也晁氏云以頻頗為類語甚不了疑為字下有脫文

他日其母殺是鵝也。太平御覽述無他日二字

是鵝鵝之肉也。風俗通義愆禮卷孟軻譏仲子吐鵝

出而哇之。論衡哇作吐 太平御覽述亦作吐 高

士傳兄曰鵝鵝肉耶仲子出門哇而吐之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八 孟子滕文公下 六

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論衡為能作能為

蘭谿趙作梅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二十九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離婁上

離婁之明。章句曰離婁即離朱 莊子駢拇篇駢于明者離朱是已司馬彪注曰離朱黃帝時人百步能見秋毫之末孟子作離婁是已 孟子集註考證曰婁朱古聲雙聲如邾謂之邾婁故離朱謂之離婁 景祐集韻曰曬曬古明目者

按黃帝遺其元珠使離朱索之事亦見莊子漢書人

表以離婁公輸子並列春秋時失之矣然據孟子而不

不考考雜書失未大也廣韻離字下以離婁為孟子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一

門人文選七命注以趙氏所云離婁古之明目者為

孟子正文則并若未檢孟子其失斯大

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管子法法篇巧者不能廢規

矩而正方圓聖人不能廢法而治國 韓非子姦劫篇

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權

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 春秋繁露第一

篇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圓雖有察耳不吹六

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睿心不覺先王不能平天下

按西河毛氏言孟子不道桓文之事而為文多襲管

子如省刑罰薄稅斂規矩方圓之正也巧者不能廢

規矩而正方圓諸侯無專殺大夫毋曲隄毋貯粟使

稅者百一鐘孤幼不刑澤梁時縱關譏而不征市書而不稅以善勝人未有能勝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勝人者也皆管子文惠謂此類有屬古成語成法彼此共述之者有後人附益管書轉從孟子摺入者有其言可採不以其人廢言若引及陽貨例者有姑取其事以褒見貶本春秋經彼善於此例者若茲規矩方圓一條辭而雖似而管仲任法孟子言仁其意旨乃猶河漢而無極矣槩云襲管豈不大悖穆乎韓非所云乃承襲于管子董子則承自孟子相提並錄黑白自判然分也

今有仁心仁聞節。王臨川集上仁宗言事書引孟子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二

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
不愆不忘。春秋繁露郊語篇作不審不忘 說苑建本篇作不憊不亡 文選注引詩憊字亦作憊 後漢紀孝桓帝紀陳蕃引作不憊不忘疑誤
率由舊章。風俗通義愆禮卷引詩率字作帥
繼之以六律正五音。譚經苑曰一說繼之以規矩準繩繼之以六律皆當句絕下文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正五音不可勝用與仁覆天下三段文勢相協為高必因丘陵二句。禮記禮器文
按此章中凡以故曰二字引者必皆古人之語今所

可考僅此一條

為政不因先王之道。藝文類聚太平御覽述孟子為高必因邱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必因先王之道皆取文便勢順截去下句 樂城集南省進士策問元史許衡治河疏引此三句與類聚御覽正同
兵甲不多。孟子音義曰甲或作鉀音同
無然泄泄。爾雅釋訓篇憲洩洩音義本洩作泄疏引無然憲憲無然泄泄為證 說文解字泄字下引詩作泄泄 楊倞荀子注作泄泄 集韻作洩洩
泄泄猶沓沓也。玉篇引孟子泄泄猶沓沓也
按詩蕩篇箋笑語沓沓如湯之沸疏云言其沸沓無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三

節也荀子正名篇愚者之言噴然而不類諸諸然而沸注云諸諸多言也依此則沓沓字亦可从言而泄字本或从口或从言似兩文並主言不主貌說泄之變作洩則當以唐避諱故
貴難於君謂之恭三句。後漢書鄧曄傳子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不能為賊
按章懷引是不為也非不能也及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為鄧曄傳二語之證竊謂不若引此規矩方員之至也。廣川書跋引孟子矩字作樂員字作圃 管子法法篇規矩者方圓之正也
欲為君盡君道四句。文選任昉為齊明帝讓宣城郡

公表注引孟子兩盡字上並有則字 周語劉康公曰
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三國志陳思王傳引孟子
作事其君者

殷鑒不遠。文選赭白馬賦作鏡前王注引孟子詩云
殷鑑不遠蓋詩與孟子之字體有異

在夏后之世。周語引詩作近在夏后之世 經義考
曰今本毛詩失近字鄭箋云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

也此可補王伯厚詩考之闕 漢書杜欽傳引詩作在
夏后氏之世

士庶人不仁。意林錄孟子士不仁不保四體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四

是猶惡醉而強酒。容齋四筆曰孟子以齊王由反手
也由弓人而恥為弓王由足用為善是由惡醉而強酒

由已溺之由已飢之由射於百步之外見且由不得亟
皆由與猶通用也 日知錄曰容齋言並作由今本乃

作猶惡醉而強酒是知今之孟子又與宋本小異 注
疏本依舊文為由

愛人不親反其仁節。穀梁傳僖公二十二年論宋襄
公自取事曰故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

則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 馮景解春集曰此
必古語孟子穀梁氏皆引之當有一倒 荀子法行篇

引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

者吾必不長也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失請已
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

按荀子文較穀梁似稍不合而其下乃并反求諸己
言之愈見孟子此言必有所授

其身正而天下歸之。宋本注疏本而皆作則 孟子
考文補遺曰則天下歸之古本則作而

巨室之所慕。王鞏聞見近錄曰孟子謂巨室大家人
所慕之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三國志注引司馬彪戰略曰古
人有言順道者昌逆德者亡

齊景公曰節。說苑權謀篇齊景公以其子妻閭廬送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五

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
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

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
令則莫若從遂遣之 吳越春秋閭閻內傳閭閻謀伐

齊齊侯使女為質于吳因為太子波聘齊女注曰齊景
公女孟子所謂涕出而女於吳即此也

按左傳僖公七年孔叔言于鄭伯曰既不能彊又不
能弱所以斃也景公言蓋本其意

侯于周服四句。春秋繁露堯舜篇引詩云殷士膚敏
裸將于京侯于周服天命靡常上下易置

孔子曰仁不可為眾也。漢書劉向傳孔子論詩至于

第一冊 續修四庫全書 卷 13 反文下

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喟然嘆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
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懼民
萌何以勸勉不惟詳略文殊意亦衍溢
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音義曰濯丁作滄音藥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墨子尚賢中篇引詩作孰能執
熱鮮不用濯
有孺子歌曰節。楚辭漁父之歌無兩兮字。文子上
德篇混混之水濁可以濯吾足乎冷冷之水深可以濯
吾纓乎。集註考證曰滄浪之歌乃是荆楚風謠之舊
故屈原漁父辭亦有此句或謂夫子自葉適漢而聞孺
子之歌。晁補之變離騷序曰孟子見魯平公與屈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騷上 木
諫懷王時蓋並矣而原實後于孟子孟子載孺子之歌
原辭與同此蓋沿孟子事
小子聽之。太平御覽樂歌部述孟子之下有哉字
而後人毀之。宋本作然後下而後人伐倣此
所欲與之聚之二句。管子君臣篇王天下者其道王
之也是以其所欲者能得諸民其所惡者能除諸民
故為淵歐魚者節。晉書段灼表曰故曰為川驅魚者
獺也為數驅雀者鷓也為湯武驅人者桀紂也。太平
御覽述此亦歐字作驅爵字作雀
苟為不畜。李彌遜竹溪文集紹興五年上殿劄子引
文畜字作蓄

仁人之安宅也節。抱朴子述文作仁宅也義路也
道在爾而求諸遠二句。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爾
字俱作邇又求諸難諸字俱作之。淮南子主術訓道
在易而求之難險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居下位而不獲於上節。集註曰此章述中庸孔子之
言乃子思所聞於曾子而孟子所受於子思者。淮南
子主術訓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己上達有道名
譽不起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于友不能得譽
信于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于友說親有道脩身不誠
不能事親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
按上錄淮南道在易而求之難三語原屬不能專誠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騷上 七
之下淮南采集衆論時此一科似本自孟子不自中
庸即其牽連此上章文而事親不悅等辭亦較合于
此可見也故前中庸考中不錄錄于此
民不可得而治也。文選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注引
孟子無民字
不悅於親矣。古史管夷吾論引孟子作弗悅
伯夷辟紂章。尚書大傳伯夷避紂居北海之濱太公
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黨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
養老者此二人者蓋天之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
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易歸。史記周本紀伯
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正義引孟子

作夷齊避紂 齊世家呂尚處士隱海濱散宜生閔天
素知而招呂尚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歸焉
按毛詩疏引有一說以西伯善養老盍往歸焉為散
宜生等招太公之辭與孟子違伐史遷時或已有是
說故其文若有意為二說作調人

聞文王作。章句曰伯夷聞文王起興王道以下文與
字屬此為句 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
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 中論亡國
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
避紂之惡居于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
范浚香溪集聖人百世之師論曰伯夷雖清而聞文王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八

作興則曰盍歸乎來 四書賡言曰今以作字句與字
連下讀但漢讀俱不如此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
而疏云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王逸離騷注太公
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盍往歸之此正引孟子
文而以興字句者

按毛西河此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
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濯滌用此
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
可備一證也

二老者。姚寬西溪叢語曰李善注解嘲引伯夷太公
為二老五臣乃云只太公為一老不聞二老其繆如此

是天下之父歸之也三句。荀子修身篇注引孟子二
老者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 毛詩酌篇
正義引文兩天下之父皆無之字焉往下有也字

而賦粟倍他日。魯語季康子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
仲尼仲尼曰若子季孫欲其法也則有周公之籍矣若
欲犯法則苟而賦又何訪焉韋昭注曰時康子不聽魯
哀公十年春卒用田賦

存乎人者。意林錄孟子無者字 事文類聚述文存
乎人莫良乎眸子亦無者字 吳處厚青箱雜記引孟
子曰知人者莫良於眸子

莫良於眸子。翼孟音解讀眸子為牟

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九

按說文眸但作牟別無眸字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
子亦以牟代眸故陸氏云然

眸子不能掩其惡。宋本掩字作奄

胷中正四句。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
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 白氏六帖述
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
不正則童子眊然 青箱雜記兩焉字亦並作然

按大戴禮曾子立事篇目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
也作于中則播于外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此
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

淳于髡曰章。意林錄孟子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

若嫂溺援之乎孟子曰若不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以手

男女授受不親。禮記坊記君子遠色以為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又內則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嫂溺不援。淮南子注引文嫂溺而不拯是豺狼也援之以道。文選述祖德詩運命論兩注俱引孟子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則援之以手也各有則字

繼之以怒。論語趨庭章義疏引孟子作繼之以忿下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十 複句怒亦作忿 則惡矣。論語義疏引文曰父子相夷惡也

事孰為大節。禮記哀公問篇君子無不做也敬身為大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政不足問也。集註曰問字上亦當有與字 四書辨疑曰中原古注本問字上未嘗無與字蓋南本傳寫之差耳 注疏本有與字 張子語錄楊龜山語錄蔡沉尚書說命傳王炎雙溪集上雷正丞相書引文皆有與字 朱子語類曰此章首三句當作一句讀

一正君而國定矣。大戴禮保傅篇注引孟子曰君正

莫不正也君正而國定也 蘇長公集御史中丞劉摯兼侍讀語孟子有言一正君而天下定矣

徒備噉也。音義曰備張博孤切亦音哺 節文斯二者是也。陳后山集引孟子曰禮節文儀者也禮以為節儀以為文

按二語或是后山中說而其義却懸別互詳總考樂斯二者。程大昌考古編引孟子曰樂之實樂斯二者而不去者也樂則生矣 惡可已。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已下有也字 宋本有也字

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禮記樂記嗟歎之不足四書考異 條考二十九 孟子離婁上 七 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視天下悅而歸已猶草芥也。文選東方朔畫贊注引

孟子天下大悅而將歸已視之如草芥 簪屣底豫。大戴禮帝繫篇史記五帝紀俱作簪屣 漢書人表作鼓容 朱國正湧幢小品曰古書中儘有 襲影處只如簪屣二字从目从耳之類

浦江戴殿恆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離婁下

遷於負夏。史記五帝紀舜就時於負夏。皇甫謐帝王世紀舜遷於負黍皇王大紀國名記皆同。

按尚書大傳亦云舜取于頓邱就時負夏史記索隱云就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司馬遷伏勝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

卒於鳴條。後漢書逸民傳昔湯即桀於鳴條注引帝王紀曰案孟子桀卒於鳴條乃在東夷之地。

按朱子或問鳴條則湯與桀戰之地而竹書有南巡四書考異 條考三一 孟子離婁下 一

不反禮記有葬於蒼梧之說何耶今檢竹書却無南巡不反文其紀有虞氏也曰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五十年陟沈約注曰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困學紀聞曰今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故呂覽又云舜葬於紀鳴條亭在陳留之平邱如其所說不但孟子無疑即禮記言亦可不置疑矣。

東夷之人也。尚書湯誓正義引孟子作東夷之地卒於畢郢。帝王世紀曰孟子稱文王生於畢郢西夷人也。裴駟史記集解司馬相如傳引徐廣曰王季宅程故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宋敏求長安志引孟子文王卒於畢程。

西夷之人也。新語術事篇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晉書華譚言同。鹽鐵論病國章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世說新語蔡洪曰大禹生於東夷文王生於西羌劉孝標注引孟子曰舜生諸馮東夷人也文王生於岐周西戎人也則東夷是舜非禹也。史記索隱引皇甫謐曰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得志行乎中國。韓詩外傳三卷述文得上有然字若合符節。後漢書班固傳注引孟子曰舜文王相去千有餘歲若合符契。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韓詩外傳述此二語上題有孔子曰三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三一

孟子離婁下

二

按揆巨癸切諸字書止收紙韻並無平聲世俗多讀若葵誤甚上篇道揆倣此。

子產聽鄭國之政二節。意林錄孟子子產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也。禮記仲尼燕居注子產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正義引孟子亦作乘車。太平御覽述孟子曰子產為政以其乘車濟人於溱洧故孟子曰可謂惠而不知為政。家語正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說苑政理篇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

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在晉叔向聞之
曰景子爲人國相豈不因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
渠脩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沉於人乎困
學紀聞曰說苑云云卽孟子所言子產以乘輿濟人事
也叔向之時鄭無景差當以孟子爲正

按趙氏章句云孟子以爲不知政當以時脩橋梁意
林以不如以時脩橋梁七字旁錄不知政也之下馬
氏所兼錄章句他或混雜此條頗分明也戒菴漫筆
仍以旁錄七字認爲正文訝之尤屬冒昧

十一月徒杠成二句。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歲十月徒
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脫誤或所見本異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離婁下 三

周語引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禮記月令注引

王居明堂禮曰季秋除道致梁

按今注疏本趙注曰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步渡之
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興梁也疏文亦然與爾
雅注所引却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
悉安可以如是言之檢舊本趙氏注上自爲周十一
月下自爲周十二月也此舊書所以可貴

行辟人可也。音義曰辟丁張並音關亦如字

則臣視君如寇讎。李文公集與李中丞狀引作則臣
之視君如仇讎上國人句亦增有之字

禮爲舊君有服。儀禮喪服傳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

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言與民
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按禮爲舊君之服有二一則致仕一則待放未去右
所言乃待放未去者若以老疾歸田里恩深於民并
爲君之母妻服齊衰三月亦詳見喪服篇

又先於其所往。禮記檀弓正義引孟子曰君使人導
之出疆送至彼國明無罪其所往三年不反然後收其
田里 通典禮五十九引作又先安其所往

如此則爲之服矣。檀弓正義引作如此者得爲舊君
反服矣

則君搏執之。通典禮引孟子曰若諫不行又搏執此之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離婁下 四

謂寇讎

寇讎何服之有。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
古與子思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爲舊
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之滕退人若將
隊之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 四
書集編曰孟子之言蓋本乎子思

言人之不善。四書辨疑曰言字上當脫一好字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朱子語類曰此二語不可作句
至惟義所在方是斷句

君子深造之以道。樂城集私試進士策問引孟子云
君子之於道欲其自得自得之則資之深

以善服人者四句。管子戒篇曰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未有不服人者也。

言無實不祥章。集註引二說曰未詳孰是疑或有闕文焉。四書纂疏曰言下若有者字則當從前說言下

若有而字則當從後說。晏子春秋諫下篇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

不祥也說苑君道篇同。困學紀聞曰觀晏子春秋孟子謂言無實不祥云云蓋古有此言也。太平御覽引

黃石公三略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仲尼亟稱於水。張綸林泉隨筆孔子之取水饒氏以

為川上之嘆是已。今按荀子坐宥篇子貢問君子過大。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雜書下 五

水必觀之說孔子答之甚詳徐子所述或又指此歟。原泉混混節。注疏本原字作源。文選江賦注羅氏

鶴林玉露皆引作源。春秋繁露山川頌水則源泉混混。汜汜晝夜不竭既似有力者盈科後行既似持平者

循谿谷不迷或奏萬里而必至既似智者孔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之謂也。

其澗也。楊慎古音叢目澗作渴云渴即竭字。禹惡旨酒而好善言。金樓子立言篇引作樂善言。

望道而未之見。章句曰望道而未至殷祿未盡尙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似舊經文見字作至。張子正蒙曰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

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似以望道未見為周公事。程子遺書伊川曰文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而依本字讀。朱子或問問以而為如亦有據乎曰詩云垂帶而厲鄭氏云而亦如也此以而為如也春秋星隕如雨左氏云與雨偕也此以如為而也則其混讀而互用之久矣。

不泄邇。音義曰丁案蝶訓狎今注以泄訓狎借聲訓耳。集註考證曰泄字訓狎則與褻字同然作本字訓亦可蓋泄者有餘溢漏之意謂武王不以在邇而溢不

以在遠而遺。仰而思之。滕文公下篇好辨章章指曰禹稷臍胙周。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雜書下 六

公印思音義曰字書印讀如仰離婁下篇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是周公事也。

按詩大雅瞻印昊天釋文曰印音仰荀子議兵篇上足印則下可用也楊氏注印古仰字漢書郊祀志百

姓印望師古注印讀曰仰皆古二字通用之證孟子疏削趙氏章指僅偶存其文段所有此文印已改字

為仰檢今闕里孔氏刊有章指本則臍胙字作駢躓而印亦隨疏本為仰然孫宣公特標舉此語音釋當

時必確有本據也經籍中被淺學臆竄字頗多孟子遭偽疏之厄失古尤甚楚金屑玉披得之益覺可珍

用亟表列斯篇以爾古文萬一

王者之述熄。左傳序正義引文熄字作息。太平御覽文部學部兩述熄俱作息。

晉之乘節。杜預春秋左氏傳序引孟子曰楚謂之檣。檣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正義曰孟子離婁篇曰晉謂之乘楚謂之檣。檣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後漢書班彪傳引孟子曰楚之檣檣晉之乘魯之春秋其事一也。袁氏後漢紀略同。史通雜說篇引孟子曰晉謂春秋為乘。

楚之檣檣。說文解字作檣。留青日札曰檣斷木也。一曰剛木。檣樹無枝也。杜氏左傳注檣檣凶頑無匹。傳貌。史記高陽才子檣。漢書檣余山又藝文志公檣。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雜書下 七

生師古皆曰直由切惟孟子音溝陸德明九經釋音誤之也。字義總略曰檣檣字音桃餘皆音稠然杜注兇頑無匹儔則亦作稠音矣。

按左傳檣檣檣同出一篇而一直由反一徒刀反兩音之別必有師承孟子及史漢音大抵皆祖自左傳陸德明則未為孟子輯音田氏言適彰疎陋。

其事則齊桓晉文節。公羊傳昭公十二年子曰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為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劉攽公是先生弟子記引孔子曰其事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某有罪焉。子未得為孔子徒也節。四書辨疑曰此當自為一章。

首闕孟子曰三字

與傷惠。王安石孟子解曰此文傳之者有誤也。孟子之意當曰無與傷惠無死傷勇。

逢蒙學射於羿四句。宋刻本四書集編本逢作逢字。鑑曰逢與逢遇字不同。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當從逢。正傳寫作逢誤。玉逸楚辭章句曰羿信任寒泥使為國相泥樹之詐惡而專其權勢羿田獵將歸使家臣衆逢蒙射而殺之。佩觿辨證曰顏師古匡謬正俗云逢姓蓋出於逢蒙讀當如其本字更無別音今之為此姓者白稱乃與龐同。按孟子逢蒙音云丁張並薄江切左傳有逢丑父其字從逢予疑師古以左傳孟子諸書皆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雜書下 八

寫為逢遇之逢故以為更無別音不思古今字書或借用或傳寫舛訛豈可以臆斷耶。孟子音義又云逢從夆夆下江切以此見正文誤從夆爾。隸釋跋童子逢盛碑曰司馬相如云烏獲逢蒙之技王褒云逢門子鸞鳥號亦即逢蒙莊子羿逢蒙不能睥睨淮南子重以逢蒙門子之巧皆作逢迎之逢至孟子則云逢蒙學射於羿後之言姓者始皆作逢據漢儒尚借蠶為逢逢未必誤恐當讀為蠶鼓逢逢之逢爾。荀子王霸篇正論篇史記龜策傳逢蒙皆作蠶門呂氏始應覽作蠶蒙淮南子原道訓作逢蒙門子鹽鐵論能言章作逢須漢書人表藝文志作逢門。類篇蓬字下云蓬蒙羿之弟子。列

子湯問篇紀昌學射於飛衛燕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 呂氏有始覽燕門始習於甘蠅射甘蠅而不徙 藝文類聚述世本曰逢蒙作射 按音義本與今監本逢正從彖據諸說則唐宋元時多作逢遇字他書中及逢蒙者亦然以其通借蠶蓬論之則誠如洪氏言難以遂斥其誤

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節。左傳襄公十四年衛侯出奔齊孫氏追之初尹公佗曾學射於庚公差庚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之禮乎射兩鞫而還尹公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正義曰孟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雜著下

九

子云云其姓名與此略同行義與此正反不應一人之身有此二行孟子或假為之辭此傳應是實也 漢書人表亦作尹公佗庚公差 西子蒙不潔。淮南子修務訓許慎注引文作西施之蒙不潔 賈子新書勸學篇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現而掩鼻 雖有惡人節。鹽鐵論殊路章曰蒙以不潔鄙人掩鼻惡人盛飾可以宗祀上帝 宋刻本齊字作齋 天下之言性也。蘇轍孟子解也作者 湛因靜語曰莊周有云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此適有故與性二字疑戰國時有此語

禹之行水也二句。迂書引孟子略二也字 可坐而致也。宋書律志引孟子作可坐而知 公行子。饒魯石洞紀聞曰行字本文無音當音杭毛 詩殊異乎公行是主行列以官為氏

按廣韻云孟子有公行子著書不詳所據 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二句。陳祥道禮記講義曰曲禮言臨喪者揖人必違其位此所言乃燕居之禮孟子所言朝廷之禮朝廷尚嚴燕居尚和言之不同所主之禮異也

愛人者人恆愛之。十一經問對曰問此與恆產恆心之恆皆讀常今反本音如何對曰此恆字係宋真宗朝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雜著下 十

廟諱今已革命合依周易恆卦照登韻本音為正 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趙汝樸易輯聞蹇之大象引孟子作我必不仁不義 其橫逆由是也。音義曰丁云由與猶義同後倣此 集註考證曰古書由猷猶並作繇 於禽獸又何難焉。羅汝芳經書一貫編將難字不讀去聲直接下如舜而已云鳳皇來儀百獸率舞於禽獸且無難也而況於人乎如此看來方見學問無歇手處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禮記檀弓載子思語但少是字也字 按此語雖兩賢取義各殊而授受淵源可驗

舜人也五句。新書勸學篇舜何人也我何人也舜獨有聖賢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隣里之聞窮巷之知者獨何與

非仁無為也二句。李文公集答侯高書曰君子非仁義則無所為也如有一朝之患古君子則不患也

由己溺之也。宋刻本元時集註本皆無也字。四書辨疑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中原古注本由己

溺之也比今本有也字取下文由己飢之也為證則古注本為是。事文類聚述文無此也字。集註考證曰

由與猶同已見上章然此章由字只作自字訓亦可雖被髮纓冠而救之。考文補遺曰古本而下有往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離婁下 十一 被髮纓冠而往救之。王臨川集與王逢原書引此句無往字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呂覽有始覽注曰匡章乃孟軻所謂通國稱不孝者

好勇鬪狠。舊趙注本音義本注疏本狠字皆作很南軒集編集疏纂疏狠字亦皆從彳又鬪字皆從鬥

按說文彳部很胡懇切不聽從也豎也犬部狠五還切吠鬪聲兩字截然不同此鬪狠字必當如曲禮很

毋求勝之很而坊本多誤作狠據廣韻很字下注云俗作狠蓋以很代狠唐固嘗有之然音與義悉大別

縱或俗行不可施諸經典

為得罪於父不得近。戰國策章子之母啓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於馬棧之下齊威王使章子將也勉之曰夫子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曰臣非不能更

葬先妾也臣之母啓得罪臣之父臣之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莊子盜

跖篇匡子不見父音義司馬彪云匡章諫其父為父所逐終身不見父此事見孟子

終身不養焉。孟子辨惑曰此止是畜養之養若所謂女子小人為難養者而注疏晦菴皆云不使養已即是

奉養之養當作去聲讀非也。曾子居武城節。說苑尊賢篇魯人攻鄆曾子辭於鄆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離婁下 十一 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毋使狗豕入吾舍鄆君

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鄆而數之十罪而曾子

之所諍者九魯師罷鄆君復脩曾子舍而後迎之寇退曾子反。四書釋地三續曰寇退二字宜衍以重

上文故。沈猶行曰。義門讀書記曰沈直深切廣韻在二十一

侵中。按荀子儒效篇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

羊沈猶蓋魯之著氏也漢書楚元王傳景帝封其子歲為沈猶侯晉灼注曰沈音審王子侯表屬千乘郡

高宛地與氏古應相因地既讀審氏亦未必他讀廣韻所收惟備博聞而已

王使人瞶夫子。舊文瞶為瞶音義曰瞶古莧切又音

閑 孟子考文曰瞶字同瞶義或近瞶古本集註本及

字書所引並是瞶字下章放此 增修韻略引孟子王

使人瞶夫子 舊趙注宋刻九經南軒說集編集疏四

書通四書纂箋並為瞶下章瞶良人亦並為瞶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意林錄孟子齊人有

一妻一妾其夫出行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人

共飲食耳妻後伺之見乞人祭餘食之妻乃告其妾相

與泣於中庭其夫自外來未知猶驕其妻妾由君子枉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雜書下 古

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太平御覽述孟子齊人有一妻

一妾其良人出行厭酒肉而後返欺其妻云富貴人共

飲食也其後妻伺其所之乃就外郊乞人之祭餘 集

註曰章首當有孟子曰字闕文也 李贄疑耀曰此不

獨闕孟子曰三字而已嘗合上章誦之因思七篇中少

有瞶字此二章以瞶夫子瞶良人游言之當出於一時

也竊意儲子更有問答若曰人皆可為堯舜而不得為

者何也遂論及乞墦事耳

按意林御覽所錄均非孟子成文而二家文頗相合

似當時有別本如此者李氏說本魯齋王氏謂二章

正是一章所見殊允詳論在總考二十一篇

李如圭依理其本
作見今依理其本
作

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儀禮疏引文饜字作厭 文選

寡婦賦秋胡詩古詩王景元雜詩四注俱引作厭

吾將瞶良人之所之也。宋本瞶作瞶句末無也字

儀禮士昏禮注引孟子曰將見良人之所之 毛詩鵲

巢正義引孟子吾將瞶良人所之 增修韻略平聲去

聲瞶字下兩引此文

施從良人之所之。音義曰施丁音迤張音易謂延施

而往 容齋續筆引文曰妻瞶其所之乃之東郭墦間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音義曰墦墦潘二音 義門

讀書記曰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句之祭者乞其

餘句上文瞶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 孟子雜書下 古

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本謬矣

施施從外來。音義曰施丁依字詩曰將其來施施張

音怡 讀書通曰孟子施施自外來即訑訑訑之聲

音顏色即施施 黃氏曰抄曰或疑施是施之於人不

反顧收斂施施正是驕其妻妾之狀

其妻妾不差也而不相泣者。集註考證曰也者字非

句連作兩讀

浦江戴聰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一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萬章上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尙書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古文田作畋旻作𡗗毛詩小弁傳舜之怨慕日號泣于旻天文選陸機贈從兄詩注引孟子號泣上亦增有日字

何爲其號泣也。大禹謨正義引作何爲然也小弁正義作何爲然矣

勞而不怨。禮記祭義述曾子語作懼而無怨大戴禮曾子大孝篇同尸子引曾子作懼而無咎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一

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大禹謨正義則作卽不知也也作矣非爾上無是字小弁正義作則吾不知之矣公明高曰非爾知也

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孟子音義曰恕張古黠切丁音界說文解字引孟子曰孝子之心不若是念繫傳

曰字書無恕字孟子本作念廣韻引文同說文西溪叢語曰許氏說文念音呼界切忽也引孟子云云說

文用古文纂集成之引用念字恐爲正也按類篇謂不若是恕丁公著讀今據音義丁自音界

其依字讀古黠切者張鑑耳共爲子職而已矣。禹謨小弁正義皆共作供無矣字

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大禹謨正義引文父母不愛我何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章句曰堯典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尙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呂氏春秋孟春紀堯有子十人又慎行論堯妻舜以二女臣以十子高誘注曰孟子曰堯使九男二女事舜此曰十子殆丹朱爲允子不在數中

按舜典後出趙氏不及見之而今舜典亦未有九男等文史記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特據孟子言之典籍厄于秦火不獨尙書百二十篇有亡失也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二

知好色則慕少艾。疏曰世之傳孟子者以少女爲少艾按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禮記云五十曰艾是則艾誠長老之稱謂之少艾不知何據以爲誤也殆亦未可知程氏考古編曰徧思經傳絕無以艾爲好之文或曰艾古女字也傳久而訛離析其體則女轉爲艾此說似有理然孟子之書不經焚毀歷世諸儒無有以疑誤改易其本用字者簡有士子陳其所見曰少當讀爲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當爲父則不勞曲說而義自明矣信哉斯言也凡古書言懲艾之艾皆音艾艾即衰減之義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于孺子時也陳櫟定字文集曰陳晉之改少艾爲少女不經之甚

按曲禮五十曰艾疏謂髮蒼白色如艾也蓋古但訓艾為白而白義含有二焉以髮蒼白言謂之老以面白言則謂之美同取于艾之色也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王不以子工乃與幼艾高誘注云艾美也屈子九歌怨長劍兮擁幼艾王逸注亦以艾為美好晉語狐突語申生曰國君好艾大夫殆韋昭注以艾為雙臣乃指男色之美好者漢張衡東京賦齊騰驥以沛艾薛綜注以沛艾為作姿容貌程氏云傳載中絕無以艾為好者豈誠說乎說文祇據魯頌曲禮訓為長老遺孟子國語國策等所用一義此說文之略不當因以改讀孟子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三

五十而慕者二句。禮記坊記注引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

娶妻如之何。齊風娶作取音義曰本亦作娶 禮坊

記引詩作取 孔叢子論書篇引詩為娶

父母使舜完廩節。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為

築倉廩予牛羊警叟尙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警叟從

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警叟

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深入警叟與象

共卜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警叟象喜以為舜已死象

曰本謀者象象與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

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

之象鄂不憚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程子遺書曰孟子言舜完廩浚井之說恐未必有此事論其理而已

按史遷所據孟子外亦無他書并笠匿空以意飾之耳列女傳之烏工龍工則又因其說而飾以神奇者捐階。音義曰捐音緣又音旋 章句曰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此讀捐為旋

砥戾。音義曰砥都禮切丁音彫云義與淳同

鬱陶思君爾。尙書五子之歌正義曰孟子稱象見舜

云思君正鬱陶 禮記檀弓正義引孟子曰鬱陶以思

君 書古文鬱陶作鬱陶鄭瑗井觀瑣言曰嘗疑孟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四

子此段是古逸書之辭其文甚似之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亦是用此語

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史記索隱曰孟子又取尙書

文云云 路史發揮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

陶語也鬱陶乎思君顏厚有忸怩五子戒太康語也而

牽合之以為舜象之言此戰國之妄也

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太平御覽述文饋字作餽 新

序節士篇有餽魚於鄭相者鄭相不受或謂子嗜魚何

故不受曰吾以嗜魚故不受魚失祿無以食魚矣

按新序所云鄭相似即子產而其事頗不同韓詩外

傳則又以嗜魚不受魚者為魯相公儀休異人別說

故自不齊而孟子聞而知之漢人又傳聞而知之孟子所言必較韓嬰劉向近實

子產使校人畜之池。音義曰校張音效丁音教。梁

溪漫志曰東坡詩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

產非子美也不知左傳杜預注云子產一字子美

象日以殺舜為事。越絕書吳內傳警駁用其後妻常

欲殺舜。史記五帝紀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

殺舜。說文繫傳引孟子曰字作恆

按堯之天下豈容有日欲殺兄之人此亦萬章所聞

繆也而戰國時流言之妄尙不僅此韓非有云瞽叟

為舜父而舜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故父殺弟不

可為仁則云象欲殺舜猶其繆之小焉者矣萬章知

無放殺象之事而不能無疑于放象之說孟子力

辨其并無之則其餘邪說悉不待辨而息已

舜流共工于幽州。書舜典州作洲古文作州。史記

作幽陵。大戴禮五帝德篇述四語與孟子同而以爲

帝堯事。莊子在宥篇堯放讎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

峽流共工于幽都亦謂堯事。宋文鑑錢易請除非法

之刑疏曰堯時誅四罪止曰殛鯀於羽山竄三苗於三

危放讎兜於崇山流共工於幽州前後全易置

放讎兜于崇山。書古文讎兜作鳩啜崇作宥。莊子

作讎兜。山海經作讎頭

殺三苗于三危。書舜典作竄三苗古文竄或作𠄎或

召。說文解字引書竄三苗。史記作遷三苗。莊子

作投三苗。張綸四書原旨曰書云竄三苗此云殺者

寘之死地即殺之也

殛鯀于羽山。書古文鯀作𩺰。五經文字曰鯀經典

釋文亦作𩺰或作𩺰。楚詞天問漢書人表皆作𩺰

別雅曰廣韻引說文鯀魚也亦作𩺰禹父名本作𩺰亦

作𩺰尙書本作鯀蓋从魚从角从骨其形相似而系與

元黃字形亦相近故所傳不同如此

封之有庠。漢書鄒陽傳作封之於有昇服虔注曰昇

音丹子之昇師古注曰音鼻。又武五子傳舜封象于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六

有鼻師古注曰有鼻在零陵今鼻亭是也。後漢書東

平王蒼傳昔象封有鼻。三國志樂陵王茂傳亦曰昔

象之為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路史國名記曰

有鼻象國孟子作鼻。藝文類聚述孟子之作諸

按鼻與鼻皆從昇與之昇音皆讀若庇故其字得通

借路史當云有鼻象國孟子作鼻今本互差

仁人之於弟也。藝文類聚述孟子弟上有其字

不藏怒焉三句。漢書鄒陽傳夫仁人之於兄弟無藏

怒無宿怨厚親愛而已

親之欲其貴也二句。史記三王世家古之人有言口

愛之欲其富親之欲其貴

不齊引說者願也

天子使吏治其國。柳柳州集毀鼻亭神祠記象君有鼻而天子之吏實理 讀書錄引孟子作治其賦

欲常常而見之四句。章句曰此皆尚書逸篇之辭

困學紀聞曰趙氏不及見古文尚書故以此為逸篇之辭

辭 集註亦以下二句為古書之辭 說文解字引孟

子故諛諛而來諛魚怨切

舜見瞽瞍其容有蹙五句。墨子非儒篇孔某與其門

弟子閒坐曰夫舜見瞽瞍蹴然此時天下坂乎 韓非

子忠孝篇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

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德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

臣也 文選諷諫詩注引孟子曰天下大哉岌乎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論學上 七

按韓非所引之記即咸邱蒙所聞之語蓋當時早有

以此等說筆之於書者矣蹙造二字古通韓詩外傳

史魚死不于正堂治喪衛君問知其故造然名遽伯

玉貴之而退彌子瑕淮南道應訓孔子觀宥卮造然

革容曰善哉持盈者乎並以造代蹙殆岌乎乃時

人恆語莊子天地篇述許由之言亦云殆哉岌乎天

下音義曰岌本又作岌管子小問篇桓公言欲勝民

管仲口危哉君之國岌乎

堯典曰。集註曰今此文乃見於舜典蓋古書二篇或

合為一耳 四書廣言曰漢光武時張純奏宜遵唐堯

之典二月巡狩至章帝時陳寵奏言唐堯著典書災肆

赦皆是舜典文而冠以堯典之名即前漢王莽傳所引十有二州亦稱堯典後西晉武帝初幽州秀才張髦上奏引肆類上帝諸文亦稱堯典自偽書一出而羣然改從則是古書二篇而今誤分之非古書二篇而今誤合之也

放勳乃徂落。舊文勳為勛音義有勛音勳之釋 宋

本注疏本為勛 孟子考文曰古本勳作勳 舜典作

帝乃徂落 說文解字殂字下引虞書放勳乃徂落

三年四海遇宥八音。舜典年作載 春秋繁露煖煖

篇引尚書作四海之內閱宥八音三年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禮記曾子問篇孔子曰天無二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論學上 八

日土無二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 又坊記子云天無

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又喪服四制天

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大戴禮本命

篇天無二日國無二君家無二尊

普天之下四句。小雅普作溥 左傳昭公七年芊尹

無宇引詩普天之下與孟子同 荀子君子篇韓非子

說林戰國策溫人對周史記司馬相如傳白虎通公侯

篇喪服篇皆引此詩與孟子同 後漢書桓帝詔班固

明堂詩皆云普天率土普字亦與孟子同 司馬相如

難蜀父老引莫匪王土 漢書王莽傳引率土之賓

說文傳引詩率土之頻云或借賓字或作瀕同作濱

乃誤 呂覽孝行覽舜為天子賢士歸之萬民譽之丈
夫女子振振殷殷無不戴說舜自為詩曰普天之下莫
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所以見盡有之也

按呂氏即由上文言舜誤耶然未可遽論也列子
載堯時童兒語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今大雅皇矣
有之史記載箕子之歌云彼狡童兮不與我好兮今
鄭風狡童有之琴道載孔子狩蘭操習習谷風以陰
以雨之子于歸遠送于野上二句見谷風下三句見
燕燕俱屬邶風又名南草蟲首章與小雅出車五章
同齊風南山末章與幽風伐柯首章同邶風谷風三
章與小雅小弁末章同古人詩每不嫌彼此承襲漢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九
魏樂府中尤多普天四語舜會賦之北山詩人逃用
之亦事理所應有矣

此莫非王事二句。小雅北山篇大夫不均我從事獨
賢孟子即以詩說詩 鹽鐵論地廣章引詩云莫非王
事而我獨勞又即以孟子語為詩
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左傳隱公元年注不以文
害意正義曰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又十一年正義
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 文心雕龍夸飾篇引
孟軻云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也 宏明集
載劉勰滅惑論曰以文害志孟軻所譏 歐陽文忠公
集經旨蘇長公集雜策引文志俱作意

是為得之。章句題辭引作為得之矣

夔夔齊栗二句。注疏本齊字作齋 大禹謨作齋慄
又齊下無雙字古文作叁 路史有虞紀作齊栗
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晉書段灼傳引孟子曰堯不
能以天下與舜

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音義曰行張去聲亦如字
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文選王命論注引孟子
使之主事而事治而百姓安之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晉書段灼傳引無之南二
字 書舜典正義引孟子舜避丹朱於南河之南 文
選劉琨勸進表注引孟子亦以堯之子作丹朱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十
訟獄者。文選陸機答賈長淵詩獄訟違魏注引孟子
獄訟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隨正文作獄訟

不謳歌堯之子。書舜典正義引孟子謳歌者不之堯
子而謳歌舜上二句堯之子俱省作堯子

故曰天也。史記五帝紀自堯崩至踐天子位焉悉與
孟子文同惟此故曰作舜曰 晉書段灼傳亦作舜曰
天也 文選陸機詩劉琨表兩注皆引孟子作舜曰天
也 書舜典正義引無故字

夫然後之中國。文選注作夫而後歸中國 太平御
覽述文夫然下無後字

按漢董江都對策曰堯禪位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

子丹朱而歸舜舜知無可避乃即天子之位此段文全本孟子可為孝文時已立孟子博士之驗

而居堯之宮。顧大韶炳燭齋隨筆曰江北人而如磨異經傳中多有之孟子而居堯之宮而當作如小雅綯直如髮如當作而是也

泰誓曰。舊趙注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泰俱作太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三句。新序節士篇禹問伯成子高曰昔者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吾子猶存焉及吾在位子辭諸侯而耕何故子高曰昔堯之治天下舉天下而傳之他人至無欲也擇賢而與之至公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士

也舜亦猶然今君之所懷者私也百姓知之貪爭之端自此始矣德自此衰刑自此繁矣吾不忍見以是野處也 韓非子外儲說潘壽對燕王曰禹愛益而任天下

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以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

按萬章所謂人言蓋此等言也故孟子姑援別典之說明益方避啓而未嘗貪其位啓順人心即位而未嘗奪於益以絕其尤甚之謬妄而禹德盛衰不暇更置辨也汲冢書亦云益于啓位而啓殺之當時為此

言者不獨一潘壽矣

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毛奇齡四書正事括略曰楊氏謂此語今不可考而大禹謨載舜薦禹辭曰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舜之在帝位凡五十載而其薦禹時適三十三載非十七年乎

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吳越春秋無余外傳曰舜崩禹讓位商均退處陽山之南陰河之北

禹薦益於天七年。史記夏本紀舉益任之政十年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夏本紀益讓帝禹之子啓而辟居箕山之陽正義曰孟子陽字作陰箕山之陽即陽城也箕字誤本是嵩字而字相似其陽城縣在嵩山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士

南二十三里則為嵩山之陽也 吳越春秋亦作箕山之陽 書正義禹之子三字作一啓字

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書甘誓正義引孟子天下諸侯不歸益而歸啓啓遂即天子位

舜禹益相去久遠。通鑑前編曰遠當作近 四書辨疑曰益親曾事舜繼又相禹至禹崩時纔十三四年其實未嘗相去久遠也相當作去聲去當作之遠當作近

舜禹益為相之久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去遠二字蓋傳寫之誤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二句。張世南游宦紀聞引孟子作為之者致之者

太丁未立。通鑑前編曰下當有而卒二字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疏曰史記云外丙即位三年今

孟子云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尙書伊訓序

成湯既歿大甲元年正義曰據此則太甲必繼湯後而

殷本紀云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乃立太丁之弟外

丙三年崩別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甲

與經不同彼必妄也劉歆班固不見古文謬從史記皇

甫謚既得此經作帝王世紀仍述司馬遷之語是其疎

也。竹書紀年成湯二十九年陟外丙即位二年陟仲

壬即位四年陟太甲即位與孟子合。朱子語類問立

二年四年方二歲四歲二說孰是曰必是立二年四年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三

如今人都被書序誤書序云成湯既沒大甲元年所以

謂外丙仲壬不曾立殊不知書序是後人所作豈可憑

也。四書正事括略曰從來序年無先幼後長者今丙

二歲壬四歲則仲壬爲外丙兄何後之耶。道宜廣宏

明集述陶隱居年紀云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

按書正義遠譏史遷爲妄劉歆班固爲謬皇甫謐爲

疎而已之不考孟子獨不謂之疎與謬乎但二年四

年之說亦有一疑太甲嗣位未行適孫居喪禮故伊

尹俾徂桐宮宅憂若先有丙壬六年則甲已免喪久

矣書序不可憑居憂非序文也豈亦不可憑耶或殷

制繼其統者有爲其先君三年服似當少辨通之

伊尹放之於桐。履齋示兒編曰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譌耳。宋景濂文集題跋曰孫季昭此論甚偉句曲外史張伯雨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

按書但云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本未嘗有放字

據盡心篇公孫丑所問知以爲放者亦戰國人言也

茲偶順口舉詞意所不重以之爲譌理更當焉

自怨自艾。楊伯愷應乘連下於桐二字爲句

夏后殷周繼。劉攽公是先生弟子記引孔子曰唐虞

禪夏后繼湯武伐其義一也

伊尹以割烹要湯。墨子尙賢篇昔伊尹爲莘氏女師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古

僕親爲庖人湯得而舉之。莊子庚桑楚湯以胞人籠

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史記殷紀阿衡

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

按呂不韋書有本味一篇言有伊氏得嬰兒于空桑

之中令焯人養之是爲伊尹湯請有伊爲婚有伊以

伊尹爲媵送女尹說湯以至味極論水火調劑之事

周舉天下魚肉之美菜果之美和之美飯之美水之

美者而云非爲天子不得具割烹要湯之說無如此

篇之詳盡者其文若果之美者箕山之東有盧橘應

劬史記注引之飯之美者元山之禾南海之秬許慎

說文引之所稱書目俱不曰呂覽曰伊尹考班固藝

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羣
書為書所謂本味篇乃剽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
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夫小說之怪誕猥鄙
何足挂唇而其時在已辱身之徒援以自衛津津樂
道至輾轉傳聞于孟子之門又烏可不辨論哉馬遷
自命良史殷紀中雜陳二說且次孟子正說于後又
作孟子傳而云牛鼎之意近世學者不復料前古有
小說而但奉遷史為信書則雖經孟子明辨猶其惑
未盡祛也愚故追索其根株以實抉之曰是說也但
本伊尹說也伊尹說乃怪誕猥鄙之小說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列女傳母儀篇作有莘 呂氏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章句上 五

孝行覽作有仇
祿之以天下弗顧也。蘇長公集伊尹論引孟子非其
道也非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
一介不以與人二句。意林錄孟子伊尹不以一芥與
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集註曰介與草芥之芥同
按論衡知實篇伯夷之廉不取一芥于人作芥字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舊文囂為歸音義曰歸
五高切又許驕切 太平御覽述孟子曰伊尹耕于有
莘之野湯躬詣之伊尹囂然不顧
湯三使往聘之。史記殷本紀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
後肯往 集註考證曰三去聲

既而幡然改曰。音義曰幡張云與翻同 程子遺書
楊遵道錄伊川語引此作翻 文選應休連與從弟書
注引孟子改下有之字

天之生此民也三句。李文公復性書述伊尹曰天之
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
思天下之民節。音義曰推丁土回切亦如字下卷同
說如字亦音稅 尙書說命下篇昔先正保衡作我先
王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
不獲則曰時予之辜 鹽鐵論權刺章禹稷自布衣思
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
治水土教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章句上 六

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劉貢父集進說引孟子作
未有枉己能正人者也
歸潔其身而已矣。宋本舊趙注本宋石經宋刻九經
潔俱作絮 增修韻略引孟子歸絮其身
伊訓曰節。尙書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
條朕哉自毫 古文伊訓作靦嘗造作船哉作才 鄭
康成書序注引伊訓載孚在毫
按春秋傳引大誓商兆人離周十人同又引康誥父
子兄弟罪不相及大誓本二十字康誥本四十七字
而各以八字括之不嫌其太簡約也此伊訓皇天以
下十字孟子亦括以天誅二字蓋同其例

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三句。說苑至公篇述此章文
孔子上無或謂二字癰疽作雍雖侍作寺瘠作脊下皆
做此有諸下無乎字 釋雅曰說苑作雍雖孟奇謂字
書不相通字書自不知古人之通也

按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驂乘韓非子作雍鉏此癰
疽說苑作雍雖輾轉相推似雍鉏雍雖爲一人而癰
疽亦卽雍渠均以聲同通借字耳

於衛主顏雝由。音義曰雝張音醜平聲亦如字 史
記孔子世家孔子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 顏
師古漢書注曰顏濁鄒卽顏豕聚也 四書纂箋曰據
史記不但濁鄒之名異言子路妻兄亦異矣

四書考異 條考三一 孟子萬章上 七

孔子主我。馬永卿癩真子引孟子作夫子主我
孔子進以禮退以義。說苑進退下各有之字
是無義無命也。說苑作是無命也無無義二字

按彌子欲借重於孔子孔子拒之此文甚明呂氏慎
大覽乃云孔子道彌子瑕見盪夫人因也淮南泰族
訓亦云孔子欲行王道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
人彌子瑕而欲通其道當時訪孔子者且不僅造爲

癰疽瘠環言矣

孔子不悅於魯衛三句。說苑孔子不悅于魯衛將適
宋遭桓司馬 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去魯適宋與弟子
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

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厄。說苑服下無而字是下
無時字當作嘗

主司城貞子。宋石經貞作正

按左傳哀十五年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似卽此人
爲陳侯周臣。疏曰注謂陳侯周懷公子也今按史記
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乃爲濬公又濬公年表六年
孔子來孔子世家孔子在陳三歲復適衛歸魯是濬公
八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爲濬公之臣矣今孟子
乃云爲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卽濬也 史記索隱曰左
傳濬公名周史記云濬公越是史官記不同也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爲主節。說苑吾聞下所爲下各
四書考異 條考三一 孟子萬章上 六

有之字若作如未有乎字 鹽鐵論大論引孟子曰觀
近臣者以其所爲主觀遠臣者以其所主使聖人僞容
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爲孔子也 漢書杜欽傳欽
對策曰近觀其所爲主遠觀其所主 文選王粲贈文
叔良詩注引孟子吾聞下有之字

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三句。戰國策趙良曰五殺
大夫荆之鄙人也聞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自
鬻于秦被褐食牛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
姓之上 呂覽孝行覽百里奚之未遇時也亡虢而虜
晉飯牛于秦傳鬻以五羊之皮公孫枝得而說之獻諸
繆公 史記孟子荀卿傳伊尹負鼎而勉湯百里奚飯

牛車下而繆公用霸先作合然後引之大道 又秦本紀百里奚奚字作侯管子小問篇作侯

以要秦穆公。舊文穆為穆下皆同音義有繆音穆之釋 宋石經本舊趙注本注疏本穆俱為穆 史記蒙恬傳蒙毅曰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 風俗通義皇霸卷亦曰秦穆公

受鄭甘言置戎而去逆黃髮之計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故諡曰繆 皮日休文藪秦穆諡繆論曰今之學者以秦穆為穆尚疑其諡予以諡穆為定 黃潛筆記曰史記秦本紀前書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九

按諡法布德執義曰穆名與實爽曰穆二諡美惡絕殊安得通用據蒙毅應劭所說秦穆之繆不惟字當從糸音亦當靡幼切矣史傳于一段語中猶上云穆

公下云立號曰繆得謂他經書之雜出盡原文然耶晉人以垂棘之璧四句。左傳僖公二年晉荀息請以

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又僖公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

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義門讀書記此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為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別為句與

史記所言虜晉走宛秦贖之授以政乃合 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去之下無秦字

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宋石經本注疏本穆為穆下知穆公做此 南軒孟子說亦俱為繆

按戰國時處士橫議蔑人倫廢禮義以為親可怨弟可放夫婦可苟合也竊威福之柄萌篡逆之心以為君臣無定分禪繼無定命也枉己辱身營營富貴利達之途以為苟賤可甘近佞可援也爰是造為事端託諸舜禹伊孔謂聖人且有然者欲假以濟其私而掩其醜孟子懼焉故特設為門弟子疑難問答著諸簡編以撤扶其樊籬好辨章所謂正人心息邪說距

諛行放淫辭者正於此篇詳盡見之風俗通言孟子退與萬章之徒作書而舉好辨章文為旨萬章之徒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上 三

非就此篇實據之歟故此篇雖若泛論往事而實為孟子一書之領要觀孟子論百里奚已無所據惟以事理反覆推之則列國之信史若輩惡其害己並早滅于秦火前矣觀馬遷為史凡孟子所既辨斥仍多取為實錄則時之邪說惑人深幾于杯水車薪之不可想矣使非此篇久傳雖舜禹伊孔且無以見白于今日其他是非之顛倒者可勝言乎

東陽韋佩珩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二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萬章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五節。韓詩外傳三卷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然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與鄉人居愉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彼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遲遲乎其行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一

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中者也世說新語言語門注引孟子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與鄉人居若在塗炭蓋聖人之清也橫民之所止。孟子音義曰橫民之橫或作總各依本字讀
頑夫廉。漢書王吉傳引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貪夫廉懦夫有立志後漢書丁鴻傳論王暢傳引此三語皆與漢書同列女傳注引此亦同袁氏後漢紀載華嶠論丁鴻語亦云貪夫廉論衡率性篇引三語頑亦作貪又儒上有而字晉書羊祜曰貪夫反廉懦夫立

四書考異 下編卷三二

志雖夷惠之操無以尚也南史任昉傳論曰能使貪夫不取懦夫有立志蕭統撰陶淵明集序曰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文選為宋公修楚元王墓教三國名臣序贊郭有道碑文三注引孟子皆作貪夫廉趙蕤長短經曰聞伯夷之風貪夫自廉黃庭堅集伯夷叔齊廟記亦曰貪夫廉

按貪與廉緊相反對頑稍齟齬右凡十四條與上韓詩外傳同述作貪字後盡心下篇頑夫廉趙氏章指云伯夷柳下變貪厲薄亦以頑為貪兩文即不盡傳寫譌疑或居一於此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二

昭王碑三注引文皆斯民下無也字後覺下有也字按前篇斯字作此選注既引為斯則當屬此篇而後覺下也字又同於前篇文蓋亦涉異同之數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宋刻本注疏本張南軒本若皆作如通鑑前編引亦作如文選東京賦若己納之於隍注引孟子曰匹夫匹婦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納之於溝也同此篇有與字
阨窮而不憫。宋刻本憫字作閔爾焉能浼我哉。音義曰浼張音每丁音漫接浙而行。說文解字引孟子夫子去齊澆浙而行西溪叢語曰接浙接字殊無理說文引作澆浙澆其兩

三七一

切漉乾漬米言不炊而行也異聞集引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浙唐本作澆字

按太平廣記三百九十一卷引陳翰異聞錄但作接浙為李吉甫得鄭欽悅書著論之語非銘詞也然姚氏所見正本或自有殊當更考

可以速而速四句。王臨川集三聖人論孔子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仕處二句上下易置而皆作則

伯夷聖之清者也節。尙書湯誥正義孟子云伯夷聖人之清者也伊尹聖人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聖人之時者也各有人字 李德裕會昌一品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三

集夷齊論云孟子稱伯夷聖人之清者亦有人字聖之任者也。左傳文公十八年正義愷和也引孟子為證曰伊尹聖人之和者也

集大成也者二句。文選宋元后哀冊文注引孟子曰孔子之謂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集大成無重文始條理也。音義曰本亦作治條理下同

智譬則巧也二句。孟子辨惑曰呂東萊策問進士孟子論孔子集大成之說云譬之金玉則智始而聖終譬之功力則聖至而智中以智為尙則害前說以聖為尙

則害後說此雖一時科舉之文實有可疑學者不得不辨也以予觀之當云智譬則力聖譬則巧後說字誤耳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尙書武成正義引孟子作周之班爵祿如何

其詳不可得聞也節。武成正義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矣嘗聞其略文選難蜀父老注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嘗聞其略矣皆略去中三語

天子一位節。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孟子疏曰王制不及天子又無六等殆與孟子不合者蓋以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夏商制也

陳氏禮記講義曰王制言制爵之法孟子言班爵之法制之出於天子故不必言天子班之首於天子與君故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四

兼天子與君言之也 方氏禮記解義曰孟子子男合為一此雖之二者彼所言位之等此所言名之等天子之制地方千里節。王制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 孟子疏曰王制言田而不

言地者蓋祿以出為主王制主於分田而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以分國而國以地為主所以有田地之異也

周禮大司徒凡建邦國以土圭之灋求地中以建王國制其畿方千里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其食者半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其

食者四之一諸男之地封疆方百里其食者四之一賈公彥疏曰男國百里開方得五十里者四經云其食者四之一獨此與孟子等合自子已上彼言百里七十里於此經不合矣 朱子語類曰孟子所答周室班爵祿與周禮王制不同此也難考然畢竟周禮底是蓋周禮是簡全書經聖人手作必不會差孟子之時典籍已散亡想見沒理會 周禮訂義曰孟子王制皆指實封之地周官兼山川附庸言之司農東萊陸農師王介父皆云 書武成分土惟三傳曰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爲三品正義曰周禮大司徒所云蓋是周室既衰諸侯相并是以國土寬大有違禮文乃除去本經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一 孟子萬章下 五

不能五十里。春秋繁露爵國篇附庸凡四等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與氏者方十五里 附於諸侯曰附庸。禮記集說項氏曰王莽封諸侯置附城則漢人以城解庸也古文庸卽墉後人加土別之天子之卿受地視侯節。王制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 潛夫論班祿篇天子三公采視公侯蓋方百里卿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視附庸方三十里 孟子疏曰此與王制不同者亦以周制夏商制不同也孟子不言天子之公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是所謂舉卑以見尊之義也 陳祥道禮書曰周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六

妄爲說耳 葉夢得禮記解曰鄭氏以武王初定天下分土惟三至周公攝政斥大九州之界而分土以五等以周官王制異同考之斥封界有之矣謂五等之封實可食之地則非也蓋周官合山林川澤言之則謂之封疆王制止於可食之地則謂之田以其地方五百里而去山林川澤取其可食者半則是附庸在其中以其田方百里皆可食而山林川澤不在焉則附庸亦在其外由是觀之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公侯之國蓋有增多附庸而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亦無增損也 公侯皆方百里。考文補遺曰古本皆下有地字 書武成正義引無皆字

官有卿無三孤與上大夫而公則冢宰是公孤上大夫同爲六卿故上大夫之爲卿則受地不過七十里此王制所謂天子之卿視伯者也孟子又言大夫受地視伯者言上大夫也蓋孤出封則侯上大夫出封則伯而已附庸雖不能五十里總大率而言之亦可謂之五十里此所以或言元士視子男或言元士視附庸 陸氏禮記解曰兩經各差一等非不同也孟子言受地爾蓋天子之卿之田視伯卽受地視侯他倣此 白虎通爵篇引王度記曰天子冢宰一人爵祿如天子之大夫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三節。王制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

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君十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君十卿祿小國之卿二大夫君十卿祿 禮記解義曰孟子所言其序不同者孟子以貴賤為之序此以衆寡為之序故也

按王制此文次制農田百畝節下孟子自君卿順序王制自農夫倒序文有繁省義未有鉅錯也惟一云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一云下士視上農夫小異蓋庶人在官有府史胥徒四等其祿以農之五等為差則為府者當視上農而史暨胥徒以次視中下矣下士與為府者同故雖兩說之而義仍一

耕者之所獲節。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七

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也鄭注曰分或為糞 禮記解義曰王制言百畝之分孟子言百畝之糞者蓋分以均之而存乎法糞以治之而存乎力法出乎上力出乎下其言亦互相備也 周禮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 史浩周官講義曰不易者一歲一種一易者休一歲乃復種再易者休二歲乃復種其所出同為百畝之獲也 周禮小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 孟子疏曰周禮與此異者蓋上農夫足食九人而其家七人

者亦得以受之此民所以有餘財 禮記講義曰周官農夫之差三等而已孟子則五等者先王之於民養之欲其富保之欲其庶故家七人者必授以九人之上地家六人者必授以七人之中地而下地則以地稱人而已 管子揆度篇上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 呂覽士容論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按周禮司祿之官今無其職趙氏據此為戰國諸侯去籍之證大司徒諸公諸侯一易再易等文儻得司祿不亡必其言互相發也孟子於典籍既亡之後側聞其略自不能類若畫一旦有嫌於時君之爭并無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八

厥也故於所聞異詞中寧信其數之少而不肯或失之多朱子言孟子是未見周禮不可以此破司徒職封國之制誠篤論也若王制乃漢文帝勅令博士諸生採集傳記斟酌損益以成其篇制祿爵節明屬採自孟子時周禮未顯於世諸博士猶不及見之故惟以孟子一書為本其所以微有異同正博士之所斟酌損益何可轉據之議孟子乎後儒說此三經必切切然比而齊之每不免於越理橫斷茲擇其尤長者編列數條儘可窺一斑矣 有友五人焉。晉語趙簡子曰魯孟獻子有鬪臣五人注云鬪臣扞難之士

樂正裘牧仲。漢書古今人表作樂正求牧中。集註考證曰有以樂氏而正名裘氏而牧仲名者非。費惠公曰。困學紀聞曰春秋時費為魯季氏邑史記楚世家有鄒費邾邳蓋戰國時以邑為國意者魯季氏之僭歟。

按史記魯世家費字作鄒說苑言魯人攻鄒曾子辭於鄒君則費之僭邑為國不待戰國時也。

吾於顏般。漢書古今人表作顏敢。

王順長息。人表作王慎。

晉平公之於亥唐也。四書辨疑曰中原古注本無之字。舊趙注本宋刻本皆無之字。抱朴子欽士篇晉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九

文接亥唐脚痺而坐不敢正以平公為文公

雖疏食菜羹。舊趙注本宋九經本注疏本疏皆作蔬。非王公之尊賢也。宋石經宋刻本舊趙注本皆無之

字。集註曰平公王公下諸本多無之字疑闕文也。

帝館甥於貳室。太平御覽述孟子作貳宮。

迭為賓主。音義曰張云迭或作佚誤。

用下敬上。宋石經敬諱作欽下倣此。

貴貴尊賢其義一也。禮記喪服四制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宋石經作萬章曰章下無問字。注疏本考文本皆無此問字。

卻之卻之為不恭。音義曰正體却字下皆同或作卻。誤。五經文字曰卻作却俗亦相承用之。四書辨疑曰二卻之一必為衍。王恕石渠意見曰曰卻之是萬章問也卻之為不恭是孟子答也何哉又是萬章問也曰尊者賜之是孟子答也曰其所取之者至弗卻也是萬章言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是孟子言也曰其取諸民至不可乎是萬章言也曰其交也至孔子受之矣是孟子言也。

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四書辨疑曰萬章一問中二日字必有一衍者註指以心卻之下日字為心度之詞。然其所敘之言誠難以心度為說也予謂經文有傳寫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十

之差其取諸民一句與日字相連元是一段總意合在請字之上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如此讀之似為理順。

其交也以道。宋刻本禦人句下句無也字。

閔不畏死凡民罔不敵。尚書閔作啓不敵作弗慙自凡民至罔弗慙中間十六字古文兩不字皆作亞。說

文解字引周書凡民罔不慙。

殷受夏四句。集註曰十四字語意不倫李氏以為此必有斷簡或闕文者近之而愚意其直為衍字耳。或

問曰趙氏謂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或者又謂若義在可受則三代受人之天下而

不辭今禦人者乃為暴烈不義如此如何而可受其餽乎烈如詩序所謂厲王之烈者暴虐之意云爾或又以為烈光也三代相受而光烈至今也是三說者擇一而從之可也何至闕而不為之說乎曰熟讀本文此十四字自與上下不相屬如趙氏之說則辭受二字與上下文不相似或者二說亦覺費力不若從李氏闕之之為愈也 辨疑曰直為衍字良是去此十四字讀之語意方始得通宋氏播遷江表南北分隔纔一百五十六年經書文字已有不同況其秦火之餘而又累經喪亂傳流錯誤不可謂無如此之類宜有以辨之也

按趙氏說本明白直捷惟疏解生出無數支離後儒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十一

遂相與疑之第二說參孟子答彭更語亦若可從而烈本好字惟詩序作暴虐解朱子素不信詩序乃嫌其取證勉強為費力耳 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音義曰比丁毗失切亦毗志切 朱子文集歐陽希遜問比字舊音毗志反集註音必二反皆為偏黨之義至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集註曰連也去聲所謂去聲者想却是毗志反否答日記得此字是用賈昌朝羣經音辨改定此一處改未盡耳更俟契勘然亦不甚緊要今日昏甚恐不服料理矣 充類至義之盡也。湛因靜語曰充類至一句義之盡也一句

魯人獵較。翼孟音解曰較字本作較於岳切 四書纂箋曰張氏較音教

孔子先簿正祭器。音義曰簿本多作薄誤

於衛孝公。疏曰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據春秋

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祿之又孔子世

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是則孔子於靈公有

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吾未能信以其無按據也

四書答問曰或是字誤或是所傳之誤或是當時呼出

公為孝公皆不可考 集註考證曰出公輒拒父為不

孝其臣諱之以禮律嫡孫當承重繼祖不以父命違王

父命故特以孝諡之以掩其非爾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三

按衛輒使石曼姑率師距刺賁於戚公羊氏傳云固

可以距之也輒以王父命辭父命是父之行乎子也

以王事辭家事是上之行乎下也故檀弓正義謂衛

輒拒父而公羊以為孝子後儒之論且然則當時臣

下之謚以掩非想自有之矣若其一人兩謚更無足

怪刺賁諡莊公漢書人表謂之簡公則亦嘗有兩謚

為貧者。文選絕交書注引作為貧仕者

孔子嘗為委吏矣節。史記孔子世家嘗為季氏史料

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蕃息索隱曰季氏史一本作委

吏通鑑前編曰職讀為穢見周禮蓋繫養犧牲之所此

官即孟子所謂乘田 昌黎集爭臣論古之人有云仕

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
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
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
逐而已矣 臨川集送李著作序作牛羊蕃而已矣
位卑而言高罪也。荀悅漢紀孝成帝紀梅福上書曰
臣聞位卑而言高觸罪也 漢書梅福傳高下有者字
無觸字 柳柳州集送辛生序引文高下亦有者字
標使者出諸大門之外。音義曰標音杓又音拋
以君命將之五句。禮記玉藻篇君賜稽首據掌致諸
地酒肉之賜弗再拜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三

按蘇氏洵三上歐陽內翰書子思孟軻之徒至於是
國國君使人餽之其詞曰寡君使某有獻於從者布
衣之尊而至於如此惟不食其祿也此詞未見所出
疑卽因此段文意會言之

子思以為鼎肉。四書辨疑曰不以君命將之之下當
別有敘起前意之文如云子思之不悅也或云子思所
不悅者須有此一句在於以為鼎肉之止然後可通今
既無從可考說者但當云有闕文而已

堯之於舜也三句。藝文類聚述文於舜下無也字二
女女焉作妻以二女焉
後舉而加諸上位。藝文類聚作而後舉加諸上位
太平御覽作而後舉之加諸上位

在國曰市井之臣二句。意林錄孟子在野句實
在國句上 儀禮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
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
不敢見於諸侯。四書釋地又續曰此與穆公亟見於
子思見字俱當音現

按特集註省此音耳孫氏有云見音現不往見同
古千乘之國以友士。四書辨疑曰國乃諸侯疆域之
稱豈能與人為友耶國本君字之誤下文千乘之君求
與之友是其明證

事之云乎。書酒誥矧太史友內史友矧惟爾事蔡沈
傳曰曰友曰事者固君有所友有所事也然盛德有不
與之友是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萬章下

古

可友者故孟子曰古之人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
按子思稱古人言者當卽據書文也豈曰友之云乎
猶云豈特曰友之云乎

孔子奚取焉。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焉下有哉字
宋石經焉下有哉字
取非其招不往也。宋刻本作尙取非招不往也

士以旂大夫以旌。文選西征賦辨亡論兩注俱引孟
子曰夫招士以旂大夫以旌多有夫招二字 又宣德
皇后令注引孟子夫招士以旂 又劉越石答盧湛詩
旂弓駢注引孟子夫招大夫以旂
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砥作砥 墨子兼愛篇

引詩其直若矢其易若砥君子之所履小人之所視其直上牽綴洪範王道蕩蕩四語并謂之詩 楚詞章句引詩其平如砥其直如矢

按說文厂部底柔石也重文作砥並職雉切广部底山居也下也都禮切底實砥之本字故禹貢底柱析城漢書底礪其節底礪名號皆以底為砥廣韻列其字於五旨旨紐下今坊刻經文多上加點與底下字無別讀者遂誤音如邸并詩之砥字亦或誤為邸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集註曰尚上同頌誦通 困學紀聞曰尸子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詩誦書與古人謀金樓子曰曾子誦詩讀書與古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二 孟子為華下 圭 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孟子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斯言亦有所本

金華朱宏健校字

活字即覽仍省之半水無打不下下却看也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三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告子上

義猶栝椽也。集註考證曰以下文例之義上當有仁字 說文繫傳曰杆即孟子所謂杯椽也椽譌作杯

按趙氏訓栝椽為栝素孫氏音栝為栝蓋素與椽栝與坯惟以木作土作別字體音義則並同也今音釋亦如繫傳之譌以栝作杯殊失趙氏訓素本意

以人性為仁義二句。荀子性惡篇工人斲木而成器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放生於木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告子上

一

人之偽非放生於人之性也又曰櫟栝之生為杓木也繩墨之起為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為性惡也皆與告子此說正同

性猶湍水也四句。意林錄孟子性猶湍水決東則東

決西則西 論衡本性篇曰告子論性無善惡之分譬

之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 世說新語注引孟

子湍水決之東則東決之西則西藝文類聚述文同

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二句。孟子音義曰分如字

丁扶問切 論衡本性篇作夫水無分於東西猶人無

分於善惡也 藝文類聚亦作無分於善惡 太平御

覽述文人性下無之字

人性之善也。荀子性惡篇引孟子曰人之性善人無有不善二句。呂氏春秋季春紀注引孟子曰人性無不善。皇甫持正文集孟子荀子言性說曰孟子以為性之生善猶水之趨下。

搏而躍之。音義曰搏張補各切丁作搏音團。

其勢則然也三句。世說新語注引文人可使為不善性亦猶是也。李文公集復性書引文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生之謂性。荀子正名篇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

按朱子謂告子此說乃其受誤本根荀卿亦先主此為說何怪其性惡之篇多趨墮告子窟中耶。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告子上 二

白羽之白也四句。意林錄孟子白羽白性輕曰雪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也。文選雪賦注引孟子曰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也歟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歟劉熙注曰孟子以為白羽之白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又北山移文注引孟子白雪之白也猶白玉之白也。

按趙氏章句曰孟子以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耶見行注疏本未被刪易劉氏注雖亡而此條得附見於選注又司馬公疑孟曰孟子言白羽之白云云告子當應之曰色則同也性則殊矣羽性輕雪性弱玉性堅而告子

亦皆然之此所以來犬牛人之難也。李氏戒菴漫筆不一考選謂意林所錄悉古孟子正文誤甚矣。

猶白玉之白與。首章音義曰與音餘下白與也與性與皆同依此則舊文猶白玉之白下有一也字。文選注有也字。

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管子戒篇仁從中出義由外作。墨子經下篇仁義之為內外也愛利不相為內外所愛利亦不相為內外其為仁內也義外也舉愛與所利也。

按告子此言遠本管子而近受自墨子墨子公孟篇二三子曰告子言義而行甚惡請棄之墨子曰不可。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告子上 三

告子言談甚辨言仁義而不吾毀又告子受教於墨之實驗趙氏云告子兼治儒墨非僅泛度為言。異於白馬之白也。章句曰孟子言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集註張氏曰異於二字疑衍李氏曰或有闕文焉。四書辨疑曰謂有闕文者誠是上白字之上當復有一白字異於白者言其長異於白也三字乃一段總意謂異於二字為衍者非。集註考證曰江西一儒者謂異字自是一句告子以白喻長孟子謂此二事不同不可引以為喻故曰異。

按獨以異字別句於字終為衍矣愚謂別句良是而別之當以異於二字蓋歎告子之說可怪異如論語

云異乎吾所聞也梁惠王上篇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此異於二字之見於本經者於亦語之韻絕則著例於爾雅釋詁

考秦人之炙。音義曰者本亦作嗜下同 四書辨疑

曰者字中原古注本作嗜蓋自毛晃於禮部韻略中增

入者字引孟子此語注於其下江南以此為據故孟子

中嗜字皆去口為者恐非孟子所本用字也 太平御

覽飲食部述此節文三者字俱作嗜

孟子問公都子曰。章句曰季子亦以為義外也疏

曰季子即下卷所謂季任

按趙注未有孟字而疏直以季任當之知當時所據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告子上 四

經文實亦未有孟字蓋此與任人食色之問同在一

時觀兩章文勢豈一可見也竊嘗疑季子為孟子弟

有所疑問何不親詣孟子孟子亦何不詔之面命而

必輾轉於公都子又疑宋政和五年詔以樂正子享

孟子廟孟仲子封新泰伯與公孫丑萬章等十七人

皆從祀雖季孫子叔之在疑似間者未嘗闕失而何

獨無孟季子今閱此疏乃知孟子書中本不云孟季

子前疑為之冰釋

敬弟乎。宋高宗石經敬字避諱作欽

按此章凡十六敬字石經剝蝕惟此及弟為尸則誰

敬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敬叔父則敬敬弟則

敬八敬字明白可辨係皆作欽餘雖蝕去要可例知冬日則飲湯二句。意林錄孟子無兩則字

文武典則民好善二句。鹽鐵論大論文王興而民好

善幽厲興而民好暴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

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

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情性與世子相出入皆言性有善

有惡

以紂為兄之子。集註曰疑此或有誤字 陸象山集

與周元忠書曰以紂為兄之子此是公都子引當時人

言按史記微子是紂庶兄皆帝乙之子也比干則但云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告子上 五

紂之親戚太史公亦莫知為誰子也今據公都所引文

義則是以微子比干為帝乙之弟而紂於二人為兄之

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處 集註考證曰兄

字當是乙字謂均是帝乙之子也 日知錄曰以紂為

弟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啓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

有玉子比干並言之則於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

此古人文章之善

按史記以微子為紂庶兄溯其所源乃屬呂氏春秋

呂氏言宜難深信而成王之命微子稱之曰殷王元

子若與史言表裏世儒遂羣據為實錄莫復疑之然

殷王兄終弟及者十四其後之轉及兄子惟沃甲一

人則凡前王子未嗣立者其孫曾中之嫡系詎不得當元子稱耶箕子稱微子曰王子孟子書兩稱王子比于二人稱謂同或其行輩亦同故趙氏謂紂與微比皆有兄弟之親若言於紂父皆兄弟也此孟子所載與史不同處象山言最爲超卓孟門所聞必當實於史記讀孟子者似不必因史記生疑乃若其情。四書辨疑曰下文非才之罪也又不能盡其才者也二才字與此情字上下相連意如貫珠情乃才字之誤也

恭敬之心。李旰江集禮論引此文恭敬作辭讓惻隱之心仁也。白氏六帖述文惻隱上有有字 肝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卷上 六

江集引此段十六句上八句同此篇惟異辭讓二字下八句同公孫丑上篇有四之端字

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二句。音義曰蓰音師又音灑山綺切 宋石經算字作筭 南豐類稿洪範傳引孟子

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才字作材又以上文寘此下

詩曰。宋刻九經本作詩云

天生蒸民。大雅蒸作烝 韓詩外傳六卷引大雅天

生蒸民與孟子同

民之秉夷。大雅夷作彝

今夫麩麥二句。詩周頌思文正義引孟子云牟麥指

種而糧之音義曰牟字書作麩或作麥孟子云麥大麥也 事文類聚後集述孟子麩麥播種而糧之亦無今夫二字

按韓詩胎我嘉麥薛君章句曰麥大麥而詩音義謂見孟子恐屬誤憶

樹之時又同。宋石經樹諱作植

雨露之養。齊民要術引孟子養上有所字

則天下何者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荀子大略篇天下

之人雖各持意哉然而有共子也言味者于易牙言音

者于師曠 大戴禮保傅篇法言問神篇論衡譴告篇

自紀篇易牙俱作狄牙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卷上 七

至於心。宋刻本無至字

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三句。集註考證曰近也

者讀幾希自作一句則其之則註作但有格亡之有註

作又 義門讀書記亦曰有格之有當讀去聲 舊趙

注本格字作格下做此

按易童牛之牯牯取抑止之義抑止其善心而善心

日就亡滅似較作格訓械者於理爲順

舍則亡。法言問神篇引文舍字作捨

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集註曰或與惑同

按史記賈誼鵬鳥賦衆人或或兮漢書文選皆作惑

漢書高五王傳忠臣進諫上或亂不聽注通作惑後

漢書班固東都賦以變子之或志文選作惑

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齊民要術引孟子物下無也字暴字作曝

吾見亦罕矣。四書釋地曰此見當如字而註音現

弈秋至弗若之矣。尸子曰隸首天下之善算也有鴻

鵠過鐔弓以待若發善否問二五弗知非二五難知也

欲鴻之心亂之也。新論專學篇弈秋通國之善弈者

也當弈之時有吹笙過者傾心聽之將圍未圍之際問

以弈道則不知也

按疏引吹笙及隸首善算一事而云傳記有此是孟

子之言歟此雖即孟子言之意而文各殊異人別說

四書考異 條考三三 孟子告子上 八

取喻偶同傳記若此衆欲一一附會之滋唯矣

思援弓繳而射之。太平御覽工藝部述無繳字

魚我所欲也節。藝文類聚述孟子曰生魚我所欲熊

掌亦我所欲我所欲二者不兼舍魚取熊掌義者我欲

生亦我欲二者不得兼舍生取義 太平御覽獸部述

孟子魚我所欲熊掌亦我所欲二者不得兼舍魚取熊

義亦我所欲生亦我所欲二者不得兼舍生而取義又

人事部述前段亦各無也字 後漢書李固杜喬論注

引孟子魚我所欲熊掌我所欲也又取熊掌取義下各

有一者字 段成式酉陽雜俎載北魏崔劼語曰生魚

熊掌孟子所稱魚上有生字

七本外傳不若下無生字是

生亦我所欲也段。後漢書耿弇傳論注引孟子生者

我所欲義者亦我所欲二者不可俱捨生而取義也

梁書列傳贊引文二事必不可兼寧舍生而取義 舊

唐書忠義傳論引文生亦我所有義亦我所有捨生而

取義可也 漢書序傳通幽賦舍生取誼

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荀子正名篇人之所

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而成死者

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 中論天

壽篇引傳曰所好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

蹴爾而與之。音義曰蹴或作踈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舊文辨為辨音義曰辨丁

四書考異 條考三三 孟子告子上 九

本作變云於義當為辨 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

注疏本俱依舊文為辨 增修禮部韻略引文為辨

五經文字曰辨理也辨別也經典或通用之

所識窮乏者得我與。音義曰張云與平聲亦如字

今為妻妾之奉而為之。蘇長公集中庸論引孟子曰

向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朋友妻妾之奉而為之此之謂

失其本心以朋友字當所識窮乏

仁人心也章。韓詩外傳四卷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

路也舍其路弗由放其心而弗求人有雞犬放則知求

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其於心為不若求雞犬哉不知類

之甚矣悲夫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

其放心而已

人有雞犬放。章句注曰人知求雞狗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又章指曰追逐雞狗務其末也犬皆作狗

學問之道無他二句。文選東京賦注引孟子曰人有放心不知求學問之道也

而不知所以養之者。太平御覽述無而字

養其械棘。齊民要術曰孟子嘗曰械棗 玉篇械下曰孟子云械棗是也 藝文類聚述孟子養其械棗則為賤場師焉。太平御覽資產部述孟子焉作也又木部述作矣

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埤雅引此節文無而不知也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告子上 十

四字 太平御覽述無其字

則為狼疾人也。四書辨疑曰疾本籍字之誤狼籍言其糝亂也 朱子文集答何京叔曰狼疾之訓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誤也如由猶二字孟子常互用之

按何氏當亦如辨疑之說故朱子答之如此

此天之所與我者。集註曰此天之此舊本多作比而趙注亦以比方釋之今本既多作此而注亦作此乃未詳孰是 朱子文集答吳伯豐曰近得正父書問告子上篇此天之所與我者舊官本皆作比字注中此乃亦作比方檢看信然不知此又何也又答余正甫曰此間

所有大官本孟子皆作比字注中亦作比方殊不可曉

然孟子古注有與正文相背者是注亦不足為憑也但此比字正文與注皆同而無文理恐是一處先誤而後人并改以從之耳今不可考但尋其義理當作此字無疑也 又語錄曰趙岐謂比方天之與我者則心為大耳目為小其義則一般但孟子文恐不如此比字不如

此字較好 秦淮海集浩氣傳引文所下有以字

按毛氏影抄北宋本猶為比天而朱子之所初見正文已與注皆作此字蓋其字之變易當在南北分裂後矣今注疏本趙注但云此乃天與人性情又當於集註大行後并改以從之者也

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不俱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告子上 十

作弗 南軒說集編纂疏集疏四書通諸本俱作弗

有天爵者二句。文選潘正叔贈河陽詩劉孝標辯命論沈休文安陸昭王碑三注俱引孟子曰有天爵有人爵 藝文類聚述孟子亦無二者字

仁義忠信五句。意林錄孟子天爵也人爵也上各無此字 後漢書翟酺傳注引孟子曰公卿大夫夫人爵也

仁義禮智信天爵也無二此字又以忠信二字作禮智信三字以人爵句處天爵上 魏書蕭寶夤傳引孟子曰仁義忠信天爵也公卿大夫夫人爵也亦無二此字并樂善不倦四字

古之人脩其天爵。太平御覽述文無其字

活字印五十八日始
水之勝火也

今之人脩其天爵節。意林錄孟子今之脩天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天爵終亦亡矣。文選贈河陽詩注引文既得人爵而弃天爵終亦亡矣。

猶水勝火。太平御覽兩述此文勝上俱有之字。今之為仁者五句。意林錄孟子今之為下無仁字一杯上無以字則謂下無之字。容齋三筆曰文子書有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文子周平王時人孟氏之言蓋本於此。

不如莠稗。齊民要術引孟子莠字作稗。長短經引孟子亦作稗。陳龍川集中與五論自跋引孟子作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三 孟子音字上 士 不如稗

必志於穀學者亦必志於穀。注疏本志俱作至。考文補遺曰必至於穀古本至作志。宋刻九經下一志字作至。南軒孟子說上一志字作至。

按章句曰張弩向的用思專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也則原本宜皆志字南軒註羿教人使志於穀則其上一正文亦不應作至。

東陽金仲元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四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告子下

任人有問屋廬子。廣韻廬字下注云孟子有屋廬子著書。鄭樵通志氏族略曰晉賢人屋廬子著書言彭聃之法。

按屋廬子未聞著書即在當時有之孟子之徒豈應言彭聃之法廬字別或為別一人歟。

於答是也何有。章句曰於音烏歎辭也。音義曰丁張並音烏斷句。集註曰於如字。

方寸之木。晉書律歷志楊偉引孟子方寸之基。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四 孟子音字下 一

奚翅食重。孟子音義曰張云翅與音同古字通用。

軫兄之臂二句。音義曰軫張音軫又徒展切盡心篇軫字同。事文類聚後集述文軫兄之臂而奪之食不

軫則不得食無則得食三字。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後漢書崔駰傳注引文無妻

則二字。通志六書略引上二語省作摟則得妻。力不能勝一匹雛。音義曰匹張如字丁作疋云案注

云疋雛小雛也卽疋訓小而詰訓及諸書疋訓耦訓小無文今案方言疋小也音節蓋與疋字相似後人傳寫

誤耳。禮記曲禮下篇庶人之贊匹鄭注曰說者以匹為鴛音義曰匹依注作鴛音木。書齋夜話曰以曲禮

注推之則孟子所謂亦當為一鴛鴦 羣經音辨曰鄭氏釋經率多改字如曲禮庶人擊匹鄭云說者多以匹為鴛陸氏遂於釋文匹字作木音非也按廣雅鴛鴦也古字省作匹鄭當直解匹為鴛不煩引說者云陸氏又不當音木 集註曰匹字本作鴛鳴也

然則舉烏獲之任。宋刻本無然字

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注疏本第字作悌 鹽鐵論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子服堯之服四句。申鑿雜言上篇或問曰孟軻稱人皆可以為堯舜其信矣曰寫堯舜之貌同堯舜之姓則否服堯之制行堯之道則可矣行之於前則古之堯舜

四書考異 條考三四 孟子告子下

也行之於今則今之堯舜也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事文類聚述文師下有矣字小弁。漢書杜欽傳小卜之作可為寒心以卜為弁

按授經圖子夏授詩于高行子王伯厚謂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即高行子也韓詩外傳又稱高子與孟子論衛女之詩此人似長於孟子故孟子以叟稱之與尹士追鮒二章之高子蓋有別

曰怨。毛詩傳述文怨下有乎字

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節。毛詩傳孟子曰固哉夫高叟之為詩也有越人於此關弓而射之我則談笑而道之無他疎之也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

無他戚之也然則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哉夫高叟之為詩音義曰關本亦作彎 又角弓正義引孟子云兄弟關弓而射我我則垂涕泣而道之 劉遠三都賦注引孟子越人彎弓而射我關字作彎

無他。宋刻本兩無他他字皆作佗

是愈疏也。毛詩傳疏字作疎下倣此

是不可磯也。詩音義曰磯居依反又古愛反一音祈宋經將之楚。莊子天下篇宋鉞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 荀子非十二子篇有宋鉞注曰鉞與孟子同時孟子作宋經經與鉞同

曰不享。洛誥作惟曰不享古文享作膏 九經字樣

四書考異 條考三四 孟子告子下

曰言從高省象進熟形今經典相承隸省作享

先名實者為人也二句。說苑雜言篇述全章文為人自為下各有者字

五就湯五就桀者。竹書紀年帝癸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商 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孟子稱伊尹五就桀蓋屢言之以明聖人去就不常非定以為五也

按胡氏但據竹書謂無五就之事而古凡頻屢之辭云三者多云五未別見也鬼谷子忤合篇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於湯鬼谷與孟子並時其言合符則孟子所得於傳聞者當實云五

君子亦仁而已此其美字

其趨一也。音義曰趨張讀如趣。說苑作趣。

魯穆公之時節。說苑穆公作穆公子柳子思作子思。

子庚。鹽鐵論相刺章大夫曰昔魯穆公之時公儀爲

相子柳子原爲之卿然北削於齊以泗爲境南畏楚人

西賓秦國文學曰虞不用百里之謀而滅秦穆用之以

至霸焉夫不用賢則亡而不削何可得乎

按鹽鐵論述孟子言多不循其故茲更以兩人詰辨

共出于一段文愈彰其任意借辭不可據以考論

虞不用百里奚而亡。史記秦本紀穆公釋百里奚囚

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君不用

子故亡非子罪也卽以孟子言爲實事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四 孟子告子下

四

秦穆公用之而霸。舊文穆爲穆音義釋魯穆曰下秦

穆同。舊趙注本宋石經南軒孟子說俱爲穆公

前何可得與。說苑與作也

昔者王豹處於淇四句。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曰

蓋聞過高唐者效王豹之謳文選李氏注引孟子昔王

豹處於淇而西河善謳絲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此文

當云過高唐者效絲駒之歌但文人用之誤李注中西

河二字又與孟子文不同。杜公贈編珠云河西善歌

絲駒處於高唐。韓詩外傳六卷淳于髡曰昔者揖封

生於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咏揖封似

卽絲駒。文選注數引此語皆無於字

有則楚必亡之矣說苑

華周杞梁之妻四句。列女傳貞順篇杞梁之妻無所

歸枕其夫之屍於城下而哭內誠動人道路過者莫不

爲之揮涕。說苑善說篇孟嘗君謂故客曰昔華舟杞

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阨君

子誠能形於內則物應於外矣。又立節篇雜言篇華

周俱作華舟。漢書人表華州師古曰卽華周

按華杞事見左傳襄公二十三年齊襲莒杞殖華還

先遇莒子於蒲侯氏親鼓伐之獲杞梁齊侯歸過杞

梁之妻而弔之時華周不死未嘗有兩妻並哭事淳

于髡但騁說一時必牽連穆也說苑善說文卽因承

於髡故并形內應外二語隨之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四 孟子告子下

五

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二句。說苑雜言篇爲其事無功

髡未視也共少四字

不用從而祭。說苑作而不用從祭

燔肉不至二句。說苑作燔肉又作不脫髡。太平御

覽述文亦燔作燔稅作脫。家語子路初見篇齊遺女

樂魯君息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

且郊若致燔于大夫則是未廢其常吾猶可以止也於

是不致燔俎孔子遂行與史記同。程鞠友四書辨曰

髡不可作常冠戴之以行稅仍當讀輸芮切收也謂去

其髡不服收拾卽便行也

不知者以爲爲肉也二句。說苑作其不善者以爲爲

說苑君子之所為多故

肉也其善者以為為禮也。太平御覽述文不知者以為肉也其知者以無禮也少三為字

衆人固不識也。說苑不下有得字

天子適諸侯曰巡狩。禮記王制天子五年一巡狩

覲諸侯不敬者君削以地不順者君紕以爵不從者君

流畔者君討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方慤解曰孟子

言一不朝云云豈非夏殷之制異乎

培克在位。詩大雅蕩篇曾是在位

則有讓。宋石經讓作責。集註考證曰今南音遜讓

之讓去聲責讓之讓上聲亦通。說苑修文篇此句下

有削其地三字下文仍云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

四書考異 條考三四 孟子告子下 六

黜其地

再不朝。初學記述孟子曰二不朝則削其地。藝文

類聚亦作二不朝

五霸桓公為盛。宋石經作威公

葵丘之會諸侯段。春秋經傳公九年九月戊辰諸侯

盟於葵邱。左傳齊侯盟諸侯於葵邱曰凡我同盟之

人既盟之後言歸於好。穀梁傳葵邱之盟陳牲而不

殺讀書加於牲上。豈明天子之禁曰毋壅泉毋訖糶毋

易樹子母以妾為妻母使婦人與國事。孟子疏曰左

傳不及五命穀梁傳無誅不孝尊賢育材等文。公羊述

傳公三年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立

公羊本作樹子為五子
說苑宋瑛瑛改作五

子無以妾為妻而其詳亦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

已。管子大匡篇桓公問管仲何行對曰公內修政而

勸民可以信于諸侯矣。公許諾乃弛關市之征為賦祿

之制既已管仲請曰問病臣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

令。傳公曰諾既行之又請曰諸侯之君有行事善者以

重幣賀之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

其言公既行之問管仲曰將何行對曰君教諸侯為民

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加之政

矣。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

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母專立妾以為妻母專殺大

夫無國勞無專子祿士庶人母專弃妻母曲媿母貯粟

四書考異 條考三四 孟子告子下 七

毋禁材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於諸侯諸

侯許諾受而行之。管仲曰可以加政矣。曰從今以往二

年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三者無一

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

過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

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饗國

四十有二年。又霸形篇與楚王遇于名陵之上而令

之曰毋貯粟毋曲媿毋擅廢適子毋置妾以為妻

按春秋三傳無如孟子之詳。管子大匡雖其文極參

錯而事語實各相當。其云適子不聞孝者誅即誅不

孝也。云君有善者以幣賀之臣有善者以璽問之即

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也云愛其弟敬老國良即敬老
 慈幼也云弛關市之征及問病臣即無忘賓旅也云
 為賦祿之制即士無世官官事無攝也云士庶人有
 善不進者罰即取士必得也云無國勞母專子祿即
 無有封而不告也餘如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無專
 殺大夫無山防無邊羅更較然著同文矣其曰既行
 之又請云云又問云云亦與孟子初命至五命相值
 繁錄之以補經傳未備

無易樹子。宋石經作立子
 無專殺大夫。公羊傳哀公四年疏引孟子曰諸侯不
 得專殺大夫

四書考異 條考三四 孟子告子下 八

長君之惡其罪小。音義曰長張知丈切丁又如字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鹽鐵論孝養章今之
 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逢其意而順其惡
 不教民而用之。馮椅論語解以不教民戰下引孟子
 曰不教而戰謂之殃民
 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漢書人表禽屈釐師古注曰即
 滑釐也 呂氏春秋仲春紀許犯學于禽滑釐孟夏紀
 索盧參學于禽滑黎黎均與釐通 薛應旂四書人
 物考曰慎子所云滑釐乃述其師非自通其名也
 按墨子公輸篇言臣之弟子禽滑釐莊子天下篇言
 慎子與彭蒙田駢為友學墨子弟子禽滑釐之術然

則滑釐誠非慎子名也慎子名到到明所受于師之
 異故辭云云列子載禽子與孟孫陽辨而不能答乃
 曰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滑釐辭訕而援其師
 翟慎到辭訕而援其師滑釐師弟一轍或即其所傳
 家法然耶

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禮記明堂位成王封周
 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 史記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
 太公於齊兼五侯地 集註考證曰詩乃命魯公俾侯
 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謂魯封方百里蓋以土
 田計也山川附庸不在此數禮記魯境七百里蓋通山
 川附庸計之 慈湖家記曰雖以附庸通之亦不及此

四書考異 條考三四 孟子告子下 九

閔宮公車千乘乃方百里竭作之數或并附庸計之若
 方七百里則為車四千九百乘矣明堂位多誣
 今之事君者曰。舊趙注本宋石經本注疏本曰上皆
 有皆字
 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鹽鐵論伐功章引孟子曰
 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必亡
 由今之道節。鹽鐵論論儒章引孟子曰居今之道不
 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一朝居也 考古編曰鹽
 鐵論所引與今孟子文意皆大異蓋當時借其語為證
 或不盡循其故不可便執之而非今孟子之傳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通典食貨四引孟子取作稅

貉道也。仲長統昌言損益篇二十稅一名之曰貉後

漢書注引孟子曰子之道貉也無一道字貉皆作貉

太平御覽治道部述此文暨下夫貉字皆作貉

萬室之國一人陶。宋刻本作萬室之邑 通典引文

一人上有而字

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節。公羊傳宣公十五年什一

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

小貉 尚書大傳與公羊傳略同貉字作貉 毛詩甫

田正義引孟子曰欲重之於堯舜大桀小桀輕之於堯

舜大貉小貉略九字又上下易置 穀梁傳哀公十二

年疏引孟子與毛詩正義同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四 孟子告子下 十

謂之泔水。音義曰泔張音絳又下江切丁胡貢切

君子不亮惡乎執。音義曰惡音烏本亦無乎字 朱

子或問曰亮之為義以與諒通者近之諒有二訓有止

訓信者友諒之類是也有為必信者貞而不諒是也程

子張子皆以諒為必信而以諒執為病竊謂無可病之

理故從尹氏之說 十一經問對曰問此惡字作平聲

還作去聲對曰亮與諒同孔子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

諒哉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者信而不通之謂君子所

以不亮者非惡乎信惡乎執也故孟子又曰所惡執一

者為其賊道也陸氏翼孟說此章有理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文選褚淵碑注引文孟子喜而

不寐公孫丑曰奚喜 太平御覽亦但曰奚為喜

則人將曰訑訑。四書辨疑曰人字蓋羨文也 音義

曰訑張吐禾切丁云此字音他又達可切字作訑者音

怡今諸本皆作訑即不合注意當借讀為訑音移 增

韻兩引孟子訑訑之聲音一音同怡一音同佗

按戰國策燕王謂蘇代曰寡人甚不喜訑者言也注

云沈州謂欺曰訑可備參

周之。音義曰周與凋同 柳柳州集上李中丞啓曰

孟子書言諸侯之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凋之凋之亦

可受也用凋字

孫叔敖舉於海。四書正事括略曰孫叔敖居寢邱一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四 孟子告子下 十一

名期思荀子呂覽所云期思之鄙人者安得伏處海濱

其稱舉於海以期思當淮西之地淮水經期思北而東

注於海禹貢稱淮海地志稱淮康海也此與魯詩來淮

夷而曰至於海邦江漢伐淮夷而曰南至於海一類

俄其體膚。楊倞荀子榮辱篇注引作窮俄其體膚

曾益其所不能。音義曰張云曾與增同丁云依注當

讀為增依字訓義亦通也 荀子注引作增益

人恆過。宋石經恆諱作常下恆亡倣此

微於色。宋石經微諱作證

按徵字宋石經例俱闕筆改文者獨此一見

入則無法家拂士。集註曰拂與弼同 吹劍錄曰拂

士當如詩四方以無拂音佛謂其忠願佛逆人意足相
做戒若依註作弼則凡有位者皆弼士何足以與法家
敵國並言

按拂字原音為敷勿切其原義為擊拭訓逖戾者符
勿切直讀為佛訓輔正者房密切直讀為弼上文拂
亂之拂音符勿今或如字讀敷勿誤此拂士孫氏音
義亦音為弼荀子諫諍輔拂之臣楊氏兩音曰拂讀
為弼或讀為佛孫氏朱子皆同其上讀俞氏欲改下
讀以與上拂亂字通為一義亦無不可但謂弼無顛
逆做戒之義難與法家敵國並言則未是也弼本訓
矯正弓弩故韋氏國語注謂矯過為弼何嘗非顛逆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四 孟子告子下 三

倣戒義乎
然後知生於憂患。章句曰故知能生於憂患讀知去
聲 音義曰知丁依注音智陸如字 荀子注引作智
生於憂患 真德秀踐祥篇註曰孟子謂生而憂患而
死於逸樂
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柳州集復杜溫夫書引無之字

永康 趙景誠校字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五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盡心上

則知天矣。宋刻本矣作也
夔壽不貳。孟子音義曰夔與天同 蘇轍孟子解謝
應芳辨惑編皆作天壽不貳
莫非命也。論衡刺孟篇述文作莫非天命也
不立乎巖牆之下。辨惑編作不立於巖牆之下
正命也桎梏死者。論衡刺孟篇正命上有為字桎梏
下有而字
是求有益於得也。孟子集註考證曰兩是求字皆作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盡心上 一

一讀其上二句皆古語常言

按荀子不苟篇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文子符言
篇求之有道得之在命金氏謂上文皆古語不虛也
彊忍而行。舊趙注本宋刻本南軒孟子說孟子集疏
四書集編四書纂疏四書通四書纂箋諸本彊字俱作
強 四書辨疑曰強當讀平聲自強不息之謂也
見且猶不得亟。容齋四筆舉此文猶屬由字云由與
猶通用也 宋刻本舊趙注本集疏本纂箋本四書通
本猶俱作出

人知之亦驚。舊文驚為蹶音義曰蹶蹶五高切又
許驕切 楊升菴外集曰說文蹶聲也氣出頭上故从

昭从頁牛刀切今讀若梟非

窮則獨善其身二句。風俗通義十反卷孟軻以為違

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兼善作兼濟又以上下易

實 三國志陳思王植傳引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

身達則兼善天下 荀子修身篇注引二語亦冠君子

二字 文選褚淵碑文注引文兼善天下下有者也二

字 後漢書申屠蟠傳注引二語為易

待文王而後興者節。南豐類稿新序目錄序引無後

字又無若夫二字

雖勞不怨。蘇軾外集孟子義作勞而不怨

雖死不怨殺者。陳壽定諸葛亮故事表曰孟軻有云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盡心上

以生道殺人雖死不怨

驩虞如也。音義曰丁云義當作歡娛古字通用耳

文選張景陽詠史詩朝野多歡娛注引孟子霸者之民

驩虞如也云娛與虞古字通用又蘇子卿詩歡娛在今

夕注引孟子霸者之民驩娛如也

按漢書魏相傳君安虞而民和睦匡衡傳未有游虞

弋射之宴虞悉通娛

皞皞如也。舊文皞從日為皞音義曰皞皞張云與昊

同說文胡老切義與浩同古字通用 戴侗六書故曰

皞之從白日之譌也俗作皞非 章指曰王政浩浩與

天地同道變皞為浩蓋以同義通用

夫君子所過者化二句。朱子語類曰荀子亦言仁人

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似此是見成言語故孟荀皆

用之荀卿非孟子必不肯用其語也 集註考證曰舊

說過字又一意惟程叔子謂所經歷文公歎其精而從

之按過字當作平聲則意自見

按荀卿書能與孟子合者不僅此二言王制篇云耕

耘收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

謹滂池之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

長養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大略

篇云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

之也立大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王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盡心上

霸篇云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為正

名篇云人之所欲生甚矣所惡死甚矣然人有從生

而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

也凡此俱似用孟子語而實非用自孟子也荀卿嘗

學於子弓子夏之門人其師說與子思氏同出聖門

故孟子所聞者荀卿亦聞得聞之若云世俗成語安

能並如是切中理要乎再按法行篇引曾子同遊而

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

引子貢夫子之門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追此言在

孟子但渾述之而荀卿且明著其為二子言則兩家

之皆側聞孔門不更甚顯然哉

上下與天地同流。鹽鐵論申韓章聖人教化上與日月俱照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柳貫待制文集修學記引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入人深也以上文糾誤

無不知愛其親也。宋刻本舊趙注本注疏本也皆作者 孟子集疏四書纂疏四書通三本亦皆作者 真

西山集講筵進讀手記述孟子孩提之童四語愛其親下無也字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藝文類聚述文河作湖沛作需禦上無能字 岳珂程史曰成都試院賦題出

舜聞善若決江河以聞善而行沛然莫禦為韻一老儒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盡心上 四

以禮部韻十四泰沛字無沛決之義他有需字乃從雨頭因率眾扣簾

按音義於梁惠王篇沛然下雨釋云沛亦作需初學記兩述彼文皆作需字知當時本固亦有以此沛為

需而其本且甚通行者故習俗至以沛字為駭獨孤臣孽子節。晉書閻續傳引孟軻云孤臣孽子其

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文選江文通恨賦注引文孤臣上亦無獨字

有事君人者二節。後漢書陳蕃傳上疏諫曰臣聞有事社稷者社稷是為有事人君者容悅是為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中論法象篇曰傳稱大

人正己而物自正

按揮塵錄載張齊賢事問試以孟子注四科優劣之差為首題今章句中無此語僅此章疏尾有焉程史

云元祐時詔閣試制論於九經正史孟荀并注出題未嘗及疏也何以有出此題事耶近檢舊趙注本知

實趙氏章指語也此等處見割注為疏人之貽惑甚君子有三樂章。意林錄孟子君子有三樂父母具存

一樂仰不愧天俯不忤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三樂 太平御覽述仰俯二語亦無二於字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文選辨命論注引文英才上多一之字 韓昌黎集上宰相書孟子曰君子三樂其一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盡心上 五 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

仁義禮智根於心。文選應貞華林園集詩注孟子曰君子所性仁義禮智信根於心施於四體不言而喻又

王中頭陀寺碑注孟子曰君子仁義禮智信根於心色粹然見於面智下俱有信字

其生色也二句。玉篇引孟子其色粹然 劉逵魏都賦注引孟子其生色粹然見於面不言而喻

按粹然二字據諸引文似當連上為句 五母雞。周禮閭師疏孟子云庶人五母雞二母彘

可以無饑矣。宋本舊趙注本集疏集編纂疏俱作足以無飢矣 南軒說四書通四書纂箋饑字俱作飢

孟子考文補遺曰古本可作足足利本同

五十非帛不煖二句。禮記王制六十非肉不飽七十

非帛不煖又內則與王制文同。周氏禮記解曰王制

主言血氣而養血氣者以食為先以衣為次孟子言王

政而王政之序足衣然後足食故不同也

薄其稅斂二句。太平御覽述文作薄其稅賦。鹽鐵

論授時章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則民富矣

民非水火不生活。太平御覽述無活字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火水。文選任昉為范雲讓

封侯表注引孟子聖人下有之字菽粟上無有字。漢

三公山碑叔粟如火用孟子文而以叔為菽。鹽鐵論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五 孟子盡心上 六

授時章曰昏暮扣人門戶求水火貪夫不慙為政而使

菽粟如火火民安有不仁者乎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宏明集宗炳論引孟子登蒙山

而小魯。孟子四考曰考魯無東山之名論語為東蒙

主注孔氏云使主祭蒙山也疏云蒙山在東故云東蒙

魯頌龜蒙皐繹毛傳以龜蒙為龜山蒙山正義亦引論

語舊疏顯與主蒙山則此文當作蒙山宗少文非無據

也。太平御覽述文孔子下有曰字

觀水有術。文選王文憲集序注引作觀海有術

流水之為物也節。初學記述文水上無流字於道上

無志字

雞鳴而起。藝文類聚述此章兩雞鳴皆作雞初鳴

孳孳為善者。意林錄孟子兩孳孳皆作孜孜。音義

曰張云孳與孜同古字通用。後漢書樊準疏孳孳為

善注引孟子作孜孜。孔叢子公儀篇雞鳴為善滋滋

以至夜半。劉子新論慎獨篇孔徒晨起為善孜孜

昌黎集上宰相書雞鳴而起孜孜焉不為利。太平御

覽人事部引孟子亦作孜孜。說文繫傳引孟子雞鳴

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歟

蹠之徒也。音義曰張云蹠與跖同。意林作跖

利與善之間也。晁詠之崇福集上曾子宣書引作義

與利之間而已矣周行已謝祭酒書同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五 孟子盡心上 七

楊子取為我節。呂氏審應覽陽生貴已高氏注引孟

子曰陽子拔體一毛以利天下弗為也。文選廣絕交

論注引孟子無取字。列子楊朱篇楊朱曰古之人損

一毫利天下不與也人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

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

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

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有侵若肌膚獲萬

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

若為之乎禽子默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

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

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奈何輕之乎禽子曰

吾不能所以答子然以吾言問墨翟則吾言當矣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節。文選江淹上建平王書注引
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利天下為之劉熙曰致至
也又任昉奏彈曹景宗注引孟子墨子兼愛摩頂致於
踵趙岐曰致至也 洪困靜語曰此當以摩頂放踵利
天下為一句為之為一句 墨子有兼愛三篇下篇曰
昔者越王好勇教其士臣三年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
士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焚身為其難為也然且
為之今若兼相利此其有利且易為也我則以為無有
上說之者而已矣 淮南子泰族訓墨子服役者百八
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五 孟子盡心上 八

按選注引文兼具趙劉二家之注周詳尤若可據今
劉注本不傳趙注雖經刪割考其舊本亦但云摩突
其頂下至於踵其放至也三字先見前篇雪宮章而
別無致至也之文風俗通十反卷墨翟摩頂以放踵
楊朱一毛而不為放字與今孟子同文選廣絕交論
皆願摩頂至踵注則引孟子摩頂放踵并趙注放至
也證之同在一書彼此猶且互異何耶江書任彈兩
注所引致於踵者疑當時劉注本獨如是任彈下趙
岐二字當亦為劉熙傳寫者遷譌然爾
子莫執中節。中論智行篇引孟軻曰子莫執中執中
無權猶執一也略執中為近之句 集註考證曰莊子

高誘注曰此春秋樂成
篇引於孫子曰伊尹放
太甲於桐宮太甲賢又
及之野者之為人臣其
若不賢則可放也
當由趙孟字誤

有云儒墨楊秉四謂儒及墨氏楊氏秉氏凡四家之學
也秉別無所聞恐即當時子莫執中一家之說
人心亦皆有害。太平御覽飲食部述孟子人心亦皆
有之害也

辟若掘井二句。音義曰掘衝物切又其月切勅丁云
義與仞同借用耳 太平御覽地部述文辟字作譬
意林錄孟子九仞無泉猶棄井也勅字作仞 文選頭
陀寺碑注引孟子作九仞 尙書古文訓引亦作仞
陸象山集與章茂獻書引亦作仞
湯武身之也。范文正公集近名論引孟子曰堯舜性
之也三王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五 孟子盡心上 九

公孫丑曰伊尹曰。藝圃折衷述萬章之於伊尹曰賢
者之為人臣也云云誤公孫丑為萬章
子不狎于不順。尙書大甲兩不皆作弗古文作亞
放太甲于桐宮大悅。後漢書注引孟子伊尹放太甲
于桐宮人大悅又引下文其君不賢故可放歟
有伊尹之志則可二句。後漢書周章傳論孟軻有言
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 又丁鴻傳
注引孟子兩志字亦俱作心 唐文粹陳越石太甲論
引孟子亦作無伊尹之心 韓詩外傳二卷孟子論衛
女之詩有此二語詳見總考二十二
不素餐兮。毛詩音義曰餐或從水沈氏音孫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集註考證曰本意當以仲子不義爲句與下文舍簞食豆羹之義字相對人以其小義信其大義奚可哉此斷其不義之辭也

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疏曰人當以莫大爲尙焉者以其知親戚君臣上下之敘者也今仲子棄親戚君臣云云以焉字斷句下別爲句 四書翼註曰此作一句讀言人之罪莫有大於無親戚君臣上下者

按荀卿不苟篇盜名不如盜貨田仲不如盜也又非十二子篇云仲綦刻利跂苟以分異人爲高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韓非外儲說載宋屈穀謂田仲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於人之國蓋堅瓠之類也戰國策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盡心上 十

趙威后問齊使則言其率民而出於無用何爲至今不殺乎仲子之礫廉矯義不惟人不信之且多厭惡之矣儻特因孟子之大聲一呼而仲遂敗其僞欺夫有所受之也。路史餘論引文夫作以

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廣韻屣字下引孟子舜去天下如脫敝屣 文選北山移文注引劉熙孟子注曰屣草屨似劉本屣字作屣

孟子曰。集註曰張郝皆云羨文也

按舊以此下別爲一章宜有三字宋儒以祇一段事合而疑之張郝謂張敬夫郝志完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四句。鹽鐵論刺權章引孟子曰

王子與人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 石渠意見補缺曰宮室二字亦當是羨文王子宮室既與人同不知更有何居與人異而使之然也

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張子理窟引孟子作大居呼於埳澤之門。四書釋地口呼喚也凡歎息招呼平聲叫號而呼則去聲魯君於埳澤之門應如趙注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之呼爲平聲不應如集註音去聲爲叫號之呼

按音義云呼丁火故切集註所音蓋因於丁氏食而弗愛豕交之也。論語集解包氏引孟子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疏曰彼言豕交之也此作

四書考異 條考三五 孟子盡心上 七

豕畜之者所見本異 文選補亡詩注引食而不愛豕交之愛而不敬獸畜之亦以弗作不無兩也字 抱朴子刺驕篇孟軻所謂愛而不敬豕畜之也

愛而不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兩恭敬倣此君子不可虛拘。禮記講義引文不可下有以字亦敬之孝弟而已矣。宋石經弟字作悌

王子有其母死者。章句曰丑曰王之庶夫人死似舊文公孫丑曰四字在此句上

有達財者。音義曰陸云周恤之一木作才以有善才就開其性理也 集註曰財與材同

按財惟漢書錯傳資財不下五帝通材其餘多與

裁通今卽裁義爲說成德者就其德性以成達裁則
需引達於中行之路以裁成之蓋是狂狷之屬於所
教五似更等級分明

有私淑艾者。音義曰艾丁音刈張五泰切

變其穀率。音義曰丁云率循也謂穀張其弩又當循
其射道令必中於表陸云率法也蓋丁氏讀如率性之
率陸氏乃讀爲律

引而不發躍如也。四書辨疑曰七字疑皆誤文

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風俗通義十反卷引傳曰

於厚者薄則無所不薄矣

其進銳者其退速。後漢書李固對策引老子曰其進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五 孟子盡心上 主

銳其退速也注曰孟子有此文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

漢書復云老子

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禮記曲禮少儀皆云毋放飯

毋流歠又曲禮云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

浦江項振元校字

此氏春秋不係高誘注
之故陸氏而戰之大
戰又所獲之恐不勝用乃
以其所愛子而以此物之
此後本孟子而文有增損

四書考異下

條考三十六

仁和翟灝晴江學

孟子盡心下

公孫丑曰何謂也。宋石經丑下有問字 宋刻本舊

趙注本注疏本俱有問字

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尙書總序正義孟軻曰信書不

如其無書又武成正義孟子云信書不如無書 西溪

叢語曰王元澤引古本孟子盡信書不如無爲書 藝

文類聚王粲難鍾荀不平論專信書不如無書 史通

太平御覽引孟子皆無則字 司馬溫公集進士策問

歐陽文忠公集傳易圖序引文亦皆無則字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六 孟子盡心下 一

取二三策而已矣。尙書正義兩引文皆無矣字 論

衡語增篇引作取二三策耳 史通疑古篇孟子曰武

成之篇吾取其二三簡

以至仁伐至不仁。尙書古文訓引孟子以至仁伐不

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多至義一句 李

盱江集慶歷民言引孟子以至仁伐不仁不仁上亦無

至字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武成血流漂杵古文流作汴

漂作測正義引孟子如何其血流漂杵也 孟子章句

及疏俱引書血流春杵 集註曰杵或作鹵楯也 論

衡語增篇引孟子而亦作如流作浮又藝增篇恢國篇

俱曰武成篇言周伐紂血流浮杵 焦贛易林同人之
鼎曰兩虎爭鬪血流浮杵 太平御覽述孟子無而字
按各本孟子尙書及凡引用二經未見有以杵作鹵
者惟戰國策秦王使應侯責武安君曰君前破韓魏
之軍血流漂鹵作鹵其於周伐紂事固無涉也論衡
藝增篇嘗言周殷士卒皆費盛糧或作乾糒無需杵
曰之事安得杵而浮之蓋血流之言既難盡信而杵
字尤屬可疑朱子借援國策之文特以備一義耳

南面而征北狄怨。宋本作北夷怨

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書牧誓序武王戎車三百
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 風俗通義皇霸卷引

四書考異 條考三六 孟子盡心下 二

書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八百人 墨子明鬼篇武王
以擇車百兩虎賁之卒四百人與殷人戰乎牧之野
逸周書克殷解周車三百五十乘陣于牧野既以虎賁
戎車馳商師商師大敗孔晁注曰戎車三百五十乘則
有虎賁三千五百人也

按每車一兩當有虎賁十人孟子言自無誤諸書未
可信也戰國策蘇秦說魏曰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
百乘斬紂于牧又說趙曰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
不過三百乘而爲天子呂氏春秋仲秋紀武王虎賁
三千人簡車三百乘以要甲子之戰言皆與孟子合
王曰無畏寧爾也節。書泰誓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

姓凍凍若崩厥角 文選邱希範與陳伯之書王元長
曲水詩序陸佐公石闕銘三注俱引孟子曰武之伐殷
也百姓若崩厥角 謬誤雜辨曰誓言若崩厥角釋者
謂既崩其角無所容頭文理甚明而孟子引之曰非敵
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已若乖異意者或有闕誤而班
固論王莽乃云漢諸侯王厥角稽首舊唐書論太宗又
云皇威所被黎類厥角復何謂耶孟子注昏不可曉未
敢憑也

舜之飯糗茹草也。翻譯名義引孟子作茹菜

被袵衣。史記五帝紀堯賜舜絺衣與琴
按袵之訓畫僅見此趙氏注絺則與虞書黼黻絺繡

四書考異 條考三六 孟子盡心下 三

文合史記所云舜事無別出應卽本自孟子其當日
所見孟子疑亦作絺衣也
二女果。說文解字引孟子二女媠媠鳥果切 孟子
疏曰許慎謂女侍曰媠今釋果爲侍是以有惑於許慎
之說而遂誤歟蓋木實曰果云果者取其實而言也讀
果如字

一聞耳。音義曰聞張音淵亦如字

按墨子兼愛篇我先從事乎惡人之親人能報我以
愛利吾親乎必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
以愛利吾親也此言略與孟子言似然孟子特戒人
惡害人父兄已耳不必定愛利之也故儒墨之言大

要在有無差等之別集註中范氏說竟與墨子同旨而朱子取之何耶

古之為鬪也章。意林錄孟子古人之鬪禦暴今人之鬪為暴 藝文類聚述此禦暴為暴下復各有也字

能讓千乘之國。宋石經讀諱作遜

民為貴。元史許衡治河疏孟子謂民為重君為輕

粟盛既潔。宋石經宋九經本舊趙注本潔字俱作絮

薄夫敦鄙夫寬。論衡率性篇引文鄙上有而字

按論衡亦引貪夫廉而懦夫有立志類詳萬章下篇

奮乎百世之上五句。漢書王貢等傳序引孟子云奮

乎百世之上行乎百世之下莫不興起非賢人而能若

四書考異 條考三六 孟子盡心下 四

是非 論衡知實篇引文百世之下聞之者莫不興起

非聖而若是乎而況親炙之乎 四書廢言曰奮乎百

世之上百世之下一氣不斷古文排句詞例如此言興

乎前以及乎後也若以百世之下連下讀則失詞例矣

仁也者人也。集註引外國本人也下有義也者宜也

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 朱

子語類或問外國本所據日向見尤延之說高麗本如

此 石渠意見補闕曰外國本為是若以人仁合言則

似仁在人身之外合而言之方謂之道矣

按表記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注

云左右言相須而成也可與孟子此章互參外國本

似不妨姑置

去他國之道也。四書釋地三續曰此章不宜云重出

去他國之道也句萬章下篇所無

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音義曰厄或作厄同

按右二章愚疑為偽疏所分詳在總考今見休寧戴

震訂趙注本亦分二章而各有章指然仍可疑也戴

跋言毛展校宋本盡心下惟梓匠一章有章指餘俱

缺後得何氏本合完之則此篇章指本屬後補而此

兩文但與疏卷首所總述同恐補者仍取之自疏耳

貉稽曰。音義曰貉丁云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

纂文曰俗人姓也張亡百切

四書考異 條考三六 孟子盡心下 五

稽大不理於口。朱子楚辭辨證曰孟子不理於口漢

書無俚皆訓為賴理固有賴音也

士憎茲多口。潛夫論交際篇士貴有辭亦憎多口

集註曰憎當從土今本從心蓋傳寫之誤 朱子文集

答余正甫曰孟子古注有與正文相背者如士憎茲多

口正文憎字從心而注訓為益則是謂當從土矣至其

下文引詩皆有憎字又似解憎為憎惡之意是注亦不

足為憑也 石渠意見補缺曰士多為眾口所憎惡憎

字從心亦不為誤

按理兼條分修治之義離騷令蹇修以為理五臣注

云令之以通辭理稽云不理蓋自病其言之無文故

高誘注曰以在故本味高引何身其民為天子無而

纂文有俗人之稱潛夫論有士貴有辭之說也孟子云憎多口卽論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意謂徒理於口亦爲士君子所憎惡惟能以文王孔子之道理其身心卽有憎其口之不理者特羣小輩耳於己之聲問無隕越也引詩斷章取兩愠字申達憎義亦不隕厥問。孟子考文曰古本隕作殞 宋石經宋刻本舊趙注本孟子集疏本隕俱作殞 王氏詩考引孟子亦不殞厥問以與詩隕字異也

山徑之蹊閒二句。章句曰山之嶺有微蹊介然疏曰蹊閒之微小介然而已 四書辨疑曰介如字經文當以山徑之蹊閒介然爲句 文選長笛賦閒介無蹊注

四書考異 條考三六 孟子盡心下 木

引孟子此文又引杜預曰介猶閒也閒介一也言山閒隔絕無蹊徑也 增韻引孟子山徑之蹊閒介然 法言吾子篇山徑之蹊不可勝由徑字作徑

以追蠡。焦竑筆乘曰夏后氏之冠曰毋追注謂追猶椎也以其形言之又加手爲搥而追搥同義揚子所謂搥提仁義是也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搥擊之處摧殘欲絕有如蠹齧之形也讀追如搥

卒爲善士則之野。劉昌詩蘆浦筆記曰余味此段之言恐合以卒爲善爲一句士則之爲一句野有衆逐虎爲一句蓋有搏虎之勇而卒能爲善故士以爲則及其不知止則士以爲笑也 周密志雅堂雜抄曰一本以

善字之字點句前云士則之後云其爲士者笑之文義相屬于章旨亦合

虎負隅。後漢書馬融廣成頌負隅依險注引文嶋字作隅 韻會隅通作嶋引孟子爲證

望見馮婦趨而迎之。章句曰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馮婦恥不如前見虎走而迎之攘臂下車 太平御覽人事部引孟子曰晉有馮婦者善搏虎野有衆逐虎虎負隅莫敢攖馮婦趨而迎之

按趙氏解迎爲馮婦迎虎望見馮婦無解御覽引文亦無望見字疑當時本與今不同有衆逐虎上連野字爲句更可證蘆浦之讀先著於北宋初

四書考異 條考三六 孟子盡心下 七

口之於味也四句。陳龍川集問答篇引此節文先耳之於聲也次目之於色也次鼻之於臭也次口之於味也前後皆互易

四肢之於安佚也。南軒孟子說云肢監本作枝

智之於賢者也。舊文智爲知音義曰知音智 南軒本依舊爲知 集註曰或曰者當作否

聖人之於天道也。集註曰或曰人衍字 朱子文集吳伯豐問曰必大嘗疑此句比上文義例似於倒置蒙誨云上字在我其下乃所得所施之不同如此立語亦不爲例必大今試釋之似終費注脚幹旋之力又仁義禮智謂之在我可也若以此例說聖人二字意亦未安

答曰聖人以身言豈非在我天道以理言豈非所得
按朱子終以伯豐之問意覺未安故定人字為衍
有性焉。舊趙注本焉作也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宋本少一之字 程伊川顏
子所好何學論曾南豐名判太常寺上殿劄子真西山
問答引孟子此文俱少一之字

粟米之征。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載丁錢本末
引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穀粟之征

用其二而民有殍。音義曰殍皮表切張音孚 孔文
仲清江集制科策引孟子殍作葶 路史炎帝紀論引

孟子殍作歎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六 孟字盡心下 八

孟子之際。柳柳州集與太學諸生書云孟軻館齊從
者竊屢誤以滕為齊

若是乎從者之慶也。舊文慶為慶音義曰慶或為慶
同 辨疑本依舊文為慶

夫子之設科也。宋本舊趙注本子俱作子 章句孟
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 集註曰夫子如字舊讀為扶

余者非 孟子答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扶子而以爲
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為夫子而作問者自悟之言蓋以

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 朱子或問曰又有以此
章皆或者與館人問答之辭亦或有此理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洪武正韻去字下引孟子去者

不追 宋本集疏本纂疏本拒字俱作距 荀子法行
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
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

人能充無穿窬之心。宋本舊趙注本通志堂經解所
刊六本考文本窬皆作踰下是皆穿窬之類倣此

是以言餽之也。音義曰丁曰字書及諸書並無此餽
字郭璞方言注云謂挑取物也其字從金今此字從食

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本亦作餽奴兼切 西溪叢
語曰玉篇食部有餽字音遠兼反古甜字然則字書非

無此字第於孟子言餽之義不合耳今以孟子之文考
餽之義則趙岐訓取是也而當如郭氏方言注其字從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六 孟字盡心下 九
金為銛據玉篇廣韻銛音他點切取也其義與孟子合

廣韻上聲銛音黍而平聲又有銛字音織訓利也說文
以銛為雷屬乃音織者其義與音黍者不同各從其義

也孫奭曰本亦作餽音奴兼切此別本孟子也古之經
書皆有別本其川字多異同廣韻又云餽音黏食麥粥

也於孟子之文愈不合蓋別本孟子誤認尤甚 魏校
六書精蘊曰說文酉字音黍象舌在口外露舌端舐物

也人有持短長術以言鉤人者孟子斥為穿窬
動容周旋中禮者。音義曰中張丁仲切或如字

則貌之。音義曰藪丁音邈又音眇 程伊川語錄鄧
文孚問孟子書中有不是處不曰只是門人錄時錯一

兩字如云說大人則藐之夫君子無不敬如有心去藐他人便不是也

勿視其藐魏然。舊文魏魏為魏魏音義曰魏音魏丁云當作魏 舊趙注本為魏魏

按說文魏本巍高之義而轉去聲則為魏郡魏姓古

人書此字或著山在下為魏未有不著山者魏伯陽

參同契以委時去害依託邱山循遊寥廓與鬼為鄰

四語認其姓乃古魏姓字亦著山之的證也楷體既

興然後分有山無山為二字二音古書原文或未盡

準今體有因著山在下而漫變為魏者莊子知北遊

篇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天下篇魏然而已矣與此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六 孟子盡心下 十

孟子之魏魏然同蹈其失近本依丁公著改正作巍

甚是而舊文因緣之故亦所當知

侍妾數百人。金樓子立言篇引孟子云若我得志不

為食前方丈妾數百人無侍字

般樂飲酒驅騁田獵。文選西京賦注引孟子曰盤游

飲酒馳騁田獵

而曾子不忍食羊棗。初學記述孟子曰曾皙嗜羊棗

曾子不忍食之 事文類聚後集續集各述此節文俱

無而字

按孝子傳曾參食生魚美因而吐之曰母在之日不

知生魚味今我食之美乎遂終身不食生魚蓋即影

襲羊棗事百家中若此類者多有

盡歸乎來四句。史記孔子世家居陳三年陳常被寇

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

禮記表記子言之歸乎 朱子論語序說註曰史記以

論語歸與之歎為在季康子召冉求時又以孟子所記

歎詞為主司城貞子時語疑不然蓋語孟所記本皆一

時語而所記有異同耳

吾黨之士狂簡。章句曰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

曰吾黨之士也疏曰論語云吾黨之小子今引周禮五

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誤也誠如周禮五黨

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蓋不當引此為證 注疏本

四書考異 條考三十六 孟子盡心下 七

士作小子二字

按趙氏之引證周禮以其時所有孟子經文吾屬五

字也注文故曰吾黨之吾承經宅解亦必五字後世

誤以論語文混亂孟子而致與注文不應遂并注中

字硬改就之疏家不察反譏趙氏引證誤爾

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二句。集註曰此亦孔子之言

孔子下當有曰字 孟子答問曰不惟論語可據此蓋

孟子答萬章之問固當引孔子之言以告之而後方自

言以釋之也 音義曰猥與狷同

如琴張曾皙牧皮者。柳柳州集與楊誨之書使二小

子及孔氏曾不得與於琴張叔皮之列以牧為叔

欲得不屑不潔之士。宋刻九經本潔字作絮。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書齋夜話曰過當讀平聲。法言問明篇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洪武正韻引此文因遂題曰揚子。

其惟鄉原乎。事文類聚續集述文原字作愿。

曰何以是嚶嚶也。石渠意見補缺曰此至古之人二十四字當在上文夾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之下何以是嚶嚶也是問辭言不顧行三句是答辭行何為踽踽涼涼又是問辭而無答辭蓋亦有脫誤生斯世也以下是答如何斯可為鄉原之辭集註說不無牽強。

行何為踽踽涼涼。音義曰張云為于偽切又如字。

四書考異 條三三六 孟子盡心下 七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宋本舊趙注本注疏本此萬章俱為萬子。章句曰萬子即萬章也。孟子錄之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

按孟子弟子各篇中例多稱子此萬子似無關褒貶。惟章句既錄其名此忽變文可疑然烏知非傳誤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音義曰汙音烏又烏故切。論衡定賢篇引文乎俱作於。

行之似廉潔。宋九經本舊趙注本潔俱作絮。故曰德之賊也。論衡作故孔子曰鄉原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節。意林錄孟子惡似而非者惡。

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雅樂惡紫亂朱惡鄉原亂德各無恐其字也。字又樂上有雅字。高氏子略論墨子引孟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也。

萊朱。尚書作仲藟史記殷本紀作中藟。集註考證曰古文尚書亦作中藟即雷字也。雷萊聲韻同又虺本音呼。同反亦與雷萊音叶。但今本書不依古文而依左傳故以仲虺為萊朱則若可疑爾。

由孔子而來三句。意林錄孟子堯至湯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

按意林所錄固難盡泥於原書之文而謂由孔至孟亦五百餘歲則乖甚矣。可直斷其率誤。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音義曰陸本作然而無乎爾則亦有乎爾云無乎爾有乎爾疑之也。

湯溪 朱出塵校字

四書考異 條三三六 孟子盡心下 三

晴江翟氏四書攷異六本為弓父盧先生文移手校。本己卯五月廿一得於二宜齋 林謹識

四書典故辨正

敬儀堂藏板

四書典故辨正自序 集文心雕龍

聖哲弁訓曰經經也者理懿而辭雅羣言之祖

焉詳觀四書 借謂學庸語孟 稱為論語載於禮典 大學中庸 歸乎諸

子 孟 雖淺深不同摠為之書前代配經其來久矣而

詬茫昧莫詣正理篇條滋蔓繁雜失統乖道謬典不其

疎乎至夫子繼聖 借謂朱子 依經立義敷讚聖旨昭明有融

義必純美文理允備故能開學養正曉生民之耳目矣

今才穎之士棄同即異各師成心徒銳偏解遂摺據經

史舞筆弄文務於善為三寸之舌譏阿實工然謬於研

求則改事失真好生矯誕且或反常覓文雖巧謬乃若

是其故何哉彼皆蔓延雜說支離構辭非經義所載固

知愛奇之心致斯謬也余齒在逾立留意斯文觀瀾而

索源左稊而尋右極睇參差常輒有得撮舉同異惟而

論之獻可替否務在允當解釋結滯芟夷瀟詭碎文瑣

語十餘萬字譬九流之有小說無益經典亦鄙夫之見

也識在餅管所見不博或率意而斷多失折衷斯又不

精之忠博雅之人證驗古今發其僻謬總其歸塗則聖

意不墜覆說之議亦無營焉甲辰夏四月周柄中書

四書典故辨正序

訓詁之學漢唐以來代不乏人人各一說曰故曰微曰箋曰傳曰通曰疏曰解曰注曰考曰章句曰正義皆釋經之目也自宋大儒紫陽氏出窮繁祛偽衷於至是學者宗之第其意務闡明義理而于訓詁之名物器數瑣瑣得失處有未遑辨正俟後人參訂者漢儒魯丕雖云說經者傳先聖之言不得相讓相讓則道不明難者必明其據說者務盡其義近世四明萬氏翰讀書大旨亦以爲非通諸經不能通一經非悟傳注之失不能通經而非以經釋經則亦無由悟傳注之失躓哉斯言可與孟子博學詳說反求諸約之論脗合矣夫讀古人書非挾一二兔園冊子斤斤墨守篤信不疑少見多怪遂倜然自謂能學也而溺於詞章之士又復以漁獵爲富護加考証雜而無統駁而不馴充其病與荒經蔑古游談無根者等是知學古有獲非謂不當辨抑妄辨而卒不歸於正耳吾友周子理表氏枕莊圖史淹貫博雅所著有四書臆解四書人

物彖墓考字書韻書合考石經考雜考詩禮合考毛鄭詩考讀書錄猶賢錄名字錄答問錄言性圖說讀書書後施註蘇詩補正南鄭縣志溧志刊誤補遺因編帙浩繁未付剞劂而所訂四子書典故辨正尤便舉業門下士請先付梓而周子以爲學之緒餘不甚當意刻既竣辱寄示予予受而讀之元元本本條分縷晰綜百家之成說而非侈博聞出一己之手眼而非誇臆斷間有數條爲傳注獻疑補綻皆折衷盡善詞氣和平非若西河毛氏之恃其才辨妄肆排突然則自有此書有功先賢不少豈徒摭拾典故便初學佔畢之用云爾哉抑又聞之周子生而奇穎讀書目十數行下終身不忘而仍把卷無間偶過朋好家一揖外隨抽架上書俯首睇觀觀竟遽別去人或疑其落落難近而不知其胸中浩乎有以自得非一切世味俗緣之所能牽奪也嗚呼斯真篤學之君子已 國初時邑故處士岩尹芮先生潛居講學所著有匏瓜錄若干卷副經緝史品重儒林今周子又起而繼之名

山大業先相望桑梓具有光焉假令出其所學
校書石渠天祿間撰述之當行將衣被海內豈僅
一鄉一邑之傳而已哉

同里黃國氏彭光斗謹序

四書典故辨正

三

四書典故辨正目錄

卷一 大學

卷二 中庸

卷三 中庸

卷四 中庸

卷五 論語

卷六 論語

卷七 論語

卷八 論語

卷九 論語

卷十 論語

卷十一 論語

卷十二 孟子

卷十三 孟子

卷十四 孟子

卷十五 孟子

卷十六 孟子

卷十七 孟子

四書典故辨正目錄

卷十八 孟子

卷十九 孟子

卷二十 孟子

附錄 問答

男

林似耘編次
良雅編

四書典故辨正 目錄一

四書典故辨正例言

一四書訓解以朱子集註為宗。集註詳於義理。而畧於典故。朱子嘗言讀書玩理外。考證又是一種工夫。向來偶自好之。固是一病。然亦不可謂無益。是朱子初未嘗以考證為可廢也。後人抄撮講章說數。雷同勦襲。陳陳相因。輒自附於先儒根本之學。鄙意殊不謂然。

四書典故辨正 目錄二

一

一

一典故之書。撰著寥寥。圖潛邱釋地一編。於地理多所證明。而他未遍及。至備考翼考類編典林等書。但據經傳以供舉業資糧。是編則訂正義疏之是非。同異。用以洗汰積疑。於考古家不無裨益。

一四書中人物。薛方山用紀傳體。綜叙本末。綴輯頗詳。近又有典林類典等書。摭摭畧備。然皆兔園冊子所有。並非僻書。茲但正其一二謬誤。至於事實。槩從闕如。

一是編專為疑義而設。其舊解相仍。及經先儒辨定者。不復纂入。蓋撰述之例。固自別於類林。

一朱子嘗言讀書有疑有所見。自不容不立論。其不立

論者。只是讀書不到疑處耳。將諸家說比並以求其是。便自有合辨處。觀此言。朱子何嘗禁人立論。但意在矜伐。性好非毀。捕鳴蟬於前。而不知黃雀之在其後。此劉光伯之見。譏於孔仲達者。不可不以為戒。

一漢史稱河間獻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師古注曰。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此言乃讀書之要訣。未有不得事實而有真是者。朱子云。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亦此意也。是編進退羣說。悉有據依。非同臆決。覽者當自知之。

四書典故辨正

二

一蘇明允著明論。言天下之事。譬如物十焉。吾舉其一。而人不知吾之不知其九也。歷數之至於九。而不知其一。不如舉一之不可測也。此最是著述家藏拙之法。是編旁搜博攬。細大不遺。非欲誇多鬪靡。庶免因陋就寡。

一曲學多辨。昔人所譏。然謬解流傳。經義晦蝕。豈容不加別白。疑誤方來。曾南豐有言。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是編以辨正名書。亦此意云。

一採用舊說。多錄原文。其有繁蕪時為剪裁。要期歸於簡要。無失本真。至所駁正。尤不敢斷絕。小文掇為巨。謬以蹈陳元之所譏。

一四書與六經相表裏。漢人謂治一經。必合諸經而訓詁之。是編雖止及四書。而疏通證明。大義畧備。以此為初學導夫前路。未必無小補云。

古人有言。目短於自見。智短於自知。昔胡梅欄註通鑑云。前註之失。吾知之。吾註之失。吾不能自知也。是編謬誤孔多。若不自覺。惟望覽者訓正之。

四書典故辨正

三

一孟子疏繫邵武士人偽作。非北宋孫宣公所為。但姓名已久。未便改易。今仍稱孫疏。不復論其真偽云。

一辨正各條。間有本文及註中所無者。如中庸則於本條標目下。旁註一附字。或本文雖有。而於經義無關者。如孟子中西子。把梁妻之類。亦從附例。

一編引用姓氏。或稱其字。或稱其號。有謚者。或稱謚。或一人而字號互見。或但稱某氏。未歸畫一。其他雜引及之。若馬融王肅之類。皆本原文。初非義例。

一族弟牛生。族姪懷珍。為余校刻是書。問難質疑。多所

起發因錄問答十餘條別為一卷附後

燭齋周柄中理衷氏識

四書典故辨正

四

四書典故辨正卷一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大學

大學在禮記中。鄭註孔疏並未指為誰作。漢賈逵之言曰。孔攸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指為子思之書。古本不分經傳。朱子始別異之。而以傳為門人記曾子之意。則子思正曾子門人與賈逵之言暗合。至以正經為曾子所述。則朱子亦以無他左証。仍疑之而不敢質云。任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一

十

鈞臺曰。梁皇侃齊熊安生各傳禮業。皇氏所傳大學。卽今註疏本也。熊氏所傳。此謂知本二句在其本亂節下。而聽訟節卽次其下。康誥以下及淇澳二節皆在篇終。以三綱起。以三綱結。與皇本絕異。孔疏以皇本為據。愚按熊本與皇本安得有異。孔穎達禮記叙云。自晉宋逮周隋。禮記義疏之見於世者。惟皇熊二家。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而北行。馬雖疾而去途遠矣。又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猶治絲而棼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

此是木落不歸其根。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
爲得也。然以熊比皇。皇氏勝矣。今據皇氏以爲本。其有
不備。以熊氏補焉。此但言兩家義疏之不同。未嘗謂經
文次序有異。且豈有他篇所傳。並無異同。而專專於大
學有獨異者。如果有異。大學疏何以不明著之。自唐以
前。並未聞此書有二本。自宋儒更定其文。而後人轉相
改易。凡十數家。明嘉靖時有作魏正始石經本者。亦以
三綱起。以三綱結。特中間次叙又不同。任氏所見。疑亦
後人僞作而託之於熊者。非真熊氏所傳也。大學自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一

二

程朱各爲更定。朱子又補格致傳。而羣議至今未息。董
文清王魯齋皆謂傳未嘗闕。特篇簡錯亂。而考定者失
其序。遂歸知止至則近道矣。四十二字於聽訟吾猶人
也之右。爲傳第四章。以釋格物致知。蔡虛齋又從而小
變其文。升物有本末一節於知止之上。王姚江則俱非
之。而有古本之復。謂大學只是誠意。誠意之至。便是至
善。竟抹却致知下工夫。而其學術遂與朱子背而馳
矣。今以朱子之說闢之。彼且據古本爲辭。卒無以奪而
勝之也。惟吾邑黃純齋名誠謂古本之說與朱子之說本

無毫髮之差。蓋古本作於子思。今本定於朱子。兩賢之
道若合符節。其不同者。特在於章句離合之間。而其理
初非有異。乃著古本大學章句。以大學之道。至則近道
矣。爲第一章。統言綱領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
先致其知。爲第二章。分言條目也。致知在格物。至此謂
知之至也。爲第三章。釋致知之義也。所謂誠其意者。至
故君子必誠其意。爲第四章。釋誠意之義也。詩云。瞻彼
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第五章。極言致知誠意之
效。以結上二章之意也。康誥曰。至皆自明也。爲第六章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一

三

釋明明德之義也。湯之盤銘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
其極。爲第七章。釋新民之義也。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
信。爲第八章。釋止於至善之義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至此謂知本。爲第九章。言明明德爲新民之本。以結上
三章之意也。正心修身以下四章。與今本同。又爲說以
發明之。曰。朱子言條目有八。而今止存其七。何也。曰。格
物是致知工夫。不得另爲一目也。朱子云。格物致知。只
是一事。其義明矣。又曰。致知在格物。句。朱子以屬上節。
而今以屬下章。何也。曰。此章說條目。自明明德於天下

一路逆推到致知已說盡了。此句是釋致知之義。不得插入此處。且上文必先語氣層層說下。此句句法絕不相類。而下章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兩句語氣緊相呼應。則此句當屬下章。而不當屬上節明矣。又曰。致知在格物。起句與下章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起句同。致知工夫在格物。誠意工夫在毋自欺。兩項都是喫緊功夫。故於章首即釋明之。此謂知之至也。一結又與此謂修身在正其心等結語同。其為一章何疑乎。又曰。致知誠意兩項是大學入門下手極緊要工夫。故此書於正心修身以下皆合釋之。惟此二條獨專釋之。而列於綱領條目之首。示人以用力之要。此則不改古本。而其理與朱子合。使叛朱者不得援古本以相訾。蓋余所服膺焉。而弗疑者。以其書未甚流傳。故著其大畧於此。或問黃氏之說。則信然矣。何以昔人都未見及。曰。昔人亦有見及此者。曾子固筠州學記云。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於先致其知。熙寧轉對疏云。大學所以誠意正心修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以為始者。致其知也。但言致知而不及格物。

豈非以格物是致知工夫。不得另為一目乎。特後儒不察。反以為疎漏耳。

康誥

康畿內國名。孔氏書傳及馬融王肅之說並同。世本宋忠註云。封從畿內之康。徙封衛。衛即殷墟。畿內之康不知所在也。閻潛邱曰。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地。愚按鄭康成作謚號解。以史記云。生康伯。故也。然子蒙父號。恐未必然。書序以康誥為成王之書。胡五峯皇王大紀始以為

四書章句

五

武王朱子或問蔡氏書傳從之。愚按竹書成王元年秋。武庚以殷畔。三年王師滅殷。殺武庚。康叔父。遷殷民於衛。四年封康叔於衛。尚書大傳。周公攝政之四年。建衛侯而封康叔。史記衛世家。周公旦以成王命與師伐殷。殺武庚。康叔父。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為衛君。周公旦懼康叔齒少。乃申告康叔。漢書地理志。即封武庚。鄭管叔。衛蔡叔。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春秋傳亦云。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歷考諸書。康叔之封衛。

在成王時甚明。書序非誤。其稱朕弟寡兄者。郝仲與謂周公勤勞天下。皆武王之事。况封衛尤非臣子所得專。故辭必稱武王。徐仲山謂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辭。猶武王合文主之年以紀歲。皆不忍忘先王之義。二說得之。孔傳謂周公以成王命誥。解寡兄爲寡有之兄。鄭康成又以孟侯爲呼成王。則仍有難通。所以滋後儒之惑也。

徐位山管城碩記云。竹書武王十七年冬十二月。王陟成王三年。王師滅殷。遷殷民於衛。康誥惟三月哉生魄。四書與故辨正 卷一 太

周之三月。夏之正月也。計武王以丙申年十二月陟。至成王三年正月。相距二十七月。時成王冲幼。在喪服亮陰之中。方二年及三月耳。不得遽作誥以命康叔。故周公取武王時誥康叔者申之。太史公謂周公申告康叔者是也。且康叔於武王時封於康。則曰康誥。猶召公封召則曰召誥。蔡仲封蔡則曰蔡仲之命。若成王三年遷殷民於衛。時康叔已改封於衛矣。不曰衛誥而曰康誥。豈非本武王之書而周公中之者哉。愚按此條種種謬誤。真所謂強作解事者。據竹書成王四年封康叔於衛。

今移上一年。即以遷殷民之年爲封康叔之年。以合居喪二十七月之數。其引據固已失實矣。卽就其說論之。三年之喪。鄭康成主二十七月。王肅主二十五。至唐王元感始主三十六。當時爲張柬之所難。其論遂廢。此固不足爲據者。今成王之喪。已二年及三月。如王說則已過矣。如鄭說亦可除矣。乃猶在亮陰之中。守不言之禮。未可作誥以命康叔。豈喪必三十六月而畢。如王元感之說乎。康叔改封于衛。不曰衛誥而稱其舊封。此正與蔡仲之命同例。蓋蔡叔封於蔡。其子稱蔡仲。故以

四書與故辨正 卷一 七
蔡仲之命名篇。蔡仲者。稱其人。非稱其所封之國也。卽不封蔡而封他國。未嘗不可稱蔡仲之命也。微子封宋。不曰宋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豈亦取舊命而申之者乎。至召誥一篇。乃召公誥王。非王誥召公。固不可以例康誥。然由其說推之。召公封于燕。又當稱燕誥。而不當稱召誥矣。史記言周公申告康叔。申者。諄復之義。謂既有康誥。而又申之以酒誥梓材二篇也。太史公自序云。牧殷餘民。叔封始邑。申以商亂。酒材是告。叶申告之義。史公已明明自解之矣。取舊誥而申之之謂哉。

盤銘

章句云。盤沐浴之盤。此用鄭註。毛西河謂是盥頰之盤。通義已有此說。似較舊註為長。蓋人無日日沐浴者。內則子事父母。不過五日請浴。三日請沐。聘禮管人為客。亦止五日具浴。三日具沐。惟盥手頰面。每日如是耳。且大戴禮武王十七銘中有盥盤銘。盧辯註云。或以自新取戒。或以游溺為鑑。游溺武王銘辭自新。即指湯銘言。其為盥盤無疑矣。

邦畿 附論元鳥之詩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一

八

班固云。商人屢遷。前八後五。按前之八遷。自契至湯。凡八遷也。史記契封于商。世本昭明居砥石。左傳相土居商。邱湯自商。邱遷亳。亳本帝嚳之都。故書序曰。從先王居。八遷之可考者。惟此。路史謂昭明自砥石遷于商。上甲微居鄴。可考者六。不足信也。後之五遷。有三說。馬融鄭康成王肅。並謂湯始居商。邱。其後遷亳。仲丁遷囂。史記作河。直甲居相。祖乙遷耿。史記作邢。是為五邦。孔安國不數商。邱。而數盤庚。遷亳為五。竹書紀年。祖乙自耿遷于庇。南庚遷奄。則囂相耿。庇。奄。為五。邦。路史主此說。孔穎達

謂竹書不可依。愚按祖乙再遷。雖不見于經。然書序言祖乙圮于耿。作祖乙圮而遷焉。宜也。鄭康成謂祖乙修德以禦之。不復徙。此臆說耳。祖乙篇亡。無可考。安知非因圮而言遷國之事乎。五遷之數。如馬鄭兼數湯之商。邱。則商。邱。特沿上代之舊。不得謂之遷。如孔氏兼數盤庚。遷殷。則盤庚上篇。明言先王有五邦。此未遷時作豈容逆數殷為五。五遷在成湯之後。盤庚之前。當以竹書為據。盤庚遷殷有二說。竹書自奄遷於北蒙。曰殷。東哲謂洹水南有殷墟。今安陽西。則殷在河北。書序盤庚治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一

九

亳。殷。孔傳。殷。亳之別名。史記殷本紀。盤庚自河北渡河。南居西亳。鄭康成謂西亳。即偃師。史記正義亦謂偃師。帝嚳及湯所都。盤庚亦從居之。則亳。殷。實湯之舊。都在河南。當以尚書為據。東哲謂安陽西有殷。此河。直甲所居。通典相州治安陽縣。殷王河。直甲居相。即其地。路史。直甲冢在安陽城外西北隅。洹水南岸。是也。自此以後。武乙自殷遷河北。見殷本紀。而竹書謂武乙又自河北遷沫。文丁仍自沫歸殷。邑。路史謂武丁遷沫。自沫。祖。亳。庚。丁。遷北。殷。武乙遷朝歌。其說不同。有商一代建都始

未大畧如此。

元鳥序云祀高宗也。集傳不從序說。但以爲祭祀宗廟之樂。愚按詩稱武丁孫子。則既在高宗之後矣。又稱武王其爲高宗無疑也。集傳以武王爲湯號。謂其後世亦以自稱。今考成湯別號武王。並無他書可據。長發因載而稱武王。猶下武因配命而稱成王之孚耳。若即據之以爲湯號。則周武亦可云別號成王乎。况一代王者始祖之號。後世皆得襲之以自稱。恐無此理。如其然也。武丁亦湯之後世。武丁孫子可以自稱。獨不可稱武丁。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十

乎。至於後嗣祀其先王。自稱其武無所不勝。足以服諸侯。奉黍稷。甚非繼志述事善則歸親之道也。考高宗值商運中衰。諸侯背畔。在位五十九年中。伐鬼方。撻荆楚。滅大彭。征豕韋。惟其武無不勝。用能內固邦畿。外域四海。咸中興之盛烈焉。是故宅殷土。則溯自元鳥之生。商有九有。則肇自武湯之正域。於以見其祀祖配天不失舊物。足爲有殷不祧之宗。夫豈泛然追叙商人之所自生。以及其有天下之初而已哉。

緡蠻

毛傳緡蠻小鳥貌。文選注引薛君章句云。緡蠻文貌皆不訓爲鳥聲。據毛傳以微小之鳥。比微小之臣。故以爲小鳥貌。然黃鳥卽倉庚。亦謂之鷦黃。其色黧黑而黃。因以名之。詩家有金衣之稱。則以爲文貌者。尤得田間詩學云。緡蠻言鳥聲之微細相聯。不絕如緡。而鳥語不可與人解。託言蠻也。愚按禹貢三百里蠻。鄭註蠻之言緡也。正義云。緡是繩。蠻者以繩束物之名。周禮大司馬疏。蠻者縻也。禮記王制疏。蠻者慢也。蠻之義並不涉語言。而以况鳥聲。此杜撰之說。古箕山歌云。甘瓜施兮葉緡。蠻樹葉亦稱緡。蠻則非鳥聲可知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十

淇澳。淇詩作奧。奧與奧。陸元恪詩疏以淇澳爲二水。續漢志註云。博物記有奧水流入于淇。水經注亦云。肥水謂之澳。卽詩所謂泉源之水也。愚按淇澳之澳。與禹貢渭汭之汭正同。汭亦水名。而渭汭之汭。終當從孔傳水北曰汭之說。澳亦水名。而淇澳之澳。終當從爾雅厓內爲澳之說。蓋澳者水曲幽隱之地。猶室之有奧。故以奧稱。必以爲水名。則綠竹無生處矣。

綠竹

綠竹毛傳以為二草爾雅菴王芻竹菴菴是也陸璣云菴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續漢書輿地志註云淇水有菴竹草則又合菴與竹為一物愚按傳稱淇衛簡籥又曰淇衛之箭則淇之產竹從古而然自合從朱子集傳之說然說文引詩作菴竹韓詩作菴菴菴既非色而菴又非竹不可合為綠色之竹箭即據爾雅析而解之未為不是鄭善長水經注云今淇川無竹惟王芻菴草不異毛與然則淇澳自產竹箭亦兼有菴竹二草惟詩疏四書典故辨疑卷一

以為一物則于書傳無根據耳 閻潜邱云晉戴凱之言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毛詩所詠瞻彼淇澳綠竹猗猗是北土寒水至冬地凍竹根類淺故不能植惟箴竹根深能晚生故曰根深耐寒茂彼淇苑然則詩所謂綠竹乃箴竹非常竹也愚按竹譜云箴亦籥徒繁節而短江漢之間謂之竹箴根深耐寒茂彼淇苑是綠竹乃箴竹箴其別名耳箴中作矢故曰籥徒其笋冬生故曰耐寒箴亦作箴山海經英山多箴箴郭璞注箴竹根深笋冬生地中是也閻氏直以為箴竹似未考

竹譜全文

楚書

鄭註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文輔方氏曰古註此節並未鑿指為白珩之對後纂大全者誤讀朱子楚語二字為國語之楚語遂專以此對實之不知章句所云楚語猶楚人之語耳國語中楚語是左邱明所述豈得云楚書今若改周語魯語為周書魯書可乎况章句明云不寶金玉與王孫圉本詞庇蔭嘉穀等語互異安得并為一辭牢不可破也四書典故辨疑卷一

當從註疏舊說為是愚按凡經傳引言皆直舉原文間有稍為舉括如左傳引太誓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亦仍不離乎原文也今楚語王孫圉之對並無此二語自不可以之當楚書襄三十年傳子產曰鄭書有之鄭書非鄭語則楚書非楚語矣然古註以為楚昭王時書而並舉觀射父昭奚恤為善人則謬誤尤甚昭奚恤事見劉向新序據國策昭奚恤乃楚宣王時人在昭王後百有餘年其所稱登壇而南面者有令尹子西太宗子敖葉公子高司馬子反據左傳子反卒於楚共王時在子

西子高前數十年。舛誤若此。何足爲據。至其所載他事。如楚共王逐申侯。晉文公遇欒武子。葉公諸梁問樂王。鮒其人皆不同時。蓋紀錄之誤。不可信者多矣。故此節以不實指爲是。若如註疏兩事並舉。則又無寧專指白珩之對耳。

舅犯

柳子厚非國語狐突篇以親則外王父也。何義門讀書記云。左傳大戎狐姬生重耳。文公謂狐偃爲舅氏。特以母之同姓故耳。若狐姬固非突之女也。柳子乃以突爲

四書典故辨正

古

申生之外王父何所本耶。愚按晉語文公在翟十二年。篇鄭叔詹曰。狐姬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公使太子伐東山篇。狐突御戎。韋昭注。狐突狐偃之父。大戎伯行也。杜預內傳註亦云。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則狐姬實係突之女。偃其同產兄弟。確有明徵已矣。突既爲重耳外王父。則亦可稱申生之外王父。柳說本此。義門偶未考耳。

秦誓

秦誓書序謂敗敬還歸而作。史記則繫之封殺尸爲發

喪哭之之後。潛邱閻氏曰。誓當作於秦伯郊次。鸞師而哭之之日。不作於封殺尸將霸西戎之時。蓋霸西戎。則其志業遂矣。豈復作悔痛之辭哉。愚按閻說非是。此當以史記爲正。蓋敬之役。匹馬隻輪無返者。穆公封掩殺尸。親見暴骸露骨之慘。能無悔痛。人固有當得意之時。而悲悼忽生者。杜子美詩。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襟。是也。豈以志業既遂。卽不復作悔痛之辭哉。惟誓作於封殺尸之後。自此見伐不報。能踐自誓之言。故公羊文十二年傳云。何賢乎秦穆公。以爲能變也。荀子大略篇云。

四書典故辨正

古

春秋賢穆公能變。邵子云。修夫聖者。秦穆之謂。胡文定云。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此聖人所以錄於書。末若敗敬作誓。而復有彭衙以後。請殺自食其言。聖人奚取焉。王伯厚困學紀聞。亦明逸尙書疑問。並從史記。斯得之矣。

四書典故辨正卷二

張陽同柄中理衷氏著

中庸

中庸亦禮記篇名。舊傳為子思作。陸德明釋文謂孔子之孫子思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是也。孔叢子載子思年十七困於宋。曰文王囚于羑里演周易。尼父屈于陳。蔡作春秋。乃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思按十七非著書之時。孔子年六十有八。自衛反魯。方刪定六籍。曾子年七十。乃著書。孟子言亦在魏年。韓昌黎言著書易則

其傳不遠。欲俟五六十然後為之。程伊川自謂吾四十

以前讀誦。五十後研究其義。六十後反覆細釋。以後著書。著書不得已也。又言某於易傳却已成書。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書可出。古人不輕著書如此。子思雖大賢。然十七正博學不教內。而不出之時。豈遽汲汲於著述哉。其言孔子既於陳。蔡作春秋。亦謬。春秋感獲麟而作。史記世家甚明。既陳蔡時。孔子未反魯。何由而作春秋。惟太史公自序有云。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既陳。蔡作春秋。而此遂襲之以為子思之言。豈可信乎。且古

人著書未有多至數十篇者。孔子述而不作。其所自著。不過易之十翼。曾子書十八篇。孟子書七篇。程伊川語。楊龜山勿好著書。好著書則多言。多言則害道。而子思之書。乃有四十九篇。較之莊列荀韓。為更繁。非所謂多言者乎。中庸本無四十九篇。自戴聖刪禮記為四十六篇。中庸在焉。漢志以禮記為孔氏祖孫家語。而作書者。襲其說。即以禮記為中庸。其曰四十九篇者。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乃馬融增入。知此書是東漢以後人所為也。家語後序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家語出於王肅。非

孔氏真本。其序亦不足為據。或疑四十九篇乃四十九

章。此又不然。唐李翱復性書云。子思作中庸四十七篇。遭秦焚書。中庸之存者止一篇。則一篇非一章。明矣。孔叢子本偽書不可信。近有引其文作典故者。故特辨之。漢藝文志有中庸說二篇。王魯齋欲分一章至二十章為一篇。二十一章至三十三章為一篇。以合漢志之數。明王子充亦主此說。見朱錫嘯經義考。按中庸二篇。不過說經者分其卷帙。如趙岐註孟子。析七篇為上下耳。何所取義而必欲分之。宋明人之好為多事如此。

五常註

揚子太元經云。木性仁。金性誼。火性禮。水性智。土性信。漢天文志同。而鄭康成此註云。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土神則智。水神則信。與元經漢志不同。朱儒謂其信智二字。位置殊舛。愚按乾鑿度孔子云。八卦之序成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仁義禮信智是也。萬物始出於震。震東方之卦也。陽氣始生。受形之道也。故東方為仁。成於離。離南方之卦也。陽得正於上。陰得正於下。尊卑之象。禮之序也。故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

楊用修曰。罟獲以罟為獲而掛之。以網網禽獸。今之扣網也。愚按此說非是。書費誓孔疏云。獲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周禮雍氏鄭註云。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設柞鄂於其中。孔疏。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則獲之非罟明矣。升菴立說多杜撰。陳晦伯所以有正楊錄之作也。

衽金革

大全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如衣。衽然。故曰衽。愚按此說非是。尚書正義云。古之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故鎧鎧字從金。周禮疏云。古用皮謂之甲。今用金謂之鎧。蓋古甲以革為之。故函人為攻皮之工。春秋之時。安得有鐵甲乎。管子葛蘆之山出金。蚩尤制為劍鎧矛戟。此蓋後人所屨。不足為據。通雅曾辨之。

鷩

鷩鷩類。按爾雅。有狂茅鷩。郭註謂似鷹而白。有怪鷩。郭註謂即鷩鷩。嚴華谷詩緝云。鷩有二。鷩飛戾天者。鷩類。

也亦單名鳴也。惡聲之鳥者怪鳴也。分別最明射。

禮射有三。一為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為賓射。諸侯來朝而王與之射。三為燕射。謂息燕而與羣臣射。此鄭孔之說也。姜上均獨謂射惟有大射。燕射二禮。而大射燕射皆王射。訖賓繼之。故行大射。燕射之禮。其中又分王射。賓射之等。舊不明此。但見周禮諸官多言賓射。遂以賓射與大射。燕射分列為三禮。此大失也。蓋凡射無不先燕。但因祭而射者。義起於祭。而不起於燕。故名大射。若不為祭擇士。則其與諸侯及羣臣燕而射者。皆名燕而已。初非與諸臣射名燕射。而與諸侯射則名賓射之謂也。愚按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鄭註。天子將祭。與諸侯羣臣射。此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鄭註。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此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註。與羣臣閒暇飲酒而射。此燕射也。賓射與燕射明是二禮。燕射其禮殺。賓射其禮隆。故張五采之侯。所以尚文德。而其牛牲陳庸器。皆以賓射言之。明燕射不必然也。舊說斷不可易。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

五

射若不為祭擇士。則其與諸侯及羣臣燕而射者。皆名燕而已。初非與諸臣射名燕射。而與諸侯射則名賓射之謂也。愚按考工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鄭註。天子將祭。與諸侯羣臣射。此大射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鄭註。諸侯朝會。王張此侯。與之射。此賓射也。張獸侯。則王以息燕。鄭註。與羣臣閒暇飲酒而射。此燕射也。賓射與燕射明是二禮。燕射其禮殺。賓射其禮隆。故張五采之侯。所以尚文德。而其牛牲陳庸器。皆以賓射言之。明燕射不必然也。舊說斷不可易。

常棣

常棣之詩。春秋傳國語俱載。富辰之言。一以為周文公之詩。一以為召穆公所作。毛傳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穆公為作此詩。而歌以親之。鄭眾唐固亦以為召穆公作。韋昭國語註曰。此詩周公所作。其後厲王無道。骨肉恩闕。召穆公復修常棣之歌。以親之。斯為定論云。

宗廟饗之

史遷叙舜世次。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以至舜七世矣。漢劉瓛曰。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而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此其異者。先儒註經。多以史遷為據。大禹謨受命於神宗。孔疏。神宗舜之始祖。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橋牛瞽瞍為親廟。舜典禮于六宗。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而馬融于益稷篇。曼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宗廟饗之實據也。後人因祭法祖。顓頊而宗堯。之文。遂謂舜為堯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

六

史遷叙舜世次。顓頊黃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句望。句望生橋牛。橋牛生瞽瞍。以至舜七世矣。漢劉瓛曰。梁碑。舜祖。幕幕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喬牛。喬牛生瞽瞍。而無句望。且不言出自黃帝。此其異者。先儒註經。多以史遷為據。大禹謨受命於神宗。孔疏。神宗舜之始祖。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句芒。橋牛瞽瞍為親廟。舜典禮于六宗。張髦以六宗為三昭三穆。而馬融于益稷篇。曼擊鳴球。亦云。舜釋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此宗廟饗之實據也。後人因祭法祖。顓頊而宗堯。之文。遂謂舜為堯

五歲成王年纔十歲此說甚不足據果如所言則武王四十八歲而伐商未及始衰何以云未受命耶

追王太王王季

鄭康成據緯書謂文王稱王九年孔穎達又據緯書謂文王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太王王季而于周公追王則云改葬以王禮經先儒辨駁後人亦既知文王無稱王追王之事矣而于武王則猶有疑之者顧寧人云中庸言周公追王太王王季大傳言武王牧之野既事而退遂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

十一

于周廟而其告庶邦冢君稱太王王季金縢之册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之時已追王太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為得也縣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未為得也愚按此條以大傳疑中庸又以縣詩疑大傳意蓋謂追王在武王之時追王文王又在太王王季之前耳然其膠固不通莫此為甚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也豈鑿定武王時未追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縣之詩追叙居邠避狄之事故其辭質而稱古公若冠以王

號而曰未有家室曰來朝走馬則非屬辭之體矣而可以古公之稱為未追王之據乎又引仁山金氏曰武王

舉兵之日已稱王矣故類于上帝行天子之禮而稱有道曾孫周王發必非史臣追書之辭愚按成湯伐桀亦用元牲以告于上天神后不特武王為然至告天之辭上言周王發下言商王受則斷無是理左傳云未有代德而有二王漢文帝論南粵王尉陀云兩帝並立仁者不為曾武王而未明此義乎其為史臣追書何疑也顧氏論實始翦商亦引張子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是君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

十二

臣之語若武王未克商而稱王君臣之義安在明於彼而暗於此何自相戾也又云史記伯夷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疑武王未克商已追尊文王按史記此文本述舊傳有可疑者古人出師必以遷廟主行子見會而甘誓言用命賞于祖則夏商之制已然是以大傳設奠于牧室鄭康成亦以為行主則武王所載必非文王主矣古行主稱公禰見文王父廟曰禰故傳遂以為載文王此與父死不葬同一誣妄而史記述之其可信乎逸周書言一月甲子入殷乙丑復于軍二

月辛亥告于天宗上帝。祀太王王季文王。是追王在克商後。一月與大傳之文相符合。觀泰誓止稱穆考。至武成乃稱王。可證也。然則此經何以止言追王太王王季而不及文王。曰此則陸農師嘗論之。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已追王也。

父為大夫八句

王制。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孔疏引盧植云。從生者。謂除服之後。吉祭之時。以子孫官祿祭其父祖。故云從生者。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

圭

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故小記云。士祔于大夫。則易牲。其妻為大夫而卒。而後其夫不為大夫。而祔于其妻。則不易牲。又雜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祔皆太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祔皆少牢。則祭以士祭。以大夫。乃吉祭。非喪祭也。此可補中庸義疏之闕。

三年之喪

陳亦韓云。中庸疏。三年。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天子為后服期。以三年包之者。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

之志。故通在三年中。是以昭十五年傳。穆后崩。太子卒。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三年之喪。若專主父母。下不必更云父母矣。達者。自下達乎上。然貴賤不畫。一期喪。達大夫而大夫降。三年喪。達天子而天子降。惟父母之三年。則不降。故曰一也。註未及註悉。愚按此。即呂與叔之說。語類所謂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呂氏却作兩般說者。朱子以左傳之言為不經。而姜上均儀禮註。亦斥傳語為瀆亂。愚考之。禮期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除。故鄭氏謂凡齊衰十一月皆可以出弔。而父在為母。則十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

詣

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其禫也。父主之。則夫之為妻。亦當。十五月而禫。與他期喪不同。故左氏通謂之三年。其說不為謬妄。三年之喪。父母之喪。即如孔疏作兩般說。亦得。但此說本朱子所不取。而陳氏以為未及詳悉。又詆朱子為杜撰。為師心自用。並見所則亦妄矣。

四書典故辨正卷三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祖廟

廟祧之制先儒已有定論。至毀廟之主。韋元成謂藏於太祖廟。鄭康成謂先公之毀主藏於后稷廟。先王之毀主藏於文武廟。後儒遵之。毛大可著廟制折衷。獨生異議。謂七廟外別立一廟以藏遷主。謂之遷廟。而引曾子問以為証。其言曰。曾子問云。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及卒哭成事。而後主各返其

四書典故辨正卷三

十一

廟。至若君去其國。則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而升於太廟。夫所謂羣廟者。四廟之外。正毀主所藏之廟也。其廟曰遷廟。又曰祧廟。惟國有凶喪。然後斂而藏諸太廟。今日毀主藏太廟。則是以凶喪之禮為恒禮。而可乎。若曰毀主無廟。則斂於羣廟。為何廟。返於其廟。又何廟也。若曰羣廟指四親言。則斂主稱羣廟。迎祫稱四廟。兩相互見。而欲以一切混并。誤矣。愚按。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也。今也取七

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當七廟五廟無虛主。虛主者。惟天子崩。諸侯薨。與去其國。與祫祭于祖。為無主耳。此言巡守。當以遷廟主行。不當以七廟之主行。蓋七廟五廟。非遇崩薨。去國祫祭。不可虛主也。下引老聃之言以証之。曰。天子崩。國君薨。則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禮也。卒哭成事。而后主各返其廟。此崩薨虛主之証。君去其國。太宰取羣廟之主以從。禮也。此去國虛主之証。祫祭于祖。則祝迎四廟之主。此祫祭虛主之証。通上下文。讀之。羣廟即四親廟。即上文七廟五廟。不可虛主之廟。

四書典故辨正卷三

二

其斂主稱羣廟。迎祫稱四廟者。偶然變文。並無他義。毛氏乃以羣廟為遷廟。而謂遷廟之主。惟國有凶喪。然後斂而藏諸太廟。則非凶喪。不得而虛其主也。何故。巡守乃載之。以行乎。顧其言則又曰。曾子問王者與師。曷為載遷廟之主以行。而孔子謂遷廟之主可虛。七廟之主不可虛。以七廟之主。歲時常祀。惟凶喪則虛之。他無虛理。故近世巡狩。取七廟之主。而不取遷廟。即為非禮。是遷廟在七廟外。夫子已明明言之。愚按。前言遷廟之主。惟凶喪。然後斂之。此言七廟之主。惟凶喪。則虛之。毛氏

之言固已自相矛盾矣。而其誤又有甚者。夫所謂遷廟主者。已遷之廟之主。非已遷之主之廟也。孔子言遷廟主。而毛氏倒其辭曰。遷主廟。孔子但言七廟之主不可虛。而毛氏增其辭曰。遷廟之主可虛。誣聖言以証成己說。此無忌憚者之所為也。嘗徧考禮家言。毛氏之論。絕無據依。惟晉穆帝時。有別築一室以藏遷主之議。蓋晉廟以宣帝為主。而征西以下四主。乃宣帝祖父。若藏于宣帝之室。嫌于屈祖就孫。故為此權宜之說。並非經典。是不可以不辨。毛氏又云。文十三年公羊傳曰。羣公

四書集注卷之三 三

之宮。羣公諸先公也。而哀三年桓僖宮災。傳謂火踰公宮。然後及桓僖二宮。公宮即羣公之宮也。桓僖二宮。即公官中之二公官也。故定八年從祀先公。亦謂就閔僖二宮而正其位。則桓僖有宮。閔亦有宮。向非遷廟。則四親外焉。得有公宮。且桓距哀已十一世。閔僖距定已七世。八世焉。得在定哀間。復有桓廟與閔僖廟。此正所謂遷廟藏遷主者。愚按哀公時有桓僖之廟。杜預謂季氏出桓公。又為僖公所立。故不毀其廟。則非遷廟明矣。且孔子在陳聞火。而知為桓僖廟者。杜云。以其親盡而廟

不毀。宜為天所災也。若遷廟藏遷主。則為合禮。孔子何由而斷其當。災乎。毛氏之說。謬甚。又云。文王世子。國君出疆。公族無事者守公宮。此即遷廟。與春秋火踰公宮。正同。不然。下有守太廟。是祖廟。守貴宮。是世室。守下宮。是親廟。若謂公宮即親廟。不二守乎。愚按。文王世子云。公若有出疆之政。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正室守太廟。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孔疏云。庶子以公族之無事者守于公宮。與下文為總正室守太廟以下。各言其別。則公宮者。總下太廟及貴

四書集注卷之三 四

官。貴室下宮。下室而言。毛氏以公宮為遷廟。何其謬也。毛氏廟制折衷曰。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祭法。諸侯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即四親也。曰祖考廟。即太祖也。孔穎達曰。諸侯初封。廟止高祖而已。謂得立五廟。無是理也。按諸侯祖廟有三等。一是王者之後。得奉先祀。如陳奉舜祀。杞奉夏后祀。類則直以始祖入祖廟。而四廟四親。則前世未為諸侯者。亦得以葬士祭大夫之典推之。此五廟俱實者。一是始封之君。如齊之呂尚。楚之熊繹。類則虛一祖

廟而四廟四親則實其先世而特虛在中以俟始封者之祧入之此虛一而實四者一是王者子弟祀所出之王如武王封微子子宋得祀父帝乙爲祖廟宣王封弟友于鄭得祀父厲王爲祖廟類其四廟四親則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不立四親而第虛其廟以待繼世之遞入此虛四而實一者若孔氏謂諸侯初封止高祖廟此大無據語不謂孔氏亦出此愚按毛氏分別三等祖廟皆本孔穎達之說然又有五廟皆虛一等而毛氏未之及王制孔疏云凡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世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五

因先代之後以封之不得爲後世之太祖得立此君所出王者之廟此卽所謂陳杞之類五廟俱實者毛氏既襲用孔說乃又云孔氏謂諸侯初封廟止高祖此大無據則孔氏並無此語而捏造以冤誣之入室操戈一至於此

大夫三廟王制曰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祭法曰大夫三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王制有太祖而無曾祖祭法有曾祖而無太祖兩說不同鄭康成曰太祖別子始爵者王制是商制故雖非諸侯之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周制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會三廟隨時而遷不得立始爵者爲太祖此一說也然按家語孔子答子羔論大夫士廟制皆與王制同且曰自有虞至周所不變也則王制非商禮明矣而何以互異也毛氏廟制折衷曰王制之祀太祖爲別子言之也別子得祀所自出大傳所云繼別子之所自出者雖大夫而得祀先公爲祖廟如魯三桓爲桓公出得立桓廟晉曲沃桓叔爲穆侯出得立穆廟類若祭法所云則爲凡爲大夫者統言之凡爲大夫則祇立父祖會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六

三親而不及太祖此又一說也。然此為大夫者得祭會祖而別子何以反不得祭也。萬充宗任鈞臺又創為同廟異室之說。萬云大夫三廟者其一昭一穆高與祖同一廟。曾與禰同一廟。皆異室。任云大夫三廟無太祖者則虛其中高及祖一廟。曾及父一廟。常祀止及曾祖于祫乃及高祖至五世。大夫乃正位中廟。此說尤屬杜撰。祭法云大夫立三廟。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顯考高祖也。經明言顯考無廟。何得云高與祖同廟。官師一廟而祭二世。故經云王考無廟而祭之。若大夫三廟而祭四世。經何以不曰顯考無廟而祭之。而曰有禱為壇祭之也。凡七廟五廟三廟之主。四時皆有常祀。今既高與祖同廟。乃必于祫然後及高祖。而常祭不及。以情理揆之。同列于廟。而四時享嘗。獨不得與為會祖。祖禰者其能晏然坐享子孫之祭耶。且大傳云大夫有大事省于其君者。省或訓問。謂省問于君。而君賜之祫也。或訓察。謂有大功見省察于其君。而賜之祫也。今云高與祖同廟。將預設高祖之主于廟。以待于祫乎。設君不賜而祫不得于則高祖之主。不且虛設乎。夫謂高祖有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七

服不容不祭。大夫士庶人皆當祭。及高祖者。此伊川程子之說。而經無其文。謂程子以義起之。則可。而據以解經。則非矣。祭法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而祭之。鄭註云。官師中士下士也。上士異廟。中士下士祖禰同廟。毛大可據曾子問。廟無二主。以駁鄭氏祖禰同廟之說。愚按。士喪禮有朝廟禮。二廟者。曰朝于禰廟。先禰而後祖也。一廟者。曰朝于祖廟。舉祖以包禰也。則官師之廟。亦稱祖廟。經有明文。其必有王考之主。明矣。記云。廟無二主。為一君而作二主者言之。非謂一廟必不可有二主也。廟主附。許慎鄭康成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徐邈及清河王偉謂。大夫士亦有主。鈍翁汪氏曰。廟所以栖主也。大夫三廟。士一廟。使其無主。則祭於寢。足矣。廟何為者。耐之言附也。以主升附也。士虞禮以其班耐。喪服小記。耐必以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使其無主。又何所馮。以班昭穆乎。許氏知其說之不可通也。曲為之解曰。大夫東帛。依神士結茹。為菴。此不根之辭。以臆測之者也。陳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八

氏禮書曰。重主道。大夫士有重尸。神象。大夫士有尸。大夫去國載祔。孰謂大夫士無主乎。汪氏此條。可以闡許鄭之妄矣。至廟主之制。不載於經。然王克言以木爲之。長尺二寸。衛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晉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厚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齊。要之。帝后之尊。無有過尺二寸者。鈍翁謂重鑿木爲形。如札士三尺。卿大夫五尺。諸侯七尺。主之修短。宜畧與重衍。恐非是。

陳宗器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大祭則出而陳之。註謂玉鎮。天球宏璧之屬。寶器。兂戈和弓之屬。此卽章句所引也。又典庸器。掌藏庸器。及祭祀陳庸器。註謂庸器。征伐所獲之器。及其兵物。鑄銘者。陳之以華國也。則陳宗器。當兼寶器與庸器言。毛西河

謂左傳重之以宗器。國語其官不備其宗器。皆指宗廟祭器言。此鄭註之說。今所不取。

設裳衣

毛西河曰。裳衣有兩項。一以衣尸。一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而祭之。蓋天子斂衣有百二十稱。大斂所餘。悉授之守祧而藏之廟中。及祭則先以上衣授尸。儀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非上衣與尸所服贖之衣。則設座而祭。總謂之裳。愚按司服大裘共其奠衣服。謂靈座魂衣也。此是喪中所設。至於祭祀。則司服云共其衣服而奉之。守祧云各以其服授尸。無魂衣設座之文。毛說未確。

薦時食

時食。在庖人爲其祭祀之好羞。註引羔豚膏香之類。是煎和之味。非祭祀所用。周禮內饗。掌王及后世子割烹煎和之事。至宗廟之祭祀。則但掌割烹而不及煎和。以煎和。養味鬼神所不享也。或又引月令。季春薦鮓。孟夏嘗麥等。則此是薦新中薦時食。謂正祭品物。不可以薦新當時食。

序昭穆

昭穆之說有二。有謂昭穆無定者。陸佃云。昭穆者父子之號。方其為父則稱昭。方其為子則稱穆。非一定者。如周以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昭王為穆。此一定也。其後穆王入祔。王季當遷。則文王自右而左居昭位。武王自左而右居穆位。成康與昭以次互移。而後穆王得祔焉。所謂無定昭穆是也。有謂昭穆有定位者。張璠云。王季武王則常為昭。文王成王則常為穆。王季當遷。則武王自左而上。據王季之位。文王當遷。則成王自右而上。據文王之位。各不相亂。朱子亦謂昭祔遷昭而穆不動。穆祔遷穆而昭不移。二說不同。自以朱子為正。毛大可嘵嘵口訕。多見其妄。

序昭穆。章句言子孫之序。安溪李氏謂於經傳無證據。只是序祖考之昭穆耳。愚按下序爵序事。皆單舉一事。獨此項槩言宗廟之禮。而不言宗廟中之何禮。如安溪說。則宗廟之禮四字。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與下文一例於文法甚合。又此項先言對越在天者。下文乃言駿奔走在廟者。於義亦順。或言祖考何待於序。此

四書典故卷五

十一

大不然。曾子問。祫祭於祖。則視迎。羣廟之主。夫合羣主于太廟。而可云無待於序乎。漢儒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毀廟及羣廟主。皆合食於太祖。此可以証安溪之說。然祭統云。夫祭有昭穆。是故有事於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註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即主子孫之昭穆言。亦不得謂於經傳無據。今並存之。而具其說于左。

四書典故卷五

十一

序子孫之昭穆。舊說謂同姓之無爵者。於阼階下分為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其同姓有爵者。與異姓之爵。序立於西階下。文王世子篇言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如外朝之位。以此推之。知同姓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此鄭賈諸儒之說也。任鈞臺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類族辨物。禮之大者。混同姓於異姓。豈類族乎。愚意阼階世次。則自北而南。以北為上。以序昭穆。爵位則於一世中。自西而東。以尊卑為序。蓋世異。則子不可先父。故貴不敵親。世同。則弟不妨先兄。故親不敵貴也。愚按任氏謂序昭穆中兼序爵。其說實

勝先儒。然其中義例尙不止此。楊文來曰。序昭穆有二。義一。序其自出之昭穆。如虞吳爲太王之昭。二。號爲王季之穆。魯衛爲文王之昭。晉韓爲武王之穆。其名世世不易。此辨親疏之遠近也。一。序其所居之昭穆。如周公是文王之昭。伯禽又是穆。考公又是昭。此別世次之尊卑也。全謝山曰。序昭穆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俱屬焉。諸國之子孫弗敢先也。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五

有一族則各爲一列。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是也。兼此數條。而序昭穆之義備矣。

序爵
孔穎達曰。天子諸侯祭祀。其位無文。以士禮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推之。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門東北面。西上。士門西北面。東上。旅食在其後。又少牢下篇。衆賓位在門東。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位當依此。愚按據孔疏。則天子之祭。爵尊者序

立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其爵卑者。始位在門東。西北面。既得獻。乃移位於西階之南。而東面也。俗說但云序立西階。而不知何位。有不同。疎矣。其他序爵之事。見祭統者三條。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一也。尸設。君與卿四人。餽。君起。大夫六人。餽。大夫起。士八人。餽。凡餽之道。每變以衆二也。凡爲俎者。以骨爲主。骨有貴賤。般人貴髀。周人貴肩。凡前貴于後。是故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三也。鄭註。爵爲公。卿大夫士。專以王國。卿士言。章句。易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六

公卿爲公侯。兼外諸侯言。毛大可曰。大饗助祭。除開國。遷都與新王卽位。五服列辟。總不能至。安得以常祭及之恩。謂不然。諸侯春朝秋覲。分方而至。豈竟無與祭者。章句兼言之是也。

序事

註以事爲宗。祝有司之職事。毛大可非之曰。文王世子云。宗人授事以爵。以官。如太宰贊玉幣。宗伯省牲。饗以五等爵。中取其有公孤六卿諸官職者爲之。故又曰。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此正中庸所以辨賢之解。若宗祝

有司則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祇問職掌安辨賢否愚
按毛氏此條甚謬古祭祀最重宗祝宗以相主人祝以
相尸是以特牲禮先獻祝而後獻賓先獻宗人而後獻
兄弟鄭康成云先獻祝以常接神尊之也宗祝之重如
此而毛氏以為非助祭之人必如太宰宗伯始為助祭
之人不知太宰以下則註中有司之職事足以包之助
祭執事各有所司有司非必賤者之專稱也且太宰宗
伯助祭之事載在周官亦有一定職掌而毛氏以為臨
時始授是謂辨賢尤與禮文不合蓋專攻朱註而不復

四書與禮辨正

卷三

自顧其立說之非何苦乃爾

旅酬

旅酬之禮大全許氏一條根據特牲饋食禮頗為明悉
李岱雲異同條辨強作解事妄起疑端謬誤支離使人
眯目為分條駁正如左

條辨云旅酬之禮許白雲言之雖詳然亦有可疑者
如主人酌酒奉尸賓者謂之獻尸賓酌以荅主人者
謂之酢主人酌酒先自飲再酌以獻賓者謂之酬此
三句第解獻酢酬三字之義非正言旅酬之禮也然

主人獻賓亦曰酢賓賓酌主人亦曰酢主人語類之
說甚明蓋酢者酢也言其皆受神福也

愚按詩君子有酒酌言酢之傳酢報也左傳酢之主而
命之氏疏酢報也酢與酢皆訓為報義固相通然謂獻
亦名酢則禮無此文酢者報也報主人之獻也語類云
古人酢賓便是受酢此朱子一時問答之詞不可為據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矣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
夫謂之又自飲則其飲在賓酢主人之酒之外故謂
之導飲乃許氏謂即飲酢酒為導飲其不合者一也

四書與禮辨正

卷三

按別本載許氏此條俱作主人酌酒先自飲是飲酢酒
之外又酌以自飲也今作酢酒乃傳寫之誤不必以此
獻疑

主人獻賓賓酢主人與主人復酬賓若主人必自往
西階賓必自往阼階紛蹂雜踏成何禮體其不合者
二也

行獻酬之禮而賓主不相往來則中間當設一送解之
人而禮無文也辨詳後

主人先酬賓之酒賓受之莫而未飲兄弟弟子先自

飲而舉觶於長。長兄弟亦莫而未飲。乃賓取所奠觶於阼階前以酬長兄弟者。主人所酬之觶也。長兄弟西階酬賓者。其弟子所酬之觶也。至賓弟子竟未舉觶于其長。與註中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句頗不合。或謂許氏第舉兄弟之子半邊。以類推賓之弟子半邊。而主人與賓所酬之觶先不相當。其賓弟子再酬其長之觶。又將安歸乎。其不合者三也。

按特性禮。旅酬只有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而無賓弟子舉觶之事。章句云云。兼無算爵言之。許氏則專以旅酬言之。本無不合。岱雲自生轉轉耳。或謂許氏舉半邊以類推。此無稽之說。賓弟子本未舉觶。又安得有再酬之觶。而慮其無所歸乎。

林氏存疑。又謂許氏原非省文。其賓酬長兄弟之觶。原是主人所酬之觶。非其弟子所舉之觶。其弟子所舉之觶。又在下文無算爵內。夫兄弟弟子與賓弟子各舉觶于其長者等也。何以兄弟之子導飲。而卽以之酬賓。賓弟子導飲。而弟等于無算爵乎。其不合者四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七

旅酬之始。本無賓弟子舉觶導飲之事。賓弟子舉觶。在無算爵時。林氏之說是也。長兄弟無觶。故用弟子所舉之觶。以酬賓。賓自有奠觶。可酬故弟子至無算爵時始舉。卽岱雲不識禮文。而橫生一辨。殊不可解。

予以儀禮參之。朱子之說。蓋旅酬之禮。始於飲福酒。天子主祭。既飲福酒。又欲均神惠于衆。故使衆相導飲也。尸傳神意以嘏天子。天子欲徧傳神惠于助祭之人。故主人先酌以獻賓。此主人指子姓兄弟之最長者而言也。賓於是亦酌主人。皆謂之酢。言皆受神福也。云爾。自此以後。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乃謂之酬。蓋又導賓使飲也。

獻亦名酢。禮無此文。前已辨之矣。謂主人指子姓兄弟之最長者而言。此則尤謬。禮天子獻賓。有攝主。攝代也。謂代王爲主人也。周禮大宗伯。大賓客則攝而載。祿註云。代王裸賓客以鬯。君無酌臣之禮。此大宗伯攝主也。膳夫王燕飲酒。則爲獻主。註云。主人當獻賓。則膳夫代王爲主。君不敵臣也。此膳夫攝主也。祭祀之攝主。則禮無明文。或云。亦大宗伯攝之。或云。當小宰攝之。未知孰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六

然斷無以長兄弟為攝主之理。蓋主人獻賓之後，亦兄弟若獻賓以長兄弟攝，則獻兄弟之時，又誰為王。歸乎其不然明矣。

玩儀禮與朱子之說，亦有三處互異，為可疑也。儀禮謂旅而後舉，非不舉也。荅廣之說則曰：旅時亦不舉。又自別舉爵，不知如何，則終不舉矣。是原存疑案者，已與儀禮互異矣。荅漢卿之問，則又謂舉解于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于其長，是賓不自飲而仍反于其長，與終不舉而又自別舉爵者，互異矣。至以沃盥為逮賤，其說誤無疑。乃又曰：獻酬之俎未徹，賓不敢旅，酬酒賓莫不舉，至旅亦不舉，更自有酬盞在右，為旅盞也。是與終不舉之說同，而與旅而後舉且不自飲而仍反于其長之二說，又互異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五

旅而後舉者，宗廟之酬，旅亦不舉者，鄉飲之酬。按鄉飲酒禮，主人酬賓，賓奠於薦東，此解旅時亦不舉。別有一人，主人舉解于賓，奠於薦西，賓取以行，酬是以鄉飲酒禮記云：凡奠者于左，左即薦東，此奠而不舉者，也將舉

於右，右即薦西，此奠而後舉者也。朱子謂至旅亦不舉，更自有酬盞在右者，乃鄉飲之酬，而非宗廟之酬。當時隨問隨荅，未與分清，今不根究其說之所自來，而以為與儀禮互異，不亦謬乎。朱子三說，惟荅漢卿一條與禮不合，疑有訛誤。

愚意主人方自飲，以飲賓之初，其解即終不舉，又別舉爵，是何道理。朱子謂不知如何，則其不足信也明矣。至謂賓不自飲，却以獻執事，仍獻於其長，夫主人方導賓飲，賓不飲而反之，並非導飲之意。先王制此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六

儀禮却是為何，其不足信也。又明矣。惟儀禮賓受之奠于席前，至旅而後舉，其說可信。宗廟之酬，神惠不敢虛，旅而後舉，禮也。燕飲之酬，有不舉者，此君子不盡人之歡之意，亦禮也。乃竟謂其無道理而不可信，豈目未見鄉飲酒禮耶，亦妄甚矣。然愚意必俟兄弟之子與賓弟子各舉解于其長，且眾無不徧而後舉，則為時遲久，眾皆徧飲，而主人初酬賓之酒，尚奠于席，有是理乎。

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解于其長之後，賓取解酬長兄弟。

此所取之觶，卽主人之酬，解奠于薦南者，所謂至旅而後舉也。何曾有必俟兄弟之子與賓弟子各舉觶于其長，且衆無不徧而後舉之說，而橫生此辨乎。

愚意主初酬賓之時，兄弟之長與賓之長，皆不一人。旅而後舉者，兄弟之長酬賓之長，至徧而後舉也。賓既舉飲畢，仍獻于其長，此卽語類以其家臣鄉吏一條，賓飲畢卽以觶授于執事者，則以獻于其長也。如此方是主人飲二杯，客只飲一杯。若許氏之說，主人飲一杯，客已飲二杯矣。朱子連賓酢主人一杯爲二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季

杯，恐亦未的也。

旅而後舉者，如予上條所言是也。岱雲謂兄弟之長酬賓之長，至徧而後舉，則主初酬賓之時，並無長兄弟酬長賓之事，亦並無賓飲畢仍獻于其長之事，此杜撰也。一杯二杯之說，本非禮文，不足與辨。

此一番是酬之禮，非旅酬之禮，猶未下爲上也。惟衆皆尊飲，其兄弟之子先自卒觶而舉觶于其長，長兄弟奠而未飲，其賓弟子亦先自卒觶而舉觶于其長，賓亦奠而未飲，由是賓與兄弟不一人，賓弟子與兄

弟之子，尤不一人，各各尊飲至徧而後舉焉。凡此皆下爲上而逮及于賤者也。由是主舉觶以酬賓，賓舉觶以酬主，賓之黨與兄弟之黨，無不交錯以徧而無次第之數，乃謂之無算爵者也。

兄弟弟子舉觶爲旅酬始。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爲無算爵始。兄弟弟子舉觶，凡二次。賓弟子舉觶止一次。特牲禮文甚明，岱雲乃以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觶于其長爲旅酬，以賓主各自舉觶爲無算爵，杜撰如此，而謂其曾見禮文，吾不信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季

語類又曰：旅酬者，以其家臣或鄉吏之屬一人先舉觶獻賓，賓飲畢，卽以觶授于執事者，則以獻于其長，通通相承，獻及于沃盥者而止焉。愚意主人獻賓，賓酢主人與主人酬賓，皆有家人鄉吏之屬，奔走獻觶，斷未有主人與賓雜踏于西階阼階之理，通通相承，獻及於沃盥者而止，是言酬禮之終，並徧及于執事之人，非謂逮賤之本意，不指下爲上之子弟，而以沃盥者爲逮賤也。

特牲禮，主人西階上獻賓，主在右，主人西階前酬賓，賓

在左。此主人親往西階獻酬之明証也。惟主人親往西階與賓同在一處而仍以左右分賓主故云賓在左主在右。若主不自往遣人送解則一西一東原不相混。又何必言賓在左主在右乎。岱雲謂賓主往來雜踏非禮中間必有送解之人此則岱雲之禮而非儀禮之禮也。送解之說禮文並不經見惟周禮小宰疏有云凡賓客酢王之時太宰于賓處受而奉王此說近似然亦第謂賓致爵于王王不親受而太宰受之耳非賓在西階而太宰往受其爵也。岱雲憑空臆度并此疏之近似者亦不知引何其陋也。獻及沃盥此鄉飲酒之禮禮記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眾賓少長以齒。終于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孔疏云此經明旅酬之時賓主少長皆得酬酒無被遺棄之事此與宗廟之酬各自一禮須分別言之不得混併。語類又有客先勸主人主人復勸客客又勸次客次客又勸三客一條與旅酬之本意不合或者無算爵之後固有如此遞遞相承者乎。特牲禮賓取主人所奠解酬長兄弟此客先勸主人也。

長兄弟取弟子所奠解酬賓此主人復勸客也賓以所受長兄弟解酬眾兄弟長兄弟以所受賓解酬眾賓長此客又勸次客也眾賓長以所受長兄弟解酬眾兄弟眾兄弟以所受賓解酬眾賓此次客又勸三客也朱子云云正旅酬時節次何謂不合若無算爵之節則經固未詳耳。下為上逮賤之義諸說不同孔疏旅酬時使卑者舉解於其長卑下者先飲是下者為上賤者在先此解下為上主於卑幼先飲為讀如字言下者反為上也蔡虛齋曰舉解非就是勸其長飲酒只是洗盞更酌而歸于其長其長則將此解往勸他人飲耳此解下為上主於代長斟酒任鈞臺曰此時長賓有奠解主不酬長兄弟長兄弟無奠解無以相酬故弟子舉解然後行旅此解下為上重在代長舉解楊文來曰三獻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復獻眾賓福乃又酌酬賓是惟酬賓一人而于眾賓則止有獻酢而已主人因獻長兄弟如賓儀獻眾兄弟如眾賓儀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眾兄弟儀更爵酢是皆止有獻酢而無酬也長兄弟視賓例應酬而主人

四書典故卷三

幸

四書典故卷三

幸

一第 八 廿 庚 參 日 臣 三 第 五 8 又 三 第 一

未之酬。故旅酬之先。兄弟弟子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尊。故主人自酬。長兄弟親。故兄弟弟子代主人。酬。義各有取也。此解下爲上。主于酬酒。而以下爲弟子。上爲主人。與前二說異。胡應麟曰。賓主獻酬之後。凡與飲之人。皆得行酬。謂之旅酬。獻酬之酬。舉觶起于主人。旅酬之酬。舉觶起于賤者。以賤者行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爲上。此解下爲上。亦重在舉觶。而以下爲弟子。上爲主人。與楊說同。毛大可曰。祭以神爲上。祭者爲下。尸自止其爵。而使均惠于在庭。是下反爲上所酬也。致爵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圭

之禮。但及室中之貴者。及旅酬。長衆凡在庭下階下者。皆得受酬。是逮于賤也。此以上爲鬼神。下爲祭者。與楊胡二說又異。朱子語類曰。旅酬遞遞相承。及于沃盥者而止。沃盥謂執盥洗之事。至賤者也。此以酬及小臣末吏爲逮賤。與祭統夫祭有異。輝胞翟闞者。逮下之道也。同意。孔疏云。又制受爵。是逮賤也。此以特性禮所云長者受爵。荅拜。揖弟子復位。諸儀節爲逮賤。蓋卑幼見荅于長者。所謂有事爲榮也。愚按下爲上之義。蔡說大非。孔疏毛說亦不可用。逮賤之義。孔疏語類俱非的解。楊

氏胡氏任氏三說。于義皆通。當並存之。以備採擇。按旅酬之禮。少牢所記。與特牲畧同。所異者。特牲旅酬訖。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觶於長。以行無算爵之禮。少牢旅酬訖。惟兄弟之後生者舉觶。不及賓弟子。而賓長又舉爵於尸。乃遂之於下。疏云。此舉爵更爲旅酬。如上旅酬之儀。是少牢獨有兩番旅酬。其不同如此。

燕毛

天子之於同姓。有時燕。有因祭而燕。文王世子。族食世降一等。此時燕也。中庸燕毛。因祭而燕也。毛大可謂祭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三

美

畢安有燕。此祭畢行賜爵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愚按詩行葦篇。朱子謂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在小序無此說。朱子之言。固毛氏所不肯信。然尚書大傳云。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祭已而與族人飲。楚茨詩。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羞於西序下。鄭註爲將以燕飲。此非祭畢有燕之明証乎。祭統之賜爵。卽周禮司士所云。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此旅酬中事。孔疏謂旅酬

時賜助祭者爵是也。毛氏以之當燕毛，謬甚。世子記王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為賓。此時異姓既歸，賓客之祖似不宜復與此燕。任鈞臺曰：此賓乃取於姑姊妹之夫。禮所謂父之黨非，卿非外諸侯以內賓例之可知也。此足補先儒所未及。

社

胡五峯謂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吳草廬謂有社又有北郊，冬至祀天于南郊之圓丘，夏至祀地于北郊之方澤。此二禮相對，惟天子得行之。社之祭，天子而下皆得

四書要義卷三

社

行之。萬充宗謂圓丘即郊，方丘即社。社有二王為羣姓立社，曰大社。所謂方丘者，即此夏至祀焉。此北郊之社與郊對舉者，又王自為立社，曰王社。良耜詩序所謂秋報社稷者，于此行焉。祭五穀之神，而以勾龍配。此庫門內右之社，不與郊並稱者，愚按以大社為北郊，古無此說。宋王晦叔郊祀論云：古之祭地者，有社又有大社。周官論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也。澤中方丘，此大社也。書謂之冢土，禮謂之方丘。而戴記謂之泰圻，圻則方丘矣。其名有三，其實一也。萬說蓋本于此。然疏謂大社

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靈恩謂王社在籍田，疏又謂大社有稷。王社無稷，今謂大社在北郊，王社在庫門內右，而又合稷與王社而一之，其說與先儒異。摠之北郊祭地，經有明文，確乎可據。但以周禮之北郊與祭法之大社合而為一，則杜撰矣。

后土

任鈞臺曰：家語共工氏之子曰勾龍，為后土。后土是官名，勾龍配食于社，謂社為后土，猶可。謂地為后土，可乎？惟偽書武成篇言告于皇天后土，左傳言履后土而戴

四書要義卷三

社

皇天，其實為非禮之稱。大戴禮公孫篇祝辭曰：惟予一人某敬拜下土之靈，則不當稱后土。明矣。愚按書召誥孔疏云：左傳言勾龍為后土，豈勾龍為地乎？社亦名后土地名，后土名同而義異也。此說最通。蓋土為羣物主，故地稱后土，勾龍為后土，猶稷為后稷。鄭康成云：言居此官也。與地稱后土之義自別。若大戴禮下土之稱不見於他經，恐亦未可為典據。

禘

任鈞臺曰：禘必合毀廟親廟之主。惟趙伯循謂禘不及

親廟其說已不無小誤。朱子論禘主趙氏然趙氏意止謂不及親廟。朱子并謂不及毀廟是因趙氏而再誤也。愚按趙氏云大傳王者祭其始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蓋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追遠之義故又推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于始祖廟祭之而以始祖配不兼羣廟之主爲其尊遠不敢褻也。此說見春秋篤榘趙氏之所謂羣廟親廟也。朱子誤認趙語以羣廟爲兼毀廟親廟而言故并謂不及毀廟任氏辨之最明其謂禘必合毀廟親廟尤爲不易之論。先儒四書典故辨正卷三

禘

遷主于廟曰禘。在卽吉之月無有常期。杜預說也。喪畢遷主孫通居王父之處禘之爲言遷也。劉歆賈逵鄭衆說也。三年喪畢合先君之主于祖廟曰禘。明年乃禘于羣廟。鄭康成說也。愚謂四時之祭春禘夏禘秋嘗冬烝春則值夏秋冬則禘謂之時禘。至三年則于冬禘獨隆其禮親廟毀廟皆合食太祖功臣與焉。以其大于常時之禘烝故謂之大禘。又謂之大烝。周禮所謂朝享也。又三十月當夏禘時。又獨隆其禮。上追始祖所自出止及毀廟而親廟之主不復升合食。功臣亦不與焉。以其大于常時之禘故謂之大禘。周禮所謂追享也。禘以四月禘以十月。首時之正卜而不吉則在仲月。故周禮以仲月明其極。趙匡因謂禘以五月也。喪三年不祭喪畢則舉大祭以遷主而耐廟。當春夏則舉大禘而親廟之主亦升合食。以遷主而耐廟。當秋冬則舉大烝。故春秋文公二年八月大事於太廟。公羊以爲大禘而杜預以爲大禘。因以禘爲除喪。劉賈以禘爲遷主。鄭謂三年喪畢則禘而亦春禘春祠秋禘諸誤所自來也。愚按周禮司尊彝既言春祠夏禘秋嘗冬烝。又言四時之間祀追享朝

禘

享。追享為禘。朝享為禴。禘以四月。間於春夏。禴以十月。間於秋冬。是於四時常祭外特舉此禮。故稱間祀。若即於時祭隆其禮。何以名四時之間祀乎。使其如是。舉大禘則無時禘矣。舉大禴則無時禴矣。而又謂大禘不及親廟。則大禘之年。親廟獨缺一祭。如謂文武以下分禘于文武之廟。此亦康成之臆說。而非禮經之明文也。三年喪畢之祭。竹書康王三年吉禘于先王。春秋閔公二年書吉禘于莊公。襄公六年傳晉人曰寡君未禘祀。悼公初薨。尚是喪畢。附廟之祭。不論何時。總名曰禘。有經未吉禘。是喪畢附廟之祭。不論何時。總名曰禘。有經

四書集注

卷三

禮

傳可據。今謂當春夏則舉大禘。當秋冬則舉大禴。亦是調停公羊杜氏兩家之說。于經傳無明文也。其言禴兼毀廟羣廟。禘止及毀廟不及親廟。則又與四書約旨自相矛盾。當是未定之論耳。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韋元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國語。荒服終王。韋昭曰。終謂終世也。朝新王及即位而來見。與顏注小異。按禮不王不禘。王非謂天子。蓋所謂終王者。二說近之。據國語祭公諫王。謂今自大畢伯任之終也。犬戎氏以其職來王。則是彼以

即位來見耳。非為新王而來。顏說止及一事。而韋說及兩事也。愚按新王喪畢。即吉之祭。亦名禘祭。然不追所自出。與大禘不同。諸侯來朝之祭。禮謂之大饗。注曰。大饗謂以九獻。禴祭先王。不云大禘。即國語注亦未嘗指為禘祭也。斗南據劉歆之言。師古之注。以解大傳不王不禘之文。殊乖經義。任鈞臺云。后稷履大人迹而生。故詩止言姜嫄。周禮享先妣。皆不及高辛。是周非高辛後也。夫人之生。其始以氣化。其後以形化。后稷有母而無父。受氣于天。成形于母。此氣化形化之交。天與人之際也。周公禘所自出于廟。無主虛位。而東向以為天也。可以為祖也。可愚按史記世本。大戴禮。並以后稷為帝。穆子。詩鄭箋。謂帝嚳後十世而有稷。譙周古史考。謂稷父微。故不著名。上古世次渺茫。未知孰是。然周之所禘者。實帝嚳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所自出。謂太祖所自出之帝。非必太祖之父。蓋太祖以上有曾為天子者。以世數既遠。不復立廟。故特設禘禮。以追享之。虞夏禘黃帝。殷周禘帝嚳。皆此義也。故不王不禘。若以所自出為太祖之父。則虞夏祖顓頊。當禘昌意。不當越昌意而

四書集注

卷三

禮

為太祖之父。則虞夏祖顓頊。當禘昌意。不當越昌意而

禘黃帝矣。故謂稷非嚳子則可。謂周不禘嚳則不可。鄭康成以所自出爲感生帝。鈞臺亦用其說。愚未敢以爲然。顧震滄春秋大事表力主鄭說。謂稷契皆無父而生。詩曰：有城方將。帝立于生商。又曰：履帝武敏歆。所謂帝卽感生帝也。以其無形無影。故不可立尸。又不可立主。但憑依於始祖之神位以爲所自出之帝。故當大禘之時。始祖得正東向之位。羣昭羣穆以次咸列。愚按鄭氏論禘有二說。於祭法則曰：祭昊天於圓丘而配以嚳。於喪服小記大傳則以爲祖之所自出者。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木則靈威仰。火則赤熛怒。之類。祀之於南郊而配以稷。是鄭本以禘爲南郊之祭。不以爲宗廟之祭。其說已爲王子邕所駁。今以爲祭感生帝於廟。則用鄭說而又變之。其謬尤甚。夫太微之帝。天帝也。天神地祇與人鬼異。不可以室居。故祀日月星辰祀四郊。祀方望山川皆壇而不屋。漢文帝作廟以祀五帝於渭陽。此五人帝也。祀之於廟。人且議其非禮。况祀天帝而可卽宗廟行事乎。且祭感生帝而無位。但憑依於始祖之位。則大傳當云以其祖憑之。不當云以其祖配之。配者對也。

未有祭所自出而太祖得正東向之位者也。

四書典故辨正卷四

深陽周柄中理表氏著

蒲盧

蒲盧一名而有三物。夏小正雉入于淮為蜃。傳曰蜃者蒲盧。一也。爾雅蜃贏一名蒲盧。二也。埤雅瓠之細腰者曰蒲盧。三也。鄭註此經以為蜃。贏毛大可引家語證其說。按家語云天道敏生。地道敏樹。人道敏政。夫政也者。蒲盧也。待化而成。以待化而成。解蒲盧似是蜃。然中庸無天道敏生句。則蒲盧自承敏樹言。而即以家語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十

解解中庸亦未合。沈存中謂是蒲葦。毛氏嘗其改盧為蘆。不知蘆與蘆通。史記司馬相如傳蓮藕菰蘆。漢書作蘆。此通用之證。但沈云蒲葦不擇地而生。藝蒲葦者遂之而已。人之為政亦在遂之。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此似非比類之意。蒲葦不擇地而生。豈得云政不擇人而舉耶。竊謂蒲盧即埤雅所云瓠之細腰者。薛文清讀書錄云瓜瓠以竹木引之即纏附而上。政之得人而舉猶是也。似于比類之義較合。鄭註蒲盧取桑虫之子法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政之於百姓若蒲盧之於桑虫

然邢疏善爲政者化養他民以爲己民。若蒲盧然也。按蜃贏負子之說。舊傳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虫。教視變成己子。陶隱居嘗辨其謬。寇宗奭亦云。蜃贏之巢。折視之有子如粟米大。色白而微黃。所負青虫却在子下。即陶氏所謂捕取青虫塞房口以待其子大爲糧之意。是蜃贏原自生子。非取螟蛉之子。教視以爲己子也。舊說未確。而家語待化而成句中。庸所無。尤不當據以作解。這人

這人有兩項。一是蕃國諸侯。如西旅貢獒。越裳獻雉類。一是一是商賈行旅。如孟子商賈藏王市。行旅出王塗類。此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十一

西河毛氏之說。當從之。鄭註專指蕃國。尙闕而未備。許東陽謂賓蓋朝聘諸侯及大夫。則朝聘在懷諸侯。經內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徒。則遊士起於春秋戰國。文武時未嘗有此。

既稟

章句。既稟稍食也。既讀爲餽。本鄭氏註。愚按說文既小食也。亦作粢。小食即稍食。謂稍給之。字本通氣。論語不使勝食氣。邢疏氣小食是也。或加食爲餽。考工記以

致稍儼。古本作稍氣是也。既稟氣儼字並同。孔疏乃謂以既與稟連文。又與儼同聲。故讀爲儼。是不識既字也。然疏云。既稟謂飲食糧廩。此却不謬。俗說乃以儼爲牲口。不知凡食料皆得稱儼。國語馬儼不過稂莠。其証也。百工既稟。祇是食物米糧。如今官府造辦處。給官飯月米之類。不得如周禮掌客。饗餼之儼。專指牲牢言。送往迎來。

周禮掌節之所掌者。八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用以守者。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此用以使者。並與送迎遠人無涉。遠人是蕃國諸侯。商賈行旅。當主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注云。凡民遠出。至於邦國。邦國之民若來入由門者。司門爲之節。由關者。司關爲之節。則包括得凡爲遠方之人。是柔遠送迎事。若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達諸四方。註云。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者也。疏云。常事謂朝覲會同。此以待朝聘之人在懷。諸侯經內。大全小註引之。非是。

委積亦有別。如大司徒小司徒之令野修道委積。掌訝

之戒官。修委積。掌客之五積。四積三積。皆以待朝聘之諸侯。卿大夫。委人所謂以稍聚待賓客者。與遠人無涉。委人云。以甸聚待羈旅。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送逆之。治其委積飲食。此方是柔遠送迎事。大全許東陽所引殊混。

章句以符節屬送往。以委積屬迎來。此互見之法。符節本兼送迎。周禮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而送逆之。達之以節是也。委節亦兼往來。禮註謂從來至去皆設之於道是也。

朝聘

尚書周官云。六年五服一朝。周禮秋官大行人云。侯服一歲。一見其貢禮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歲。一見其貢貨物。據大行人則六服分年來朝。以地之遠近爲朝之疏數。據周官則每至六年五服盡來朝。無遠近疏數之殊。其說不同。孔氏尚書疏謂昭十三年傳。叔向言六年一會。卽周官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不必

其君自朝。以此彌縫兩經之異。按叔向言一年一聘。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杜註謂十二年有四朝。與周官不合。大行人所云見者。與下十二年一巡守之文。緊相承接。明係朝之正禮。而孔疏強指為因貢而見。其為曲說。不待言已。後人是周官者。直斥周禮為非周公之制。是周禮者。又以周官為偽古文。聚訟紛紜。迄無定論。毛大可則謂尚書周禮本無不合。周制諸侯六年一朝。而大行人析言之。所云侯服歲一見。言六年中之第一年。侯服以一年朝。甸服以二年朝。男服以三年朝。采服以四年朝。衛服以五年朝。要服以六年朝。是六年六服各一朝。而尚書言五服者。以要與夷鎮藩四服在五服外也。此說任鈞臺採入所著禮記章句中。但如其說。則大行人之文。當云侯服一歲見。甸服二歲見。始得今以歲一見。二歲一見。解作一歲來見。二歲來見。畢竟於文義不合。乃謂停之曲說耳。類聘之期。經傳所言不一。當以周禮為據。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類曰視。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類以除邦國之慝。鄭註。時聘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無事則已。殷

類謂一服朝之歲。以朝者少。諸侯乃使卿以大禮眾聘焉。一服朝在元年七年十一年。據此則十二年中。卿大聘三大夫。小聘無定數也。蓋侯服歲一見。則年年朝。甸服二歲一見。則以二年四年六年八年十年十二年朝。男服三歲一見。則以三年六年九年十二年朝。采服四歲一見。則以四年八年十二年朝。衛服五歲一見。則以五年十年朝。要服六歲一見。則以六年十二年朝。其一年七年十一年。惟侯服獨朝。則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類天子。是十二年中。凡三大聘。此周制也。若王制。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木

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昭三年傳。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昭十三年傳。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先儒或以為霸主所制。或以為不知何代之禮。此皆不可為據者。毛大可云。六服皆以來朝之次年遣卿入聘。繼此則間年又聘。凡十二年中。侯服以一七年朝。則有二四六八十年十二年六聘。甸服以二八年朝。則有三五七九十一年一年六聘。皆除巡年外。以次而周。是十二年中。凡六大聘。與鄭註不合。其說非也。

厚往薄來

厚往薄來。章句云。燕賜厚而納貢薄。按燕賜如宰夫掌客。牛禮膳獻賓。賜食牽類。是待來之禮。非往也。周禮大行人。問問以諭諸侯之志。歸服以交諸侯之好。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禱以補諸侯之裁。小行人。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凶荒則令賙委之。師役則令檣禴之。有福事則令慶賀之。如春秋時。天子賜胙。宰恒歸賙。周定王告晉之慶。此是往禮。來禮有三項。或因朝而貢。大行人侯服歲一見貢。祀物之類是也。或因聘而貢。聘禮璧琮幣帛。庭實皮馬是也。或歲之常貢。小行人春入貢及大宰九貢是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七

著龜

洪範稽疑。卜筮並重。而左傳乃有筮短龜長之說。杜註謂著數龜象。象長數短。或謂龜惟鑽灼之易。著有扞揲之煩。又謂龜象應在久遠。著數應在一時。安溪李文貞公謂筮以陰陽。卜以五行。陰陽簡而該。五行詳而備。自四時五方甲子分野物族事類。莫不以五行求之。此其所以為長於筮也。愚按易大傳極贊著德。若長短果殊。則天生神物之著。不得與龜同德矣。或謂卜人蓋云筮

所言其理短。龜所言其理長。故下文遂引龜辭。此說亦非。觀下且其繇曰云云。且字明是更端之文。非以繇辭分長短。惟曲禮孔疏謂卜人欲令公舍筮從卜。託言筮短龜長。非著龜之靈智有長短也。洪範疏同此說得之。日月星辰繫焉。

日月所會謂之辰。言次舍也。毛大可曰。十二次舍。舊各不同。自十一月子起至十月亥止。漢律歷志為星紀。元枵。諏訾。降婁。大梁。寔沈。鶉首。鶉火。鶉尾。壽星。大火。析木。皆順數者。而馬融尚書註則自元枵子起。由星紀丑析木。實至諏訾亥止。皆逆數者。未知孰是。愚按逆數者以次舍言。順數者以斗建言。星紀于辰在丑。斗建在子。元枵于辰在子。斗建在丑。諏訾于辰在亥。斗建在寅。降婁于辰在戌。斗建在卯。大梁于辰在酉。斗建在辰。寔沈于辰在申。斗建在巳。鶉首于辰在未。斗建在午。鶉火于辰在午。斗建在未。鶉尾于辰在巳。斗建在申。壽星于辰在辰。斗建在酉。大火于辰在卯。斗建在戌。析木于辰在寅。斗建在亥。一順一逆。太元經所謂斗振天而進日。違天而退是也。毛氏以為十二次舍有不同。誤矣。梅勿菴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八

梅勿菴

歷學疑問中論七政高下。謂日月五星各麗一天而有高下。古今歷家皆言月在太陽之下。故月體能蔽日光。而日為之食。是日高月下。日遠月近之證也。月與五星皆能掩食恒星。是恒星最在上。而於地最遠也。月又能掩食五星。是月最在下。而於地最近也。五星又能互相掩。是五星在恒星之下。月之上。而其所居又各有高下。於地各有遠近也。是故居七政之上。最近大圓。最遠於地者為恒星。恒星之下。次為土星。又次為木星。次為太陽。為金。為水。最近於地者為月。愚按依西氏數算。月距地心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里餘。日距一千六百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里餘。金水附日環轉。論距日不論距地。火星距地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里餘。木星距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里餘。土星距二萬五千五百七十七萬五千六百四十四里餘。經星距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里餘。此七政各麗一天。相去高下遠近之數也。揚子宣璇璣遺述。不取天有九重之說。謂天一而已。惟是渾淪磅礴。廣厚無際。日月星辰麗於中。如山之宿石。或在其巔。或在其半。或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九

在其麓。又如人身之口目臍腎。雖有高下。實共一體。此論亦通。蓋九重之說。原不可拘泥。勿菴亦謂各麗一天。而總一渾灑之體。於中庸所謂繫焉者。初無低悟云。

華嶽

舊說謂華山為五嶽之一。故曰華嶽。閩清邱毛西河謂華嶽二山。與河海對文。周官職方氏九鎮。河南豫州。其山鎮曰華山。正西雍州。其山鎮曰嶽山。爾雅五山。河南華。河西嶽。皆對舉者。愚按嶽山即禹貢之岍山。亦名吳山。在今鳳翔府之隴州。周制九州。與禹貢異。割雍州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十

東南屬豫。故其時以華山為中嶽。嶽山為西嶽。其為二山對舉無疑。

書同文

許氏說文序云。倉頡初造書契。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則文者書之形體也。周禮大行人論書名。鄭註。書名。書之字也。朱子亦謂書名是書底名字。則名者書之聲音也。中庸言書同文。管子君臣篇云。干戈一度。書同名。一以形體言。一以聲音言也。書兼文與名二義。而在翼聖謂文兼書與名二義。則中庸何不曰文同書。而曰書同文。

乎。又謂以言書同文者。周之盛時。七歲屬象。胥論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論書名。聽聲音。周衰行人之掌。久不行。則讀之聲未必無殊。特其筆畫形象。尚無異耳。此說亦非是。言同文。則聲音在其中。管子云同名。豈得謂聲音正。而形體未必正。耶。亦拘滯甚矣。

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由舟車人力而極之於天。覆地載區。壤盡矣。其又曰。日月霜露者。何此。蓋為下血氣立根。邵子皇極經世曰。極南大暑。極北大寒。故南融而北結。今按歷書以度分天。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十一

即以天度分地。自北而南為帶。一帶在赤道之下。其地日正對而極熱。則可謂之霜露所不墜。二帶在北極之下。三帶在南極之下。兩處日極遠而極寒。則可謂之日月所不照。融結者。萬物之死地。是以血氣之倫不蕃焉。血氣所蕃。在黃道與南北二極之間。自距赤道十九度至二十四度。正當其處。謂之正帶。冲和之氣。鍾焉。經文下此二語。特有深意。不然。所照所墜。豈更在覆載外。而重叠言之耶。

屋漏

相在兩室二句。鄭康成詩箋。主祭祀言。馮嗣宗詩經名物疏曰。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宦。東南隅謂之交。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隱奧之處。祭祀及尊者所居也。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祭成人始設奠于奧。謂之陰厭。尸設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孔子云。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屋漏之非暗室明矣。詩所云。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若取暗室之義。宜云不愧於奧。不當云不愧屋漏也。下文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十一

毋曰不顯。莫予云觀。箋謂改饌於西北隅。扉隱之處者。以改饌之後。佐食闔戶。降則室內無人。鄭註所云。或者神欲幽暗是也。因當時屋漏有神。故勉其不愧。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處也。在爾室者在宗廟中也。朱子註詩。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猶曰不欺暗室云爾。不但暗室非屋漏解。亦與下神之格。思義不相貫矣。愚按屋漏固非暗室。然在爾室對上友君子。友君子為明。則在爾室為暗。凡無人處。即暗室也。豈必其地之昏黑哉。陰厭陽厭之說。禮經無明文。惟曾子問云。祭成喪者必有尸。無

尸曰厭蓋弗成也。故祭殤曰厭陰厭以祭宗子之殤。陽厭以祭凡殤。曾子問明指祭殤立言。鄭氏以為祭祀之通禮。并于此詩亦傳會其說。朱子不主祭言。正說經不穿鑿處。未可執鄭箋以訾集傳也。惟史氏伯璿謂上為圓窳以通明則其下反暗以傳會暗室之解。此真杜撰。

四書典故辨正

卷四

十一

四書典故辨正卷五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論語

漢書藝文志曰。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于夫子之語也。鄭康成以為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未知何據。柳子厚曰。孔子弟子曾參最少。又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當時弟子畧無存者矣。吾意曾子之弟子為之也。程子謂亦成于有子之門人。洪容齋謂亦出于閔子之門人。以二子稱子。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十一

為証。愚按論語又稱冉子請粟。冉子退朝。蓋諸弟子門人嘗雜記其言。而卒成其書者。則子厚以為曾氏之徒是也。

千乘

車乘之說。馬季長謂成出革車一乘。是八百家所供。包子良謂方里為井。井十為乘。是八十家所供。何氏集解兩存之。今按成出一乘。則千乘之國。當方三百一十六里有奇。而包註則合于侯封百里之制。朱子雖嘗言一乘非八十家所能給。疑馬說為可據。而孟子首章註云。

地方百里。出車千乘。則仍主包氏之說矣。項平甫謂以
開方法考之。二說一也。此欺人之語。汪武曹已辨之。任
鈞臺則爲之調停云。八十家是平時備辦之數。八百家
是臨時調發之數。于經傳亦無明文可考。毛大可又據
春秋昭五年傳云。十家九縣。長轂九百。是一縣一百乘
也。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是十縣一千乘也。計縣方十
六里。中計二百五十六井。約二井半出一乘。愚按。蓬啟
疆此言。本以楚靈欲辱晉。故張皇晉國。以遏止其侈心。
其所言車乘。或非實數。卽繁實數。亦春秋時事。在晉作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二

州兵作三行五軍之後。不可以當周制。且惡知其所謂
縣者。卽周禮四甸爲縣之縣。而斷以爲二百五十六井。
乎。傳又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此邑非周禮四井之邑。
而縣必四甸之縣乎。毛氏以此定車賦之制。武斷極矣。
北辰
邢叔明謂衆星共乎北斗。此蓋因北極之紐星名天樞。
而北斗第一星亦名天樞。故誤以北斗爲北辰。前人已
辨之矣。朱子曰。北辰是天之樞紐。中間些子不動處。緣
人要取此爲極。不可無個記認。所以就其旁取一小星

謂之極星。史記載北辰有五星。太一常居其中。此極星也。
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毛大可據晉志。北極五星在紫
宮中。名曰北辰。其紐一星爲天樞。而極斥朱子北辰非
星之說。愚按。隋書天文志曰。張衡蔡邕王蕃陸績皆以
北極紐星爲樞。是不動處也。祖緝以儀準候。不動處在
紐星之末。猶一度有餘。元郭守敬亦曰。祖冲之造大明
曆。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此可
以証朱子之說。毛氏乃謂歷代天官家書府家並無此
說。何其立論之果耶。邢士登古今律曆考曰。自唐至宋
測紐星去不動處三度餘。南宋在臨安。測紐星去極約
四度半。元志則但從三度之說云。按星書天樞五星
第一星曰紐。其下四星相貫。二曰后妃。三曰庶子。四曰
帝。五曰太子。紐星去不動處一度有餘。若其下四星去
之益遠。至第五星。距紐星已十五度矣。史記謂太一常
居卽星書之第四星。曰帝者。以尊言。則帝爲尊。以近極
言。則紐爲近。朱子云。就極旁取一星。謂之極星者。紐星
也。而又引史記之太一常居。則混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三

詩三百

直貫軌前微曲而上。至末爲頭當轅之端。值衡則向下。鈎之所謂駟也。衡之缺處爲軛。當兩服馬領上。缺去七寸。以扼馬領于前。使不得去。謂之軛。其上平處爲衡。通言之。衡卽軛也。軛軌乃軛之異名。註解軛字。卽指轅前橫木。所謂衡者。言猶未爲誤。解軛字。謂轅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此則非是。蓋轅端上曲卽駟頸與軛相連。非別一物。未可與大車之軛對。未子蓋用包咸舊註而未之深考耳。

孔子謂季氏

四書典故辨正

季氏集解以爲季桓子。按漢書劉向傳。季氏八佾舞于庭云云。卒逐昭公。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魯昭公二十五年。禘于襄公。萬者二人。人當作八。傳文誤。其衆舞於季氏。則用六。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蓋言尊家庭而簡宗廟。一至於此。而可忍。其勢將無所不爲。蓋已有無君之心矣。故向終其事曰。卒逐昭公。其得聖人之微意與。據此則季氏乃季平子。非桓子也。八佾舞於庭。舞佾之數。服虔云。天子八八。至士二八。則每佾八人。杜

預云。天子六十四人。至士四人。則人數如其佾數。二說不同。韋昭晉語註云。八人爲佾。備八音也。宋太常傳隆亦謂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必以八人爲列。杜說非是。舞有文武二舞。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文舞又謂之羽舞。鄭司農註周禮。言宗廟用羽舞。陳心叔主其說。引左傳考仲子之官。惟問羽數。以爲祭廟用羽之証。愚按范甯穀梁傳註云。言六羽者。明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則知祭他宗廟。自當文武兼用。司農之說非是。劉原父謂士無舞。特性少牢皆士禮。無用樂舞。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七

之儀。困學紀聞取此說。愚按樂必兼聲容。周禮云。士特縣。則固有樂矣。獨無舞耶。况大夫四士二。左傳有明文。耶。或曰。賜然後用之。庭堂下地。毛西河曰。古宮室制。堂前曰庭。堂後曰寢。皆割堂之前後半爲之。故同一堂。而中堂與前庭分焉。中堂名堂上。前庭名堂下。尙書下管。管鼓。禮記下管象舞。凡管鼓諸器。象箭諸舞。皆在庭中。豈有宮懸列舞在露地者。愚按室卽堂之後半。儀禮疏。棟北楹下爲室。堂五架正中曰。是也。堂下爲庭。朱子官室考。堂下至門謂之庭。是也。古制碑在堂下。三分庭

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若庭即堂之前屋豈堂止五架而庭反得十五架乎更證以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雨霑服失容則廢是庭非堂屋斷可知矣

以雅徹

雍序云禘太祖也鄭康成謂此詩乃徹祭所歌亦名為徹其註周禮樂師帥學士而歌徹云徹者歌雍竊疑鄭說恐未是蓋祭祀宗廟各有詩歌若謂周禮之歌徹卽此詩則羣廟皆有徹祖禘祭之詩豈得泛用之羣廟朱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子以詩中止言烈考文母而不及帝嚳后稷故以為武王祭文王則祀文之詩又奚取于羣廟之堂乎季彭山詩說解頤云歌徹恐有別詩此說良是

三家之堂

三家之堂桓公廟也呂東萊論宗法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則君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由此說推之季友為桓公之次嫡莊公同母弟得為大宗因而立桓公之廟于其家記所謂公廟設于私家是也以三桓並

桓出故稱三家之堂以季氏為大宗故又獨稱季氏東又有三桓為三東俗說謂八佾季氏所獨雖徹三家所同東非是

揖讓而升下而飲

集解王曰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此以揖讓升下專屬飲時禮記射義載此文鄭註飲射爵者亦揖讓而升降孔疏經稱揖讓謂飲射爵時揖讓非射時揖讓也亦以揖讓屬飲與王註同愚按揖讓升下是統言射禮揖讓而升者上稱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九

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而升也揖讓而下者射卒南面揖階上揖降階揖與升射者相交於階前又揖也揖讓而飲者射既畢設豐於西楹之西勝者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降司馬命三耦及衆賓勝者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決遂加弛弓一耦進揖如升射時及階勝者先升不勝者進北而坐取觶與少退立飲進坐奠之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交於階前亦揖也分作三層為是古註以揖讓而升下而飲作一句集註以下而飲三字為句則似以飲屬下與禮文

也。孔子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故以配上帝。公曰：寡人聞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故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以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殺于天子，是以不同也。据此則魯之郊，非天子之郊，不過祈穀之祭。祈穀在寅月，明堂位言以孟春祀帝于郊，夏正之孟春，正寅月也。其配后稷，亦以稷本農官，至周不改，故祈穀必祀之，絕非始祖之義。然則魯未嘗用天子之郊，又何成王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主

之賜而惠億之，請乎毛西河任鈞臺頗主此論，惜其不引家語以証耳。至魯之有禘，萬充宗謂魯禘不追所自出，任氏亦謂竹書魯禘，周公于太廟，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及魯頌周公皇祖，皆不及文王，是特祭周公之禮，如天子之禘，未嘗祭文王。毛氏據大傳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謂別子立宗，當祀別子所自出，魯周公以別子為大宗，故得祀周公所自出而祭文王，二說不同。愚按襄十二年傳，吳子壽夢卒，襄公臨于周廟，杜註以為文王廟，有廟則有祭，史記魯世家成王命魯得祭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主

文王，其言也，或終以經無明文為疑，不知經自有之。周禮夏官祭僕，凡祭祀王之所不與，則賜之禽，都家亦如之。鄭註王所不與，謂同姓有先王之廟，疏云畿外同姓諸侯，魯衛之屬是也。此証之見於經者也。

奧竈

孔子國謂奧在內，以喻近臣，竈則家之所有事者，以喻執政。此以奧竈並指臣言。集註則以奧比君，以竈比權臣，日知錄駁之云：奧何神哉？如祀竈則迎尸而祭于奧，此即竈之神矣。析而二之，未合語意。時人之語，謂媚其君者將順于朝廷之上，不若逢迎于燕退之時也。此以奧與竈並指君言。細按三說，于比喻之意，皆未合。羅整菴因知記一條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蓋疑夫子欲因南子以求仕也。然當是時，不獨子路疑之，王孫賈亦疑之矣。媚奧之諷，殆指南子而言也。後人所謂奧援，蓋出于此觀。夫子所謂天厭之者，即獲罪于天之意，亦可見其曲折矣。按此說得之，奧者室中深隱之地，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蓋謂借援于宮闈之中，不如求合于朝廷之上耳。奧與竈，明暗之喻，猶言暗求不若明求也。此必有

爲而發不然賈雖無狀亦何遽唐突乃爾

射不主皮

射不主皮見儀禮鄉射記其原文云禮射不主皮禮字該舉大射賓射燕射講家有專指鄉射言者非也或又謂賓射張采侯燕射張獸侯皆以布爲質而不用皮鄉射用賓射之侯亦無皮可貫惟大射之侯棲皮爲鴛不主皮當指大射言此亦非是蓋諸射惟大射有皮而通曰不主皮者以對主皮之射而言也主皮之射有二鄉射記云主皮之射勝者又射不勝者降註引尚書大傳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南

曰主皮之射於蒐狩習之謂田獵之後取餘獲陳於澤宮羣臣相與射而取之又周官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註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射之是也馬融註主皮能中質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鄭康成儀禮註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此以不主皮爲不主於中朱子之意則以射必祈中即禮射亦未有不以中爲善者故云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但貫革與主皮不同周禮所謂主皮田獵之射也樂記所謂貫革

軍旅之射也主皮者張獸皮射之貫革則周禮司弓矢射甲革樞質是也射義孔疏云射甲與樞試弓習武也其主皮之射則張皮亦揖讓也主皮非貫革則不主皮當仍從馬鄭作不主於中解問不主於中下文何以言力不同科曰力非勇力乃工力也伊川程子云射有五善不必專以主皮爲工也工力非一端苟有可取不必同科也古者取善之周也此解似較集註爲長

哀公問社

問社張包周本作問主先儒有以爲宗廟主者杜預何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主

休用之以解春秋亦爲宗廟主何氏集解本作問社孔註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朱子增以爲主三字謂以樹爲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愚按古社主以石不以樹唐武后時東都置大社問禮官博士社主之制張齊賢等議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鼙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與呂氏春秋般人社用石後魏天平中遷大社石主其來尙矣此議引据甚明方萬里古今考曰鄭氏註宗伯云社主蓋用石

蓋疑辭也。古師行載社主。襄二十二年傳。陳侯擁社。以見鄭子展。石太重。車可載也。人可擁。于竊疑宗廟之主。皆用木。社主或亦用木。植所宜之木於社。或就以供主用也。愚按此說。又與朱子異。朱子言以樹為社主。而此言植木以供主用。則更非矣。蓋社壇而不屋。以受霜露。風雨若用木主。何所藏之。社主用石。非特地類。正取其不待藏耳。趙氏惠言。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公遇災而慮。故有是問。此已屬臆揣之說。陳心叔又謂。哀公問社。因亳社之災。木燼於火。而欲求木以植之。故對之如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七

此尤為附會。蘇子由古史云。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此說得之。

宰我

史記言宰我為臨淄大夫。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恥之。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然有關止字。子我田闞爭寵。子我為陳恒所殺。恐字與宰予相涉。因誤云然。洪野處又據賢于堯舜之語。以為當在孔子身後。闞百詩極稱之。云從虛處會出。近時全紹衣則謂

宰我死舒州之難。亦不害其為賢者。蓋考呂覽說苑。宰我為簡公死。非為陳恒死。史記誤以為陳恒之黨。故曰孔子恥之。愚謂此事。有一大左証。而昔人未之及。是以迄無定論。按左傳。哀五年。齊公子陽生奔魯。六年。陳乞使召陽生。闞止知之。先待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與壬也。處陽生。遂至齊。陳乞立之。是為悼公。十年。悼公卒。子簡公。立簡公之在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十四年。陳恒殺子我。而弑簡公。按史記。孔子陳蔡之厄。宰我與焉。子西曰。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此哀公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七

六年事也。是年宰予從孔子于陳。蔡不在魯。安得有先待陽生。反與壬處之事。則闞止之非宰予。不待辨而明矣。宰予負謗踰二千載。今拈出此証。而疑者不必疑。信者不復信。竊自喜能為先賢雪此証也。

三歸

說苑或言于桓公曰。管仲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以取天下。君恃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民而歸之。是亦可奪也。桓公乃謂管仲曰。政則卒歸于子矣。政之所不及。惟子是匡。仲乃築三歸之臺。以自傷于民。據此則

三歸是臺名。戰國策桓公宮中女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據此則三歸是三取女。二說不同。許慎五經異義云：管仲築臺，僭也。漢書地理志云：身在陪臣而取三歸，則自漢儒已兩岐其說。愚按：韓非子管仲相齊曰：臣貴矣，然而臣貧。桓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曰臣富矣。又云：管仲庭有陳鼎，家有三歸，以三歸與陳鼎對言，又以爲富，則當是臺名，但不知何所取。義金吉甫謂據算家有築臺三歸法，恐臺之命名未必由此備考。又謂管仲相齊，齊國在東，人心已固，結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末

矣。而南北西三路之人心，欲其盡歸于我，故築三歸臺以寓意。此直是郢書燕說，可爲一笑者也。陳心叔云：一統志三歸臺在東平州東阿縣西二里。按今之東阿，卽古阿邑，乃衛地。左傳襄十四年，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是時阿尙屬衛。其後齊威王烹阿大夫，乃衛亡之後也。管仲何得築臺于衛地？故知東阿三歸爲妄。愚按：春秋莊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杜注：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爲祝阿，孫林父敗衛侯于阿澤。杜注：濟北東阿縣西南有大澤，是阿邑。阿澤俱在東阿。阿澤

衛地而阿邑則齊地。晏子春秋景公使晏子爲東阿宰。此阿本齊地之證。豈待衛亡而後屬齊哉？莊三十三年傳：成小穀爲管仲也。昭十一年傳：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穀亦在東阿。志以爲有三歸臺者，據左傳耳，非妄也。又衛亡在齊威王後百餘年，非亡于威王時，種種舛誤反玷。

玷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近南。見禮記孔疏。阮逸禮圖云：以木爲之，非也。聶崇義謂玷卽豐。考三禮圖，豐以承爵，作人形，豐國名也。坐酒亡國，戴孟戒酒，則與玷異明矣。許叔重謂玷爲屏，是以宋人作屏障記，有設于廳事以代反玷之語。沈存中怪之。見夢溪筆談不知其實本于說文。然此乃屏牆之玷，以外向爲反。與論語之反玷名同而實異者。黃氏日抄云：按汲冢周書乃立五官，咸有四阿反玷。註：反玷向外室也。則反玷非反爵之地。豈兩君之好，必欲容其儀衛之衆，而爲此外向之室與？據郊特牲以反玷與臺門相聯。汲冢書以反玷與四阿相聯。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此說亦非。蓋反玷出尊，正與兩君之好相合。此經所云乃燕會之僭，非官室之僭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末

儀

鄭註儀蓋衛邑。邢疏鄭以左傳衛侯入于夷儀。疑與此為一。故云蓋衛邑。考夷儀故城在今北直隸順德府邢臺縣西一百四十里。而山東東昌府聊城縣亦有夷儀城。皆非封人請見之儀邑。邢疏非也。一統志以儀為開封府儀封縣。又云儀城在蘭陽西北二十里。四書釋地此封人請見孔子處。今縣北有儀封。二說不同。志並存焉。愚按續漢書郡國志。浚儀本大梁。註云晉地道記儀封人此邑也。又西征記亦以浚儀為封人之邑。見水經注。四書釋地卷五

浚儀今開封府之祥符縣。城內有浚儀街為遺址。則儀蓋今之祥符。非儀封也。余既據續漢志水經注以儀為祥符。後見王中川集有云昔孔子去衛適陳道經於儀。儀蓋今之祥符。秦漢曰浚儀。竊知此地為儀者有五證。此去衛都僅百數十里。自衛適陳道必經由一證也。水經浚水實出邑下。衛詩云子子于旄。在浚之郊。浚之於儀實惟一所。二證也。秦漢去古未遠。縣名浚儀必有。所據三證也。儀自入論語來名遂著聞。他有儀邑。孰忍泯之。此獨為儀而又加以浚者。見浚為衛水。此實衛地。

四證也。儀封在濮為東昏縣。後易東明。宋元始易為儀封。今縣治又國初所遷築也。夫衛適陳必不出此。封人官名何取儀封。此不足信。五證也。其說竟與余合并錄之。

木鐸

木鐸註有兩說。按揚子法言學行篇云。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以金口木舌為駕說。正註中後說所本。當從之。乃見封人知天處。若泥得位設教之。四書釋地卷五

解則封人之言終不驗。且何必以木鐸為言也。劉公是七經小傳曰。言喪不足患。是乃天下久無道。而天以夫子為木鐸於其間。故使之教失位周流也。闕潛邱曰。夫子凡五至衛。此是第一次去魯司寇而適衛時事。觀封人言二子何患於喪矣。喪失位去國也。天將以夫子為木鐸使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天生夫子豈為一魯國已乎。其語與情綜合。此二條並同後說。問古註云。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此非得位設教之說乎。曰非也。春秋孔演圖云。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

以顯天心。坤為木鐸。制天下法。此卽孔註所云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者。詳孔演圖之意。蓋謂聖人雖不得位。必為天下制法。斷不空生。與封人何患於喪天將。以為木鐸之語。正相照。合馬貴與云。木鐸振文事。在帝王天子。則行而為政。在元聖素王。則官而為教。觀此則得位之說非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四書典故辨正卷六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南容

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縉字子容。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縉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兒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左傳昭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注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縉也。閱也。說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夏元開輯孔門弟子傳畧以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南宮縉适括字子容為一人。以仲孫說閱。證敬叔為一人。考馮繼元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說卽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适縉。則夏說良屬可從。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為愈也。夫行賄以求復位。乃小人之行。曾謂尚德之君子。獨居思仁。公言思義。一日三復白圭之玷者。而出此耶。則敬叔之與南宮括。較然二人矣。

瑚璉

夏曰瑚。殷曰璉。此本古註。據明堂位。夏后氏之四璉。殷

之六瑚。當是夏璉。殷瑚。鄭康成註明堂位。不言其制。其註周禮舍人云。方曰簋。圓曰盤。而三禮圖謂瑚受一升。制度如簋而平下。是瑚亦圓也。璉受一升。制度如簋而銳下。是璉亦方也。瑚璉本瓦器。而飾以玉。賈公彥謂亦以木為之。陸農師云。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苾然則註云。盛黍稷。亦舉其重者言之耳。

束帶

汪武曹曰。凡冕服皆素帶。而爵弁皮弁朝服元端。則皆緇帶。為擯相者當服元端。所謂與賓客言者。乃緇帶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七

愚按緇帶即練帶。士冠禮疏云。練帶緇帶。辟諫如而云。緇帶者。據辟而言也。

宰予晝寢

七經小傳云。宰予晝寢。寢當讀為內寢之寢。而說者誤為眠寢之寢。古者君子不晝夜居于內。晝居于內。則問其疾。所以異男女之節。厲人倫也。宰予晝居于內。故夫子深責之。王勉夫野客叢書云。寢者寢室。非謂其晝眠也。游夫子之門。安有晝眠之理。聞見錄云。韓退之嘗註論語而未成。今世所傳宰予晝寢。晝作晝。是其所註者。

愚按此皆曲說。聞見錄尤無稽。明之作時文者。又以朽木二句。即指其虛辭粉飾。立說雖新。要是臆解。

子產

按左傳。子產。鄭穆公之孫。七穆之一也。父公子發。字子國。故以國為氏。史記以為鄭成公少子。非也。成公襄公之子。亦穆公孫。與子產從昆弟耳。左傳魯昭公二十年。鄭定公八年也。子產卒。史記謂卒于鄭穆公五年。為魯定公十四年。亦誤。考子產自簡公元年。見于傳。至聲公五年。七十年矣。立朝之久。必無此理。宋儒謂子產歷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七

簡定獻聲四君。蓋沿史記之誤。左傳襄二十五年。鄭入陳。子美入數俘而出。杜注。子美。子產也。則子產又字子美。國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昭註。子產諡則子產諡成。

居蔡

古註蔡國君之守龜。山節藻梲。天子之廟飾。二事皆僭。朱子則謂以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兩說不同。全謝山曰。臧孫居蔡。非私置也。蓋世為魯國守蔡之大夫。家語不云乎。文仲一年而為一兆。武仲一年而為二兆。孺子

容一年而爲三兆。是世官也。然則臧孫居蔡何僭之有。昔武王以封父之繁弱封伯禽。繁弱者弓也。而或以爲卽蔡之別名。其說見於陸農師之注明堂位。則是蔡一名僕句。又一名繁弱。其所由來者遠矣。故武仲奔防。納蔡求後。以其爲國寶也。則以大夫不藏龜之罪加臧孫。恐其笑人不讀左傳與家語耳。乃若山節藻稅。管仲僭之。而臧孫未必然者。蓋臺門反坫。朱紘鏤簋。出自夷吾之奢汰。不足爲怪。而臧孫則儉人也。天下豈有以天子之廟飾自居。而使妾織繡於其中者。吾故知其必無此。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也。然則山節藻稅。蓋施之於居蔡。是固橫渠先生之說。而朱子采之者也。愚按全氏不從古註而從朱子是也。但謂居蔡非私置。此則不然。昭二十五年傳云。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而家語亦云。臧氏家有守龜。名曰蔡。此明是臧氏所私置。若是國寶。則不得藏於臧氏之家。自有龜人掌之。武仲奔防。大蔡自在。何待於納。而臧會又惡得而竊之乎。且周禮卜師龜人皆屬宗伯。臧氏世爲司寇。龜非其所掌也。白虎通引禮三正記云。天子之龜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

是大夫亦得有龜。但龜非盈尺。不得爲寶。故禮器云。家不寶龜。而文仲居尺有二寸之蔡。又爲山節藻稅之室。以媚之。夫子不譏其僭而譏其不智者。蓋居蔡之僭。人知之。媚蔡之惑人。未必知之。惑之蔽甚於僭。故舉其甚者言之耳。

甯武子

集註謂甯武子事文公。成公兩朝。考之春秋。成公元年。武子之父莊子盟于向。至成三年。而後武子盟宛濮。是文公朝武子未得爲大夫也。陸稼書謂春秋時父子並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時在朝者甚多。只當如註。而閻潛邱又引春秋以實之。謂郟陵之戰。晉欒書將中軍。適子厲如魯乞師。次子鍼爲公車右。韓厥將下軍。而厥之子無忌爲公族大夫。是父子同爲大夫。且同在軍。有明徵也。故季武子已立悼子。而長庶公彌卽爲公左宰。焉見甯武子在文公朝。必不同父。莊子爲大夫耶。愚按春秋世卿之子。當其父在而有見者。不止如閻氏所云。城濮之役。先軫將中軍。而且居有功。陳文子當崔杼時。其子無宇已使楚。孟獻子當國。速已帥師禦齊。魏獻子滅羊石氏。用其子戊。宋華

氏南里之亂。正以父子兄弟同朝不睦。孟懿子晚年。洩將右師。若此者不可勝數也。但考晉文公報怨伐衛。成公失國。實由晉文公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所致。成公二年請盟。晉弗許。遂有襄牛之出。非別有無道之行。致失國也。邦有道。邦無道。不過太平與多事之分。不在其君之賢否。觀夫子稱史魚。蘧伯玉。可見註以有道無道。分屬文成。良為未確。不必從而為之辭。

冉子請粟

冉子請粟。或以為伯牛引尸子數孔門六侍。曰節小物。

國書典故辨正 卷六

伯牛侍以為伯牛不吝財之證。按論語稱子者。曾聞有若外。惟冉求。冉子退朝是也。檀弓伯高之喪。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乘馬而將之。非冉有用財之證乎。史記弟子列傳。明作冉有請粟。何自而定其為伯牛耶。闕百詩曰。向嘗以子華使齊。原思為宰。並為魯司寇時事。為聖人之用財。既攻赤。少孔子四十歲。當為司寇時。赤甫八歲。應是自衛反魯後。赤年將三十。求仕于季孫。久已富而粟多耳。愚按子華使齊。固不必在為司寇時。但不當以年定之。如以年論。則原思少孔子三十六

歲。當為司寇時。裁十四歲。亦未能為宰也。大抵家語史記所紀弟子之年。多不可信。

釜庚乘

集註。釜六斗四升。此據左傳。豆區釜鍾。各自其四。以登于釜之說。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六斗四升。范鎮謂周以八寸尺為量。八八六十四。故容六斗四升。此先儒相沿舊說也。邢士登古今律歷考。據管子輕重丁篇云。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鍾區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鍾二泉也。夫釜粟百錢。而區二十錢。釜粟十錢。

國書典故辨正 卷六

而區二錢。差以五倍。則五區為釜。非四區為釜也。愚按管子注。二升八合曰鍾。則非四豆為區之區矣。此猶今之各方斗斛。同一名。而大小異。不得據此。輒排前說。聘禮記十六斗曰釜。鄭註。今文數為逾。疏云。逾即庚也。考工記。庚實二般。鄭註。般受斗二升。則庚實二斗四升。與儀禮異。賈公彥謂。庚本有二法。姜上均曰。聘禮記十六斗為釜。釜音庚。其與庚文異音異。量數之多寡迥異。何得妄以釜為庚。鄭註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為釜者。今文數為逾。夫云量名有為釜者。則其量非即為庚明。

甚。而其云今文數爲逾則逾字非卽爲庾又明矣而疏乃硬云逾卽庾也。初不顧字音與量數之異率以合之。而因云庾有二法何耶。據杜註左傳訓庾爲十六斗。然今攷得申豐爲季氏行賄于齊梁丘據而欲因高齋以通據。乃請餽粟五千庾。且爲請後於高氏以啖之。則其所云五千庾者當是二斗四升之庾。其千二百斛若十六斗爲庾。當八千斛。則賄據止錦百匹而賄斷反至八千斛。且爲之請後於高氏。理尙可通耶。然則歷考經傳。庾爲二斗四升。初非聘禮記十六斗之數。自後漢包氏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八

註論語誤疑庾爲逾而爲十六斗之說。魏何晏因之。而晉杜氏之註左傳。唐賈氏之疏聘禮記與考工。及宋邢氏之疏論語。展轉成綱。而經義之亂久矣。夫子華不台與粟而子姑少與以示之。故于其請益而釜之外加以二巖之庾。此于益之義。非有難通也。朱子亦仍舊註而未及改耳。愚按姜氏此條甚辨。但據考工記。粟氏爲量。煎金錫以爲之。而陶人之庾與甌。甌盆鬲皆瓦器。大抵用之以盛。未必卽以爲量。是以昭二十六年傳孔疏云。彼陶人所作。庾自瓦器。今適之類。非量器也。與此名同。

而實異。則謂陶人之庾卽論語之庾。恐亦未確。然其說自不可廢。故錄而存之。

聘禮記四乘曰莒。註謂刈禾盈手之秉。莒穡名。此禾數也。又云十六斗曰簸。十簸曰乘。此米數也。禾米之秉。其數不同。冉子與粟五秉。是米數。據儀禮爲八十石。徐錯說文繫傳云。禾數百二十斤爲秬。二秬爲秉。粟五秉十石也。此以禾數言。非秉有二法。

犁牛

家益公題曾氏農器譜云。犁牛之子騂且角。註疏以犁爲雜色。騂爲赤純色。角爲周正。予謂不然。竊疑耕犁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犁牛之言。蓋犁田之牛純雜牝皆。可祭牛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也。觀周禮牧人時祀牲必用牲。牲純色。外祭毀事用老。老雜色。是則純雜之辨也。封人設其楅衡。魯須夏而楅衡。白牡騂剛。是則言角之意也。愚按訓犁爲耕。本許氏說文。然犁必駕牛而後能耕。非犁卽耕也。淮南子說山訓。鼠屯犁牛。既料以修。決鼻而羈。生子而儀。卽論語此節之意。鼠屯。醜牛貌。犁雜文色之醜也。犁無角。形無尾。形之醜也。論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九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衡自紀篇云。母犂。犂。無。皆。犧。牲。犂。與。犂。對。皆。以。色。言。非。耕。犂。也。角。為。周。正。如。春。秋。犧。鼠。食。郊。牛。角。則。不。周。矣。爾。雅。角。一。俯。一。仰。日。觶。則。不。正。矣。益。公。以。福。衡。解。角。字。亦。非。

費

費在魯隱公時為大夫費伯之食邑。僖元年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遂為季氏邑。今山東兗州府費縣西北二十里有故城是。或云費伯之費讀如字。與季氏費邑讀曰秘者有別。在今兗州府魚臺縣西南。然先儒無此說。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十一

據路史讀如字者乃滑國之費。今河南緱氏縣。家語執轡篇載閔子為費宰問政于夫子。此傳者之誤。譚梁生謂閔子在季桓子時嘗為費宰。是未墮費前事。此季康子時復使為費宰。是夫子自衛反魯後事。愚按左傳季平子卒。桓子嗣位。在定公五年。時公山不狃為費宰。十一年將墮費。不狃帥費人以襲魯。前後七年。中宰費者不狃也。閔子何由而承其乏乎。譚氏不考傳文。附會家語而斷以臆見。不解陸稼書何以取之。

汶上

漢書地理志。兩載汶水所出。師古註曰。前言汶水出萊蕪。入濟。此又言出朱虛。入濰。將桑欽所說有異。或者有二汶水乎。愚按水經有汶水。又有東汶水。汶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東汶出朱虛縣泰山入濰。則汶水有二。明矣。考鄭注。又有北汶水。合于入濟之汶。齊有三汶。入濟者大。此汶上。乃入濟之汶。在齊南魯北。禹貢所謂浮汶達濟者。

自牖執其手

註。禮病者居北牖下。北牖當作北墻。儀禮既夕記。寢東首於北墻下。是也。喪大記作北牖。遂相沿而誤。按古之室制。北墻土壁曰北墻。南啟交窗曰南牖。惟亡國之社屋之。則於北牆開牖。以通陰氣耳。金仁山曰。室之西北角雖有小圓窗。謂之屋漏。然無北牖之名。包註云。牛有惡疾。不欲見人。孔子從牖執其手。此說於情事較合。集註謂伯牛家以南面尊。夫子朱竹垞云。齊魯之間。上牖皆築於南牖下。夫子遂從牖執手視之。朱註乃曲為之說。良由紫陽南人。不知北俗也。

孟之反

孟之反。胡氏以為卽莊周所稱孟子反。此恐不然。之與子異。何得混為一人之反事。見哀十年傳。時文家云。清之役。非也。按傳。師及齊師戰于郊。當稱郊之戰。清者齊師所及之地。杜註清齊地。時尙未入魯境。故季孫謂冉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安得舍其戰處。反指所及之地而言乎。觀後公會吳伐齊傳云。為郊戰。故其不當稱清之役。明矣。檀弓作戰于郎。孔疏。郎是郊頭近邑。

觚

觚為酒器。註疏甚明。但疏云。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失禮則不成為觚。以失禮解不觚。殊非經意。朱子云。失其制而不為。是也。若木簡之觚。削木為之。六面或八面。皆可書。其角隅有稜。然無人削簡角為圓者。何不觚之有。太平御覽引此注云。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觚不時成。故曰觚哉。觚哉。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尙不時成。况於大事乎。此解甚異。不可從。觚容二升。當以韓詩說為據。燕禮初獻。主取觚酌。膳獻賓。賓酢主如之。主取象觚獻公。而取觚酌。膳自酢。酌膳酬賓亦如之。其後主實散獻。卿復以觚。又其後主獻大夫。皆獻主人。亦以觚。

大射初獻。自始獻至將射。並如燕禮。獻釋獲者以觚。是觚為始獻所用。而考工記梓人云。獻以爵。酬以觚者。此觚字是觶字。疏謂古觶字作角旁氏。觥誤觚也。考鄉飲酒鄉射。俱獻以爵。酬以觥。疏說信然。

子見南子

史記孔子至衛。靈公夫人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願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孔叢子云。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拒而不告。攝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六

三

夫人之能覲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二說不同。後人疑南子非當見之人。因以南子為南蒯。說見孫奕示兒編。以傳考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二年。是時年二十有二。子路少孔子九歲。時年十三。豈得受業門牆耶。何燕泉餘冬序錄。陳絳金。子。顧太初說畧。並取季昭之說。皆失之不考。

老彭

老彭。鄭註云。老聃。彭祖。抱朴子明本卷云。老子既兼線。

禮教又能久視。故仲尼有竊比之歎。亦以老為老。聘按老聃在彭祖後。不應反居其上。包註以為殷賢大夫是也。若後漢書郭泰傳。巖岫頤頤。神娛心彭。老此則當如鄭說。

束修

孔註以束修為束脯。

註謂年十五以上也。後漢

書馬援杜詩延篤傳註。皆謂年十五束帶修飾之意。與鄭註同。示兒編以束修為檢束修飾。據後漢書鄭均傳束修安貧。劉般傳束修至行。皆同一義。謂約治其身。則

四書典故辨正

卷本

書

無不誨之。即人深己以進與其潔也之意。三說皆通。按家語齊太史子輿謂南宮敬叔曰。孔子凡所教誨。束修以上三千餘人。此明謂年十五以上者。康成之說尤長。五十以學易。

元城劉氏言他論加作假。五十作卒。按何平叔作集解時。諸家本具在。並不以此經有異文。何以至宋時乃有別本。殊不可信。愚謂五十學易。猶言終身學易。舜五十而慕。其証也。加我數年。加工夫。非加年歲。註疏以此為未五十時語。已看得太滯。後人更有以大衍之說傳會。

者方潛夫周易時論曰。邵子云。五為小衍。五十為大衍。以數倚之。參兩為五。而五為之紀。十統於五。故曰五十以學易。理寓於縱橫之數。而數足於生成之終也。任鈞臺周易洗心序曰。文周畫卦自義圖出。義圖自河洛出。五十者圖書之中也。圖一三七九二四六八周行于外。獨五十在中。五又在十之中。藏于密也。圖為體。書為用。至書而十并不可見。藏于密也。八卦者一三七九二四六八之象。五乃未發之中。十即中節之中也。學易不以五十失其本矣。周公教人用九用六。此剛柔之分。消息之端。易之用也。孔子自言以五以十。此剛柔之合。消息之原。易之本也。此皆穿鑿之說。王虛舟雜卦論云。雜卦始乾終訟者。體對待也。始大過終夬者。用流行也。合之始乾終夬。而以訟大過為轉關。子蓋曰。人具乾體。本來無過。而乾體晦蝕。乃有大過。有大過以復于無過。則訟實開之。而夬實竟之。故提大過以承訟。而留夬以結乾。蓋昭然矣。乾純陽。夬五陽。大過四陽。以四陽而過大。初上之陰實蔽之。乃其中之乾體固在也。一決再決。夬其陰而純陽之體復。故曰五十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之

言也。孔易既成。寄慨以示弟子。志之以明此旨也。按此論雜卦自有理。牽合本章。則傳會之說爾。

執禮

葉石林云。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王之時。皆有書與法。藏於有司。官掌之。士習之。謂之執禮。周官大史掌邦之六典。禮居一焉。大祭祀與羣執事。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小史大祭祀讀禮法。凡此或讀以喻眾。或執以行事。至周衰皆亡。惟孔子獨能知之。故子所雅言。

四書典故辨正

亦謂之執禮。愚按語類。賀孫問執禮執字。恐當時自以執禮目其禮。朱子謂不是當時自有此名。則石林之說。固朱子所不取者。然執字作如此解。似較有原本。王伯厚極取其說。謂可以補註義之遺。若通雅載陸儼山之說云。執卽執字。執藝古通用。藝者樂也。此則謬妄不足詰。

互鄉

寰宇記。徐州沛縣合鄉故城。古互鄉之地。困學紀聞。鹿邑屬亳。之外有互鄉城。邑人相傳謂互鄉童子見孔子。

者此處也。前代因立互鄉縣。其城猶存。通雅互鄉名古。膺里今在睢州。一統志云。在陳州商水縣。據此。數說互鄉非宋地。卽陳地。或據博物策會云。兗州之域。東盤瑯琊。西控鉅野。北走厥固。南馳互鄉。疑互鄉是魯地。非也。此槩言兗州之域。鉅野屬魯。而瑯琊則屬齊。安見互鄉爲魯地乎。

吳孟子

古者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昭公娶于吳。謂之吳孟子。孔註云。當稱吳姬。諱曰孟子。禮坊記鄭註云。吳魯同姓也。

四書典故辨正

昭公娶焉。去姬曰吳而已。是當時諱姬不諱吳也。胡氏乃謂魯但稱孟子。人加吳以譏諷之。此杜撰之說。近人已有辨之者。或又謂孔子於陳司敗則諱于春秋。則不諱。哀十二年書孟子卒。不稱夫人薨。以示天下後世娶同姓之戒。此說亦非。春秋大事表曰。不書夫人薨。以見魯臣子不以夫人禮喪之也。娶吳爲同姓。罪在昭公耳。於孟子乎何尤。昭公畏吳而與爲昏。生以夫人之禮崇之。則死自宜以夫人之禮葬之。季氏于昭公逐其身。廢其嗣。又弱其祀。使不得成禮以葬。聖人據實書之以著。

強臣專制陵過其君之罪。而顧謂夫子因其同姓而削其葬並削其號。以前日昭公之罪。而移罪于孟子。于事為失實。于情為非宜。聖人固萬萬不出此。按此最得經意。觀左傳言昭夫人卒。孔子與弔。適季氏。季氏不稅。放經而拜。則其不以夫人禮喪之可知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四書典故辨正卷七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三以天下讓

三讓之說。鄭康成謂泰伯託采藥而逃。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為喪主。一讓也。季歷避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吳越春秋。泰伯逃之荆蠻。古公病將卒。令季歷讓國於泰伯。而三讓不受。論衡。泰伯知太王欲立季歷。乃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俗。太王薨。泰伯避王季。避世。泰伯再遜。王季不聽。三遜。曰吾刑。餘之人不可為宗廟主。王季乃權受之。據此三說。則泰伯之讓。天下共見。何云無得而稱。且逃去與不奔喪。本止一事。而斷髮文身。又與左氏端委以治周禮之文不合。孫盛三讓論已辨之。七經小傳曰。泰伯見季歷既仁。而文武又聖。知天之意。方大啟周室。必有天下。故默焉而逃。是泰伯讓仁人者。一讓。聖人者。二比說。尤泥而欠通。夫泰伯知文武之當得天下。而陰相付授。是與莽操之設心無異也。而何以為泰伯乎。後儒怪其說之不經。而偏然反之。以泰伯之讓為讓商。於是兩說相歧。遂成

聚訟寤嘗反覆思之。而讓商之說終有未安。夫謂太王有剪商之志。而泰伯不從。是不欲取商之天下者。伯之本心也。伯既不欲取商之天下。則宜承國於父。加以忠貞。若文王之以服事殷焉。不惟盡吾之心。兼可幹父之盛。庶幾君父胥安。而忠孝兩無遺憾矣。慮不出此。而亟亟焉去之。是有剪商之志者。太王而成其志者。伯也。克商以有天下者。武王周公。而使武周得所憑藉。以克商者。伯之讓為之也。本以讓天下而去。而所以取商之天下者。因伯之去。而其勢益成。則其讓商之心。終有所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上

未盡其誠也。而孔子肯稱之為至德哉。吾故反覆思之。而有未安也。然則讓周是乎。曰。讓只是讓國於弟。非讓周也。歸震川至德論曰。伯夷順其父之志。而以國與弟。然終於叔齊之不敢受。而父之志終不遂矣。夫家人父子之間。豈無幾微見於顏色。必待君終無嫡嗣之日。相與褻裳而去之。異乎無得而稱者矣。古今之讓。未有如泰伯之曲盡其情者。有伯夷之心。而無伯夷之迹。故其德為不可及。此說最明。蓋父子兄弟之間。一露形迹。便使太王有廢長立少之嫌。季歷有奪嫡干統之咎。雖能

讓而不可謂之至德矣。泰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采藥之時。是以其遜隱微。無迹可見。父慈弟友。兩無所傷。故稱之為至德。其曰以天下讓者。猶云禹授躬稼。而有天下。特據已然而言。非泰伯逆知周之將有天下。而讓以成之也。

關雎之亂

關雎之亂。蔡虛齋謂樂至此猶盛。舉終以該始。顧麟士謂樂至合樂始盛。關雎之亂。乃是以其最盛者言。汪武曹曰。考之儀禮。鄉飲酒禮。主人樂賓。工歌鹿鳴。四牡。皇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三

皇者華。所謂升歌三終也。笙奏南陔。白華。華黍。所謂笙入三終也。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邱。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所謂間歌三終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所謂合樂三終也。凡此者。所謂正歌備者也。燕禮歌笙。間合。與鄉飲酒禮同。鄉飲酒禮。疏云。主人樂賓之事。其中必有四節之殊。有歌。有笙。有間。有合。燕禮疏云。正歌者。升歌及笙各三終。間歌三終。合樂三終。為一備。備亦成也。皆未嘗以合樂為樂之最盛也。疏云。二南為卿大夫之正。小雅為諸侯之正。故

以鄉飲酒禮之升歌小雅為進取。燕禮之合鄉樂為下。逮鄉樂者二南也。彼固謂二南早于小雅也。鄭註云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疏云。凡合樂者。退取卑者一節。故歌頌合大雅。此可見合樂之早於升歌也。又云鄉飲酒禮笙間之樂。與升歌同在小雅。則知元侯及國君相饗。燕笙間亦同升歌。蓋歌頌則笙間亦頌。而合大雅。歌大雅則笙間亦大雅。而合小雅。又可見合樂之早於笙間也。顧氏謂樂至合樂始盛。與註疏之說正相反矣。且信如顧氏所云。彼鄉射不歌不笙不間。止有合樂。何以獨始奏而即盛大射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不間不合。何以獨不及其盛而遽止耶。愚按注氏此條似是而實非。蓋以詩言則風早於雅。故鄭氏有進取下逮之說。以樂言則惟合樂之時。歌瑟笙磬一齊俱作。聲音至此始盛。顧說與註疏原不相碍也。至鄉射之不歌不笙不間。註云。志在射。畧於樂也。不畧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畧其正也。大射之有歌管而不間。合其義亦爾。鄉射止有合樂。而工告備。大射不合。

樂則工不告備。可見樂必至合而始盛。非此則不備也。汪氏乃謂何以始奏而即盛。何以不及其盛而遽止。尤強辭之失考者。合樂。鄭註謂歌樂與眾聲俱作。賈疏堂上有歌瑟堂下有笙磬。合奏六詩曰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禮記鄉飲酒義孔疏云。工歌關雎。笙吹鵲巢。合之。工歌葛覃。笙吹采芣。合之。工歌卷耳。笙吹采蘋。合之。二說不同。萬充宗曰。如賈疏於合樂則是矣。以上文升歌笙入間歌之三終例之。則六詩當為六終而非三終也。如孔疏于三終則得矣。而關雎與鵲巢。葛覃與采芣。四書與故辨正 卷七 五

卷耳與采蘋。言乎文詞則多寡殊。言乎音節則長短別。且鵲巢采芣。皆有詞。非笙詩比。雖欲合之。其何以合之。愚謂既云合樂。無歌笙異詩之理。既三終無並用六詩之理。蓋周南召南各自三終。惟其所用不必同時並奏也。觀上文升歌笙入間歌。皆小雅之詩。而不言小雅。以其篇什有定。不必言也。於合樂獨指言周南召南者。非以或周南或召南。惟所用之乎。愚按鄉飲酒禮。明日息司正。鄉樂惟欲謂二南六篇之中。惟所欲作。不從次也。如萬氏說。則合樂亦惟欲經。何以不言始從賈疏。

可也。亂字之解不同。鄭註云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擊磬。關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以亂為紊。亂之亂。此一說也。史記云。關雎之亂。以為風。始此是治亂之亂。史遷以關雎為刺詩。故曰周道缺。詩人本之在席。關雎作。又曰周室衰而關雎作。此魯詩韓詩之說。毛傳未立時。諸儒並相承用。漢書杜欽傳。佩玉晏鳴。關雎歎之後。漢書楊賜傳。康王一朝晏起。關雎見幾而作。列女傳。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揚子法言。關雎傷始亂。薛君章句。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此者。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本

不一而足。又一說也。朱子以亂為樂之卒章。此為確解。而又分二說。樂記復亂以飭歸。孔疏亂治也。謂舞曲終舞者復其行位而整治。則亂為整治之義。國語。那輯之亂。韋昭註。曲終乃更變章亂節。故謂之亂。則亂為變亂之義。按合樂之時。堂上堂下。樂器人聲。一齊俱作。與前之歌吹分奏不同。謂之亂者。其亦取變亂之義與。

召公奭

註

史記云。召公奭與周同姓。姓姬氏。穀梁傳謂周之分子。燕周謂周之支族。而白虎通以召公為文王子。皇甫謐

帝王世紀以為文王庶子。王充亦云。召公周公之兄。考春秋傳。富辰稱文之昭十六國。而燕不與。故後人多疑其無據。愚謂古史殘闕。眾說兩岐。則當考之於經。經雖無明文。註記而辭旨顯白。亦可斷之以理。自古貴戚之卿。與異姓異貴戚中同父。又與同姓異伊尹作保衡。伊訓太甲諸篇。傅湯以訓。曰商王曰先王曰俾輔于爾後。嗣曰辟不辟。忝厥祖。曰今王嗣有令緒。曰臣罔以寵利居成功。皆異姓卿之辭氣也。召公誥成王曰。今冲子嗣。則無遺壽考。又曰。有王雖小元子哉。又曰。知今我初服。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七

又曰。我受天命。其辭氣與周公之告孺子王如出一口。周公語召公于文武曰。前人于成王曰。小子冲子于已。與奭曰。我二人曰。予暨汝其濟。曰前人悉命汝其辭氣。明明父子兄弟。不但同姓而已。然則班氏皇甫氏之說。殆其然與。

有婦人焉

婦人。孔疏以為文母。劉鳳父謂子無臣母之理。婦人蓋邑姜也。王伯厚云。論語釋文。子有亂十人。左傳叔孫穆子亦曰。武王有亂十人。本無臣字。舊說不必改。愚謂即

無臣字亦不當以婦人為文母。據史武王伐紂時年八十餘。是時太姒春秋之高已踰百歲。亦必倦於勤矣。禮身歿則姑老祭。且不與尚于預嗣。君之政為子婦任內。襄耶。任鈞臺曰。婦人石經作般人。註般人謂膠鬲。則上接唐虞之際。下起以服事殷。皆順。朱子未見石經。故只從邢本。愚按膠鬲雖文王所舉。實是紂臣。故孟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相。其後仕周與否。經傳亦無考。當武王伐紂時。即以膠鬲與亂臣十人之數。是膠鬲雖為紂臣。實陰為武王用。所謂懷二心以事其君者。孟子惡得。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九

以賢人稱之。考洪造彙釋載漢石經與今本不同者。論語殘碑九百餘字。而無此句。晁公武取唐太和石經本。及後唐長興中板本。參校其文。著石經考異。論語經文不同者八科。亦無此句。顧亭林謂婦人不當與十亂之數。疑為傳寫之譌。亭林好金石文字。搜羅考核。既博且精。而不聞據石經以正。此誤。未知鈞臺所見果係何本。愚蓋不能無疑焉。

蔽冕

註以蔽為蔽膝。此本邢疏。毛大可謂蔽膝名。蔽非蔽也。

蔽文如兩已相背。而一已繡青。一已繡黑。考工記黑與青謂之蔽。是也。古章服皆繡。蔽冕指五服之皆有蔽者。非謂蔽也。愚按毛氏以蔽蔽異文。遂生駁難。不知蔽與韍通。明堂位有虞氏服韍。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註。韍冕服之鞞也。鞞或作蔽。左傳。衮冕蔽。杜註。蔽韍鞞以蔽膝也。此蔽與鞞通之證。明堂位孔疏云。虞氏直以韍為鞞。未有異飾。夏后氏畫之以山。此又禹致美乎蔽之證。則蔽為蔽膝無疑矣。至黼文。黻絜繡之於裳。亦配冕而言。稱黼冕蔽冕。而此經之蔽必為蔽膝者。以蔽是祭服。鄭康成謂他服名鞞。祭服名韍。尊祭服特異其名。尚之致美。正以祭服故重之也。毛氏之說。知其一未。知其二耳。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九

麻冕

孔註。以麻冕為緇布冠。集註仍之。考儀禮士冠禮。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纁。廣終幅。長六尺。士為初加之冠。冠訖。即不復著。玉藻所謂冠而敝之也。惟庶人則常著之。詩云。臺笠緇撮。是也。是緇布冠本賤者之服。不得稱冕。而註訓麻冕為緇布冠者。何。按冕制以木為體。

廣八寸長尺六寸。以緇麻布蒙之。為冕。延延上。故亦可通稱。為緇布冠。非即士冠禮之緇布冠。但為庶人所常服者也。胡應麟曰。麻冕者。大裘之冕。祭天之冠也。謂之麻冕者。尊其名。釋之為緇布冠者。舉其實。緇布冠太古之冠。無貴賤之分。冠之至質者。祭天尚質。故以服之。周禮司服。掌祭祀六冕六服。以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居五冕之首。弁師掌五冕。鄭氏曰。冕有六而止。稱五者。大裘之冕無旒。故不數也。冕本以旒得名。冕而無旒。非緇布冠而何哉。顧祭祀之冠。悉稱為冕。况郊天為諸祭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十

之首哉。故雖為緇布之冠。一似大羹元酒。物常而用貴。體質而名大也。愚按此說非是。郊特牲云。郊之祭。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祭天之冕。明有旒。玉而周禮不言者。蓋服有六而冕則一先。鄭謂六服同冕是也。祭天之冕無旒。乃鄭賈之臆說。陳氏禮書。葉氏禮經會元。皆已辨之。而胡氏謂即緇布冠。尤屬杜撰。

拜下
集註臣與君行禮。當拜于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毛大

可曰。此是真禮文。而錯引者。禮凡有燕錫。君行享賓。則臣或下階行謝。及君辭之。而後升階。畢其儀。此謝拜非禮拜也。拜者禮拜也。禮拜則君何得辭。臣何得升階。以成拜。此雖襲舊註。然非是矣。愚按拜禮之見于經者。如燕禮。聘禮。公食禮。此毛氏所謂謝拜也。如諸侯覲于天子。則禮拜也。覲禮。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是禮拜亦未嘗不升以成之也。毛氏謂禮拜則君不辭。臣不升階。以成拜。求之禮文。絕無可據。吾不知其以何等拜為禮。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十一

拜也。全謝山謂西河每捏造以欺人。信然。
子畏於匡
史記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則匡是衛地。路史亦云。衛邑據家語及莊子。則匡是宋地。孔博士注引之。毛西河謂宋衛之匡。陽虎何由暴之。據春秋傳。定六年公侵鄭。取匡。時陽虎帥師。故暴之。後夫子過匡。顏刻亦作為僕。刻本虎舊人。且以策指城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故匡人圍之。則匡實鄭地矣。愚按毛氏所據陽虎暴匡事甚核。但以匡為鄭地。雖本杜註。却與史記不合。史記言孔

子去匡即過蒲。蒲為今大名府長垣縣治。匡在縣西南十五里。時孔子尚未出衛境。故自蒲仍及乎衛。若鄭之匡則在今開封府洧川縣東北。去蒲甚遠。距陳已近。何得又過蒲。反衛耶。然則毛氏所據謬乎。曰不謬。鄭之匡即衛之匡也。左傳文八年晉使解揚歸匡戚之田于衛。杜註。匡本衛邑。中屬鄭。今晉令鄭還衛以此推之。知匡既還衛後又屬鄭。定六年之所取者鄭地。實衛地也。任鈞臺亦以匡為衛地。謂陽虎暴匡是虎奔晉主趙鞅。衛叛晉而晉圍衛時事。按趙鞅屢伐衛。惟哀二年納蒯賁于戚。陽虎從而孔子畏匡。在定十五年。其時不合。當以定六年傳為據。

四書與故辨正 卷七 主

太宰 鄭康成邢叔明皆以太宰為吳。蓋據左傳哀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太宰嚭請討盟。又子貢嘗使吳。知太宰之為人。今越絕書詳載其語。故鄭邢以為吳太宰也。洪興祖則以為宋。蓋據列子仲尼問居篇商太宰見孔子。有孔丘聖者與之問也。金仁山云。夫子本宋人。雖居魯而娶于宋。又嘗長居宋。是太宰素知其少賤。多能

之事也。則太宰當屬宋。閻百詩又謂檀弓吳夫差使陳陳太宰嚭使于師。孔疏謂此陳太宰嚭與吳太宰嚭名號同而人異者。孔子先後兩居陳。識防風氏之骨。專車辨肅慎氏之柁。長尺與測。桓僖之廟。災皆在陳。事故陳太宰以為問。註不當遺或陳二字。愚按檀弓此節。鄒陽洪氏謂語乃吳夫差之宰。陳遣使者正用行人。則儀乃陳臣也。記禮者簡策差互。更錯其名。當云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使太宰嚭問之。吳草廬禮記纂言從其說。孔疏依經為訓。恐未足據。

四書與故辨正 卷七 主

河圖 河圖。河中龍馬負圖。伏羲時出。孔安國云。八卦是也。考沈約竹書註及宋書符瑞志。黃帝堯舜禹皆受河圖。周公攝政七年。青龍銜元甲之圖出於河。周公援筆以世文寫之。是河圖不止於八卦。亦不特伏羲時有之。雖緯書之言。容有傳會。然孔子與鳳至並稱。固非亘古不再見之事也。或以顧命天球河圖共列東序。謂即球石之類。此說不然。河圖與大訓對。大訓者。孔傳以為虞書典謨。鄭康成以為先王禮法。乃簡策也。若河圖即球石之

類則大訓為琬琰之類矣。夫夷陵石似太極圖。魏張掖柳谷石似卦象。世多有之。而何足為神物乎。

鞞櫝

集註。鞞藏也。毛大可謂鞞櫝皆包物之器。大抵以皮包物曰鞞。故從韋。以木包物曰櫝。故從木。陳琳賦。山節藻稅。既櫝且鞞。以鞞櫝分對。兩物也。愚按鞞訓為藏。此本古註。字書又訓。鞞訓鞞。皆與藏同義。並無訓作包物器者。陳賦既櫝且鞞。謂既櫝之而又藏其櫝耳。非兩物也。毛氏專攻集註。故于此等亦加培擊。甚無謂。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古

九夷

漢書地理志。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于海。欲居九夷。後漢書東夷傳論同此謂朝鮮九夷也。劉原父七經小傳云。九夷蓋在徐州莒魯之間。中國之夷。非海外之夷也。周末時。戎夷與中國雜居。仲尼周流其羈旅之際。適偶可居九夷耳。非念懟中國莫能宗已而去之也。呂東萊大事記云。史記李斯曰。惠王用張儀之計。南取漢中。包九夷。索隱云。屬制鄢郢。戰國策張儀曰。楚破南陽。九夷內沛。許鄢陵危。以此考之。九夷之

地畧可見。方孔子在陳。蔡相去蓋不遠也。所以有欲居九夷之言。愚按劉呂二說。以九夷為中國之夷。似于情事較合。逸論語。孔子欲居九夷。從鳳嬉。此類小說家言。路史採之。好奇之過耳。

雅頌得所

或謂樂以詩為本。周禮大師掌六律六同五聲八音而為樂。而必教以六詩。曰風雅頌。賦比興。馨。矇掌播鼗鼓。柷。敔。箛。管。則必諷詠詩。掌九德六詩之歌。以役于太師。是詩為樂之本。詩得其所。而後樂得其正。此一說也。或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古

謂正樂之條目。多有正其僭者。如官懸不應用于諸侯。曲懸不應請于大夫。舞佾歌雍皆是也。有正其有司之失。傳者如大武之聲。潘及商是也。有正其節奏之紊者。如翁純。敔。釋之條。理是也。有正其聲而熱之者。如鄭衛齊宋四聲。以及北鄙殺伐之響是也。有正其容者。如大武之致左意右是也。有正其器者。如歌韶必以首山之竹。龍門之桐是也。有正其名者。如大武之樂。據伶州鳩語。別有四名。疑其不可為據是也。而最大者在雅頌之失所。則正詩乃正樂中之一事。又一說也。何義門曰。漢

書禮樂志云王官失業雅頌相錯孔子論而定之故曰
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固當即指得所
為正樂事愚按史記孔子世家以子語魯太師節與此
節連叙為孔子正樂之事其下古者詩三千餘篇云云
另言正詩之事鄭康成云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
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先言樂廢而後言得所則以得
所為正樂中事與史記鄭註合其義尤長不當專以班
志為據 葉少蘊解雅頌得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
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雅大雅皆正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共

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
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考之雅以正變
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剛之序也論政事之
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先後推功德之形容而以所告者
為先後者剛詩之序也愚按石林此條王厚齋極取之
其論雅之失所本劉公是七經小傳之說最為可據若
楚莊所述大武之次第安知非後來所亂而以為作頌
時之先後恐未必然又考襄四年傳穆叔不拜肆夏以
為是天子所以享元侯夫肆夏頌也而天子取以享元

侯則頌混于雅又不但篇第之倒亂而已也
縹袍

孔註云縹泉泉麻也著邢疏雜用泉麻以著袍何義門謂
是泉麻為袍著之以絮非也縹是亂麻古人用以著袍
通謂之絮韓詩外傳士褐衣縹著縹著即泉著也今云
以泉麻為袍則是泉麻所織之布而縹袍為縹布之袍
矣麻既績之以成布豈得復稱縹乎玉藻纁為縹縹為
袍鄭註衣有著之異名則縹袍是以泉著而名縹非以
泉布而名縹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七

唐棣
爾雅唐棣移註樹似白楊江東呼夫移常棣棣註郁李
也二物判然此一說也陸璣詩草木疏以唐棣為奠李
而韓詩序云夫移燕兄弟也以常棣為夫移與爾雅相
反此又一說也通雅云常棣之華鄂不韡韡鄂不即蕞
蕞惟郁李花連蒂放苞方與韡韡之稱合若白楊之夫
移有何花可稱而曰偏其反乎此以唐棣常棣為一物
而夫移非唐棣又一說也戴侗六書故云唐棣常棣棠
棣特一物猶夫移扶移蒲移之為一物唐棠常夫扶蒲

皆聲相邇。故通用。自爾雅分唐棣常棣爲二。遂啟後誤。又一說也。陸佃埤雅既分唐棣常棣爲二。謂唐棣之華反而復合。常棣之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而又引詩疏唐棣萸李之說。則又混矣。諸說不同。當以爾雅爲據。楊文來曰。偏反句有二。解張子云。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故其華一偏則一反。因得全體均正。朱子以偏反爲翩翩。言華之搖動也。如張子說。一偏于東。則一反于西。如相背然。則此句是興室遠之意。如朱子說。翩翩搖動。華若有情。以與人豈無情。則興意止到爾思。句住。按角弓之詩曰。翩翩其反矣。以弓之弛而外反。興兄弟之疏而胥遠也。以此例之。則此詩之偏反。亦當興室遠爲得。恐張子之說。於義較長。愚按張子之說。非以華之東西相背。興下室遠也。張子以此爲常棣篇中語。華之一偏一反。左右相矯。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彘。言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此與論語之指全不合。乃穿鑿附會之說耳。朱子以偏反爲華之搖動。自是確解。蓋楊葉圓弱。蒂微風大。搖故一名高飛。又曰。獨搖樹。則所謂偏其反而者是也。偏反與翩翩古

字通用。易泰卦。翩翩不富。以其鄰。古文作偏。偏漢書杜欽傳。安知其不反水漿乎。註反讀翻。此通用之證。故此詩之偏反。與角弓詩不同。角弓詩曰。翩翩其反矣。是反正。老反。故朱子訓翩翩曰。反貌。此詩之偏反。卽翩翩也。乃搖動之義。朱子不以訓角弓者解此詩。正以其義各別耳。

四書典故辨正卷八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下大夫

諸侯之上大夫卿司徒司馬司空是也。司徒之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有小司馬司空之下有小司寇小司空所謂下大夫五人也。魯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三家世卿非他人所能與。孔子仕魯為司寇乃司空之屬亦下大夫也。史記謂孔子由司空為大司寇考春秋惟宋有大司寇而他國無之當以王制擬

四書典故辨正卷八

中崔靈恩之說為正或謂孔子為中大夫亦謬考之禮天子有中下大夫而無上大夫即卿諸侯有上下大夫而無中大夫詳見孟子班爵祿章卿大夫條立不中門

門闕之說賈公彥儀禮疏謂門有東西兩闕而以兩闕之間為門中如兩君相見主君既出迎賓主君與賓並入主君於東闕之內賓於西闕之內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闕之外上摯於東闕之外皆拂闕次介次摯皆大夫中摯與闕之間末介末摯皆士各自拂闕孔穎達玉藻

疏謂門只有一闕而以棖闕之中央為門中其論兩君相見法主君由門右扉之中賓出門左扉之中上摯在左君之後稍近西而拂闕上介在賓之後稍近東而拂闕大夫摯介各當君後在棖闕之中央二說不同疑賈得之若如孔疏則大夫入門之節各與其君同也惡觀所謂賓入不中門及此經立不中門者乎朱子此註雖主孔說而著儀禮經傳通解仍云二說未知孰是是亦疑而未定矣

過位

四書典故辨正卷八

過位之位古註有以為臣之朝位者見曲禮下卿位孔疏中此說固不可用包註云過君之空位邢疏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處集註因之說者以為此外朝之位即周禮朝士所掌者國有大事致萬民而詢焉非君所常御故常朝必過之近世講家並從此說萬充宗獨以位為治朝其說曰曲禮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爾雅門屏之間謂之宁夫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而治朝即路門之外知治朝即當宁之朝在周官則司上所掌是也其位王南向三公北面東上孤東

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是王在路門外當宁而立。諸侯在庭而見。故師氏司王朝。亦居路門之左也。然則治朝別無堂矣。就魯而言。公門則庫雉路也。位即屏間之宁。人君日視朝宁立之處。路門外之治朝也。愚按此在何義門亦嘗疑之。曰諸侯治朝在路門外。雉門內。而屏在路門之內。若過門屏之間。則入燕朝。義門本主升堂。為治朝。直疑此註為誤耳。任鈞臺曲為之說。曰按覲禮諸侯入廟門右。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是廟門外有屏。則天子外朝外有屏。而諸侯外朝內有屏。在治朝外。雉門內。未可知也。然外朝有屏。經無明據。則門屏之位。當是治朝充宗之說不誣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三

升堂

舊說以升堂為治朝。萬充宗曰。治朝即當宁之位。別無堂。升堂。路寢內朝之堂也。若宁有明堂。則孔子入門之後。當即升堂。今乃入門而過位。過位而後升堂。則知當宁之位無堂。而攝齊升堂。乃路寢之堂也。江慎修曰。古入宮室之制。堂必築土。崇高。宗廟與居寢皆有之。有堂即有階。攝齊升堂。謂路寢內朝儀禮士相見篇。君在堂

升見無方階。燕禮公升即席。檀弓杜賈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若路門外之治朝。與庫門外詢事之朝。皆平地為庭。無堂。無階。故聘禮使者受命於朝。周官司士掌治朝之儀。朝士掌外朝之位。皆無升階之文。又以他事証之。人君出入乘車。登車於路寢西階之前。下車於阼階之前。見春官樂師鄭註。註本之尚書大傳。蓋治朝與外朝。皆無堂階。故可乘車出入。使有堂階。則九等七等之級。車馬焉能升降乎。說者泥於燕朝與宗人圖嘉事之云。謂異姓之臣不得入。不知儀禮燕禮篇。諸侯燕羣臣於寢。不辨同姓異姓。即論語侍食於君。儒行哀公命席。此等皆孔子在燕朝事。若治朝。則君臣皆立而不坐。亦非飲食之所也。愚按昭二十六年傳。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路寢即燕朝。則異姓之臣亦得入。其明徵已。檀弓朝不坐。燕不與。疏云。朝與燕皆在寢。若路門以外正朝。則大夫以下皆立。若燕朝在於路寢。則大夫坐於上。如孔子攝齊升堂。是也是升堂之為燕朝。先儒固已言之足徵。江說之駁。

復其位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四

書正義曰此位在君虛位下。即所謂三槐九棘者是。是指外朝之班位也。義門何氏曰周禮匠人內有九室。九嬪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鄭註外路門之表也。九室如今朝堂諸曹治事處。則九室列在治朝之堂下。復位當即在是。又司士掌朝儀之位。其下云王入內朝皆退。鄭註反其官府治處也。其文不繫朝士所掌之下。而繫於司士。則非退而遠之外朝明矣。宰夫之職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羣吏之位。可參考也。愚按以位為外朝之位。固非。何氏謂在治朝之堂下。亦未是。此位乃燕朝堂下之位。耳。曲禮下卿位。鄭註卿位。卿之朝位。孔疏。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位也。夫位在路門之內。非燕朝之堂下乎。何氏亦泥於升堂是治朝之說。故云位在治朝之堂下耳。

執圭
圭有朝覲之圭。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殺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是也。有頌聘之圭。典瑞。瑑圭璋以頌聘。是也。儀禮聘禮記。所以朝天。圭與璋皆九寸。問諸侯。朱綠纁八寸。考工記。玉人。瑑

圭璋八寸。以頌聘。是瑑圭之長。降命圭一等也。臣出聘。但用瑑圭。而邢叔明論語疏。乃以大宗伯之六瑞當之。誤矣。註云命圭亦沿賈疏之失。

紺緞

集解孔註云。一入曰緞。邢疏已辨其非。而邢以紺為元色。緞為淺絳色。則亦非。按爾雅。一染為緇。再染為緞。三染為緞。以緇入黑則為紺。是紺為四入之色。說文所謂深青揚赤者也。紺又入黑則為緞。是緞為五入之色。又黑於紺矣。緞又入黑為元。元又入黑為緞。則純乎黑矣。

四書典故辨正

齊服。緞為練服。皆因孔註而誤。紺緞既非齊服。練服。則不以為飾何也。陳壽翁曰。紺緞似赤非赤。其色不正。四書典林主此。謂紺緞皆赤黑之間色。君子不以為飾者。謂其非正色也。愚按紺緞並非不正之色。考工記。鍾氏註。緞今俗禮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儀禮士冠禮。爵弁註。其色赤而微黑。或謂之緞。據此則爵弁之色即緞也。緞既可用以為弁。獨不可用以為飾乎。且紅為赤之間色。紫為黑之間色。而又以紺緞為赤黑之間色。不與

紅紫混乎。考深衣篇云。具父母大父母。衣純以纁。具父母。衣純以青。如孤子。衣純以素。純即綠也。尊者俱存。則多飾。而以纁。纁畫文也。尊者不俱存。則飾少。而以青。俱亡。則無飾。而以素。紺。纁。非纁。又非青。素於畫。飾無飾之義。兩無所取。故不用。以經証經。此解似不可易。而前人竟未有及之者。

紅紫

間色不正。是此節正義。六書故云。紅紫色之豔者。故不為褻服。此即註中近於婦女服之意。但以爲非間色。則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七

謬矣。郝京山曰。儀禮既夕記。明衣裳。練。緹。註。一染謂之緹。今紅也。送死。褻服用紅。古今皆然。論語不以紅爲褻服。嫌襲也。此說不可從。

緇衣羔裘

緇衣羔裘。諸侯與臣視朝之服。大夫士助祭於君亦服之。而邢疏及孔氏詩疏。並專指朝服言。孔云。羔裘。緹用緇衣。其上正服亦緇色。以十五升。又與元冠相配。明是朝服可知。愚按。朝服與祭服本不異。但朝裳用布而色素。祭裳用絲而色纁。其裳各別耳。疏家專指朝服。蓋舉

其常用者言之。不爲疎漏。

素衣麕裘

素衣麕裘。天子之士。諸侯之士。在天子之朝所服也。卿大夫以上得諸侯及其臣在國視朔受聘之所服也。邢疏。衣狐白。聘服此見。其上則皆服皮弁服也。玉藻云。麕裘。青。豸。襲。

王藻孔疏

絞衣以緹之。據鄭氏儀禮註。則麕裘之緹。或絞。或素。無一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

言絞耳。陳氏禮書云。絞衣。素衣也。鄭氏以絞衣爲蒼黃之色。其說無據。愚按。皮弁以白鹿皮爲冠。其衣用白布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八

其裳素積。稱此而緹。則素衣爲宜。若如鄭氏之說。何他裘之。緹皆。有定。而麕裘。獨無定。耶。熊氏謂君臣異。緹。則孔子大夫也。而何以素衣。耶。禮書謂絞衣。即素衣。此說得之。

黃衣狐裘

郊特性。皮弁素服。而祭素服。以送終也。葛帶。榛杖。喪殺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野夫。黃冠。黃冠。草服也。先儒謂蜡以息物。臘以息民。蜡用皮弁素服。臘用黃衣黃冠。郝京山曰。皮弁素服。天子諸侯蜡祭之服。黃衣黃冠。

民間蜡祭之服此說不分蜡臘與先儒異按此記上下
 文俱詳言蜡事。並不及臘。雜記子貢觀蜡。子曰百日之
 蜡。一日之澤。即息田夫也。先儒以蜡為息物。臘為息民。
 蓋據月令孟冬臘先祖五祀。勞農以休息之。之文以解
 此記。亦意為牽合耳。萬充宗曰。臘祭在周為蜡祭。郊特
 牲。載八蜡。不及先祖。五祀。月令是秦國所行之禮。且是
 月既烝。則已祭先祖。五祀已分祀於四時。此復臘之。不
 病數乎。臘為秦祭。而左傳云。虞不臘者。周以亥月為臘。
 月是月索饗萬物。則名蜡祭。官之奇之言。謂不及臘。月
 非謂不及臘祭也。秦則臘月即名臘祭。其所祭之神亦
 異。獨勞農休息則同於周耳。按此雖無他左証。然郊特
 牲言蜡。而不言臘。月令言臘。而不言蜡。則一為周制。一
 為秦制。其說似屬可從。當與註疏並存之。
 楊襲之說不同

孔穎達曰。凡衣近體有袍澤之屬。其外有裘。夏則衣葛。
 其上有裼衣。裼衣上有襲衣。襲衣上有常著之服。則皮
 弁服之屬也。掩而不開謂之襲。若開此皮弁服及中衣。
 左袒出其裼衣謂之裼。賈公彥曰。凡服四時不同。冬觀

身神衫。又有襦袴。襦之上。有裘。裘有裼衣。裼衣之上。又
 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
 衣也。愚按如孔氏之說。則裘上外服。尚有三重。裼衣一
 重也。襲衣一重也。正服一重也。如賈氏之說。則少一重。
 襲衣疑賈得之。蓋皮弁祭服皆直領。領之內有左右二
 衽。各屈其衽於內。則露裼衣為見美。衽左右交。則不見
 裼衣為充美耳。陸稼書讀禮志疑云。露裼衣者。想或去
 而露之。或袒而露之。或直其領而露之。其制原不一。愚
 按去而露之者。無事之裼袒而露之者。袒裼之裼。直其
 領而露之者。行禮時裼襲之裼。三者不容無辨。何義
 門讀書記云。裼與襲即是一衣袒而不盡覆其裘。則謂
 之裼。盡覆而不使裘見於外。則謂之襲。襲者藏也。非重
 也。愚按何氏謂裼襲即是一衣。甚當。以見裘不見裘為
 裼。襲之分。此則有誤。玉藻鄭註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
 以素錦為衣覆之。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必覆之者。
 裘襲也。然則裼衣本以覆裘。而反以見裘為裼。可乎。玉
 藻見美充美。註疏及諸家。並以見裼衣之美為見美。覆
 蓋裼衣之美為充美。美指裼衣言。不指裘言。何氏之說

非是。萬充宗儀禮商云玉藻裘之褌也見美也服之襲也充美也。夫子褌曰裘之褌。褌在裘外也。于襲曰服之襲。襲在褌外也。按此說亦非。褌與裘同色如露縞衣則知是羔裘露素衣則知是麕裘故曰裘之褌襲則但見上服而已。故曰服之襲非褌外另有襲衣也。

寢衣

孔註寢衣今之被也。說文被寢衣名。愚按孔說可從。蓋此條是因長短而類記之。襲裘既長而右袂獨短。被又特長至一身有半。皆孔子之獨異其製者。故知非錯簡。

書與故辨正

卷八

十一

也。程子以此簡當在齊必有明衣布之下。而集註從之。毛大可曰考禮並無齊衣之文。亦並無寢衣一名。在祭典內古衣被二字本同義。當從孔註其說是已。而齊之用被未有明証。愚按葛生詩毛傳云齊則角枕錦衾。衾即被也。齊設錦衾則不必別有寢衣。而寢衣之為被無疑矣。

深衣註

深衣之裳。舊說謂以布六幅斜裁為十二幅。三分之一皆在上。三分之二皆在下。要狹齊濶。殺謂要殺於齊一

半也。萬充宗曰用布六幅解為十二片。四片屬於後衣。四片屬於前衣。四片屬於兩衽。皆縫合之。但裳布半是正裁半是斜裁。三幅正裁。每片兩頭並濶一尺一寸。去殺縫二寸。淨得九寸。三幅斜裁。每片一頭狹得五寸。一頭濶得一尺七寸。去殺縫二寸。淨得狹頭三寸。濶頭一尺五寸。取斜裁之一片。合正裁之一片。狹頭在要為一尺二寸。濶頭在齊為二尺四寸。正裁屬向中。斜裁屬向邊。左右合之。要得二尺四寸。齊得四尺八寸。三之。要總得七尺二寸。齊總得一丈四尺四寸。是謂齊倍要。江慎

書與故辨正

卷八

十一

修曰裳十二幅中前後八幅是正裁兩旁四幅是斜裁。斜裁者名衽與朝祭裘服垂下揜裳際之衽同名。但彼是屬於衣而垂之。此是屬於裳而縫之以合前後也。愚按深衣法服斷無裳幅皆欹邪不正之理。玉藻云衽當旁鄭註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一所字則裳幅惟在旁。名衽者用交裂其餘在中者皆用正幅可知。舊說非是。萬氏謂三幅正裁三幅斜裁。江氏謂前後八幅正裁兩旁四幅斜裁。二說皆通。而江說尤確。此不易之論矣。古月必朝服而朝。

孔註朝服皮弁服。邢疏皮弁服與君視朔之服也。魯自
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
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愚按視朔服
皮弁朝服。緇衣素裳。經但云朝服。而孔註以為皮弁服
者。以吉月是月朔當服皮弁也。月朔當服皮弁而視朔
已廢。或不必服皮弁。而孔子必具視朔之服。以徃故曰
必朝服也。以玉藻所載孔子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之語。參看益徵註疏之確。

明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四書考引儀禮士喪禮之明衣。按士喪禮明衣裳布。是
為死者而設。故前後裳不辟而長及敵。豈齊服而可服
此乎。惟其為親身之衣。則同耳。何以知之。按玉藻云。衣
布。晞身。輔慶源曰。衣布如今之浴衫。古所謂明衣也。此
註云。浴竟即着明衣。故知為親身之衣也。其外有元端
服。周禮司服。齊服有元端。郊特牲云。齊之元也。以陰幽
思也。是明衣之外。又有元端服也。若札荒有所禱請。則
齊用素端。
變食

朱竹垞曰。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為齊。考之古不爾也。
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齊日三舉。殺
牲盛饌日舉。蓋周制。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
等。當兩太牢。而散齊致齊。齊必變食。故郊牲體至三太
牢。是齊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齊必變食。以下至不
多食。邢疏云。此以上皆蒙齊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
人齊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
孔子惟酒無量。則齊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如葷
出莊子文。似未足據。愚按說文。葷。臭菜也。通謂芸薑椿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葷。蒜蔥之屬。其氣不潔。故不茹之。原非不食肉之謂。國
語。先耕藉三日。王即齊宮。乃淳濯饗醴。註謂王沐
饗醴。乃行是齊。亦非不飲酒。朱子此註。雖引莊子文。而
於家禮則云。食肉不得茹葷。飲酒不得致亂。仍未嘗以
莊子為據也。

割不正

割不正。邢疏謂解牲體脊脅膺臑之屬。禮有正數。若解
割不得其正。則不食。毛大可據此。以晉集註。愚按。少年
禮。吾皆切本末。鄭註。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賈疏引孔子

割不正不食。證之此解與集註同。毛氏謂割與切異。正亦不作方解。未之考耳。

不得其醬

內則。濡雞醢醬。濡魚卵醬。濡鱉醢醬。疏謂烹煮之時。以其汁調和也。魚膾芥醬。麋腥醢醬。疏謂相配而食也。一係烹時所加之醬。一係食時所用之醬。此不得指食時所用者言。古註云。魚膾非芥醬不食。朱子云。其醬如魚膾芥醬之類。又文集云。如魚膾不得芥醬。麋腥不得醢醬。則不食。獨舉二者。是以配食言也。儀禮公食大夫。鼎。此只指當食言。

沽酒

詩無酒酤我。毛傳謂一宿酒曰酤。鄭康成訓酤為權酤之酤。朱子云。沽市皆買也。蓋從鄭註。聽雨紀談云。三代無沽酒者。至漢方有權酤。則沽酒似以一宿酒為是。愚按酒誥戒羣飲。周禮司疏禁市飲。飲而於市。則有沽酒。明矣。漢書食貨志。孔子嘗周衰亂。酒沽在民。薄惡不誠。

是以疑而弗食。註中不精潔傷人之說。本此。

市脯

五禮脯曰尹祭。鄭註。尹正也。孔疏。正謂自作之也。脯自作則知肉之所用也。論語市脯不食。言其不正也。邢叔明此疏亦云。脯不自作。不知何物之肉。故不食。此與朱註小異。然不知何物之肉。亦正恐其不精潔。非有二義也。

蔬食

蔬食有三說。集註云。麤飯一也。孔註云。菜食。蔬。蔬古通用。

也。月令鄭註云。草木之實為蔬食。三也。何燕泉主孔說。謂蔬食乃乏米以蔬充食。引東觀漢記。趙孝常蔬食。而以穀食陰讓弟為証。愚按此蔬食對下菜羹。自是麤飯。若述而篇之飯蔬食。或可如孔說耳。

席不正不坐

邢疏云。凡為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葉少蘊曰。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此以方為正者也。有憂者側席而坐。有喪者專席。

而坐此以事為正者也。此解正字與集註不同。以下正席先嘗例之。註說為是。

鄉人飲酒

鄉飲酒之禮有四。一則鄉大夫賓賢能。二則鄉大夫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皆謂之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鄉大夫為主人。州則一年春秋再飲。州長為主人。黨則一年十二月一飲。黨正為主人。呂與叔謂鄉人凡有會聚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隨引論語此經証之。而朱氏載增謂鄉黨篇鄉人飲酒不拘

禮記集解

卷八

七

何時亦不拘幾次。則與鄉飲酒禮異矣。然自有鄉人飲酒之法。文韜方氏曰。按地官族師。春秋祭酺。鄭註。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賈公彥釋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為之。今此族甲不得官物為禮。又天官酒正有為公酒者。註謂鄉射飲酒以公事作酒者。賈釋云。鄉射飲酒數事皆為國行禮。不可斂民。故得公酒。其百家為族。不得公酒。族祭步神之時。合錢飲酒。據此則飲酺非為國行禮。正此經所謂鄉人飲酒也。族飲而謂之鄉。蓋鄉之屬也。詩。椒葉鄭箋。

云。君子有酒。此君子謂庶人之有賢行者。其農功畢。乃為酒。兼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也。原文無此數。又云。每酌言言者。禮不下庶人。庶人依士禮。立賓主為酌。名正義言我也。其意云。酌酒我當用之。若是禮合當然。不應每事言我。據此則亦非尊賢養老正飲酒之禮。此條據其義可作此經義疏。

鄉人饗

孔註。邢疏。俱不言饗在何時。鄭康成註云。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則此饗乃季冬大饗也。月令。孔疏。云。季春惟國難。仲秋惟天子難。季冬之難。則下及庶人。故云大難。皇侃以季春國難下及於民。以季冬大難為不及民。與鄭氏異。孔疏已辨之。

禮記集解

卷八

大

禮記家語。皆載此事。據雜記。則是孔子家語。陸氏釋文。邢氏正義。並云。家語。王弼據家語。謂是公廋。吳氏云。公廋則馬當問。路馬則又重矣。愚按。釋文以傷人乎。不絕句。問馬。又句。固非。竟不問馬也。但既云。子退朝。則當是家廋耳。

家廋耳。

先飯

禮君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辨嘗羞。飲而俟。若君但賜之食而不客之。則膳宰自嘗羞。俟君之食然後食。惟飯飲而俟。不先飯。夫子本僅侍食。不為君所客。而猶先飯者。是於常禮有加。謹舊說如是。按玉藻所載。雖有君客之與不客之之異。然考儀禮註疏。則皆是小小禮食。若正禮食。則賓每食必祭。無待命者。公食大夫是也。路史以君祭先飯為句。飯讀去聲。云祭乎其始飯者。如將田祭貉將射祭侯之類。其解玉藻亦同。如此則與侍食不相應。謬誤無疑。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九

東首

喪大記孔疏云。病者寢東首於北牖下。是恒在北牖下也。若君不視之時。則不恒東首。隨病者所宜。若君來視之時。則暫時移向南牖下。東首。令君得南向而視之。毛大可云。古室制尊西。君入室必西負。東向首之東亦以。示而君意也。此於東首二字似尤有意義。當與疏說並存之。

負版

葉少蘊云。喪服有負版。翟公異謂式負版者。非版簪之版。乃喪服之版。愚按上既有凶服者。式之何得又以負版為喪服。公異之說甚謬。不解石林何以取之。變色而作。

孔註。敬主人之親饋。朱註。敬主人之禮。愚按所謂禮。即主人親饋之禮也。蓋饋不為已設。則主人不親饋。曲禮侍食於長者。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又云。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是也。亦有失禮而不親饋者。玉藻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以季氏進食不合。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九

禮是也。坊記云。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此盛饌為已設。而主人親饋。故改容而起。以辭謝之。若指盛饌為禮。則仍是以其饌矣。

山梁

釋文載鄭康成云。孔子山行。見雉食梁粟。不知其梁字作何解。邢疏以梁為橋。何義門曰。今日外猶呼高嶺為梁。此古語之流傳者。叔明之說疑非。愚曩時辨之云。山梁當是山溪水流之處。而為梁以渡者。邢疏不誤。呼嶺

為梁或北人語音相似。蓋嶺本有平聲。王褒九懷嶺與旌叶。韓愈田氏廟碑嶺與兵叶是也。古八庚多通七陽。魯頌衡美與將房為韻是也。嶺之呼梁。殆卽此類。豈真以嶺為梁哉。後讀孟子可使高于岑樓。趙註岑樓山之銳嶺者。因悟岑樓非屋山。梁亦非橋梁。與樓以擬山嶺之形。因以呼之。蓋古語如是。始信義門之說非妄。

四書典故辨正

卷八

辛

四書典故辨正卷九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子游

朱子記于游。大畧謂孔門諸子多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吳在虞夏五服為要荒之外。自太伯採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乃能有以自通于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于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十

話言類皆簡易疏通。高暢宏達。意其為人必當敏于聞道而不滯于形器。所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者。蓋自古而已然。王道思序。唐應德文集云。諸樊為國。斷髮之治未變。蓋方甚陋。而公子札已能盡通易詩書禮樂六藝之文。以觀于中國。則名卿碩士有愧于其所知。悅其說之博雅。而慕之如不及。孔子教于洙泗。來四方之學者。則言偃踰江。蹈淮而往游焉。卒以文學列于大賢之科。南方之精華為之盡發。而孔氏之道資其言之有文。以行于遠。至于今為烈。盡長江大湖以為國。方地千餘里。

林麓川澤之美殆不可數。而光英冲粹之所漸涵磅礪于其間。二人而已。愚按商太戊時有巫咸。祖乙時有巫賢。史記正義謂二子本吳人。其冢在常熟縣西海虞山上。則吳自太伯前已有人矣。而地記之書。數吳中人物者。皆首季札子游。豈張守節之說固不足據耶。姑識之以俟再考。

孝哉閔子騫

夫子於弟子皆稱名。此獨稱字。吳氏以爲集語者之誤。文輔方氏曰。孔子嘗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史記弟子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二

列傳又載孔子曰。天下無行。仕于家臣。惟季次未嘗仕。季次者公皙哀之字也。德行顏淵節。本或別爲一章。而冠以子曰。史記云。孔子以爲子游習于文學。其証也。則謂不字其弟子。特流俗人之言耳。愚按家語載孔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以車也。而道加行。敬叔少孔子二十餘歲。未必前卒。而孔子稱其諡。蓋後人追易之子羽。子游季次之稱字。安知非後人所易。若魯論當時所記。固未有字其弟子者也。李習之答王誠言書云。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如師。之子門人。則名之于朋友。則

字而不名。稱之于師。則雖朋友亦名之。李固通儒。亦流俗人之言耶。

顏淵死

史記弟子列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家語云。三十二而死。今較其年。則顏子死時。孔子年六十一。然伯魚年五十。先孔子卒。卒時孔子年七十。是顏子死在伯魚之前矣。而顏路請車爲槨。子曰。鯉也死。王肅以爲設事之辭。夫欲拒其請。而設子死之說以謝之。豈人情哉。閻百詩欲收顏回少孔子三十歲爲三十七歲。以合伯魚前卒

四書典故辨正

卷本

羊

之說。金縷會編則竟于周敬王六年丁亥書顏子。于敬王三十七年鯉卒。下卽次以顏回卒。以符合論語請車事。此又武斷不可從。愚按史記魯哀公六年。孔子厄于陳蔡。時年六十三。而顏子年三十三。是時尚無恙。孔子以哀十一年反魯。而家語公西赤問篇。顏回死。魯定公弔焉。使人訪于孔子。訪弔。同。至哀公六年。尚在。何得死于定公時。定必哀之訛。訪于孔子。則孔子時已反魯。回死在孔子反魯之後。大約當哀十四五年間。是以公羊傳云。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噫。天祝予。

匹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獲麟在哀十四年。明年子路死于衛。又明年孔子卒。顏子之死亦在此數年中。皆聖人晚歲傷心之事。故牽連述之。然則伯魚蓋死在顏子前。年數錯謬不可得而詳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費自南遺為宰。其子南蒯繼之。昭十二年蒯以費叛奔齊。公山不狃為費宰。定十二年子路為季氏宰。墮費不狃奔齊。使子羔當在不狃出奔之後。史記作為費邠宰。蓋是時費邠俱墮。故欲以子羔鎮撫之。蓋知為不狃奔

後事

會誓

陳心叔云。夏少康之子曲列封于郕。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郕。郕太子巫求屬于魯。為之大夫。不許。昭四年。魯乃取郕。巫于是改郕為曾。遂以為氏。巫生阜。阜生點。以取郕故。故點以狂自廢。蓋不仕于魯。亡國之義。然爾。孔子未嘗裁之。察其志也。愚按。曾氏世系。見世本及通志。氏族畧。而陳氏之說。則非。蓋郕滅于莒。非滅于魯。魯特不救郕耳。其後莒不撫郕。郕叛而來。魯不用師。徒而取之。

郕固仇。莒不仇魯矣。據世本。巫嘗仕魯。至點三世。而反。不可仕其義。安在且謂點以狂自廢。是佯狂也。豈所謂膠膠進取者哉。

宗廟會同

周禮朝覲宗遇會同。鄭康成謂春朝夏宗。受贄于朝。受享于廟。秋覲冬遇。贄享皆受之于廟。時會殷同。則為壇。以見諸侯。按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儀禮覲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官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尚左。公

後事

會誓

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損。此會同之禮也。會同于壇。不于廟。顧麟士欲將宗廟二句。串說。謂會同行于宗廟中。謬甚。
章甫。元冠也。或以為緇布冠。非是。緇布冠。染麻為之。為冠禮。初加之冠。冠畢。即不復着。元冠。染帛為之。夫既祥。緇冠。素紕。禪而緇。皆絲也。則元冠。不以布可知矣。記云。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布冠止此耳。麻冕。特以麻為板之表裏。其旨于首者。亦繪也。

鏗爾

集解于鼓瑟下一斷以鏗爾屬下句。孔注鏗者投瑟之聲。正義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何屺瞻曰。廣韻中鏗下正引此六字。此唐人鏗爾帶下句讀之明徵。洛乎沂。

王充論衡以洛沂為涉沂。韓愈李翱以洛沂為沿沂。二說摠疑暮春尚寒。不當裸浴耳。按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于東流水上。蔡邕引論語暮春浴沂為証。蓋于水上祭而盥手。畧湔濯其衣以寓潔清之意。非裸而浴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也。家語云。會點疾時禮教不行。欲修之。孔子善焉。論語所謂浴乎沂。風乎舞雩。正惟浴為祓除。故曰禮教若裸而浴。則非禮甚矣。豈得謂欲修禮教哉。或疑古無上巳祓除事。按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魯。注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修禊之類。此證之見于經者。又韓詩言鄭國之俗。祓除于溱洧。東晉對晉武帝。言周公城洛。因流水以汎酒。則其來也久矣。沂水出魯城東南。尼邱山西。北徑魯之雩門。西注泗水。此外尚有二三沂水。出太山郡。蓋縣艾山。南至下邳入泗。此禹貢淮沂之沂。又水出黃

孤山。名小沂水。出泰山南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小沂水。並見水經注。

風乎舞雩

包註以風為風涼。集註仍之。後漢書仲長統傳。諷乎舞雩之下。論衡云。風歌也。以風為諷。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取其說。愚按此亦因暮春尚寒。非風涼之時。故作此解。不知浴非裸浴。風亦非風涼。蓋祓除時。湔濯其衣。故風乾之耳。若以風為諷。則與詠而歸一意。困學記聞曾辨之。水經注。沂水北對稷門。亦曰雩門。門南隔水有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七

考壇壇高三丈。會點所欲風舞處。愚按善長此注。以風舞連文。蓋亦從論衡之說。言歌而舞也。賈公彥釋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謂帥女巫兼男巫而舞。且引會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為証。謂舞人必有童冠。其說亦本之論衡。是以點為司巫矣。異哉。

司馬牛

書讀哀公十四年傳。宋向魍作亂。司馬牛致邑與珪而適齊。旋又適吳。為吳人所惡。狼狽而反。卒于魯郭門之外。阮氏葬諸邱。與杜注謂惡賢者失所。不禁撫卷而嘆。

曰。嗟哉斯人。彼之失所。蓋所謂自詒伊戚者。惜也。其不早從子夏之言也。夫牛以無兄弟為憂。而子夏語以四海之內皆兄弟。斯言也。欲其之他國以避禍也。豈嘗欲弑宋公。殺孔子。凶惡素著。滅亡無日矣。為之弟者。諫之不從。去之不能。惟有見幾而作。不與其亂焉可耳。但牛本宋公族。爵祿有列于朝。決然舍去。人情所難。故子夏不便顯言。而微詞以諭之。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是破其繫戀之私。曰。敬而無失。恭而有禮。則示以涉世之道。曰。四海之內皆兄弟。若謂天壤甚大。惟吾所之。何必懷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八

此都也。子夏之言。誠所謂忠告而善道之者。人但知死生二句為問之。夫子不知敬恭二句亦本之。夫子家語。顏淵將西遊于宋。問于孔子曰。何以為身。子曰。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則遠于患。敬則人愛之。忠則和于眾。信則人任之。夫子之告顏淵為遊宋言之。則子夏語司馬牛之意亦可見矣。牛不能從。至禍亂既作。而後出奔。匆匆不暇擇國。卒至安身無地。客死道途。豈非其自致哉。後儒不解子夏之意。反以其言為詭病。余甚感焉。故特表而明之。

去兵

顧寧人曰。古之言兵。謂五兵也。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世本出。尤以金作兵。一弓。二矢。三矛。四戈。五戟。周禮司右五兵。註引司馬法曰。弓矢圍。及矛守。戈戟助。是也。詰爾戎兵。詰此兵也。踊躍用兵。用此兵也。無以錡兵。鑄此兵也。秦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如信陵君得選兵八萬人。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見于太史公之書。而五經無是語也。汪武曹曰。古者兵出于農。有民則有兵矣。若以兵為士卒。則所謂去兵。乃是無民也。可乎。蓋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九

兵乃五兵之兵。去兵云者。只是兵革不足耳。愚按古所謂兵。固多指兵器。古所謂治兵。却不專指兵器。左傳。僖二十七年。楚子玉治兵于蔿。鞭七人。貫三人耳。則治兵者。治其執兵之人也。昭十四年。楚子使屈罷簡東國之兵于召陵。杜註。兵在國都之東者。孔疏。簡兵。謂料簡其強弱。此更明以執兵之人為兵矣。古雖兵出于農。然伍兩卒旅。必備辨于平日。而後可調發於臨時。當勢處其難。有所不及備。則姑置為緩圖。專意休息。重農固結。民心所謂去兵也。去兵者。益兵之反。如魯為齊難。而作丘

甲此益兵也。反是而減其卒乘，緩其徵發，即去兵也。汪氏傳會顧說而謂去兵即無民，亦固甚矣。

稅畝註

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曰：非禮也。穀出不過藉。杜註曰：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履其餘畝，復取其一。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井九百畝，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初稅畝者，非公之廢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按二說不同。杜氏論語二猶不足之說，故謂公田之外，又履餘畝而取其一。穀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十一

梁則但謂改助而行貢耳。唐陸淳不取穀梁謂去公田而別行什一之稅，所得與藉何殊。宋胡氏不取杜註謂變法之始，未必遽加一倍，必其後積漸而至于二耳。竊疑二說皆非。蓋商制八家同井，以百畝為公田，各助耕公田十畝，周制九夫為井，并以公田授之民，而于百畝之中各取其十畝，入以為徹。故孟子曰：惟助為有公田，則徹無公田，斷可知也。說詳孟子第十卷公田條如穀梁之說，徹原是助法，而宣公廢之，則孟子言雖周亦助，何不以此春秋稅畝為據，而但以大田之詩為証乎。如杜氏之

說則甫變法而遽加一倍，民何以堪，恐亦無是理。然則稅畝之義何居。曰：後世民心漸狡，百畝之內名以十畝，與君而取其豐饒，上其瘠薄，君之所入日少，於是躬行田畝，踏取十畝之最上者，以為例。故傳曰：履畝而稅，此翼聖任氏之說，較先儒為優矣。

伊尹

伊尹名摯，見孫子兵書用間篇。其稱尹者，鄭康成謂湯使尹正天下，故曰伊尹。按春秋繁露質文篇云：湯受命變夏作殷，作官于下洛之陽，名相官曰尹，是尹天下稱

四書典故辨正

卷九

十二

尹，猶楚上卿執政者稱令尹也。皇甫謐以伊尹為力牧之後，路史以為帝堯之後，金仁山亦謂堯生子伊，為伊祁氏，伊尹其後。呂氏春秋言其母居伊水之上，故命之曰伊尹，則伊是水名。本其所生處為氏，諸說不同，未知孰是。

魯哀公之十年孔子自楚反乎衛註

史記孔子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衛，十一年歸魯。在衛凡五年。年表及陳衛世家魯哀公六年孔子在陳，十年自陳入衛，十一年歸魯。在陳四年，在衛止一年。

二說不同。蘇子由古史主孔子世家邵子皇極經世温公甲子會紀金仁山通鑑前編主年表及陳衛世家仁山謂出公拒父不道聖人不應久居其國以此斷孔子非久于衛而久于陳而夏洪基孔子年譜則謂陳蔡上下之交已絕必無復留陳四年之理又引孟子于衛孝公有公養之仕以廢孔子非久于陳而久于衛兩說相持俱非無見汪武曹從而斷之曰朱子既取孔子世家之說而於年表及衛世家所云皆不之從且從朱子可耳愚以此註及正樂章註考之則孔子世家與年表衛世家朱子蓋兼取之而未嘗專主一說此註云魯哀公十年反衛正樂章註云魯哀公十一年反魯此取諸年表衛世家者也不以孔子為久于衛也此註云自楚反衛不云自陳反衛此取諸孔子世家者也不以孔子為久于陳也推朱子之意或亦以陳衛二國俱無可以久留之理故參酌而為之說汪氏謂朱子專取孔子世家則疎于讀註矣

公子荆

公子荆或曰即公南楚見昭二十年傳按杜註孔疏不

以為一人林唐翁亦無此說蓋後人傳會耳備考引家語荆公子年十五而攝荆相事孔子使人往觀其為政使者反曰視其朝清淨而少事其堂上有五老焉廊下有二十壯士焉孔子曰合二十五人之智以治天下其固免矣况荆乎此荆公子非公子荆也切時讀家語即知備考之誤近四書類典賦已辨之矣即家語亦未可信楚以令尹當國終孔子之世楚之為令尹者子蕩子旗子瑕子常子西皆公族前四人並無善可稱惟子西當吳入郢之後嘗遷郢于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然其年則已長矣安有所謂十五而攝相事者說死亦載此事而荆公子作介子推則襲家語而又誤也

冉子退朝

集解取周氏馬氏之說以朝為魯君之朝政者有所改更匡正事則凡行常事如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據此則孔子之言是慨魯政衰之意鄭康成以冉有臣於季氏故以朝為季氏之朝冉子解有政孔子謂之為事者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是正名之意集註從之愚按事與政本亦通稱仲弓為

季氏宰問政。若家事必不可稱政。則論語書法非矣。陸象山語錄云。魯國無政。所行者亦其事而已。政者正也。此亦用周馬之說。

莒父

鄭康成註。舊說云。莒父魯下邑。不言何地。春秋定十四年。城莒父及霄。杜註。公叛晉。助范氏。故懼而城二邑。不言莒父何地。路史國名紀。亦不詳莒父何地。蓋不可考矣。閻氏釋地。據杜註推之。謂是時荀寅士吉射據朝歌。晉人圍之。魯與齊衛謀救之。朝歌在魯正西將八百里。

則莒父屬魯之西鄙。此說亦未可據。蓋杜氏備晉之說。本係臆揣。即備晉亦不必定是西鄙。與朝歌密邇者。定十五年城漆。漆在今鄒縣北。非備晉也。哀四年城西郭。五年城毗。六年城邾。杜氏並以爲備晉。西郭魯西郭。邾瑕杜註云。任城亢父縣北有邾婁城。在今濟寧州南二十里。毗無考。豈皆西鄙之邑乎。既無從實指其地。闕疑可耳。不必強爲之說。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羿羿

羿羿事見春秋傳。羿有窮之君。羿即澆也。吳斗南兩漢刊誤補遺曰。羿射官也。陶唐夏后氏各有一羿。孟子書逢蒙殺羿。此堯時羿也。寒浞虞羿於田。殺而烹之。此有窮之羿也。二人俱嘗爲射官。又皆不得其死。故世或以爲一人。正自不然。而羿亦非所謂羨者。羿在禹禋之前。與堯時羿並世。書稱毋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

作罔水行舟。朋淫於家。按此文上云。丹朱傲。下又言傲。虐。傲雖凶德。一言足以盡之。何至申言之乎。陸德明音義於丹朱傲云。字又作羿。乃知丹朱羿爲兩人名。朋淫云者。指此兩人言之。南宮适言羿盪舟。則罔水行舟之事。是已。羿在禹前。故禹舉之以戒舜。南宮适舉之亦先。羿羿而後禹禋也。愚按此說非是。蓋逢蒙殺羿之羿。乃是有窮之君。春秋傳所謂家衆殺之者。堯時之羿。淮南子稱其有功於天下。死爲宗布人。皆祀之。無不得其死之說。傲之爲羿。古字通用。說文羿。變也。引書若丹朱羿。

並不是人名至南宮适之間。意本在禹璣一遺故語分賓主非以時代先後為序也。恐好奇者或信其說。故存而駁正之。斗南既以丹朱界為兩人。指為羿羿之羿。王伯厚又疑論語界盪舟即指丹朱。總以罔水行舟之語而傳會之。故有此說。不知盪舟與罔水行舟本是兩事。鄭康成曰。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使人頡頏推行之。此丹朱罔水行舟之事。即孟子從流忘反之義也。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伐斟鄩。大戰于澠。覆其舟。滅之。此界盪舟之事。即古人以左右衝殺為盪陣之義也。孔氏於尚書論語。俱以陸地行舟解之。遂啟後誤。夫丹朱非不得其死者。而謂羿即丹朱。豈可通乎。

子西

子西集解有二說。馬季長曰。子西鄭大夫。或曰。楚令尹子西。考之左傳。魯襄公十九年。鄭使子展當國。子西聽政。自此以後。子西之見於傳者。惟相鄭伯如晉及伐陳聘晉數事。而他無所表著。雖曰聽政。而位在子展之下。終其身未嘗當國。其賢亦不能過子展。非夷吾國僑倫。

比故朱子定從或說。毛大可必以為鄭子西。不過與集註作難耳。

駢邑

駢邑三百。註引荀子仲尼篇。書社三百。以証陳心叔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里各立社。以社之戶口書于版圖。謂之書社。駢邑即書社也。駢者相聯之義。書其邑之人。民使相駢聯。易于稽察。謂之駢邑。又謂之書社。非真有所謂駢邑之名也。愚按此說甚巧。但載籍稱書社者不一。大戴禮通其四。樂教其書社。左傳哀十五年。齊與衛地書社五百。商子湯武之戰。士卒坐陳者。里有書社。呂氏春秋。武王勝殷。諸大夫賞以書社。又曰。衛公子啟。方以書社四千下衛。又曰。越王請以書社三百封墨子。而駢邑之稱。無聞焉。則謂駢邑即書社。恐未必然也。春秋莊元年。齊師遷紀。邢部。應劭云。邢一作駢。後為伯氏邑。其說必有所據。杜注。邢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山東通志。謂青州府臨朐縣。即古駢邑。蓋本諸此。孔安國註。伯氏食邑三百家。管仲奪之。使至疏食。而沒齒無怨言。以其當理也。劉向新序。以管仲奪伯氏邑。與商鞅之用刑。

並論。習鑿齒亦曰：昔管仲奪伯氏騂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平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據此，則指管仲行罰之公，而人服之，非桓公奪以與仲也。集註引荀子：按荀子但云與之書社三百，不言奪以與之，富人莫之敢拒，拒敵也。言其富無敵，非人無怨言之意。晏子春秋亦云：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然則書社者桓公之所與，而奪騂邑者管仲之行罰也。當以孔註為是。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卞莊子

周生烈註：莊子魯卞邑大夫。集註從之。路史國名紀：氏族大全並以卞為莊子之姓，蓋曹叔振鐸之後，支庶食采于卞。泗水縣有古卞城，因以為氏。然卞非曹國之地。鄭樵通志嘗辨之。鄭康成謂卞莊子秦大夫，見陸氏釋文，未知何據。江氏典林疑卞莊子即孟莊子，左傳載孟莊子好勇，有微齊侯及剛齊斬榑事，而他書謂齊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則正左傳孟莊子速欲微齊侯，齊侯去之之事，其稱卞者，或孟氏先食采於卞，而後改食采於

成也。愚按：襄十六年齊侯圍成，時孟獻子尚在而成已為孟氏邑，安得莊子先食采於卞乎？荀子大畧篇齊人欲伐魯，忌卞莊子不敢過卞，夫不敢過卞，非不敢過成也。明明兩事，何得混而一之？韓詩外傳載卞莊子赴敵而死，足徵其為非仲孫速。而江氏謂輕生之勇，夫子當不為子路言，則臧武仲之作不順，施不恕，以防要君，皆見譏於夫子，幸當時無兩武仲，不然而此所稱者，定以為非臧孫紇矣。

公叔文子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公叔文子。孔註云：公孫拔也。鄭氏檀弓註亦曰：名拔。孔疏：衛獻公生成子當，成子當生文子拔。集註作公孫枝。王厚齋以為傳寫之誤。今毛氏所開十三經，并孔注反改為枝，宜其為義門何氏所噴也。

防

魯有兩防。隱十年取防，此西防也。杜註：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隱九年公會齊侯於防，杜註：在琅琊華縣東南。此東防也。世為臧氏食邑。武仲以防卽此。

晉文公

史記晉世家獻公即位。重耳年二十一。奔狄年四十三。及國年六十二。闞潛邱云。案左傳昭十三年叔向曰。我先君文公生十七年。亡十九年。國語僖負羈曰。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此則文公在翟。舅犯稱亡人時。年甫二十一歲。入國年三十六。即薨亦只四十有四耳。故杜氏註城濮之戰云。晉侯至是四十矣。安得有如陳大士譎而不正文老而舉事。故慮日暮而計挺者耶。愚曩時讀史記亦疑其與左國不合。嘗辨之云。獻公烝于夷姜。生申生。在即位之後。生重耳。夷吾。在申生之後。生奚齊。卓子。又在重耳夷吾之後。左氏叙次甚明。重耳以獻公二十二年出奔。時年十七。其生也在獻公五年。若如史記。獻公即位。重耳年已二十一。則獻公生重耳。乃在其父武公之十九年。武公在位三十九年反前于申生二十餘年。此必不然之事。及見闞氏此條。與余論合。因亟錄之。而附鄙說于其後。

桓公子糾

桓公與子糾。孰兄孰弟。三傳無明文。據公穀之意。並與子糾而惡小白。則子糾宜為兄。管子大匡篇。齊僖公生

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序子糾于小白之上。荀子桓公殺兄而爭國。韓非子桓公五霸之上也。爭國而殺兄。莊子盜跖篇。桓公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史記襄公次弟糾奔魯。次弟小白奔莒。越絕書。管仲臣于桓公。見子糾。杜預注。亦以子糾為小白庶兄。以諸家證之。子糾為兄。明甚。惟漢書淮南王傳。文帝知淮南厲王不法。令大將軍薄昭以書責之。有曰。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返國。此因文帝於淮南為兄。故避兄而言弟。程子誤據昭語。遂以糾為弟。朱子集註從之。而荅潘恭叔書。又引荀卿殺兄語。以薄昭所云為未必然。則亦未善有所偏主矣。

九合

國語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穀梁傳衣裳之會十。有一兵車之會四。史記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皆與此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之言不合。九合者。邢疏以莊十四年會鄆。十五年又會鄆。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元年會榘。二年會貫。五年會首止。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為九合。崔氏以盟幽。又盟幽。會榘。盟貫。會首

止盟寧母會洸會葵丘會鹹爲九合。隨隱漫錄以莊十
五年再會郵爲始。據傳云復會焉齊始霸也盟幽又盟幽會榘盟貫
會陽穀會首止盟寧母會葵丘爲九合。羅泌云九合者
以葵丘之會言之也。鹹淮之會固出其後而貫穀之舉
又非其盛。是又以九合爲第九次合諸侯。或又謂九之
爲言多也。公羊傳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謂叛者衆。非實有九國猶漢紀謂叛者九起也。諸說不
同。朱子據春秋傳展喜犒師之辭以九爲糾。比於糾合
宗族之類。按九與糾古雖通用然襄十一年傳晉悼公
亦。有。八。年。之。中。九。合。諸。侯。之。語。則。九。是。數。目。舊。說。爲。長。
肆諸市朝
肆諸市朝。正義引應劭云。大夫已上於朝。士已下於市。
考之周禮。鄉士掌國中刑殺。肆之國市。刑遂者於遂肆
之。刑縣者於縣肆之。掌戮云。凡殺人者。踣於市。肆之三
日。祇言肆市。而無肆朝之文。據史記孟嘗君傳。稱過市
者曰過市朝。索隱云。言市之行列。有如朝位。則肆諸市
朝。實是肆市。然國語臧文仲論五刑。大者陳之原野。小
者致之市朝。謂之三次。則明分野與市與朝爲刑次之

三韋昭註其死刑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鄭
康成檀弓註同。疏引襄二十二年楚殺令尹子南尸諸
朝三日爲證。然則春秋時固實有肆朝者。意者衰世之
事與。
石門
古註石門魯城外門。蓋郭門也。太平寰宇記古魯城凡
有七門。次南第二門名石門。四書釋地主此。高澹人春
秋地名考曰。魯國都其城十二門。正南曰稷門。南之左
曰章門。右曰雩門。正北曰圭門。北之左曰齊門。右曰龍
門。正東曰建春門。東之左曰始明門。右曰鹿門。正西曰
史門。西之左曰歸德門。右曰麥門。又有郭門。西郭門也。
又萊門。則東北郭門也。又有爭門。東門石門。愚按石門
爲魯郭門。確有明證。呂氏春秋歸父居石門。皇甫謐高
士傳石門守者魯人也。爲魯守石門。則石門非春秋齊
郭相盟地。陳亦韋謂石門齊地。朱子何以不註所在。則
竟不知又有古註之說矣。
闕黨
闕黨見下論語。而家語有闕里。卽闕黨之里也。其名里

之由。顧寧人據史記魯世家。煬公築茅闕門之文。謂黨在闕門之下。閭百詩駁其說。謂雉門兩觀。外朝之地。土庶所不敢居。闕里蓋始于魯恭王官有雙闕。故名。毛大可則謂禮運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鄭註觀闕也。此必是古觀闕遺址。留傳在魯。而是里是黨。適當其地。因以闕名。若魯兩觀懸象在朝寢外。五門之一。非遊觀之地。三說不同。而顧說較是。錫鬯朱氏曰。考之竹書。煬公築茅闕門。實康王二十一年之事。自煬公至定哀五百歲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事耳。御廩災矣。西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宮新官桓官僖官亦災矣。雉門兩觀。災而復作矣。中城西郭城之者再矣。鮮有久而不毀者。獨茅闕門之作。歷五百歲不改。且闕以茅名。自注索隱以茅為第字之。鵠稱謂作如字讀亦無害。其取材也未必固。其為地也未必密。邈公官雉門兩觀。未必即其遺址。竊疑魯之春秋。內事必書。其不見于經傳者。由歲久遠而廢置故也。然闕雖廢而里則以為名。故孔子得居之。其說實與顧氏相發明。毛謂是古觀闕。固屬臆度。閭謂因魯恭王雙闕得名。則家語已云孔子始教于闕里。荀子亦云仲尼居于闕黨。其書並在漢前時。

未有魯恭王官闕也。若謂家語荀子不足據。豈論語之闕黨亦不足據耶。

在陳絕糧

在陳絕糧有數說。謂孔子居蔡。楚昭王使人聘之。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發兵圍于野。不得行。絕糧。此史記之說也。謂是時孔子自宋適陳。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此孔註之說也。謂據論語。絕糧當在去衛如陳時。此朱子之說也。謂是時陳服楚。蔡服吳。吳楚交戰。無虛歲。孔子蓋為楚昭王徘徊陳蔡。而絕糧于兵間。此齊覺翁之說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也。謂絕糧有兩事。此是尼于無上下之交。非陳蔡大夫兵圍之事。兩事相去三年。此譚梁生之說也。今按據史記。絕糧在哀公六年。據孔註。以為自宋適陳。遭此厄。則在哀元年。據朱子。則在哀二年。汪武曹以陳蔡迫隨之弟子考之。當哀公二年。游夏之年。皆未踰十五。恐未能以文學顯名。而從師跋涉。則絕糧當在哀六年。史記得之。但史記之年可信。而陳蔡大夫以兵圍孔子之說。則不可信。楚聘孔子。陳蔡大夫安敢沮之。况是時楚方救陳。而乃圍其所聘之人。尤無此理。以傳考之。此時蔡即

吳陳事楚。兩國大夫。趨向各別。蔡又已遷于州來。與陳遠。乃越國相謀。其圖一無怨無德之過客。尤不可解也。然則孔註。謂因陳人被兵而絕糧。此于情事為近。但繫之去宋適陳時。則以哀元年吳亦伐陳而誤。不若史記之年為可據也。若謂絕糧是一事。以兵圍又一事。則更非矣。

子張問行

史記弟子傳。子張從在陳蔡間。困問行。按論語記與難。諸賢不及子張。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當既陳蔡時。甫

四書典故辨正

十餘齡。豈能從師跋涉耶。史遷蓋因章次與在陳絕糧相近。而妄為之說爾。

行夏之時

孔子欲行夏時。而春秋書春王正月。程子曰。建子非春也。假天時以立義耳。意蓋謂三代不改時而改正。周之正月。冬也。而孔子繫之春。以寓行夏時之志云爾。胡文定祖其說。而又引商秦之書。以為月亦不改。蔡氏書傳從之。今考之春秋。僖五年正月日南至。南至冬至也。不日冬至而日南至。周以十一月為春也。若用夏正。豈有

正月冬至乎。經書二月無冰。若用夏正。正月東風解凍。况二月冰泮。而何以書無冰也。經書十月雨雪。十月隕霜。殺菽。夏正十月。安得有菽。夏正之冬。正霜雪之候。而何以為災。則改正必改月。改月必改時。先儒論之甚詳。無可疑者。若曰周不以建子為春。而孔子春之以寓行夏時之志。則不特與尊王之意從周之語相悖。且以建子為春。是變夏時從夫子始也。又何志之寓乎。或曰商以建丑為正。而伊訓云。惟元祀十有二月。非改正不改月乎。曰非也。劉公是七經小傳云。元祀者。太甲之元年也。十有二月者。夏正十二月。殷正月也。舉元祀于上。則明十二月者。殷正月也。不言正月而云十二月者。言三統之辨。使上下互相備也。或又曰。秦以十月為正。漢初因之。而漢書高祖本紀云。元年冬十月。後云春正月。非改正不改時乎。曰非也。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歷之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以十月為歲首。即謂十月為正月。今此春正月。當時謂之四月耳。則改正必改月。改時又何疑焉。邢士登古今律曆考云。朱子謂夏時以斗柄初昏建寅之月為歲首。若謂凡

正月斗柄皆指寅。而以斗柄所指為建矣。不知建寅者。乃寅月以寅日為建。而卯則除。辰則滿。二月以卯日為建。而辰則除。巳則滿云云。非謂斗柄所指為建也。斗柄初昏指寅為正月。惟古為然。而後不然也。如今萬曆年正月初昏斗柄指丑。再千餘年則指子。久之指亥。指戌。日漸移而東。天漸移而西。一正月也。斗柄歷十二辰。皆可指。不必寅也。一寅也。歷十二月斗柄皆可指。此所謂歲差之數。天道推遷。萬世可知者。愚按此說與趙綠督革象新書不同。當考。

鄭聲

鄭音好濫。淫志。自春秋時列國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荒。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之賂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魏文侯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趙烈侯好音而愛鄭歌者。則鄭聲之能惑人可知矣。放註謂禁絕之。蓋并其行于民間者而禁之。如周禮禁其過聲。淫聲。內聲。慢聲之禁。非但不用之朝廷而已。史記謂古詩三千。孔子取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皆蒹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說者遂謂詩既

經夫子刪定。三百皆雅音。鄭聲淫。自其水土風氣之發于聲音言之。非繫乎詩辭。夫先王之樂。詩言其志。歌詠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詩與聲本一貫也。豈有發聲則淫。而詩辭則雅。判然為二者乎。朱子淫詩之說。縱未必盡然。要亦十得五六。而摛擊集傳者。必據小序為定案。又引春秋傳諸大夫賦詩之事。以證其非淫詩。其信為淫詩者。則又謂秦火之後。全經不存。漢儒取里巷之流傳者。以足其數。實皆孔子之所已刪。此其立說。幾令三百篇不得為聖經。亦妄甚矣。

東蒙

東蒙。即禹貢徐州蒙羽其藝之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邢疏云。山在魯東。故曰東蒙也。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顧史國在山下。而元和志謂蒙山在費縣西北八十里。東蒙山在費縣西北七十五里。是以蒙與東蒙為二山。愚按于欽齊乘曰。蒙山在龜山東。二山連屬。長八十里。後人惑于東蒙之說。遂以龜山當蒙山。蒙山為東蒙。而隱沒龜山之本名。然則東蒙即蒙山。而元和志之所謂蒙山。乃龜山也。金吉甫謂東蒙在

蒙山之東亦沿元和志之誤。

魯地七百里註

集註顧史在魯地七百里之中。閻百詩極非之。謂顯與孟子悖。愚按朱子論分封主周禮。不以孟子為是。故註云然。此亦非創自朱子。周禮大司徒鄭註云。公無附庸。侯附庸九同。伯七同。子附庸五同。男附庸三同。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魯于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也。地方七百里者。包附庸。以大言之也。附庸二十四。明得兼此四等矣。康成之說。固朱子所本也。然封國之制。自以孟子為正。所謂七百里者。書費誓孔傳云。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侯。此說較為可通。明堂位之辭多夸。固未可以為據。

蕭牆

蕭牆屏也。卽所謂樹塞門者。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故鄭康成註及劉熙釋名。並以蕭字解蕭字。羅願爾雅翼。則指為廟屏。以蕭為取蕭取脂之蕭。謂孔子援神怒以休季孫。其說甚誕。彼蓋以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蕭牆非季氏所當有。故為此說。不

知蕭牆蓋暗指魯君。故朱註引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為証。金仁山卽作季氏之蕭牆。謂春秋時大夫僭竊。故季氏有之。此說亦非。夫聖人之于言也。無所苟。故事之與政。假之與取。見家正名辨分。謹于一言。豈以蕭牆稱季氏哉。

四世

四世。文子武子平子桓子也。文子黨襄仲而立宣公。及襄仲死。乃訟言襄仲之罪。而逐東門氏。季氏之專實始文子。悼子未嗣位而卒。當在武子前。不得云政嘗自悼子出也。孔註以文武悼平為四世。而不及桓。集註以武悼平桓為四世。而不數文。皆非是。

探湯

毛西河曰。探湯。集註無解。范滂對王甫云。臣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註云。探湯。喻去疾也。按扁鵲傳。湯液醴醪。所以治病。故以探湯去疾為却惡之喻。非探熱水而畏恐也。愚按荀子云。以指撓沸。此探湯之說。集註雖無解。而朱子感興詩云。劬書劇嗜。疾見惡逾。探湯正作探熱水。解孔註云。探湯喻去惡疾。邢疏人之

探試熱湯。其去之必速。以喻見惡事去之疾也。漢書註
偶脫惡字。毛氏遂以疾為疾病。湯為湯藥。如其說則列
子湯問篇云。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日中如探湯。亦可
作湯藥治病解耶。

千駟

閻百詩曰。余讀郝氏解。益決齊景公有馬千駟。蓋指公
馬之畜於官者。非國馬之散在民間者也。何則。周禮校
人掌馬政。天子十有二閑。良馬十閑。二千一百六十四
駟。馬二閑。千二百九十六匹。共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降

四庫全書

卷

而至於諸侯。六閑。猶千二百九十六匹。皆所以給公用。
備賜予也。當齊景公時。地大于王畿。盛時性又惟狗馬
是好。故畜多如是。至出自民間。則說苑所稱我長數三
千乘。是非此數也。孟子繫馬千駟。亦必馬之在廄中者。
與天子十有二閑同。若在民間。直一大國能有耳。豈得
與祿之以天下對言乎。故孟子之千駟。與論語千駟一
而已矣。愚按國語。衛人出廄于曹。齊桓公與之繫馬三
百。韋昭註。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陳氏禮書。謂景
公之千駟。過于天子十二閑之數。僭侈而違禮。亦以為

官馬也。閻氏不此之據。乃據郝氏解何耶。
首陽

首陽。馬季長謂在河東蒲坂。賈景伯顏師古之說並同。
而河南偃師縣西北二十五里有首陽山。亦傳為夷齊
隱處。故阮瑀弔伯夷曰。適彼洛師。瞻彼首陽。敬弔伯夷。
高誘杜預阮籍諸人咸以為是。野客叢書水經注則兩
說並存。既云河北縣雷首山。夷齊所隱。又云平縣故城

北有首陽山。夷齊之歌所一在蒲州。一在偃師。不能定
也。王伯厚證以會子書云。夷齊死于濟陰之間。其仁成
名于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因斷以首陽在蒲。為
得其實。愚於莊子又得一證焉。讓王篇云。夷齊北至于

四庫全書

卷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偃師在河南。不得云北。則當在蒲。
州。又許叔重謂首陽在遼西。夫遼西即今永平府。孤竹
國之遺墟在焉。其上亦有夷齊祠墓。豈後人因首陽之
名而為之與。抑因夷齊之故國而名其山為首陽與。
史記夷齊讓武王不用去而餓死之事。後人或以為疑。
自黃山谷夷齊廟記始發其端。至王氏直夷齊十辨而
大暢其說。王氏謂孔子以景公與夷齊對言。大意主于

有國無國。夷齊可以有國而辭國者也。崔子弑景公之
兄莊公。而景公得立。崔子猶為政。景公安為之上。莫之
問也。享國日久。奉已而已。觀其一再與晏子感慨悲傷。
眷戀富貴。直欲無死以長有之。其死也。泯然一無聞之
人耳。孔子嘆之曰。嗟哉斯人。彼有內求其心。棄國不顧。
如夷齊者。獨何人哉。彼所以千古不泯者。豈以富貴哉。
由此論之。則孔子所以深取夷齊。但指其辭國一節而
意已足。若曰夫子取其不食周粟以餓而死。則此章本
文所無也。近之宗其說者。謂惟只主讓國。故舉以與齊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幸

有夷齊事。皆在史遷之前。數千載而下。何從懸斷其必
無前明遜國從亡諸人。多屬子虛。而論者猶謂疑以傳
疑。不容其沒。况夷齊之事。如日月燦然。乃必欲舉而空
之。愛古人耶。維名教耶。吾誠不知其意何居矣。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一

費者以邑宰也愚按本文既云以費畔則明是據邑證

公山弗擾以費畔

集註弗擾季氏宰與陽虎共執桓子據邑以畔毛大可曰考陽虎執桓子在定五年若據邑以畔則在定十二年墮三都時時夫子為魯司寇焉得召之故孔安國註但云與陽虎共執季桓子而召孔子無據邑以畔四字蓋貨執桓子弗擾雖未共事而趙仲榮懷實弗擾使之是以邑宰而謀背君主即是畔畔是謀逆非稱兵也以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一

費者以邑宰也愚按本文既云以費畔則明是據邑證之左傳史記其情事顯然可知史記孔子世家定八年公山不狝不得意于季氏因陽虎為亂左傳九年陽虎奔齊不狝以費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夫曰為亂曰以費畔即未稱兵亦據邑矣豈待十二年帥費人襲魯始為據邑哉惟弗擾據邑季氏不奈他何故後來肯聽孔子墮費耳叔孫氏之墮邱亦懲于侯犯之叛故也毛氏謂以費以邑宰也非據邑此曲說之不通者若然則臧武仲之以防又作何解

中牟

中牟有二一為晉地一為鄭地佛肸以叛晉之中牟也鄭之中牟在滎陽晉之中牟則昔人皆不能明指其地史記索隱但言當在河北漢志臣瓚注以為當在潞水之上張守節謂湯陰縣西有牟山中牟當在其側愚按定九年傳齊侯伐晉夷儀晉車千乘在中牟救夷衛侯將如五氏齊侯在五氏將往助之過中牟五氏在今邯鄲縣西南衛自開州至邯鄲湯陰其必由之境今縣西五十里有中牟城然則張守節之說殆近之矣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一

匏瓜

古註以匏為瓠集註因之陸陶山埤雅分為二物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瓠甘匏苦後人率据此以皆集註愚按廣雅說文並云匏瓠也古今注匏之有柄者曰懸瓠此匏瓠通稱之証陸璣詩疏云瓠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至八月葉即苦陶隱居謂瓠或有一種苦者味如膽不可食則瓠葉先甘後苦瓠自分甘苦二種昔人之說未必皆非其解繁而不食為瓠苦不中食亦不如古註為長古註云匏瓜得繫一處者不食故也吾

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邢疏引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胥乎欲往之意以示無繫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九夷乘桴浮於海耳此說自有意義黃氏曰抄云天文圖有匏瓜星論語繫而不食正指星而言蓋星有匏瓜之名徒繫於天而不可食正與南箕不可簸揚北斗不可挹酒漿同義此尤附會之說絕無義理者也

周南召南

鄭康成曰周召雍州岐山之陽地名爲周公旦召公奭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三

之采地其後錄詩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朱子曰其得之國中者雜以南國之詩而謂之周南言自天子之國而被於諸侯不但國中而已也其得之南國者則直謂之召南言自方伯之國被于南方而不敢以繫於天子也愚按周南召南繫之以地其義本不繫二公朱子謂侯風不敢繫於天子故繫召公則周公非王者也何以繫王者之風且二南乃周公制樂之所命其肯讓先王之德教爲已功乎太奴文之妃也二公文之

臣子也今說詩者或歸美后妃先儒尙執妻道無成之義以譏其誤至於追述功德興一代之嘉樂乃舍君父之主名而繫之臣子無是理矣李彭山詩說解頤又謂先王命行人采詩得詩之後亦必使方伯覆覈其實然後報于天子觀二南之稱周召則爲周召所考定可見其說亦鑿空而無據竊疑詩序繫之周公繫之召公公字是云字後之讀序者訛云爲公而解遂誤耳其曰南者安溪李文貞公云北鄙之風殺伐而南方之風和厚故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然則二南云者但取其風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四

之和而非以其地之限詩曰以雅以南以箴不僭雅正也南和也二雅二南之名以此而起謂文王之化行于南國者蓋見詩有漢廣江沱之章是亦傳會之說云爾二南先儒以爲皆文王之詩李文貞公詩所云二南不盡出于文王蓋西周畿內醇美之詩悉附于二南以爲正風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愚按詩言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說者以平爲平正之王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或又云平等也平王孫魯曰尚公主齊妻之

為言齊也。言王姬下嫁。自此侯子平乎王之孫。王孫齊乎侯之子也。為此解者。總因詩在召南。謂平王必非直。曰齊侯必非襄公諸兒。故曲為訓釋耳。惟以為東周之詩。便不費穿鑿。况二南果盡文王時詩。則自文武以至東遷。中間數百載。何以絕無風謠。顧寧人謂西周之風。其篇什亡軼而不復存。故曰詩亡。乃臆說耳。

孺悲

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而論語記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此孺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五

悲未學禮時事也。何以明之。按儀禮士相見禮疏云。與通孺悲欲見孔子。不由紹介。故孔子辭以疾。既學禮。為弟子。弟子之見師。何用紹介。其在未學禮時。可知。朱錫鬯孺悲當從祀議。謂悲實傳經之一人。後人徒泥論語之文。疑孔子不屑教誨。于焉家語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配食。斯為闕典。持論甚允。但不引儀禮疏以明辭疾在前。學禮在後。終無解于不屑教誨之疑也。

鑽燧

古人取火于木。有四時五行之變。榆柳青。故春取之。棗杏赤。故夏取之。桑柘黃。故季夏取之。柞榆白。故秋取之。槐檀黑。故冬取之。此註疏之說也。淮南子云。冬至甲子受制。木用事。火烟青。七十二日。戊子受制。土用事。火烟黃。七十二日。庚子受制。金用事。火烟白。七十二日。丙子受制。火用事。火烟赤。七十二日。壬子受制。水用事。火烟黑。七十二日。其次序土先于金。金先于火。與四時之序不合。今以六甲推之。甲子後七十二日為丙子。丙子後七十二日為戊子。戊子後七十二日為庚子。庚子後七十二日為壬子。其序如此。證以董子繁露云。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溫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次序秩然。原文錯誤。特正之。管子幼官篇云。春以羽獸之火爨。夏以毛獸之火爨。秋以介蟲之火爨。冬以鱗獸之火爨。中央以保虫之火爨。惠氏解之曰。羽獸南方朱鳥。火烟赤。毛獸西方白虎。火烟白。介蟲北方元武。火烟黑。鱗獸東方蒼龍。火烟青。保虫中央黃龍。火烟黃。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本

然則春取榆柳之火於南方。夏取棗杏之火於西方。秋取柞櫨之火於北方。冬取槐檀之火於東方。中央取桑柘之火於坤方。舊說以爲春青冬黑。又以榆柳不青。槐檀不黑。皆非也。柳爲烏喙。衝散爲榆。蕪夷榆在地。赤心也。者良。則榆柳爲南方之木。信矣。春秋說曰。槐木者靈星之精。非東方之木乎。賈誼曰。柳者南方之木。桑者中央之木。棘者西方之木。棘者棗也。秦漢有別火之官。主改火之事。春青冬黑。乃其常也。又焉用別。愚按月令。春其虫。鱗夏其虫羽。秋其虫毛。冬其虫介。而管子云。春羽夏鱗。毛秋介冬鱗。與月令不合。故惠氏云。然余參以淮南子。冬至改火之說。而其解始明。蓋冬至後改春火。春其虫鱗。而時則猶冬也。故曰冬以鱗獸之火爨。其實木用事。乃春火也。由此推之。春改夏火。夏其虫羽。故曰春以羽獸之火爨。夏改秋火。秋其虫毛。故曰夏以毛獸之火爨。秋改冬火。冬其虫介。故曰秋以介虫之火爨。月令以四時之正言。管子以改火之始言。故異耳。豈如惠氏春取火於南方。夏取火於西方之謂哉。其引諸書以証四方之木。似乎可信。而其實不然。據云棗爲西方之木。而與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七

術云。杏者東方歲星之精。夏取棗杏。而一爲西方。一爲東方。將何以解之。桑爲中央之木。而典術云。桑者虛星之精。則爲北方之木。或云箕星之精。則爲東方之木。又將何以定之。春青冬黑。五行之色。分配四時。此理之常。變而亂之。于義奚取焉。管子之言。不足深論。而惠氏傳會其說。故詳辨之。鑽燧之法。書傳不載。註疏家亦未言。揚子宜璇璣遺述一條云。如榆剛取心一段爲鑽。柳桑取心方尺爲盤。中鑿眼鑽頭大。旁開竇寸許。用繩力牽如車鑽。則火星飛爆出竇。薄煤成火矣。此卽莊子所謂木與木相摩則燃者。古人鑽燧之法。意亦如此。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八

微子去之

微子去之。蔡九峯以爲去而逃。遷於外。鄭東谷以爲去而之其國。二說不同。全紹衣取鄭說。謂左傳史記並言武王克殷。微子來見。武王使復其位。復其位者。卽復其所封微國之位也。及武庚誅。始移而封之。宋此說巧于傳會。而其實不然。書微子篇云。詔王子出。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孔傳以出爲逃。難。蓋箕子常贊帝乙立微子。紂必忌之。故箕子勸其逃。避以存宗祀。若

去而之其國又何能不為紂所忌而免于難乎且箕子
 自言我不顧行遜則去者之為行遜無疑也至抱器歸
 周之說尤謬妄不足辨 據史記殷本紀微子去之在
 比干死箕子奴之前據宋世家則微子之去在後任鈞
 臺引竹書商紂五十一年王囚箕子殺王子比干微子
 出奔以為微子後去之証時比干已死而宋世家云太
 師少師勸微子去者太師名疵少師名彊即周本紀抱
 樂器奔周者是非箕子比干也愚按微子篇微子謀于
 父師少師父師勸微子去孔傳鄭注並以父師為箕子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九

此微子徙封之地水經注載壽張有微子冢蓋反莖于
 此不忘本也十道志謂微在聊城九域志謂博州有微
 子城路史又謂徐沛東南有微山微子冢其實皆非微
 子封地
 箕子
 尚書大傳武王勝殷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為周之釋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
 不得無臣禮故於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
 史記周本紀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以天道宋世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十

家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箕子陳洪範武子乃封箕子
 於朝鮮而不臣漢書地理志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鮮後
 漢書東夷傳論箕子遠衰殷之運避地朝鮮愚按諸說
 多所牴牾據漢書則箕子避殷之亂先適朝鮮非武王
 所封大傳史記以為武王封之矣據大傳則先封朝鮮
 後陳洪範據宋世家則既陳洪範乃封朝鮮又復不合
 嘗綜而論之紂囚箕子武王克殷而後釋之箕子焉得
 先去漢書所云固非事實大傳謂箕子不忍為周之釋
 走之朝鮮觀書序言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

則箕子並無逃去之事。洪範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十三祀者，武王克殷之年也。此年四月歸銅京，訪于箕子。孔鄭之說並同。其封朝鮮，自在陳洪範之後。當以宋世家爲據。大傳謂十三祀來朝，問洪範。周本紀謂克殷後二年訪箕子，皆非也。呂新吾箕子論曰：當紂之時，箕子爲太師，未有封爵。及其佯狂爲奴，紂亡而武王始釋之，封爲箕子。今河南西華唐名箕城，山西遼州唐名箕州，意者武王所封或在兩地。箕子不受逃之朝鮮，朝鮮化其德，推以爲君，遂世其祀而仍其周稱乎。愚按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一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一

十一

報也。古人稱其父子兄弟，亦曰親戚。非專施之外親也。比干。宋世家云：王子比干者，紂之親戚。家語亦云：比干是紂之親，而馬季長以比干爲紂之諸父。微子爲庶兄。陳心叔曰：孟子云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是微子比干皆諸父矣。然微子之爲紂庶兄，確有明徵。則比干不得爲諸父。故金吉甫謂孟子所云兄之子者，兄當作乙。謂均是帝乙之子也。若然，則比干非紂諸父，乃庶兄矣。愚按顧亭林云：以紂爲弟，且以爲君，而有微子啟，以紂爲兄之子，且以爲君，而有王子比干。並言之，則于文有所不便。故舉此以該彼。此真通人之論。宋元儒者動輒改經，可怪也。季孟之間。全謝山曰：侯國三卿，司徒爲上，司馬次之，司空爲下。朱子以解季孟之間。然則齊景公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也。但考春秋之世，三卿次第亦無常。故如季文子爲上卿，而孟獻子受三命，則同爲上卿。及文子卒，武子列於獻子之下。叔孫昭子受三命，則亦以上卿先於季平子。是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一

十一

以命數論也。如王命同。則司徒為上。而司空班在第三。是以官論也。其當國執政。則又不盡然。如齊有命卿。國高。管仲乃下卿而相。是以賢也。叔孫昭子雖三命。而終不能抑季氏。是以權也。故齊景所云季孟之間。非以三卿之序言。三桓之大宗在季氏。而友有再定閔僖之功。行父又歷相宜成。故最强。孟氏於三桓本庶長。而慶父叔牙皆負罪。故孟叔二氏。其禮之遜於季者不一而足。及敖之與茲。則茲無過而敖以荒淫幾斬其世。若非毅與難二賢子。孟氏幾不可支。故是時孟氏遜於叔氏。及

四書典義卷十一

獻子以大賢振起。遂與文子共當國。而僑如為亂。叔孫氏之勢始替。自是以後。孟氏之權亞於季。而駕於叔。蓋其始本以重德。及其後遂成世卿。甲乙一定之序。故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僑如亦自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試觀四分公室。舍中軍。則季氏將左師。孟氏將右師。而叔孫氏自為軍。是三桓之勢。季一孟二。不可墨守下卿之說而輕之也。愚按此論似極圓通。却非當時事實。考之春秋。叔孫得臣為亞卿。據昭五年傳。卜楚邱語。位本在孟氏之上。宣五年得臣卒。僑如尙幼。至成二

年始見于經。而孟獻子久已為卿。僑如不得以後來居上。故誓為孟氏。州國語。劉康公曰。叔孫之位。不若季孟。韋昭註。季孟上卿。叔孫下卿。是也。及僑如出奔。叔孫豹為司馬。昭四年傳。季孫為司徒。叔孫仍居孟氏之上。叔孫始受三命。則又在孟氏之上。自後春秋所書。率以叔先孟。見定十年哀二年。三年。則三桓位次。季為上。叔次之。孟為下。昭昭然矣。之間二字。亦各處不同。成十六年傳。僑如立于高國之間。此猶云伯仲之間耳。不必定居其中。故杜註云。位比二卿。此言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

四書典義卷十一

則明明在季之下。孟之上。即謂將以叔孫氏待孔子。亦未為不可也。昭十二年傳。季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莒。克之。更受三命。杜註。平子伐莒。以功加三命。昭子不伐莒。亦以例加三命。是昭子與平子並受三命。叔仲小謂三命。踰父兄者。言昭子自踰其先人。非踰平子也。全氏謂以上卿先於平子。亦誤。孔子自楚反乎蔡。汪武曹曰。史記孔子自葉反于蔡。長沮桀溺耦而耕云。云是時孔子尙未至楚。國都集註所謂自楚反乎蔡者。

自楚之邊邑反乎蔡也。愚按此說固然。又須知反乎蔡者乃故蔡非蔡之國都也。蔡于魯哀公六年遷于州來。

在今江南鳳陽府壽州北三十里。葉在今河南南陽府

葉縣相去遠矣。故蔡在河南汝寧府上蔡。蔡叔所封新蔡

宋志胡後十八世平侯徙新蔡。二縣與葉相近。孔子自

蔡如葉去葉反蔡皆故蔡非州來也。

植其杖而芸

孔註植倚也。朱註植立之也。愚按洪廷隸釋載蔡邑石

經殘碑植其杖作置其杖蓋植置字同。是以詩商頌置

我鼗鼓鄭箋云置讀為植。書金縢植璧秉圭鄭註云植

古置字。孔傳亦云植置也。此訓植為倚立蓋從杖字生

解非古義矣。

虞仲

孔安國王肅何晏諸家俱不注虞仲何人。集註始以為

仲雍。漢書地理志直父長子太伯。次曰仲雍。孔子謂虞

仲夷逸。顏師古曰虞仲即仲雍也。此集註所本。按周初

有兩虞仲。一為仲雍。曾孫周章之弟。武王克殷求泰伯

仲雍後得仲雍曾孫周章兄弟而周章已君吳。因即

之吳為泰伯後。而別封其弟仲于虞。以繼仲雍。吳世家

云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為虞仲是也。魯

論所稱逸民乃周章弟非仲雍。汪鈍翁曰仲雍前夷齊

且百年論語序事之體不當先夷齊而後仲雍。仲雍雖

斷髮文身以順荆蠻之俗。固儻然繼世有土之君矣。孔

子逸之可也。從而民之可乎。然則虞仲之為周章弟無

疑其稱逸民者。以武王未物色時仲固隱居耳。漢地理

志偶誤而古今人表所載有仲雍在武王未克商前。又

有虞仲在既克商後。明是兩人。張守節云周章弟名

仲。初封于虞。後人以國配仲。故又號始祖為虞仲。吳斗

南謂以曾孫而變祖字。恐無是理。顧寧人謂仲雍君吳

不當稱虞仲。古吳虞二字多通用。虞仲疑是吳仲之誤。

吳起春秋泰伯曰其當有封者吳仲也。是仲雍之稱吳

仲固有明徵。然則吳仲乃仲雍。虞仲則周章弟。其為兩

人益明矣。

夷逸

顏師古漢書地理志註云虞仲即仲雍也。夷逸言竄于

蠻夷而遁逸也。愚按師古此註與譙周古史考以許由

巢父為一人。古史考許由夏常正相類。然巢許事涉渺茫。無可考信。夷逸以論語叙述逸民之例求之。自別為一人。不解顏監何以錯註。

朱張

邢疏引王弼註。朱張字子弓。荀卿以此孔子言其行與孔子同。故不復論。愚按子云我則異於是。謂與逸民異也。安得朱張乃同乎。且以子弓為朱張之字。亦未可信。楊倞荀子註。子弓蓋仲弓。韓愈送王填序。子弓之事業不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字曰。子弓。吳淵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七

穎云。漢儒林傳。商瞿受易仲尼。翟傳。魯橋疵子庸。子庸傳。江東。馯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要之孔子嘗稱冉雍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於子弓之門。人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此說差為有據。輔嗣註直無稽耳。

大師擊

大師擊等。孔註以為魯哀公時人。漢書以為殷紂時人。

鄭康成于師擊之始。謂是魯大師名。于大師擊適齊。則以為周平王時人。葉石林云。司馬遷論周厲王事。曰。師擊見之。次則師擊厲王時人。諸說不同。當以孔註為正。漢書古今人表。列師擊以下八人于殷紂時。師古註曰。皆紂時奔走分散而去。禮樂志。殷紂作淫聲。樂官師擊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師古註曰。云諸侯者。追繫其地。刊誤曰。顏云。追繫其地。是謂商以前未有齊楚秦蔡也。不亦謬乎。吳斗南刊誤補遺曰。地名齊楚秦蔡。雖商時固已有之。然擊于縑缺等。實非商人。商紂時固嘗有太師少師抱樂器而奔者。然非擊與陽乃太師疵少師彊也。人表亦列此二人於師擊八人之後。合兩事為一。誤矣。史記禮書云。仲尼沒後。受業之徒沈湮而不舉。或適齊楚。或入河海。以此觀之。此八人者。蓋嘗以雅樂受業於孔子。孔子沒。魯益衰。乃各散去。說者以師擊之始。章是擊去後。而夫子追思之。恐未必然。張子正蒙云。師擊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此說雖似未確。然已不作去後追思解矣。入於河。

四書典故辨正

卷七

七

閻百詩曰。集註河內。漢漢中海海島。並本邢疏。緊貼入字作解。以爲妙矣。而河內之解。則大不可。蓋古所謂河內者。在冀州三百距河之內。非若漢郡之但以懷汲爲河內。史記正義曰。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爲河內。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豈鼓方叔當日去魯。真入冀州河之北乎。抑不過居於河之濱。卽曰入乎。且認煞入字。勢必如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水中可居曰洲。又必如汎彼柏舟在彼中河。中河河中。也然後可。此豈人所居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九

漢而去者。則以爲入於漢耳。邢疏河內漢中之解。正善體入字意。閻氏誤以于河于漢爲居處之地。因欲以河濱易河內。則真認煞入字矣。

魯公

史記周本紀。武王克殷。封功臣。封師尚父于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于魯曲阜。曰魯。魯世家。武王封周公旦于少昊之虛曲阜。周公不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崩。成王少。周公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据此則周公封魯在武王時。魯公就國在成王初年也。考之竹書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十

成王三年。滅殷。殺武庚。遷殷民於衛。遂伐奄。滅蒲姑。四年。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王在奄。遷其君於蒲姑。說者謂魯地卽奄地。必奄滅而後魯可封。愚按漢律。歷志成王元年。命伯禽俾侯于魯之歲。竹書成王八年。命魯侯禽父遷庶殷於魯。是封魯在成王元年。遷殷在八年。定四年。傳所謂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者。指遷殷而言。非謂先滅奄。而因以命魯也。括地志。雖云曲阜縣奄里。里或卽奄國之地。而鄭康成謂奄在淮夷之北。尚書疏作至。卽奄國之地。而鄭康成謂奄在淮夷之北。尚書疏引。云奄蓋在淮夷之地。不言魯卽奄國。故孔仲達以

為亦未能詳。杜氏註左傳謂商奄之民或逆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之。亦不言魯卽奄國。竊疑奄民之散在魯者。魯聚而處之。謂之奄里。猶楚伐陳討夏氏。鄉取一人以歸。謂之夏州。而後人因誤以為卽奄地耳。然則奄滅而後封魯之說。非事實矣。

八士

八士。馬融鄭康成以為成王時人。劉向以為宣王時人。集註既兩存之矣。晉語文王詢于八虞。賈逵註周八士皆在虞官。而卽引論語為証。周書和寤解尹氏八士。孔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聖

晁注武王賢臣。則又為文武時人。按春秋繁露郊祭篇。謂四座得八男。皆君子雄俊。此天所以興周國。以董子與周之言考之。當在文武時。周書克殷解命南宮伯達。遷九鼎。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而南宮适見尙書君奭篇。又宣和博古圖有南宮仲。蓋卽仲突仲忽。故說者謂八士皆南宮氏。似為得之。然國語詢八虞下。又云謀於南宮。則南宮又不在八虞之數。與賈註又不相合耳。陳心叔謂八士亦隱者流。此篇皆紀聖賢流落不偶。遺世獨立之士。引唐蕭穎士游蒙山詩。尙子捐俗緣。季隨

躡遐軌。証季隨之為隱者。愚按季隨季隨。後皆為氏。宋有季隨。蓬蕭詩所指者。未必卽八士之季隨。不可以為據。

予小子履

孔安國註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愚按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上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據此是大旱告天之辭。而孔注以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聖

為伐桀告天者。呂氏春秋慎大覽云。桀為無道。湯憂天下之不寧。與伊尹盟。示必滅夏。商涸旱。湯發師以信伊尹之盟。是大旱正伐桀時。大旱告天。卽伐桀告天也。但此辭見古文尙書湯誥。安國既為作傳。而論語此註。乃不云克夏歸亳。誥萬方。而云伐桀告天。不云湯誥。而云湯誓。不云在尙書。而引墨子。殊不可解。先儒或疑孔傳為偽。以此觀之。良不誣矣。

大賚

朱子或問以錫予善人為克商賞功之時。卽樂記所謂

將帥之士使為諸侯者則大賚指分封不指散財發粟
任翼聖云集註引書云此言所富者皆善人見文雖與
書同而專指富善人與書四海異引詩序賚所以錫予
善人云義蓋本於此見義確與詩序同此說善體註意
良為確解其曰善人是富者洪範既富方殺孔傳云以
爵祿富之王伯厚云五福言富不言貴先王之世貴者
始富賤者不富也此富字之義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二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孟子

孟子七篇唐林慎思謂非孟子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
韓文公亦云萬章公孫丑所會集晁公武曰今考其書
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諡夫死然後有諡孟子所見諸侯
不應皆前死後人追為之明矣愚按諸侯之諡安知非
後人所加夫孟子自作書司馬遷趙岐皆云然林韓何
從而識其為萬章公孫丑所記耶宋馮休敢于剛孟實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此說有以啟之

孟子生卒

附

孟子生卒史記不載小司馬索隱謂卒於周赧王之二十
十六年壬申享年八十有四留青曰札、聘雨紀談並同
獨其所生之歲索隱謂在周定王三十一年日札紀談
又作三十七年瞿九思謂定王崩後三十餘年孔子乃
生年次甚左若以定王為貞定王去孟子卒時亦百四
十餘年且定王在位止二十一年貞定在位止二十八
年安得云三十一年或三十七年哉因定以為周烈王

四年已酉與八十四歲之數合。禮樂錄謂孟子卒年七十四。近四書類典賦年表載孟子生於周安王七年丙申。卒於赧王壬申。壽九十有七。並無據。

孟子字附

孟子字。自司馬遷班固趙岐皆未言。魏徐幹作中論序云。孟軻荀卿。懷亞聖之才。著一家之法。皆以姓名自書。至今厥字不傳。原思其故。皆由戰國之士。樂賢者寡。不。早絕錄耳。是直以孟子為逸其字矣。今世所稱子輿者。出傳元所著傳子。稱子車者。出孔叢子及王肅聖證論。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一又作子居。未知孰是。

孟子見梁惠王

史記孟子列傳及蘇氏古史。俱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至梁。據通鑑則先遊梁而後至齊。見宣王。朱子序說。亦未能定。愚謂孟子於齊梁間行蹤先後。當以六國年表及魏世家為據。不當以孟子列傳為據。按年表魏惠王三十五年。齊宣王之七年也。是年特書曰。孟子來。與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卑禮厚幣。以招賢者。而孟軻等。至梁。正相符合。若孟子於齊宣七年以前。先已遊齊年。

表何以不書。則孟子傳所謂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而後適梁者。乃史公駁文。非事實也。以孟子本書觀之。篇首即載見梁惠王諸章。及見襄王。有出語云云。自此以下十數章。皆在齊與宣王問答事。此其先後蹤跡。較。然可知。不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以合伐燕殺噲之事。然後見孟子之先遊梁而後至齊也。顧亭林云。竹書紀年。魏惠王三十六年。收元。又十六年卒。至襄王立。謂之今王。又二年。燕王噲讓國於其相子之。又二年。齊人伐燕。取之。又二年。燕人畔。與孟子之書。先梁後齊。其。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事皆合。史記謂孟子以惠王三十五年至梁者。誤以惠

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故也。愚按竹書但紀魏惠襄之年。而不著齊宣潛之年。據史記。周顯王四十五年。梁襄王十一年。是年齊宣王卒。潛王立。竹書以襄王之。年為惠王收元之年。則惠王之卒。後於齊宣惠卒。而孟。子始去梁適齊。豈復及見齊宣王哉。是必如通鑑移下。宣王十年。乃與孟子書合矣。今但據史記。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明年惠王卒。襄王立。而孟子去梁適齊。當。齊宣八九年之間。此不待移下齊宣之年。而自與孟子。

書合則據竹書不如據史記也。

靈臺

靈臺之詩。小序云。民樂文王有靈德。孫奭正義曰。言文王之德。化行如神。靈之所至。據此則靈臺。因文德命名。說苑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其義正與小序合。朱子詩傳曰。言其倏然而成。如神靈所為。此據詩中不日成之而言。按鄭箋云。不日謂不設期日而成之。趙岐註亦云。不與之相期日。限。國語引此詩。韋昭註。不課程以時日。前儒諸經皆如

四書典故辨正

此則集傳倏然而成之說。似亦未確。不如序義為長。毛大可又謂靈臺舊名。自堯以來有之。引漢書地理志。濟陰成陽有堯臺為證。愚按漢志云。濟陰成陽有堯冢。靈臺。水經注。成陽城西二里有堯陵。陵南一里有堯母慶都陵。稱曰靈臺。蓋陵墓稱靈臺。如山海經。帝嚳臺。帝堯臺。皆是。毛氏剛漢志冢字。以為堯之臺名。謬甚。

靈囿

東陽許氏曰。文王繼體即位。本都岐。在位四十六年。遷邠。又三年。遷豐。作靈臺。七十里之囿。在岐山舊都。何義

門讀書記曰。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內。皆岡嶺林麓。為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則在辟雍之旁。不過一

射圃耳。據許何之說。靈囿非七十里之囿。靈囿在豐。七十里之囿在岐。閻潛邱四書釋地曰。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王伯厚以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註於下。余謂在今鄠縣東三十里。正漢地理志所謂文王作鄠。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為九州膏腴。香。文王當日弛以與民。恣其芻蕘以往。但有物以芻界

四書典故辨正

之。遊名之曰囿。云爾。此實作邑於豐時事。非初岐山事也。豐去岐三百餘里。後漢武帝建元中。舉籍蓋屋鄠杜。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即其處。又曰。文王治岐。不過曰澤梁無禁。詎容有囿至七十里。任樵者獵者以往。自是在位四十九年乙丑。徙都豐。於豐作靈臺。臺之少右。作靈囿。囿之中作沼。葦原就南山下一片土。為之。林木茂密。禽獸繁多。方克如是。據閻氏之說。靈囿即七十里之囿。在豐。而不在岐。愚按周禮。囿人掌囿游之禁。鄭註。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也。賈疏。孟子文王之囿方七

十里是田獵之處。今此云禁故知非大圃。是小苑觀處也。據此則靈囿是游觀之小苑。七十里之圃乃四時田獵之所。與三靈不同處。趙註亦以為在岐。疑許何之說為是。三輔黃圖云。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靈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愚按鄭康成謂囿沼同言靈。即於臺下為囿沼。據黃圖則三靈相去甚遠。王厚齋因以為即七十里之囿恐未然也。

五畝之宅

五畝之宅。孟子未言其所在。穀梁傳謂民居在公田中。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七

鄭康成賈公彥謂在都城中。班固趙岐謂在田在邑各二畝半。朱子集註從之。愚按毛詩甫田疏云。孟子言其中為公田。則中央百畝共為公田。言八家皆私百畝。則百畝皆屬公。若二十畝為廬舍。家別二畝半。亦入私。則家各私有百二畝半。何得為八家皆私百畝。則民居在公田。及二畝半在田之說非矣。國語管子曰。先王處農就田野野處而不暱。韋昭註國都城郭之域。惟士工商而已。農不在焉。則民居在都城及二畝半在城之說非矣。李彭山讀禮疑圖曰。農民所宅必是平原可居之地。

另以五畝為一處。不占公田。然取於便農功。週饒餉。去田亦不宜遠。其所聚居。或止八家。或倍八家以上。各隨便宜。合為一邑。置堡以相守望。故舉成數言。則有十室之邑。千室之邑。非必都邑。然後為邑。而都邑亦豈可以寓農民哉。農民之宅。鄉里也。即制里而導其妻子養老者也。國中之屋。市廛也。但為士旅寄居之所。工商懋遷之區而已。此說最明。足正諸儒之謬。或引信南山詩。中田有廬。以証公田為廬舍之說。此不然。詩所謂廬。蓋即田畔稍高處。苫小茅舍。以便憩息。避風雨。故曰廬。明非宅也。曰曷場。明不在公田中也。曰有瓜。明不可植桑也。此與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之地。迥別。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五

七

東敗於齊。史記魏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使龐涓將。而令太子申為上將軍。與齊人戰於馬陵。齊虜魏太子申。殺將軍涓。軍遂大破。愚按齊救趙。敗魏者。桂陵之役。救韓敗魏者。馬陵之役。魏世家俱以為救趙。與國策異。而孫臏傳又以為救韓。則自相矛盾矣。又國策蘇代說齊閔王篇。

曰昔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用衛鞅之謀。說魏王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悅于衛鞅之言。故身廣公官。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于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此又與前策不同。戰國時紀載之異如此。

西發地於秦七百里

魏世家。惠王十七年。與秦戰元里。秦取我少梁。商君傳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八

秦孝公遣衛鞅將兵伐魏。襲虜公子卬。魏割河西地以和。此即所謂喪地七百里也。集註云。魏數獻地於秦。考之史記。魏數獻地不在惠王之世。惟襄王五年。獻秦以河西之地。七年。又獻上郡地。皆惠王身後事。故毛大可極嘗集註之錯。愚按竹書。魏惠王三十六年。改元稱一年。又十六年。而稱惠成王卒。則史記襄王之年。乃竹書惠王改元之年也。通鑑從竹書。朱子亦言惠襄哀之年。竹書甚明。史記蓋失其實。故綱目於周烈王六年。註云。魏惠王登元年。至顯王三十五年。註云。魏惠王一年。慎

魏王二年。書魏君薨。卒前後凡五十一年。則此註以襄王事屬之。惠王者。據竹書也。但孟子於惠王三十五年。至梁。梁不能用。必無更歷後十六年。乃去。梁之理。毛氏不以此議集註。而直謂其以後王事屬之前王。則過矣。南辱於楚。

按史記魏世家及楚世家。惠王在位三十六年。未嘗與楚構兵。故南辱於楚。趙註孫疏。俱闕其事。惟戰國策載魏圍趙邯鄲。楚使景舍救趙。取魏睢澁之間。乃惠王時事。包少東以此為南辱實證。集註引與楚將昭陽戰。考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九

史記昭陽攻魏。在梁襄十二年。魏世家所稱楚敗我襄陵者。而在楚世家則云。懷王六年。楚使柱國昭陽將兵而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此襄王時事。而註引之者。亦據竹書。惠王改元。又十六年之說也。甘泉麟曰。睢澁之取。為楚宣王時事。正與惠王同時。南辱指此無疑。但史記趙魏世家。俱言齊救趙。敗魏于桂陵。而不言楚。然考國策。景舍謂楚出兵。以為趙援。而齊秦應楚。安知當日非齊楚各救邯鄲。齊敗魏于桂陵。而楚取魏睢澁。史記畧楚而祇言齊乎。且史記于楚宣王三十年中。不

載一事故知太史公之脫畧也。

數鐘

數鐘。趙註云塗其數。孫疏以為厭變怪。禦妖。數二說不同。按數之義有三。如雍人。數廟。數門夾室。小子。數社。稷五祀之壇。坤。固師。數。廡。司約。數。藏約之戶。此是被除不祥之義。大司馬。泣。數。軍器。小子。數。邦器及軍器。則是。爾。縫。罅。使。完。固。之。義。大司馬。泣。數。主。龜。人。數。龜。大。史。數。龜。筮。天。府。數。寶。鎮。寶。器。則。又。取。其。膏。澤。護。養。精。靈。之。義。鐘。為。邦。器。數。是。塗。其。罅。隙。疏。說。非。也。

四書與故辨正

卷十一

北海

北海即勃海與泰山皆就齊地言之左傳楚子使言于齊侯曰君處北海是也亦名少海韓非子齊景公與晏子遊于少海是也。謂之裊海齊語渠弭于有。百韋昭註渠弭裊海是也。朱子謂自古無人窮至北海蓋北海去中土最遠。史記漢書所謂奄蔡國臨北海。蘇武等幽于北海者塞外得水皆名海非真北海也。

折枝

為長者折枝。趙註以折枝為按摩。枝同肢體之肢。折手

節解罷肢也。此卑賤奉事尊長之節。集註以為折草木之枝。似于為長者無意義。不若趙註為長。郝仲與云。屈抑腰肢。見長者之禮。此說又與趙氏異。亦可備一解。

管

鄭司農曰管如箎。六孔。說文亦曰管六孔。十二月之音。鄭康成曰管如笛而小。併兩而吹之。今大予樂有焉。廣雅云管象簫。長尺圍寸。八孔無底。夫併兩吹之。則象簫之說信矣。而云八孔則非也。又按管六孔。禮圖止五孔。殆并上出之吹孔而為六與。

四書與故辨正

卷十一

箎

箎如笛。鄭康成郭璞皆云三孔。而毛萇以為六孔。廣雅以為七孔。愚按爾雅大箎謂之產。其中謂之仲。其小謂之葍。箎有大小。故孔有多寡。三孔曰葍。六孔曰仲。七孔曰產。始于三孔。主中聲而上下之後。倍之以應六律。又皆一以為七音。諸家各舉其一言之耳。三孔者舞時所執。蓋右手秉翟。左手止能開閉三孔也。季彭山詩說曰舞與吹本二事。而不可相兼者也。豈有右手秉翟以舞而左手執箎以吹之理乎。竊意舞入庭下。當合樂之

後其去堂上之樂則既遠矣。而堂下之樂亦有編懸之隔。或不相聞也。則舞者吹箏以先之。而箏始于黃鍾之管。聲氣之最先者也。故使舞者先吹。而堂下之樂。知羽箏之鼓動也。乃合作焉。于是舞者應節以舞。但以舞成而箏不終奏也。此說按之經傳皆不合。姑存以備參。

以過徂莒

以過徂莒。趙註以過止在伐莒者。此以莒爲國名。按韓非書云。文王克莒。莒之爲國名。有明徵也。詩作徂旅。恐誤。路史嘗辨之曰。彼上方言整旅。而此遽云徂旅。其不

爾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七

然昭矣。春秋紀子帛莒子盟于密。莒紀密之近也。王之伐密。於此過其徂莒之師。戡亂除禍。理必從其亟。宜莒之爲正。云若魯詩以阮徂其爲三國。鄭康成亦云。阮徂共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并以徂爲國名。此則非是。

轉附朝儻

轉附朝儻。二山自來莫知所在。管子戒篇載桓公問管仲語。與此畧同。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琊。亦不知猶轉斛何地也。正義曰。據顧野王釋云。澗水名。出南陽。恐誤。澗爲舞。按南陽不屬齊。非景公遊觀所及。趙氏慈

謂轉附作轉斛。屬萊州。亦無所據。路史以朝爲湖。言景公欲遊海。視湖舞。無論傳會。且轉附又作何解。景公傳謂轉附乃太公之墓。卽武陵朝儻乃桓公之墓。卽穆陵。此尤謬妄。據檀弓。太公反葬于周。據皇覽。太公冢在臨菑縣城南。去縣十里。括地志。桓公墓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則轉附朝儻非墓地也。惟閻氏釋地。謂二山當在海之東盡頭處。如成山。召石山之類。登之可以觀海。惟至海盡頭。然後回轍循海之濱。西行以南至琅琊。亦可觀海焉。此雖臆說。大畧近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七

明堂

明堂之制。聚訟紛然。考工記以爲五室。月令以爲四室。十二室。大戴禮以爲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爲複道。上有樓。名曰昆侖。鄭康成以或舉宗廟。或舉王表。或舉明堂。爲互言之辭。蔡邕亦云。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其說不一。吳斗南獨謂明堂有壇。埠而無屋室。其言曰。儀禮諸侯覲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以木爲之。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元下黃此蓋明堂之制也。鄭康成但以爲會盟之儀。夫明堂所以祀上帝及五帝而因以覲諸侯者也。今知其爲會盟之儀而不知其爲明堂。是知二五而不識十也。明堂者以其加方明於其上。壇而不屋。故曰明堂。官謂起土爲埽而已。荀卿書曰。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使治可矣。楊倞註明堂壇也。謂巡狩至方岳之下。會諸侯爲壇。加方明於其上。按荀子疆國篇雖爲之築明堂於塞外。而朝諸侯使殆可矣。楊倞註明堂天子布政之宮於塞外三字衍殆。庶幾也。與此所引不同。此疑誤。然則方明之爲明堂。先儒其知之矣。周禮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鄭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論

註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上。中等下等。爾雅。邱三成爲昆崙。所謂昆崙者。蓋如此。而公玉帶乃謂複道有樓。甚者紛爭於階闥戶牖之間。與夫依倣象數之類。不知古之明堂。未始施屋室也。愚按明堂爲祀帝之所。則當爲壇埽。蓋天帝之尊。不可卽官室。行事斗南之言是也。但謂明堂本無屋室。則其論又偏。覲禮記。王設几俟於東箱。諸侯之駕不入王門。奠圭纁上。若無屋室。豈有王於露地。設几席者。且何以稱東箱也。家語。孔子適周。觀乎明堂。視四門。鼎有堯舜與桀紂之象。而各有

善惡之狀。與廢之誠。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此明堂有屋室之證。王晦叔嘗者論曰。明堂有壇有官。周公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蓋卽其壇而祀之。輔成王負扆以朝諸侯。蓋卽其官而朝之。此論折衷至當。公玉帶以下紛紛之說。固不足據。斗南乃盡掃而空之。則又過矣。明堂宗祀。孝經樂記祭義。均未言祭在何時。漢唐諸儒以月令季秋大饗當之。愚謂月令之大饗。卽冬至之郊。而非明堂宗祀之禮。何以言之。按月令仲秋命宰視循行犧牲。視全具。案芻豢。瞻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論

肥瘠。察物色。必比類。量小大。視長短。皆中度。五者備當。上帝其饗。言選擇羣牲也。至季秋則大饗。帝及嘗祭。犧牲皆告備於天子。此宰祝復命也。古者享帝之牲。繫于牢。芻之三月。自仲秋選牲。至仲冬郊祭用之。所謂帝牛。必在滌。三月也。故犧牲告備之下。遂言合諸侯制百縣。爲來歲。來歲十月也。秦受朔日。與諸侯所祝于民。輕重之法。貢職之數。以遠近土地所宜爲度。以給郊廟之事。其文義一貫。至爲明白。而漢人割裂之。指大饗爲禘祭。五帝後儒因以爲明堂宗祀。行于季秋。乃臆說耳。家益

公云周禮大司樂有冬至圓丘所奏之樂。有夏至方丘所奏之樂。有宗廟所奏之樂。三者皆大祭祀也。宗祀明堂。乃無半言及之。大宗伯夏見曰宗。意成王嘗因夏見諸侯于明堂而祀文王。孝經特舉一時之盛。而非後世常行之禮。季彭山云。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先王之有功德于一方者配之。而非國中復有一明堂之祭。近時許譽卿云。太抵六年五服一朝。乃舉此祭。是三說者亦第以意度之。而並無所據。然則宗祀之禮。以何時舉行。經無明文。不可考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六

走馬

程泰之雍錄。古皆乘車。今古公曰走馬。或已變乘為騎。蓋不暇駕車。閻百詩非之曰。按樂師云。行以肆夏。趨以采齊。釋名云。疾行曰趨。疾趨曰走。車既可謂之趨。亦可謂之走。愚按變乘為騎。世謂始自趙武靈王。然古稱黃帝以車戰。蚩尤以騎戰。又公羊傳。載齊景公唁昭公于野。并據鞍為几。左傳。左師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劉炫謂欲與公單騎而歸。則右之有騎。明矣。况邠。近西。戎走馬。或泰西戎之俗。程說未可非也。

率西水滸

註云水滸。不言何水。詩鄭箋以為沮漆之水。則按趙氏惠曰。沮漆在邠地。二水東流。亦過周岐山。東入渭。邠在岐山之北。則自邠踰梁山至岐下。當率岐水之滸耳。程泰之雍錄。邠在岐西北二百五十里。自邠而南一百三十里為奉天縣。有梁山。渭水在梁山之南。循水西上。可以達岐。所謂率西水滸。至于岐下也。二說皆謂既踰梁山而後率水滸。水滸非沮漆。史記言古公渡沮漆。踰梁山先渡而後踰。非率也。鄭氏以為沮漆之側。恐非。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七

萬鎰

趙註以鎰為二十兩。服虔韋昭並云二十兩曰鎰。孟康買逵則以鎰為二十四兩。鄭康成又以為三十兩。毛大可云。考周制以十六兩為一斤。而秦制改斤為鎰。則鎰者斤之更名。即十六兩也。故漢志黃金百斤。註謂此周之斤名。高帝賜張良金百鎰。註謂此遵秦制而為言。則一鎰為十六兩。此確據矣。通雅云。鎰當以二十四兩為是。台三埒之數也。經無明文。未知孰是。齊人伐燕。

伐燕殺噲。通鑑大事記高誘吳師道皆主戰國策謂宣王。蘇子由古史。鮑彪國策註皆主史記謂是僭王。朱子集註雖前後俱指伐燕殺噲事。繫之宣王。而序說中仍疑而不斷。黃氏日鈔曰齊伐燕有二事。燕文公卒。易王初立。齊宣王因喪伐之。取十城。是卽梁惠王篇所載伐燕事。稱宣王者。孟子作于宣王已歿之後。故以宣稱。而趙岐註亦稱齊宣王也。齊僭王後又伐燕。則乘燕噲子之亂。公孫丑篇所載。沈同問燕可伐者也。止稱王者。孟子時僭王尚在。未有宣可稱。故趙岐註亦止稱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七

七

也。蔡虛齋家引鍾伯敬真考陸稼書國策去壽並主黃氏之說。汪武曹獨難之云。齊僅取燕十城。何得云五旬。舉萬乘之國。何得云取。燕何得云倍地。燕十城雖失。易王王燕如故。何得云置君而去。然則公孫丑篇所載伐燕事。卽梁惠王篇所載一事。其辨駁明快。予甚趨之。顧猶因其未有確據。無以明其必然。反覆參考。乃於孟子書得一証焉。夫孟子去齊時。答充虞之問。嘗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考史記年表。齊宣之立。在周顯王二十七年。已卯。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距武王伐紂之

年計七百九十八年。中間有伐燕事。孟子因而去齊。故曰七百有餘歲。若伐燕在齊潛之十二年。已酉。爲周赧王之三年。上距周初八百有九年。何以云七百餘歲乎。則伐燕伐噲。乃宣王時事。史記屬之潛王。非也。但據年表。燕噲卽位在慎靚王元年。乃齊潛之四年。與宣王不相值。通鑑因移下宣王卽位十年。以伐燕事繫之。赧王元年。丁未。爲宣王之十九年。則伐燕爲宣王而燕噲爲潛。仍與孟子不合。且距周初八百有六年。亦與七百餘歲之語不合。故愚謂伐燕殺噲。當從通鑑作宣王事。宣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一

七

七

卽位之年。當從史記作周顯王二十七年。燕噲與齊宣前後相左。當移上。燕噲之年。以合齊宣。不當移下。齊宣之年。以就燕噲。蓋燕之世次。載在史記者。自召公以下九世皆無名。又有二惠侯。二釐侯。三桓侯。二文侯。索隱謂燕遠。國史失之。是燕世家所載。本非實錄。况又有孟子七百餘歲之語。爲證。則燕噲之年。可移而齊宣之年。不可移。灼灼明矣。

丙申。客授長沙。與及門論伐燕事。因定此條。後見遺喜齋大全。始知閻潛邱已有此說。益自喜所見畧同。

王元二年間。應無據。洪容齋曰。薛自奚仲受封。歷商至周末。始為宋王偃所滅。此蓋據國策占雀篇宋王偃滅滕伐薛而云然。然按史記年表。齊湣王三年。封田嬰于薛。三十八年齊滅宋。殺王偃而分其地。薛果為宋所滅。則齊之有薛。當在滅宋分地之後。安得湣王三年已封田嬰于薛乎。國策此文最不足據。詳見十五卷宋王偃滅滕條。

梁山

雍州有二梁山。一在韓城縣西北。詩所謂奕奕梁山。將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七

禹貢治梁之梁山也。一在乾州西北。西南接岐山縣界。太王所踰之梁山也。元和志以此山為治梁之梁。非是。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三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公孫丑

陶淵明羣輔錄八儒篇。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淨精微之儒。或疑公孫氏即孔子弟子公孫龍。朱竹垞謂公孫龍不聞傳易。晉太康二年。汲郡人發魏冢。得竹書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公孫氏之易。因考定傳易者為公孫段。雖未知是否。然公孫氏與子思子張並稱。必非孟子弟子公孫丑也。樂正氏傳春秋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亦非樂正克。鍾伯敬翼考以為孟子弟子謬矣。一統志。兗州府鄒縣西北十里。地名南公孫。有公孫丑墓。按丑為齊人。而墓乃在鄒。方之玠謂孟子去齊。丑實從焉。遂留而不返。孟譜言孟子之子墨。嘗從學於公孫丑。其晚年所造。殆未可量云。

曾西

曾西。趙註以為曾子之孫。王伯厚曰。經典序錄。曾申字子西。曾子之子。愚按曾子二子元申。見檀弓。而大戴禮云。曾子疾病。曾元持首。曾華抱足。華即申之字也。申既

字華。不當。又字子西。曲禮孔疏亦以晉西為曾子之孫。疑趙註為是。

自武丁至紂凡七世註

問潛邱曰。殷本紀自武丁至紂凡九世。集註云七世者。得毋以祖甲為祖庚之弟。庚丁為廩辛之弟。并兄弟子一世乎。然則國語何以云帝甲亂之七世而殞。仍數庚丁。此紀上文自仲丁以來比九世。亂皆數其弟乎。古所謂世者。蓋指在帝位歷年而言。無論其行輩也。愚按何義門讀書記七世。元板七作九。則註原不誤。鈔本謬耳。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二

微仲

宋世家微子啟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家語微子卒其弟曰仲思。名衍。繼微子後。呂氏春秋紂母生微子與仲衍。其時尚為妾。改而為妻。生紂。則微仲者微子之弟也。漢書古今人表于微子注曰紂兄。微仲注曰啟子。閻百詩力主之。謂啟既帝乙之元子。封于微。行果屬次子。王畿千里。豈少閒土。斷無兄弟並封于一國之理。此說不然。檀弓孔疏云。行亦稱微者。微子封微。以微為氏。故弟亦稱微。猶春秋虞公之弟稱虞叔。祭公之弟稱祭叔也。

蓋國君介弟。原得稱兄之國號。以為號。孟子任君之弟。稱季任亦其例也。而門氏以兄弟並封為疑。非通人之論矣。檀弓微子舍其孫。膺而立衍。鄭註微子適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北齊刁柔曰。然則殷適子死。立適子之母弟。愚按詩大明疏引鄭康成書序註云。紂母本帝乙之妾。生啟及衍。後立為后。生受德。是鄭本以衍為微子之弟。非謂立適子之弟也。刁柔誤解鄭註。不可為據。

膠鬲

膠鬲。孟子與微箕比干並稱輔相。固商之賢臣也。乃呂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三

氏春秋誠偽篇云。文王沒。武王立。使叔旦就膠鬲于四內。而與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一似武王以富貴要膠鬲。使之與周通謀者。此必無之事。果爾則膠鬲不得為賢人。武王周公又惡得為聖人乎。且此說之謬妄。吾請即以本書折之。貴因篇云。武王伐殷至洧水。殷使膠鬲侯周師。曰。師將何之。無我欺。武王曰。將之殷也。當伐殷時。膠鬲猶未知師之所往。則其不與同謀可知矣。又云。武王入殷。問膠鬲殷之所以亡。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王與周公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

之周公曰此君子也以其主惡告王不忍為也然則膠鬲固忠臣且不忍言其主之惡而忍有二心于其主乎日中弗得殆不知其所終矣國語妹喜與伊尹亡夏妲己與膠鬲亡殷此無稽之邪說當以孟子之言為正

鉉基

鉉基趙註云耒耜之屬愚按漢書作茲具周禮雍氏春始生而萌之註萌之者以茲其斫其生者疏漢時茲其即今之鋤也顏師古急就篇註鉉去草之物也一名茲其韋昭國語註以耨為茲其鉉為鉉恐非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孟施舍

趙註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愚按孟施當為複氏魯有少施氏係魯惠公子施父之後見雜記鄭註疑孟施氏亦出於施父也趙氏以施為發語聲如於越句吳之類恐非

鳴鴉之詩

孔氏書傳于金縢篇我之弗辟訓辟曰法解作致辟于管叔之辟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解作東征以殺管叔朱子詩傳仍之因謂既誅管蔡始作鳴鴉按孔子序

鳴鴉詩于祖東前則東征自在作鳴鴉詩後居東當從蔡氏解作居國之東越絕書云周公避位出巡於邊其証也鳴鴉乃居東所作此時二叔雖布流言未有叛道之迹自公居東之二年始廉得其實所謂罪人斯得也其為詩貽王而托于鳥言正以其反形未露故王既得詩疑信難決亦未敢謂公也及風雷感悟迎公以歸二叔自知陰謀既破舉兵以叛然後公以王命征之朱子後來與蔡氏帖已不從孔傳特未追改詩註耳偽申培詩說以居東為避居于魯謬甚斯時流言既播王方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疑公公乃憫然據國自處嫌疑之間此郭汾陽所不為而謂周公為之耶况王發金縢後出郊迎公以其居國之東也若是居魯豈有自西岐至東魯迎公之理茅順兩仇滄柱俱誤信其說故并辨之

屋無夫里之布 屋是國中左右各三區之民居所謂願受一屋而為氓者第二節市屋是國中最後一區商賈居之集註混而為一非也周禮閭師凡民無職者出夫布載師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即此夫里之布是已註中止據載師而不

及問師。又添出家征一項。蓋因舊註而誤。朱子謂載師所云。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不毛不耕。謂臺池苑囿之屬。民無職事。又是其家所養浮泛之人。問師民無職者。方是庶民。故其出前重而後輕。任翼聖申之曰。夫布是罰那游手之民。里布是罰那公卿佔民田爲亭臺池沼者。蓋游民惰于農。故罰以一夫所耕之稅。民受田百畝。入稅十畝。則一夫百畝之稅。實十畝也。至公卿奪民可耕之田而爲燕樂之地。故其罰重于民數十倍。若民所受五畝之宅。卽不種桑麻。問師罰之。亦止生不帛死。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未

與夫布其異如何。鄭荅云。夫家之征者。田稅如今租矣。夫布者。如今籌斂。在凡賦中者也。按鄭氏解。兩夫字。不同。今既引問師以釋夫布。則解夫字。不當仍用一夫百畝之稅之說。夫布者。論丁出錢以爲賦。猶漢口稅之法也。漢口率出泉。概施之有職。周則惟施之閒民而已。里布有三說。鄭註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王明齋曰。里布以宅里得名。蓋均授以宅里。彼則構屋皆滿而不毛。故有里布。非出二十五家之布也。金氏瑤曰。里布。嬪婦之貢。里宰所徵。故曰里布。里宰徵歛其財賦是也。三說不同。並存之以備參考。七

歷山 註

按水經注。歷山有四。一云河東郡南有歷山。謂之歷觀。舜所耕處也。有舜井。媯汭。二水出焉。一云雷澤西南十許里有小山。孤立峻上。謂之歷山。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一云潒水出歷城縣故城西南。城南對山。山上有舜祠。書舜耕歷山。亦云在此。一云下落城西南四十里有潘城。城西北三里有歷山。山上有舜廟。既四說並存矣。又云鄭康成謂歷山在河東。皇甫謐或言今

濟陰歷山是也。與雷澤相比。余以鄭言為然。故揚雄河水賦曰。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于河之巖。今雷首西枕大河。枚之圖緯。於事為允。則主河東之說矣。曾子固齊州堂記曰。康成釋歷山在河東。世之好事者。因媯水出于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耕稼陶漁。皆舜之初事。在一時。地宜相近。今河濱雷澤。皆在濟陰。則歷山不應獨在河東。舜娶二女。後乃居焉。汭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于孟子圖記謂齊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王伯厚通鑑地理通釋。方密之通雅。皆主齊州歷城。閻氏釋地。主河東。今亦不能定其孰是。姑兩存之。至李石續博物志引周隱之風土記。謂歷山在越州。此則出於傳會。謬妄無疑。

河濱註

陶於河濱。皇甫謐謂在濟陰定陶。括地志。陶城在蒲州河東縣北三十里。卽舜所都也。南去歷山不遠。何必定

陶。愚按水經注。雷澤西北有陶墟。郭緣生言舜耕陶所。在墟阜。聯屬。濱帶瓠河。則河濱卽瓠子河之濱。在濟陰。而括地志以歷山河濱。皆在河東。未知孰是。

雷澤註

漢地理志。雷澤在濟陰成陽縣西北。括地志。在濮州雷澤縣郭外西北。水經注。雷澤在大成陽故城西北十餘里。其陂東西二十餘里。南北十五里。卽舜所漁也。愚按雷澤縣本漢成陽縣。三說並同。墨子。舜漁於濮澤。通典。澤州陽城縣有濮澤水。澤州今屬山西。此又別是一說。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塗炭

卽月林云。坐于塗。恐其汚。坐于炭。恐其焚。愚按書仲虺之誥曰。民墜塗炭。孔傳云。若陷泥墜火。蔡傳亦云。塗泥。炭火。卽說本此。然書傳以炭為火。猶詩言王室如燬之意。其義可通。此云坐於塗炭。是言其汚。乃無火之黑炭耳。若是炭火。豈必朝衣朝冠而後不坐哉。趙註云。塗泥。炭墨。則非炭火明矣。

郭

集註。郭外城。毛大可云。郭廓然無城之名。惟無城。故魯

之國郭都邑郭皆無城者。至春秋避齊難。如城成郭城。西郭郭者郭也。謂郭是外城。錯矣。愚按釋名郭廓也。廓落在城外也。並不言無城。左傳魯定公侵齊。攻廩丘之郭。主人焚衝。或濡馬褐以救之。遂毀之。夫衝者攻城之具。詩言臨衝以伐崇墉。戰國策言攻城舉衝櫓。又言千丈之城百尺之衝。是也。無城焉。用衝為至魯之城。成郭城。西郭則以城不皆郭。故因備敵而增築之。若據此謂郭本無城。則春秋書城祝邱。城向城諸及防。豈城亦無城乎。管子云。內之為城。外之為郭。則城是內城。郭是外城。又何錯焉。若春秋城中城。杜註中城魯邑在東海厚邱縣西南。厚邱今本作廩邱。按東海無廩邱。後漢志東海厚邱縣。註引杜氏中城在此。是杜元作厚邱。今正之。而禮書謂是內城。此則陳用之之誤。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環而攻之。周禮春官箬人九曰箬環。鄭註環謂筮可致師不也。孔疏環與環人字同。環人掌致師。知此經筮環亦是主致師以下之事也。愚按孟子環而攻之。之環即周禮筮環之環。環而攻之。謂筮而攻之也。攻之則筮吉。故曰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雖筮得天時之吉而不能克。

之是天時不如地利也。曩曾於曹月川語錄中得此說。嘆為確解。集註以環為四面攻圍。則環攻與得天時不甚融洽。故須以曠日持久四字添補聯綴之。不如此說之直截而有根據也。

平陸

備考引平陽府之平陸縣。愚按此平陸漢為大陽縣。屬河東郡。並非齊地。唐書地理志天寶元年太守李齊物開三門以利漕運。得古刀有篆文曰平陸。因更名。則唐以前此縣猶未稱平陸。矧孟子時乎。閻潛邱曰。漢東平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三

國有東平陸。即田齊世家所云魯敗齊平陸者。古為厥國。孔子時為魯中都地。爾時屬齊為齊之邊邑。田齊世家云。有陶平陸。梁門不開。張守節曰。平陸唐兗州縣。即中都在大梁東界。故知為邊邑。愚按間說甚駁。更證以史記封禪書。漢書郊祀志云。蚩尤在東平陸。監鄉齊之西竟。又知為齊西竟之邊邑。但以東平陸為古厥國。即魯之中都。此稍欠審。按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東平陸。故城北。應劭曰。古厥國也。又西南逕致密城。郡國志曰。須昌縣有致密城。古中都也。即夫子所宰之邑。據此。則

東平陸為厥國須昌為中都其地相近後漢省平陸入須昌遂合而為一耳

持戟之士

持戟之士衛士非戰士失伍謂前驅行列不整怠事非逃陣去之謂罷遣之非殺也若作殺則下接失伍句亦太唐突矣閻潛印引史記商君列傳持矛而操關戟者旁車而趨彘政列傳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眾以証此持戟之士是為大夫守衛者孟子即所見以為喻此說得之郝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三

班也去之罷去也亦指守衛者言

靈邱

靈邱即史記田齊世家所謂三晉來伐我靈邱者趙岐註但云齊下邑正義引漢書地理志代郡有靈邱是誤以趙之靈邱應劭曰趙武靈王塞其東南二十里故縣氏之為齊之靈邱而不知齊境不得至代也史記正義靈邱河東蔚州縣時屬齊胡三省通鑑註以為即漢清河郡之靈縣皆臆度之說于欽齊乘今滕縣東三十里明水河之南有靈邱故城亦未知何據周氏釋地曰趙世家惠文王十四年樂

毅將趙秦韓魏燕攻齊取靈邱明年燕獨深入取臨淄加以蚍蜉去王遠無以箴王闕特辭靈邱請士師足徵為齊之邊邑但實不知其所在耳

齊卿之位

毛大可曰諸侯之卿有左師右師如宋有右師華元趙有左師觸龍皆是正卿王驩時為右師故曰齊卿之位集註云攝卿趙註云後為右師總疑蓋大夫是邑宰名如邾大夫邾邑大夫之類不當與右師作同時稱耳不知蓋大夫者大夫加邑號之稱如晉卿趙氏以守原名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三

原大夫楚司馬沈氏以食葉名葉公非止邑宰專稱也愚按左傳凡大夫加邑號者皆治邑之大夫僖二十五年傳晉趙衰為原大夫二十七年傳命趙衰為卿則當其守原之日未為卿也楚僭號縣尹皆稱公如申公鄖公白公之類皆邑大夫惟葉公嘗為令尹司馬以老于葉故始終稱葉公此固不可為例者王驩為蓋大夫猶距心為平陸大夫非卿也當以集註攝卿之說為是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贏自齊葬魯蓋喪在齊而葬於魯者列女傳孟子處齊有

變色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云云。則知母蓋同在齊。自齊葬於魯。則知母即沒於齊。而以母喪歸葬也。既葬之後。宜終喪于家。曷爲而遽反于齊。郝京山曰。此反齊而拜君賜也。禮凡尊者有賜。必明日往拜。惟喪禮則歛之明日。但拜君命及衆賓。而不拜棺中之賜。故贈襚之賜。至三月歸葬後。然後反齊而拜賜。顧亭林曰。自齊葬魯。言葬而不言喪。此改葬也。禮改葬。總事畢而除。故反于齊。閻潛邱曰。反齊是終三年喪後。復至齊爲卿。所云前日。猶齊王之稱前日。顧見陳臻之問前日。王餽兼金。不必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三。前一日也。毛西河曰。孟子母沒于齊。而墳墓在魯。不得不至魯合葬。而究之魯。翻無家而齊有家。故記曰。反于齊。反者。反哭之反也。蓋其斂尸殯堂。獻材并柳。諸節行之在齊。至三月而歸。蓋于魯。故甫葬而卽反齊。以亡者噫歆尙在齊也。愚按郝氏之說。頗屬杜撰。儀禮所謂不拜棺中之賜者。言但拜君命。而不拜賜物。鄭註云。棺中之賜。不施已是也。若謂拜賜在三月葬後。禮文並無此說。顧氏謂改葬亦屬臆度。觀下文曰。敦匠事曰。嚴不敢請。何以見其爲改葬。而非初喪乎。閻氏謂反齊在終三

年喪後。則充虞明曰。嚴不敢請。今願有請。兩請相接。正頂嚴字。三年後不嚴久矣。若反齊果在三年後。則本章當以充虞問日記作起句。如陳臻問曰之例。何必言自齊葬魯。直從三年前叙來。歷乎毛氏以反爲反哭之反。亦非確論。韓退之言。今世士大夫以官爲家。罷則無所于歸。孟子恐未必然。七篇中記致爲臣而歸。記孟子居邾。安見齊有家而曾翻無家乎。按家語孔子曰。三年之喪。周人旣卒哭而致事。致事謂還政於君。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然則反齊者。卒哭之後。反而致其爲卿之事於齊王也。任鈞臺頗主此說。但不引家語以証。又參以郝氏拜賜之說。爲未當耳。任鈞臺云。止于贏者。禮齊衰不入國門。致事拜賜。皆使人報于君。而身待于境。按禮衰經不入公門。非不入國門。况贏在萊蕪縣西北四十里。北汶水之北。去齊都臨淄三百餘里。卽云身待于境。亦不宜若是之遠。此皆郝京山謬說。襲之何爲。管叔監殷。監殷有二說。鄭康成詩譜。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爲殷後。庶殷頑民。被紂化日久。未可以遽請侯。乃

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皇甫謐帝王世紀云。自殷都以東為衛。管叔監之。殷都以西為鄘。蔡叔監之。殷都以北為邶。霍叔監之。此以三監為管蔡。霍。朱子集註從之。孔氏書傳則以管蔡商為三監。史記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漢書地理志。周滅殷。分其畿內為三國。邶。封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以監殷民。謂之三監。皆不數。霍叔與鄭氏異。孫毓云。三監當有霍叔。鄭義為長。周公弟也。管叔兄也。

趙註。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此以周公為兄。管叔為弟。按金縢孔傳。周公攝政。其弟管叔蔡叔霍叔流言于國。正義云。傳蓋以管叔為周公之弟。白虎通姓名篇。數文王十子。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蔡叔度。列女傳母儀篇。數太姒十子。亦以管蔡為周公弟。鄧析子無厚篇云。周公誅管蔡。此子弟無厚也。傅子通志篇云。管叔蔡叔弟也。為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云。周公誅弟而典型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為周公弟者。不特臺卿此註也。

季孫子叔疑

趙註。謂季孫子叔皆孟子門人。問孟子不受萬鍾之言。而季孫曰。異哉。子叔亦疑其說。而以為可受也。是以宋徽宗政和五年。封孟子弟子為侯伯樂正公孫以下凡十八人。季孫子叔與焉。集註以為孟子引言。則二人非弟子明矣。但謂季孫子叔疑不知何時人。愚按子叔之先。出自魯文公之子曰叔肸。叔肸之子曰子叔聲伯。後遂以為氏。魯昭公二十九年。叔詣卒。公羊傳載季孫意如之言曰。叔詣無病而卒。此皆天也。非我也。則此季孫。四書典故辨正。卷七。季孫。疑即平子意如。而子叔疑即叔詣也。一作子叔倪。昭二十五年。夏。叔詣會諸侯于黃父。或是年之秋。季孫逐昭公。叔詣始有怨于季孫。故為政不用乎。此固不得整言之。姑識於此以備考。

宿於畫

畫。或曰當作畫。毛西河非之曰。孟子去齊歸鄒。鄒在齊之西南上。而括地志以畫即戟里城。在臨淄城西北三十里。與歸鄒之道。判然相反。愚按史記田單傳。畫邑。註。劉熙曰。齊西南近邑。漢書耿弇傳。畫中註。畫邑。故城在

西安城東南。按西安卽今索鎮。在臨淄之西。非西北。不與歸鄒之道相反。則畫當作畫。或說非妄。謂在臨淄西北者。括地志誤耳。

居休

路史國名紀。休在潁川。或云介休。介在膠西。愚按此皆非。孟子自齊歸鄒。中間經過之地。閻潛印曰。故休城在今兗州府滕縣北一十五里。此說近之。然未知何據。當考。

崇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崇趙註。但云地名。備考以爲古崇國。卽今鄆縣。鄆乃秦地。孟子安得于此見齊王。春秋宣元年。趙穿侵崇。杜注。崇秦之與國。此亦非齊地。路史云。彭城北三十里。垓城臨泗水。古崇國。城西南有崇侯廟。此與齊頗近。豈卽是耶。方之玠著孟子年表。以崇爲崇武。未知何據。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四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過宋

金仁山曰。自滕而西南過宋三百五十餘里。閻潛印曰。是時楚地久廣至泗上。滕南與楚隣。苟有事于楚。一舉足卽已入其境。必迂而過宋都者。以孟子在焉。顧麟士謂非世子迂道來見。此不通地理之說。愚按是時楚都于都。頃襄王二十一年始徙都陳。在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邱在今河南歸德府商邱縣。滕在今山東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兗州府滕縣西南十四里。自滕之楚而取道商邱。路稍迺遠。麟士謂非迂道。固謬。閻謂一舉足卽入其境。亦未明悉。

宗國

集註。魯祖周公爲長。兄弟宗之。閻百詩非之曰。獨不記周公弟也之文耶。又不記周公太姒之第七子爲武王母弟第五人耶。愚按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鐸。武叔成。霍叔處。康叔封。冉季載。則周公是太姒第

周子武王母弟第二人。若孔安國書傳。趙岐孟子註。以周公為管叔之兄。則是文王第三子。閻氏謂第七子。此賈逵杜預之說。左傳正義曰。高辰言文之昭十六國。蔡在魯上。明以長幼為次。賈逵等皆言蔡叔。周公兄。故杜從之。此閻氏所本。然要是賈杜之誤。與孔傳皆異。義之不可從者。當以史記為正也。至魯為宗國。趙註謂尊聖人。故宗魯。則宗聖非立宗之義。呂東萊論宗法。謂以天子諸侯之嫡長弟為之宗。而諸嫡庶宗之。周公為武王母弟第二人。本非長嫡。而集註云。周公為長兄弟宗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二

者以管叔已辟。則周公為長嫡。即大宗也。閻氏反取趙註。亦非是。

徹

徹法之說不一。論語古註。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張南軒述楊氏。以為兼貢助而通力也。袁明善則專指通。用貢助言之。橫渠張子謂是透徹之徹。透徹而耕。則功力均。且相驅率。無一家得惰者。及已收穫。則計畝數。畝分之。朱子據此。因以通力合作。計畝均分。釋之。而文集。中又云。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而耕。收則各得。

其畝亦未可知。則朱子已疑不能定矣。按孟子明言農有等差。若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則勤惰無分。安得復有食九人。至食五人。之別。任鈞臺曰。徹者言君民上下相通也。蓋商制八家同井。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周制九夫為井。并以公田授民。說詳下條。而于百畝中各取其十之一。其與貢異者。貢校歲以為常。周隨年之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上下相通。故謂之徹。看貢字助字。都從君民起義。可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三

公田

孟子言八家同井。周禮及考工記。則曰九夫為井。其制不合。萬充宗以八家為殷制。九家為周制。又謂夏時亦一井九區。分之九夫。但夏校數歲之中。以為常。周則歲取其所獲之十一耳。楊文舉駁之曰。誠若充宗所云。則周不獨鄉遂為貢。即九夫為井。莫非貢法。而助法蕩然矣。此與孟子引公田一節。亦不合。愚按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此註家之說。不足為據者。周禮本文。明言九夫為井。又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此周一井九夫。徹與助異。

之明証。充宗之說。良不誣。已徹本無公田。故孟子云。惟助。爲有公田。言惟助有則。徹無以明其制之異。言雖周亦助。見助豐凶相通。徹亦豐凶相通。明其意之同。若徹原是助。則人人共知。孟子何用辭費哉。問徹無公田。詩言。雨我公田者。何。曰。商八家同井。公田在私田外。周九夫爲井。公田卽在私田中。夏小正曰。三農服于公田。公田之稱。可施于貢。獨不可施于徹乎。然則周何以變八家爲九夫。曰。此則任鈞臺嘗論之矣。蓋自商至周。歷六百餘年。生齒必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舉公田授之民。及列國兵爭。殺戮過甚。民數反少于周初。而徹法之壞已甚。故孟子欲改行助法。所謂與時宜之者。此真通人之論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四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孟子言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此鄉學也。而王制所載。虞曰庠。夏曰序。爲國學之稱。考之周禮。則州黨之學。皆曰序。而庠校不見於經。學記云。黨有庠者。庠氏謂夏殷制。非周法。其說皆與孟子不合。讀孟子書。當就孟子求其義。不得又以他說。汨亂之。安溪李文貞公曰。立太學

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董子雖言之。而莫行也。故在漢代。辟雍太學之制。博士弟子員之設。僅于京師而已。自後天下州邑。亦徒廟事孔子。而無學。宋之中世始詔天下有州者。皆得立學。而縣之學士。滿二百人。始得爲之。少則不能中律。今荒州僻縣。無不設之學矣。意三代相承亦如此。夏之時。鄉爲置校而已。殷之時。州莫不有序焉。周人修而兼用之。而黨庠以遍。此自古及今。其制寢廣也。黨近于民。故主于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鄉近于國。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則自黨而升。而將賓於鄉。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以射爲義。此則自上而下。其法寢備也。按文貞此說最善。蓋黨統于州。州統于鄉。故序以承校。庠以承序。制以漸而始。大備。俗說謂三代之鄉學各一。而惟遞變其名。不可通矣。汪武曹曰。孔氏謂閭里以上皆有學。夫閭里以上之學。皆鄉學也。皆小學也。乃由閭里而族。鄰而黨。鄰而州。縣而鄉。遂層累而升者。意者小學中。又或有優有劣。故爲此別異之不可。因其遞有所升。而遂謂惟閭里之學爲小學。餘皆大學。如許東陽之說也。孟子言謹庠序之教。頒白者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五

皆大學。如許東陽之說也。孟子言謹庠序之教。頒白者

不負戴于道路說得如此甚淺可見鄉學之止是小學
愚按此說非是蓋鄉學國學以地分小學大學以年分
記曰家有塾人生八歲入焉此小學也及其十有五歲
入大學則由塾而升之黨鄙之序又由序而升之鄉遂
之序又由序而升乃入國學序序雖非國學然不可謂
非大學許東陽之說不誤任氏謬耳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鄭康成註周禮謂鄉遂用貢都鄙用助朱子然之此節

註云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野郊外都鄙之地二語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亦本之鄭氏其實不然按周禮王畿百里內為六鄉六
鄉之地去國五十里為近郊去國百里為遠郊所謂國
中郊門之內鄉是也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為六遂遂人
掌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是鄙在遂
中而其地屬野也二百里外至三百里為稍地三百里
至四百里為小都四百里至五百里為大都鄙近都遠
中隔稍地大司徒以八則治都鄙蓋自縣鄙至都家通
六鄉以外之地言也都鄙固是野而遂非國中鄙又不
當別出遂外况小司徒專掌六鄉曰九夫為井明是助

法今反云鄉遂用貢其誤明矣

圭田

孔仲達曰圭潔白也德行潔白乃與之田陳可大曰圭
田亦似有功德者賜之若賜圭瓚按孟子明言必有圭
田則不以德行功德而異孔陳之說非也張橫渠謂圭
田恐是畦田若菜圃之類此更誤解圭字趙註云圭潔
也詩天保吉蠶為餽三家本作吉圭惟餽圭田所以給
菜盛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祭以菜盛為重
也圭田蓋取菜盛蠲潔之義 圭田予供祭祀自不應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仍征其稅故王制云圭田無征鄭康成以無征為殷制
以周禮載師之士田為圭田有近郊之稅改士為仕其
說無據陳氏禮書已辨之

餘夫

餘夫集註程子以弟官毛大可謂有弟餘夫有子餘夫
兼子弟言愚按餘夫同是子弟而子弟不皆餘夫蓋一
夫上有父母下有妻子旁有兄弟謂之家受田百畝其
子弟助父兄以耕同食於百畝之內周禮所謂家五人
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弟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五六

七人之外。又有子弟六尺以上。可任男子。征役之事。則為餘夫。受田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六七人之數。然後更受一夫百畝之田。賈公彥乃謂三十有室。則受夫田百畝。夫壯而有室。無父母之養。子孫之畜。安得與八口之家同受百畝。且受室之丁男。助耕而遽加田七十五畝。學不至荒蕪乎。故餘夫必俟丁眾成家。方授以一夫之田。不得槩云三十則受百畝也。周禮遂人。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註云。餘夫亦受一廛。所以饒遠。鄭漁仲謂餘夫二十五畝。乃商制。周則受百畝。按二說皆非是。趙岐註引周禮云。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此說最明。蓋餘夫授田。亦辨地之上中下。以為田萊之多寡。故曰亦如之耳。若餘夫亦受百畝。彼既力不能逮。而田亦有所不足矣。

方里而井

楊文來曰。方里而井。與方千里方百里之方同。謂四面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九

各得一里也。獨王明齋以為不然。謂四面合計得一里。六一面三百步。止得里四之一耳。其說不知何據。愚按。方之法。合縱橫而計之。澗一步長百步為畝。畝百為夫。此以橫數之也。夫三為屋。此以縱數之也。屋三為井。此又以橫數之也。故澗三百步長三百步為方里。以一面數之。三百步止得里四之一。誠如明齋所云。若四面各得一里。則當有十六井。為田一萬四千四百畝矣。王制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為田九萬畝。方百里者。為方十里者百。為田九十億畝。此縱橫皆以十數之。故百倍也。方里之方畝。積而成。故縱橫以畝數。方十里方百里之方里。積而成。故縱橫以里數。文來云云。當是未曉開方筭耳。

舜使益掌火

史記於舜本紀。叙禹以下十人。有益無伯翳於陳杞世家。則曰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據此。則益與伯翳是兩人。於秦本紀。則曰秦之先。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生子大業。大業生大費。與禹平水土。佐舜調馴鳥獸。是為柏翳。賜姓嬴氏。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九

據此則伯翳為舜虞官印益也。愚按翳與益當是一人。金仁山言秦聲無入故謂益為翳。分為兩人。蓋史記之自相矛盾耳。至班昭注列女傳以伯益為皋陶子。此則妄甚。史記云禹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大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政。則伯益非皋陶子甚明。張守節因班說而并猜大業即皋陶。尤臆說矣。趙註火主火之官。閻百詩云即火正左傳閻伯為堯火正是也。周禮司燧掌行火之政令亦即此官。禹疏九河濬濟潔而注之海。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簡潔是二河蔡氏據曾彥和之說合簡潔為一其一則河之經流林少穎辨之謂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按林說亦非。禹貢孔疏云九河徒駭最北鬲津最南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支。漢書叙傳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其一存者即是徒駭。則徒駭乃河之經流也。任鈞臺云徒駭是近海最先鑿者鬲津是上流總咽其入海必是八道。書同為逆河謂此入海處海水皆與河相迎。舊說仍并為一非是。愚按河自大陸以下地平而善濬。縱其所之遇水即合。禹因而疏之或自

經流而分或自支流而分或上或下或長或短參差不齊斷無截然皆上承鬲津之理。九河故道後儒討論綦詳而以鬲津為上流總咽則自漢以來並無此說。即爾雅疏引李巡說穿鑿九河名義亦止云鬲津狹小可鬲以為津並不作總咽解。不知鈞臺何所據而言之。河既分為九復合為一孔鄭蘇蔡之說並同。蓋以其濁而易咽故入海必止出一道然後能刮除成空而無貯淤之患。若分八道入海則流緩力弱轉致停塞矣。舊說斷不可易。

兩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閻潛印曰余嘗討論濟瀆至五載始評以二言曰新莽後枯而復通。唐高宗前通而復枯。蓋後漢郡國志曰濟水王莽時大旱遂枯絕者此初絕也。鄭注濟水條曰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故杜釋春秋郭註山海經並云今濟水至博昌入海者此復通也。章懷太子賢循吏傳註曰濟水王莽末旱因枯涸但入河內而已似素不知有中間復通之事者。此終絕也。愚按濟有河北之濟有河南之濟。禹貢沈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此北濟也。溢為榮東出于陶邱北此南濟也。北濟王莽時大旱枯絕其

後復通南濟自東漢時榮澤既墜而陶邱之流遂絕水經叙濟水自榮陽以下之道乃河水之行於濟濱者實非濟也酈注所云枯後復通津渠勢改但當指北濟言蓋北濟初于河內武德入河後于温縣入河是即所謂津渠勢改者而南濟實無復通之事酈氏亦考之未審也愚竊更定其評曰北濟新莽時枯而復出南濟東漢後絕而不通似較酈氏為覈

史記河渠書禹導河至大伾迺廼為二渠以引其河二渠者一北流為大河一東流則漯川也漢地理志東郡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七

東武陽縣今山東曹州府朝城縣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

海平原郡高唐縣下云桑欽言漯水所出水經注云漯水不得近出高唐欽所言蓋津流出次于所間也禹貢

雖指曰禹引河自大伾山西折而北循大陸東畔入海而漯首入河自黎陽宿胥口在今大名府滹縣西南始不起東武

陽水經注所叙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之道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始與漯別其津以西漯水之故道悉為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漢

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于此莽為元城塚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為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漯水之故道又為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漯水一出于武陽再出于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愚按鄭康成許慎應劭孟康並謂漯水出東武陽水經注河水又東北逕委粟津河北即東武陽縣也漯水出焉上承河水云云則委粟以上酈注亦以為河不以為漯然叙河水云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七

河水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自此北入也河既自此北入則其東別為漯者當亦於此而分胡氏之說良是但愚意此渠本以合漯而被以漯名而漯水實出東武陽故漢儒相承云然漢志于東武陽言禹治漯水者蓋以此為治漯之始不以為引河之始而胡氏謂其據成帝後言之恐未然也任鈞臺云漯者河濟之支流有自河而入濟有自濟而入河重為二水之累故以漯名愚按漯受河不受濟不得去濟之支流水經注所叙漯水原委極其明白並無所謂自河入濟自濟

入河者。潔說文本作灑。魏改日為田。又省一糸。遂作灑。今從字義穿鑿。于小學亦甚乖疎。

决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朱子謂漢入江。汝泗入淮。淮自入海。按水經注。漢水至

江夏沙羨縣。今漢陽縣北南入于江。此漢入江也。汝水出魯

陽縣之大孟山。東南流。逕原鹿縣故城西。而南入于淮。

所謂汝口。淮水篇云。淮水又東逕原鹿縣南。汝水從西

北來注之。此汝入淮也。泗水出魯卞縣故城東南。桃墟

西北。有陪尾山。泗水發源于此。流逕角城。在今清河縣東南北而東南流。注

于淮。淮水篇云。淮水又東北至下邳。淮陰縣。泗水從西

北來注之。此泗入淮也。淮水至廣陵。淮浦縣。故城在今淮安府安

東縣。入于海。此淮自入海也。禹時江淮不相通。孟子言

淮泗注江。林少穎謂其誤。以邗溝為禹迹。按閻氏釋地

云。左傳哀九年。吳城邗。溝通江淮。杜註謂于邗江築城

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至末口入淮。乃引江達淮。與

孟子排淮入江者不合。直至隋開皇七年。開山陽瀆。大

業元年。開邗溝。皆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水流與前相反。

而後淮始達江。然則孟子亦非以邗溝為禹迹。不過綜

其大勢言之。謂南水皆入江。北水皆歸海。初未嘗屑屑

然計及于水道之合否也。排淮入江。自是孟子語誤。

而後人曲為之解。有數說焉。李習之來南錄云。自淮沿

流。至于高郵。乃沂于江。因謂淮泗入江。乃禹之舊迹。故

道宛然。但今江淮已深。不能至高郵耳。或又謂淮泗本

不入江。當洪水橫流之時。排退淮泗。然後能决汝漢以

入江。二說朱子文集已辨之矣。任鈞臺云。山海經言淮

出桐柏。至原鹿南。與汝水合。又東南至廬江。安豐縣與

漢水合。東北至下邳。淮陰與泗水合。漢既入江。則淮與

漢合。又何不可言入江。按余所見山海經二本。並云淮

水出餘山。餘山在朝陽東。義鄉西。入海。淮浦北。凡十有

九字。而無任氏所引之文。即註中亦無此說。不知何所

據。而云然。惟水經注。漢水篇云。漢水又東南逕中廬縣

東。淮水自房陵縣。淮山東流注之。而淮水篇。又不言注

漢。則所謂自淮山來者。或別是一水。而非導源桐柏之

淮。即不然。亦必淮之旁出者。非正流也。而豈得云淮合

漢。以入江乎。胡應麟據鳳陽府志云。淮之正流入海。其

支流原入江。今黃淮合流。而黃強淮弱。淮為黃扼。正流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支

入海者少。支流入江者多。入江路遠而勢曲。故江北多水患。以此證孟子之說。余求鳳陽志而未之得。未知其所指實蹟如何。卽有之。亦是後世水道之變。不可以之証禹迹也。何義門云。汝漢淮泗。施功之多者四水。而字以下畧讀斷。謂其他小水。大抵皆注之江。則于水道自渾然無滯礙。此但作時文活法。于解經無當焉。

禹八年於外

禹貢錐指曰。孟子言禹八年於外。而史記河渠書云。禹抑洪水十三年。此據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以爲言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七

正義曰。堯典言。鯀治水九載。績用弗成。舉禹治水三載功成。堯卽禪舜。此言十三載者。并鯀九載數之。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明鯀已加功而禹因之也。馬融云。禹治水三年。八州平。故堯以爲功而禪舜。是十二年而八州平。十三年而兗州平。在舜受終之年也。今按鯀以無成致殛。則其功必少。故經惟于太原言修。漢儒乃因祭法之文而張大之。以爲禹修父業。事止三年。夫以九州之大。三年而畢其役。禹雖聖人。亦未必神速至此。當以孟子之言爲正。然東漸西被。聲教四訖之效。恐亦非八年

所能致。則十三載之說。未爲無據。但不當連鯀九載耳。愚按孟子言禹八年於外。非謂禹治水止此八年也。禹娶塗山。在受命治水之後。孟子稱其過門不入。就既娶。有室家。後言之。故曰八年。羅莘路史注云。八年于外。特記過門不入之年而已。胡氏此條。似于孟子之言。猶看

荆舒

舒偃姓之國。世本有舒庸。舒蓼。舒鳩。舒龍。舒鮑。舒羹。唐史謂羣舒一國五名。是也。毛大可曰。其地近楚。爲楚所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四

七

滅。故稱荆舒。愚按春秋宣八年。楚滅舒蓼。成十七年。滅舒庸。襄二十五年。滅舒鳩。當僖公從齊桓伐楚時。舒尙未滅。詩正義云。舒楚之與國。故連言荆舒。此說得之。周公方且膺之。

吳氏曰。閼宮篇。公車千乘。止則莫我敢承。考其義。爲周公魯公而設。備編錯亂。當與土田附庸爲連文。蓋詩人言成王命周公。建元子於魯。錫之以山川土田附庸。有千乘之賦。有三軍之衆。使之膺戎狄。懲荆舒也。不然。孟子引此詩。何以云周公膺之乎。季彭山詩說解頤云。戎

狄是鷹二句。本言周公。故孟子兩引之。皆歸于周公。非以此頌僖公也。則莫我敢承。承繼也。言人莫有如我之敢承周公者。若曰惟魯能承之耳。愚按註以為斷章取義者。是彭山之解。已不免曲說。吳氏以為錯簡直欲改經以合孟子之言。則經禍起矣。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五

深陽周柄中理東氏著

王良

王良左傳稱郵良郵無恤國語稱郵無正又稱伯樂即無正字也。漢書人表並列郵無恤王良伯樂為三人則失之矣。或曰史記天官書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良。王良策馬車騎滿野。世以郵良善御故稱為王良。愚謂此後世星家轉以人名名星耳。星經言奚仲四星主車造父五星主馬非以人名名之者乎。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公孫衍張儀

黃氏曰抄戰國遊談士其最著者曰秦曰儀曰軫曰衍。儀資秦以得相于秦。衍用軫之言而三國皆委以相事。于是天下咸知有公孫衍張儀。儀散六國之從以為衡。挾強秦以令天下。而衍則或從或衡于其間。與儀不善。衍惟或從或衡。故其怒莫測。衍一怒而秦攻魏矣。衍一怒而義渠襲秦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迨夫從之衡之惟其意。而衍安居矣。衍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儀惟或從或衡。而挾強秦以令天下。故其怒莫營。儀一怒而秦攻

魏矣儀一怒而秦齊共攻楚矣諸侯誰不惴惴懼迫夫
衡之議成而儀安居矣儀安居而天下自此熄矣衍惟
與儀不善故儀之所在則衍怒衍之所在則儀怒其怒
又相尋而無已儀一怒衍而魏攻南陽矣秦攻三川矣
衍一怒儀而魏攻韓矣圖秦矣諸侯又誰不惴惴懼迫
夫各肆其謀各洩其憤而衍安居矣儀安居矣儀衍安
居而天下自此熄矣故景春稱之曰一怒而諸侯懼安
居而天下熄愚按此條游談不根大類時文家謾語考
衍于秦惠文王五年為大良造及張儀相秦衍去秦相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二

儀衍弗利使人謂韓公叔云云公叔從其言衍果相魏
見魏策魏王相張儀儀以秦魏之齊合衡親衍以計敗
之見齊策而無以魏攻韓之事夫衍嘗相韓見魏策儀未
嘗相韓衍何為因怒儀而攻韓乎魏圖秦亦無實據國
策史記具在可考而知也 衍本衡人史記以儀衍同
傳而贊云夫言從衡彊秦者皆三晉之人是衍亦衡人
之強秦者也所以離秦魏之交致義渠之襲者特以傾
張儀而然非合從也即其用陳軫之計三國委事亦並
無合從實蹟其為秦敗楚則見于韓非子史記等書黃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三

魏軫為衍設計在相魏時時衍名顯諸侯久矣豈待用
軫之言三國委事然後天下知有衍哉而乃與儀之資
秦並論非其倫矣謂衍一怒而秦攻魏按秦屢攻魏其
事皆與衍無涉衍嘗為秦惠王救魏見韓非子又嘗以秦兵
助魏勝楚見魏策而無以秦攻魏之事魏攻南陽秦攻三
川皆韓地此衍述張儀合秦魏之辭以動韓公叔耳不可
以為實事又謂衍一怒儀而魏攻韓圖秦按衍怒儀而
傾之者凡三事秦惠王死衍召甘茂公孫顯擣里疾而
用之以窮張儀三人者皆儀之仇也見秦策魏將相張

東發謂衍或從或衡殊非其實趙註云衍嘗佩五國相
印為從長按史記張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
國之相印為約長此言衍相秦約五國與秦衡親正破
從為橫之事約長非從長也未有相秦而合從者也
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
陳亦韓曰按士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
有醴辭字辭冠後以贊見于卿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
子冠見樂武子范文子韓獻子智武子皆有言以勸勉
之蓋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之意出于賓亦不親教子之

意也。至女子之嫁，士昏禮云：父醴女而俟迎者，西面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命女之辭曰：戒之。戒之。夙夜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庶母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然則冠云：父命。嫁云：母命。孟子亦約畧分言之耳。愚按：冠言父命，父為冠主也。嫁言母命，授女以母也。雖約畧分之，亦正與經義相表裏。

往送之門

士昏禮：女父不降送，母戒諸西階上，亦不降。而孟子言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往送之門。穀梁傳亦言：送女不出祭門，乃指廟之大門。則送不止于階矣。舊說送至壻門，大謬。毛西河引戰國策：婦車至門，送諸母還，謂諸母有送至壻門者。愚按：穀梁傳：諸母兄弟送不出闕門，謂祭門外兩觀門也。所指諸侯嫁女之禮，與士昏禮傳所言庶母及門內畧同，並無送至壻門之說。國策恐未可據。

宋王偃滅滕 註

集註滅滕伐薛。本戰國策。宋康或曰：行文或王時有雀生驥篇。王伯厚通鑑答問曰：考左氏傳，滕最爾國服。

于宋久矣。宋人請滕而不與盟。宋仲幾曰：滕吾役也。是以終為宋所并。在報王之二十九年。愚考之通鑑，則王氏之說非也。通鑑于報王二十九年，載齊湣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而三分其地。因載國策滅滕伐薛云云。以為王偃致滅之由。本是追溯前事。曷嘗謂是年宋滅滕乎。且國策此文亦未可據。考宋世家載王偃事而不及滅滕。春秋正義滕三十世為楚所滅。杜氏釋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竹書於越滅滕。通志滕魯隱公以下春秋後至公卽二十一世為秦所滅。而無宋滅滕之說。吳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師道國策補正。謂家語說苑載殷紂事與此同。疑卽此一事。則其不足據明矣。按世家云：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萬章所云將行王政，當在此時。至偃之淫虐，想在得志以後。其初未必遽爾。不然豈有諸侯皆曰為桀宋而萬章猶以為將行王政者哉。

毫

商有三毫。蒙為北毫，在河南歸德府商邱縣北。穀熟為南毫，在商邱縣東南四十里。偃師為西毫，屬河南府書

爾雅註。謂冢為琴。見水經注。以滿為憑。以轉為遠。見離駢註。

莊嶽

莊嶽。齊城內街里之名。襄二十八年傳。得慶氏之木百車于莊。孔疏。六達謂之莊。又昭十年傳。陳鮑與樂高戰。取諸莊。莊在鹿門之內。東南門。襄二十八年傳。慶封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于嶽。杜註。嶽里名。是在宮門之外。北門之內。合莊與嶽。即所謂莊嶽之間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段干木

路史云。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為氏。魏世家有段干子。田齊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註。乃以為姓段名干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於德之言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為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木偃息以濟魏。干木豈其名哉。愚按史記。老子之子名宗。宗為魏將。封于段干。其為複氏無疑。風俗通之說。裴駟集解已辨之。但按今本呂氏春秋。期賢篇云。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原文明有段

字豈古本異耶。

大夫有賜於士。

大夫有賜於士。朱子謂陽貨于魯為大夫。孔子為士。問百詩謂集註確甚。不必有貨。非大夫而以大夫自處之說。因歷引檀弓左傳戰國策。以証貨之為大夫。又言春秋時大夫儼然比諸侯。陪臣儼然比大夫。所由來者。漸君子于此。可以觀世變焉。其說是已。近見全紹衣經史問答。謂孔子所行者。是玉藻之禮。非如孟子所言。玉藻云。大夫親賜于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敵者不在。拜于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賜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敵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乃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冤陽虎也。愚按既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餽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敵亡而來。非以敵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其室。則是大夫有賜。無問在與不在。皆當往拜。若不得受。而往拜者。是乃敵體之降禮。賜貨若以大夫之禮來。尚何事。敵亡。正惟以敵者之故。不得不出此苦心曲意。而乃謂其所行者。乃大夫之故事。則不惟誣孔子。亦并冤陽虎也。愚按既拜受。而又拜于其室者。禮謂之再拜。此記上言酒肉之賜。弗再拜。孔疏云。酒肉輕。但初賜至時。則拜。至明日。不重往拜也。下言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于其室。孔疏云。此非酒肉之賜。故再拜。陽貨餽蒸豚。正所謂酒肉之賜。弗再拜者。故必敵亡而來。非以敵

體之禮而然也。全氏讀禮不審，而反以孟子爲冤誣妄矣。

夏畦

夏畦。趙註云：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何義門讀書記：治畦是先築土爲行水之道。灌園則桔槔俯仰引水注之。莊子天地篇：叙漢陰丈人方爲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爲槔。日浸百畦，卽其事也。鑿隧是先治行水之道。疏云：治畦曰灌園。乃南宋邵武人不至北方，故誤作一層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趙註：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以伐奄與誅紂連文，是一時事。鄭康成尙書注云：奄國在淮夷之旁。周公居攝之時亦叛，王與周公征之，三年滅之。據此，則伐奄是成王時事。按尙書大傳：管叔蔡叔流言於國，奄君謂祿父曰：武王死，今王尙幼，周公見疑，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是奄與管蔡武庚俱叛者。竹書成王三年殺武庚，遂伐奄，四年伐淮夷，再伐奄，入之，五年滅之，遷其君于蒲。

姑是三年也。伐奄本成王時事。本文當以相武王誅紂句。伐奄三年討其君句。趙註非是。

滅國者五十

周書世俘解：武王命伐越戲方。孔晁註：紂三邑。伐靡集于陳。陳紂二邑。伐衛。伐曆。伐宣方。伐蜀。伐厲。伐霍。伐艾。皆俘之作。維解：周公所征，熊盈族十有七國。俘維九邑。竹書成王三年滅蒲姑。四年滅淮夷，滅奄。八年滅唐。呂氏春秋：商人服象爲虐于東夷，周公以師逐之。路史：武王俘侯，侯滅國之可考者惟此。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陳仲子

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子仲尙存乎。鮑彪註：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愚按：陳仲子齊宣王時。趙威后齊王建時。考六國表：自宣王元年至王建元年，凡七十有九年。仲子若壽考，何妨是時尙在。况云其爲人率民而出于無用，明是孟子所稱。韓非書云：齊有居士田仲者，不恃仰人而食，亦無益人之國。卽陳仲子也。全紹衣曰：陳仲子之生平，孟子極口詆之，然仲子辭三公而灌園，豈是易事。孟子是用世者，乃伊尹之

任一路上人。故七篇之中。不甚及隱士逸民。較之孔子之倦倦沮溺丈人一輩。稍遜之矣。平情論之。若如孟子之譏仲子。以母不食。以兄不食。直是不孝不弟。然仲子豈真不食於母。不過不食於兄。其兄之蓋祿萬鍾。雖未知其為何如人。然諒亦未必盡得於義。故仲子子然長往。但觀其他口之歸。則於寢門之敬。亦未嘗竟絕。孟子責之過深矣。故王厚齋謂其清風遠韻。視末世徇利苟得之徒。如腐鼠。乃公允之論。愚按孟子以仲子為齊士之巨擘。自非徇利苟得之徒可比。何待厚齋發此公論。但。其辟兄離母。不可為訓。故孟子極詆之。而全氏謂兄戴之祿。未必盡得於義。他日之歸。未嘗竟絕寢門之敬。以此為仲子解說。則大不然。陳為齊之同姓。固公族也。蓋祿萬鍾。受之先君。傳之祖父。有何不義。而汲汲去之於陵。在今濟南府長山縣西南。離其母所幾二百里。他日之歸。亦僅事耳。篤寢門之敬者。固如是乎。孔子之語。丈人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彼丈人猶知有長幼之節。也。特以不仕無義。即為亂倫。而仲子辟兄離母。并長幼之節而廢之。故曰無親。成君臣上下。孔孟之言。若出一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五

七

口而全氏左袒仲子。拾王充刺孟之唾餘。王充謂仲子非不食於母。孟子責之太過。見論衡刺孟篇。沾沾焉動其喙。不亦妄乎。

深陽周栢中理衷氏著

公輸子

公輸子名班。按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尚幼。般請以機封。般與班同。墨子作盤而戰國策有公輸般為楚設機攻宋。墨翟禦之之事。亦見墨子魯問篇。說者因謂有兩公輸般。班固答賓戲。班輸權巧於斧斤。顏師古註魯班與公輸氏皆有巧藝。故樂府云公輸與魯般。吳斗南謂墨子之書。恐非事實。未必有兩公輸班。一在春秋。一在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

戰國也。愚按公輸班或以為魯昭公之子。見趙註雖未可

信。而與季康子同時。則為春秋時人無疑。墨翟亦生於春秋之末。史記云。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生稍後。而實同時也。班為楚攻宋。墨翟禦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景公即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兩人正當其世。顏註固非。而斗南疑墨子不足據。亦未之考耳。

六律

律呂之說。聚訟紛紛。如黃鍾九寸。變一寸十分為九分。九九八十一。為八寸一分。於十二律中為最長。呂覽言

三寸九分為黃鍾。曰含少。李文利翟九思王喬桂諸人

並據此說。謂黃鍾度極短。聲極清。而以九寸為黃鍾之變。安溪李文貞公謂呂覽言三寸九分者。別製一管。以為律本。名曰黃鍾之宮。自黃鍾八寸一分。至應鍾四寸二分。長短之間。相距三寸九分。于是即其間穴而吹之。以備黃鍾七聲。以為十二律取聲之準而已。呂氏作月令。十二月應十二律之外。又有季夏中央土律中黃鍾之宮。則黃鍾之宮自為一管。而非子律之黃鍾無疑。西河毛氏則謂十二月其音羽。律中黃鍾。乃三寸九分之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

黃鍾。中央土其音宮。律中黃鍾之宮。乃九寸之黃鍾。其

說又與文貞相反。凡此異同。非尺幅所能盡。別有律呂考異二卷。文繁不錄。

女於吳

越絕書。闔廬伐齊大克。取齊女為質子。考左傳史記無闔廬伐齊事。即夫差伐齊。亦在景公卒後。越絕所載。妄也。吳越春秋。闔廬破楚。復謀伐齊。齊使女為質於吳。此為實錄。但所嫁乃闔廬長子終繫。夫差兄也。而吳越春秋云太子波。意波即終繫與。

執熱

毛大可云執熱不必手執熱物也熱之迫體體受之若執持者然杜詩執熱露白首韓文若執熱者之濯清風夫露者以首濯者以風定知非手愚按詩鄭箋孔疏趙註孟子杜註左傳襄三十一年並以執熱為手持熱物濯為以水濯手此經師相傳之說韓文杜句未可據以解經也

滄浪之水

葉石林云滄浪地名非水名大抵禹貢水之正名而不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末

三

可單舉者則以名足之黑水弱水澧水是也非水之正名而因地以為名則以水別之滄浪之水是也四書釋地主此謂武當縣西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名滄浪洲漢水流經此地遂得名是滄浪之水四字成文未可直曰滄浪愚按此說太泥禹貢雖指曰滄浪者漢水之色也非以洲得名李白襄陽歌云漢水鳴頭綠正所謂滄浪說卦震為蒼萑竹漢章諶木門倉琅根字雖不同而音義則一皆言其色青也禹貢水名或單舉或配水字各有所宜如漆沮既從自不可加水字澧水攸同無水

字則不成辭矣如澧必配水導渭何以言東會于澧乎

弱黑並配水漾單舉沈配水皆屬辭之體應爾非有他

義也山海經凡山水以二字為名者其上必加之字猶

此言滄浪之水也亦古人屬辭之體安見滄浪為地名

而非水名乎信如葉言則山海經曰嶧冢之山嶧冢亦

是地名而非山名矣或云漢水本清而滄浪又去源

未遠名之滄浪者惟其清也則可以濯纓者其本然而

濯足之序乃水自取之也愚按水經注漢水自發源嶧

冢流至武當之滄浪洲幾二千里去源遠矣襄陽縣志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末

四

云漢水重濁與大河相似童承叙亦謂漢水至濁與江

湖水合其流必澄故常填淤然則漢水本濁其時而清

者正以合他水而流澄如童氏所云耳安得言清者其

本然乎若謂發源本清則溯河源于星宿亦未始不清

也而何以古今皆曰濁河耶一統志兗州府嶧縣有

滄浪淵卽孺子歌處按此歌亦見於楚詞漁父當以漢

水之滄浪為是石林云此正楚人之辭

諸馮

舜生諸馮之姚墟孫疏諸馮在冀州之分以史記云舜

冀州之人也。括地志：姚墟在濮州雷澤縣東十三里。通鑑前編：在河中府河東縣。未知孰是。通典謂在金州西城縣，非也。西城在漢中，非東夷矣。會稽舊記：謂上虞三十里有姚邱，卽舜所生。按上虞餘姚，舜後支庶所封，何得據爲舜所生地。路史：中容之國，帝舜所生，或云卽諸馮，亦傳會之說。

遷於負夏

負夏，衛地。見檀弓鄭註。史記：舜就時負夏。索隱謂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隨引尚書大傳：馭于頓邱就時。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本

負夏及孟子此文證之，則遷負夏乃舜貿易時事。孫疏直云：遷居非是。帝王世紀云：舜遷于負黍。據此則夏當別是一地。按陽翟禹所封，本曰夏。今河南禹州負黍，今河南登封，然古無此說，不敢鑿也。

鳴條

舜之卒葬，言人人殊。淮南子：舜征三苗而死，墨子：西教七戎，道死葬南已之市。此皆說之不可解者。至云南巡而崩，葬于蒼梧之野，則楚辭史記及鄭康成檀弓註，高誘呂氏春秋註，並同。愚按舜年九十三，自謂倦于勤而

命禹居攝，則巡狩當禹代行如舜攝位時故事。豈有百九歲之後，而又南涉大江，深入蠻夷之地哉。故韓昌黎黃陵廟碑，以爲不可信。司南涑水亦嘗辨之。惟竹書謂舜崩于鳴條，與孟子合。沈休文註：鳴條有蒼梧山。今海州按海州之蒼梧山，卽山海經之郁州。郁州南齊書作鬱州，今名雲臺。無舜葬於此之說。且距蒲都甚遠，舜亦不當至海州也。考鳴條在今山西平陽府安邑縣北，接夏縣界。括地志所謂南坂口高涯源是也。距蒲都二百餘里。天子出無非事者，不獲崩於其官。故云勤衆事而野死，以爲南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本

越固非，以爲海州亦非也。

畢郢

畢名有二。在渭南者名畢原，文王葬處。括地志：文王墓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是也。在渭北者名畢陌。史記秦本紀集解引皇覽曰：秦武王冢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冢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冢非也。周文王冢在杜中。地道記云：畢在渭南，與畢陌別。漢書劉向傳：文武周公葬於畢。師古註：誤以畢陌當之，非是。孫疏以郢爲楚都，在南郡，此固風馬牛不相及。釋地

以畢原為畢郢是已然謂在唐名畢原在殷則名畢郢其說亦無據夫廣平曰原郢則何所取義乎愚按郢即程也周書大匡解惟周王宅程史記正義引之作宅郢長安志引孟子此文作畢程呂覽武王嘗窮於畢程竹書周師伐程戰于畢通雅言梧州北有下郢土人讀之如程可知古郢字有程音則畢郢即畢程無疑矣逸周書史記解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匱比而展民畢程氏以亡其即國於此地者與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七

符節註云以玉為之或謂據周禮小行人符節以竹為之而掌節另有玉節註不當合為一物此說非也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而漢亦有銅虎符竹使符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文獻通考云後世有璽書印章三代以前惟有圭璧與符節封建則有圭璧徵召則有符節二者皆重器故俱以玉為之此足以證明集註矣

乘輿濟人

任鈞臺曰說苑鄭相景差有以乘輿濟人於漆洧事蓋鄭即韓也孟子時韓有鄭地改國號曰鄭在周顯王元年威王十六年復稱韓是子產乃景差非公孫僑先儒不考耳愚按說苑載子游問孔子曰夫子極言子產之惠也可得聞乎子曰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游曰可得聞與子曰子產以所乘之輿濟冬涉者是愛無教也此明以乘輿濟人為公孫僑至景差事則傳聞之異而劉向漢記之者據云鄭人有冬涉水者景差下陪乘而載之叔向聞之曰景子之為人國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叔向何得與景差同時其不足信明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八

詩亡詩亡之說不一趙註云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此以無頌為詩亡楊龜山云雅亡則無政胡康侯云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此以雅亡為詩亡歐陽公云霸者興變風息焉呂東萊王伯厚亦云雅亡而風未亡清議蓋察察焉變風終於陳靈

而詩遂亡。此以風雅俱亡為詩亡。顧寧人云西周之天子詩陳於列國。察其風俗。知其政教。而賞罰行焉。此義明則春秋不作可也。其篇什既亡。軼而無有存者。則賞罰之義不明。而春秋所以作。此又以西周之風不傳為詩亡。今按雅亡之說。為朱子集註所取。然觀小雅之篇。所謂宗既滅靡所止。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明是東遷以後之詩。蓋賢人君子。憫時念亂。雖既東之後。豈盡無雅。况風詩是王者命太師採陳而行賞罰之典。於春秋所取之義尤切。又不當專以無雅為詩亡也。說本安溪李氏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九

昔鄭漁仲亦疑此說。然其持論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非有定義。則又說得鶻突。愚嘗於王仲淹中說得一解焉。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然則詩亡者。謂正風正雅亡也。近李文貞公亦主此論。愚以文中子之言証之。乃知此義不可易。

春秋始於魯隱公之元年 註

春秋始於魯隱公。杜預左傳序。范甯穀梁傳序。皆以其時相接為言。按史記年表。周平王東遷。在魯孝公之二十七年。又一年而惠公立。是惠公即位。正與平王東遷

相接。春秋乃不始惠而始隱何也。胡安定曰。春秋不始於孝惠者。不忍遽絕之。猶有所待焉。歷孝踰惠。莫能中興。於是絕之。所以始於隱公。陳隨隱曰。桓公弑。見諸國無討賊者。自平王不復父讐。始春秋之作。所以始於隱公。顧亭林曰。昭二年傳。晉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蓋必起伯禽之封。以洎於中世。當周之盛。朝覲會同之事。皆在焉。故曰周禮而成之者。良史也。自隱公以下。世道衰微。史失其官。於是孔子修之。然則自惠公以上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十

春秋。因夫子所善而從之者也。毛大可曰。始隱並無義例。或隱以前亡其書。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則修之。或隱以前有其書。而不必修。則不修。隱以後有其書。而當修。則修之。何也。贍曰。春秋誅亂臣賊子之書也。始於隱公。隱公被弑之君也。秦龍光曰。考秦本紀。襄公七年。周東徙維也。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襄公十二年而卒。子文公代立。文公四年。始至汧渭之會。十六年。始收周餘民有之地。至岐。岐以東。獻之周。是前此二三十年。周雖以岐西賜秦。秦實未敢有之也。兩都形

勢東西長而南北短。平王時成周宗周規模尚存。當時人心望其西歸。見於三百篇者非一。至其末年岐豐之地盡入於秦。故大夫行役見故宗廟官室盡為禾黍。於是黍離之詩作。君子知平之不復西。而序詩列之王風。故曰王者之迹熄。熄絕也。褒姒滅之於前。平王棄之於後。春秋為東遷而作。始於平之四十九年。蓋紀實之文也。凡此諸說未知於聖人之意何如。而其中有立言未當不可不辨者。胡氏不忍遽絕之之說。專以惠公言之可也。而牽連孝公則非。是孝公即位。在宣王之三十二年。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主

年時周室方隆。王迹未熄。春秋自無托始於此之理。至孝公二十七年平王即位。東遷洛邑。春秋即欲絕之亦不得以孝公之二十七年為始。此與中興不中興何與而牽連言之乎。毛氏隱公以前有其書而不必修之說。與亭林善而從之同意。乃云或有其書或無其書。則又鶴矣。觀韓宣子見魯春秋而曰周禮盡在魯。則知隱公以前之書斷無亡理。此皆立說之未當者。龍光之論則困學紀聞嘗辨之。見第十一卷史記正誤。不具錄。抑愚更有說焉。考竹書幽王三年嬖褒姒。五年宜臼出奔申。

八年立褒姒之子伯服為太子。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鄆。十年王師伐申。十一年申人鄆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殺伯服。申侯魯侯許南鄭子立宜臼於申。虢公立王子余臣於攜。自是二王並立者二十年。按幽王未廢宜臼。而宜臼遽出奔申。居申七年而申侯與犬戎弑王。是幽之弑。宜臼實與聞之。弑逆之人不可以君天下。當時諸侯第知其冢嗣為當立。而虢公獨立王子余臣。非無故也。昭二十六年傳。王子朝告諸侯曰。攜王好命。杜註以幽王少子。諸侯替之。而建王嗣。此事後以成敗言耳。若伯服非是。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主

論當時大義。則諸侯之立宜臼。未必是。而虢公之立余臣。未必非也。故春秋為東遷而作。以其時惟惠與平正相接。然而有攜王在焉。攜王在則平王未全乎君也。故不始惠而始隱。或聖人之微意。與此論前人所未發。亦未敢以為必然。姑述所見如此。

孔子作春秋之年 註

春秋毛氏傳曰。作春秋之年。司馬遷謂孔子陳蔡時作。在哀公六年。左氏說謂孔子自衛反魯作春秋。則在哀十一年。公羊說謂孔子西狩獲麟。得端門之命。乃作。

春秋則又在哀十四年。總是揣摩之言。不足據者。愚按春秋之作。司馬遷有二說。自序云。孔子既陳蔡作春秋。報任安書云。仲尼尼而作春秋。此一說也。而於孔子世家則言。西狩獲麟。歎吾道窮。乃因史記作春秋。此又一說也。毛氏舉其一說。而不及孔子世家之說。則疎矣。大抵作春秋之年。以在獲麟後。為得其實。杜氏謂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而王伯厚謂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其說尤有精義。不得以揣摩無據管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五

若公羊家所謂受端門之命。見戴宏解疑論。乃緯書妖妄之言。此則說經者所必斥耳。

西子附

西子即西施。張邦基墨莊漫錄云。管子小稱篇曰。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也。盛氣怒於面。不能以為可好。管仲在滅吳前二百餘年。而其書已云西施。豈越之西施。冒古之美人以為名耶。愚按傳元謂管子書過半是後之好事者所加。其稱引西施。或是後人附益。然莊子厲與西施。司馬彪註云。夏姬。夫越女名西施。夏姬亦稱西施。

則又似古有此美人。而後世因借以相美。如善射者皆稱羿之類。世傳西施從范蠡去。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鴟夷之句。而附會也。楊用修辨曰。墨子吳起之裂其功。功今本也。西施之沈其美也。此吳亡後西子亦死于水之一証。修文御覽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子于江。令隨鴟夷以終。此事正與墨子合。蓋吳既滅。越即沈西子於江。浮沈也。反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譜。死。西施與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沈西子。所以報子胥之忠。故曰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乃墮後人於疑網。甘馭麟駁之曰。墨子沈其美對裂其功而言。則沈當為銷沈之沈。謂國滅君亡。玉石俱焚。如云紅顏薄命耳。吳越春秋浮於江。亦未必反言作沈。嘗見越絕書云。西施亡吳後。復隨范蠡。因泛五湖而去。是泛湖之說。又不始於牧之矣。愚按墨子語見親士篇。本以吳起之裂。西施之沈。為句。言吳起以有功故裂。西施以色美故沈也。觀下文云。人鮮不死其所長。故曰太盛難守也。其文義一貫。至為明白。甘氏以裂其功。沈其美。連讀。解作銷沈之沈。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五

病坐先不識句讀耳。浮之為沈亦非曲說。國語言夫差投子胥之尸於江。而史記云浮之於江。國策樂毅報燕王書則云沈子胥一事也。而曰投曰浮。曰沈有二義乎。若西子隨范蠡泛湖去。豈得云越人浮之。唐時詩人如李商隱景陽井詩。腸斷吳王宮外水。濁泥猶得葬西施。皮日休館娃宮詩。不知水葬今何處。溪欲灣灣月效顰。皆用墨子之說。則沈為沈水而死無疑。至越絕書云云。吳地記引之。考越絕書實無此條。蓋誤引也。甘氏道聽塗說。以為嘗見越絕書。必欲執泛海之說。為風流佳話。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末 若

所謂好德不如好色者也。千歲之日至。集註主歷元說。趙註以日月所會為日至。是以辰為至。或言日至為日所至之躔度。朱子云是亦可通。則又以日行躔度之所至為日至。如日至於東井。日至於牽牛之類。此不主歷元。亦不主冬至者也。金仁山以歲差為說。而云堯冬至日在虛。周冬至日在牽牛。宋冬至日在斗。言天者以前所差之故。而推後所差之度。則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日至指已後之日至。此不

主歷元而仍主冬至者也。愚按歷元之說始自漢人。殊為荒渺。蓋每歲二十四氣。日至是中氣。非節氣。不當在朔而言歷元者。皆曰至朔同日。殊不可曉。毛大可嘗曰。凡朔日遇至。必前是閏月。以節氣移之。望後而移中氣。在朔如僖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正義謂去年十二月是閏故也。未聞造歷先置閏者。其辨駁頗明快。又考古之歷元。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無用甲子者。近方合山古今釋疑。揭子宣璇璣遺述。並言無歲不可為元。此歷元之說。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末 若

所以為荒渺而不足信也。日至既非歷元。亦不當專主冬至。毛大可曰。日至兼冬夏言之。太抵造歷在定至。必先定兩至。而後兩分四時。二十四氣。十二月。三百六十日。以次徐定。其說是已。而于所以必兼夏至之故。尙未有發明。李安溪解堯典申命羲叔節云。二至者。歷之元也。二至正則歷本定矣。故四時測驗。而周官惟曰。冬。夏。致日者。以此二者尤。以夏至為重。日中者。夏之屬也。冬之屬宵中。則無景之可候矣。故于夏言敬致。下冬不曰宵短。而曰日短。蓋亦主于日以相參驗。不言敬致。一象

前義一以夏為主也。大司徒土圭之法亦言夏至之景。畧冬至者以此自漢以下始專論冬至與聖人之意異。及歲分之說起。又但以冬至之日日行疾徐遂減歲分。豈知若以夏至舒度推之則歲分之減者反增也。其故在最高卑有動移。自古以來未正在冬夏至之日。及元作歷時恰正。今則又過之矣。若此之類皆須參酌。二至以酌其中。不可以一隅論觀。此則推步之要。最重夏至。孟子所言必是古法。非如漢法之專以冬至為主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七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曾參南武城人。澹臺滅明武城人。後人遂疑魯有兩武城。而謂子羽爲今費縣之武城。曾子則別一武城。在今之嘉祥縣。愚按嘉祥縣有南武山上。有阿城亦名南武城。後人因南武山之城遂附會爲曾子所居。此大謬也。新序云魯人攻鄆曾子辭于鄆。君戰國策甘茂亦言曾子處鄆。是曾子所始卽費縣之武城。非有二地。而史記云南武城者。因清河有東武。魯之北。故加南以別之。據漢人之稱耳。武城漢志作南成。後漢志作南城。至晉始爲南武城。今故城在費縣西。

南九十里屬兗州府。東郭墦間之祭者。

趙註墦間郭外塚間也。閻潛邱以爲此古墓祭之切證。又博舉周禮冢人史記周本紀孔子世家及韓詩外傳成陽靈臺碑以爲証。其引據可謂詳且嚴矣。自愚論之則有不然者。周禮冢人凡祭墓爲尸。鄭註祭墓爲尸或禱祈焉。曰禱祈則非常禮矣。而又曰或者亦以古不祭墓。故疑其辭也。愚則謂祭墓未必是祭祖考。後儒以爲祭土神者得之。小宗伯云成葬而祭墓。檀弓云旣反哭。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六

本

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鄭註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蓋先人體魄藏於此事畢而祭其地。亦情理之所必至。若祭祖考則冢人非必同姓。豈有祭祖考而以他人爲尸者哉。周本紀言武王上祭于畢。馬融謂畢是文王墓地。此閻氏所據者。而小司馬索隱云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則已不用季長之說矣。孔子世家言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祀孔子冢。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顧亭林嘗辨之曰孔子教於洙泗之間。所葬之冢在講堂之後。孔子旣沒弟子卽講堂而祭之。且行。

飲射之禮太史公不達以為祭於冢也此說最是蓋門人不得奉孔子之廟祀因於講堂祀之以盡其情此亡于禮者之禮也不然豈有鄉飲大射而可於冢上行之者哉至孟子此文何義門嘗見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墦間為句之祭者乞其餘為句朱子所定句讀如是之祭者三字本不與墦間連屬則亦未必定是祭墓而靈臺碑韓詩外傳之出自漢人所為者抑又未可盡信也摠之自漢以來始有墓祭相沿既久於義無傷不妨從俗但必謂古禮如是則傳會耳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九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七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九男

九男趙註云一朱八庶按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而與舜貴公也帝王世紀堯娶散宜氏之子曰女皇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路史堯之長子監明先卒富史漢並宜氏生朱庶子九並與呂氏春秋合此言九男郝京山云丹朱不在列也考之竹書堯五十八年使后稷放朱於丹水七十一年命二女嬪于舜則此時朱不在列信然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趙註非是

少艾

示兒編云少艾徧考載籍並無美好之說如曲禮五十曰艾魯頌俾爾耆而艾荀子耆艾而信可以為師皆謂老也初無一言以為幼而美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為言止也謂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愚按戰國策建信君以色幸于趙王而魏牟稱之為幼艾此艾訓美好之確據朱子明引楚辭國策為証何季昭之不考耶

完廩浚井

井廩之事始見于孟子。後人多以為疑。司馬溫公謂是時堯將以天下讓舜。瞽象雖愚亦豈不利其子與兄之為天子而欲殺之乎。借欲殺之堯必誅已。宜亦有所不敢矣。蘇氏古史謂四岳之薦舜曰。烝烝乂不格姦。豈有堯既已用之而猶欲殺之哉。路史又謂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舜告臯陶語也。鬱陶乎予心。顏厚有怙。五子戒太康語也。而牽合為舜象之言。以此斷其謬妄。愚按家語孔子曰。舜之事瞽叟欲使之。未嘗不在于側。索而問書與故辨正 卷十七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卷十七

主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主

有國至瞽叟亦無違命。則粗能守其國者也。其欲殺舜。蓋欲廢嫡立幼。而象之欲殺其兄。亦欲奪嫡故耳。不然豈以匹夫之微。愛憎之故。而遽欲殺之哉。愚按史記言自窮蟬以至舜。皆微為庶人。其說必有所據。孟子亦云。發于畝。祗之中可証也。古今來以後妻之故而欲殺其子者多矣。愛憎之徧。何所不至。豈必因奪嫡而後然哉。流共工于幽州。

共工。水官名。路史以為人名。非也。王逸天問注。以康回為共工名。或以臯陶謨。孔王為共工名。並謬。幽州。北

裔之地。括地志。故冀城在檀州燕樂縣界。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塞外。故老傳云。舜流共工幽州。居此城。閻潜印曰。此幽州其地狹。及後肇十有二州。分冀州東北地為幽州。其地

廣。孔疏謂流四凶在治水前。于時未作十二州。則無幽州之名。而云幽州者。史據後定言之。非也。愚按此幽州與崇山羽山一例。閻氏以為其地狹者得之。但謂肇十

二州在禹治水後。此恐未確。說見下條。舜肇十二州。有兩說。一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分冀州為幽州并州。

分青州為營州。始置十二州。此孔傳及馬融鄭康成王

氏史趙之言曰。自幕至于瞽叟。無違命。則虞氏自幕故

特出于愛憎。而舜又非有大過惡。何至欲殺之哉。考左

肅之說也。一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使禹治之水土既平更置九州此漢書地理志及皇甫謐帝王世紀宋書郡國志之說也以今考之二說皆有難通謂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後則禹既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豈尚有未封未濬者且禹置九州舜分之禹復合之不亦紛更多事乎謂肇十二州在禹治水前則舜既即位各十有二牧益稷篇禹之言曰州十有二師是十二州之數終舜之世不改未嘗復為九州也此尚書一大疑義解經者各主一說無能會而通之惟安溪李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七

文貞公云州之有幽并營者徒以冀極塞而青跨海形勢獨絕作牧分治殆如國有附庸之類雖有州名仍統于冀青故後禹成功作貢亦止于九而其言曰州十有二師十二師即十二牧九州為正幽并營為附舜典總言之禹貢則以正者統之也禹貢青州云萊夷作牧牧者州牧按孔傳以牧為放牧非是自萊跨海即舜分青地為營州者以其為附庸之州與冀之幽并同故附見于青而不列此言作牧而幽并不言者王畿無外畧其牧號且或以王官兼之如周家內諸侯之例也按此說具有特見觀

益稷篇禹曰予决九川又曰州十有二師或言九或言十二則知無分合更置之事舊說謂舜禹互相變革不可通矣

崇山

崇山尚書孔疏云不知其處蓋在衡嶺之南通典云禮陽縣有崇山即舜放驩兜之所愚按在今湖廣澧州永定縣大庸所東有驩兜塚寰宇記以嶺外之驩州為所放處路史驩州乃驩朱國楊用修據沈佺期從崇山向越裳詩謂在交廣之域並非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五

殺三苗于三危

書言竄三苗而孟子云殺蔡虛齊謂竄之于此實置之死地蓋三苗卒死于此故曰殺三苗然洪範言鯀則殛死是鯀亦死于殛所者何以不曰殺吳勿清尚書纂言曰左傳蔡蔡叔蔡與殺字異音同古通用則殺即竄也愚按左傳正義蔡字本蔡字說文蔡散之也從米殺聲疑孟子古本元作蔡與殺聲相近傳寫者遂訛為殺耳吳氏蔡殺通用之說非是而殺之為蔡則無可疑也三危載禹貢者有二竄三苗之三危在西裔括地志抄

州。歟。煌。縣。東。南。四。十。里。山。有。三。峯。故。名。三。危。亦。名。甲。羽。山。今。爲。嘉。峪。關。外。廢。沙。州。衛。地。導。黑。水。之。三。危。在。大。河。南。地。理。今。釋。在。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蕃。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在。烏。鼠。西。南。與。汝。山。接。黑。水。出。其。南。康。成。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殛。鯀。於。羽。山。

帝王世紀云。鯀。顓。頊。之。子。字。熙。艾。宋。忠。世。本。注。亦。以。鯀。爲。顓。頊。子。愚。按。所。謂。子。者。本。其。所。自。出。非。必。卽。父。子。也。而。竹。書。以。爲。父。子。殊。不。可。信。據。竹。書。顓。頊。三。十。年。產。鯀。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木

七十八年。陟。中。更。帝。嚳。六。十。三。年。帝。摯。九。年。至。帝。堯。六。十。一。年。命。鯀。治。河。上。距。顓。頊。產。鯀。之。年。已。一。百。八。十。二。歲。得。無。爲。人。妖。耶。漢。書。律。歷。志。顓。頊。後。五。世。而。生。鯀。差。爲。近。之。漢。書。地。理。志。東。海。郡。祝。其。縣。羽。山。在。南。按。此。卽。禹。貢。蒙。羽。其。藝。之。羽。山。說。者。皆。以。此。山。爲。舜。殛。鯀。處。山。下。有。羽。潭。卽。左。傳。所。云。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羽。淵。者。也。竊。疑。此。地。太。近。非。荒。服。放。流。之。宅。孔。氏。書。傳。羽。山。東。裔。在。海。中。竇。宇。記。羽。山。在。登。州。蓬。萊。縣。東。十。五。里。卽。殛。鯀。處。有。鯀。城。在。縣。南。六。十。里。以。近。殛。鯀。之。地。而。名。此。

與。孔。傳。謂。在。海。中。者。合。閻。百。詩。胡。拙。明。皆。主。此。說。當。從。之。

四罪

四人罪狀。於。經。可。據。左。氏。叙。四。凶。事。皆。言。之。過。而。他。書。所。載。異。說。尤。多。逸。周。書。共。工。自。賢。自。以。無。臣。久。空。大。官。下。官。交。亂。民。無。所。附。唐。氏。伐。之。共。工。以。亡。外。內。相。間。下。撓。其。民。民。無。所。附。三。苗。以。亡。韓。非。子。三。苗。有。成。駒。亡。國。之。臣。也。路。史。驩。兜。以。嬖。臣。狐。攻。專。權。亡。國。其。事。皆。不。見。于。經。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怒。徬。徨。于。野。以。患。帝。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七

韓。非。子。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博。物。志。堯。以。天。下。讓。舜。三。苗。之。民。非。之。則。四。凶。又。以。忌。舜。而。獲。罪。者。其。說。皆。不。可。信。至。四。罪。之。行。是。舜。攝。位。時。事。而。莊。子。釋。文。堯。六。十。年。放。驩。堯。六。十。四。年。流。共。工。六。十。六。年。竄。三。苗。竹。書。堯。六。十。九。年。黜。崇。伯。鯀。皆。在。舜。徵。庸。之。前。亦。與。經。不。合。蘇。子。瞻。據。史。記。以。變。北。狄。云。云。謂。四。族。之。誅。皆。非。誅。死。亦。不。廢。絕。但。遷。之。遠。方。爲。要。荒。之。君。長。此。說。亦。非。按。春。秋。傳。言。舜。臣。堯。流。四。凶。族。是。四。罪。之。刑。皆。流。也。禹。貢。要。服。二。百。里。蔡。荒。

服二百里流蓋以要荒之邊鄙為流放罪人之地正傳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魍魎者豈使之為君長哉

有庠

有庠在今永州府零陵縣閻潛邱曰據經文欲常常而見之云云豈有兄居蒲坂弟居零陵陸阻太行水絕洞庭較諸驩堯放處尤遠千里之理蓋有庠之封必近在帝都而今不可考耳愚按路史謂九域圖經樂記寰宇記並以象城為舜弟所封象城屬鉅鹿與帝都審邇豈即是耶顧寧人謂上古諸侯之封萬國中原之地必無四書典故辨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九

開土可封故不得已而封之于遠此臆說也

南河之南

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過洛汭為南河至大伾北流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為東河東西南皆據冀州言冀州在南河之北南河之南則豫州也史記集解劉熙云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按九河徒駭最北鬲津最南鬲津在鬲縣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鬲縣故城則舜避朱在兗州也張守節謂濮州鄆城縣偃朱故城即舜避丹朱之

處濮州今屬山東曹州府亦古兗州地劉說不為無因但豫河為南河見于禹貢以九河之最南者為南河則書傳無此稱當以集註為正

箕山之陰

箕山之陰史記作箕山之陽愚按山北曰陰陽城在箕山之北故張守節云陰即陽城也史記作陽則為箕山之南與孟子不合故張守節疑史記箕字是嵩字之訛蓋陽城在嵩山南二十三里則為嵩山之陽也趙註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可藏處閻百詩非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九

謂陽城山陽城縣以去嵩山幾三十里箕山在陽城縣南十三里安得即云嵩山下之深谷其說良然但謂箕山為嵩高之北此本史記集解劉熙語愚謂北字疑訛

按括地志陽城縣在箕山北十三里嵩山在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則陽城在嵩山之南箕山又在陽城之南非北也

外丙仲壬

外丙仲壬自程子謂歲為年始為異說邵子皇極經世書亦無外丙仲壬名世胡五峯大紀主經世力辨史記

之非。大畧謂三王家天下。定于立嫡。成湯伊尹戮力創
業。乃舍嫡孫而立諸子。亂倫壞制。開後嗣爭奪之端乎。
公儀仲子舍孫而立子。言假問曰禮與。孔子曰否。立孫
孔子殷人。宜其知先王之故矣。而不以立弟爲是。商自
沃丁始立弟。太史公陽甲之紀曰。自仲丁以下。廢嫡而
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以其世考之。自
沃丁至陽甲。立弟者九世。則仲丁之名誤也。沃丁既以
廢嫡立諸弟子。生亂爲罪。則湯未嘗立外丙仲王明矣。
不然是湯首爲亂制。又可罪沃丁乎。愚按史記仲丁之
函書與故辨正 卷十七

以著其所以致亂之由。此史筆也。且仲丁既以立弟致
九世亂。而後之賢君如盤庚武丁。乃不鑒先世之禍。而
又傳弟。則豈非無嫡立弟。商制固然。不得而易哉。胡氏
不明無嫡立弟與廢嫡立弟之異。而槩以爲亂制。何讀
史之弗審也。外丙仲王之立。見于史記。而竹書所載外
丙名勝。元年乙亥即位。二年崩。仲王名庸。元年丁丑即
位。四年崩。此其的然可據者。國語云。商之享國三十一
王。今合外丙仲王數之。尙闕其一。蓋史失之。若更無丙
王。則止二十有八王。國語近古之書。必不謬誤至此。斷
函書與故辨正 卷十七

喪者不離殯。側何待于祗見。且曰烈祖則廟號已定。其非殯官可知。觀伊訓書法。太甲之為嗣。仲壬益無疑矣。放桐

書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史記太甲既立三年。伊尹放之于桐官。居桐官三年。悔過反善。伊尹乃迎而授之政。是以太甲歸亳之歲為即位之六年。與書序異。當以書序為正。蓋居桐在諒陰時。故曰王祖桐官。居憂自史記以放桐在既立三年後。于是霍光將廢昌邑。田延年遂以伊尹廢太甲以安社稷。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主

為辭。羅泌路史謂太甲三篇。曷嘗有廢立之一言。直斥延年為循俗無稽之說。其論當矣。閻潛邱云。鄭康成書序註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初不指為湯葬地。余以後漢志梁國虞縣有桐亭。太甲所放處。應即在于此。虞今歸德虞城縣。距湯都南。亳僅七十里。方可伊尹既攝國政。復時時往訓太甲三年。不然如人言湯亳為偃師。去虞城八百餘里。尹豈有縮地之法。分身以應乎。湯都仍屬穀熟鎮。為是。愚按湯都實在偃師。史記正義引晉大康地記云。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太甲所放處也。尸

鄉在洛州偃師縣西南五里。據此則太甲放處。密邇湯都。閻氏指桐亭為放處。而移湯都于穀熟以就之。非也。

集註以桐為湯陵墓之地。此本孔氏書傳。而其說未的。按劉向言殷湯無葬處。是漢時已不得其邱壠所在矣。崔駰謂湯冢在濟陽薄縣北。皇覽謂薄城北郭東三里平地有湯冢。杜預謂梁國蒙縣北有薄伐城。城中有湯冢。水經注歷引諸說。仍疑不能定。蓋不可考矣。閻潛邱云。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長卿按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于汾陰。亳縣北東郭。去縣三里。馬端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主

臨曰。今河中府是。故宋太祖乾德四年。著諸祀典。迄今不易。愚按。汾陰唐為寶鼎縣。元和志。湯陵在寶鼎縣北四十三里。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是。縣志云。湯陵在百祥村西。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椁遷葬。明初建陵寢於其東。然括地志又云。洛州偃師縣東六里有湯冢。則此亦未足為據。

有莘。呂覽作有仇。史記正義以為汴州陳留縣東五里。故莘城是。若周太妃所生之莘。則在今同州府郃陽南。

二十里。又春秋荆敗蔡師于莘則在河南汝陽縣境。地各不同。大全小註趙氏以伊尹耕于有莘為郟陽非是。

癰疽

癰疽。劉向說苑作雍雉。東坡嘗考之。謂當以說苑為正。

孟子則字音之訛也。愚按國策衛靈公近癰疽。註癰疽

之幸與孟子合。史記作雍渠。韓非子又作雍鈕。古書紀

載不同。往往如是。何得以孟子為訛。

顏讐由

史記孔子適衛。主子路妻兄顏濁鄒家。索隱謂與孟子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南

主顏讐由不合。正義則云濁音卓。鄒音聚。以顏濁鄒為

顏涿聚。其說蓋本之漢書。古今人表。愚謂顏讐由即顏

濁鄒而非涿聚。顏涿聚乃顏庚而非濁鄒。何以明之。按

孔叢子言讐由善事親。嘗以非罪被執。子路哀金贖之。

或疑其私于所昵。而孔子白其不然。此讐由為子路妻

兄之證。與史記之濁鄒是一人也。涿聚則齊人。哀二十

三年傳。晉荀瑶伐齊。戰于犁邱。齊師收績。禽顏庚。杜注

夫顏涿聚。二十七年傳。荀瑶伐鄭。鄭請救于齊。陳成子召顏

涿聚之子晉曰。隰即犁之役。而父死焉。則涿聚乃顏庚

非顏濁鄒。傳有明據。人表混而為一。張守節遂以字音附會非也。

司城貞子

史記孔子遂至陳。主于司城貞子家。則貞子時為陳臣。

本無可疑。祇因司城是宋官。于是解者各異。邵二泉謂

貞子先仕宋後仕陳。或謂先仕陳後仕宋。或又謂哀七

年曾亦有司城。此司城疑即陳之官名。陳定字謂以文

勢觀。似是臨去宋時。主于司城貞子。適陳為陳侯周臣。

關里志及年譜。並云孔子嘗為陳侯周臣。諸說不同。當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東

以邵說為正。閻百詩曰。以孟子書法觀之。貞子本為宋

卿。由宋而流于陳。方得為孔子之居。停主人。所以書法

繁重委折而下如是。讀者可以會意也。愚按春秋傳陳

潛公時有公孫貞子。楚伐吳。陳侯使貞子弔焉。及良而

卒。或即其人與。

陳侯周

孔子去衛適陳。當魯公之六年。此陳侯潛公也。趙註陳

侯名周。而史記云潛公名越。郝京山因謂陳侯周非其

名。周訓忠信。言貞子為陳侯忠信之臣。黃太冲祖其說。

云司城蓋因陳亡而殉者陳之忠臣也亦太穿鑿矣
五羊之皮食牛

集註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為
之食牛朱竹垞五穀辨曰趙註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穀
羊皮為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穀羊皮為人養牛蓋言衣
此食牛也屢屨之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
西入秦五穀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初五羊
為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嘗言之李孔德孔德
不以為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本

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為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為英
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為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
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
在位之君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予合按史
記百里奚亡秦亡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
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
焉請以五穀羊皮贖之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
穀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
不然五穀微物楚人豈貪之乎愚按屢屨歌乃漢詞賦

家所為本不足據其以史記贖奚事為証亦非是史記
言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者此即齊欲請管仲于魯而
桓公謂知吾將用之必不與我矣之意故其謂楚人曰
吾媵臣微之也請贖以五穀羊皮示其無足重輕也所
以杜楚人之疑而使之不忌也若謂以此取信于楚則
奚之素所被服楚人惡得知之史記商鞅傳又載趙良
之言曰五穀大夫荆之鄙人也自鬻于秦客被褐食牛
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史遷
所傳已自相矛盾則并贖奚之事亦屬傳疑不足信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本

至所引范處義釋詩之說則尤為不根夫五絨五
總絲數非絨數也戴侗六書故曰絨絨總俱以五言皆
絲之量數更証之西京雜記云五絲為緝倍緝為升倍
升為絨是絨為緝數益無可疑范氏謂合五羊為一裘
則羔羊兒羊也豈有兒羊而五皮而可以成裘者哉嘗
考韓詩外傳云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于齊自賣五羊
皮為一輓車入秦戰國策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買以五
羊之皮說苑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養牛又臣術
篇云賣人買百里奚以五穀羊皮使將盭車之秦又善

說篇云。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爲秦人虜。穆公得之。請說。並以五羊皮爲自鬻之直。與集註同。竹垞所云。則昔人未有作此解者。惟莊子庚桑楚篇云。湯以庖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陸德明音義。既引史記。贖奚事。又曰。或云百里奚好五色皮裘。此頗合于竹垞之解。而又不能引據。徒制截趙註。以就其說。宜孔德之不以爲然也。

號

號。號叔之後。西號也。漢志。西號在雍州。水經注。雍縣故號。號叔之後。西號也。漢志。西號在雍州。水經注。雍縣故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七

秦德公所居也。晉地道記曰。西號地。太康記曰。號叔之號矣。亦謂之北號。春秋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杜註。下陽。號邑。在河東大陽縣。漢志。北號在大陽。又謂之南號。僖五年。晉侯圍上陽。滅號。杜註。上陽在宏農。陝縣東南。水經注。上陽爲南號。按。上陽在河南。下陽在河北。故當時有南北之稱。其實皆西號也。東號在滎陽。號仲所封。卽鄭之制邑。隱元年傳。制。廢邑也。號叔死焉。杜註。號叔。東號君也。孔疏。號仲封東。而此云號叔。東號君者。言所滅之君。字曰叔也。鄭語。史伯曰。號叔恃勢。韋昭註。此

號叔乃號仲之後是也。吳斗南曰。帝王世紀以西號爲號仲所封。而後漢書亦以陝縣爲仲國。審爾則東號北號。皆爲叔後。或東號爲鄭所滅。而王復封之。不知北號卽西號。乃叔之所封。而東號則仲後。非叔後也。國語。晉臣曰。文王敬友二號。馬融謂號叔同母弟。號仲封下陽。異母弟。號叔封上陽。以二號爲三號。又以北號之下陽爲仲國。而後來沿誤。分西號北號東號爲三號。以西號爲仲所封。斗南亦疑不能定。故備論之。斗南東號滅而復封之說。亦有自來。唐書世系表。平王奪號叔之地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七

九

予鄭武公。楚莊王起陸渾之師。以伐周。責王滅號。于是平王求號叔裔孫序。封于曲陽。號曰郭公。按春秋楚莊卽位。在周頃王六年。去平王東遷一百五十餘年。中間尙隔桓莊僖惠襄五王。安得有責平王滅號事。無稽之言。不足信也。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八

深陽周柄中理東氏著

鈔鐘註

鄭康成註周禮。郭璞註爾雅。並以鈔為大鐘。韋昭註國語。杜預註左傳。並以鈔為小鐘。許叔仲直謂鈔為鈔于之屬。所以應鐘磬者。愚按鈔之為大鐘為小鐘。經無明文。據國語云。細鈔有鐘無鈔。昭其大也。大約有鈔無鐘。甚大無鈔。昭其細也。則似以為小鐘者得之。然無論為大為小。要是特懸之鐘。非編鐘也。毛氏竟山樂錄謂鈔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八

鐘即編鐘。鈔與編聲之轉也。此說非是。白虎通云。鈔者節度之所生也。君臣有節度則萬物昌。無節度則萬物亡。亡與昌正相迫。故謂之鈔。鈔之名義如是。而可謂鈔鐘。即編鐘乎。且田器亦名鈔。如其說。則周頌之錢。錢齊語之耨。耨將可謂之錢。編耨編乎。亦謬甚矣。隨隱漫錄。金聲玉振。乃景鐘也。頂上有玉。叩則金先鳴。玉終之。高九尺。天子親擊以祀上帝。愚按路史云。昔黃帝分五聲以正五鐘。四曰景鐘。今五鐘在大晟。景鐘第一。惟親祀則用之。則宋時有此器。非孟子之所謂金聲玉振也。

附錄以廣異聞

卿大夫

周禮治官之屬。太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教官之屬。大司徒卿一人。小司徒中大夫二人。鄉師下大夫四人。禮官之屬。大宗伯卿一人。小宗伯中大夫二人。肆師下大夫四人。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刑官之屬。大司寇卿一人。小司寇中大夫二人。士師下大夫四人。六官止有中下大夫。是天子有卿無上大夫也。王制言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八

諸侯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諸侯之上大夫。即卿而無中大夫也。三卿對大夫為上。於三卿中。又自分上中下。王制有上卿中卿下卿是也。五大夫對三卿為下。於五大夫中。又自分上下。小宰小司徒為上。小宗伯小司寇小司空為下。王制小國之中卿。當大國之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也。

上士中士下士

汪武曹曰。孟子不明言上士中士下士之數。王制止言上士二十七人。而不明言中士下士之數。鄭註曰。上九

中九下九也。賈疏曰：上九中九下九，勉人為高行，故總以上士言之也。嚴陵方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下之士與之為三分焉。合而為八十一也。山陰陸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八十一人也。廬陵胡氏曰：士之數，國各二十七人，三分之上士之數居大半，中士下士之數各居上士之三分之一也。延平周氏曰：上士二十七人，中士下士各居其上之三分，則二百四十三人也。金華邵氏曰：諸侯雖有上中下士，惟上士常置，中士下士有時而缺也。諸說未知孰是。愚按王制云：上士二十七人，又云：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三

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言其有者一，一無之辭，則邵氏所謂上士常置，中下士有時而缺者，是矣。二十七人者，上士之數三分，分陸氏讀去聲其數為八十人，則陸氏謂中下士各八十一人者是矣。如方氏胡氏之說，則中下士之數太少。如周氏之說，則中下士之數又太多。故吳草廬禮記纂言亦以陸說為優。此定論也。至鄭註賈疏，則因王制其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上之三分十五字，不與上士二十七人連文，而次於下當其下大夫之下，故鄭氏通解為並會之序，而於上士

二十七人，則以上九中九下九合之為二十七，此實由錯簡致誤。後儒已正之矣。

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

封國之制，孟子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王制同。周官大司徒則謂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與孟子異。鄭康成謂孟子所言周初制，周公分大九州之地，始皆益之。此說最謬。後儒陸農師易山齋金仁山輩，並言周之幅員不廣于虞夏，安得加封若此？且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勢必有所并。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四

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國為之徙者二十餘封，數大國，天下盡擾，此必不然之事。蘇子由嘗辨之矣。唐仲友謂古之封國有軍有賦，自軍言之，則方百里而具三軍，方七十里而具二軍，方五十里而具一軍，自賦言之，則公之國方二百一十里而具千乘，伯之國方一百四十里而具六百乘，男之國方百里而具三百乘，子下同于男，侯上同于公，自是而外，則山川土田附庸皆在封疆之內，然皆非出車制賦之壤。孟子言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獨舉軍制而言也。周官于諸公言五百

里諸侯言四百里。伯言三百里。子言二百里者。包山川土田附庸于封疆內也。于諸男言百里者。獨舉其出軍賦之封疆也。凡此皆省文而互見。詳而考之。未有不合者。按唐氏此說。極為支離。卽以周禮觀之。自諸公至諸男。封疆之數。遞為降殺。各以百里為等差。今忽分二解於公侯伯子。則以為兼虛。封于諸男。則以為舉實。封此在周禮。先不可通。而以牽合孟子之說。其誰信之。陳氏禮書謂孟子三等之地。正封也。周官五百里四百里云云者。則所統之附庸。葉少蘊又謂兼山林川澤而言。汪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五

武曹駁之曰。方五百里者為方百里者二十五也。豈公之正封止得方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二十。四乎。方四百里者為方百里者十六也。豈侯之正封止得五百里者一。而附庸反得方百里者十五乎。卽合山林川澤言之。亦不應如此之多。則其說又難通矣。惠氏據尙書大傳。謂諸侯受封必有采地。封五百里與四百里者。其采百里。封三百里者。其采七十里。封二百里與百里者。其采五十里。采則全入于其君。而封為天子之土。故天子得而食之。王制言采。周官言封。二者必合而

相備。按大傳言百里諸侯之國。以五十里為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為采。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為采。此說合于孟子。而異于周禮。惠氏假借附會。以調和其說。巧則巧矣。而非其實也。李剛主謂百里專言土田。山川附庸。則量功而錫。不在百里內。孟子曰。天子巡狩。有慶慶以地。是初封百里。而其後慶地何算。故周禮約其數曰。公不過五百里。侯不過四百里。伯子男不過三百里。二百里。此說亦本之唐仲友。按周禮明言。凡建邦國。以土圭土其地。而制其域。則五百里四百里。乃其疆域。于建國之初。已定之。豈有豫約慶地之數。而為之制其域者。果如其說。本文何以不云公之地無過五百里。侯之地無過四百里。耶。任鈞臺又疑大司徒文誤。當是方百里五方百里四。此亦不然。職方氏明言千里之地。以方五百里封公。則四公。以方四百里封侯。則六侯。若止方百里五。則千里當封二十公。方百里四。則千里當封二十五侯。職方之制。合于大司徒。其非誤文可知矣。然則孟子與周禮。決不可合。據書云。分土惟三。自當以孟子為正。或反據周禮以疑孟。不亦謬哉。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本

附庸

註以庸為通。此本白虎通附庸者附大國以名通之說。按書傳民功曰庸。其功勞附大國以達于天子。又王制註小城曰附庸。庸墉同。猶屬城也。二說雖與註異。而義皆可通。任鈞臺曰。春秋時有自附庸升為子男。如邾小邾。有自成國降為附庸。如紀季入齊。鄆巫屬魯。有自大邾采地升為附庸。如宋之蕭叔。雖春秋變制。然必古原有此法。愚按白虎通云。有德之士。封之必先試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為附庸。則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七

古有其法。明矣。左傳莊公五年秋。邾犁來來朝。名未王命也。註疏謂附庸未受王命為諸侯。例當稱名。故邾儀父稱字。為貴之也。胡氏則云。中國附庸例稱字。邾儀父蕭叔是也。夷狄附庸例稱名。邾犁來介葛盧是也。按邾與邾皆中國附庸。並非夷狄。必分之。則邾當為夷。左傳叔孫郈曰。邾又夷也。以邾地近戎。故云。乃反曰儀父。中國例稱字。此杜撰之說。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王制。天子三公之田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

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與孟子不合。當以孟子為正。蓋古者三公不必備。常以六卿兼之。卿兼公孤。亦止食卿之祿。公孤之爵。不為位。故無祿。則受地當自卿始。此孟子是。而王制非也。內臣之命。降于外諸侯。而祿必視乎外。故以六命之卿視九命之公侯。四命之大夫視七命之伯。三命之元士視五命之子男。皆卑其命而崇其祿者。元士之命。不下於附庸。而受地視附庸。則非卑其命而崇其祿之義。與卿大夫不一例矣。此又孟子是。而王制非者也。吳氏禮記纂言。反謂孟子當諸侯去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八

籍之時。但以意言其大畧。不若王制所記為得之。顛倒甚矣。至周禮載師疏云。天子大夫各受采地二十五里。天子之卿各受采地五十里。又與孟子王制異。此則經無明文。特出于疏家之說。尤不足據。

卿祿四大夫

安溪李文貞公曰。諸侯之卿。不命于天子者。其祿秩與大夫等。命于天子者。不論大小國。其祿皆當四大夫也。但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故視大夫四倍。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其一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二大夫總

較。惟三倍耳。小國三卿。一卿命于天子。其二與大夫同祿。則以三卿與三大夫相較。惟二倍耳。故曰大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卿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當大夫者。皆非命卿也。秩既相當。祿亦相等。明矣。愚按卿祿之數。王制有明文。謂王制不可據。則文貞之所據。以推者。固王制也。王制而可據。乃舍頒祿之正文。不從而轉。據卿大夫類。聘並會之序。以推頒祿之數。不亦迂曲而難通乎。考主制言大國之卿。四大夫祿。食二百八十八人。次國之卿。三大夫祿。食二百一十六人。小國之卿。倍大夫祿。食百四十四人。孔疏。卿祿重。故隨國之大。小為節。則謂命于天子者。其祿皆當四大夫。非也。王制又云。次國之卿。命于其君者。如小國之卿。孔疏。大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者。祿各食二百一十六人。而一卿命于其君者。為賤。祿不可等。天子命者。故視小國。卿食一百四十四人。則謂不命于天子者。與大夫同祿。亦非也。况諸侯有大夫五人。今但以三大夫與三卿相較。尤為不合。何義門讀書記。亦以李說為未然而行。遠集文評。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九

力從而附會之。則過矣。

庶人在官

鄭節。卿大夫平經國書。謂府史胥徒。印司馬法所征之士。徒更調迭發。以給徭役。其任事止於一年。更代而去。則復業于百畝。愚按。府史胥徒。徒為最下。給趨走追呼而已。胥則有才智為什長。至府主庫藏。史掌文書。職守頗重。尤須擇人以充之。非凡民皆可為者。賈公彥謂。官長辟召。除其課役而使之。則入官之後。舊籍已除。斷無每年更代之理。且檀弓言。晉趙文子舉管庫之士七十餘人。鄭註。謂管庫之士。府史以下。官長所置者。舉之于君。為大夫士也。此雖春秋時事。必古原有此法。然則府史之屬。効力有年。間亦擢用。而鄭氏受代歸農之說。益知其必不然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十

一夫百畝

周家授田之制。如大司徒遂人之說。則是田肥者少。授之田瘠者多。授之。如小司徒之說。則口眾者授之肥田。口少者授之瘠田。如孟子王制之說。則一夫定以百畝為率。而良農食多。惰農食少。馬貴與嘗論三說之不同。

矣。思按三說本同。當以孟子王制為主。而參觀周禮之說。蓋田有不易。一易再易之殊。左氏異義。自衍沃之地。九夫爲井。而外。又有二而當一。以至九而當一者。此大司徒遂人授田。所以有多寡之差也。孟子王制言一夫百畝。則周禮不易之地。左傳衍沃之地。舉其最上者。以定賦也。至小司徒之法。亦具于遂人。中遂人云。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蓋人有生耗。卽田有予取。故稽而授之。或以小司徒之說爲疑者。未考遂人歲時稽授之法也。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七

費惠公

春秋時有兩費。其一魯國之費。初爲季父邑。後爲季氏邑。其一滑國之費。成十二年晉使呂相絕秦。曰。殄滅我費滑。至子思時。其亡久矣。費惠公薛仲常以爲季父之後。非也。蓋卽季氏之後。僭稱公者。王伯厚引楚世家有鄒費邾邳。金仁山引曾子書。有費君費子之稱。閻百詩又引呂氏春秋。以滕費則勞。以鄒魯則逸。劉向說苑。魯人攻鄆。曾子辭于鄆君。鄆君曰。寡人之于先生也。魯世家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早于三桓之家。六國表。

並同其爲季氏之強。以邑爲國。而僭稱公。殆無復疑。

獵較

獵較之說。趙氏張氏不同。王罕皆謂較奪禽獸以祭。正與下正祭器相應。自從趙義爲長。愚謂不特此也。周禮獲禽者。取左耳。及弊田。植虞旗。致禽而珥焉。言致禽于旗下。取耳以較。所獲之多少。則獵而較。獲正禮之所有。不得爲弊俗。故趙說爲長。楊文來曰。獵較之解。張說爲長。還與盧令齊俗也。猶但以便捷。輕利相稱。譽魯俗重禮教。君屏泮宮。而無小無大。從公于邁。猶有先王之遺風焉。何至公行攘奪。會齊俗之不若乎。左傳晉厲公田。與婦人先殺而飲酒。後使大夫殺。卻至奉豕。寺人張孟奪之。卻至射而殺之。未幾難作。君臣俱斃。魯之後亡。以猶乘周禮也。必不至此極。其意蓋在貴四方之異物。所得之多且異者。則於獻禽時。誇耀於衆。謂人莫己若耳。非獨較多寡。亦較珍異也。愚按楊說亦自近理。然孟子引此。正以較奪禽獸。與取非其有一例。故舉以相形。若作比較解。則與取民猶禦毫無干涉。下文不當云。獵較猶可。况受其賜矣。嘗推求獵較之故。大抵出於魯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七

三家。非田獵之百姓相較奪也。襄三十年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弗許。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是因祭而獵。惟諸侯得行之。而大夫不與焉。魯自三家僭竊。禮則擬於君。祀則豐於昵。務以多品異物為觀美。於是有田獵較奪之事。孔子不禁。而先傳正祭器。蓋陰以禮裁之也。若謂魯人之習俗如是。則孔子為政能使市不飾買。塗不拾遺。而獨不能變此陋習乎。且庶民有何祭器。庶民之祭。豈得用四方之食。而煩孔子之簿正耶。知此則無疑於趙氏較奪之說矣。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衛孝公

趙註。衛孝公以國君養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按左傳。史記。無衛孝公。孫疏謂仍是靈公。考史記。孔子在衛。衛靈公致粟六萬。此固公養之實據。然以其接遇有禮。不徒能養。故曰際可之仕。則非公養之仕矣。集註疑是出公。此為近之。蓋出公繼立時。孔子又嘗過衛。大約其致粟仍襲靈公之舊。而禮遇不深。故第為公養之仕耳。出公有公養之禮。而夫子受之。此冉有子貢所以有為衛君之疑也。出公奔越。死無諡。而稱孝公。

任鈞臺云。必衛人猶以輒為嫡孫。當立而私諡之。想當然也。

委吏

委吏註云。主委積之吏。按周禮。委人掌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蓄聚之物。以待賓客。羈旅。祭祀。喪紀之用。而掌邦之委積者。則遺人也。毛大可以此駁集註之誤。然委人職。亦有其委積薪芻之文。即通言主委積之吏。亦無不可。何多辨為。

乘田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

趙註。乘田。苑囿之吏。主六畜之芻牧者。毛大可曰。按苑囿。園人所掌。祇游觀鳥獸之事。並無牛羊。亦並不芻牧。考周禮。牛人有職人。主芻豢者。職通作穢。棧也。所以繫牛。凡牧人掌牧六牲。牛人掌養國之公牛。必授職人芻豢之。史記謂之司職吏。其又名乘田者。以公牛芻豢皆甸田中事也。愚按古乘與甸通。毛說良是。朱子論語序說。既謂乘田即職人。而此註乃承趙氏之誤。則失于刊正故耳。

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

問潛邱曰子思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孟子言再拜稽首而受其拜與稽首次第各不同何也按周禮吉拜是拜而後稽顙凶拜是稽顙而後拜則凡先稽首後再拜凶拜之禮也先再拜後稽首吉拜之禮也吉拜拜之常故主于受凶拜拜之異故主于不受愚按拜者先跪兩膝着地次拱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不至于地其首懸空但與腰平荀子所謂平衡曰拜是也周禮謂之空首尙書謂之拜首與凡傳記單言拜者皆謂此拜也此拜之正也稽首者兩膝着地兩手到地乃俯其首下至于地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五

在手之前首下腰高如衡之頭低尾昂荀子所謂下衡曰稽首是也此拜之最重者凡再拜者先作空首一拜後作稽首一拜是爲再拜稽首先作稽首一拜後作空首一拜是爲稽首再拜玉藻云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此拜受君賜之禮子思主于不受故先稽首而後拜耳潛邱之說極細恐讀者或未曉拜禮故特因而伸之

皮冠

周禮司服凡甸冠弁服鄭註冠弁委貌此田獵之冠也薛氏禮圖以冠弁卽皮弁又以皮弁卽皮冠此說非是

襄十四年傳衛獻公射鴻于圃孫甯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與之言二子怒孔疏謂敬大臣宜去皮冠若皮冠卽弁則衛獻之不釋皮冠正自應爾孫甯二子何爲而怒乎然則冠弁者禮服之冠皮冠蓋加于禮冠之上田獵則以禦塵亦以禦雨雪楚靈狩于州來去皮冠而與子革語必非科頭也可見去皮冠而仍有禮冠矣以其爲田獵所有事故招虞人以之而禮冠中不數也或云天子田獵服委貌諸侯服皮冠亦是妄說

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六

毛大可曰春秋傳旂以招大夫弓以招士與孟子不同古孤卿建旂故旂招大夫以王制上大夫聯孤卿也逸詩翹翹車乘招我以弓則弓本招士之具若以旂招士則旂爲諸侯所建豈以交龍以旂招庶人則聘禮卿載旂通以大赤白爲之是春秋傳可解而孟子不可解俗謂旂無文采龍善變化皆臆說也此爲孟子解當據司常大閱文凡大閱治徒役必有諸侯卿大夫士及州里庶人顧士本有位惟諸侯得召之而侯車載旂故卽以旂招士孤卿可召庶人而孤卿載旂故卽以旂招庶人

是左傳之招以其物而孟子之招則以所招之人之物不相悖也。若大夫車載旌物。今仍以其物招之。尊大夫耳。此庶田禮與閔禮可通証者。愚按司常云。大夫士建物而旌則旂車載之。毛氏欲傳會其說。遂自造禮文曰。大夫載旌。而又見司常明言建物。故於旌下添一物字。以混亂之。豈旌卽物耶。抑載旌兼載物耶。吾不知其何謂也。夫以司常解孟子。固自有說。旂車載旌。旂車者五路中之木路。田獵乘之。巾車云木路以田是也。王正田獵則建大麾。小田獵則建旌。故卽以旌招大夫。此正所謂以所招之人之物與旂招士。旂招庶人一例也。陳氏禮書曰。孤卿建旂。庶人孤卿之所治者也。故招以旂。諸侯建旂。士君之所禮也。故招以旂。旂車載旌。大夫從旂。燕之樂者也。故招以旌。以此解孟子。何不可焉。周禮司常。全羽爲旌。析羽爲旌。注云。全羽析羽皆染五采繫於旌旒之上。所謂注旌於干首也。疏云。注旌於干首。爾雅文也。据爾雅。注旌首日旌。則旌旒非直有羽。又有毛也。姜上均曰。旌旒皆以羽爲之。爾雅以毛釋旌。此經傳互釋之通例。而疏据其文。以旌旒爲有羽。又有毛。如其

說則爾雅但云注旌首日旌。將旌有旒反無羽乎。愚按姜說非是。左傳范宣子假羽旌於齊。晉人假羽旌於鄭。杜注云。以析羽爲旌。爲王者旂車之所建也。此旌兼有羽旌之証。惟兼有羽旌。故司常云。析羽爲旌。爾雅云。注旌爲旌。可以偏舉。而互見。若旌本無旒。而以旌釋旌。此與指鹿爲馬無異。經傳豈有此互釋之例哉。使其有此例也。則釋旌曰。注旌爲旌。釋旌曰。析羽爲旌。不亦名實俱亂疑誤後人之甚乎。大抵旌皆有旒。故書曰。秉旌。詩曰。建旌。此通稱之號。而羽則惟旌旒有之。疏謂旌有羽。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八 本

又有毛。良是謂大常以下皆有羽旌。恐未然而姜氏以旌另爲一物。則又非也。

趙孟

示兒編。晉有三趙。孟趙朔之子曰武。諡文子。稱趙孟。趙武之子曰成。趙成之子曰鞅。又名封父。諡簡子。亦稱趙孟。趙鞅之子曰無恤。諡襄子。亦稱趙孟。愚按吳斗南云。趙盾字孟。故其子孫皆稱趙孟。

膏梁

趙註。膏梁細梁如膏者。此翁山海經之膏。菽膏稻膏黍

膏稷郭註謂味好滑如膏者也。集註分爲二物膏肥肉。梁美穀與韋昭國語註同。按膏粱對下文繡文是衣繡。是裳則膏粱亦當是二物。集註爲長。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克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九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親迎

親迎之禮自諸侯至士庶皆行之。天子之親迎則禮無明文。左氏謂天子不親迎。公羊謂天子亦親迎。後儒或從左氏或主公羊。愚獨取唐陸淳尊無二上不當親迎之說。以爲定論。或言無禮文可徵。不知禮固有卽此可以通彼者。士昏禮父醮子而命之迎。若宗子父母皆沒。則不親迎。以無命之者也。由此推之。則天子之不親迎。

四書典故辨正卷十九

一

可知矣。或問然則諸侯卽位而娶無命之者亦不親迎乎。曰是不然。諸侯雖無父命。有王命。古者諸侯之娶。告於天子。天子命之。故雜記云。夫人之不命于天子。自魯昭始也。夫有天子之命。則親迎焉。宜也。若天子則真無命之者也。

岑樓

集註岑樓樓之高銳似山者。趙註岑樓山之銳嶺者。正義山小而高者曰岑。曰樓者。蓋重屋曰樓。亦取其重高之意也。按趙註以岑樓爲山。集註以爲樓屋。二說不同。

疑趙註為是。說見論語山梁條寸木高於岑樓。猶韓非子所謂立尺材於高山之上也。

曹交

曹交。趙註以為曹君之弟。王伯厚曰。按左傳哀八年宋滅曹。孟子時曹亡久矣。曹交蓋以國為氏者。閻百詩謂戰國時如邾薛中山皆滅而復立。安知曹滅于春秋哀八年。下到孟子居邾時已一百七十餘年。不更有國于曹者。此臆揣之說。毛大可又謂邾即邾國。春秋註邾本曹姓。顛頊之後。則曹交或因與邾君同姓。故得見邾君。而假館焉。或即邾君之弟。戰國禮衰。不分宗。不別氏。弟得以其戚戚君。故兄弟同姓。未可知也。此說較為近理。然終不如王說之確。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二

小弁

註作幽王逐子宜曰事。此本毛詩。趙註云伯奇之詩。論衡亦云伯奇放流所作。按伯奇乃尹吉甫子。而正義謂伯奇即宜曰。其說本之劉更生。路史已辨其誤。

高子

詩周頌絲衣篇。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疏謂高子子夏門

人又事孟子。年老矣。故孟子稱曰叟。郝仲與謂此高子。是子夏門人。山徑禹聲。章高子。則孟子門人。此高子子弟。愚按郝氏蓋以山徑茅塞之語。似乎師戒其弟。而此章則稱之為叟。故以為二人。亦無明據。

凱風

毛大可曰。齊魯韓三家。以凱風為母責子詩。此尤與孟子不可磯。并幽王逐子尹吉甫殺子義合。彼皆戕害其子。故過大。此但責子過情。故過小。若不安室。則過不小矣。愚按從一而終者。婦人之大節。而孟子以凱風為親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三

之過小。豈小其失節哉。嘗即不可磯之義求之。蓋曰一念雖差。過而未遂。斯為小矣。人子當此。惟有負罪引慝。積誠婉諭。可以挽回。若遂呼天怨懟。則已心未盡。奚以悟親之心。或反至激怒而成之。故曰不可磯亦不孝也。觀詩序言七子能盡孝道。以慰母心而成其志。成志者成母守節之志也。孔疏亦言母遂不嫁。此所以為過小耳。何必從責子過情之說。然後與過小不可磯之義合乎。任

趙註任薛之同姓孫疏引隱十一年傳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以証愚按傳所謂諸任者皆謂任姓孔疏引世本氏族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孟子之任乃任國非任姓僖十一年傳任風姓也杜預云伏羲之後今任城縣也按今濟寧州東有廢任城縣卽古任國地

三卿

孟子在三卿之中蔡虛齋以司徒三卿解之全謝山曰七國時無此三卿國策中惟魏有司徒之官一見亦不足信三卿者指上卿亞卿下卿而言但未嘗有司徒等名樂毅初入燕乃亞卿是其証也或曰一卿是相一卿是將其一為客卿而上下本無定員亦通愚按國策魏王使司徒執范痤鮑註云本周卿此特主徒隸者然芒卯為魏司徒居中用事此魏有司徒之証楚襄王立昭常為大司馬使守東地此楚有司馬之証史記趙世家惠文王四年公子成為相李兌為司寇此趙有司寇之証又楚有司馬名翦周有司寇名布皆見國策豈可謂七國時無此官但三官並設者甚少則以上卿亞卿下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四

卿為三卿其說自不可易

杞梁妻 附

孟子言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檀弓亦云杞梁死其妻迎其柩于路而哭之哀並無崩城之說說苑杞梁華周進鬪殺二十七人而死其妻聞之而哭城為之隤而隅為之崩列女傳杞梁之妻無子內外皆無五屬之親既無所歸乃枕其夫之屍于城下而哭道路過者莫不為之揮涕十日而城為之崩言崩城者始自此二書而論衛感虛篇極辨其非寔顧寧人曰左氏檀弓俱言有先人之微廬何至枕屍城下且莊公既能遣吊豈至暴骨溝中子政之言固已不可信矣然其崩者城耳未云長城長城築于宣王之時去莊公百有餘年而齊之長城又非秦所築之長城也後人相傳乃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長城為之崩則與杞梁之事全不相象矣夫范郎者何人哉琴操曰范杞梁妻歎者齊邑范梁殖之妻所作也杞而加之以范蓋自此始而轉為秦代之人則又不知其傳謬之所自矣愚按此事異說頗多惟豹古今注杞梁妻者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五

杞殖妻妹明月之所作也。殖戰死，妻抗聲長哭，杞都城且頽，遂投水死。其妹悲姊之貞，乃作歌焉。此以城為杞。城曹殖詩，杞妻哭死，夫梁山為之傾。李白詩，梁山感杞妻，慟哭為之傾。又與城崩之說異。水經注引琴操云，殖死，妻援琴作歌曰：樂莫樂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別離。以春秋時人而用屈原之語，此等並不可信。

五霸

五霸之稱有二。有三代之五霸，有春秋之五霸。左傳齊國佐所稱五霸，三代之五霸也。孟子稱五霸，而以桓公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太

為盛，則止就東周以後言之。如嚴安所謂周之衰二百餘歲而五霸更起者也。荀子五霸篇以齊桓、晉文、楚莊、吳闔廬、越句踐當之。趙岐註孟子則無吳越而有秦穆、宋襄、顏師古漢書同姓諸侯王表註則無句踐而有宋襄。易闔廬為夫差，後之論者謂吳越夷狄不當有霸。然則楚為南荆亦夷狄也，何以遂得與于齊晉之列乎？秦僅霸西戎，宋襄求霸不成，傷于泓以卒，未嘗霸也。五霸斷以荀子所稱為正。若丁公著以夏昆吾、商大彭、豷、韋合齊桓、晉文為五霸，則于桓公為盛，就當時盟會較量

優劣為未合矣。郝京山以鄭齊晉楚吳為五霸，謂周室東遷，鄭莊公始射天子，專征伐，是霸之始。此杜撰之說，通雅取之，非是。

葵邱

葵邱有三：一為齊地，在臨淄縣西，即連稱、管、志、父所戍。一為宋地，在陳留外黃縣東。一為晉地，在河東汾陰縣。此葵邱亦有以為在汾陰者，而杜氏非之，謂若是汾陰，則晉乃地主，夏會秋盟，豈有不預之理。故斷以為外黃之葵邱。全紹衣云：據宰孔明言西畧，而以為陳留，是仍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七

東畧也。則宜在汾陰。蓋當時之不服桓公者楚，而晉實次之。周惠王之言可驗也。故桓公特為會于晉地，以致之亦霸者之用心也。此亦一說，並存之。

無有封而不告。趙註謂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孫疏證以如成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非也。安溪李氏曰：無有封而不告，繫在交鄰之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邱之類。註所謂專封國邑是也，非指本國臣下。

慎子

慎子正義謂卽慎到。趙人。毛大可曰。慎滑釐卽禽滑釐。墨子云。臣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皆持臣之器以待楚寇。是也。古文禽與慎字形相近。周禮註。獸五歲爲慎。又云。獸之可禽者爲慎。趙註謂慎子善兵法。正指禽滑釐言。慎到本名家者流。劉向會定慎子四十二篇。不善兵法。非此慎子也。愚按墨子所云楚寇。卽公輸般爲楚設機攻宋之事。戰國策在宋景公時。考史記年表。宋景公元年。魯昭公二十六年也。則墨翟與孔子同時。說見前條。孟子之生。距孔子卒百餘年。而禽滑釐爲墨翟弟子。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當宋景公之世。已能持兵待寇。度其年亦已長矣。豈得至孟子時。猶在哉。考慎與禽古文並不相近。周禮大司馬註。獸五歲爲慎。鄭康成謂慎讀爲震。引爾雅麋牝爲震以證。不云慎讀爲禽也。正義謂卽慎到。固非。而毛氏改慎爲禽。亦謬。薛方山又謂慎子嘗學於禽滑釐。述其所尊尙者。亦無稽之說也。

南陽

戰國時有三南陽。一爲南陽郡。屬韓。卽今河南南陽府也。一爲南陽城。屬魏。今懷慶修武縣也。此南陽地屬齊。

趙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閻潜邱云。史稱太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南陽屬齊。必齊之地。深種入魯界中者。愚按公羊傳。齊桓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註。南陽齊下邑。史記魯仲連傳。楚攻齊之南陽。索隱。齊淮北泗上地。越世家。願齊之試兵南陽。莒地。以棠常郊之境。棠隱。南陽齊之西界。皆不能寔指其地。竊疑南陽是統名。如晉合温原攢茅之地。俱謂之南陽。其所稱東陽。則太行山之東。皆不得指一處以當之。故趙註。棠云。岱山之南。近見全紹衣經史問答。謂南陽。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卽。汶陽。蓋山南曰陽。是南陽所以得名也。水北曰陽。是汶陽所以得名也。按左傳。鄆。陰陽關。皆齊魯接境。地通而言之。皆汶陽之田。而皆在太山之西南。汶水之北。則汶陽非卽南陽乎。此說先得我心。亟錄之。

今魯方百里者五。

註謂魯地之大。皆并吞小國得之。今考諸春秋。滅國則若項。若鄆。若郟。若郕。若須句。若根牟。取邑則如伐宋。取鄆與防。伐齊。取穀。伐莒。取向。取郟。伐邾。取訾。婁。取釋。取鄆。東田及沂西田。有分自。霸主者。僖公分曹地。自

洮以南東傳于濟。襄公分邾地。自郛水歸之于我。哀公時越滅吳。與魯泗東地方百里。見史記越世家是也有入自叛。臣者邾庶其之漆間邱。黑肱之濫莒牟夷之牟婁防茲。小邾射之句繹是也。此魯地所以廣至五百里與。

白圭

白圭。趙註謂卽史記貨殖傳之白圭。集註從之。閻百詩謂是兩人。貨殖傳之白圭。圭其名。孟子之白圭。其姓名丹。圭則字耳。韓非書白圭相魏。鄒陽書白圭為魏取中山。魏拔中山。在文侯十七年癸酉。下逮孟子乙酉至梁。凡

四書與故辨正 卷十九

十

七十三年為國之將相者。未必能存于爾時。故斷以為兩人。愚按呂氏春秋有白圭與匡章惠施同時。戰國策在魏昭王時。鮑彪謂是孟子所稱者。韓非子云千丈之隄潰於螻蟻之穴。白圭之行隄也。塞其穴。是以無水患。此白圭治水之證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向來說者都從貨殖傳中索解。傳云白圭能薄飲食。忍嗜欲。與童僕同苦樂。是勤儉之事。樂觀時變。人棄我取。人取我與。以此居積致富。是貨殖之事。此兩層有全用之者。有偏主一半者。輔慶源云周衰王制盡廢。兼併之俗起。而貧

富遂以不均。白圭謹身節用。樂觀時變。知取知予。以此居積致富。其犯先王之禁大矣。顧乃創為輕賦之說。欲以其治生之術施之國家。此兩層兼用者也。沈無回云白圭之二十取一。大約是以忍薄之道行之。陸稼書云圭之意只是欲儉以足用。此偏主動儉者也。黃陶菴謂白圭欲輕賦而以貨殖足國。與桑宏羊不加賦而足用之意同。此偏主貨殖者也。自潛邱謂此別是一白圭。非貨殖傳中人。王罕皆滙參取之。於是不主動儉。亦不主貨殖。而從張彥陵意在矯當時重斂之說。愚謂白圭之意誠在矯當時重斂。則其言雖過。其意未為不善。孟子以桀相形。反不免太甚矣。觀其築隄壅水。原是個不仁底人。渠何嘗惡重斂之虐民而欲矯之。以上下章連類參觀。意其足國之術。必出於富桀者之所為。故孟子以桀相形。而又與上章連類記之。非無故也。

四書與故辨正 卷十九

十

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尚書孔傳傳氏之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壤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疏云說賢必不犯罪。當是代胥靡是說之。築蓋為

人備力也。漢書賈誼傳。傳說胥靡乃相武丁。張晏註。傳說被刑。築于傅巖。是直以說爲刑人。非也。吳氏禪傳。蔡氏集傳。以築爲居。又與孟子版築不合。墨子云。傅說衣褐帶索。備築于傅巖。則明係執役。當以孔傳爲正。

孫叔敖

史記稱孫叔敖楚之處士。又稱孫叔敖進自虞邱子。荀子已覽。並云。期思之鄙人。或曰。由沈尹筮力。或曰。楚有善相人者。招聘之。諸說皆謂叔敖以處士起家。與孟子合。但不言海濱耳。杜氏註左傳。謂孫叔敖卽爲艾獵。乃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主

爲賈之子。則是楚公族。並非由處士舉用者。閻百詩曰。意者爲賈于宣四年。官司馬爲子越椒所惡。囚而殺之。故其子遂式微。竄處海濱。毛大可謂賈以怨殺。並非國法。且賈死而王遂盡滅鬬氏。有何仇患而竄處遠地。至於式微。考期思本蓼國地。叔敖實蓼人。及楚滅蓼而後薦而用之。從來說書者皆不曉也。愚按叔敖避仇遠竄。此情事所或有。閻說近之。毛以爲蓼人。則大謬。僖二十四年傳。凡蔣邢毛胙祭。杜註。蔣在弋陽。期思縣。水經注。期思縣故蔣國。周公之後。楚滅之。然則非蓼國也。文五

年傳。楚滅蓼。杜註。蓼今安豐蓼縣。然則非期思也。通志。期思宋改爲樂安。今光州仙居縣是。蓼今壽州霍邱。判然二地。毛說非是。

百里奚舉於市

集註。百里奚事見前篇。此卽指食牛言。毛大可曰。食牛養牲。在田宅而不在市。以市宜販畜。不宜牧畜也。舉市與史記贖奚正相合。按字書。市訓買贖。亦訓買。故市貨稱贖貨。舉於市。猶言舉於贖買間也。愚按毛氏偏信秦本紀贖奚之說。而不信商君傳舉之牛口之下之說。故

四書典故辨正

卷十九

主

以市爲贖買。然舉于市。解作舉于贖買間。畢竟于文義不合。大抵養牲販賣。初非二事。說苑。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以五羊皮買奚。使將鹽車往。穆公視鹽。見牛肥。曰。任重道遠而牛肥何也。奚對曰。食之以時。使之不暴。有險先之以身。穆公知其賢。以爲上卿。然則百里奚爲人。養牲卽爲人販賣。以養牲言。則曰舉之牛口之下。以販賣言。則曰舉於市。非有二也。

四書典故辨正卷二十

深陽周栢中理衷氏著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史記鄒陽上梁王書稱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皇甫謐高士傳載其事。愚謂果有此事。自是廉之實蹟。匡章何以不稱於孟子之前。孟子又何以設言與之齊國而弗受。而反不及其辭楚相耶。嘗考韓詩外傳。楚莊王使使賚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一

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甕履。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此北郭先生之事。而高士傳以為陳仲子。夫鄒陽所云辭三公者。特言其不願為三公耳。固不必實有一郤聘之事。而士安附會其說。遂以北郭事移而屬之仲子。豈可信乎。且於陵齊地。顧野王輿地志。齊城有長白。陳仲子夫妻所隱處。唐張說詩。長白臨江上。於陵入

濟東是也。而高士傳稱陳仲子適楚。居於陵。楚王聞其賢而聘之。以齊地為楚地。傅會以易灼然可知。而左袒仲子者。猶以辭三公為美談。夫亦未之考爾。

臯陶為士

趙註。臯陶為士官。閻百詩曰。有虞氏刑官曰士。故舜典汝作士。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夏曰大理。周曰大司寇。若士師則司寇之屬。下大夫耳。猶鄉士。遂士。縣士。為士師之屬。在周禮。掌士之八成。凡四方之有治于士者。造焉。則周之士師。容或可稱為士。而有虞之士。斷不可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二

稱為士師也。明之作時文者。盡稱士為士師。謬矣。愚按此謬。不始于時文家。尚書孔疏。周禮司寇之屬。有士師。蔡傳于大禹謨。汝作士。曰士師之官。則其誤也久矣。馬融云。士獄官之長。孔氏書傳云。士理官也。漢人固自不

呼於埤澤之門

埤澤。即襄十七年築者。諺曰。之澤門。杜氏註。宋東城南門是也。其他門之可考者。正東門曰楊門。見昭二十一年傳註。北門曰桐門。見襄二十六年傳註。東南城門曰

盧門見桓十四年傳註西門無名。襄九年傳但稱西門而已。又有曹門見成十八年傳有蒙門見襄二十七年傳外城門曰桑林門。見昭二十一年傳其關門曰彤門。見文十一年傳。王罕皆云山聲相似。見居相似。聲既魯君之聲。則呼亦當爲魯君之呼。若作傳呼之聲。便與氣體不切。愚按趙註云。以城門不自肯夜開。故君自發聲。本作魯君自呼。又何疑焉。

數月之喪

集註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歷于嫡母而不敢終喪。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三

此因趙註而誤。按禮庶子生母之服不一例。士以下妾子爲其母如母。大夫則父在爲其母大功。父卒亦三年。諸侯以上則父在爲其母無服。父卒爲之大功。儀禮喪服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謂總麻之經帶。註脫一麻字。麻衣縗緣。既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鄭註。諸侯之妾子。歷於父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大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歷。不得過大功也。總麻章云。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總。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

服其私親也。有死于官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然則諸侯之妾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父卒爲其母大功。而其或爲父後。則惟服總。禮文明白如此。歷之義屬父。不屬母。趙註非是。何義門曰。陳氏者。卿字壽老。著孟子紀蒙。愚按宋史藝文志。陳耆卿論語紀蒙六卷。而無孟子。朱竹垞經義考。有此書。蓋史失之。

革車三百兩

革車三百兩。書序作戎車三百兩。蔡傳戎車馳車也。古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四

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廩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何義門不從蔡傳。止以一車七十五人計之。三百乘所統凡二萬二千五百人。愚按尉繚子對梁惠王。武王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見天官篇。亦是據司馬法計算。然有兩司馬法。一又云。成出車一乘。甲士十人。步卒二十人。每車止三十人。孔仲達成元年。甲士十

云一士二徒者鄉遂之兵。一士二十四徒者都鄙之兵。古者天子用兵。先用六鄉六卿。不足取六遂。六遂不足取都鄙及諸侯。若諸侯出兵。先盡三鄉三遂。鄉遂不足。然後總徵境內。由此疏推之。武王所用。正是鄉遂之兵。一士二徒。每車三十人。即謂三百乘所統止九千人。亦無不可。要之司馬法亦後來所定。未必周初兵制如此。史記言四萬五千人。與車數全不合。正不必斤斤計較耳。戎車有廣車。闕車。革車。輕車等名。而皆輓之以革。故通稱革車。周禮云。革路以即戎。又云。凡師共革車。則四書與周禮同。卷二十一

革車之即戎車明矣。孫子作戰篇以革車為輻車。而蔡傳因之。非是。兩當從集註一車兩輪之說。尙書正義引風俗通云。車有兩輪。故稱為兩。猶履有兩隻。亦稱兩也。蔡氏以二車為兩。亦非是。

虎賁三千人

虎賁三千人。集註云。書序千作百。何義門曰。書序之譌。朱子所尤。麾斥。此獨引之。為其近古。而可考証也。蓋既有車三百兩。則每兩以虎賁一人配車而戰。故孔傳謂。即是百夫長。以司馬法一車七十五人計之。是三百人。

各載一車。所統已二萬二千五百人。史記謂甲士四萬五千人。則士數太多。而有所不合。書序千作百。元不甚少也。愚按。必以一虎賁配一車。則止合有三百人。書序是而孟子非矣。若車是車。人是人。不相牽合。則三百亦可三千。亦可。孟子未必非也。且即以人配車。又自有說。呂氏春秋云。武王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在敵破衆。韓非子云。武王將素甲三千。領與紂戰。據司馬法一車甲士十八。三百乘當三千人。其數適合。虎賁安知不指甲士。言或謂據周禮。虎賁非甲士。愚謂據周禮。虎賁不能至之先後。又豈以一人配一車而戰者耶。

六

衿衣

趙註。衿。畫也。畫。衣。襦。黻。絺。繡也。史記。堯賜舜絺衣。與琴。正義曰。絺。細葛布衣也。愚按。絺。衣。即。衿。衣。書所謂。絺。繡。者是。鄭康成註。周禮。希。冕。引。書。希。繡。而曰。希。讀。為。絺。刺也。古。冕。服。衣。用。畫。纁。裳。用。刺。繡。故。或。稱。衿。衣。或。稱。絺。衣。實一而已。孔氏書傳以絺為細葛。而史記正義因之。非是。

變置社稷

變置社稷。趙註謂毀其社稷而更置之。不言如何更置。孫疏謂變者變其主也。如古以句龍為社。柱為稷。及湯有七年之旱。遂以棄易柱。此謂之變置。陳無已謂遷社。稷壇墮于他處。如何容有盜。收置社稷而盜止。下邳多盜。遷社稷于南山之上。盜亦衰息。此說朱子語類取之。萬充宗則謂水旱之方。就此方之社稷變其常祭。以示戒殺。如郊特牲所謂年不順成。八蜡不通。穀梁所謂大殷之歲。鬼神有禱無祀之意。愚按如孫疏。則自古以來。水旱多矣。而易祀者止一柱。此僅見之事。不可以為變置之証。如陳說。則古者立社。必在庫門內。夏左股右。周復左此。一朝定制。未聞有遷之他處者。如萬說。于變置之字義又不合。此變置與上節變置同義。則當為更立之意。不但殺其祭禮而已也。任鈞臺曰。變置必是毀其壇。墮以致責罰之意。明春復立耳。此說得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北

追蠡。豐氏以追為鐘紐。筆乘云。遍觀字書。並無以追為鐘紐之說。豐氏特據考工記有鐘懸謂之旋。旋蠡謂之幹。又因蠡蠡。遂傳會以為鐘紐。即謂之旋蠡。穿鑿之甚。細詳

其義當為槌擊之槌。蓋高子以禹之樂用之者多。故凡槌擊處。率皆摧殘欲絕。有如蠡蠡之形。趙希鵠洞天清錄云。追與堆通。今畫家澗粉。令突起。謂之堆粉。金銀犀玉之工。皆謂堆起為頂裝。詩追琢其章。正謂頂裝作法也。如鐘之旋帶篆枚。皆是堆起者。所謂追蠡。蓋古器欬文堆起處。漫滅也。今人亦以器用久而剝蝕為蠡。愚按詩追琢其章。荀子富國篇。劉向說苑。並作彫琢。毛傳亦云。追彫也。追與彫通。亦作不與堆通。趙氏之說非也。筆乘以為槌擊之槌。義亦近俗。竊疑追字。或是遂字之訛。因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遂鐘之受擊處也。考工記為遂。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圓之。遂與追形聲相近。蠡者蚌殼。遂蠡言鐘之受擊處。窪深。蠡也。解經忌改字。因義有難通。姑識之以俟訂正云。

兩馬

趙註引春秋外傳曰。國馬以行軍。公馬以稱賦。是兩馬者。兩等馬也。一云。古駕車以四馬。大夫以上皆然。惟士則駕二。孟子亦偶舉言之。此說亦通。或謂註中兩馬一車所駕。改作士之車所駕。方與兩馬合。則太拘滯矣。

發棠

左傳襄六年棠人杜註棠萊邑也北海卽墨縣有棠鄉十八年郵棠杜註齊邑顧震滄春秋大事表以郵棠爲萊邑以棠爲齊邑與杜註相反又謂棠後訛爲堂今爲東昌府之堂邑縣孟子勸齊王發棠卽此愚按顧寧人山東考古錄云當時卽墨爲齊之大都倉廩在焉故云發棠則棠卽杜註所謂萊邑非今之堂邑縣也大事表疑誤

堂高數仞

四書典故辨正 卷第十

九

趙註大室無丈尺之限故言數仞愚按堂高數仞謂堂階之高非指屋室凡經傳稱堂高者皆指堂階而言考工記堂崇三尺史記堂高三尺土階三等蓋每等高三尺三等則高三尺矣若云堂屋世豈有三尺之屋哉但禮器言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以孔氏八尺爲仞鄭氏七尺爲仞計之卽天子之堂亦止一仞有餘耳戰國諸侯雖踰制亦不得高至數仞以此知小爾雅四尺爲仞之說正有自來 堂屋高卑之度經無明文惟考工記云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官隅之制七雉鄭註雉長三丈

高一丈度廣以廣度高以高則門阿高五丈官隅高七丈尙書大傳云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三丈六尺公侯七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八尺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則二丈然則堂高數仞並非踰制而數仞之指堂階無疑矣

椽題數尺

椽屋椽也爾雅疏屋椽齊魯名栲周人名椽但屋椽數尺不爲過長何以言非古之制趙註云椽題屋霑也按

四書典故辨正 卷第十

十

考工記殿四阿重屋註云四阿若今四注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霑霑者屋檐滴處爾雅釋宮檐謂之栲郭註云屋栲邢疏云屋檐一名栲一名栲又名字皆屋之四垂也椽題是椽之在檐下者題椽頭也檐下之椽頭長數尺則四垂之軒張深遠可知此所以爲奢汰而非古制也從來解者都未分曉

羊棗

何義門讀書記曰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則成柿矣余乙卯客授臨沂

始視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妳柿一名榘棗。而臨沂人亦呼羊棗曰榘棗。此尤可証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為疑。若正義以羊棗為棘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自出山石間。色赤味酸。愚按陳禹謨名物考云。嘗道鄒登嶧山。或以羊棗啖余。其狀絕類柿。大僅如芡實。蓋名為棗而去棗遠矣。此皆得之親見。蓋信義門之說不誣。

諱名

古者死而無諱。不以名為諱。周人以諱易名。始有避諱之禮矣。周禮小史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先鄭謂忌日與名諱。葉竹莖禮經會元曰。王制太史奉諱惡。小史者太史之屬。詔忌諱即奉諱惡。謂惡事之當忌諱者。人君行事宜知就善而避惡。即吉而忌凶。非名諱也。如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言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則周人不諱于詩。成王名誦。而周禮揮人曰。誦王志。瞽矇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則周公不諱于禮。莊公名同。而春秋書同盟。僖公名申。而書戊申。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卒。定公名宋。而書宋人。則孔子不諱于春秋。由是觀之。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十一

則周人以諱事神之說。左氏之語誣也。愚按名終則諱。自是周制。不得以左氏為誣。王制之諱惡。惡烏路切。義與忌同。而葉氏以為善惡之惡。遂生異解。姜上均既從鄭說。乃又謂忌日與廟諱不得言惡。惡字蓋忌字之訛。亦非是。

姓

左傳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晉語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謂所生長。成而異德。故黃帝為姬。炎帝為姜。此因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十一

生賜姓之始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姬。西祁已。滕。葳。佶。荀。偃。佶。偃。依。十二姓。十四人青陽已姓元陽與倉林皆為姬姓故十二姓黎為高辛氏火正。其後為己董彭。禿。姁。曹。斟。芊。八姓。禹賜姓曰姁。四岳賜姓曰姜。丹朱之後為豷姓。並見國語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秦之先柏翳賜姓嬴。並見史記皋陶賜姓曰偃。見帝王世紀舜賜姓曰安。裔子之姓曰董。見左傳此唐虞以上賜姓之事也。周之賜姓。獨一媯滿。餘無可考。而諸姬無一賜姓者。左傳正義云。周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胡臚明曰。周道

而姓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苟賜之姓，則不能禁其通婚。故不復賜，非但質文之異也。左傳正義謂姓分爲族，族分爲氏。毛西河獨謂姓分爲氏，氏分爲族，其言曰：如魯與鄭皆姬姓，而魯分桓公之子爲三桓，一爲仲孫，一爲叔孫，一爲季孫。鄭分穆公之子爲七穆，或爲罕氏，或爲駟氏，或爲國氏。此姓之分爲氏也。乃魯又分三桓之後，爲子服氏、南宮氏、叔仲氏、公彌氏。鄭又分七穆之後，爲游氏、馬師氏、子南氏、少正氏。此氏之分爲族也。愚按別姓則爲氏，卽氏則有族。族者氏之所聚而已。羽父爲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太公望

史記呂尙東海上人。西伯得之，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號之曰太公望。顧亭林謂此是史遷妄爲之說。周之太王齊之太公。吳之泰伯，有國之始祖，謂之太祖。其義一也。愚按史記范睢傳：秦昭王謂平原君曰：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是太公乃尊之之稱。史記非妄。若田和篡齊，亦稱太公。此則始祖之

號。蓋以前有太公，遂爾承襲。而太公望之稱，太公要不在身後也。

散宜生

集註：散氏，宜生名。此本孔氏書傳。鄭樵通志亦以散爲氏。王伯厚云：漢書古今人表：女臯堯妃。散宜氏女。閻百詩曰：大戴禮記帝繫篇：堯娶于散宜氏之子，謂之女臯。據此，當以散宜爲氏。

四書典故辨正

卷二十

南

四書典故辨正附錄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問康叔封衛辨正謂在成王時。金仁山據逸周書武王克殷。百弁俘衛。卽以衛封康叔。凡封於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耳。其實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歸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扞祿父之難。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據此則康叔之封衛又在武王時矣。

四書典故辨正附錄

此仁山之誤也。逸周書作雒解云。武王克殷。乃立王子祿父。俾守商祀。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殷卽衛也。漢地理志。衛蔡叔尹之是也。又云。武王崩。周公相天子。三叔及殷叛。周公作師旅。臨衛攻殷。殷大震潰。降辟三叔。王子祿父北奔。管叔經而卒。乃囚蔡叔于郭陵。俾康叔守于殷。然則管蔡既誅。始封康叔。作雒解明明言之。而乃曰武王滅衛。卽以衛封康叔。此則仁山之說。而非逸周書之說也。

問緡蠻之解。辨正取韓詩說。按孟子譏許行南蠻。賦舌則謂蠻之義並不涉語言。恐未然。

孟子非以賦舌爲蠻也。言許行之舌其惡如賦鳥耳。賦博勞也。應陰氣而鳴。鳴則衆芳俱歇。楚辭悲鳴賦之先。鳴百草爲之不芳是也。故趙註謂賦應陰而後動。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賦舌。其解甚明。非謂南蠻之聲似賦舌也。

四書典故辨正附錄

問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說者以爲貴貴之義。顧亭林謂制禮之意。不但爲此。古人有喪不祭。其所以絕期者。恐曠祭也。而毛西河極非之。謂未知有喪不祭一語。出自何經。二說不同。辨正無此條。未審孰是。

此在先儒原有二說。王制云。喪三年不祭。孔疏禮卒哭而耐。練而禘於廟。此等爲新死者而爲之。則非常祭也。其常祭必待三年喪畢。春秋時未至三年而爲吉祭者。皆非禮也。曾子問云。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既殯而祭。自啟至於反哭。五祀之祭不行。已葬而祭。鄭註惟普禘宗廟。俟吉。孔疏謂爲普禘之禮。以祭宗廟。俟待於吉。故王制云。喪三年不祭。此顧說所本也。王制孔疏又

云若杜預之意以為既耐以後宗廟得四時常祭三年大禘乃同於吉故僖三十二年傳凡君薨卒哭而耐耐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杜註云新主既特祀於寢則宗廟四時當祀三年禮畢又大禘乃皆同於吉此毛說所本也二說各有依据不妨並存故辨正未之及耳

問鄭孔及杜氏之說畢竟宜何從

程朱皆嘗論之愚竊以橫渠張子之言為當張子云居喪廢祭禮有恩不祭之文方喪之初雖功總如何可祭又豈可三年廢祖先之祭久而哀殺可齊則便可祭以人情酌之三年之喪期可祭期之喪既葬可祭總功之喪踰月可祭宜服祭服祭之各以其盛服祭祭罷反喪服此折衷至當之說也

問剛詩之說辨正不取按昭二十五年傳叔孫昭子聘於宋朱公享之賦新宮孔子生於魯襄公二十二年時三十五歲新宮詩尚存孔子必已誦之矣今三百篇無新宮非孔子刪之而何

曰非也儀禮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新宮用之燕享

乃周公制禮作樂時所定其辭必非不合於禮義者孔子何得刪之邱光庭兼明書謂孔子反魯之後其詩散逸采之不歸是也

問新宮為燕享所用何以至於亡失既亡失矣孔子定禮正樂何不以已所知者補之

鄭康成詩譜云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芣為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新宮之亡意亦類此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孔子豈有不知而卒不以之補亡者此聖人之慎也昔春秋書伯于陽孔子曰吾乃今知之矣在側者曰子苟知之何為不革曰如爾所不知何此闕文之意聖人之慎也

問毛氏謂庭即堂之前半辨正馭之甚明但毛云尚書下管鼗鼓禮記下管象舞凡管鼗諸器象前諸舞俱在庭中豈有官懸列舞在露地者又觀禮周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謂不在中堂負展而在庭中禮所稱兩楹之間名路寢者是天子退朝則坐此聽政之處而以此為朝諸侯之所故云下堂未聞降階朝諸侯

也。強辭奪理。當并辨之。

此謬說。非強辭也。儀禮大射儀。阼階東。笙磬西。而南。笙鐘。其南。鑄。西階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鄉飲酒。禮磬階間。縮。密。北面。鼓之。此樂器在堂下階前之明證。尚書大禹謨。舞于羽於兩階。此舞列在堂下階前之明證。毛氏謂官懸列舞不在露地。豈阼階西階俱在堂內乎。郊特牲。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疏云。按覲禮。天子負斧依南面。侯氏執玉入。是不下堂見諸侯也。若春朝夏宗。則四書典故辨正。附錄。

以客禮待諸侯。以車出迎。故周禮齊僕云。各以其等為車。送迎之節。然則下堂見諸侯者。謂不當降階而降階。不當出迎而出迎。此王室卑微。下陵上替之漸。如不在中堂。負依而在退坐之路。寢則是傲慢。無禮與夷王之自卑。正相反矣。且路寢非堂前也。古官室之制。前曰堂。後曰寢。路寢則燕朝之別名。玉藻。君日出而視朝。退適路。寢聽政是也。今以庭為堂之前半。而又以庭為路寢。是寢反在前。堂反在後。顛倒錯亂。不可通矣。辨正畧而弗論。一則惟恐文繁。一亦以其謬妄不足詰耳。

問。禘祫之禮。初獻王裸尸。二獻后裸尸。此灌地降神之裸也。一云。裸有二。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論語。既灌。此皆言始時灌地降神之裸。祭統云。君執圭瓊裸尸。鄭註。周禮司尊彝云。裸謂以圭瓊酌鬱鬯始獻尸。此皆言獻尸之裸。非降神之裸。其說是否。

裸尸之裸。即降神之裸。蓋王酌鬱鬯以授尸。尸受之以灌地。故又謂之灌尸。余前條已言之矣。祭統云。君執圭瓊裸尸。大宗執璋瓊亞裸。及迎牲。君執紉先裸尸。而後迎牲。即郊特牲所謂既灌然後迎牲者。非降神之裸而何。四書典故辨正。附錄。

問。朱子以山節藻梲為藏龜之室。本之橫渠。宋儒之說。每為談漢學者所不取。故毛西河且力排之。未知從前有此解否。

他無所徵。惟陳琳悼龜賦云。山節藻梲。既積且韜。則寤安以前已有作此解者。亦漢學也。但今無所考。不復知出於誰氏耳。

問。三仕三已。莊子荀子以為孫叔敖事。毛西河曾辨之。而全謝山謂孫叔實一為令尹而已。子文亦未嘗

三為令尹。子文於莊公三十年為令尹。至僖公二十三年讓於子玉。凡在位二十八年。子玉死。為呂臣繼之。子上又繼之。大孫伯又繼之。成嘉又繼之。是後楚之令尹不見於左傳。文公十二年子越之亂。追紀曰。令尹子文卒。鬬般為令尹。則意者成嘉之後。子文嘗再起為令尹。而金仁山謂子玉為呂臣子上之間。子文或曾以太宰執政而伐其缺。誤也。此條未經辨定。究宜何從。

曰仁山之說雖未確。然猶約畧近之。若全氏不信論語。四書典故辨正 附錄

謂子文為令尹者。再。又以為在成嘉之後。則大謬矣。左傳載楚子良生子越椒。子文知其必滅。若敖氏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是子文之卒。蓋在子越椒未知政之時。椒於文公九年來聘。春秋書之時。已知政矣。文十二年楚令尹大孫伯卒。成嘉為令尹。十四年楚莊王立。成嘉伐舒蓼。十六年庸人叛楚。子越椒伐庸。若子文繼成嘉為令尹。親見椒之知政。與之同朝。其事則其將死而語族人者。謂何也。故愚謂子文之三仕三已。大抵皆在成王之世。自初為令尹。以至遜

位子玉二十八年之中。若呂臣子上之相繼為令尹。前後不過五年。子上死而成王弑。子文必已前卒。故自治兵於睽以後。無一事見於傳者。國語闕且延曰。昔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其朝不及夕也。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又言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而後復。此仕已皆在成王時之明證。若子文於成嘉後再起為令尹。則不特事穆王并事莊王。國語何以絕不一言。然則子文之卒。蓋在子玉喪師成王被弑此五六年之間。必不沿至莊王之世。復繼成嘉為令尹。四書典故辨正 附錄

也。全氏著經史問答。亦有可觀。其最謬者。如論陳文子。謂其并不可以言清。論齊桓晉文。謂齊桓極有可貶。不當以聖人之言。遂謂高於晉文。論陽貨事。則以孟子為冤誣。論陳仲子。則以孟子為大過。此其立說直欲駕孔孟而上之。愚特為駁正一二。亦辨之不勝辨耳。 閔益公以犁牛為耕犁之牛。辨正不取按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齊民要術。漢趙過始教牛耕。益公謂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晚。疑耕犁起於春秋之間。齊次風。漢書考證

謂益公之說未確。古籍田之禮曰三推不用犁。安用推乎。諸說孰是。

益公以犁牛爲耕牛。未確。謂耕犁起於春秋之世。此說得之。齊氏以三推爲用犁之證。則謬矣。耕籍之三推。以耒耜推。非以犁推也。月令天子親載耒耜。祭義天子躬耒耜。國語王耕一垆。註謂一耜之垆。考江記云。直底則利。推。此未下前推。豈必用犁而後可耶。

問辨正公孫衍條。謂衍無以秦攻魏之事。按史記蘇秦傳。秦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犀首。犀首卽衍也。此非以秦攻魏之事乎。

此事雖見蘇秦傳。然不可信。嘗考史記六國年表。魏襄王二年。秦敗我雕陰。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五千於雕陰。年表以爲二年。世家以爲五年。固已不合。然並不言攻魏者犀首也。而蘇秦傳則云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之雕陰。及考秦本紀。惠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秦惠王七年。魏襄王四年也。是年公子卬已虜龍賈。而五年犀首又禽龍賈。豈龍賈有二耶。抑虜之而復縱之歸耶。然則魏世家所稱秦敗我

龍賈軍者。卽秦本紀公子卬之事。蘇秦傳誤以爲犀首耳。愚有史記摘誤數十條。多前人所未及糾正者。此等是也。

問辨正以伐奄爲成王時事。顧亭林云。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誅而懼。遂與淮夷並興。而周公東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討其君是也。此說與辨正同。而毛西河非之。謂伐奄有三。一是相武王時伐奄。是時奄助紂爲虐。故伐之。若以爲成王時事。則戮飛廉滅國五十。皆武王誅紂所及。而忽攙成王伐奄

於其中。將所云相武王丕承哉。武王烈。皆不可通矣。其說是否。

曰非也。據尚書孔傳。周公攝政時。奄與三監淮夷叛。成王卽政又叛。則有兩次伐奄。據鄭康成。奄無再叛事。則止一次伐奄。雖多方篇有至於再至於三之文。孔疏以伐紂爲一。再謂周公攝政時叛。三謂成王卽政又叛。然終不敢謂武王嘗伐奄者。以經傳無明文也。惟王方麓尚書日記。謂奄在武王時已用師。引孟子誅紂伐奄爲證。此特傳會之說。豈足據乎。滅國五十。亦非盡誅紂所

及逸周書言武王征愆國九十有九然征之未嘗滅之蓋總計前後所滅有此數耳荀子仲尼篇云文王誅四武王誅二周公卒業楊倞註四謂密阮共崇二謂斬紂與妣已周公終王業亦時有征伐謂三監淮夷商奄則伐奄實成王時事而云相武王者周公輔成王所以終文王之功荀子謂周公卒業是也毛氏以攬入成王事為不可通則上下皆言武王而忽攬不顯哉文王謨於其中亦不可通矣

問辨正謂武城在今費縣是固然已考史記越世家四書與故辨正附錄

句踐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楚世家越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據此則越與武城遠不相及何以寇武城或又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未知何所據而云然

是在閭潛邱嘗論之而其說未詳按竹書貞定王元年越徙都琅瑯漢志越王句踐嘗治琅瑯起館臺考春秋時琅瑯為今山東沂州府魯費在沂州府費縣西南七十里武城在縣西南九十里哀八年吳伐魯從武城初武城人或有因於吳竟田焉拘鄙人之漚管者曰何故

使吾水滋及吳師至拘者道之以伐武城觀此則沂州之地久已為吳之錯壤越滅吳而有其地且徙治琅瑯則與武城密邇潛邱謂吳未滅與吳鄰吳既滅與越鄰是也或云越寇季氏非寇魯此並無所據按左傳哀二十一年越人始來二十三年叔青如越越諸鞅來報聘二十四年公如越二十五年公至自越二十六年叔孫舒帥師會越人納衛侯二十七年越使后庸來聘是年八月公如越越又嘗與魯泗東地方百里以此觀之越自滅吳後與魯修好未嘗加兵而哀公嘗欲以越伐魯而去三桓武城近費季氏之私邑在焉說者因謂越寇季氏非寇魯亦臆度之言耳

問孟子稱孔子為魯司寇史記則云由司空為大司寇攝行相事說者謂侯國無大司寇孔子不過為小司寇不過為夾谷之相史記謬也全謝山則謂史記未可非春秋諸侯之國並不止三卿魯公族之與三桓共為卿者前有滅氏東門氏凡五卿自仲嬰齊卒而東門氏失卿武仲出奔而滅氏失卿然而又有叔氏為卿則四卿魯之卿非公室不得任是時以陽虎

諸人之亂。孔子遂由庶姓當國。是破格而用之者也。據此則孔子實為魯卿。非小司寇。與舊說不同。辨正鄉黨篇下大夫條。既從舊說。則全氏之論。似宜存而駁正之。

侯國無大司寇。自是周制。崔氏靈恩之說是也。謝山謂春秋時列國官制變易。不止三卿。其說亦非無據。蓋春秋之例。大夫名見於經者。皆卿也。魯滅宣叔為司寇。見宣十八年。而經書滅孫許及晉侯盟。又書滅孫許帥師。其卒也。書滅孫許卒。則儼然卿矣。滅武仲為司寇。見襄二十一年。

四書典故辨正

附錄

而經書滅孫紇出奔。又儼然卿矣。卿則非小司寇。謂之大焉可矣。至於相。則當國執政之稱。執政必上卿。而孔子以司寇當國。故謂之攝。如齊有命。卿國高。而管仲以下。卿執政。鄭有上卿子皮。而子產以介卿聽政。是也。成十五公羊傳云。滅宣叔者相也。宣叔為司寇。謂之為相。此孔子攝行相事之證。或以為攝夾谷之相者。非也。問全氏又謂三桓序次亦非。一定不移者。季氏世為上卿。而武子之嗣為上卿。在孟獻子既卒之後。武子之請作三軍。叔孫穆子曰。政將及子。以其時獻子已

老也。然則季文子卒。獻子實嗣為上卿。獻子卒而武子始代之也。武子既卒。平子嗣卿。而叔孫昭子以三命為政。昭二年。平子惡其居已上。是昭子實為上卿。昭子卒而平子始代之也。其說是否。

此說非也。三桓序次。季孫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自成襄之世已然。襄五年。季文子卒。六年。經書季孫宿如晉。是武子已嗣為上卿矣。十一年。武子將作三軍。固請于叔孫穆子。以叔孫為司馬。軍賦其所掌也。十三年。公至自晉。孟獻子書勞于廟。孟氏為司空。書勞乃

四書典故辨正

附錄

司空之事。昭四年傳云。孟孫為司空。書勳是也。獻子之位。本在武子下。叔孫所云。政將及子者。謂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大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曰政將及子。非謂獻子已老。國政將及武子也。叔孫昭子與季平子同受三命。叔仲小云。三命。踰父兄者。謂昭子自踰其先人。非踰平子。愚于季孟之間。係已辨之矣。問追蠡之說。辨正引考工記。疑追字是遂字之訛。按註疏。謂鑄初鑄時。即深而圍之以擬擊。則遂本窪深。不因擬擊。何足以徵樂乎。

深有以淫言者。有以高言者。此深字。郝京山謂猶觀禮
為壇深四尺之深。當作高解。鐘受擊處。為圓形凸起。久
而攉敝。高處反窪。以此見用之者多耳。

四書異說辨正

附錄

五

四書典故辨正續

敬儀堂藏板

四書典故辨正續序

乾隆戊戌余借周理衷先生公車北行見其篋中有四書典故辨正手彙數冊蓋其先頗惡毛西河毛西河果於立論攻訐先儒已甚因枚舉駁斥之為一編已而歎曰治經須博存眾家衷於一是非輸攻墨守之謂也乃更肆力探索久之得二十卷而命以是名既刊行矣已酉庚戌間余復與先生相遇京師出所為續彙見示則凡先儒異義前編所未及致詳者茲復詳辨之而所駁張揚菴翼註論文之說尤多惕菴書不足究詰然四書典故辨正續所論術輒不拒父齊桓糾兄當立尤其疏繆之大者是編駁之有功名教非但考證精審而已適令子叔耘明經復攜此彙示余余為分五卷刻之平陵講舍而述其梗槩如此他日當與前編合行以惠來學云嘉慶十九年八月初九日同邑史炳撰

四書典故辨正續目錄

卷一 大學中庸

卷二 論語

卷三 論語

卷四 孟子

卷五 孟子

四書典故辨正續

目錄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一

栗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於緝熙敬止

緝熙二字。詩凡五見。毛傳鄭箋皆訓為光明。鄭註大學亦同。歐陽永叔詩本義云。緝。續。熙。廣也。穆穆然文王之德。于此乎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嚴思庵虞惇讀詩質疑。不從毛鄭而從歐陽氏。云緝熙為光明。則學有緝熙于光明。復作何解。愚按爾雅釋詁云。緝。熙。光也。又云。熙。厥。興也。然則熙之單文。其義為興。緝熙連文。其義為光。此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一

古訓也。國語叔向曰。緝明也。熙廣也。註廣當為光。此緝熙為光明之明。據惟孔氏書傳于熙字皆訓為廣。孔傳本東晉人所為。豈可據之以改古訓。學有緝熙于光明。鄭箋云。學于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說似迂曲。卻于字義不謬。章句雖從毛鄭。但分緝為繼續。熙為光明。亦與爾雅不合。行葦詩。授几有緝御。鄭箋云。緝。續。御侍也。獨于緝熙不用分釋。以二字連文。不可分耳。

師尹。周太師尹氏。此本毛鄭之說。按張大亨春秋通訓

云尹氏者王官之長宰輔之任其曰氏者猶侯氏師氏也。天子之爲政者惟六卿三公宰尹選于六卿兼爲之以論道則曰公以總百官則曰宰以長庶士則曰尹。據此則尹氏官名氏非姓氏。春秋繁露稱湯名相官曰尹。鄭康成謂伊尹名摯湯使尹正天下故曰伊尹而尙書大誥尹氏與御事庶士並稱尤官名之確據。或問大誥周公所作公位冢宰爲太師則尹氏卽公兼之而稱尹氏何也曰周公以成王命作誥自當并及已官至於欲王達十則但稱邦君御事庶士而不及尹氏者伐殷本四書典故辨正續卷十一
周公之意此正周公以太師爲尹氏之證也。先儒據春秋所書之尹氏以說詩謂尹氏蓋吉甫之後而卽指常武篇之尹氏爲吉甫以附合公羊世卿之說竊恐未然爾。

正鵠

正鵠之說先儒互異。小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中謂之鵠也。鵠質是鵠正鵠皆在一侯之中。周禮鄭衆馬融註並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爾雅云是侯皆一丈鵠在侯中。

正在鵠中質又在正中與小爾雅合。賈逵周禮註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是正大于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與鄭馬合。鄭康成則云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爲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爲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是正與鵠不同侯矣。如鄭馬之說則正鵠非的的在正鵠中如康成之說則正鵠卽是的其異如此章句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蓋用康成之說。

舜年百有十歲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十一

史記謂舜年百歲余前編以爲與尙書不合及細檢孔仲達正義知史記亦本之尙書正義引鄭康成注云舜生三十謂生三十年登庸二十謂歷試二十年。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謂攝位至死爲五十年舜年一百歲也。與史記合。蓋鄭注尙書本作徵庸二十則爲百歲。孔傳本二十作三十則爲百有十歲是以異耳。近王禮堂尙書後案力主鄭注尙有一左證未引及按孟子稱大舜五十而慕趙岐註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尙慕故言五十也。此雖句讀與鄭不同然以在位與

徵庸合數之為五十。知邠卿所見尚書亦作徵庸二十。非三十也。作三十則在位時年六十矣。其不日二十在位。而日五十在位者。以證五十而慕。故以二十與三十總為五十文。尤明顯也。趙與鄭同時。而所見之本並同。史記則百歲之說為是。孔傳晚出。未足據依。

先公

史記周本紀敘周代系。自后稷至文王十五世。與外傳后稷勤周十五世而興之語合。考夏商兩朝。歷一千八十餘歲。更四十七君。而周止十五世。孔冲遠詩疏謂必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一

四

在位皆八十許年。乃可充其數。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故後儒皆以史記為誤。不知史記未嘗誤也。戴氏東原嘗論之曰。周本紀稱封棄于邠。號曰后稷。別姓姬氏。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史記不日棄卒。而曰后稷卒。且上承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此乃書法也。世次中闕。莫知其名。繼棄

而為后稷。謹守其官。守以至不窋。是不一人。故曰皆有令德。及最後為后稷者。卒其子。不窋立。末年而失其世守之官。奔竄之際。殆不絕如縷。典文牒記。一切蕩然。雖公劉復立國于豳。後已無舊人能追先世之代系。故國語稱十五王。不數其皆有令德。而世后稷者。漢婁敬對高帝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邠。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居豳。所謂積德累善。十有餘世。與本紀皆有令德之文。是漢初相傳。咸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矣。按戴君此條。較索隱所引譙允南之說。尤為明白。千古疑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一

五

實得此豁然。吳越春秋帝王世紀等書。以不窋親棄之子。由未識子長書法爾。或問山海經云。后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吳志伊廣注引冠編云。稷取姑人生。蔡璽生叔均。是不窋已上有此二人。曰非也。蔡即邠字。不聲緩讀為蔡。窋聲緩讀為璽。同。鞠則叔均二字之合音也。古書此類甚多。須讀者善會。

車同軌

朱子或問。軌者車之轍跡。輿之廣六尺六寸。故其轍跡之在地者。相距之間。廣狹如一。無有遠邇。莫不齊同。至

秦然後車以六尺爲度。愚按考工記輪人云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軹與轅焉。四尺也。人長八尺。登下以爲節。鄭註乘車之軌廣取數于此。匠人云經涂九軌。鄭註軌謂轍廣。乘車六尺六寸。旁加七寸。內輻二寸半。輻廣三寸半。輹三分寸。凡八尺。是謂轍廣。九軌之二全。輹之間三分寸之一。積七十二尺。是兩轍之間相距凡八尺也。車人云。徹轍廣六尺。高兩謂轍端。厭牛領者即輹也。長六尺。此駕牛之車。疏謂以其兩轍一牛在轅內。故鬲短而轍狹。不與四馬車八尺者同轍。或問輿之廣六尺六寸之下。似脫旁加七寸。凡八尺七字。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一

六

屋漏

屋漏有三說。鄭箋云。屋小帳也。漏隱也。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扉隱之處。孔疏。帷幕是大帳。幄爲小帳。禮之有帷幕。皆于野張之以代宮室。其宮內不張幕也。幄則室內亦有之。屋漏者室內處所之名。可以施小帳而漏隱之處。正謂西北隅也。此一說也。爾雅孫炎解屋漏云。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又一說也。劉熙釋名云。西北隅曰屋漏。禮每有親死者。輒撤屋之西北隅。薪以

褻寵者沐。供諸喪用。時若值雨。則漏遂以名之。必取是隅者。禮既祭。改設饌于西北隅。今撤毀之。示不復用也。又一說也。劉說姑置勿論。孫炎之解。孔仲達以爲非。鄭文蓋鄭以屋爲帳。以漏爲隱。其注儀禮。特牲禮云。尸設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則正以屋漏爲闇處。與日光漏入之解不同。馮嗣宗既據鄭箋。又用叔然說以亂之。疎矣。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一

七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二

深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坊記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云不以已善駁親之過漢書五行志京房易傳曰幹父之蠱有子考亡咎子三年不改父道思慕不皇亦重見先人之非可作論語注北辰

張惕庵曰或問註中明言北辰北極天之樞也朱子語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二

類又言北辰是極星邊無星處惟此處不動講章皆言北辰北極是兩件宜何從曰從註註非朱子之言乃爾雅釋天北極謂之北辰原文也爾雅或云周公所作是孔子引周公之言即云子夏作是子夏釋孔子之言也此說之定久矣安有用邵康節天無星處是辰來翻案之理況惟北辰即是北極故與為政相關史記天官書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太乙常居也索隱引緯書云中宮大帝其精北極含元出氣流精生一文獻通考云北極五星天樞至尊按通考云北極五星其紐星天之天樞也無天樞至尊語晉志有之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二

尚書左傳所載甚明何用將此辰字另改若云必須辰不動方配得註無為天下歸五字此大誤矣從地下觀天凡昭昭者皆動日動月動五星動二十八宿亦動中宮五星亦動此星即在北斗之前初昏時斗柄在天中宮星一一可數夜半斗沉西則此中宮星皆不見矣是極星亦動也蒼蒼者皆不動不特北辰旁之蒼蒼者不動凡蒼蒼者皆不動也動則無此世界矣今詳言之為大惑者一解天本積氣層層包裹自為運行各不相涉屈原天問曰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此其證也第一層去

地最近爲月天。其上則水星天。金星天。日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二十八宿天。第九層謂之宗動天。此卽北辰居其所矣。古今無占法。謂之不動。其實亦動。北斗不見。此亦不見。未嘗凝然如故也。再上一層謂之常靜天。此卽蒼蒼之天。眞不動矣。惟最下有不動之地。故可載此人物。最上有不動之天。故可載此地。若蒼蒼一動。則地卽翻覆。必謂周天皆動。惟此極星旁一塊不動。爲天之樞紐。又大錯。天樞據天文志。是北極名。後人錯認作樞紐。天何用此樞紐乎。九層運轉。遲速不同。此樞紐屬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三

乙之座。星最明赤者。史記其一明者太乙。常是帝。又名太乙也。文獻通考丹元子步天歌曰。中元北極紫微宮。北極五行在其中。大帝之座第二珠。是帝亦稱大帝也。太乙大帝。皆帝之名。與第五星天樞無涉。北極五星外。又別有太乙天。一大帝之星。星書云。天一星在右樞。南畔去極二十度半。入亢宿一度半。淮南子曰。天神之最貴者。莫貴于青龍。或曰天一是也。太乙一星在天一南。去極二十一度。入亢宿一度。祖暅曰。太乙天帝神也。主使十六神。知風雨。水旱。兵革。疾疫所在之國。是也。天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四

曰衆星共天樞者以天樞最近極居中不動近極故有無爲之象故取喻焉非以其尊也而惕庵以天樞與大帝太乙天一混而爲一以爲樞星至尊是天之精大謬一也蔡邕月令章句云天體渾而包地地上者一百八十二度八分之五地下亦如之其上中北偏出地三十三六度謂之北極極星是也史官以玉衡長八寸口徑一寸從下端望之此星常見于孔端無有移動是以知其爲天中今謂北辰亦動動則旋轉不常何以爲極且與孔子居所之言顯然相背大謬二也地居天中天以大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十一 五

氣舉之朱子云惟天運轉不息故授結許多渣滓而成地揚子宣璇璣遺述云天以剛風一日滾轉一周以運包此地故地屹然居中而不動以其行故不倚以其周身行故不徙以其力而常故終古存今謂天一動則地即翻覆其說正與相反大謬三也九重之說西氏謂最近者月天最遠者恒星天其外爲宗動天宗動之外則不可思議矣歷家布算以天爲定盤謂之靜天此靜天即動天體內有一定度分而不易者非另有一層殼子不動也假令更有一層殼子這殼子又在宗動之上無

星辰之附麗光象之可求又何所憑以布算哉大謬四也天體渾圓運轉無息圓而運轉必有樞紐之所在此理之自然樞紐屬之何天即屬之宗動天也西氏之說有赤極又有黃極安溪李文貞公又謂自恒星以至月天皆有極說見文集西歷篇然則九層運轉各有樞紐而總以宗動爲大樞紐昔人比諸磨之齋車之轂瓜之臍蒂是也今謂天無用此樞紐豈誠翻身倚北辰舉頭天外親看過來者乎恐未便如此言之鑿鑿也大謬五也總之謂論語之北辰即指極星舊說本是邵子以天無星處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十一 六

爲辰辰者天壤也此別是一義不必據之以解論語然極爲樞紐是天之不動處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其說始于劉宋時祖沖之而隋書天文志以及沈存中郭守敬趙緣督邢士登諸家並同此說說已具前編蓋極本非星而云極星者指其近極之處而名之經天該曰近極小望強名極是也朱子之言並非臆創奚事曉曉多辨爲季氏旅于泰山

旅有二說禹貢蔡蒙旅平孔傳祭山曰旅以旅爲祭山之名周禮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及四望注云故

謂凶裁旅陳也。陳其祭事以祈焉。禮不如祀之備也。是旅乃祭名。非專主山川。二說不同。按禮有正祭。有告祭。正祭山川謂之望。堯典望于山川。春秋書三望。是也。有事告祭謂之旅。大宗伯旅四望。是也。望爲正祭。天子諸侯皆躬親其事。而旅則令祠官致敬焉。泰山正祭。自有魯君主之。季氏亦未敢僭此旅。泰山蓋有所祈禱。如禱于湯官。順祀先公而祈之類。以諂媚而行僭越者也。孔子世家補以季氏爲季康子。謂其假旅祭以登太山。而望顛臾之國。謀將取之。其說穿鑿可笑。 郎仁寶七修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七

類彙云。按韻譜祭名之旅當從示。旅酬之旅卻從方。蓋自增韻誤起。後遂傳寫訛而爲一。愚按玉篇示部旅下云。力煮切。祭名。廣韻上聲八語旅下云。祭山川名。郎說本此。然旅自有二義。旅酬之旅。衆也。祭名之旅。陳也。周禮司儀旅擯。鄭司農云。旅讀爲旅于泰山之旅。司農漢人。而旅擯旅祭。已不分二字。旅之爲旅。猶禮之爲臚。史六國表序臚于郊祀。古蓋通用。非增韻誤也。

繪事後素

繪事後素有數說。鄭康成註云。凡畫繪先布衆色。然後

以素間別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盼美質。亦須禮以成。此似以衆色喻美質。以素喻禮。文義迂曲。不可通。張子正蒙云。禮矯實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才未美。故絢飾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繪以粉素。此以兩素字各自爲義。言繪畫必視其材料而設色。如莊姜美質。則以質素爲絢飾。不尙文也。亦與夫子釋詩本意不合。陸象山語錄云。繪事後素。謂先布衆色。後以素間別其間。蓋以此其目之黑白分也。此說尤非。素絢句。總承倩盼。豈獨爲美目作註釋哉。惟朱子取楊龜山說。以禮器白受采之義釋之。此爲確解。而又引考工記畫績之事。後素功以證。則未免有誤。蓋論語之素是素地。言有此素地。然後可施五采。考工之素是素功。言畫繪先布衆色。而後施素采。爲素易漬汙。故後布之。其義各別。不當以彼釋此。

媚與媚竈

媚與媚竈又有二說。張宣公論語解引程子云。與喻貴

臣竈喻用事者與集註與喻君竈喻權臣小異而其義
彌短此無庸辨者李文貞論語劄記云古五祀皆有祭
室中有奧是一家之最尊者疑中雷之祭當設于此五
祀之中中雷為尊然竈者飲食所從出婦人孺子咸奔
趨焉故時俗為此語而賈述之愚按月令中央土其祀
中雷鄭註祀中雷之禮設主于牖牖在室之西南隅詩
所謂宗室牖下即奧也文貞所疑此其明證但古以室
之中央為中雷是以月令孔疏引喪禮浴于中雷飯于
牖下明中雷牖下為兩地則中雷之祭雖設于奧不可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九

即以奧為中雷況五祀皆迎尸而祭于奧而以媚中雷
為媚奧語亦欠明恐非是

子入太廟每事問

周禮太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日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
讀禮書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欲辨事者攻焉
每事問蓋辨事而攻質太史之禮書此禮之所有故曰
是禮也若本無辨事之禮而聖人以問為敬謹則是夫
子自行之禮而不得直云是禮矣顧瑤屏謂子入廟當
是隔日宿齊始可每事問或又作平日往觀如荀子所

載孔子觀于魯桓公廟有欹器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
之類並非

子謂韶章

孔安國註舜以聖德受禪故盡善武王以征伐取天下
故未盡善朱註本此而張惕庵非之謂盡善未盡善不
是論聖人為以樂養德者審所擇欲其從韶樂服習以
收陶情節性之效勿偏於發揚蹈厲恐為血氣所使也
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今為之惋歎曰惜乎不如揖
讓然則桀紂之作惡民之罹于湯火將立而視其死與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十

此非夫子論樂之言也愚按此說謬甚夫征誅之未盡
善非謂不當征誅如蘇氏武王非聖人之說也伐暴救
民自是天命人心交迫不得已而應之然此不得已處
即是未盡善處作樂時正揚此苦心明示萬世無絲毫
諱飾于其間所謂惟樂不可以偽為也季札見舞韶獲
者曰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亦是此意豈以征誅貶武
王哉周頌有瞽篇始作大武之樂而合乎祖之詩也本
傳其曰嗶嗶厥聲肅雍和鳴即韶之八音克諧無相奪
倫也曰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即韶之神人以

和也。惟武舞之初發揚蹈厲象太公之威武。鷹揚至于武亂皆坐。以象周召之治則以文止武。氣象一變矣。孔子與賓牟賈論武之遲久而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春秋傳言武有七德。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豐財者也。武樂何嘗偏于發揚蹈厲乎。周禮保氏教國子以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大司樂以六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內則十三舞。勺成童舞象皆武樂也。周公以之教人而孔子恐其偏于發揚蹈厲爲血氣所使則周公之教非矣。豈夫子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論樂之言與

足恭

足恭集解有二說。孔註足恭便辟貌。正義此讀足如字。便辟其足以爲恭。謂前卻俯仰以足爲恭也。一曰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于人也。愚按表記云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以足與言色爲三項。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足恭而口聖。以足與口爲對文。管子小匡篇曹孫宿之爲人足恭而辭結。以足與辭爲對文。此足當讀如字之證。史記日者

傳熾趨而言。案隱曰熾趨猶足恭也。以足恭解熾趨。知唐人亦讀足如字。集註云足過也。用後音而小變其訓。似不如前說爲長。書罔命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孔傳巧言無實令色無質。便辟足恭。釋文足將住反。禮記仲尼燕居給奪慈仁。鄭注巧言足恭之人似慈仁。實鮮仁。釋文足將注反。又如字。

與之粟九百

九百不言其量。孔註云九百斗。按史記孔子世家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三

六萬。張守節正義云六萬小斗。計當今二千石也。周之斗升斤兩皆用小者。如張氏說六萬斗爲二千石。則九百斗止三十石耳。按古之一斗比今斗爲四升。九百斗之粟當今三十六石。張氏亦言其大畧而已。以此考之。今二千四百石。子謂仲弓

張惕庵曰仲弓爲宰。有取士之責。夫子既告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此又更端語之。欲其惟才是視。無拘于世類。俾秀民之能爲士者勿困于農犁牛之子。此其義也。

父賤行惡。集註沿許疏舊說未及改耳。用勿用關仲弓何事。而此其父為牛。夫子豈肯出此言。仲弓豈樂聞此言。愚按張宣公論語解先有是說。余以為不然。夫子果欲仲弓取人。勿拘世類。自可直截言之。何必云雖欲勿用。反若仲弓有妬忌心腸者。史記云仲弓父賤人。不言行惡。家語云生于不肖之父。蓋賤即不肖。以無才能可取耳。賤人而比之犁牛。亦猶服輓以耕于野之說。並非醜詆。古人立言無所忌諱。莊周自比于龜。曰吾將曳尾于塗中。如今人以龜為諱。此語幾成笑柄矣。仲弓父賤。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三

世俗之見。未免以流品為嫌。故夫子既特表之。曰可使南面。此又云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所以破庸人之論也。何必又生異解。

夫子為衛君乎

張揚庵曰。夫子嘗言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衛父子爭國。豈非亂邦。夫子何以久居其所。父子爭國。其曲在子。子貢冉有何消問。按春秋傳事蹟。晉定在位。世卿擅國。誅求無厭。厚責賄于諸侯。衛靈首叛之。從齊景伐晉。趙鞅忿甚。遂伐衛。盟于鄆澤。使成何涉佗辱衛靈。授手及

宛。衛遂與晉絕。魯哀公二年四月丙子。衛靈薨。六月乙酉。趙鞅納蒯聩于戚。相距止六十日。劫蒯聩為質。將滅衛以報夙憤也。蒯聩既不能如公子良。請無與伐鄭。則不得不如蕭正德為侯景所使。公子郢知其故。決不肯立衛人。惟有立輒可以保國。蓋蒯聩即至愚。亦知輒之國即己之國。不肯為趙鞅致死。既入戚。即居戚。不復入衛。此時衛人既以立輒可以內安蒯聩。而外距趙鞅為得策。故國人多為之。晉惠居秦。子圍在國。鄭成居晉。子髡頑在國。邾子居吳。子革在國。春秋多有此事。所以子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古

貢曰。諾。吾將問之。若以子拒父。何問之。有是年八月。趙鞅移圍戚之師與鄭人戰于鐵。已勝而歸。三年春。齊景公使國夏與衛石曼姑圍戚。其意欲逐蒯聩以取勝。于趙鞅時。子貢冉有在衛。發問當在此時。迨秋季。桓子卒。季康子召冉有歸魯矣。夫以齊之強。帥師圍戚。不能有所以加于蒯聩。得安然居戚者十餘年。自是衛輒為之禦侮。輒亦藉蒯孫當立之說。柴立其中。俾南子不敢出。而戕蒯。蒯亦不得入。而害南子。故衛人諡輒曰孝。公非是衛人。盡如令狐潮不識人倫。冉有子貢亦忽然

有迷罔之疾也。以恒情論之，相忍可以爲國，大義何必深求？若以伯夷、叔齊之賢處此，則固有道矣。乘齊師之既退，以一旅送南子歸于宋，祝之日生，毋相見，死毋相哭，躬迎蒯賸于戚，泣涕避位，以讓其父，此卽求仁得仁。卽曰蒯賸不良，反國之後，必不利于其子，此正如夷齊餓死首陽，意中之事，無可怨者。計不出此，貪國爵而怵禍害，徘徊于騎虎之不得中，下忍心害理，律以不仁，何所逃罪？謂其據國距父，則事蹟實不相符。蓋南子未死，蒯賸本不敢歸國，觀其于哀十六年反國，告于周天王。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十一

五

猶云蒯賸得罪于君父，君母竄居于晉，是蒯賸本以南子爲母，有所顧忌，自不入國，非輒拒之。及蒯賸通孔姬，盟孔悝以入國，輒卽駕而奔魯，奔未數月，蒯賸欲召亡君而不果，是時距衛靈元年將五十載，南子或已死，或老無能爲，無可攷，但衛輒不但未嘗憑城抗拒，如郭登之于明英宗，亦未嘗有防閑猜忌，如李輔國之于唐明皇，所少者夷齊一讓耳。愚按此條持論乖謬，至爲無理。考當時事實，衛靈與齊魯相結，叛晉，晉趙鞅屢欲逞志而不能乘靈薨，輒立納蒯賸以與輒爭，其意在亂衛，蒯

賸既入戚，明年齊與衛圍戚，其意在拒趙鞅，以理言之，蒯賸得罪出奔，未嘗有先君之命，召令還國，本不可以君衛而趙鞅挾蒯賸以爲質，乘喪嫁兵，在衛人則賸猶外寇，禦盜詎可開門，在衛輒則賸實所生，投鼠自當忌器，而輒居中坐視，若不知有父之在戚者，則拒晉卽拒父也。毛西河有拒晉非拒父之說，楊庵亦畧本之。今左袒衛輒，謂非距父，夫拒父而必憑城抗拒，如郭登之于明英宗，防閑猜忌，如李輔國之于唐明皇，則不討賊不得爲弑君，不嘗藥不得爲弑父，于春秋之義固已不合，況帥師圍戚，明明抗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十二

六

拒，何自而平反之？南子與蒯賸，其勢雖不兩容，然蒯賸僅保戚，國人莫助，無內援焉，得入而害南子，外恃趙鞅之力，齊衛兩國共圍，且不能取勝，而求援于中山。見圍戚傳南子又何能出而戕蒯賸？蒯賸之安然居戚十餘年，恃有趙鞅，今忽以禦侮歸功于輒，齊圍戚而輒未嘗禦之，衛圍戚而輒未嘗禦之，吾不知其所禦何侮也。鄭厲公突既出奔，復入于櫟，居櫟十八年，鄭更三君，而突安然無恙，此亦鄭君爲之禦侮耶？至蒯賸之不遽入衛，非不欲入也，勢不能也。鄭厲公居櫟，國人無裏言不能入鄭。

及傅瑕為內應始入鄭而有其國。蒯賧亦然。孔姬為史內應

記衛世家言蒯賧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及即位欲盡誅

大臣則其志在得國而內無應援亦可知矣。今謂蒯賧

本以南子為母有所顧忌自不入國。又謂知軫之國即

己之國既居戚不復入衛一似可以入國而不入者欲

為拒父翻案遂并蒯賧之爭國而諱之。兩面周旋皆曲

說耳。總之靈公沒而蒯賧在外夷齊處此必不肯立公

子郢不欲以庶子嫡而軫乃以子代父即此便已不仁

既立矣。晉納蒯賧軫于此時惟有棄國而逃之一法斷

四書集注卷二

七

無出南子而迎蒯賧之理。南子雖淫亂未嘗見絕于先

君也。魯文姜與弑桓公。春秋書夫人孫子齊公羊傳曰

念母也曷為于其念母焉。貶不與念母也。與弑大惡故

魯莊可以絕文姜而衛軫不可以出南子。出南子而迎

蒯賧是知有父而不知有祖也。軫本無父今又教之蔑

祖以亂易亂此種議論何以維持名教乎。按史記孔

子去衛如陳在魯哀公二年夏衛靈公卒軫立。晉納蒯

賧于戚明年齊衛圍戚皆孔子在陳時事。是秋季康子

召冉求召之于陳非召之于衛也。今謂圍戚之年子貢

冉有在衛發問當在此時亦誤。史記魯召冉求將行孔子有歸與之歎子貢知

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

三以天下讓

張惕庵曰此章有實事。前儒未詳考。讓商讓周皆非正

解。今詳辨之。傳國之法殷道尊尊一生而一及一生者

太子嗣位身後即立母弟謂所同生也。一及者此太子

母弟承位之後即傳此母弟自己之子不復傳弟謂世

及也。泰伯嗣位後次宜及仲雍仲雍之後即雍之子周

章宜立者禮也。太王遷岐在武丁之五十八祀次年武

四書集注卷二

本

丁崩帝祖庚立。越七祀祖庚崩帝祖甲立。祖甲二十八

祀文王始生生有聖德。彼時泰伯無子周章之生先後

不可知。太王播遷之後得此聖孫自慶先業昌熾人情

之常非即萌廢立也。泰伯承父之志欲讓儲貳于季歷

以及文王。太王不許宮之奇云泰伯不從是以不嗣不

從者不從避位之言也。太王既不廢泰伯別無讓法。乘

父之疾託採藥之說挈仲雍同去之。荆蠻太王既沒季

歷雖欲效叔齊之義不可得矣。泯然無迹何得而稱此

所以為德之至也。此時只是讓國。夫子因武王續成業

而有天下。謂之讓天下耳。文王生三十五年。然後季歷受帝乙圭瓚之錫。爲西伯。文王立承纘。西伯之位三十一年。而後帝乙崩。紂立紂爲天子。三十二年而亡。使文王爲西伯之時。帝乙立微子啟爲太子。則文王一西方諸侯。並無服事至德之名。武王又安得有伐商之事乎。魯頌居岐之陽。寔始剪商。不過言周先在幽。與狄迫處。至太王遷岐山之陽。締造方有規模。後來剪商之業。寔始于此耳。寔始二字。文義顯然。泰伯只是讓國。卻不是明讓。令王季不得。不受。舉世皆莫之知。視夷齊衆所屬。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九

耳目者不同。故夷齊稱古之賢人。泰伯獨稱至德。然非仲雍賢。此事亦不能行。故仲雍與夷齊同列。逸民。此書寔事寔義。不過如此。遂古之事。雖不可知。自帝堯甲辰卽位後。據邵子皇極經世。與竹書紀年。參以尙書史記。事蹟一一可攷。特詳序以破羣疑。愚按此條。謂泰伯只是讓國于弟。不是讓商讓周。魯頌寔始剪商。言王業始于太王。非太王有剪商之志。此皆前人成說。是固然矣。其詳序處。卻多謬誤。兄終弟及。殷制也。周自后稷以至文武。皆父子相繼。不用殷制。太伯君吳。仲雍嗣之。以太

伯無子。故耳。並非傳弟。何用牽引殷制爲說。至云仲雍之後。其子周章宜立。又云周章之生。與文王先後。不可知。此語尤謬。史記吳世家。仲雍生季簡。季簡生叔達。叔達生周章。周章仲雍之曾孫。非仲雍之子。仲雍與季歷爲兄弟。弟甫生子。而兄已有曾孫。豈有此理。史記及邵子經世書。不著太王遷岐之年。竹書武乙元年。邠遷于岐。周金仁山通鑑前編。則繫之小乙二十六祀。或又云在廩辛時。其說不同。今定以爲武丁之五十八祀。是武斷也。左傳宮之奇曰。太伯不從。是以不嗣。杜元凱注云。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十

不從父命。卻不言父命云何。後儒謂不從剪商之志。語固有病。顧亭林杜解補正云。太伯不從。謂太伯不在太王之側。爾史記述此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亡去爲不從。其義甚明。此說最穩當。今改太伯不從。爲太王不從。謂太伯欲以儲貳讓季歷。太王不許。則自書傳以來。並無此說。使太伯果讓季歷。而太王不許。然後逃去。則其讓已顯著矣。何無得而稱之。有此不惟武斷。直捏造耳。古事久遠難攷。卽如帝堯卽位。竹書在丙子。路史在戊寅。章俊卿山堂考索在癸

未皇甫謚世紀邵康節經世金仁山前編在甲辰究竟未知孰是太史公書自周共和以後始紀年蓋其慎也今謂事蹟一一可考其所考者不出金氏前編而遠云先儒未及不已汰乎

黻

張惕庵曰黻服之畢也故亦謂之禪乃最後結束之服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黻其形刺繡作兩已相背取其有別也愚按毛西河謂蔽膝名黻此經作黻非蔽膝而不知黻與鞞通余前編已辨之此又以蔽膝之鞞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三

與刺繡之黻混而為一則更誤矣黻文兩已相背繡於裳不繡於鞞明堂位有虞氏服鞞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鄭注舜始作鞞以尊祭服禹湯至周增以畫文後王彌飾也是鞞但有畫文而不刺繡今謂繡黻於鞞杜撰極矣鞞又名鞞者陳氏禮書云以其前故曰鞞以其一而而足則曰鞞亦非取最後結束之義

溝洫

註云溝洫田間水道按溝洫非專為治田而設禹貢云九川滌源溝洫者諸川之源也暴水時至得溝洫以貯

之則其水不盡歸于川此急來緩受之法昔之論治河者謂天下之水當以天下分之禹之決川疏河所以抑洪水也其盡力溝洫所以備洪水也以天下之溝洫盛天下之霍潦黃河安流入海後世溝洫廢而霖潦無所容是以有徙決之變禹所以思患豫防終身孜孜於此也 註云備旱潦按旱無可為以備潦耳方望溪禮

記析疑云古者井田之溝洫所以備水潦非如東南下濕可蓄水以溉田詩小雅泂池北流浸彼稻田蓋豐鎬之間偶或有此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蓋必積水之區始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三

可用溉其餘平原廣陸惟望雨澤故旱則雩祀未聞有蓄水溉田之法尚書曰濬吹澮距川孟子曰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則主於宣洩而非蓄以灌溉明矣觀此則知備旱不過帶說楊升庵謂桔槔剡斗古有為之者漢陰丈人所謂機事然非通行之法也

趨進

註疏皆不言趨進在何時江慎修云以儀禮考之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卿為之孔子大夫而相

禮攝相也。說本聘禮孔疏賓既入廟君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貺拜君命之辱其時擯者位在中庭從中庭進至阼階西釋辭于賓以相公拜經文擯者進卽此趨進之進不言趨者省文時賓已致命君已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趨按此說亦自有根據但請孔子初爲承擯及入廟相禮命攝上擯雖本孔疏按之本經無明文可據余讀周禮司儀推求每門止一相之義著有臆說一條可與此經趨進互相證明今錄于左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上

圭

司儀每門止一相鄭註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按註語蒙晦殊不可曉正義于彌相親也無解釋其疏絕行在後云知不全入而爲絕行在後者以聘禮介皆入廟門門西北面西上故知此君介亦入門門西北面西上故云絕行在後後亦入廟也此亦強爲之說于經義不可通介者賓之副賓入介從無每門停止之理如謂止于廟門外又不得言每門也竊意每門止一相謂主君擯者不兼介言蓋賓入門主君與賓並行凡經三闕門而至太祖廟門每門每曲揖擯者先

行而止于門以相君而導賓門各一人故曰每門止一相論語記孔子爲擯所謂趨進翼如者當在此時蓋先行則不容紆緩故當趨每門一相則承擯紹擯皆有事不必攝上擯也此雖臆說識之以備一解

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聘禮鄭註君命上擯送賓江慎修謂鄉黨註復命不考此註似復命二字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按主君送賓及大門內命上擯送賓出大門此以待卿大夫之來聘者若兩君相見則主君送賓大門外不命上擯送也君雖不命而曰復命者擯由君召則自始至終皆君命也又何不可謂之復命乎此節據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兩君相見交擯傳辭江氏以春秋不書疑爲大夫小聘之事臣聘用旅擯而亦以交擯待之者當時不能如禮也夫鄉黨記禮而先坐以不能如禮之失何以垂法乎或謂孔子攝上擯于復命可見復命上擯之事此亦不然經文特下必字正以上擯或不復命孔子雖爲承擯必復命也既攝上擯則自當復命無庸言必矣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上

圭

執圭 辨萬充宗子男執圭不執璧之說

五等之瑞。公侯伯執圭。子男執璧。周禮大宗伯文也。萬充宗辨之曰。曲禮凡摯諸侯圭。是子男同執圭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是子男不執璧也。獨此言子男執璧耳。夫曲禮言摯。自天子達庶人。且詳及婦人童子野外軍中。何獨畧于子男。雜記則更詳其長短之度。蓋列爵雖五。而車旗服物之等。維三大率降殺以兩。則九寸七寸五寸之文。必有所據。何是此非彼乎。觀禮天子當依南面立。諸侯入廟門右坐奠圭。再拜。言諸侯則子男在其中。言奠圭而不及璧。則子男執圭可知。禮器云。禮有以少為貴者。圭璋特。謂朝聘用圭璋。圭璋皆特達。享禮用璧琮。則以束帛荐之。若子男執璧。則璧亦有持時矣。何以不言乎。顧命云。上宗奉同瑁。玉人云。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說者謂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夫圭方璧圓。瑁可冒圭而不可冒璧。且未聞天子有兩瑁也。亦必無置子男而不冒也。則五等皆圭益信矣。況圭以為摯。手所執也。當朝覲行禮。使子男執璧。若奉粢然。尚何禮度足言乎。愚按子男執

璧見大宗伯。又見典瑞。大行人。小行人。安得有誤。萬氏謂朝聘用圭璋。璧琮惟享禮用之。荐以束帛。非手持之物。然周禮射人云。三公執璧。此非璧亦手持之明證乎。子男執璧不執圭。鄭康成云。未成國也。觀諸侯未踰年。曰子蠻夷雖大曰子。故子者未成國之名。男之名亦猶夫子耳。子男未成國而執璧。與三公未有國而執璧。其例正同。且摯之等有圭。有璧。有皮帛。王之三公執璧。孤執皮帛。皮帛次于璧也。而典命云。諸侯之適子。未誓以皮帛。繼子男。惟子男執璧。故諸侯之適子。以皮帛繼之。

禮記卷之二十一

圭

猶之三公執璧而孤以皮帛繼之也。若子男執圭。則皮帛不得繼子男矣。玉人云。桓圭九寸。公守之。信圭七寸。侯守之。躬圭七寸。伯守之。而不及子男。惟子男不執圭。故文闕。使其執圭。則九寸七寸五寸。何以不遞數之乎。若謂執璧如奉粢。無禮度。則執圭如持板。有何禮度。而二生一死。乃用禽獸。益無禮度之足言矣。曲禮云。凡摯諸侯圭。觀禮云。諸侯奠圭。言圭則璧在其中。經傳之文。固有舉一以包二者。何獨於此而泥之。至天子執瑁。鄭註云。言德能覆蓋天下。疏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必有瑁。

言不敢專達之義。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見則覆之。彼註云君恩覆之。臣敢進。並不言冒。諸侯圭。惟顧命孔傳始有邪刻以冒圭之說。孔傳晚出不足信。而萬氏據之以為五等皆圭之證。誤矣。因遊喜齋大全採其說。故錄而辨之。

任鈞臺云。天子朝諸侯。執瑁四寸。斜刻其下。以受圭。故書曰輯五瑞。是子男之璧。上亦刻為圭首。與瑁相入。故通謂之圭也。刻殺其上。即與瑁相入處也。

上如揖。下如授。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非

註疏解上下為上堂下堂。謂上堂授玉時宜敬。故如揖。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忘禮也。張子正蒙云。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亦用註疏舊說。按下文足踏踏如有循。正指執玉時說。記云執龜玉舉前曳踵。是也。既授玉下堂。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見聘禮記。不必踣踣如矣。舊說未合集註。據曲禮。執天子之器。上衡。國君平衡。以揖授。作平衡解。云上不過揖。卑不過授。夫既平衡。又有上下。是聖人於禮未合矣。郝京山云。上如揖。謂以左手在圭。上拱護之下。如授。謂以右手

在圭下。承送之上。尚通。曲禮操幣圭。璧尚左手。拱抱曰揖。承送曰授。聘禮授如爭。承下如送。是也。此解似優。勃如戰色。

邢疏云。戰栗其顏色。敬也。此解自當。上文兩云色勃如也。俱勃如二字。成文。此句依集註戰而色懼之解。則勃字當斷如戰色。當連矣。文義不協。吳可堂以臨事而懼。莫甚于戰。傳會戰而色懼。則是結兩君之好。乃有三軍之懼。不倫甚矣。

享禮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是

近說有以享禮分作兩事者。據儀禮經文。賓初衣束帛。加璧享。及享發氣焉。盈容皆未嘗加禮字。而享之後。私覲之前。尚有禮賓一節。儀視享覲加詳。經文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不禮。又禮不拜。至禮字皆專指禮賓而言。至小聘曰問。不享。主人不几筵。不禮。則直以兩事對舉。此說亦似可通。但本經執圭享禮。私覲皆使臣行于主國之禮。不當插入主國禮賓一節。儀禮享下無禮字。覲上亦無私字。本經有之。特以二字為句。無他義也。況儀禮云。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此又享禮二字之明明見。

于經者不必更生別解

當暑衫絺絺必表而出之

孔安國注暑則單服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按加上衣者

謂加衣于絺絺之上也喪大記袍必有表不禪鄭注袍

褻衣必有以表之論語當暑衫絺絺必表而出之亦為

其褻也孔疏袍是褻衣必須在上有衣以表之不使禪

露引論語者證衣上加表觀鄭注所引知康成解論語

亦謂加衣于絺絺之上與孔注同朱子謂先著裏衣表

絺絺而出之于外與孔鄭之說相反按禮有長衣中衣

四書與政辨正續卷二十一 表

裏中著之則曰中衣若露著之則曰長衣以絺絺為中

衣則外加上衣當如孔鄭之說以絺絺為長衣則先著

裏衣當如朱子之說二說皆可通也又玉藻振振為絺

絺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鄭注二者形且表皆當表

之乃出疏形解衫絺絺其形露見裏解表裘在衣外可

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此以出為出門本經出

之不可作出門解曲禮衫絺絺不入公門鄭注衫單也

其形褻疏上無衣表則內露是為不敬

吉月

方望溪周官析疑云正月之吉康成以為朔日非也考

之尚書曰月正元日又曰正月朔旦皆特著其為朔至

正月上日則變文以示其為上旬之吉日矣詩曰吉日

惟戊又曰吉日庚午又曰二月初吉是凡言吉者乃取

其辰之良而不拘為何日也朱子註論語以吉月為月

朔亦承康成之誤孔子致仕後無為每朔必朝以自同

于當官者蓋遇君有吉事如冠婚世子生之類則朝服

以慶賀耳其稱吉月謂君有吉事之月而不定其為何

日也愚按周官正月之吉四時之孟月吉日皆謂朔日

四書與政辨正續卷二十一 表

康成之說是也即如懸法象魏必有定日乃能使萬民

徧觀若擇吉懸之則當以所擇之日先期曉示而經無

文也詩二月初吉毛傳初吉朔日也書正月上日月正

元日孔傳元日上日也不分二解謂變文以示其為上

旬之吉日者乃葉少蘊曾彥和之臆說林少穎已辨之

矣至以論語之吉月為君有吉事之月如冠婚世子生

之類其說尤為不根果爾何不直曰吉事曲禮檀弓皆

而曰吉月乎有吉事之月為吉月則有凶事之月為凶

月乎子為國老致仕後猶與聞朝政哀公雖不能用而

敬禮有加。虛懷訪問。見于魯論。戴記者不一而足。儒行稱孔子至舍。哀公館之。鄭注孔子歸至其舍。是公嘗就見孔子矣。君致敬于臣。而臣乃漠然于君可乎。吉月必朝。禮亦宜之。若當官在位者。固不止朔日一朝也。且吉月月朔。本孔安國註。而朱子因之。以為承康成周官註之誤。又失考矣。

瓜祭

孔註以瓜與疏食菜羹為三物。瓜祭。食瓜而祭也。邢疏引玉藻。瓜祭上環以證。朱子據陸氏釋文。瓜作必。從朱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圭

子可也。但祭不專在豆間。禮記少儀云。凡羞有俎者。則于俎內祭。鄭註。俎于人為橫。不得祭于間也。孔疏。羞在豆。則祭于豆間。若羞在俎。則于俎內而祭。俎在人前。橫設。俎內近人之處。俎橫在人前。故不得祭于俎外。及兩俎間也。是祭有在豆間者。有在俎內者。此疏食菜羹。無俎。則祭於豆間。若統論祭禮。當兼俎內言之。其義始備。左傳齊慶封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泚祭。杜注。泚祭。遠散所祭。不共。孔疏。公食大夫禮。取韭菹以徧掃于醢。于上豆之間祭。又言祭鉶羹于上鉶之間。祭飲酒

于上豆之間。是祭食之禮。各有其處。

鄉人飲酒

鄉人飲酒。方朴山引周禮。族師祭酺及瓠葉。詩鄭箋。為據。余前編已錄之。尚有一條未引及。鳧鷖詩云。既燕于宗。鄭箋。宗。社宗也。羣臣下及民。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孔疏。月令。仲春。命民社。祭法。大夫以下。成羣立社。郊特牲。唯為社事。單出里。是羣下及民庶。盡有祭社之禮。而燕飲焉。臣民所祭。不必有尸。所云燕飲。因祭而與共祭之人。自燕飲耳。此鄉人飲酒之又一事也。不當獨遺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二

圭

此條。月令。季冬。注。引王居明堂禮曰。命國為酒。合三族。君子說。小人樂。禮器注。引王居明堂禮曰。仲秋。乃命國醜。蔡邕明堂論亦引之。居不容。

古人謂坐為居。居與寢對坐也。容即少儀。手無容。毋為口容之容。謂莊坐而不搖動。其身體以為容也。居家則所包者廣。不當與寢對矣。玉藻。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亦坐與寢對。言若釋文作居不容。則當作居家解耳。

升車必正立執綬

漢書成帝本紀贊帝善為儀容升車正立此指在車中言本經正立執綬指升車時言按曲禮疏綬有二一是正綬擬君之升一是副綬擬僕右之升車既駕僕取貳綬先升君登車則僕取正綬授君君挽之以升此正立執綬謂方上車時御者授綬正立于車下而挽之以升也顧前人舊說亦有指車中言者一云古者立乘正立執綬所以為固也按車有較有式常時憑較有所敬則憑式焉用執綬以為固乎惟賈誼容經云立乘以經立

四書集義辨正續

卷二

禮

之容右持綬而左臂誦此或漢世有然古不爾也一說綬所以總轡者也四馬兩轡凡六轡攬之為難故以綬總之然後便于執立不正則轡有掣縱故必正立而後六轡均調按古之乘車君在左僕人居中居右者正以便于執轡而無掣縱之患也今以正立執轡指孔子則是居中自御無僕人矣且經傳無以執轡為執綬者曲禮僕執策分轡君出就車則僕并轡授綬疏云分轡六轡分置兩手各得三轡也君初來欲上僕并轡置一手中所餘一空手取正綬授君令登車也據此則御者以

兩手分執六轡故詩云六轡既均今謂六轡難執故以綬總之尤杜撰不根之說

四書集義辨正續

卷二

禮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三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子游 附見巫咸巫賢

張守節史記正義謂巫咸及子賢本吳人。見商本紀及天官書注。余前編因論子游而及之。以為吳中人物。當以二子為稱首。顧猶疑之。弗敢質也。及覽今山西解州夏縣志。稱咸為縣人。縣東五里有巫咸山。咸父子所隱居處。山以是得名。而辨史記正義之非。余按古之稱巫咸者。有堯時之醫。有商時之相。他若歸藏莊列世本山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海經等書。言巫咸者不一。夏縣之山。即以人得名。何旨而定其為父王家之巫咸耶。夏縣本漢安邑。班氏地理志安邑下云。巫咸山在南。郭璞巫咸山賦序云。蓋巫咸者。實以鴻術為帝堯醫。生為上公。死為明神。豈封斯山而因以名之乎。巫咸果以商相得名。景純作賦。便應及之。顧以為帝堯醫。不言商相。是晉時無此說也。水經注。鹽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善長注。經于古人遺跡。無所不誌。而巫咸不及商相。是北魏時無此說也。惟宋大觀三年。封商相巫咸河東公。繫之夏縣。蓋自

此始。則其來也近矣。若乃以為吳人。則見於梁蕭統招真治碑。越絕書。虞山巫咸所出。後漢郡國志。吳郡吳縣有虞山巫咸山。是自漢以來已有此說。較夏志所稱獨為近古。然則張守節之說。信有徵矣。

魯人為長府

路史云。長府昭公之所居也。公之二十五年。欲逐季氏。居于長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是故季氏惡之。欲改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以言長府自爾。又何必改作。以自彰其不韙哉。此孔子所以聞之而發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言必有中之語。蓋亦嘉其深中季氏隱也。方昭公之出也。平子禱于煬宮。故九月立煬宮。由此觀之。則其欲改為長府。意可知矣。愚按長源好奇。往往多僻論。此條亦未免穿鑿。而煬宮一證。雅善附會。亦新而不害于理。可為時文家助一談柄。郝京山云。初魯昭公與邠昭伯謀伐季氏。公居長府。事不克。公奔晉。薨于乾侯。今改作者。季氏恨其為昭公發難之地。以為不祥。議變置也。與作煬宮溝墓道意同。此亦用路史之說。

鼓瑟希

鼓瑟希。總記瑟聲非承問而希也。禮羣居五人則長者必異席。鄭註席以四人為節。因宜有所尊。孔疏既長者一人異席。餘則四人矣。公食大夫禮云蒲筵常丈八尺加八尺。崔席尋八尺。此以蒲席者。故得容四人。今四子侍坐。夫子異席。曾與三子同席而坐。三子言志。曾哲不容。以繁聲間之。故鼓瑟希也。老子第四十一章太音希聲。王弼註聽之不聞名曰希。不可得聞之音也。有聲則有分。有分則不宮而商矣。分則不能統眾。故有聲者非太音也。是此希字之義。蓋不過撫弄以寄意耳。嘗見殘本孔子世家補不知何人著載入此文。注云聽之如有音如無音。曰希。時曾哲雖鼓瑟亦屬耳。于三子之言故其聲甚希。簡此說得之。譚梁生謂曾點鼓瑟蓋亦辭畢而點始鼓。瑟既終而子始問。續困勉錄謂鼓瑟希是方鼓瑟起頭。皆未得其解。閻潛邱謂曾點鼓瑟仍有口歌。蓋古人琴瑟之用皆與歌並奏。無徒瑟者。見釋地又續按此說不然。瑟亦有徒鼓者。爾雅徒鼓瑟謂之步。是也。豈有三子言志而點乃手揮口歌。嘈嘈盈耳者哉。

暮春者七句

此條有三說。鄭康成註詠而歸。從古論作詠而饋。謂饋酒食也。論衡云浴乎沂。涉沂水也。風諷也。咏歌饋祭也。歌咏而祭也。賈公彥疏周禮司巫帥巫而舞雩。引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以證。謂舞人必有童冠。此皆主雩祭者。張翠屏據項平甫說引漢志祈穀之祭舞以七十二人。按前後漢志無此冠者五六人五六三十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也。祭而歌舞有詠歎淫泆之辭。故曰詠而歸。蓋點欲以農事為國。亦用世之事。此主祈穀之祭者。漢志三月上巳祓除。官民潔于東流水上。蔡邕引此經浴乎沂為證。此主上巳祓除者。按祈穀以寅月。左傳啟蟄而郊是也。雩祭以己月。左傳龍見而雩是也。皆不在暮春。惟上巳祓除於暮春為合。當從之。說見前編。按後漢書禮儀志雩祭立土人舞二佾七日一變如故事公羊傳何休注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稅畝註張揚庵曰宣公稅畝不是什而取二。註中所引杜預注左傳之說誤也。左傳只言古者穀出不過藉。公羊傳只言重於什一。大桀小桀也。何嘗有什二字。穀梁傳云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什取一也。是仍什一也。何嘗有

四書集注卷三

三

四書集注卷三

四

什二來古井田九百畝公田居其一以二十畝爲民廬舍君只有八十畝一井之中通力合作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法至善也宣公自六年至十五年九年之內三遇旱災民救死不贍只耕私田公田鹵莽滅裂所收實不供用于是另設一法將此公田也攤勻入私田之內計算凡一井共八百八十畝公收八十八畝之租名色仍是什一已多收十八畝舉成數卽二十畝二猶不足言一井九百畝已多收二十畝若真是什而取二一井之田收其一百六十畝亦不待哀公

由書集傳卷三

五

民田畝擇美者取其什一食貨志孟康注稅畝春秋謂之履畝履踐民所種好者而取之任說本此子路仕輒不去卒死其難正名章總註胡氏謂夫子以正名告子路而子路終不喻故仕輒不去卒死其難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爲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爲非義也此說自朱子採入集註數百年來衆口一辭未有正其非者何義門讀書記嘗論之曰子路不去雖乘亂邦不居之義然謂其終于不喻則非也其死也仕于孔氏則亦聞孔悝之難而赴之而已故其言曰

由書集傳卷三

六

季氏已爲陳氏矣愚按此條殊不可解所云將公田攤勻入私田內者謂廬舍二十畝也以廬舍二十畝攤入私田則一井共九百畝公家當收百畝不止八十八畝矣若止收八十八畝則但多收八畝無十八畝蓋公田原自有八十畝也據張氏說當云將廬舍二十畝攤勻入私田之內凡一井共九百畝公收一百畝名色仍是什一已多收二十畝如此方不錯稅畝之說任鈞臺謂躬行田畝踏取十畝之最上者以爲例余前編取之按漢書五行志民患上力役懈于公田宣公初稅畝就

子路蓋去衛而復適衛。其去衛者。聞夫子正名之論。知衛之不可仕也。其適衛者。應孔悝之召。非仕輒也。若謂食孔悝之祿。卽是食輒之祿。此又不然後世微員未秩。皆命于一人。古則陪隸之屬。大夫自辟除。養之以采地之祿。故曰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儀禮喪服傳。大夫之貴。臣爲大夫服斬衰。卽以大夫爲君也。然則子路之仕衛。與輒何與哉。

莒父

莒父地無考。已見前編。郝京山云。莒父魯公邑。今山東萊州府高密縣東南是其地。少昊之後。武王封于莒。春秋時莒遷于城陽。魯併莒。因以其地爲莒父。愚按漢書地理志琅邪郡屬有計斤縣。注。莒子始起此。後徙莒。師古曰。卽春秋左氏傳所謂介根也。莒始都介根。在今萊州高密縣東南四十里。後遷于莒。而介根仍爲莒邑。襄二十四年傳。齊崔杼伐莒。侵介根。杜注。介根莒邑是也。郝氏謂魯併其地爲莒父。其說無据。一說莒繫以父。魯人語音。如梁父。亢父。剛父是也。今莒州地。按晉有黃父。鄭衛皆有武父。楚有冶父。城父。雞父。以爲魯人語音。

未確。又云。在莒州則仍是莒地。當時周有莒。齊亦有莒。並見左傳。豈必莒地而後稱莒父哉。

桓公子糾

張惕庵曰。齊桓子糾。誰當立。誰不當立。管仲召忽當死。不當死。乃古今一大疑案。須明辨到底。聖言方有着落。今以春秋爲準的。取諸儒之言參證。則可決其是非。按春秋莊九年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程子曰。桓公。兄子糾弟。春秋書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子糾不稱子。官非公之嗣子也。程泰之曰。糾不稱齊。蒙上公伐齊。

省文。非不當有齊也。小白稱齊。春秋書某國某名。本書法如此。非小白當有齊也。二說殊不易決。誰兄誰弟。三傳無明文。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云。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以小白爲兄。僅見于此。莊周荀卿以子糾爲兄。司馬遷趙長君章昭皆同之。近日西河毛氏。尤左袒此言。今以春秋證春秋。桓十一年夏五月。鄭伯寤生卒。七月。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突。鄭莊之庶子。不宜爲君者也。蒙上文。不稱鄭。仍不宜爲君者也。正與納糾文同。下云。鄭忽出奔衛。上有鄭。又稱鄭。忽。鄭之世子。宜爲君者也。蒙

上文仍宜爲君者也。正與齊小白文同。桓十五年鄭伯突出奔蔡。下文又書鄭世子忽復歸于鄭。又與納糾小白入同。則小白之宜立明矣。淮南王漢文帝之兄也。擅殺大臣于闕下。于法應死。文帝曲赦之。使薄昭予之書。果子糾兄。正宜直說。何用迴護。況春秋之學。由于夏五傳至董仲舒。語必有所受。荀況莊周。戰國橫議之流。語不足信。彼云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衛武齊桓殺兄而篡其國。舉不仁不義之事。加之大聖大賢。以逞其不平之鳴。不過云竊鉤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而已。豈可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九

信之以較是非哉。再以左傳證之。齊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奔莒。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是小白于未亂之先。大臣奉之以出。晉叔向亦云。高國援之于內。于倫序宜立。可知公子糾乃既亂之後。恐爲無知所殺。逃死而出。春齊人殺無知。魯莊公與齊大夫盟于莒。夏伐齊納糾。至秋猶不能入。七月齊桓立。葬齊襄公。國有君矣。猶不知退。八月乃與齊戰于乾時。敗績。魯莊公喪其戎路。乘傳而歸。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是非曲直。本末昭然。是子糾不宜與

齊桓爭者也。糾既不宜與桓爭。則管仲召忽均不宜爲公子糾死。管仲不死。義也。故夫子大其功。召忽死之。迷復也。故夫子輕其死。不然。夫子嘗言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聖言豈相矛盾哉。愚按程子與程文簡公二說。以文簡言爲當。程子謂糾非嗣子。故不稱子。考孔穎達春秋正義云。定本經文糾上有子字。今本無子字。闕文。觀下文書齊人取子糾殺之。孔說可信。若小白之書齊春秋。又自有例。襄二十年書蔡殺其大夫公子燮。又書蔡公子履出奔楚。履非嗣子。又不當有蔡國。其書蔡以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十

無所繫耳。小白之書齊。正此例也。至鄭忽與突之事。與小白子糾絕不類。忽爲世子。既立矣。突入而後出奔。小白非世子。又未嘗立。不類也。春秋書鄭世子忽。未嘗書齊世子小白。何得援以爲證乎。莊荀司馬氏皆以子糾爲兄。惟漢薄昭與淮南厲王書。有齊桓殺其弟以返國之語。韋昭云。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蓋文帝爲淮南王之兄。史記漢書並云文帝高祖中子淮南厲王高祖少子王入朝。常謂上大兄曰殺兄。則于帝有碍。故避兄而言弟。今謂淮南王是文帝之兄。何用迴護。則并史漢不讀矣。春秋之學。由于夏傳至董仲舒。

者公羊傳也。公羊不以桓為兄。仲舒亦未常以桓為兄。而云其語必有所受。吾不知其所受何語也。堯幽囚。舜野死。太甲殺伊尹。見竹書。衛武殺兄。見史記。莊子三十篇。荀子二十篇。其書具存。並無此說。何可以是誣之。據左傳所載。小白先出。子糾後奔。不過去國有先後。何分是非。叔向言高國援之于內者。史記云。小白少好善。故高國陰召之。非以其倫序宜立也。及魯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公與齊師戰。敗績。鮑叔帥師請討子糾。乃殺之于生竇。春秋書曰。齊人取子糾殺之。取者。取之魯也。病夫魯之為所取也。魯不能庇糾而殺之。曲在魯。不在糾也。齊桓公有庶子六人。無虧為長。公與管仲屬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桓公卒。齊立無虧。宋襄公伐齊。齊人殺無虧。將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宋敗。齊師立孝公。孝公之得立。以宋能勝齊也。子糾之不得立。以魯不能勝齊也。設宋不勝齊。孝公不得立。亦將謂齊已有君。孝公不當與無虧四公子爭乎。種種曲說。所謂強作解事者。以其說頗足惑人。故詳辨之。許敬庵曰。呂氏春秋云。鮑叔管仲召忽相善。欲相

與定齊國。以公子糾為必立。愚按子糾兄也。欲共佐之。管仲曰。不可。夫國人惡子糾之母。以及公子糾。公子小白無母。國人憐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齊國。此二公子也。故令鮑叔事小白。管仲召忽居子糾所。然則管仲鮑叔。固素有安齊之志者。而各居奇貨。以觀變而俟時。檻車之囚。堂阜之脫。非畏死而偷生可知已。故孔子稱之曰。如其仁。蓋非特與仲之功。而亦諒仲之心矣。愚按呂覽之說。亦見管子大匡篇。韓非子說林又云。管仲鮑叔相謂曰。君亂甚矣。必失國。齊國之諸公子。其可輔者。非公子糾則小白也。與子人事一人焉。先達者相收。管仲乃從公子糾。鮑叔從小白。此蓋後人以管仲不奉小白而奉子糾。似乎無擇主之智。故造作此說。為管仲周旋。非其實也。果爾。則小白君齊。固管仲意中事。又何為遮道射鉤。致死于小白乎。管子又載召忽謂管仲曰。子為生臣。忽為死臣。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生者成名。此亦後人附會。為管仲不死解嘲。並不可信。家語孔子答子路。有子糾

未成君。管仲未成臣之語。見致王肅注論語亦云。管仲

召忽之于子糾。君臣之義未正成。故死之未足深嘉。不

死未足多。非顧寧人駁之云。子糾于齊未成君。子仲與

忽則成爲君。臣矣。狐突之子毛及偃。從文公在秦。而曰

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年數矣。漢晉已下太子諸王與

其臣皆定君臣之分。蓋自古相若。毛偃爲重耳之臣。而仲與忽不得爲糾之臣。

是以成敗定。君臣也可乎。愚按顧說良是。管仲之可以

無死者。以二人皆未常受命于先君。均之非嫡嗣。小白

已從國逆而立乎其位。則糾特一亡公子耳。仲雖不死。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三

于大義無害。此何義門任鈞臺之論。較舊說爲長。

陳恒弑其君

張揚庵曰。世言孔子作春秋。絕筆獲麟。非也。哀十四年

四月。陳恒執其君壬。置于舒州。六月。弑之。孔子沐浴而

朝。告于君。君旣不能討。則魯史不敢書齊大夫陳恒弑

其君。史不敢書。孔子亦無可筆削。故春秋但至十四年

春。西狩獲麟而止。事理之不得不然。愚按此說非也。杜

氏註春秋云。自小邾射以句繹來奔。以下至十六年。皆

魯史之舊文。弟子欲存孔子卒。故并錄以續孔子所修

之經。則爲魯史所書明矣。若魯史不書弟子。又何從而

書之。王厚齋困學紀聞云。請討陳恒之年。春秋終焉。夫

子之請討也。將以見之。行事請討不從。然後託之。空言

此說最精。春秋不書陳恒弑君。非無可書也。不忍書耳。

作者七人矣。

作者七人。包子良謂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

楚狂接輿。王輔嗣謂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

少連。鄭康成謂伯夷。叔齊。辟世者。荷蕢。長沮。桀溺。辟地

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接輿。辟言者。七當爲十字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古

之誤也。三說雖不同。然皆合上賢者辟世爲一章。指隱

逸而言。趙岐註孟子云。作者七人。隱各有方。見古之應

劭風俗通云。孔子嘉虞仲夷逸。作者七人。亦終隱約。蔡

中郎集國叔則銘云。潔耿介于邱園。慕七人之遺風。後

漢書逸民傳論。絕塵不反。同夫作者。其解並同。惟橫渠

張子指作者之聖。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

王之道。非有所述于人也。此說恐未然。

遯伯玉

張揚庵曰。伯玉卷懷。只說進退合宜。不必指近關出奔

一事若強臣逐君。卿大夫置身局外。便算君子。亂臣賊子。何所忌憚。夫子之贊伯玉。決不指此事也。襄公十四年。伯玉從近關出。十六年。孔子始生。何取此事而追贊之。愚按夫子之贊伯玉。雖不必專指此事。然此事關係不小。其是非豈容勿論。按雜記云。內亂不與焉。外患弗避也。註云。同僚將為亂。已力不能討。不與而已。春秋魯公子友如陳。葬原仲。傳曰。君子避內難而不避外難。以此論之。伯玉之從近關出。蓋力不能討。賊合于內。亂不與之。義此所以得為君子也。崔杼弑君而晏嬰不去。吳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主

光弑君而季札復位待命。聖人皆不以為非。職是故爾。若伯玉此事果非。則大節已虧。又何進退合宜之有。孔子之生。公羊穀梁在襄公二十一年。史記在襄公二十二年。此云十六年。亦誤。

放鄭聲

張揚庵曰。詩惟二南。幽風正小。大雅頌入樂。餘只備諷誦。為法戒而已。鄭詩既不入樂。無可放。放者鄭聲也。樂記又言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

用也。若言詩。宋詩乃商頌。豈可放乎。緇衣見好賢之至。羔裘有正直之臣。鄭詩何嘗都是淫亂。愚按。謂詩除雅頌。南幽之外。皆不入樂。此宋儒程泰之之說。著詩論而顧亭林力主之。其實非也。古未有詩而不入樂者。季札請觀于周樂。並歌列國之風。非樂乎。魏武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傳。鹿鳴騶虞。文王伐檀四篇。伐檀入樂。非風詩乎。樂記言祭祀弗用。謂不奏于宗廟朝廷。而其屬于樂部。則奏之以觀民風。是亦樂也。古者四夷之樂。尚陳于天子之廷。況列國之風乎。商頌祭祀之樂章。此外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主

必更有樂。襄十年傳。宋以桑林享晉侯。其證也。宋音燕女溺志。有音自有。詩特時王不陳其風。無可攷耳。豈專靠數篇商頌以為樂哉。如宋詩止有商頌。則歌商頌而有燕女溺志之音。又斷無是理也。凡攻朱子詩傳者。皆謂聲淫非詩淫。余前編已辨之。安溪李文貞公著詩所自序云。朱子鄭衛之說。諸儒以為不然。今獨信之者。謂非是不足以見亂之所生。為二南之左契。抑雖其流至此。猶有秉禮知義。無文王而興者。夫然後可以極無邪之變矣。安溪之論如是。後學可妄置喙耶。

闕文

闕文有二說。穀梁傳云春秋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謂如甲戌己丑夏五郭公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見聞未確。闕而不書則文是紀載之文。漢書藝文志云古制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于衰世。是非無正。人用其私。故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今亡矣夫。蓋傷其寢不正。則文是點畫之文。近人皆主前說。蘇子瞻葉少蘊並從漢志。當兩存之。

三桓之子孫微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七

張惕庵曰。三桓之微。是指未然。不指陽虎執季孫斯。哀公欲去季氏。雖無成事。然自此三家遂不振。孟子戰國策史記載魯君臣事。俱無三家子孫。此其微也。明人管登之言。禮記云大夫強而君殺之。義也。自三桓始也。不。是如陳氏註所云。必三桓後來受誅于魯公。但古書失攷耳。政柄下移。積重不已。主上昏稚。則篡其國。王莽是也。主上力足制之。則滅其家。霍顯霍禹是也。春秋之末。魯君臣不相安已極。若魯蒙周公之德。不至先亡。則三桓必灰飛煙滅。一定之理。觀哀公後魯尚有國二百五

十年。而三桓子孫。杳無聞焉。則子孫之微。自是實事。愚

按此說非也。史記言悼公時。三桓勝魯如小侯。卑于三桓之家。悼公薨。檀弓載孟敬子答季昭子居君喪之語。言吾三臣者之不能居公室也。四方莫不聞矣。竹書周考王十四年。魯元公四年也。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是三桓至元公時。尚存。聖人五世而失之言。已不驗矣。大抵子孫微。只據現在。春秋昭二十年。南蒯叛季氏。定八年。陽虎又叛。十年。侯犯叛叔孫氏。哀十五年。公孫宿叛孟氏。大夫僭而陪臣叛之。故曰三桓之子孫微。正指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本

其已然者。以警之也。使三桓翻然悔禍。返政歸祿。乃心公家。雖與魯終始可也。聖人豈為此逆料之辭哉。博奕

奕圍棋也。其法至今猶存。文選韋昭博奕論云。一木之枰。枯棊三百。李善註引邯鄲淳藝經曰。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是則魏晉以前。棊局止十七道。今則十九道。此為不同耳。古之博。與後世異。傳記所說。亦不分明。今參考羣書。大畧可見。說文博局戲。六箸十二棋也。十二棋。六白六黑。投

六箸行六棊故謂之六博子謂之環亦曰齒

有梟盧雉犢為勝負之采故又謂之五木史記蔡澤傳

云博者或欲大投班固奕指云博懸于投不專在行楚

辭云篋徹篋竹名徹博箸也象棋有六博分曹並進道相迫王

逸註言六博以篋銘作箸象牙為棊投箸行棊轉相道

迫使不得擇行也又云成梟而牟呼五白註梟勝也倍

勝為牟五白博齒也言已棋已梟當成牟勝故呼五白

以助投也据此諸說則博蓋先行棋而後取決于投以

定勝負是以尹文子云博者盡關塞之宜得周通之路

因書集解卷之三 九

而不能制齒之大小在遇者也此正言行棊已勝而復

以投齒之大小分勝負也與博相類者曰塞說文行棊

相塞謂之塞漢書注塞博類也不用箭但行梟散是則

投瓊曰博不投瓊曰塞其異如此

亞飯三飯四飯

周禮大司樂職云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孔疏常食

亦以樂侑但大司樂不令奏鐘鼓耳按膳夫職云王日

一舉以樂侑食此常食也常食但奏琴瑟玉藻進祿進

羞工乃升歌疏謂進羞之後樂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

可證不言初飯或云初飯不侑降于天子或云夫子

正樂而去其一按數終于四則有初飯明矣郝京山云

初飯或太師侑之或闕人或有人而未去此說得之

擊磬襄

孔子學鼓琴于師襄子據史記是第三次適衛時事家

語師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然能于琴司馬貞據此

謂師襄子魯人即論語之擊磬襄按韓詩外傳云孔子

學鼓琴于師堂子京枚乘七發云使師堂操暢伯牙為

之歌韓嬰枚乘在史遷之前並作師堂既與襄異史記

因書集解卷之三 十

雖作襄而以學琴繫之在衛時明以師襄為衛人家語

晚出不足信而孔庭歷聘記謂孔子二十九歲學琴于

師襄後攝魯相事舉為樂官孔子以女樂去師襄亦入

于海其說尤屬杜撰

孟莊子

春秋襄十九年八月仲孫蔑卒二十年春正月仲孫速

會莒人盟于向秋帥師伐莒新安汪氏謂獻子禚而不

縣則始不三年蓋昉于速郝京山謂親喪六月而會盟

征伐不得為孝其說非也汪鈍翁曰禮有之君既葬王

政入于國。既卒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于家。既卒哭升經帶。金革之事無辟也。今莊子未練而從政。未祥而臨戎。其殆合于禮之變與。是故經無貶辭。而莊子為孝。孰謂莊子不三年者不然。其能逃于聖若賢之責乎。

法度

閻潛邱云。一部十三經。除大禹謨。晚出。公羊傳。漢始著。竹帛外。法度字僅二見。一見盤庚。上一見論語。末要二處不可同一解。論語權有五。謂銖兩斤鈞石也。量有五。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三

謂合升斗斛也。度有五。謂分寸尺丈引也。三者居治天下之大端也。昔舜一歲四巡守。皆同律度量衡。月令兩日夜分。皆同度量。正權概。周禮大行人。十有一歲。同度量。同數器。大傳立權度量。商君傳。平斗桶權衡丈尺。始皇紀。秦初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蓋未有舉權量而遺夫度者。抑未有知長短而不與知輕重及多少並急者。特以度一字未足成句。配以法字。易曰。制而用之。謂之法是也。始皇紀。按始皇紀當作律歷志師。古註漢書不註史記也。亦名法度。師古注。邢昺疏。正同中庸言天子之制度。下即驗之。

以轍迹廣狹相距如一。此真所謂度也。武王有天下。初豈容不審此。祇緣宋儒好精言性命。視此等為粗迹。于度字別作解。按此說非是。經有並言權度量者。閻氏引尚書大傳是也。有但言度量者。王制八政。度量明堂位。頒度量是也。有但言權量者。此經是也。舉度量而不及權。舉權量而不及度。省文如法度為丈尺。則始皇紀。既云。一法度。又云。丈尺不重。豈乎。愚謂法之所包者廣。如周禮所稱治象之法。教象之法。政象之法。刑象之法。皆是度。即大司徒以度教節。則民知足之度。鄭註謂宮室。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三

車服之制。宮室車服。未常不以丈尺定之。然度謂等殺。非謂丈尺等殺者。朝廷之制也。丈尺是器。已包在權量中矣。周禮五服。車旗宮室之禁。小宗伯辨之。衣服宮室。車旗禁令。家宗人掌之。宮室車服禮儀。典命掌之。其慎重如此。董子繁露。度制篇云。貴賤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鄉黨有序。謂之度制。則民有所讓。而不敢爭。若去其度制。使人人從其欲。快其意。以逐無窮。是大亂人倫。而靡財用也。上下之倫。不別其勢。不能相治。故苦亂嗜欲之物。無限其數。不能相足。故苦貧。今欲以亂為治。以。

貧為富非反之度制不可蓋度制所以辨上下定民志故逸周書器服解序云車服制度明不苟踰作器服周道于焉大備豈丈尺之謂哉

繼絕世

此經繼絕世與中庸不同彼言懷諸侯則為諸侯之世此與國對當指世其家者言邢疏云賢者當世祀為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向說得不分曉按文王詩木支百世孔疏引許氏異義云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分別了然又裳裳者華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三

重

詩序云刺幽王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即此經所謂絕世也朱註云興滅繼絕謂封黃帝堯舜夏商後則二句無分別矣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四

漢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以五十步笑百步

戰敗而奔何以止於五十步百步五十步又何以笑百步幼時便蓄此疑屢舉以問前輩大率謂不過假設之詞無他義也後讀司馬法仁本篇云古者逐奔不過百步於是百步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之故始得豁然蓋五十步猶在敵人追逐之內未若百步而止者之怯甚也益歎經義之難通如此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漢書食貨志引此文不知檢作不知斂云豐年斂凶年發即耿壽昌常平法之所由來宋陳止齋王厚齋皆主此說按狗彘食人食謂以人食養狗彘後文庖有肥肉廄有肥馬即此句之註腳也作檢為是豐年斂凶年發乃魏文侯時李悝平糴之法歲有上中下三熟上熟其收自四餘四百石中熟自三餘三百石下熟自倍餘百石小飢則收百石中飢七十石大飢二十石故大熟則上糴三而舍一中熟則糴二下熟則糴一使民適足賈

平則止。小飢則發小熟之所斂。中飢則發中熟之所斂。大飢則發大熟之所斂而糶之。此卽管子國蓄篇所云。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斂之以重者。孟子所陳皆王道。豈屑此區區小補之術哉。

作俑

始作俑者。韓昌黎云。俑當作踊。言刑費則踊象人而用之。李習之云。始爲肉刑者。仲尼猶疾之。況坐視飢民之死乎。蓋以踊指足刑言之。按檀弓云。孔子謂爲芻靈者。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二

善。謂爲俑者不仁。不殆于用人乎哉。則俑自是木寓人。有機發而目象人形者。故曰象人而用之。韓李之說。見羅莘路史注。聊以備異聞。

孟子見梁襄王

張惕庵曰。史記梁惠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三十六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適齊。是孟子在梁。首尾未三年也。梁惠王雖虐用其民。未敢叛周。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爲王。是先齊秦而叛周者。梁襄王也。孟子惡而去之。非卒然一問。便可不俟終日。愚

按諸侯相王。不特見于魏世家。考田齊世家云。齊宣王九年。與魏襄王會徐州。諸侯相王也。是稱王之事。齊與魏共爲之。非梁襄一人之罪。田齊世家又云。威王二十六年。敗魏于桂林。于是齊最勝于諸侯。自稱爲王。以令天下。則齊之稱王。又先于魏。孟子不以是病齊。何獨于梁襄而惡之。趙世家。武靈王五年。五國相王。趙獨否。曰。無其實。敢處其名乎。令國人謂己曰君。孟子果以稱王惡梁襄。則趙武靈爲第一賢君矣。按六國稱王。史記所載互異。據田齊世家。威王二十六年。自稱爲王。則齊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三

稱王。最先。周本紀。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爲王。注。謂韓魏齊趙。則秦先稱王。而後諸侯效。尤齊魏世家。並言齊宣王。魏襄王會于徐州。以相王。秦本紀。在惠文君四年。則齊魏稱王。在秦惠王之前。秦本紀及六國年表。又云。秦惠文君十三年。魏襄王。魏君爲王。韓亦爲王。楚世家。懷王四年。秦惠王初稱王。則秦與韓魏。又同時稱王。其異如此。可見馬遷當日。已無確據。故岐出而備載之。亦史家疑以傳疑之例也。千載而下。乃鑿鑿斷之曰。梁襄稱王。先齊秦而叛周。何其

立論之果耶。據魏世家襄王已于元年稱王。何以至十年又稱王。以意度之。元年相王。但追尊其父。而猶未敢自稱。至十年秦惠稱王。乃效尤耳。知此益信孟子去梁。非為稱王先叛周之故。

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

張惕庵曰。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約指九州也。陳新安以為七國宋中山。按宋中山二國。安得當二千里。況中山在齊威王時。已為魏文侯所滅。此時無中山矣。愚按趙註云。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四

八州。猶鄒欲敵楚也。則方千里者九。自是約指九州言之。中山地方五百里。見秦策。范。唯說秦王。宋止五千乘。見燕策。蘇。豈得當二千里。惕庵之言是也。但謂齊宣王時已無中山。卻失考。中山滅而復立。後為趙所滅。史記六國年表。在趙惠文君四年。齊湣王二十九年。或說以王制海內九州方三千里。三索之得九千里。義亦與趙同。

文王事昆夷

湯之事葛事。見孟子。文王事昆夷。書傳無考。皇甫謐帝王世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丙子。混混一作混。又作混。亦曰吹夷。即

犬夷。夷伐周。一日三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采薇詩孔疏引之。此事昆夷之證。

徵招角招

秦龍光云。樂以五聲為正。二聲為變。缺一不可成樂。景公作樂而繫以徵角。亦猶魯史錯舉春秋之例。所以楊氏云。巡所守。述所職。省耕斂。皆民事也。故景公作君臣相說之樂。而曰徵招角招也。朱子謂其意雖巧。而未有以知其說之為然。則固不得指煞命名之義。獨于民事有取矣。況羽亂則危。其財匱。物失其理。角徵必有怙遺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五

之音。講家言民事而遺物。亦不成道理。愚按徵招角招。趙註但云所作樂章名。孫疏則謂徵為事。角為民。皆以招名之。亦舜作歌以康庶事。鼓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此固傳會之說。無足取者。而龍光謂繫以角徵。猶魯史錯舉春秋之例。則更不然。四時可舉春夏以包秋冬。五音豈可舉徵角以包宮商羽乎。又謂言民事而遺物。不成道理。此語尤非。本文無羽。既以徵角為民事。何緣而兼言物乎。夫徵招角招者。樂章之名。謂徵調。角調也。樂有五聲。二變。缺一不可。樂章之詩。則各主一調。如李

賀作申胡子簾策歌。賀問合何調。曰合善平弄是也。當日所作樂章。適合于徵調。角調。因以徵招角招名之。及奏樂則諸音皆備。非獨于民事有取。亦非不用五聲二變。只有徵角二音也。朱子嘗言周禮祭不用商音。樂家謂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他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則徵招角招之以調言。不以音言可知矣。定調之說。或以調之首一字。首一聲。或謂每調中最高一聲。是宮聲。則爲宮調。若是商聲。卽爲商調。所謂第一聲者。乃領調之第一聲。非起調之首一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六

聲也。二說不同。朱子語類云。大凡押凡音律。只以首尾二字。章首一字。是某調。章尾卽以某調終之。如關雎關字。合作無射調。結尾亦著作無射聲應之。葛覃葛字。合作黃鐘調。結尾亦著作黃鐘聲應之。又云。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鐘宮大呂羽。這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這便是宮調。宋時定調之法。蓋用前說。未知古樂又何如耳。

公劉

公劉遷幽。毛公詩傳。但云遭夏人亂。迫逐公劉。不言何

主之世。鄭康成詩譜。以公劉當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于幽。孔氏詩疏云。譜以公劉當太康之時。韋昭注國語。以不窋當太康之時。不窋乃公劉之祖。不應共當一世。夏氏之衰。太康爲始。太康禹之孫。公劉不窋之孫。計不窋宜當太康。公劉應在其後。太康後有羿浞之亂。比至少康之立。幾將百年。蓋太康始衰之時。不窋失官。少康未立之前。而公劉見逐也。愚按此皆不知不窋已上代系中隔。是以云然。惟婁敬謂公劉避桀居幽。金仁山通鑑前編。因繫于桀在位二十二年甲子紀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七

內。此爲近之。蓋有郃始封。至不窋已十餘世。不窋至公劉三世。夏自禹至桀十七世。其代系約畧相當。故可據也。

率西水滸

鄭箋以水滸爲沮漆水側。余前編常舉程趙二說以獻疑。庚戌客關中。取圖經與古書合攷之。然後是非可定。蓋漆水有二。縣詩自土沮漆。此漆在今邠州。寰宇記所稱白土川者是。禹貢漆沮既從。此漆沮在今麟遊縣。流至臨潼。一名石川河者是。邠州之漆。北流注涇。詩疏謂二水東

流亦過周。既非適岐所取道。麟遊之漆遠在涇東南。流地非是。入渭亦所不由。箋說非也。趙氏以為岐水之厓。岐水在今岐山縣北。寰宇記云。原出麟遊普潤里。東南流入漆水。亦非。踰梁至岐所經涉。水滸者渭水之北。厓程氏雍錄。渭水在梁山之下。南循渭而上。可以達岐。斯言得之矣。

置郵

置郵之解不一。趙註置驛也。郵駟也。字書馬遞曰置。步遞曰郵。楊升庵云。置緩郵速。驛遲駟疾。置有安置意。猶

四書集注卷四

九

今制云。日行一程。郵有過而不留意。猶今制之倍道兼行。言速馳也。古註郵訓為駟。若是步遞。何以从馬。此從趙註之說者也。閻氏釋地續。則從字書。而以郵訓駟為非。愚謂二說並不可以解孟子。置設也。如後漢書衛胤傳。置郵驛之置。非輿服志三十里一置之置。蓋周以前書無所謂置者。左傳但有驛駟。而不及置。爾雅釋言。駟。遽傳也。郵過也。亦不及置。至漢始有之。應劭風俗通曰。漢改郵為置。是也。呂氏春秋舜行德三年。而有苗服。孔子聞之曰。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六行不為險矣。故曰德

之速。疾乎以郵傳命。置郵即以郵乃虛字耳。塵無夫里之布。

張惕庵曰。此塵字。朱子既云市宅之民已賦其塵。又令出此夫里之布。明是市塵。蔡虛齋疑其重複。欲指鄉農居貨之屋為市塵。不明白。林次崖陸清獻辨其誤。亦不明白。此即上文市塵一事而兩說也。國中有二塵。一是市塵。一是左右兩邊民居。許行願受一塵而為氓。指民居也。此塵本無租。周官載師職云。凡國宅無征。蓋國中

四書集注卷四

九

之氓。非庶人在官。即農夫二畝半在邑。與肇牽車牛遠服賈者。若家家征其夫布。里布。民將去汝。適彼樂土。戰國之諸侯亦愚不至此。惟市塵居貨獲利稍厚。其地租物稅本是正額。又因其不塗體沾足。曰此間師所云民無職者。令出夫布。不知貿遷有無。非不事常業也。又見其不種桑麻。曰此載師所云宅不毛者。令出里布。不知藏貯貨物之地。固不可以樹藝也。總是見其利厚。多為條目以科斂之。本可併入前文。但有塵有征有法。又有夫布里布五者。混雜。劃出另言。文勢使然。非朱註誤也。地租物稅出自商賈。時去時來。此不毛與游手之罰。則

出于常住此廛之居民故曰天下之民少變其詞亦非上指商下指國中蚩蚩之氓愚按此說非是國中有市廛有民居之廛市廛有租民廛亦有租周官廛人掌斂廛布鄭註貨賄諸物邸舍之稅是市廛有租也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註廛里謂民之邑居在都城者引遂人夫一廛田百畝爲證此民廛也載師又云凡任地園廛二十而一鄭註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是民廛亦有租但輕耳載師又云國宅無征鄭註國宅凡官所有宮室吏所治者此謂公廛之屬非民廛也今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十一

之各得其所次第如此豈容紊亂況上云天下之商願藏于其市此云天下之民願爲之氓以許行願受一廛而爲氓之語參看其義顯然朱註云市宅或亦泛言城市之宅未必卽指爲上文之市廛也孟子處賓師之位閻百詩云范氏謂孟子在齊處賓師之位非也孟子爲卿于齊孟子致爲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召之臣孟子蓋就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真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齊王自不敢來召又不待其召而後不往也田敬仲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故孟子時爲客卿而曰無官守言責愚按孟子言繼而有師命不敢以請師命趙註以爲師旅之命孫疏以爲賓師之命朱子從趙註然揚雄解嘲云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其說必有所據則賓師之解自當范說未可非也或問客卿卽賓師乎曰客卿自客卿賓師自賓師史記秦本紀客卿胡傷攻魏客卿竈攻齊楚世家秦遣客卿通將兵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十二

救楚。豈有賓師而任疆場戰鬪之事者。孟子于齊為客卿。王高其德望。以賓師禮之。非客卿即賓師也。知此則孟子為卿于齊。孟子致為臣而歸。及淳于髡所謂在三卿之中。與賓師兩不相碍矣。

孟子為卿于齊出弔于滕

左傳。鄭游吉稱先王之制。諸侯去士弔。大夫送葬。惟嘉好聘享三軍之事。于是乎使卿。又曰。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士弔。大夫送葬。然則卿送諸侯之葬。蓋自晉文公始。如游吉言。則已過先王之制矣。滕小國。服屬于齊。不當使卿弔。此蓋孟子與滕有舊。自請于齊王而行。想當然也。

王驩

趙註。王驩。嬖大夫。按昭元年傳。子產執子南而數之曰。子哲上大夫。女嬖大夫。而弗下之不尊貴也。此嬖大夫對上大夫言。昭七年傳。鄭罕朔奔晉。韓宣子問其位于子產。子產曰。朔于敝邑。亞大夫也。宣子使從嬖大夫。此嬖大夫對亞大夫言。哀五年傳。鄭駟秦嬖大夫也。而常陳卿之車服于其庭。此嬖大夫對卿言。嬖大夫下大夫

也。王驩。邑大夫。故曰嬖大夫。今人作嬖倖解。恐非。

申詳

申詳。即申祥。檀弓。子張病。召申祥而語之。鄭註。申祥。子張子。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日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孔疏。周國秦國之人。言申與顓聲音相近。今不知顓是。不知申是。故云未聞孰是。愚按。顓孫複姓。豈可去孫而單舉一字。況父子並書。當以姓繫之。於父。以檀弓書法證之。公叔文子卒。其子成請諡于君。陳乾昔寢疾。屬其子尊已。皆上舉其父之氏。而子則但

申詳

卷四

三

稱其名。未有父。但稱字。而反詳其子之姓。於下者。然則申祥是人名。註疏之說非也。孔叢子。衛公叔戌奔魯。謂申詳曰。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云云。按戌以魯定公十四來奔。時孔子年五十六。而子思已長。則孔子夢奠之年。子思幾四十餘歲矣。子思申詳與繆公同時。自定至繆。中隔哀悼元三君。凡八九十年。二人皆百餘歲。其可信乎。

畫爾于茅四句

何義門曰。下文雖云乘屋。子茅卻為蠶事。引孔疏書曰。

爾當往取茅草。夜中爾當作索綯。以待明年蠶用爲證。愚按鄭箋云。女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所謂時用。猶云不時之用耳。非指蠶事。蠶事之用。曲植籩筐。何取茅草。絞索捆載之具。何與育蠶。孔疏易時用爲蠶用。殊非鄭意。不當從而附會之。屋是野廬。孔疏上云。塞向墜戶。是都邑之屋。此所治者。野廬之屋也。乘有二義。毛傳。乘升也。鄭箋。乘治也。孔疏。鄭以民治屋。不應直言升上而已。故易傳以乘爲治。愚按。毛鄭皆不言以茅覆屋。乘字二義並通。若用嚴華谷詩緝中。以茅蓋屋之說。當從毛傳作升上解。其始播百穀。鄭箋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孔疏引月令孟冬祈來年于天宗。以證云。播種百穀。乃是明年之事。今于十月之中。則是預有所營。與播種者爲始。與穀爲始。不過祈祭社稷。故知其始播百穀。祈來年百穀于公社。公家祭社爲祈來年播種百穀。故民亦治屋爲來年鋤耘而止舍。愚按。箋疏以其始二字黏定十月說。故以爲幽公爲民祈祭公社。不如朱傳來歲將復始播百穀。不暇治屋之說。尤爲直截。

四書集注卷四

古

國中什一使自賦

什一使自賦。先儒並云。什中賦一。獨鄭康成以爲什一之中賦一。倬彼甫田詩疏云。孟子言三代稅法。其實皆什一。據通率而言耳。周制有貢有助。助者九夫而稅一夫之田。貢者什一而貢一夫之穀。通之二十夫而稅二夫。是爲什中稅一也。故鄭註冬官匠人。廣引經傳而論之云。周制畿內用夏之貢法。稅夫無公田。邦國用殷之助法。制公田不稅夫。貢者自治其所受田。貢其稅穀。助者借民之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焉。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什一爲正。孟子云。野九夫而稅一。國中什一。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耳。此鄭解通率爲什一之事。助則九而助一。貢則什一而貢一。通率爲什一也。九一而助者。爲九中一。知什一自賦。非什中一者。以言九一。卽云而助。明九中一助也。國中言什一。乃云使自賦。是什一之中。使自賦之。明非什中一爲賦也。故鄭通其率以什一爲正。若什一自賦爲什中賦一。則不得與九一通率爲什一也。愚按。據康成之說。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什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爲二十而稅二。

四書集注卷四

古

通其率以什一為正言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什稅一也。以通率為什一解徹法。又是一義。考古家亦不可不知錄之以補前編之闕。

巨履小履同價

趙註巨履也。小細履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疏云大履與小履同其價。則人必為小履而賣之。而大履豈為之哉。愚按孫疏與趙註不同。註以巨為粗履。小為細履。是精粗之別。不以為尺寸之大小。以上文例之。巨小即大小也。大小既謂尺寸。趙註大小則巨

爾雅釋名卷四

七

小不容更生別解。疏說得之。但疏謂大與小同價。則又不然。陳相所云履大小同則價相若者。本謂大與大同價。小與小同價。但論大小不論精粗耳。今謂大與小同價。則并大小不論矣。彼未嘗為此說。而孟子乃以是闕之。豈理也哉。此言巨履與巨履同價。小履與小履同價。而不論其精粗。人豈肯為其精者哉。就其言而折之。不是。另換一層。朱子從疏說。亦一時未暇細審爾。

詭遇

詭遇之解。趙注得之。而未詳悉。古之田獵禽獸過防者

不逐不從奔之道也。迎面而來者不射。不誅降之義也。視其背而去者射之。射必自左。不得從右而射。自左髀達于右髀。為上殺。達右耳本者次之。自左髀達于右髀。為下殺。面傷不獻。謂當面射之。踐毛不獻。謂在旁而橫射之。二者皆為逆射。見車攻。今嬖奚不能應禮而射。須

王良舍御之正法。驅車就禽。彼則或從右射。或當面射。或在旁橫射。此詭遇也。趙註但云橫而射之。曰詭遇。舉其一耳。斛律金二子每令出田。還校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插人

爾雅釋名卷四

七

問之曰。明月必背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按嬖奚之射。所謂隨處。即下手者。故曰詭遇。戴不勝

孫疏以戴不勝。戴盈之為一人。勝音升。盈之其字也。此傳會之說。孟子逸箋謂戴不勝。即戴驩。見荀子註。愚按荀子解蔽篇云。唐鞅蔽于欲權。而逐載子。楊倞註。唐鞅。宋康王之臣。載讀為戴。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太宰。夜使人曰。吾聞數夜有乘輜車至李史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

日不見輜車。見有車笥而與李史。史受笥又戴驪謂齊王曰。王大仁于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代。當是戴驪。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此註兩說並列。第謂唐鞅所逐者。非戴不勝。即戴驪耳。非以驪與不勝為一人也。考韓非子內儲說下云。戴驪皇喜二人。爭事相害。皇喜遂殺宋君而奪其政。則非唐鞅所逐。前說以為戴不勝。差為近之。觀呂氏春秋宋康王染于唐鞅。及唐鞅對宋王云云。淫辭篇宋王問唐鞅曰。吾殺戮甚衆。而羣臣愈不畏何也。對曰。王之所罪。盡不善者也。罪不善者。善者胡為畏王。欲羣臣之畏也。不若無辨其善與不善。一皆罪之。則羣臣畏矣。宋王從之。則不勝且不能矣。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李相

自安其身。孟子所謂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者。其言驗矣。

井上有李

郝京山云。井上道間也。古者地皆為井。路在井間。井上種樹。周禮野廬氏云。宿息井樹是也。又云。路在井間。故謂路為井上。周禮所謂澮上之道。川上之路也。五祀祭行。亦謂祭井。川澮即汲水之所。冬月水王。故祭行。行者井也。愚按如郝氏之說。則井上有李。即井田道路上所植之李樹。考野廬氏鄭註云。宿息廬之屬。賓客所宿及

善止者也。井共飲食。樹為藩蔽。則井為井竈之井。非井田之井也。古者井開四道。而分八宅。鑿井於中。八家共之。川澮通水之道。不近廬舍。故須井汲。若挹水必于川澮。何以云鑿井而飲乎。井樹亦非井上種樹。說文八家一井。象構榭形。徐鍇繫傳。韓井垣也。周禮謂之井樹。是井樹乃井上木欄。故鄭註云。樹為藩蔽。非種樹于井上也。郝氏誤解周禮。遂以周禮解孟子。誤彌甚矣。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四 李相 七

四書典故辨正續卷五

溧陽周柄中理衷氏著

商之孫子八句

其麗不億。趙註云麗億數也。鄭箋亦以麗為數。孫疏既引鄭說。乃又云商王之子孫。雖相附麗而不足以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為眾。以附麗解麗字。則亂矣。億有二說。毛云萬萬曰億。鄭云十萬曰億。孔穎達云萬萬曰億。今數然也。傳以時事言之。故今九章算術皆以萬萬為億。箋以詩書古人之言。故以古數言之。楚語云百姓千品。萬官億醜。皆以數相十。是億十萬也。詩內諸言億者。毛鄭各從其家。說見伐檀詩疏。朱註云十萬曰億。從鄭說也。侯于周服。毛傳訓侯為維。謂上帝既命文王之後。維歸于周而臣服之。鄭箋以侯為君。言商之孫子為君子。周之九服中。訓侯字不同。服字之解亦異矣。趙註云天既命之。維服于周。與毛傳同。朱子從趙註。趙註膚大敏達也。毛傳膚美敏疾也。鄭箋云壯美而敏。按壯即大也。膚兼大與美二義。敏亦當兼達與疾二義。蓋助王祭祀。惟達于禮者為能疾于事也。

有故而去

羔裘詩序云大夫以道去其君也。鄭箋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于郊。得玦乃去。孔疏大夫正法有去君之道。春秋莊二十四年。戎侵曹。曹羈出奔陳。公羊傳曰。曹無大夫。何以書。賢也。何賢乎。曹羈。戎將侵曹。曹羈諫曰。戎眾而無義。請君勿自敵也。曹伯曰。不可。三諫不從。遂去之。故君子以為得君臣之義也。曲禮云。為人臣之禮。不顯諫。三諫不聽。于禮得去也。喪服齊衰三月章曰。為舊君。傳曰。大夫以道去君而猶未絕。春秋宣元年。晉放其大夫胥甲于衛。公羊傳曰。近正也。其為近正奈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是三諫不從。有待放之禮。宣三年。穀梁傳稱趙盾諫靈公公不聽。出亡至于郊。趙盾諫之。出至郊而舍。明大夫待放在于郊也。得玦乃去者。謂君與之決別。任其去。然後去也。荀卿書云。聘士以圭。復士以璧。召士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范甯穀梁注。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用荀卿之言。以為說。則君與之決別之時。或當賜之玦也。曲禮云。大夫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三月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卷五

二

而復服。此箋云待放于郊。禮記言踰境。公羊傳言待放三年。禮記言三月者。禮記所言謂既得玦之後。行此禮而後去。非待放時也。愚按孔疏言大夫去國之禮甚詳。而此經之有故而去。卻不得援此爲說。檀弓孔疏云。喪服齊衰三月。章爲舊君。凡三條。凡舊君若年老致仕。退歸在國不仕者。身爲之服齊衰三月。并各服其母喪也。若三諫不從。待放已去而絕者。惟妻與長子服之。已則無服。若待放未去。爵位未絕。身及妻子皆爲之服。然則去仕他國已絕之後。不服舊君。而雜記云違諸侯之大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三

夫不反服。則違諸侯之諸侯。反服得爲舊君服者。雜記所云。謂不便其居。或避仇難。有故不得在國者。此孟子有故而去之義疏也。臣非以不合于君而去。君亦未嘗絕其臣。故得爲舊君反服。趙註謂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朱子謂樂毅之去燕。近之比類皆未合。

詩亡

嚴思庵讀詩質疑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詩何以作爲王迹作也。文武之盛。無論已。幽厲失道。版蕩無章。然而流風遺澤。故在也。東遷以後。寢以陵遲。于時齊晉主

盟。猶戴共主。方漢雖橫。尙貢包茅。或忠臣義士。慷慨而抒憤懣之辭。或思婦勞人。悲傷而陳危苦之語。雖非一軌于正。然猶羣知有王。迹未熄。詩未亡也。桓文既沒。中國無霸。于是郊廓大鼎。狡啟于荆尸。馮汭遺封。下夷于九縣。齊人類于禽獸。毀冠冕于泥塗。雖有志士仁人。無所施。忠言讜論。無所用。哭泣之不可。轉爲嘻愉。呼號之不聞。安于閔默而已。迹既熄。詩既亡矣。聖人傷之甚懼之甚。于是假魯史以立文。奉天子以行事。或筆或削。或子或奪。弒君篡國者必誅。僭王猾夏者必黜。而後天子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四

之位尊。而後中國之體正。而後亂賊之罪彰。此聖人撥亂之大法。實聖人救世之微權也。譬之有人焉。身不爲善。始則父兄教戒之。譴呵之。繼則親黨誚讓之。閭里訕斥之。終于不悛。則士師之法治之。束之以三木。麗之以五刑。而其人乃懼而悔。悔而改矣。春秋與詩猶是也。詩之意婉。而春秋之法嚴。詩以刺譏諷諫。存王迹于既湮。春秋以筆削褒誅。扶王迹于已墜。其致一。其用殊。春秋所以繼詩亡而作。詩不亡。春秋不作可也。蓋自文武降。而至于春秋。五百餘年之間。詩未嘗亡也。楚莊入陳。殺

徵舒而夫子刪詩止此矣。是之謂詩亡。愚按呂東萊謂變風終于陳靈而詩遂亡。鄭夾漈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此條蓋祖述其說。竊以為不然。周自東遷以後。天王守府。夷于列國。僖襄之世。齊晉代興。名爲尊周。而周室益弱。號令不出于境內。王迹之熄久矣。其時列國雖有詩。如木瓜。美齊。渭陽。思晉。皆與王迹無預。卽有忠臣義士。抒憤懣之辭。思婦勞人。陳危苦之語。亦猶病者之自爲呻吟而已。譬之父兄不能懲治其子弟。雖有親黨之誦讓。閭里之訕斥。曾何補于其家教哉。故曰王

四書典故辨正續本卷五 五

者之迹熄而詩亡。至于中國無霸。楚莊入陳而變風終焉。則不但王者之迹熄而霸者之迹亦熄。姜西溟有此說見湛園集論王此天下之又一變也。謂王迹至是始熄非也。風篇

春秋

黃梨洲曰。春秋之不明久矣。先儒亦多有辨說而終無至當歸一之論。則以不得夫子作之之法也。春秋雖因于魯史。然魯史之所載。其事煩矣。夫子取其非常者而書之。其常者聽其自爲魯史。魯史初不因夫子而廢也。夫子之春秋亦如後世大事記之類。所謂筆則筆削則

削者。其筆者卽今之春秋。是其削者魯史不爲夫子所取者。是其于魯史舊文未嘗有所損益。先儒以爲于魯史全文有筆而無削。其所筆削者在名稱詳畧之間。以一字寓其褒貶。然有此然而彼不然者。不能不附會穿鑿以求之。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一也。春秋雖因于魯史。然亦有魯史所不書者。則取列國之史以書之。孟子言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者。取之以入所作之春秋也。董狐南史皆晉楚之良史。如趙盾弑

四書典故辨正續本卷五 六

其君。此乘中之書法。崔杼弑其君。此檮杌之書法。南史官執簡而往夫子因而書之。若謂由于赴告。此時弑君者方富國。其國之太史且見殺。孰敢以之告鄰國乎。故凡列國之事。無當于魯者。未必爲魯史所書。夫子皆取之于列國之史者也。而謂一一由于赴告。此不知當日之作法者二也。南雷文定陳同亮刻胡傳序愚按此論亦有見。然恐未確。夫子果于魯史所載。取其非常者書之。而去其常者。則如夏五。郭公之殘闕。何關大事。乃不削而去之。而猶存其文于簡策。此于魯史未嘗有所去取之驗也。至

于魯史原文。夫子有仍其舊者。亦必有加點竄者。先儒說經拘于義例。誠不免附會穿鑿之失。然謂于魯史舊文全無損益。又未必然也。崔杼弑君。太史見殺。當時或但以君薨告。不敢以弑君告。而魯史正其爲弑。此卽魯史之書法矣。何必取之于列國之史乎。齊陳恒弑簡公。孔子告于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此亦孔子正其爲弑耳。在齊人亦未必以弑君告也。況列國之史。夫子何由一一寓目。緯書雖有使子夏等求得百二十國寶書之說。要亦未可據信耳。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七

公行子有子之喪

荀子大畧篇。公行子之之燕。遇會元于塗。郝京山据此謂子之卽燕相子之。氏公行。蓋公行子之尊屬也。嘗爲燕君。燕亡。逃歸齊。死。齊王以寄公禮葬。故朝臣往弔。愚按齊之伐燕。國策及史記燕世家。並云齊勝燕。子之亡。而史記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之子皆死。竹書云。齊人擒之子醢其身。何得歸齊而爲寓公。疏云。喪其子。故有子之喪。蓋喪必有主。小記云。父主子喪而有杖。又奔喪云。凡喪。父在。父爲主。時公行氏喪。子身爲喪主。以受賓

弔。故曰有子之喪。京山謂大夫喪子。不得講朝廷之禮。不知周禮卿大夫之喪。肆師相其禮。職喪以國之喪禮。泣其禁令。序其事故。云朝廷。疏說是也。俗解謂有人子之喪。則謬耳。襄十四年傳。會于向。將執戎子駒支。范宣子親數諸朝。杜注。行之所在。亦設朝位。魏鶴山云。此如孟子所謂朝廷。

負芻之禍

趙註有作亂者曰負芻。來攻沈猶氏。蓋以負芻爲人名。疏云。有寇賊自負其芻。草來攻。此何說也。左傳楚燕卻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八

氏。或取一編管。或取一秉秆。豈作亂者用火攻。故負芻草耶。竊疑負芻當是人名。春秋有曹伯負芻。史記有楚王負芻。戰國策有魏公子負芻。疏說非是。

少艾

艾訓美好。集註本之趙氏。孫季昭示兒編駁之云。徧攷載籍。並無艾爲美好之說。少當音上聲。艾讀如夜。未艾之艾。艾之爲言止也。言人知好色。則慕親之心稍止也。此說固不可用。顧仲恭講四書隨筆。謂古人呼男色爲艾。引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綴國語國君好艾大

夫殆好內適子殆戰國策魏牟謂趙王曰今為天下之工而王不以與工乃與幼艾為證愚按國策之幼艾指建信君此是男色若艾殺杜註云艾老也殺杜豕也以喻宋朝好艾章註云艾當為外聲相似誤也好外多嬖臣也章杜去古猶近若艾為男色豈得不知而一以為老一以為誤字並不作男色解顧說亦未確此等但以意會可也

禹薦益於天七年

竹書禹即位二年咎陶薨八年春會諸侯于會稽秋八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九

月帝陟是皐陶薨而後薦益自一年至八年正合孟子七年之數史記夏本紀云禹舉益任之政十年或并居喪言之可耳其敘之東巡以前不無少誤路史謂益先禹死無薦益七年之事而以孟子之言蓋為辨士設豈其然乎

屈產之乘

漢書地理志河東郡北屈縣師古注即晉公子夷吾所居劉昭後漢志注杜佑通典並云晉有屈產之乘即此樂史寰宇記晉石樓有屈產泉相傳昔有日馬母飲茲

泉生得龍駒春秋傳晉屈產之乘蓋此地所生良馬也愚按據劉昭杜佑說則屈產是屈地所產之馬今山西蒲州府吉州是據樂史說則屈產是地名在今山西汾州府石樓縣二說不同閻百詩謂石樓乃漢西河土軍縣非北屈地而斥樂史為傳會然趙岐注孟子何休注公羊傳並以屈產為地名則樂史之說亦自有本當並存之

垂棘

垂棘孟子注及左傳公穀注並云地名而不詳其所在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十

按山西澤州府志云垂棘在府治東北三十里高都村古晉城縣遺址也村南不半里垂棘洞在焉內有石堅而潤瑩澤而光潔又云東漢志高都博物記曰縣南地名即垂垂棘之壁出此今有巖洞大石自閉按高都之垂不名垂棘漢志亦不言產玉此後來附會之說不足據也

費惠公

王厚齋金仁山並謂費惠公即魯季孫之後僭稱公者張惕庵駁之曰魯自哀公後尚傳世二百六按自哀公元年至頃

公二十五年滅于楚。凡二十一年而後滅于楚。三桓之後。泯然無聞。未必據有費邑矣。愚按竹書周考王十四年。魯季孫會晉幽公于楚邱。此魯元公時事。正子思同時。彼公然出而與晉侯會。其強可知。楊庵謂此時已無季氏未之攻耳。

鼎肉

鼎肉。趙註無解。郝京山云。肉烹于鼎者。儀禮有飪鼎熟肉也。有腥鼎生肉也。愚按禮記少儀云。其以鼎肉則執以將命。孔疏。鼎肉謂牲體已解。可升于鼎者。則是生肉。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七

如牛肩臂。膺折九箇。羊肩七箇。豕肩五箇之類。以其可升於鼎。謂之鼎肉。非鼎烹之肉也。

弟爲尸

弟爲尸。此弟乃從昆弟。非同產弟也。何以知之。古禮祭外神。尸不必同姓。傳記稱舜祀唐郊。丹朱爲尸。周公祭天。太公爲尸。周公祭太山。召公爲尸。晉平公祀夏郊。董伯爲尸。是用異姓也。宗廟之祭。尸必用同姓。于同姓之中。用其適者。故鄭康成祭統注云。必取同姓之適。士虞記注云。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若同產弟。則兄爲長。適不

當以弟爲尸。故知只是從昆弟耳。見時文有用同氣填。疏語者。聊一論之。

子都

子都備考以爲鄭公孫閱。愚按趙註云。子都古之姣好者。引詩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初不指爲公孫閱。孔穎達詩疏云。都謂美好而閑習于禮法。二章不見子充。毛傳子充。良人也。鄭箋。忠良之人。孔疏。充是誠實。故以忠良言之。然則子都子充。皆稱美之詞。並非人名。卽以爲人名。亦必古人而非公孫閱。此詩小序云。刺鄭忽。忽與公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七

孫閱同時。鄭人作詩而津津于同時之美男子。豈不棄耶。況公孫閱之美。又何所據耶。

狼疾人

趙註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以至于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此說固難通。朱子云。狼善顧。疾則不能。故以爲失肩背之喻。按狼猛而敏。給能自顧其後。故書傳多稱狼顧。而疾則不能之說。則朱子以意言之。非確解也。一云。狼疾猶狼藉。其說亦本趙註。按釋文云。狼藉草而臥。去則穢亂。爲狼藉。爾雅

翼狼貪聚物不整。故稱狼藉。此與失其肩背之義全不合。陸陶山埤雅引孟子此文而說之曰。狼性貪暴。爭食以養口體。而常以害其身者。此說最善。狼貪以忘身。養口腹之人。以小害大。有貪饕之病。故曰狼疾人。猶戰國策云有竊疾也。

儲子得之平陸

四書釋地續曰。平陸今為汶上縣。去齊都臨淄凡六百里。而儲子既相。必朝夕左右。為王辦政事。非奉王命。似亦未易身出郊外。何以孟子望其身親至六百里外之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圭

下邑。方為禮稱其幣。今解不出。既思范雎列傳云。秦相穰侯東行縣邑。車騎至湖關。湖今閔鄉縣。去秦都咸陽亦幾六百里。是當日國相皆得周行其境之內。非令所禁也。故曰儲子得之平陸。愚按儲子為相。得巡行國中。本趙岐舊註。越絕書。周公避位出巡于邊。則自古有然。不特范雎傳可證。

公儀子

陳幾亭云。魯所以滋削之故。正以公儀休為相。子思為臣。耳。休蓋一清廉剛決之士。見義未精者也。其於平易

近民。因時制宜之意。大抵疎邈。設令相子思。而居休子坐鎮羽儀之地。魯其不日競乎。又云。公儀休不知何如人。觀其相魯而國滋弱。又不舉子思自代。識度猷為畧可見矣。至董生所稱出其妻事。尤為不經。與孔子稱公父文伯之母。何其反耶。愚按史記循吏傳。稱休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說苑又載其池淵不稅。蒙山不賦。苛令不布。已閉心何閉門之語。此亦可謂平易近民。因時制宜者矣。孔叢子稱休砥節勵行。樂道好古。恬于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古

為相。子思曰。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亦願在下風。使休之才。不足以治魯。則子思之言。不幾于欺其君乎。至所傳出妻事。亦非不經。彼既令食祿者。不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見循吏傳而其家。首自犯之惡。得不怒。敬姜所云。織元紬紵。緹成大帶。祭服者。效其婦績。以共祭祀而已。非與民爭利。而休之家。織布好。語見循吏傳董仲舒傳好者。人以為好。是奪民之利。令無所售。其貨也。觀孔子以妾織蒲。譏臧孫。則知休之事。不為過。幾亭之論謬矣。

燔肉不至

燔肉不至。史記云郊祭之燔俎。趙註云祭于宗廟。二說不同。愚按腥曰脔。熟曰燔。祭天地社稷主腥。故傳曰受脔于社。祭宗廟主熟。故詩曰燔炙芬芬。經言燔肉。當是祭于宗廟。但古祭天之禮有二。冬至圜丘之祭。以天道事之。則藁秸以為席。陶匏以為器。蕭粟之牲。掃地而祭。所以尊之也。季秋明堂之祭。以帝道事之。則牛羊以為牲。簠簋以為器。鼎俎之寔。其薦用熟。所以親之也。魯人之郊。乃孟春祈穀之祭。說見論語魯郊禘條其禮殺于圜丘。故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註

得薦熟而有燔俎耳。然則郊祭廟祭。二說皆是。當並存之。助君祭。士以下必自徹其俎。大夫以上則使人歸之。故曰燔肉不至。見儀禮特牲饋食疏。

孔子不稅冕而行

首服以冕為尊。大夫元冕。惟助祭于君則服之。其家祭惟得用弁而已。禮運云。冕弁兵革藏于私家。非禮也。是謂脅君。周官司服。凡大祭祀。大賓客。共其衣服而奉之。其文繫孤卿大夫士之後。則大夫士之上服。皆臨事授于有司。不得家藏而私用之。其嚴如此。就使春秋之世。

此禮已不行。亦必無去國之臣。可以戴冕而行。若是其

褻者。按禮。祭祀畢。歸助祭者之俎。俎者所以明祭之必有惠也。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此祭統之第八倫。所謂見政事之均者。至此而祭祀之禮終。始釋冕服。今燔俎未致。尚非稅冕之時。而孔子即行。既行而後使人歸冕于公。所謂不稅冕也。趙註云。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似孔子戴冕出國門者。此不達于禮之說也。

官事無攝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註

官事無攝。非謂官少事多。以一官兼數事也。春秋侯國官制。僭踰。宋以王者之後。設六卿。復有太宰少宰。見成十年傳晉作六軍。以卿為軍將。又有太師太傅孤卿之官。見文

六年。鄭亦有六卿。又有太宰。見襄十一年傳魯文公時。臧孫辰

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臣季孫行父叔彭生六卿並見。春秋非命成二年書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

嬰齊帥師。四卿並見。會葵邱時。此等雖未見于經傳。然羽父求為太宰。在隱公之世。且官事不攝。夫子以譏管仲。則其時官制無度。亦可知矣。繩以先王之法。豈不議

減而反議增耶。所謂官事無攝者。諸侯有事于天子。必使命卿以往禮也。晉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謂其未有職司于王室。杜注鞏朔上軍。靈王之喪。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往。伯有曰弱不可。杜注印段。此皆攝卿從事。非所以尊王。故申官事無攝之禁。官事謂官之有事于王室者。無攝謂無以大夫攝卿也。若如舊說。以一官攝數事。則于春秋時事不合矣。

取士必得

再命既言尊賢育才以彰有德。此取士當指貢於王國。

禮記射義

卷五

七

者言禮記射義古者諸侯歲獻貢士于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于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於祭。中少者不得與于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尚書大傳。諸侯之于天子。三年一貢士。一適謂之好德。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有功者天子賜以車服弓矢。號曰命諸侯。其有不貢士。謂之不率。正一不適謂之過。再不適謂之傲。三不適謂之誣。誣者天子緦之一。緦以爵。再緦以地。三緦而爵地畢。周禮司土。凡邦國三歲則稽士。

任而進退其爵祿。雜說。此稽諸侯貢士之賢否以行賞罰。後漢書左雄傳。古者諸侯歲貢士。進賢受上賞。非賢貶爵土。所謂取士必得。指此如作得人以為己用。則與尊賢二句無分別矣。

無有封而不告

安溪李文貞公謂無有封而不告。繫在交鄰之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邱之類。非指本國臣下。此說固然。而義尚未備。當兼封國與封爵言之。城邢城楚邱。此封國也。邾與小邾。皆附庸之國。前此未爵。春秋但曰邾儀父。邾

禮記射義

卷五

六

犁來而已。莊十六年書邾子克卒。杜註。齊桓請王命以爲諸侯。僖七年書小邾子來朝。杜註。始得王命而來朝。蓋亦齊桓請而封之也。此封爵也。邾京山以封爲空。引禮記懸棺而窆以證。謂諸侯告薨。則同盟皆弔。五月而葬。則同盟皆會。有賵有贈有送。封必告。死葬相助也。此解非是。

魯欲使慎子爲將軍

張揚庵曰。明人曹石霞論此章云。魯爲齊弱久矣。本不敢覬覦齊地。時值燕昭王復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惟

卽墨聊城未下。魯于此時欲乘釁而動。取南陽之地。其說恰中情理。蓋慎子亦非愚無知。齊若無釁。豈敢妄動。不知後來樂毅奔趙。齊地盡復。若田單破燕之後。率強兵責取南陽。魯將何以待之。小人謀國。但見目前。往往如此。愚按樂毅破齊。在周赧王三十一年。孟子之卒。史記索隱謂在周赧王二十六年壬申。雖未必確。然卒于樂毅破齊。齊潛王未死之前。無可疑者。魯雖弱。小常敗齊于平陸。又伐齊入陽關。並見田齊世家豈皆乘釁而後動哉。石霞之說。張揚庵謂其恰中情理。皆失之不考。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北

田疇

趙注。疇。一井也。疏。說文云。疇。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愚按賈逵國語注。田一井爲疇。李善文選注引之。而疏以爲無據。何也。若杜預左傳注。並呼爲疇。韋昭齊語注。穀地曰田。麻地曰疇。顏師古漢書蕭望之傳注。美田曰疇。說皆有本。以對稅斂。則韋說可用。

子莫執中

趙註。子莫魯之賢人。郝京山云。詳其文義。四上文楊墨稱子。而此指儒者爲子也。莫勿也。戒辭亦疑辭。如文莫

吾猶人之莫。言儒者學聖人之道。聞執中之訓。鑒二家之偏。得無就爲我兼愛之間。而守之爲執中乎。子亦莫須執中也。愚按子莫爲魯賢人。則亦當世指名之士。以道術鳴者。而荀子非十二子篇。歷舉它黨。魏牟。陳仲史。繇。墨翟。宋鈞。慎到。田駢。惠施。鄧析。子思。孟軻。莊子。天下篇。歷舉墨翟。禽滑釐。宋鈞。尹文。彭蒙。田駢。慎到。關尹。老聃。惠施。桓團。公孫龍。皆不及子莫。他書亦不一見。趙註臆度言之。無所攷據。郝解可備一說。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北

鄭康成註。曲禮。放飯。謂去手餘飯于器中。人所稱。趙註以流字例之。解作大飯。趙註是也。按禮記少儀云。侍食于君子。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飯。而丞之。疾小飯與放飯對。則放飯爲大飯。明矣。大飯長啜。飲食入口多而欲速。貪饜之狀。失禮之甚者。方望溪禮記析疑云。放飯者餘粒散布。流歠者餘瀝沾澆。此與鄭趙二說又異。果爾則猶是小失禮。非此處確義。

二女果

趙註。訓果爲侍。集註因之。郝京山云。果與稟同。通作灌。

進酒也。周禮大宗伯職云：大賓客則攝而載果。天子大祭，祀賓客。王正，裸后妃。亞裸，詩云：厥作裸將，酌酒獻尸。曰裸，獻賓客亦曰裸。禮記投壺云：奉觴助灌，卽果也。愚按：周禮宗伯肆師之文，裸皆作果。郝解不為無據。然裸以行禮，此言其富貴之樂，與被袵鼓琴一例，未必以行禮言。蓋果與媵，通女侍曰果，卽所謂妻帝之二女者。趙註是也。而孫疏非之，以果字屬下句，訓為果實之果，謂實若固有之也。成何句法。

若崩厥角稽首

內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主

若崩句絕，自上墜下曰崩。言商人四體投地，若崩墜然。尙書大傳云：紂之卒幅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如鱗下。賀于武王，卽若崩之謂也。厥角稽首，趙注云：厥角叩頭，以額角犀厥地。漢書諸侯王表：漢諸侯王厥角稽首。注應劭曰：厥者頓也。角者額角也。稽首至地也。晉灼曰：厥猶豎也。叩頭則額角豎。師古是。兩說訓厥字小異，其為頭角叩地，則同。白後文人承用如邱遲與陳伯之書。朝鮮呂海厥角受化。王融曲水詩序：屈膝厥角，請受纓縷。陸倕石闕銘：屈膝交臂，厥角稽顙。如厥為語助，而若

崩與厥角連文，何以不曰崩角，而曰厥角乎？後人誤據偽泰誓若崩厥角之文，以讀孟子送致句義俱舛。山徑之蹊間介然。

趙註：山徑山之嶺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爲路。疏云：山嶺有微蹊，其間之微小介然而已。此以介然屬上讀，是微小意。朱量補之新城遊北山記：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語本此。北宋時朱註未出，猶從趙讀也。朱子以介然屬下爲句，作倏然解。按易繫辭云：憂悔吝者存乎介，介際也。楚辭：悲江介之回風，亦邊際之義。他若纖介一介，皆謂微小。無作倏忽解者，似從趙註爲長。馬融長笛賦云：介間無蹊，人迹罕到，介間本此。

內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主

再之聲。舊解以聲爲樂聲，按聲者鐘也。考工記：鳧氏爲鐘，其前文總敘攻金之工一節，則云：鳧氏爲聲。鄭註：聲，鐘淳于類。鳧氏不爲他器，而前曰聲，後曰鐘，此聲卽鐘之明證。惟聲卽是鐘，故下文直曰：以追蠡，不更出鐘字。若統論樂聲而驗之以鐘，則當云：以鐘之追蠡矣。盆成括。

朱竹垞孔子門人考。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耐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耐。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朱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愚按晏子春秋之盆成适。與齊景公同時。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七

固不得爲孟子弟子。而孟子時自別有一盆成括。應劭風俗通云。盆成括仕齊。其子避難改氏成。此則孟子所稱仕齊見殺之盆成括也。朱配祀孟子者。孟子時之盆成括。非景公時之盆成适。古來同姓名者多矣。安見春秋戰國不當有兩盆成括耶。且攷孔叢所載夜哭者。乃盆成筐事。晏子春秋作盆成适。或是誤文。不可以此疑孟。

羊棗

何義門謂羊棗非棗。蓋柿之小者。余已採其說。近復細

攷之。按司馬相如子虛賦。楛梨棗。張揖曰。棗棗也。李善注。說文曰。棗棗似柿而小。名曰楛。顏師古漢書注。亦謂棗棗卽楛棗。齊民要術。柿有小者。栽之。無者取枝于楛棗根上插之。此又與義門其樹再接成柿之說合。則羊棗卽棗棗矣。又左思吳都賦。平仲楛棗。注。楛棗柿之小者。司馬溫公名苑。楛棗子似馬奶。卽今牛奶柿。正字通謂楛棗卽棗棗。蘇頌圖經。一種小柿謂之楛棗。俗呼牛奶柿。李時珍曰。小員如指頭。大者名丁香柿。廣志。棗棗卽丁香柿。此則義門所謂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

四書典故辨正續

卷五

七

必卽一物。要亦羊棗類也。